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燃えあがる緑の木

燃烧的绿树 上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燃えあがる緑の木

燃烧的绿树 下







郑民钦 译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燃えあがる緑の木

燃烧的绿树

上

河北教育出版社

郑民钦 译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燃えあがる緑の木

燃烧的绿树

下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烧的绿树/(日)大江健三郎著;郑民钦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9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ISBN 7-5434-398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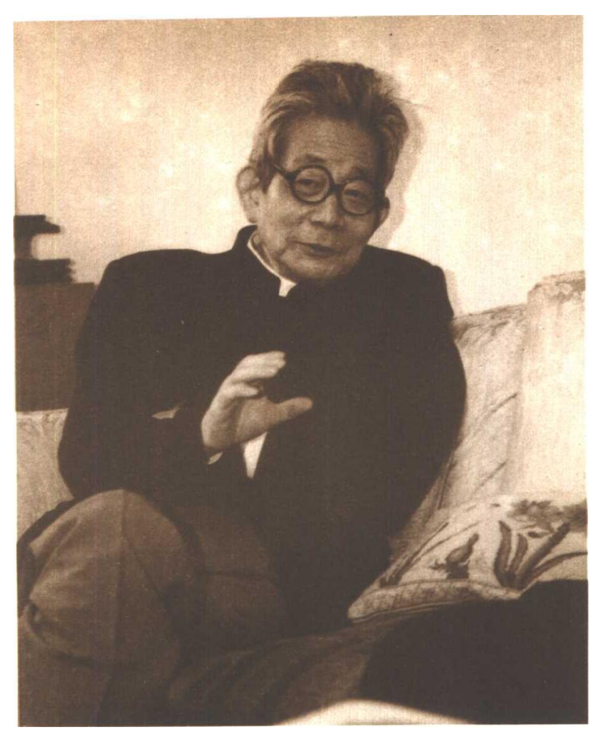
Ⅰ.燃… Ⅱ.①大… ②郑… Ⅲ.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3068 号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燃烧的绿树(上、下)

作者:大江健三郎
译者:郑民钦
选题策划:青青子衿工作室
责任编辑:路殿维　孟保青
特邀编辑:张国岚
装帧设计:张志伟

出版发行:河北教育出版社
社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050061
电话:86-311-7040218(发行科)　7755280(总编室)
E-mail:hejy@public.sj.he.cn
印刷: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
开本:1/32　850×1168 毫米
字数:550 千字
印张:24
印数:0001-3000
版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434-3982-4/I·538
定价:31.20 元(上、下)



大江健三郎（段跃中摄）

谨以此文为《大江健三郎自选集》之序言，并献给亲爱的中国读者。

——大江健三郎

参与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

大江健三郎

我曾在墨西哥城任过教职，至今已是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了。当时，为抗议官宪在三元文化广场对学生的示威游行进行流血镇压，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辞去了墨西哥驻印度大使的职务。我和奥·帕斯的邂逅，就是在那一时期。与从哥伦比亚流亡到墨西哥来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知己，也是在那个时候。

我还与一位同在墨西哥学院任教职、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人成了朋友，他让我看了一份中国译介拉美文学的书目单，我对那份书目的详尽和丰富惊讶不已。当时，被中国翻译介绍了的奥·帕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被译介到了日本。不过在那之前，我却只能阅读他们的法文译本。那时，我还知道墨西哥的优秀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也被全部译成了中文。

当时，我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拉美的知识分子，已经通过文学而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我为此而深受感动。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奇妙而坚定地相信，他们对欧美文学非常了解。然而，这种自信是真实的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在日本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高处和深处，中国的年轻人正在努力理解墨西哥的文学，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从中找出中国文学与拉美文学的接点，从而创造出融入两种异质文化的新文学这一天已经不会太远了。而日本文学距离这一目标却还非常遥远。

当郑义和莫言以惊人的气势开始他们的创作活动时，我觉得自己的预感得到了证实。联想到他们身后的那些新作家的旺盛势头，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半叶，中国作家显然将要占据世界文学中的显著位置。让我感到担忧的是，日本文学则很有可能停滞在封闭性的本国文学的框架之内。

在我来说，作为世界文学组成部分的亚洲文学就是鲁迅。倘若现在由我来编选此类文集，鲁迅将会被排列在第一位。尽管我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时期远远晚于鲁迅所生活的时代，而且，早在我出生的翌年他就去世了，我也从不曾想像过自己将来会去写小说，但对于我这个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鲁迅却是同时代最为重要的世界文学的作家。这里说到的同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

当然，鲁迅进行文学活动的时代，是以我出世前的时期为中心的，而且，还深为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所折磨，那个不久后我出世来到的国家的国家主义。然而，在那个时期，日本却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鲁迅那样备受磨难而不失

威严。在我看来，晚于鲁迅开始文学活动的中野重治是日本惟一能够在文学和人品上接近鲁迅的作家。不过，我同时还认为，尚不能将中野重治划入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这个级别中。

我的母国的年轻作家们，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从内心里渴望实现前辈们没能创造出的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这是我最崇高的梦想，期望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能够用日本语实现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梦想理当已在中国（包括作为中国语文学组成部分的台湾作家），在韩国，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尽管我还没有接触到他们最新创作的作品）得到了实现。在被这种新文学所深深吸引的同时，我仍在继续着自己的梦想。

我一直在想，我应当竭尽余生之所能，使得这个梦想也能够惠顾于自己的文学。我当初开始作家生涯时曾有一个奢望，那就是从自己的笔下创造出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今天，当我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对于自己的文学是否可以被称之为世界文学竟然毫无自信，甚至都怀疑是否值得被称之为亚洲文学。

正因为如此，今天我才仍然像青年时代刚刚开始步入文坛时那样，对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总是抱有新奇和强烈的梦想。

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许金龙译）

主编者的话

叶渭渠

多年前，承蒙大江健三郎先生的热情支持，我主编了两套共十卷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和编选了两卷大江健三郎小说选，受到我国读者的青睐，也与大江先生结下了翰墨之缘。今次大江先生自选作品集全三卷四册，收入了长篇新作《燃烧的绿树》和尚未在我国译介过的长篇代表作之一的《迟到的青年》和文论集《小说的方法》等，为我国读者提供更多优秀之作。我又一次有机会主编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也许是命运邂逅的必然吧。

大江健三郎在学生时代就接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创作了《饲育》，获芥川奖而登上文坛。从此，他确立人的存在的本质观念，充分发挥文学的想像力和追求“介入文学”，继续创作出许多杰作。具体地说，大江通过长期居住在森林山谷的大自然生活体验所培育出来的丰富想像力，通过调查日本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所获得的悲惨体验，以及身历儿子天生残疾所承受的痛苦体验而产生的对生与死的关注和对生命的关爱，树立起一种“战斗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三重生活的体验，这种对残疾和核武器的悲惨

后果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的双重思考，便成为大江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和永恒的主题，也从此确立大江创作的基本态度。

首先，大江对社会的参与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他积极把握战后日本史的重大事件，并在创作中发挥自己的文学想像力。比如战后的反对战争、反对绝对主义天皇制、反对核武器、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等政治问题都在他的文学想像力的世界里表现出来。为此他常常通过文学作品来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但他又不是图解式地直接表达，而是与作为人的生存基本条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象征的手法加以发挥出来。《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同时代的游戏》等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展现一个扭曲、异化的社会世相，深入探索人在社会政治重压下如何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用一位日本评论家的话来说，那就是“在无限大空间充满谐谑和暗喻，明显地划出了时代黑暗的轮廓”。

其次，对人文理想主义的积极探索，致力于尊重人性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在文学上凸现生存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比如从环境污染，具体到残疾人问题和性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作为人的存在和状态的重要表征而加以文学化。从《个人的体验》到《性的人》、《我们的时代》、《达到的青年》、《洪水淹没我的灵魂》等，或将焦点对准与脑功能障碍的儿子之间共生的感情，或以反社会的性行为来探寻人的性的真实存在，或寻找日本现代社会的定势。特别是他成功地将“性”作为政治的暗喻，展现现代人的性世界，以达到打破这个窒息的社会现状，给读者提供了一

个崭新的窥视日本社会的角度。正如作家本人所说的：“性的形象就是一种能够位移的、使多样的侧面统一起来的形象。”这样，作家的文学就更具象征的意味。

第三，大江少年时代长期生活在四国森林山谷里，对日本人的神道信仰自然神的象征树木、森林和传统的村落共同体情有独钟，常常将它们作为跃入文学传统的想像力的媒介，以一种亲和的感情去捕捉它们。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M、T与森林里奇异的故事》、《燃烧的绿树》等作品里的森林或山谷村落始终都是作为日本的心像风景而在作家的感觉世界中展现，以此拓展为更具传统文化内涵的社会空间，并不时加入民族的神话和东方神秘的哲理，以获得更为丰富的想像力。

大江健三郎于一九九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曾一度封笔，表示要彻底解决迄今他一直探求而未能完全解决的社会和人生的疑问，埋头于学习哲学，进行理性的思考。此后发表的《燃烧的绿树》和《空翻》，就是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进行思索的结晶。他不仅将他迄今的三重体验作为文化整体问题来思考、概括、把握和升华。比如《燃烧的绿树》，写了他回到四国森林山谷村落，获得了“燃烧的绿树洋溢着灵魂的力量”，就进一步探索迄今他所面临和关注的种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中有关灵魂的问题，试图在自己的乡土上寻回“灵魂的根本所在”。在写《燃烧的绿树》的时候，东京发生了奥姆真理教施放沙林毒气的事件，他已经开始写到新兴宗教的淡化宗教意识所带来的问题，而在《空翻》中，他更是叙述一个更明确的主题：通过奥姆真理教的毁灭，揭示这一邪教产生的精神背景就是“宗

教的空白”，进行对日本人的信仰、灵魂和精神的拷问，以奋力追求文明的延续。正如大江本人所说的：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这五年间，相继发表的《燃烧的绿树》、《空翻》等长篇小说，其实都是我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等问题进行思索的产物。比如，日本出现奥姆真理教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邪教，就说明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有关灵魂和精神的问题。我只不过是在文学上将其反映出来罢了。”

总括来说，大江健三郎的创作基本态度、理念和表述方法是一以贯之，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其创作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再加上大江的文学使用的是“物质化的语言”和“比喻·引用文体”，以适应现实状况的复杂性，扩大其想像活动的范围。这种语言和文体，不仅保证了大江在文学上的想像的生命力，而且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从而创造出大江文学的独特性。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理念和小说创作方法论，已尽现在其自选的文论集《小说的方法》中。因此这套作家自选集中译本的出版，不仅是迄今两套十卷的重要补遗，而且是展示了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最新的创作成果，读者从中可以更全面了解这位从日本走向世界的优秀作家的整体风貌。



大江健三郎（段跃中摄）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主　编　叶渭渠
副主编　唐月梅　许金龙
编　委　于荣胜　王　成
　　　　王中忱　李均洋
　　　　陈众议　郑民钦
　　　　竺家荣

目　录



第一部 『救世主』挨打之前

第一章　称呼的复活

“公馆”的祖母开始用“阿吉大哥”这个亲切熟悉的名字称呼他。仿佛他成为新的传奇人物重新来到这块森林环抱的土地。只要祖母这么称呼，无论是“在”[①]还是谷间的人们也都会自然而然、无所顾忌叫他阿吉大哥。这个名字如同地下的暗流冒出地表。

那是年近百岁的老祖母的人生中极其悠闲平静的最后日子。我听见她的话里不时蹦出“阿吉大哥”的名字，起初以为——按老一套的说法——是她怀念十年前死于非命的阿吉大哥，所以没有在意，不往心里去。可是有一天，祖母依然还是那副梦呓般的表情，却对我说：“去把农场的阿吉大哥叫来！”我使劲看着她那一只没有失明的、对着我这边的眼睛，直到终于确认她的意思。显然，祖母并不是沉迷于对死者的幻觉。她明确指出阿吉大哥的所在地是“农场”，所以我也不能用开玩笑的口气问她“是去阴间找他吗？”

但是，无须我到农场去。因为阿吉大哥仿佛与祖母对他的

① “在”，地名。——译者注

呼唤心灵感应一样，一直在“公馆”附近等着。我一出长条屋门，只见在通往天洼的道路陡成坡路的地方，他蹲在从溪流上方引水过来的水渠石桥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斑鳟在淡淡昏暗中追逐水面上的飞虫。到这里来的溪流垂钓爱好者中，不仅有来自松山、宇和岛的，最近还有从本州经过濑户大桥过来的。他们花一整天工夫钓的鱼，我用鞭子长的一根短竿就能轻轻松松地钓上来。说起来，这条水渠还是前阿吉大哥修建的。

“祖母让我来叫您，她说去农场把阿吉大哥叫来。就是说，祖母叫的是您。”

阿吉大哥站起来，露出冷不防挨人一击似的愕然表情，像一个可怜的小孩子嗫嚅着说：

“要是老奶奶特地让你来叫我……大概有什么新的话要对我说，或者有什么事要问我吧。”

“我不知道祖母为什么叫您阿吉大哥，说不定真有什么事要问您。不过，我想她不会给您出难题的。虽然她的为人从来都是一丝不苟，但是好像并没有要在这谷间和‘在’非干些什么不可的样子。”

传来几声水响。只见一条嘴边衔着飞虫的斑鳟停顿在空中一瞬间，然后潜入黑暗的水流里，溅起比跳跃起来时小得多的水花。水里的青草荡漾出清凉的浓郁气味。

当祖母从这边前往那边的时候，是否也会在时间与空间互相渗透的地方，看见像捕捉飞掠过的虫子那样，嘴角衔着自己灵魂的那一张若无其事的面孔呢？一股悲哀凄凉的情绪突然袭上心头。我赶紧从潮湿阴暗的长条屋门下穿过，踩着还些微发亮的铺路石往回走。

“阿佐，老奶奶对你怎么说的？既然她决心叫我去，你一直和她待在一起，她一定对你明确地说过些什么吧？”

“我只是觉得祖母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并没有发现她向我发出什么信息。现在祖母叫您阿吉大哥，这难道不是最明确的信息吗？”

我觉得他萎靡不振，而且惊惶失措，所以对他很不满意。现在还惦念着祖母对我说些什么，更重要的应该想想祖母会问自己什么问题……当地人的确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把他视为阿吉大哥的继承人。祖母对这种动向一直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她现在也称他为“阿吉大哥”。而且似乎有话要跟他说。我心里既感觉不安，又有所期待。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冷漠地避开他的问话以后，祖母的另一句话反而强烈清晰地涌上我的脑海。他在我身后一边好像小心翼翼地踩着被磨损得光滑的铺路石，一边抽吸着鼻子，这实在与初夏的气氛完全不融洽。我真想回头告诉他这种声音并不好听。一个星期以前，祖母说过这样的话。她的声音像身体健康的时候那样安详自信，而且直截了当、毫不掩饰：“阿佐，入秋以前在‘公馆’举行葬礼。”另外，今天吃早饭的时候，她以最近这一段时间从未有过的体力和气力声音明亮爽朗地重复这句话。

“说起来这是几年前的事，总领事回到谷间的时候，阿佐还是小孩子，总是陪着爬山。现在已经出落成一个姑娘了，要是总领事再回来，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吧！”

“那个人说话机灵，简直伪装成恶人的样子。我觉得他甚至会问：你是一个阴阳人吧？”

“总领事不论自己的孩子怎么受到你的照顾，但总是把自己与孩子分开。当然他脑子聪明，而且眼睛的观察力极其准确细致!”

他平时总是从后院的厨房门出入，但我这次打算从门口上

的台阶带他进去。大门口刚才没有上锁，进入宽阔的土间，他并没有显示出郑重其事的样子，把脏兮兮的鞋子脱下来，放在明治维新以前的农民暴动时被劈成两半的一块天然石头上。然后从台阶旁边在穿过库房式房屋的又暗又窄的走廊上行走，发出与高高的身子不相适合的脚步声。他咯噔咯噔的脚步声跟在我后面，叫我年轻姑娘的心动荡不安。

我们来到祖母长期领地的房屋前面，刚才祖母让我去把阿吉大哥叫来的时候还躺在客厅旁边的休息室里，现在已经装束收拾完毕。她身体健康的时候，总是从这里透过玻璃门望着山谷对面的斜坡。现在，宽敞的走廊上摆着一把藤躺椅，椅背竖立起来。她身穿碎点花纹麻布和服，系着蜡染印花腰带，坐在躺椅上，圆圆的脑袋靠着椅背。那模样像一头温顺的黄鼠狼。

祖母让他坐在客厅地毯上的红木扶手交椅上。前阿吉大哥曾经在这里将制图画板放在膝盖上，为开展改善当地年轻人生活的根据地运动制定过改革土地与森林的规划。客厅的装饰杂乱无章，当时说是曾经建造过道后温泉的一个木匠的手艺。现在祖母把这张扶手交椅摆放在客厅里，也是为了装饰吗？我坐在可以看见祖母与阿吉大哥形成二等边三角形底线两端的位置上。

祖母起先似乎对他怀有相当的期望，她默不作声，那一双浑浊的积水般的眼睛透过银框淡茶色眼镜看着阿吉大哥。于是，我开始向祖母汇报情况。虽然算是刚才与祖母对话的继续，但自己也不知不觉地称他为“阿吉大哥”。

“刚才阿吉大哥已经在水渠的石桥上了。”

“是嘛，这很好。大概谷间和‘在’的那些人都在议论说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阿吉大哥恐怕也很挂念吧？我啊，现在是心力交瘁，所以想尽快和你见面。”

谈话就这样开始。一般地说，老年人说话往往以自己的耳闻为主题，不考虑对方，同样的话翻来覆去， 啰啰嗦嗦。祖母年近百岁，平时很少说话，可是一旦开口，却能抓住要点，思路清晰。她对阿吉大哥准备好的一席话更是观点明确，条理透彻。

“我这个老人和你谈了多少次土地的问题。我想与土地相关的农场也一直由你经营着吧！当地人对你干了许多可恶的事，不过这也锻炼了你的意志。正如你到这儿来的时候所预料的那样。我认识的那些和尚，都知道肯定半途而废，所以都不干。但是，你和他们不一样。你这个年龄在那儿摔打了五年！我从当地人的议论中知道你的情况，我甚至怀疑自己听从小 K 的话把你接受下来是否正确。我要是不为你打好基础，即使一时冲动跑到这里来，心情一旦平静下来，也会转到其他更合适的地方去的。因为对你而言，没有非在此住下去不可的责任。”

“您不仅给我提供住所，还为我准备好农场，使我能够自食其力，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有责任。而且我到这里以后的两年间，老奶奶对我尤其关照、教育。从今年年初开始，我就开始担心，把老奶奶以前教导的东西完全消化，心想要是您问起重要的问题，我一定要好好回答……可还是没有充分准备好……,,

“不，不，我活的时间大概也不会太长了，根本没有要你把什么秘密告诉我的想法。我这个快死的人，还有什么必要知道这些事呢？也许反过来你来问我……如果说我对你有什么新的希望的话，就是请你对将来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年轻人进行教育。现在你的农场大概不止二十人吧？但是从这个地方的年轻人来说，为数还不多……即使如此，也要让他们了解这块土地的历史，培养具有意志坚强的人，这样才能心里踏实。我

也就无牵无挂地到那个世界去。”

祖母从阿吉大哥刚才的话里立即看穿他害怕她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于是使用更加平缓和蔼的口气对他说话，以便解除他的精神负担。

阿吉大哥的大脑袋向前倾斜，聚精会神听着祖母的话。从他一踏上这块土地，我就觉得他长得像一个熟人，可是又无法与某个人的具体印象联系起来。现在这张表情呆然的脸略显迟钝，甚至令人觉得愚蠢。我觉得也许祖母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样。我把视线从他的脸上移开，歪着小脑袋看着从公馆下面流淌的水渠。近看像是黑暗的水沟一样的水渠，从客厅看下去，在昏黑的空气里，如同贴着一块有光泽的纸片那样显得苍白。也许祖母去厕所的时候就看见阿吉大哥蹲在石桥上。我从她满是皱纹和老年斑——虽然这使她老得无以复加，但也有其美丽之处——的侧面上，甚至发现流露出些许不高兴的神色。祖母面对即将来临的死神，希望谈一谈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但是她似乎从阿吉大哥的第一次回答中，就立刻打消了自己的这种想法。

但是，祖母又转向阿吉大哥，表情果断、声音沙哑地说：

“阿吉大哥，今天叫你来，也是为了现在还住在这里的我，请你帮阿佐一把。她是一个稳重可靠的姑娘，但是这个地方还残留着男尊女卑的风气，她一个人做什么事都很难。阿佐的人生也已经发生非同寻常的事情。所以我想请你助阿佐一臂之力！

“你大概已经知道我得了癌症吧？起先是大肠癌，动了手术。就我这个年龄来说，手术十分成功，简直是个奇迹。其实哩，那个时候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身体各个部位，就像我年轻时得的风湿病一样。红十字会的医生本来只打算把这个秘密告诉

谷间的冈田医生，可是冈田医生不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于是我担心在我的脑子还清醒的时候，可能得肺癌死去！

“还有一件挂念的事，就是我能不能死在‘公馆’里……我不愿意第二次住院。我让冈田医生把麻醉药拿来，最后时刻就靠它。我想无论如何要死在‘公馆’里。这座‘公馆’与别人的家离得比较远，可是山谷对面有一条路，在路上听得见我发出的痛苦的声音。大概有人会说，不应该让这种声音使在路上行走的孩子们受到惊吓。

“我的意愿偶尔也对阿佐谈过，但是她一个姑娘的力量无法与‘在’的那些老村民对抗。所以请你帮助她。我想只能在葬礼的时候才离开这座‘公馆’！”

祖母说完以后，上颚把整个下颚包裹起来似地闭上嘴巴，然后发出痛苦的咳嗽，好像在追认刚才的讲话。祖母仿佛被咳嗽的力量横扫一样，躺倒在藤椅上，失去重量失去一切的脑袋和胸部谦恭地放平伸直，喉咙发出骨碌骨碌的声音。

“祖母，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反正以后随时都可以请阿吉大哥过来。”我说。

祖母想点头，但细瘦的脖子只是增加几道皱纹，她连点头的气力都没有了。阿吉大哥没想到祖母疲惫衰竭成这个样子，慌忙站起来，默默地鞠躬告辞。我也立刻站起来，送他出门。

这一天，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我竟然穿着袜子和阿吉大哥一起下到台阶前面的石子洋灰地上。他修长的身子离我很近，胸部仿佛贴压在我的身上似的看着我，那一双杏子一般的大眼睛泪水汪汪。

“老奶奶说的事情真可怕。阿佐你也知道转移的事吧？事情变得很棘手。我来这里时间不长，自己能否支持你和当地的权势者对抗，心里没有把握……我想像不出他们都是些什么

人，不过，他们会一起来谈判的吧……到那个时候……”

“现在已经到时候了。我决心战斗到底，决不能让他们把祖母抢到医院去。”

我从心底决心战斗到底。但是，当把自己的决心告诉阿吉大哥的时候，却没有气力想像战斗的实际状况以及如何持续下去的问题。只是在表白自己决心战斗的时候，尽管是弥漫着温热空气的初夏傍晚，却总觉得有一股寒气侵袭身体深处。显然其中具有恐惧的预感，但我并不知道给祖母送终是一件多么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开始，我感觉到即使发生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与谷间、“在”的权势者的战斗，其本身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在祖母的痛苦过程中，阿吉大哥说他读过一篇现在连作者和题目都想得起来的短文。说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地方领主或者大地主，在年老临死的前几天持续不断地大叫大嚷，企图继续保持对这一带的统治。

阿吉大哥想起这篇短文，是因为发生了与文中的故事相似的事态。即使祖母痛苦的呻吟并不能称霸这一片森林环绕的土地，但我还是以祖母的呻吟为中心把故事继续下去。然而，我能否是祖母痛苦的客观记录者呢？除我以外，没有其他人可以把祖母之死记录下来。在这块森林围裹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生生死死的。即使被记录下来，也要按照不同的——例如祖母的口述——程序。

我现在开始记述的并非是不偏不倚的记录，而是作为一种标志镌刻于我自身的故事。由于一部分故事存在于我的人生，因此我最终想写如何获得自由。我原先就打算把新阿吉大哥历经形形色色磨难以及如何战胜困难放在故事的核心位置，我自己则是一个略有怪状的配角。

一直苦口婆心劝说我记述这个故事的是我的小说家伯父，我们习惯称之为 K 伯父。其实，“公馆”所在的这块森林围绕的地方，家族、亲戚之间互相交叉重叠着各种各样的血缘关系，只要比自己年长，一般都称之为“伯父”、“伯母”。我进“公馆”的时候，当时住着两个“伯母”，为了区别她们，就把其中的一个称为“祖母”，她就是现在的祖母。谷间和“在”的人们称她为“老奶奶”，包含着“长老”的意思。当时我虽然还是少年，但觉得这两种叫法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客观的称呼。

K伯父劝我把故事记述下来。他说：

“阿佐啊，你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故事里。尽管你是因为照顾阿吉大哥才被卷进去的，这又另当别论。可是，如果不把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故事记录下来，那无异于故事的死亡。尽管你们的教会有各种各样的记录，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必须有人把他的人生故事写下来。

“我劝你立即动手写。把发生过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复原，这样不至于变成神经质的。另外，应该以你个人的主张为主。又不是那种司空见惯实有其事般的故事，你的记述方法，诀窍就是坚持主张这种故事的存在。

“只要一动手，不论是新阿吉大哥的《黄金传说》，还是《福音书》，反正我是劝你写下去。只要持之以恒，不管将来能否写成什么东西，你就把阿吉大哥的故事重新保存下来。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即使你由于一系列事件受到创伤，也可以自我治疗的。

“说起来是二十年前的事，巴厘岛对面的爪哇岛上的村落里，出现一个还是小孩子的‘救世主’。可是没有人把‘救世主’的故事记录下来。于是，‘救世主’的话很快就消失得无

影无踪。我想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再加上部落之间血腥残酷的势力争斗，导致‘救世主’被杀。我记得东京的晚报上还报道过这则消息。

“但是，其实那个‘救世主’并没有死，后来发现他在川崎的建筑工地上干活，那时已经三十多岁。发现‘救世主’还活着的人恰好是我的朋友，在一家报社担任社会版新闻记者。他想写一篇采访报道，和‘救世主’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但最后还是没有写成。当‘救世主’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让他回忆自己过去的事情，他经过苦思苦想，好不容易才开口，却是《路加福音》上的事……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早已丧失记忆。

“新阿吉大哥的情况也是这样，要是没有人把他的谈话、故事记述下来，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过去什么也没有，现在什么也没有，恐怕将来也不会有任何东西。我认为，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此事非你莫属！”

祖母让我把阿吉大哥叫来的那一天刚刚过后，想起来像是连续演出的幕间剧一样，又发生一件事。就是祖母把下颚剩下的惟一一颗臼齿拔掉。拔牙的不是牙科医生，而是长期负责祖母身体保健的冈田医生。这位冈田医生治疗内科、外科，还兼小儿科，是这个地方的医学权威。他与在中国阵亡的祖母的长子是从小学一直到旧制中学的同班同学。祖母发牢骚说现在下颚的假牙不好使，要是自己最后躺在病床上，肯定是这颗牙齿造成一切痛苦的根源，于是冈田医生动了拔牙的念头，提出重新修补假牙，并为达到更佳效果必须拔掉最后一颗臼齿的方针。

红十字会的医生把祖母的癌症转移的情况只告诉冈田医生一个人，并要他保密。但冈田医生还是泄露给祖母。这位在祖母面前唯唯诺诺的医生又是如何说服祖母拔掉最后一颗牙的

呢？他说在祖母的最后不长日子里，让她有一副感觉舒适的假牙。但是，我对他的动机表示怀疑。我觉得他是否想制造一种祖母还能活好几年的幻影呢？

从结果来看，拔牙以后对假牙的修补十分成功。祖母在受到癌症病痛折磨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前，不会再有假牙不舒适产生的烦恼。那颗牙根完全断掉，只靠着牙槽的一点肉连接一起的臼齿由冈田医生对牙床实行麻醉后小心翼翼地拔掉。拔掉以后，嘴里还咬着纱布的祖母说：

“一点儿也不痛。不过，就那么厌恶地把牙齿揪下来了？嘎吱嘎吱响，大概是从下颚直接传到耳朵神经的声音吧。我觉得人的灵魂从身体被揪走的时候，大概也会听见这种声音。”

祖母终于卧床不起的那一天中午，阿吉大哥前来探望她。他并没有期望还能直接见到祖母。我在一棵大山茶树下和他谈起祖母的事，告诉他祖母没有起床到称为“灶间”的厨房兼地炉的、供家人和佣人吃饭的铺着地板的房屋来的时候自己的担心不安，还告诉他祖母在拔牙时听见的嘎吱嘎吱声。我说祖母那时说的话很有意思，想让情绪低沉的阿吉大哥振作起来。

阿吉大哥听了我的话，反而深感震惊。他说：“老奶奶真的说到灵魂从身体被揪走的话吗？要是真有这种感觉……像老奶奶这样长寿的人，她的实际感觉的基础还是在于身体。她一直感觉到自己活在一种灵魂完全进入身体躯壳里面的状态中。只要灵魂的牙齿紧紧嵌在身体的牙床里，人就活在现世上。而当灵魂从身体中分离出来的瞬间，人就死去。

“我到这里的头两年，一直集中向老奶奶请教。那些显示自己是‘公馆’典故权威的女人所讲述的传说中，都指出人的死去有一种特殊的形式。灵魂在谷间、‘在’的居民家里留下身体而浮现出来，然后旋转着上升，回归到生前就分配给自己

的森林中那一棵树木的树根下……

“我反复听到这样的讲述，便不知不觉地形成自己的想像，觉得灵魂一旦离开肉体，就会飘浮在空中，只能感觉到它自身的飘动。可是老奶奶能听到嘎吱嘎吱的声音，就是说，她想到死后残留的身体的感觉。即使像老奶奶这样的人，也并不是从灵魂这个方面，而是从身体这个方面想像人的死亡……”

“我也想像过祖母死去时的具体情景。祖母第一次让我把阿吉大哥叫来的那一天，我看见你蹲在水渠的石桥上。那时，我看见斑蹲从水里跳出来捕捉飞虫……

“我从飞虫联想到祖母的灵魂。当灵魂的飞虫想要离去的时候，祖母身体里的斑鳟跳起来一下子把飞虫咬住。就这样把灵魂留下来……

“你把自己的想法与我的不得要领的话进行严格对照，而且流露出不应该如此的表情。这是因为你有急事要告诉我吧。”

“我从县道下来，经过山谷来到田地前面的道路上的时候，听到祖母忍耐着疼痛的低声呻吟。于是我赶紧下到溪流的平坦岸边，虽然离‘公馆’更近一些，反而听不见呻吟的声音。我以为是错觉，也希望是错觉，回到刚才的地方，这回照样听得很真切。

“我想起老奶奶给我讲述的传说，说是有一段时期，这一带出现一种震天动地的‘大怪声’。有的人对这种声音无法忍受，有的人若无其事，而且在各个地方发出不同波长的声音……

“老奶奶之所以对我讲述这个传说，是担心由于自己发出痛苦的声音会被送进松山医院。而她发出这样的呻吟声，说明她的痛苦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这一天，从早晨起我是这样工作的。祖母起得早，我一听

到她起床的动静，马上端去一杯茶，然后回到自己的寝室整理东西，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开始准备早餐。这天早晨，我端茶进去时，只见祖母穿着让我叫阿吉大哥来的那一天的和服，系着同样的腰带，穿着整齐，可是动作显得有些笨拙……

虽然我也注意到这一点，不过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还是照平时那样，按时把早餐端进去。可是祖母像一堆没有分量的黑漆纸倒在从正房通往厕所的黑暗走廊的拐角上。

记得当时我的感觉是“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冷静，跑到祖母身边。她仰着枕在手臂上的小脑袋，说：

“这是怎么回事，整个胸部觉得疼痛。阿佐，这块疼痛的地方使得全身没劲！”

幸亏祖母是上完厕所出来的，省去一些麻烦。但是，她的和服腰部被尿濡湿。由于平时服用的药物，造成一种无机物般的强烈刺激的尿臭味。我把她抱到平时习惯自己上去的、还没有整理的被窝里，然后给她擦净下身，换上睡衣。从我发现祖母倒地的时候开始，就有意识地放慢动作，以保持心情的平静稳定。但是，由于把早餐的盘子放在狭窄的栏杆上，一会儿听到盘子掉到走廊上摔碎的尖锐声音。刚才把祖母抱到床上的时候，觉得她的身体很轻，令人觉得濡湿走廊的尿似乎是她体内的大半水分，而现在她浑身发抖，仿佛体重又回到身上……

我很后悔。后悔的感觉迅速扩大到自己与祖母共同生活的整个方面。其实祖母一直对我都非常关照，哪怕咳嗽一声，都尽量不使我引起对她的担心。否则，祖母即使体力衰弱，也不会从一个生活起居基本正常的老人一下子急转直下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深深愧疚于自己的迟钝。

我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反省。如果我生来就是一个女人.

如果我不是在刚刚进入青春期就进行过从男人变成女人的“换性”手术的怪物，大概会自然而然地及时觉察到祖母身上出现的点点滴滴细微的异常变化……

祖母就这样成为卧床不起的病人。冈田医生为了减轻这位比自己年长的老女友的肉体痛苦，可谓竭尽全力。祖母对任何东西都采取禁欲主义态度，而冈田医生对她提供比要求更多的吗啡片剂。似乎他比祖母更害怕肉体的痛苦。

在与祖母卧室前后间的灶间也能听到从她半张半闭的干燥嘴唇里发出的低声呻吟。用花纹纸隔扇拉门与客厅隔开的祖母作为卧室的休息间和库房改建的我的卧室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听不见她的呻吟。但是，走出“公馆”，到阿吉大哥所说的那条坡路上，在一定范围内，却能够出乎意外地清晰听见祖母痛苦的声音。我特地在深夜前去确认，觉得祖母使劲控制的呻吟声也许以前就有，而我一直没有发现，不禁心情黯淡。

在道路上能听见祖母的呻吟声，这似乎已经在谷间和“在”的人们中迅速传播开来。祖母好像预见到未来的趋势，实在不可思议。或许她讲述的传说里就有与此相关的故事吧？但这已经无法通过她直接获得确认。

我去河边的超市购买日用品的时候，看见我小时候就认识的那些“在”的农妇们——其中还有的人趁我在河里游泳的时候，故意到我身旁，死乞白赖地要看我的性器官是什么样子——在道路的那个地方聚在一起，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一样。另外，一大早上学去的孩子们从县道下来穿过山谷走到路上的时候，他们也好像听到什么确切的信息，挤在一起睁大眼睛看着“公馆”。

我们已经接受祖母关于处理这种事态的委托。祖母对自己尽量控制的痛苦声音却依然被当地人听见变得十分神经质，但

是目前别无他法。被祖母的呻吟吸引而来表示忧虑的人中男女老少都有，他们却没有施加压力，要痛苦呻吟的祖母搬到森林外面去。所以我可以专心致志地照料祖母。

但是，祖母的病情由于另一种影响一下子加重。这一天傍晚，天还没暗下来，祖母就喝过阿吉大哥在农场做好拿来的乌鸡汤和稀粥的晚饭。因为半夜还要让她起一次床，我最近养成一种新的习惯，早早就钻进被窝里。还没有入睡，却听见外面响起激烈的雷阵雨，而且雷声就落在近处。祖母很喜欢眺望山雨滂沱的巨大空间景象，远处的层峦叠嶂笼罩着淡紫色的烟雾，倾盆大雨从山峦那边逐渐过来，在整个乌黑的天空上露出一小块一小块的蓝天。骤雨即将来临的时候，附近雷声隆隆，但祖母毫不介意，依然敞开客厅的拉门。一会儿，狂风把雨水刮进走廊，祖母才依然兴趣盎然地把挡雨窗拉上去……

雷鸣电闪，如果停电，客厅里也预备有手电筒和蜡烛。我一边亲切地回忆祖母勇敢面对雷雨的情景一边昏昏欲睡，仿佛一切威武壮观的气势都已失去，只剩下浓厚的寂寞感情，但炎热的一天过后的新鲜清凉的空气接触我的肉体，把我拖进酣畅甘甜的梦乡……

但是，一阵阵发自肺腑的嗷嗷叫喊和两个脚后跟在榻榻米上使劲踢打的声音把我惊醒。我一下子从床上蹦起来，一边走进常夜灯已经熄灭的走廊一边用孩子般的细小声音问道：

“祖母，您怎么啦？祖母，您怎么啦？”

祖母自然没有回答，还是一股劲地叫喊、踢打榻榻米。我打开客厅的拉门，膝盖跪在地上进去，手摸到一直垂到榻榻米上面的电灯拉线开关。一拉开关，知道已经停电。这时，隔扇门里面的祖母没有叫喊，但令人害怕的粗重的喘息声和脚后跟踢打榻榻米的声音依然十分急促。我的手偶然触到电话，拿起

话筒，耳机宁静地仿佛把自己呼吸的声音吸进去，手拨字盘也没有任何反应。看来电话线被雷击断了。

从电话的位置确定放手电筒的架子，我打开手电筒，但没有拉开隔扇门照看祖母的勇气。即使做得到，又会有什么效果呢？我回到寝室，穿上雨衣，戴上登山帽，走出“公馆”。雨势有所减弱，山谷对面的斜坡恢复些许明亮。我踩着石子路跑到长条屋后面，冒雨把自行车搬出来，然后骑过石桥。当我经过这两三天“在”的妇女儿童聚集在一起倾听“公馆”动静的地方时，我不由自主地仰起细雨敲打的脸侧耳倾听。我的耳边响起祖母急切粗重的痛苦叫喊和嘭嘭踢打榻榻米的声音。

这时，阿吉大哥把越野车停在县道上跑下来。他也发现落雷破坏了电线和电话线，便立刻赶过来。我让他去把冈田医生叫来。我目送他弯着修长的身子跑上斜坡，开车驶去，然后又将被雨水打湿的双手遮挡在耳后倾听。我听到的似乎不是祖母的呻吟，而是一种更厉害的声音。

我把倒在雨里的自行车扶起来，骑过石桥，把自行车放回到长条屋后面，然后就地蹲下来。在这里听不到祖母的呻吟声，只有水渠涨水的哗哗流淌。我觉得现在正痛苦呻吟、用脚后跟敲打榻榻米的这个人与其说就是自从我住进这座“公馆”以后一直习惯称为的“祖母”，不如说是谷间、“在”的人们所称呼的“老奶奶”。她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近百年，有权有势，明里暗里都产生极大的影响。人们将她的现在与出生之前的前世结合起来，称之为“老奶奶”。

祖母发出与平时完全不同的粗重痛苦的声音，仿佛与森林高坡上的什么东西——也许就是自己将要埋入其根部的树木本身——遥相呼应，脚后跟敲打着榻榻米发出犹如打击乐器般的声响……

挖掘与谷间交界的山梁修建的一条道路从“公馆”后面的工厂前面通过。当我听到沿路传到越野车的声音时，立刻恢复精神，走上石子路。坦白地说，我现在害怕一个人回“公馆”。我慢慢腾腾地走着，所以虽然还有些亮光、却打着手电筒跑来的冈田医生比我先进灶间。随后而来的阿吉大哥一脸忧虑的神色，和我在山茶树下碰面。我没有说话，给他让路。跟着他走进灶间的小门。穿过昏暗的土间，我们湿漉漉的身体并排站在里面地板间的门槛前。我等着他开口说话，但他依然默不作声。片刻，他说一句“必须叫电工来”，然后从敞开的灶间小门走出去。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冈田医生从客厅顺着地面有高有低的走廊打着手电筒小心翼翼地走过来。我坐在连天棚上的采光窗户所吸收的微弱光线也无济于事的黑暗之中，冈田医生走到我身旁——仿佛特意嗅闻我湿漉漉的身体散发的半干燥的气味似的——有气无力地低声说道：

“阿佐，我已经四十年不喝烈酒了，今晚想喝一点儿……有阿吉大哥放在这儿的白兰地吧？你给找出来。……我太吃惊了！阿佐，真叫我大吃一惊！”

我觉得喉咙发呛，发不出声音，便站起来，从厨房的架子最上层取下干邑白兰地，倒进酒杯里。冈田医生接酒杯的时候，他左手的手电筒照出满是皱纹的右手正在轻微地颤抖。

冈田医生像兔子喝水那样一点一点抿着白兰地。这时，他手中的手电筒照出自己的脸，那束手无策的愁眉苦脸显露出浓郁的阴沉忧悒。我第一次觉得他的面孔和声音这样令人恐惧。他继续说：

“啊，真叫人吃惊！现在意识恢复正常了，刚才真是可怕！老奶奶的心脏有一阵子停止跳动了！阿佐，我真不知道她的心

脏是怎么重新跳动，怎么恢复呼吸的！啊，真吓人！我看还是把老奶奶送到松山的红十字医院。我实在害怕！阿佐！”

我和阿吉大哥既然接受了祖母的委托，理所当然地必须对冈田医生的意见进行反驳。我决心这样做，可是自己虽然是主动照料祖母，却起不到任何作用。在祖母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前的关键时刻，虽然自己让阿吉大哥去叫冈田医生的措施十分得当，但也像爱偷听别人家动静的那些人一样，冒着细雨在路上倾听“公馆”里传出来的祖母的呻吟声，而且后来还躲到长条屋后面。即使在冈田医生到来以后自己也回到“公馆”里，但害怕得不敢接近病人，呆坐在灶间地板间的门槛上。

在这风雨之夜，虽然可以指望阿吉大哥帮忙，但他对祖母的兴趣似乎与先前不一样，并不是努力保障病人不被转移到森林外面去，而是别的什么东西。第二天早晨，还有点雨丝，但狂风大作——昨夜的风雨是受到台风的影响，而祖母的体质对气压的变化十分敏感——这时，阿吉大哥踩着“公馆”外层老旧空虚的地板吱嘎吱嘎地走进来。

“老奶奶要是这次经历过临死体验，可以让她谈一谈在临死体验中的所见所闻吧？老奶奶非常善于表达。”

阿吉大哥的话简直令我愕然。

根据冈田医生的判断，祖母的病情极其严重。但是，第二天，她好像有所恢复，吃了点流食——她在身体健康还能登到森林边上时，采集了很多“青草”，现在还存放着干燥的“青草”。她说想吃煮“青草”。于是我把“青草”和阿吉大哥每天送来的乌鸡汤一起熬成稀粥——还在我的搀扶下去了一趟厕所。

然而，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发病前虽然祖母不爱说话，但有时高兴起来也聊一会儿天，发病以后，除了非说不可的

话，绝不开口。令人不解的是，她躺在枕头上，脸上对我浮现出明朗深彻的微笑。可是我和她说话时，她又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

“她的微笑……怎么说呢……好像是透明的蜉蝣在干燥的皱纹覆盖的皮肤下面正在羽化……”阿吉大哥说。

阿吉大哥每天送来乌鸡汤，来到祖母的枕边时，祖母也对他发出同样的微笑。尽管我对阿吉大哥的话反应冷漠，但他后来还是对我重复过好几遍。

“我想，老奶奶肯定经历了临死体验。要是她把主要内容告诉我，那该多好！我受到她的保护在这儿住下来以后，开头的两年，她告诉我许多东西，有的甚至比个人的临死体验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记得是阿吉大哥重复第几遍的时候，我终于忍无可忍。每当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舌头的功能似乎回到“变性”以前的状态。年轻人那种狂妄放恣的精神在我的心间猛然升起。就是说，虽然我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女人”，但即使在“变性”以后，从心理上说，内心深处依然潜藏着男性的因素。虽然我从肉体上成为女人，但对这块土地上统治自己周围的女人式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的幼稚感到厌恶。而期望自己成为一个理想的女性走向成熟，时常发觉自己自然而然向成熟的女性方向转变的男性“风格”似乎正以自我表现的“形式”固定下来。

“也许我没有正确理解你的想法。”我看着阿吉大哥，谈出自己的意见，“你极力想从祖母那儿了解新的传说，而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人继承这个传说，这难道不是出于新学问式的兴趣吗？我本来就不喜欢‘临死体验’这种说法。祖母经历了什么新的体验？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你不要用这种通俗陈

旧的语言来概括。

“祖母通过自己近一百年的生涯，发挥着‘公馆’的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的作用，成为当地故事传说传播者最出色的典范。不论是谷间，还是‘在’，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而且在后来，虽然为时很晚——但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前阿吉大哥的身上吧——现在，又选择你作为维系这座‘公馆’的接班人。这件事不仅当地的老年人，连年轻人都予以承认。

“我对此也不想怀疑。从祖母称你为阿吉大哥的那一天起，我也自然而然地这样称呼你。祖母选择你作为接班人，倾注心血对你培养教育。当地的年轻人里，肯定有人感到嫉妒。这种嫉妒的情绪现在依然潜藏着。我觉得你应该经常想一想这种情况。

“祖母称你为新阿吉大哥，这是因为她看重你胜过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其他任何人。但是，我认为你不该让祖母说出自己的临死体验。如果你认为自己有这样的权利，我觉得这是很厚颜无耻的。凡是在这块森林围裹的土地上长大的人，谁都知道K伯父经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这难道不是这个地方的人缺乏论争的表现吗？尽管祖母对你是多么的宽宏大量……”

阿吉大哥思考着，但显露出非常不快的表情。他充分调动从少年时期就开始经受各种各样考验所磨炼的忍耐，决定直截了当地坦陈自己的意见。

“正如阿佐所说，我从老奶奶那里了解到许许多多关于这块土地的传说，其中甚至包括神话、民间故事、历史，还有家族的由来。我也极力想全部接受继承下来。但是，这些故事总是和老奶奶的讲述联系在一起，根本无法与讲述者分离，独立出来成为现实本身的标志。我确确实实感觉到她的故事具有新鲜的活力，然而，这也需要老奶奶的声音这个媒介。

“不过，阿佐，我敢说，这不仅仅因为我是虽然与这座‘公馆’有着血缘关系、其实是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外来人的缘故吧。在这里，我得到农场。后来在农场一起干活的志愿者逐渐增多，我通过与他们的谈话，观察当地的年轻人，发现他们对老奶奶的讲述毫无兴趣。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人生维系在老奶奶讲述的故事里。

“但是，他们毕竟都是被明确的血缘关系这一条线从先祖一直连接到自己的当地人，一旦离开这森林的故乡到外面上高中、上大学时，又患上思乡病，甚至有的人已经在城市工作，最后还是回归乡里。所以，也许有一天，他们会突然对老奶奶讲述的故事恢复兴趣。这当然是后话。

“K伯父也根据老奶奶讲述的题材写过几篇关于当地传说的小说。可是，我觉得他不相信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所以即使让前阿吉大哥创造种种基础，他也不能下决心回来继续收集老奶奶讲述的故事。 K伯父想方设法把我送到这儿来。我看他的动机啊，是因为自己不回来感到内疚吧？

“我来以后，听过 K伯父的电视讲演。阿佐你也在场，所以有些话当时我们就聊过，记得是谈论小时候归依的事情。 K伯父说他在水车房里看旧杂志，读到方济各·阿西西的故事，非常害怕。但是，他觉得这是隐瞒其他什么东西的遁词。正如方济各号召他的‘小兄弟’一样，要是自己也受到当地的方济各会的召唤，那该怎么办？他既兴奋，也害怕。如果那是当地的方济各会，肯定会在老奶奶讲述的故事里出现的吧？他从心底不相信老奶奶讲述的事情，而且自己今后也无法获得自由。这难道不是 K伯父终生的悔恨、遗憾、恐惧的根源吗？这难道不就是当地的方济各会吗

“老奶奶现在被一群不相信她的故事的人包围着，即将结

束自己的人生。但是，我是真心实意地希望相信她的故事。她所讲述的全部故事的核心，就是灵魂脱离身体在谷间旋转着上升到高坡的森林上，安息在树木的根部。在我看来，确认其是否如此，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老奶奶即将来临的死只是大循环中的一幕呢？还是单纯的终结？我希望她给我上这最后一课。

“现在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中，谁是最充分听到老奶奶讲述的故事的学生？是我。而且她甚至还称我为阿吉大哥。应该说，向老奶奶弄清灵魂的意义不正是我的职责吗？我不得不问，要是前阿吉大哥不是早就该看出老奶奶即将死去的征兆吗？因为老奶奶显然经历了临死体验！”

“我也认为祖母把你作为最后的听讲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称你为阿吉大哥，更是看重你。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你非要知道祖母的所谓临死体验是进入歧途。”

于是，阿吉大哥没有继续说服我，从他的表情可以明显看出，我说所谓的临死体验的时候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语调。

问题是祖母的病情怎么样？那一天雷雨交加，天气突变，她的病情随着天气的变化而急转直下。其实那一天，恰好是台风从森林外头的边缘掠过，造成气候的急遽变化。第二天起，初秋的天气像高原的夏天那样晴朗。看上去祖母的精神也与晴朗的天气一样平稳。祖母洗澡的时候，我看见她的两条腿像被扔掉的、儿童使用的小椅子的横木那样的细瘦，甚至觉得那异常强烈的敲打榻榻米的声音是我的错觉。后来，我再也没有听见她哪怕是极力控制的细微呻吟声。不仅如此，而且每天都要起来，坐在灶间的地板间休息三十分钟。

从那一天开始，我睡觉也格外留神，发现每天拂晓都要下小雨，一直到早晨七八点才停下来。我看着寝室外面，庭院没

有修整收拾，稀稀落落的杂木林一直延伸到后山，明媚的阳光照耀着茂密的枝叶。先是山雀，接着，各种各样的小鸟陆陆续续成群结队地飞来啄食从细小树枝上垂落下来的小虫。一会儿，天空一层薄云，窗户也阴暗下来，一天都是如此。中午过后，虽然天气清爽，但气温微寒。祖母来到灶间，坐在地板间中间部分不大不小铺着榻榻米的地炉旁边，那种文雅谦恭，仿佛放着一个裹着和服的、柔软竹片编织的笼子……

地炉的底灰经过祖母长年精心的修饰，非常干净细腻，“公馆”工厂的人们修剪的枹栎薪木在这个季节依然慢慢地燃烧。地炉是“公馆”修建成现在这个形状时增加的，与穿过四坡屋顶一边的圆筒连在一起，下面低低罩着一个铜制漏斗状的烟囱。这是前阿吉大哥设计、施工的。地炉的燃烧效果十分出色，总领事还称赞说像欧洲的壁炉。

前阿吉大哥作为“公馆”的主人开展活动的时候——尤其是当时的根据地运动——我住在河边的贫穷小家里，还是一个被叫做“小毛孩”的少年，对他的活动情况没有直接的记忆。在孩子的眼里，他是一个奇特的风云人物。记得有一次碰见他挺着胸膛大步从森林的道路上下来。前阿吉大哥惨死的时候，他的尸体浮在天洼的水面，我也跑去看热闹。我对他的记忆只有这些，有如褪色的照片。

下面所写的是我通过祖母的谈话了解的情况。前阿吉大哥独自在“公馆”里阅读有关但丁的书籍，书里的插图描绘着欧洲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贵族的城堡以及富农的住宅。现在书库里还有几本。他参照这些图样，设计出烟囱的装置方案。实际施工的是旧町地域的专修神社的木匠，是建造“公馆”客厅的工匠的儿子。这个老人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建造一所漂亮的小学校，里面建有奉祀天皇、皇后照片的“奉安殿”。可是落成

后在战败的那年夏天，因为害怕占领军看见“奉安殿”，就将其拆毁。从此以后，他几乎过着隐居生活。

老人呕心沥血的创作，其目的是为了显示与一般的烟囱不同凡响，但祖母看过以后，误称为“风箱”。它的构造相当奇特，闪亮的红铜看上去简直像管风琴的一部分。我看着这烟囱联想到乐器，而祖母更干脆将它与声音联系到一起。

“阿吉大哥在灶间的地板间砌地炉，许多年轻人到这里开学习会的时候，都说大概想在家里吃烧烤，才安上‘风箱’的吧。不过，将地炉仅仅作为取暖的火炉不是目的。他让人用一块木板盖在地炉上，上面放一张高椅子，把头伸进铜口里听风的声音。因为烟灰保持一定的温度，不论怎么结实的木板，过一段时间都要翘起来的。现在椅子啊这些东西都扔在库房里。不知道阿吉大哥听到什么声音了。”

在大烟囱的覆盖下，枹栃薪木慢慢燃烧。冬天真正需要地炉取暖的时候，这个地炉显得小一点。祖母坐在地炉旁边的三十分钟里，总是悉心调整火候。我看着她，担心她是否身上发冷。祖母回房间躺下去休息之前，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低低的火苗。

我一边在厨房里洗东西，一边不放心地从祖母的斜后面关注着她。溜圆的肩膀上支着的那颗小脑袋，头发相当稀少，如一个完整的球型。而且不论从正面还是从侧面看上去，祖母历经痛苦磨难后年迈衰老的脸型产生很大的变化，几乎变成另一副面孔。

我从祖母的新面孔上，不由自主地想到她自己拒绝从语言表达出来的临死体验。她真正看见过神秘的东西，一直体会着茫然出现的心像……我甚至产生这样的祈祷：如果真如阿吉大哥所说的那样，祖母看见过临死体验的心像，希望这心像与她

一直讲述的灵魂的状态完全一致……

我与阿吉大哥不同，祖母没有直接向我讲述过关于灵魂的事情。我对灵魂的想法是从 K 伯父的小说里学来的。祖母左眼患白内障，已经失明，右眼也是高度近视，但她依然戴着小圆眼镜写信。 K 伯父以此作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中的一章。这部分涉及祖母的灵魂的故事。

因为是小说， K 伯父对素材进行一些修改虚构。把与祖母的血缘关系简单化为单纯的母子关系，祖母寄来的信也改成录音带。另外，在谷间和“在”的森林斜坡上发生的神秘事件，也变成是阿吉大哥听祖母说后告诉我的。 K 伯父为这部小说起名《奇异的森林》，将几件事情归纳到一种形式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祖母不满地说：K 写的东西有的夸张，有的太单纯！下面引用其中的一部分：

> 如果我们磨炼了自己的灵魂，虽说是各自的生命，但都处在亲切的一种东西里，能否回到令人满足的“奇异的森林”里去呢？我认为，从树木的根部下到谷间、“在”去出生，或者登上森林斜坡，只要在这来往中磨炼灵魂，总有一天会回到“奇异的森林”的家里。无论回忆自己的少女时代，还是想像死去的日子，每次只能增加对“奇异的森林”的怀念。我是这么认为的！
>
> 我从少女时代开始，就曾经有过对这件事不理解而心痛的体验。现在想起来，似乎我在少女时期就觉得自己将来变成老太婆也依然整天挂念着“奇异的森林”。我不理解的是，如果在“奇异的森林”里各自的生命被一种亲切的思想结合成一体，那为什么不能牢固坚持下去，而又分道扬镳离开这个世界呢？这不是很不正常吗？

虽然我年龄很小，但每天思索考虑，仿佛发现了其中的秘密。那个时候，我经常想起这些事。我的父亲想在这里推广当时还没有的诱钓香鱼法，他曾经去四万十川学习这种钓法……他把钓鱼的工具分发给谷间的人们，把养在木箱里的用于诱钓的香鱼给那些需要的人。香鱼在木箱里放了一天，傍晚时，把它们放到河中的铁丝鱼篓里。第二天早晨，把香鱼拿出来是我的工作。我一看木箱里，只见香鱼一动不动地挤在水流缓慢的黑暗处。我仿佛看到许多生命聚集在“奇异的森林”里。一动不动地待在里面一定有一种亲切的心情，但是一旦放到宽敞的鱼篓中，自由自在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向各处游去也一定心情舒畅。我们就是这样来到这个世界的！

我一边抄录K伯父的小说的上述片段，一边又一次产生疑问：在祖母的最后日子里，虽然我热切期望她在临死体验中能看到美丽的景象，但实际上她看到的莫非完全是另一副景象吗？因为从她每天短时间坐在地炉旁边的面孔上，我看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表情正在凝固。我感觉到祖母把包含我在内的周围的一切明确视为外界人，保持着冷淡的距离。尽管当我在寝室里照料她，两人的眼光相遇时，那布满老年斑和皱纹的脸会给我送来慰藉的温暖，使我感觉不到冷淡的距离……

还有一件可以说是与这种表情相关的事。病情骤变以后的一个星期，冈田医生认为祖母的情况已经平稳，便准备用急救车把祖母送到红十字会医院。但是，祖母原先特地把阿吉大哥叫来，向他表示自己绝不离开“公馆”的决心，这次却对自己也采取冷淡的态度，没有表现出丝毫不愿意的情绪。于是，我准备战斗一场的决心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我真不知道祖母为

什么当时那么郑重其事地委托我们……

阿吉大哥对祖母的委托表现得比我冷漠，不如说他积极主张住进红十字会医院。冈田医生则是考虑自己的医术对日益恶化的病情无能为力。自己站在被痛苦折磨的祖母身边束手无策，他无法忍受这种痛心，于是决心送她进有专家的大医院。但是，其实冈田医生还是有点恋恋不舍，这与祖母的多年朋友、不识寺住持的态度是一致的。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住院那一天，急救车从山岭北面的道路下来，驶进工场与库房之间，一直钻进孟宗竹丛深处才掉转车头。然后从车子里放下轮椅。我们准备把祖母搬到轮椅上，再抬到车里。因为如果祖母躺在担架抬出来的模样像是葬礼，所以住持特地叮嘱我们让急救车把轮椅带来。轮椅的确很有用处。祖母坐在轮椅上，虽然更显得瘦小，但威风凛凛地从医院的正门进去，经过特殊病房的长长通道，再乘电梯直达五楼，一直进入微暗的长方形病房这个她最后的住宿。这一路上我推着轮椅，甚至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出发的时候，冈田医生和住持站在敞开的灶间大门等待祖母的轮椅出来。这两个老头都穿着制服一样的西服，系着又小又硬的领带结——皱纹巴巴的突出的三角形喉结与领带结形成对称——拖着旧皮袋般的鞋子转来转去，交换着会意的眼色。

但是，阿吉大哥推着轮椅从黑暗的土间出来，无论祖母瘦薄的上眼皮还是泪袋般搭拉下来的下眼皮，乃至两颗交织凝视空中某一点的眼珠，对他们瞟都不瞟一眼。当祖母从轮椅抬进急救车里的时候，依然只见她仰着露出头皮的脑袋在阳光里泛白闪亮，这两个老头只有伸出被太阳晒得黢黑的脖子向她作无声的送行的份儿。阿吉大哥和我帮着司机把祖母抬上车的时

候，我看着她皮筒一样的细脖子一动不动。

急救车启动的时候，我从车窗看出去，代替祖母向他们点了点头，这两个老头仿佛祖母从此得救一样抬起两双泪水盈眶的红眼睛看着我。车子从“公馆”进入道路的时候，我又回头瞧他们一眼，他们的手臂互相搭在对方的肩膀上，身子摇晃。我没有看见当地的其他的人做过这个动作。

开着自己的车和我同行的阿吉大哥在急救车出发的时候与冈田医生、不识寺的住持站在一起，但他不像两个老头那样表现出质朴的悲伤忧虑的情感，只是在平静中显得忧郁沉闷。他起先跟在急救车后面，一上县道，便加速跑到前面，装载着住院必需品一直领先前进。

那一天一大早，当最后商定住院程序以后，阿吉大哥本想让我开着越野车把住院用品送到医院，他自己则坐在急救车里，万一发生需要用力气的情况，他可以及时搭一把手。但是，我说：

“还是我坐急救车。虽说祖母已经九十多岁，但毕竟是女性，还是我方便，尽管我作为女人还有不够格的地方。如果祖母在车里说出有关临死体验的话，我会不折不扣地转达给你！”

对此，阿吉大哥作出的如同不得不对一心想要的东西断念的小孩子那样的表情简直使我扫兴。阿吉大哥依然坚信祖母经历过临死体验，他根本没有放弃直接从祖母嘴里听到她的这个神秘话题。

平时遭受冷遇的狗依然可怜巴巴地等待着反复无常的主人给予残羹剩饭的恩赐。我曾经暗地里将伺候在祖母病房里的阿吉大哥的模样与狗相比。不论祖母是否发高烧说胡话，他绝不肯漏过祖母说的每一句话……而且不管等待多长时间，阿吉大哥都毫无倦意。有时他会重重地叹息一声——这大概出于对祖

母由于经历过神秘的体验使得她不关心这个世界的任何人的担心吧——我得到这样的印象。

刚好原先参加学习会的一个孩子也在这里住院，他住在六人一间的病房里。我去探望他，觉得那间病房十分明亮，具有现代感觉。而祖母的单独病房却很奇特，长方形，显得有点昏暗，病床旁边的靠墙处摆着低矮的沙发，窗框短小的窗旁放着一张扶手椅。这些摆设与作为医院所具备的功能是不相吻合的，似乎是在这里长期住院的患者的家属带进来后留下来的。我和阿吉大哥轮流在沙发上睡觉值夜班，但有时候他到候诊室的长椅子上打盹，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回来，经过我睡觉的沙发，坐在扶手椅上，观察祖母的情况。

祖母自从住院以后，夜间自不待言，就是在白天也极少开口说话。恐怕这并非她没有说话的力气，或者已经丧失说话的功能。住院以后，立即对她进行各项检查，甚至还抽血化验。我觉得奇怪，对一个等死的老人是否还有如此检查的必要？虽然祖母早就不愿意检查，但还是采取配合的态度，她除了回答医生、护士的问话外，没有其他多余的话。

我的记忆中，只有两次例外。年龄较大，看上去经验丰富的护士长前来巡房时，告诉我和阿吉大哥怎么把病人的痰取出来的方法。护士长说祖母的上下假牙十分严密整齐，除了吃饭，其他时间最好取下来。我觉得这是她对癌症晚期患者为自己的生命所作出的滑稽而且毫无意义的努力感到厌烦的表现。事实上，祖母对她的话予以反驳：

“要是把假牙取下来，好像嘴唇被吸进嘴里去一样……过不了多久，嘴巴附近的皮肤，上自脑袋，下至胸部，仿佛都会被吸进去。”

我们喜欢祖母时而表现的黑色幽默的世界。第一次医生巡

房的时候，祖母对负责医生说了几句话。话说完以后，气喘吁吁，可见她说话十分费力。

“我活到这个岁数，已经足够了，用不着采取延缓生命的措施。我害怕疼痛，只希望给我大量止痛。我们的冈田医生大概也给你们说过了吧。”

“冈田先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在这个地区是传奇式的医疗先驱者……”

我和阿吉大哥对副院长向冈田医生所表达的崇高敬意都大感吃惊。

上面所记载的祖母与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生以及护士之间的两次对话都发生在住院以后的第二天。从当天晚上开始，祖母在从未接受过的强烈麻醉药的作用下一整天都处于昏昏沉沉、似睡非睡的状态，连极少的几句话也未能区分音节完整表达……在病房里，我和阿吉大哥为了不妨碍祖母安静休息，两个人的脑袋自然而然地挨靠在一起聊天。

有时候半夜里，一个人从候诊室过来交替值班，却一直聊到天亮。每间病房的窗户都经过改造安上旧式的方盒形冷气设备，但祖母不喜欢这种一旋转就发出刺耳轰隆声的机器。医院在市区里，天气本来就炎热，市区的夏天更是热浪蒸人，两人在一起甚至都能闻到对方脖子、胸部上津津潮湿的汗味。其实我们的关系以前并不很密切，我这个女人却和阿吉大哥这样紧挨着脸低声细语而毫无介意，想起来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我们的谈话主要是我问他说，其中涉及阿吉大哥的个人情况，结果我才明白，自己——虽然有一些根据——一直以为阿吉大哥是近十几年里反复进行的学生运动内部激烈争斗的新左翼两大派别中其中一派的主要活动家的看法——虽然并非完全不着边际——是不正确的。

本来阿吉大哥就不是通过他的总领事父亲让祖母为自己在这里生活做准备的，至少是在父亲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决定在这里生活。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和总领事的父亲商量，而是和他也称为伯父的、但与“公馆”的血缘关系最疏远的 K 伯父商量。

阿吉大哥生在父亲任职之地，少年时期主要在国外度过。大概由于父亲离婚、再婚的缘故，上高中二年级的那年春天一个人回到日本。暂时居住在 K 伯父家里。第二年，他考入千叶大学，住在学生宿舍里，便从国外的家庭以及 K 伯父的家庭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阿吉大哥结识的朋友中，有一个原先是当时已经落花流水的学生运动的活动家。这个朋友属于上面所说的学生运动内部对立两派中的一派。阿吉大哥住进学生宿舍的第一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刚好坐在一起，便成为朋友。可以说，阿吉大哥是在这个朋友的劝诱下加入他那一派的。其实他只活动一年，便脱离该派，但阿吉大哥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性格的人，索性退学。他作出这样的选择，大概和 K 伯父商量过。退学以后，立刻由 K 伯父介绍，阿吉大哥到 K 伯父的夏天别墅所在地群马高原，进入从中国东北回来的人们居住的“开拓村”。

现在阿吉大哥领导一批年轻人经营农场的经验，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群马高原环境恶劣，寒流一来，必须烧油保护田地。他在那里干了三年，主要种植蔬菜。第四年春天，阿吉大哥考上东京大学，又回到学生生活。但按照当时的规矩，周刊杂志要公开发表录取生的高中毕业学校和姓名，所以阿吉大哥从决定参加高考的时候开始，就害怕被原先那所大学的党派或者对立的派别知道这个情况。于是，他请 K 伯父想办法。 K 伯父首先和在大学当副教授的朋友商量，然后与当

时在越南的总领事又通电话又发传真，解决一系列困难的问题。最终是阿吉大哥恢复到现居住在夏威夷的、总领事前妻的日裔美国人的户籍里，改名换姓，再经过甄别考试，取得参加高考资格，这样就将与原先的大学的关系抹得一干二净。

阿吉大哥在东京大学的位于驹马的教养系和位于本乡的农学系学习的四年里，没有碰见原先党派的那些人——有几次差一点碰上——总算平安无事。毕业那一年，在法国任职的总领事让他来欧洲上大学，但阿吉大哥没有答应。接着，还是由K伯父介绍，进入东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虽然他与父亲之间还存在矛盾——当时他没有详谈——但不管怎么说，自己在大学平安无事度过四年，他对单独在社会生活充满了自信。

可是，他在出版社只工作两年。有一天，阿吉大哥去找K伯父，说自己想研究灵魂。虽然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但首先辞去现在的工作，而且今后不打算从事除了自给自足以外的任何工作……阿吉大哥非常详细告诉我当时他与K伯父的谈话。

阿吉大哥坦率地说：虽然自己毫无转嫁责任的意思，但想研究灵魂这种说法其实是借用K伯父的小说中的语言。他认真地对K伯父说：如果现在您想专心致志地研究灵魂，有什么方式呢？如果您能给我一些启示，告诉我如何着手，这是我最需要的……

K伯父没有立刻回答——阿吉大哥说当然我知道这是不好回答的问题——K伯父先是说我从你工作的那家出版社负责人那里听说你现在陷入困境的情况。K伯父不是考虑对方的想法，而是先把自己手里的所有牌都打出来，然后再商量。像他这样生活在战后民主主义时代的人，不论碰多少次壁，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思维习惯。阿吉大哥说虽然我知道他不是恶意，但还是觉得有点不公平……

K伯父从出版社负责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不久以前，阿吉大哥装作偶然相遇的样子，与原先自己一派老同志见面。他所在的出版社打算出版当年反对成田国际机场斗争中农民方面的记录，阿吉大哥并不是该书的编委。但是，既然他曾经加入的党派与那场斗争深有关系，一旦出书，他的身份、所在地万一暴露出来，这样可能受到对立面的干扰。所以阿吉大哥提出辞职报告。于是，出版社负责人就和K伯父商量，是否挽留。

阿吉大哥向K伯父承认：情况基本属实。那位老同志就是自己住进千叶大学的学生宿舍第一天一起在食堂吃饭的朋友。现在他仍然是运动活动家。他们只是站着谈几句话，阿吉大哥告诉他自己在一家大出版社参与环境问题丛书的编辑工作，他听了以后表示很高兴……

阿吉大哥对K伯父说：这件事只是对一种超饱和状态的物理性刺激，其实想研究灵魂的心情才是最根本的愿望。现在想起来，小时候，自己随着父亲的任职调动辗转各地，在即将进入少年的时候，就已经产生这种想法：一定要与家庭断绝关系去出家。十六岁回国以后，自己对党派的思想理论并没有充分理解，就积极参加激烈的斗争。这也是出于那种想法，认为参加斗争比出家容易，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心充实的感觉。可是，自己很快脱离运动。后来，虽然自己想方设法隐姓埋名，但还是不得不过着适应现世的生活。如果没有那个物理性的起因，也许自己会承负着内心的超饱和状态度过一生。

现在编辑部里有一位大概会答应与自己结婚的女性，如果照此下去，连她都会被卷入我的不尴不尬的生活里去。想起来，从第一次上大学的头一年就退学开始，自己青春时代的生活方式就是拼命脱离一切。所以，趁此机会，我想努力抓住现

在看得见的这点希望，希望听到您给予我的启迪……

阿吉大哥说完以后，K伯父流露出仿佛梦见一个新的世界、或者使劲挣扎着想把堵塞胸中东西扫除干净似的、那种五十出头的人难以正视的表情。接着，他立刻恢复小说家善于退路的本事，发挥其独特的逻辑癖，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最近我在东京女子大学的宗教周上发表演讲。在演讲的时候，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有过和你一样无论如何想出家而感受的痛苦，而且告诉了大家。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这难道是‘公馆’家族的一种倾向吗？在演讲的过程中，我也使用‘研究灵魂’这个词语。其实这一直存在我的心里……我想，就你而言，具体地说，在你打算辞去出版社工作的这个最初阶段，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你既然来征求我的意见，就是说你已经决定辞职。在下一个阶段，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和总领事商量。现在他在奥地利，你可以打算以维也纳为据点，在欧洲的某一块土地上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

“另一条路就是去我们在四国的‘公馆’。你也知道，那儿森林环绕，没有教会，也没有修道院。但是，如果想一个人研究灵魂，那儿有合适的地方。祖母在远离河边道路的山丘上拥有田地和不错的住宅。这是她考虑到我回乡或者把‘光’送回去时的需要而一直保留下来的。你在那里可以一心一意地研究灵魂。你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因为那是祖母为我万一想研究灵魂而特地准备的。”

阿吉大哥把K伯父说的话告诉我以后，继续说道：

“于是，我来到这块森林环绕的地方，可以俯视山谷的高坡上的住宅比我想像的干净漂亮，泉水丰足，年轻人都为了老奶奶在田地里无偿地干活。实在是一块完美无缺的地方。

“而且，阿佐你也知道，更使我幸运的是，老奶奶热心地

把当地的传说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成为我独一无二的导师。我要是在这儿定居下来，最终想做些什么，那时还没有计划。可是老奶奶称我为阿吉大哥。这是正式承认我是传承的继承人吧？

“不过……怎么说呢……阿佐，要是前阿吉大哥，老奶奶在临死之前会把什么话都告诉他的，可好像她不想告诉我。老奶奶既然进过那边的世界，肯定看见那边的什么东西，但是她不愿意把所见所闻告诉我……”

阿吉大哥说到这里，便沉默下来，我见他好长时间不说话，睁开眼睛一看，他已经满脸委屈遗憾地沉睡过去。我慢慢站起来，注意不使旧沙发的弹簧发出声响，坐到扶手椅上，借着暗淡的常夜灯光，看着床上的病人。祖母应该是在睡觉，可是她的今年开春就说上眼皮合不下让我按摩的右眼却睁开着，而且似乎像鸟的眼睛动着看我……大概受到阿吉大哥的传染，我也困意袭来，便窝在扶手椅上想睡觉，可是一想，要是祖母一直都是醒着，虽然我们说话的声音很低，但她也一定听到阿吉大哥语音清晰的谈话。也许阿吉大哥也正希望如此，最后故意发出哀求般的期待。

第二天早晨，祖母扁平的胸部上下起伏，与其说在呼吸，不如说发出无声的叫喊，喉咙开始骨碌骨碌响。当我感觉异常突然惊醒的时候，却见阿吉大哥和一个年轻的医生站在祖母的床边正在争执。医生显然很不高兴，但还是听着阿吉大哥的意见，旁边两个护士摆出架势，随时准备排除阿吉大哥对医生指示进行的干扰。

我站起来，把脸靠到两眼紧闭、每次呼吸都头晕的祖母的脸旁，感觉到霉菌气味那样的发烧热度。阿吉大哥坚持说，他已经与副院长之间达成不对祖母使用维持生命装置的协议。他

固执己见，决不让步，虽然身心憔悴，却瞪着闪闪发亮的螽蜥一样的眼睛对我说：

“阿佐，现在你没必要在病房里。”他的声音充满对我的关照，“候诊室大概也乱哄哄的，到车里休息吧。现在对老奶奶呼喊，即使暂时延续她的生命，只能反而使她痛苦。”

阿吉大哥挺身直立，仿佛他比医生、比护士更有权威。我离开祖母，拿起手提包，确认车钥匙在里面，走出病房。我甚至觉得等电梯都令人着急，便从黑暗岑寂、空荡荡的楼梯疾步走下。我突然想到，由于病房里即将发生重大的事情，自己被赶出来，这是第二次。我一边冒着强烈的阳光急急忙忙向停车场奔去，一边想起第一次是住在河边的、我也称她为伯母的分娩时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被赶出来，是因为我是男孩子。虽然还是早晨，但由于阳光直接照晒，越野车里热气腾腾。我钻进去，没有开窗换气，便两只手臂趴在方向盘上埋头哭起来。

两个小时以后，当阿吉大哥两眼赤红、却表情清朗地前来叫我的时候，我已经恢复平静。他没有用明确的语言告诉我。冈田医生和不识寺住持已经站在电梯前面摆放着公用电话和椅子的地方，他们并没有被人遗弃那种沮丧泄气的神色，倒显出跃跃欲试准备大显身手的样子。与其说来搬运遗体，不如说更准备想充当引导祖母的灵魂穿过隧道、翻越山岭、返回森林那边去的角色。我从小就没有真心相信当地的什么传说，但现在感觉到实有其事。我认为祖母的死去是克服困难，完成一项重要事业获得的成就，同时也把自己从纠缠心头的悲伤与惧怯的情绪中解放出来。

阿吉大哥拉着我的手，安慰我的情绪。他给我坚毅直立的感觉，与昨天深夜苦苦哀求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阿吉大哥本

来身材挺直潇洒，却一心痴迷于想知道什么临死体验，结果弄得弯腰驼背，连倔强刚毅的相貌也大为逊色。

祖母如同斑鳟刚刚放走咬住的飞虫那样嘴唇张开，原先放在扁平胸脯上的双手现在放在身体两侧，手掌微松，仿佛在赞扬前来拜访她的什么人。于是，我在负责清净祖母遗体的过程中，模仿阿吉大哥那种具有权威的态度，对殡仪馆方面打算修整祖母的嘴唇、双手的形态和位置的意见进行坚决的抵制。对于收养我这个孤儿，培养成人，其间还经历过“变性”的麻烦，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的祖母来说，我认为，这只是我惟一能够做到的微薄回报……

第二章“童子螢”

载着祖母遗体的车子出发之前，通过松山的 NTT 向她的亲朋好友发出讣告。阿吉大哥早就给 K 伯父打电话，汇报详情，大概也暗示 K 伯父通知总领事，而且还具体商量葬礼时间等有关日程安排。打电话的时候，冈田医生和不识寺住持这两个有力的助手还站在一旁。

我对祖母的死茫然若失，不知所措，阿吉大哥就代替我处理各种事情。虽然有时觉得他对“公馆”有越俎代庖之嫌，但祖母死后，除了在工厂干活的那些人，留在“公馆”里的只剩下我一个人。要不是阿吉大哥主动为我承担这些事务，恐怕一切事情都要停顿下来。而实际上他在准备、实施葬礼的过程中，他作为祖母挑选的“公馆”接班人的地位就自然而然地获得谷间以及“在”的所有人们的承认。当然，这不意味着我被排除在外。在这个过程中，“阿吉大哥”这个称呼就发挥着象征性的威力。莫不是意识到自己不久即将从“公馆”葬礼后离去，祖母经过深思熟虑才开始使用“阿吉大哥”这个称呼的呢？另外，在阿吉大哥的指挥下，那些在农场干活的年轻人组织的“森林之会”不遗余力奋力工作的景象也给全体当地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

许多人从东京、神户赶来参加祖母的葬礼，第一个到达的是总领事。他对我进行与众不同的问候——其内容基本上都在祖母生前的预料之中。他已经回国，在外务省里工作，担任欧亚局局长。总领事于守夜的前一天乘坐全日空第一班飞机到达松山，然后租一辆大奔驰亲自开来。

“森林之会”的年轻人将工厂旁边经库房前面至孟宗竹的斜坡这一条道路的两边开辟为临时停车场。在他们指挥奔驰进入停车场的时候，我出来迎接。总领事将驼色的夏天西服上衣和白色丝绸围巾搭在手臂上下车来，他瞪着与阿吉大哥相似得令人可笑的大眼睛仔细凝视着我。然后示意随他后面下车的弓子不能发出惊讶的声音，对我说道：

“唉呀呀！真是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啊，阿佐！说起来，那时候你还是个少年，正是长肌肉的男孩子。身体敏捷，英俊耀眼啊。说是阴阳人，还不如说是具有两性的两性人哩。……就是说，你现在沐浴着与以前的性完全不同的阳光。不过，还是很辛苦啊！”

弓子做作地挑动着她描画得又黑又长的眉毛，也说：“是啊，很辛苦吧？”

“没有，只是器官处理比较麻烦，其他倒没什么……”

弓子的眼圈一下子涌上鲜红的血色，扑哧一声笑出来——这一笑反而流露出她的本性——但总领事露出冷漠不快的表情，把脸转向阳光映照的竹林。“变性”以后，我已经习惯于现在同性的对方的这种态度，所以毫不介意。总领事那张额头又圆又宽的大脸突然阴沉下来，变成没有光泽的黄土色，我从中感觉到他对与“公馆”大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弓子的冷漠疏远，为她感到可怜。

阿吉大哥没在“公馆”，因为总领事没有事先把他们抵达的时间告诉“公馆”，阿吉大哥去机场接比总领事晚两三班到达的 K伯父，顺便还去旧町地域新建的、由町政府经营的真木町旅馆落实预约的住宿。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总领事，然后带着他们走进安放祖母遗体的客厅。冈田医生和住持负责在灵堂里接待，我在他们旁边只能待一小会儿，因为正在用初秋的花草和红叶较早的灌木树枝准备葬礼祭坛的“森林之会”的年轻人有事把我叫走了。

其实我刚才就听见从门口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当冈田医生向总领事说明祖母病情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提着水桶——里面放着已经修剪分束的花草——走进客厅，来到我身旁，说：

“葛姐又哭又叫。我们都劝她，不要惊扰客人，可是……”

“这名字叫葛？真有意思！”弓子快活地说，那样子简直要不懂规矩地笑出来。

年轻人看着斜前方的榻榻米，回答说：“葛是一种非常好的植物!”

“祖母去世，她很伤心。”我在没有恶意的弓子与不快的年轻人之间打圆场，“因为葛姐经常来探望祖母。”

我回到灶间的地板间，从库房里取出——正如祖母所说的那样——翘起来却很结实的木板盖在地炉上，空间立刻宽敞起来，在这儿干活的大部分是“森林之会”的年轻人的妻子。本来把桌子放在长条屋门前作接待处可以把葛姐挡在外面，但是她嚎啕大哭，使劲拽着还是小学低年级的儿子的胳膊从敞开的大门闯进来。她穿着普通的衣服，用力顿足，她目光锐利，一眼认出我，便哭叫起来：

“六十年没用啊，老奶奶终于又使用手指磁力把勇的烧伤治好了！老奶奶现在去世了，我们可怎么办啊？勇这个孩子，

一到火边，就有把脑袋瓜伸进去的毛病。要是勇再被烧伤，那该找谁去呀？！啊！老奶奶去世了，我们可怎么办啊?!”

葛姐把额头抵在地板间的土间里的枫木柱子上哭泣，孩子站在她身边，瞪着眼睛看着我，泪水顺着脸颊流到嘴唇。我对自己的束手无策感到心烦为难。这时，刚从神户来的小雪机灵地过来给我解围。

“阿佐，把葛姐和她的孩子带到祭祀祖母的客厅里去吧。”

葛姐正扭动身体哭得很带劲，却敏锐地听见小雪的声音，身子立刻离开柱子，抬起被泪水染出红道道的脸，声音畏缩地说：

“我这个装束……”

“老奶奶已经去世了，你就不要太介意。东京来的客人还以为这是当地的风俗习惯哩！”小雪的一番话打消了母亲和孩子的畏怯情绪。

于是，我带着葛姐母子来到客厅里，但他们在祖母的棺木面前又表演一番刚才在土间里的哭喊。我觉得葛姐事先在“在”的家里进行过演习，她的孩子也把这个过程记在脑子里。

“六十年没用啊，老奶奶终于又使用手指磁力把勇的烧伤治好了！老奶奶现在去世了，我们可怎么办啊？勇这个孩子，一到火边，就有把脑袋瓜伸进去的毛病。要是勇再被烧伤，那该找谁去呀？！啊！老奶奶去世了，我们可怎么办啊？！”

这回葛姐不像在土间里那样站着，而是像低头谢罪那样整个身体趴在榻榻米上哭泣，她的儿子瞪起眼睛盯着棺木上方，泪如泉涌。

冈田医生显然过于使劲地拍打着孩子的脖子，鼓励他说：

“你还有这种毛病啊？不过，不用害怕。现在有一种药可以包治百病！”

不识寺的住持安慰葛姐说：

“你这样痛哭的心情固然可以理解，不过还是要把情绪镇静下来！”

弓子见葛姐慢慢起身，便问道：

“你说孩子的烧伤是老奶奶给治好的。是怎么治的？听说老奶奶具有从当地传统‘破坏者’那里传授得来的制造药膏的技术。就是抹这种烧伤药治好的吗？”

葛姐低着脑袋，一动不动地凝视棺木，似乎对弓子的问话充耳不闻。然后抬起弯月形的尖下巴，回头看着弓子，脸上虽然还泪痕交错，却露出嘲笑的表情，声音明亮又冰冷地说：

“什么药也没用！孩子倒在液化气燃烧的炉灶上，脸贴在烧得通红的铁块上。可是老奶奶用手摸一摸就治好了！”

她的儿子使劲点着也是被泪水濡湿的尖下巴，表示的确如此。

“这就把烧伤给治好了？而且还没有留下伤疤！”弓子端详着孩子的脸颊，问道，“就在这个家里吗？”

“平时我的孩子连‘公馆’的灶间都进不去，可是今天让我们母子俩到客厅里来！”

“孩子烧伤以后，不去医院，就送到这里来吗？”

“那还来得及吗？!”

“这么说，是老奶奶去你家里时，刚好发生的事情啰？”总领事插嘴问道。

“老奶奶在前些时候说过，我不知道她具体什么时候、对谁说的。她说已经六十年没有使用手指磁力，这回大概又用得着了。那一天，她到我的家收天蚕……老奶奶正要说这句话的时候，勇就晕乎乎倒在水壶翻倒的液化气炉灶上……”

葛姐又要伤心落泪，哽咽着说不下去。冈田医生见状，急

忙把话题接过去：

“老奶奶真的具有治愈烧伤的功能！她说六十年没使用了，我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识寺本来就知道，总领事也应该听说过吧？”

冈田医生在住持热心的随声附和下直视着弓子，讲起事情的经过。那时候，冈田医生还是小孩子，他听说同班的一个好朋友受了重伤，就跑到“公馆”里。只见灶上一口大黑锅正在煮什么东西，弥漫着发甜的热气。那个朋友躺在灶间里面厨房的洗物槽里，槽里放着清水。老奶奶的两手贴在他的脸上。“公馆”的其他男人站在周围。其中一个人说已经给他的当医生的父亲打过电话，父亲是骑自行车来的，而冈田少年是穿过溪流的岸边跑过来，所以比他的父亲先到。

原来他的朋友整个脑袋倒在煮着芋头的大锅里，老奶奶一下子把连哭声都出不来的儿子拉上来，让他平躺在放满清水的洗物槽里，两手贴在变得黑红的小脸上。她的两手的大拇指感觉到孩子微弱的呼吸，其他手指使劲按在额头、眼睛、脸颊上。在山上干活的男人们傍晚回到这如同微暗的游泳池底部的灶间时，才看见这一幕。父亲想从弯腰站立的母亲手里把孩子接过来，但好像老虎钳似的一种可怕的力量使他无法接受。于是他们中最小的弟弟跑去给冈田医院打电话。

冈田少年的父亲来到“公馆”，态度镇静地问怎么回事。这时，刚才还像一尊石像似的老奶奶立刻恢复年轻女性的身体形态，双手柔和地垂放到身边。冈田少年从自己父亲的身边瞧过去，见孩子的嘴唇被冷水泡成青黑色，但一双清亮的眼睛盯看着自己。那眼神含带着羞涩，仿佛告诉自己刚刚消失的恐惧以及母亲奋力抢救自己的巨大力量……

朋友的脸上没有烧伤的痕迹，甚至皮肤也不发红。只是躺

在冷水里引起感冒肺炎，这个病由冈田少年的父亲精心治疗。朋友病愈以后，身体恢复健康，他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仍然爱吃甜东西。但是当他跑进灶间时，两只耳朵一下子溶化掉落下来，所以耳朵的部位出现被淀粉撒过一样的光泽闪烁的弯月形。冈田医生记得，朋友原先的耳朵形状是直立于脑袋边上——冈田医生说，他也把这件事告诉了 K 伯父——老奶奶具有磁力的手指和手掌也无法覆盖儿子的整个脑袋。

“时隔六十年以后，又发生同样的事情。”弓子的唇边长着明显的深色汗毛，她兴致勃勃地说，“把二位看到的情况综合起来，再详细给我说说。”

“这样吧，这件事牵扯到‘公馆’的历史传说，你要想听的话，让冈田先生和住持告诉你，也可以问葛姐。我还有事要和阿佐谈，现在和她到河边去，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回来。阿佐，陪我走一走，好吗？要是遇见接阿 K 他们的车子，顺便搭乘回来。”总领事说。

弓子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因为脑子里惦念着总领事与儿子阿吉大哥久别重逢时会说些什么话，而这个儿子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就这样，总领事把弓子扔在祖母棺木前面的人群里，自己和我从“公馆”向谷间方向走去。

我们并排走了一段路，总领事开口问道：“家具生产还顺利吗？工厂以后怎么打算？”

“从祖母住院以后，一直没有开工。打算从再下一周恢复生产。刚才总领事看见工厂的窗户开着，里面还亮着灯，其实大概是厂长在巡看木材，保证正在加工的木板保持同样的状态。现在我们正在制作面积最大的桌子。平时主要是为东京的饭店生产前阿吉大哥设计的椅子，还有修理。不过，最近能弄到扁柏、罗汉柏的好木料，想做桌子。这也是利用前阿吉大哥

原先设计的图纸。工厂开办以后，阿吉大哥没有采取任何新的措施。椅子的产量、用户都和以前一样……”

“与外务省关系密切的国际文化财团最近为法国大使等举办晚餐会。那家饭店也是你们的用户，宴会厅的椅子就是阿吉大哥设计的。饭店经理还前来致辞，他虽然不知道椅子的来历，但非常满意。这样的话，以后大概还会继续使用下去的吧。欧洲的椅子，最近也有不少做工粗糙的。”

“虽然祖母去世了，我想工厂可以继续办下去。连厂长在内才四个人，椅子价格上涨，所以他们每年的工资都有提高。另外，根据厂长的判断决定，临时生产其他一些产品，这样也就可以分红。我们工厂的优势就在于前阿吉大哥储备了足够三十年生产使用的资材。光木料部分，在根据地运动的鼎盛时期就已经在森林里砍伐完成。我记得自己还看过许多年轻人热火朝天干活的情景。厂长从那时起就一直管理储木场，后来只是一点点补充资材。阿吉大哥有一次用栗木制造过同样的桌子。”

“价格恐怕很贵吧，我不久就要在东京住下来，新家也想要高级桌子……”

我对总领事这一句不像是随口而出的话不知如何回答。

“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工人的后继无人。现在这些人都是前阿吉大哥亲自精心培养出来的，我们一直牢记在心。阿吉大哥、就是隆有一个计划，想从他管理的农场的年轻人中挑选一些志愿者学习木工。如果这个计划顺利实现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这里的年轻人一般还是往外跑吧？如果能够做到把他们留住或者吸引回来，那自然是大好事。不过，要是那样的话，恐怕工厂的体制就要改变吧，必须让年轻的工人看到自己崭新的前途……隆在不长的时间就能够制定出这个计划，看来他已

经得到村民们的信任 啰…… ”

总领事这句似乎感慨良深的话我听起来觉得有点不舒服，这是因为从来没有使用“信任”这个词语思考新阿吉大哥与当地人的关系。即使只是些许微妙的歧见，难道不也是并非信任与被信任的关系吗？不如说觉得哪一方过冷或者过热更为确切。就是说，当地的大人由于接受新阿吉大哥这个称呼，反而对他的印象隔着一定的距离，而农场的“森林之会”的年轻人对阿吉大哥的感情转移过于强烈——虽然这只是我将祖母给的礼物食品之内的东西给他们送去时的所见所闻……

“……当然，这大概也因为祖母的关照。隆一直在农场，这是祖母为他奠定了基础，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经济上的资助。冈田先生不了解详情，隆在农场的生活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我只是祖母与隆的联系人，了解的情况也不多。但耳闻目睹，认为农场管理得还不错。隆本人一直过着独特的生活。”

“我无法具体想像他怎样管理农场，虽说是农学系毕业，小时候每天就知道搭积木玩，好像对植物并没有什么兴趣。他喜欢的自然科学的图书里也就几本这方面的书……

“阿佐，我们到旧路上走一走吧。我和在这里土生土长的阿K不同，我只是每年暑假时，才从东京被送回到‘公馆’。往那座山岭去的路上景色令人怀念。每年初夏，我回到‘公馆’，在河边街道的公共汽车站下车，然后顺着溪流岸边登上去。从山岭往下看，地形就像锅底一样，‘公馆’孤零零地立在左面。那时，突然悟到什么东西似的，仿佛看见夏末穿过山间离开这里的自己的身影。

“后来这里新修一条公路，坐车虽然方便，但是公路不是沿着河边，所以缺少亲切感。不过，祖母让以前受到自己关照的众议院议员修建那么一条路，她的政治影响力不可小看哩。”

“说是计划将新的县道与四国纵断公路连结起来，为此要捐出一些土地。作为报酬，才修的这条路。”

我们穿过水渠以及和水渠平行在低处流淌的溪流，然后从溪流岸边的水田中间走过，慢慢沿着通往山岭的旧路走去。

“你刚才说隆有一个计划，想让年轻人在‘公馆’工厂里学习。这个从中挑选木工志愿者的‘森林之会’究竟有多大规模?”

“大家都是志愿者，一般是歇一阵，再热心干一阵……没有固定的人数，不过从每天农活的数量来看，恐怕每天需要二十个人左右轮流干活吧。”

“要二十个人!”

“具体负责祖母葬礼的都是‘森林之会’的年轻人。”

“每天都有这么多人轮流在农场干活吗？即使不付工资，也得给饭吃吧？还有饮料什么的。这些费用从哪儿出？让这些志愿者什么都得自己掏钱，大概持续不了多长时间……难道一直就是依靠祖母提供这些经济援助吗？”

从表面上看，我觉得阿吉大哥的农场像一所学校甚至道场，那些年轻人并没有期望对自己付出的劳动获得报酬。但是，要让总领事理解“森林之会”的性质，首先必须让他了解阿吉大哥正确灵活地领导他们开展活动的情况。

“农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需要什么钱。而且隆在松山、宇和岛的天然食品商店拥有很大的摊位，也有现金收入。香菇、山芋还空运到大阪、东京出售。前阿吉大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样做，后来是恢复经营。农场进入正常的运营轨道以后，就不需要祖母的经济援助。隆管理的农场在这儿站稳了脚跟。所以连当地的老年人对他都刮目相看。”

总领事虽然已经年老，但他迈着稳健的步伐在树枝细小的

槲树林间小路上一边攀登一边注意倾听。他突然转变话题地问道：

“那么，隆打算今后朝什么方向发展？”

虽然只是我的臆测，但正如总领事还是年轻外交官时，肯定作为敏锐的智囊为上司效劳那样——上述那些话固然含带着优秀的官吏对亲属的感情，但他还是从 K伯父那里听到对儿子的肯定性的意见——现在倾听得力的骨干部下的看法，然后以某种方式改变谈话的方向。

其实，这是一个我无法立即回答的问题。的确，阿吉大哥今后朝什么方向发展呢？由于祖母的去世，当地人已经自然而然地接受阿吉大哥这个新的称呼。起先我以为是祖母一时的心血来潮，实际上一旦习惯以后，觉得其中包含着祖母的良苦用心。只是因为我一心关注祖母的病情，没有积极深刻地予以理解。阿吉大哥这个称呼在短时间内固定下来的事实对考虑他今后的发展方向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只要他继续居住在这块土地上……

“隆回国以后进入大学，他在大学里与革命运动的党派发生关系。这你知道吧？简直愚蠢透顶。因为他并不是在了解一个党派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共鸣进行选择，而是偶然碰见什么人，凭着冲动一时的自己牺牲的感情便一头扎进去，结果造成长期进退维谷、一筹莫展的状态。

“我这次到这里来，远远望着丘陵之巅的农场。啊，原来在那个地方，不由得感到痛心！要是在上面建一个瞭望台，可以观察所有接近它的人啊。即使只是心理上的防卫，隆不是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不可能有人半夜三更摸黑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去的。就是通了道路可以走车，只要听见汽车的声音，也可以及时警戒防范。大概不会有住在城市没有安全设施的便宜楼

房里睡觉时害怕手持铁棍的蒙面大盗入室抢劫那样的恐惧感吧？祖母把这块地提供给我的时候，不会考虑到这些事情。

“可是，话又说回来，作为父亲，我也想隆难道就这样经营农场一直住下去吗？那不断送他的前途吗？……所以，虽然现在已经不是远走他乡寻梦的年龄，但还是想让他到国外去。小时候，除了日本话，他还会很流利地说其他三国的语言……

“我认为，隆以农场作为自己的生活据点，并非仅仅为了躲避他想像中的敌人的攻击。听说他之所以不出国，是因为有一些问题必须在这个国家、这个森林里才能思考。”

总领事死气沉沉的黄脸上闪现出发自内心的充满光芒的机智表情。

“隆到这里来以后详细听取了祖母传授的历史，这就非常了不起，更何况他还使农场走上正常的轨道。只要他想干，他一直和年轻人共同经营的农场肯定会发生巨大的飞跃。并不是说祖母去世以后，他在这里就无事可干。否则，祖母在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就不会特地称他为阿吉大哥。但是，隆今后将着手进行什么具体的事业，我不具备这样的想像力……,,

“阿 K 在电话里说，葬礼固然也很重要，但我们还要按照祖母的遗言商量一些事情。我想，这必然与隆今后的去向有关。好了，这等阿 K来以后再说吧……隆的农场都产些什么？刚才说有香菇，其他还有什么？”

“既然在这里生活，首先必须生产自给自足的所有东西。开始创办农场的时候，按照祖母指示的方向经营。这也是前阿吉大哥在‘公馆’里制定的方针。”

“也种大米吗？”

“有一部分水田。不过，农场考虑到主食是小麦，还建有烤面包房。隆认真学习当地的农业技术，并且加以改造创新。当地人都说他和前阿吉大哥一样，好像都与‘公馆’有血缘关系。这一带很少有大学农学系的毕业生，大概才这样敬重他吧……

“这一带住在斜坡地、高坡上的农户现在都减少种植烟叶的规模，改种葡萄。最早从山口县引进‘巨峰’葡萄的是隆的农场。他对农作物的新品种、栽培方法、农药和肥料的使用方法等，从来不保密。这些农民来学习葡萄种植法，全面接受隆的教育，一些人就住宿在农场里，于是逐渐形成‘森林之会’。”

“我知道隆对知识、技术感兴趣，可是没想到他还有当教师的天分！冈田先生也告诉过我，真感到吃惊。对当地的年轻人进行教育，并且组织这种松散的团体，你所说的那个前阿吉大哥也没有实现啊……”

我们翻过虽然称为“山岭”、其实不过是稀疏松林中的下行岔路的地段，顺着平缓的坡路往下走，然后顺着大竹丛成直角向通往河边的道路走去。与竹丛相对的是地势比道路深很多的溪流，但由于环绕“公馆”的水渠里的水回流的缘故，溪流水量相当丰富。从水渠交界处的铁丝网钻过来的斑鳟在淡淡昏暮中追逐着飞虫。树枝倾斜到对岸的杉树林与岸边茂密的灌木交错在一起，看不清道路的情况。我们往下走的时候，如果迎接K伯父的汽车从大竹丛上面的公路驶过，就与我们走成岔路。不过，他们回到“公馆”以后，至少阿吉大哥会到旧路上来接我们的。这一点，我毫不担心。

从大竹丛和杉树林形成如同高高屏障的前方传来仿佛遏止着溪流的水声而迸涌而来的女人的声音使我产生麻烦的预感。

三四个女人说话的气势——其中两个人像冲向撒在地上的饲料的母鸡一样，争先恐后，互不相让，另一个人也像害怕自己晚一步就吃不着饲料的母鸡一样，不甘落后，乱挤一团——仿佛一场战斗，如火如荼。

走过杉树林，便是从来没有植过树的天然杂木林，对面的斜坡上原先有一所传染病医院的砖房，我小时候还见过。我看到这几个女人从斜坡下面上来。她们好像也发现我们，立刻闭住唠唠叨叨的嘴巴。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似乎又听到溪流的水声。总领事也觉察到对面的女人，沉默下来。

女人们都低着头，迈着小碎步匆匆而来，越往前走脑袋低得越深。当她们来到我的跟前时，一下子抬起头，上下使劲点晃着悲哀得扭曲的脸，同时嘴里喷吐出哀悼祖母的言词……

我发现在祖母病痛呻吟的那些日子里，站在“公馆”对岸的斜坡道路上偷听的正是这些“在”的女人。她们肯定认为祖母的病情和死去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极其关心。现在她们哀悼祖母的言 词也都是这两天听熟的套话，而且大部分都呜噜呜噜含糊不清地在嘴里转动……

但是，当她们一齐闭嘴以后，其中一个四十来岁、像是她们的代表的女人表情开朗，声音清晰，语气坚决，仿佛绝不放过我的一丝一毫反应的凶气毕露的锐利眼睛盯着我问道：

“不知道是谁说的，说是对老奶奶不采取过去那种埋葬方式，而是和大家一样的方式。这是真的吗？连老奶奶都要火化，那我们就失去靠山了！叫我们毫无办法。我们那儿的老太太特地让我们来问是不是真是这样。听他们说，有人看见你们去火葬场预约了。所以，我们就想问阿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尽管住持和冈田先生也都像老奶奶的亲属一样，用不着担心。可是，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葬礼是他们安排的，我只是随着大家……”

“是吗？是嘛！我们也这么想的！”

这时，旁边一个身体结实、个子很小、年龄相仿的女人说道：

“我们担心老奶奶去世以后，这儿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正因为这样，要是老奶奶的遗体火化，会造成不可挽救的结果！”

“我们没有这种担心。不识寺的住持、冈田先生，还有阿吉大哥都和我们在一起吧。”另一个插嘴说。于是，她们异口同声地对我说：“阿佐，你受累了，别灰心丧气，好好干吧！”

这次轮到我呜噜呜噜含糊不清地回答。接着，她们又做出悲哀的表情，又呜噜呜噜一遍，然后步子缓慢地拐弯朝杉树林暗影中走去。

我目送她们走去，接着抬头眺望刚才一直薄云轻罩、现在晴朗明亮的被森林环绕显得狭窄的天空。然后小跑着追上站在前面不远处也抬头观看天空的总领事。

“没想到连阿吉大哥……隆……在葬礼这件事上都得到当地人的信任。”总领事说。

“我也没想到。不过，她们的孩子有的就在阿吉大哥的农场里干活。”

“当地的火葬、土葬是怎么衍变的，我没有想过……不过，那些住在森林深处的女人和老人都担心要是把祖母火化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害怕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恐怕是担心本应该发生的变化而没有发生吧？”

总领事毫不掩饰地露出惊讶的神色，大睁着睫毛漂亮的眼睛，转到原先就准备的话题上来。

“阿佐在这儿完成女性的变化，而且得到像刚才所说的这些表面单纯、内心复杂的当地人的完全认可，真不简单啊！那

个时候，阿 K 不放心，给我打国际电话，说要是变性……当然，对本人来说，这又是另一码事，不过，他说阿佐在东京恐怕比回乡下更好过一些。

“可是，你回到这里，并且最终得到那些人的认可……的确，也许祖母的庇护产生作用。不，你是受到森林的力量的帮助吧？……要是这样的话，也许隆可以期望得到森林的力量，还有祖母遗留下来的力量。刚才那些女人说阿吉大哥和她们在一起，说得那么自然。我和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打交道，但是觉得那些人更不好对付。”

斜坡变得陡峭起来，我们疾步下去，来到木材加工厂和“公馆”工厂的储木场的 T 字路上时，看见阿吉大哥的车子正停在河边道路上，而且车头朝着下游方向，似乎在等着我们。大概他们刚才看见我们了。 K 伯父从后面座位上下来，抬头看着我们。我觉得总领事不由自主地改变成另一种神情态度。这大概是对待 K 伯父，也是对待从驾驶座上看着这边的阿吉大哥的态度。当我们下到与车子同一个平地上时，总领事发出愉快的声音。

“啊，我们从‘公馆’出来，原本想去接你们的。可是我们是步行啊。”

K 伯父眯缝着眼睛——河边宽阔的地面上阳光灿烂——对总领事说：

“要是直接去‘公馆’，早在一个小时前就到了，也不会让你白跑路。因为顺路去看隆的农场。你也看了吗？”

“哪儿也没去，我也刚来。我和隆有五年多没见面了，看起来身体很健康，这就放心了。”

阿吉大哥从半开的车门里向总领事问候，但是他没有从车里下来。副驾驶座上坐着光，他第一次看见我这身女人的打

扮，流露出谨慎的惊讶和些许的可笑的表情。于是，我感觉到“变性”以后少有的狼狈惊慌。这实在出乎我的意外。

“光，谢谢你特地到森林里来。”

我兴奋得声音发尖，他更显得滑稽地对我点了点头。

“K和总领事坐在后面。”阿吉大哥看着我周章失措的样子，担心地说，“阿佐，你要是觉得夹在两个大男人当中受不了，那就走回去。行吗？”

“我还要去山边的超市买东西。”我说，“你先送大家回‘公馆’吧。光，我一会儿就回去。”

“阿佐，再见！”

光恢复天真快活的表情。他今年该二十八岁了，这么大一个小伙子怎么声音还稚嫩清脆……

老奶奶举行葬礼的前一天一大早，冈田医生来到“公馆”，像发表声明似的神情威严地宣布：恢复当地久不举行的“童子萤”。不识寺住持站在他身边，两人像一对双胞胎。住持昨夜念经的时候还穿着法衣，现在却是一身短小不合身的黑色僧衣，神情紧张得下颚隆起如一颗青梅。

冈田医生和住持把一张白木桌子摆在地板上，一张黑墨书写着“童子萤”三字的白纸垂挂在桌前，然后把“公馆”的男人们集合起来，开始议定。冈田医生面前摊放着一张曾在“公馆”住过一段时间的美国人扎卡里·K·高安根据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制作的从谷间到森林的详图。这是扎卡里离开“公馆”时为答谢冈田医生为他治疗的礼物。冈田医生叫来的“男人们”，有总领事、K伯父以及“森林之会”的年轻人，但不知道为什么，阿吉大哥没有参加。我既然不属于男人，自然被排除于会议之外。

议定一开始，K伯父和总领事这一组就先分配到路线。于

是他们急忙回到客厅。总领事没看着滔滔不绝说话的K伯父，眼睛盯着别的地方，脑子在想自己的问题。而K伯父——大概他在东京也难以一见这位老朋友，现在能与旧友谈话，情绪很好——向总领事说明“童子萤”的传统习俗，并且按照他说话的习惯进行随意的发挥。我在旁边也听到K伯父的这些话。

“这个习俗原先是由孩子们担任主角，所以叫做‘童子萤’。你知道明治维新以后在本地领导农民暴动的那个孩子吧？据说是明治维新以前农民暴动领袖明介的转世童子。他一直登上森林高坡，最后无影无踪。这也变成了童话传说。冈田先生和住持想恢复这个风俗，但害怕让孩子参加会发生危险，所以就打我们这些非童子者的主意。那位医生和住持负责本地的公共生活，也许祖母要求他们严格维护历史习俗，可是现在她看不见了。

“我觉得他们不让孩子搞的决定是正确的。所谓‘童子萤’中的‘萤’，指的就是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里提着灯笼爬到森林高坡上的人。每个人按照分配给自己的路线爬上去，来到一棵指定的树根下，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现在的孩子都已经城市化，即使他们想参加，也太危险。

“搞一次‘童子萤’就有二十组的萤爬上森林高坡，但大家护送的灵魂只有一个。这一个灵魂与二十组萤中的一组同行，在萤的灯光引导下，进入树根。之所以需要这么多组的萤，是因为不能让第三者知道灵魂选中哪棵树或者被哪棵树选中。听说在‘童子萤’最盛行的时候，本地从虚岁七岁到十岁的所有孩子都爬上森林高坡。而且除了这实实在在的孩子们以后，还有两三倍虚幻的孩子参加。从‘神森’一直越过几座森林延伸到远处，整个森林都密密麻麻闪烁着小灯光。

“我上高二的那年暑假，祖母告诉我这个习俗，当时我正

在阅读从松山买来的创元选书《伊东静雄诗集》。那里面有与‘童子螢’相似的诗歌形象。住持垂在桌子前面的白纸上写着‘螢’字吧？而且写的是正规的繁体字，这是非常重要的。”

“写小说的人说话总喜欢东拉西扯，好像在上课。你能不能突出重点啊？”一脸忧郁的总领事拦腰截断K伯父的话。

但是，大概K伯父和总领事从年轻时候起就是好朋友吧，K伯父不但没有不愉快的感觉，反而更加高谈阔论。总领事也似乎依然洗耳恭听。

“我在《伊东静雄诗集》中发现这样一首诗。开头两句是：‘不能说（我的灵魂），／我告诉你证据。’而且还有这样一句：‘（我的灵魂）记忆着’。根据你的要求，整首诗我就不背了，省略掉。

“无论如何，鶯的作用十分重要。于是我查字典，看看‘鶯’这个字的构成。可是我不像你那样，我不是著名的汉学家任教的东京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完全是自学成才。不过，查来查去，查不出‘鶯’这个字的所以然，却看到与‘鶯’相似的‘螢’的文字结构解释。螢，形声。上面是‘𤇾’，就是‘转动着火’的意思，下面是‘虫’，意为‘发光的飞虫’。这样看来，鶯也就是一边歌唱一边转动着火飞翔的发光的鸟啰。

“‘童子螢’原先是男孩子两人一组在没有月亮的黑夜提着灯笼按照分配给自己的路线爬到森林高坡的指定树木下的风俗。按我的理解，他们就是转动着火的、发光的孩子。祖母告诉我这种风俗的时候，就已经不再举行，所以只留在祖母的口头上。”

“要是人在月圆前后死去，那会怎么样呢？”总领事愈发显出深刻沉思的样子，简慢地问道。

“月光明亮的那几天，死者的灵魂也会停留在谷间吧。因

为也并非着急上路不可……”

“祖母死去以后，为什么要恢复‘童子萤’呢？好像也没有听到年轻人不同意的意见。就是说，祖母被确认为传授这个当地传统习俗的女人，恐怕也是最后一个人吧。”

“不，还有新阿吉大哥。”

总领事没有理睬K伯父这句半是认真半是玩笑的话。

这天下午，大家忙于准备灯笼、手电筒、爬坡的鞋子、工作服等各种东西。尤其K伯父和总领事没有在山里工作过，缺乏爬山的经验。他们的路线必须事先清除茂密的灌木树枝和夏天的野草。于是，白天派几个年轻人去森林为他们清道。而女人们在“公馆”里一直忙于准备葬礼。

“童子萤”在晚上八点才出发，于是我开着工厂的运货车把K伯父和总领事以及他们的家属送到真木町的旅馆去休息。可是，从我们谷间流淌下去的瓮川下游两个城镇的“保护自然河川之会”的代表在旅馆大厅里等着我们。他们客气地等总领事和弓子、K伯父和光进入房间以后，便恭恭敬敬地向留在大厅里的我表达对祖母去世的悲切哀悼。我想起其中一个经营酒厂的代表几年前曾来听过祖母关于水灾以及保护河流的讲话。他们在真木町的旅馆等我们，是为了向总领事请教，想成立一个交流会，与瑞士的保护自然河流运动建立一条联系的渠道。

我到总领事的房间，把大家的来意告诉他。他的脸色立刻显得焦躁阴暗，但很快以意志克服感情的变化，惊人地恢复平和的宁静，出门来到大厅。我也紧随其后。尽管他没有露出微笑，但还是很客气地和代表们问候致意，把他们带到靠着种植草坪的斜坡一侧的休息室里。弓子说想去参观明治中期以前当地盛极一时的木蜡商人的住宅和工厂，稍微休息以后，便与K伯父、光一起坐出租车出去。

我开车一回到“公馆”，在地板间指挥大家准备很多人的晚饭的小雪告诉我说冈田医生和住持在客厅里等着我。冈田医生这一组的两个人并排坐在客厅临时搭起的祭坛前面的坐垫上。而且从早晨起一直没有露面的阿吉大哥也坐在通往浴室房间的走廊的这一头。他穿着粗斜纹工作裤和长袖棉衬衫，一件粗斜纹夹克衫卷成一团放在脚边。我走到他跟前，一股新鲜的青草味和陈旧的霉气味混合着扑鼻而来。这是去森林采蘑菇时弥漫的气味。

“连你都被动员出来给 K 伯父开辟路线吗？”

“还有一件大事。”体力虽然大为消耗，却依然精力充沛的阿吉大哥说，“今天夜晚把老奶奶埋在森林里……所以必须得到你的谅解和帮忙……”

“埋在森林里？”我大吃一惊，反问道。一旁的冈田医生和住持早有预料似的使劲点了点头。我说：“因为今天晚上有‘童子螢’，你们这样运出去才人不知鬼不觉吧？但这是非法的啊！”

“虽说是非法的……”住持气鼓鼓地说。但被冈田医生制止住。

“这事一直都是保密的，而且提心吊胆似的偷偷干。住持想出恢复‘童子螢’的办法，”阿吉大哥说，“其实只是一种隐蔽战术……很高的山坡上那棵朴树下面已经挖好墓穴。阿佐对那棵大树也一定很满意的。与父亲在丹麦任职的时候公馆院子里的树很相似。”

阿吉大哥的话语充满制止我反驳的强大意志。就是说，他们只是希望我同意埋葬祖母的尸体，并且参加准备工作。我看见临时祭坛旁边已经放着登山背囊。那种气氛也不容我提出异议。我们立即动手，把祖母的遗体装进登山背囊里。我这才意

识到，不是就我一个人对把祖母埋葬到森林高坡上这件事一无所知。

在松山红十字会医院的地下室清净祖母遗体后入殓的时候，冈田医生和住持就已经仔细商量过这件事，虽然冈田医生是从解剖学的角度，而住持是从祭祀的角度……五十岁左右的殡仪馆老板态度和蔼，有一种植物性的感觉，但最后气得他光滑白净的皮肤甚至发红。

棺木的长度完全足够容纳得下个子瘦小的祖母的遗体，但冈田医生让他用双手抱着遗体的膝盖，而且住持让他更换遗体面部上方窥视窗部分的棺盖——殡仪馆老板本来就不同意这样做。住持具有僧职者的威严，而且也对殡仪馆老板说过表示慰藉的话，才做出不可预测的举动。而他和冈田医生在祖母生前表现出那般的纯真朴素……

“我们的村子虽然也已经和真木町合并，但自古以来就叫瓮村。据说因为森林环绕的村子的形状像一只瓮，所以取名瓮村。乡土史研究会的结论说，这个‘瓮’大概就是瓮棺的瓮。我们的村子一直延续着瓮棺埋葬的习俗。现在虽然把遗体装在这种木棺里火化，但是遗体入殓的形式本身非常重要，必须保持与传统一致。你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村子的人死在红十字会医院，都受到你的关照。还有，这么点干冰远远不够！”

阿吉大哥把祖母的遗体从棺木里抱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衬垫着夏天褥子的花席子上。祖母身穿她生前亲自准备的寿衣。阿吉大哥从茶叶箱里取出也是祖母亲自准备的白色棉布，以便擦干净万一从遗体身上流出来的东西。然而，祖母两腿整齐伸直，双手微微拢在双膝旁边，衣领、衣襟整饬不乱，头上盖着些许白发，两眼紧闭，没有生前那种左右面部不均衡的印象，像一个洁净发干的倔强的少女形象。

遗体也如少女一样瘦小，而阿吉大哥用麻利的动作张开口立在榻榻米上的登山背囊却大得简直有点可笑。这么大的背囊，祖母肯定能轻轻松松地进去。但是，背囊的布料十分坚硬。我想像遗体隔着硬邦邦的布料与阿吉大哥的后背接触的情景，便用棉布把遗体全部盖住——尽管看上去像一具木乃伊。当我将棉布从祖母如同鸟头一样的圆圆后脑勺卷过来包住眼睛、鼻子、嘴的时候，闻到一股山茶油的气味。我一下子放下心来，这才发现自己以前是多么害怕尸体的臭味。

这不只是自私自利的洁癖。我自我咎责，想到一辈子都在这块森林环绕的土地上生活、最后死去的祖母的孤独。我在祖母生涯的最后阶段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她，却没有接受她想传授给我的东西——现在这个小脑袋里的电子计算机已经毁坏……今后的人生，我将老去，回到与祖母的脑子无法相比的、记忆总量为零的贫乏的日子里。

我用白色棉布包好以后，阿吉大哥独自把祖母的遗体——如果希卡尔要用石膏塑造日本老太太的话，大概就是这副模样——谦恭尊敬地装进背囊里。这时，冈田医生和住持的脑袋低垂在黑色衣服的两边肩膀之间歔欷哭泣。阿吉大哥把背囊垂直放在花席子上，然后端坐一旁。他也是泪水盈眶。

从客厅把草席搬到地板间里铺好后，“森林之会”的年轻人和帮忙的妇女们轮流吃晚饭。为了接待从河边街区和旧町地域前来吊唁的头面人物，在用隔扇将临时祭坛隔开的客厅里设宴请他们吃饭，由冈田医生和住持作陪。但是，他们不顾当地的习惯，七点之前便让所有的客人统统回去。

然后，他们把刚才分配“童子螢”路线的那张白木桌子从地板间搬到门口台阶上，再按顺序把年轻人两人一组地叫进来，让他们站在脱鞋石前面的洋灰地上，确认自己的路线，让

他们用红铅笔在地图复印件上一边标记爬上斜坡的路线一边口中复述。最后，冈田医生和住持把必要的东西交给他们，一个人拿手电筒，另一个人提灯笼，加上每人三根蜡烛。并且告诉他们几条规定：在离开“公馆”长条屋门口时才能点燃蜡烛放进灯笼里；火柴扔到水渠里流走；如果中途蜡烛需要更换，必须用蜡烛的火点燃另一根蜡烛；绝对不许把火柴带进森林；如果中途蜡烛熄灭，即使没有到达目的地的那棵树下，也必须立即停止前进；然后用手电筒笔直照着地面回来。因为“童子螢”本来只能依靠灯笼识别道路，如果手电筒的亮光被参加“童子螢”的其他人以及从谷间观看的人们看见，会受到谴责。

蜡烛是用木蜡制作的，从江户中期至明治维新前后在旧町地域一直相当兴盛，现在衰败萧条，气息奄奄。在县道后面的旧作坊里还有几个工匠制作，他们被低温烤伤的手像戴着手套似的皮肤焦黑。这种需要量非常少的东西这次能一下子提供这么多，也是得益于前阿吉大哥开展的根据地运动。森林的外围生长有一片黄栌树——据说是最早带领一批人集体迁入此地的头目“破坏者”为了防御外敌入侵而种植的，前阿吉大哥把树木的果实摘取下来，加工成木蜡的原料。

弓子来到地板间，从花席子上堆积如山的“童子螢”用品中拿起一根蜡烛。

“真不错，虽然朴素，可是感觉很好……下一次出国时，买一批带出去，可以在宴会上使用。本地人都没想到这一点啊。”

谁也不会知道，这么大的蜡烛，不管有没有人购买，为了保存技术不至于失传，都必须制作储存下来。而今天晚上使用的蜡烛，需要五年制作储存的全部数量。

冈田医生和住持开始进入“童子螢”的实施阶段，与先前

对总领事和K伯父点头哈腰式的接待方式全然不同，他们以富有权威的声音向每一组年轻人叮嘱同样内容的注意事项。

尤其是K伯父和总领事对地图上的标志回答得含糊不清时，冈田医生粗声粗气地纠正，叫他们复述。K伯父在这个地方长大，小时候还得到冈田医生的关照，而总领事只是在暑假时才回“公馆”，所以他站在K伯父身旁，看到这种情况，慌得提心吊胆。不过，这两个男人好像并不服输，他们比年轻人准备得更加充分，信心十足地出发。弓子见总领事什么时候都是蜡黄的额头上早就沁出汗珠，不由得直想笑。

冈田医生最后目送K伯父他们高龄“童子螢”组出发以后，让我把正门的毛玻璃门关闭上锁，还叫我去长条屋门口确认火柴棍是否都安全处理完毕。我按照冈田医生的指示一丝不苟地进行检查。

长条屋旁边有一条通往客厅与浴室间之间木门的石阶路。阿吉大哥和一个年轻人从黑乎乎的石阶上面踩着直接照射在地面上的手电筒光圈——这也是“童子螢”的规矩之一——下来，朝着与“童子螢”参加者翻越山岭通往谷间的不同方向，沿着通往“公馆”后面的天洼方面的坡路小跑而去。尤其阿吉大哥坚实稳健的脚步具有一种重量感。我一直倾听着他敏捷的脚步声。

我回到大门口，向站在垂挂着“童子螢”白纸的桌子前面谈话的冈田医生和住持作了简短汇报，但没有提阿吉大哥出门的事。他们也没说。然后我独自走到外面，再转到灶间。女人们已经收拾好地板间的饭后工作，正在这里休息。我正要退出来，弓子像专门等着我似的，没等我走上地板间，她却迅速下到土间，用女子大学里高年级生对低年级生说话那样的口气对我说：

“我问过她们，大家都说只听说过‘童子萤’，实际见过的现在都是老人。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阿佐，咱们去看吧！刚才冈田先生也表示同意，他说到这边洼地的交界处有一道山岭，从那儿可以看见斜坡上移动的灯笼的亮光。他还借给我手电筒，说是没有准备灯笼……”

这实在是无法拒绝的要求。我接过手电筒，为她带路。离开“公馆”没走多远，周围一片漆黑。弓子非常吃惊。手电筒照出斜前方的路面，但道路两旁先是茂密的野草，接着是绿色上面涂抹黑色的树丛。抬头看去，森林犹如一堵黢黑的墙壁。阴沉沉的天空覆盖着南北走向的森林，倒悬的锅底里潜藏着与星光不同的扁平的发光体。我从弓子发出的惊叹声的深处又一次意识到自己一直生活在这沉沉黑暗中的不可思议性。从东京回来的一段时间里，即使躺在自己的寝室里，脑子也能热乎乎强烈感觉到围裹“公馆”的绝对黑暗……

我不走白天与总领事一起走过的通往溪流岸边的那条路，而是往公路走去，所以在小山岭隔着红松林的山路上可以看见谷间的灯光。河边街道的路灯和住户人家的昏暗灯光从森林的墙壁里渗透出来。接着，我们发现森林斜坡下方缓缓移动的“童子萤”的灯光。我们的目光注视着灯光移动，忽然觉得森林并不是黑暗的墙壁，好像已经恢复柔和的黑暗的层次。我感觉到弓子被眼前的景象完全压倒，好久沉默不语。虽然森林里还飘荡着微温的气息令人想到白天的炎热，但她发出的声音仿佛嘴唇被寒气冻得发僵。

“就这么静悄悄地，这边、那边……移动着。是不是那样子模仿萤火虫的习性呢？要说萤火虫，是不是在街灯映照的桥梁下面的闪烁发光的河面上飞翔呢？‘童子萤’是在低一些的方向上移动吗？”

“要是从谷间看，这儿的位置相当高。他们从这儿下去，一半人过桥，然后分别进入两边的森林。如果再返回爬上这么高的地方，实在很辛苦，所以才发给他们三根大蜡烛。”

“是吗？我还以为他们会很快到达指定的地方，然后在树下祈祷哩。你瞧，河对面很高的地方有一个灯光吧？好像不动，那是隆去的地方吗？”

弓子大概从总领事那里听到有关这座“公馆”、更是这块土地今后去向的一些秘密。

“那是建在山那边的一座养猪场。因为臭味会产生公害，所以选择远离住家的地方。现在有人爬到那么高了。”

“虽然建得很远，但是污水会顺着斜坡流下来吧。如果溪流被污染，溪水会不会流到这边来呢?”弓子从城市环境保护的角度发表感想。

我看着各自分散在斜坡上攀登的“童子萤”，想起前阿吉大哥让扎卡里·K·高安整理有关但丁的研究材料时听到的事情。但丁在维吉尔的带领下活着进入地狱，经过炼狱以后，才升入天堂。为什么他不直接升天堂呢？因为需要奥古斯蒂努斯所说的考验。通过下降的痛苦进行升人天堂的灵魂准备。这才真正获得归依。哈佛大学出版的研究书籍十分强调这个过程，查卡里把这本书翻开让我看，果然发现前阿吉大哥在这一页的字里行间划有许多横道。

从这儿看过去，有几点忽闪忽灭的柔和灯光从瓮的形状的谷间底部沿着漆黑的瓮的内壁确确实实一点一点往上走。我目不转睛地追随着灯光，觉得可以想像出先下后上的灵魂归依的过程。

“为什么只在这个岔路前面的方向上进行‘童子萤’活动呢？‘公馆’后面的森林好像更加深广，为什么不往那个方向

攀登呢？”

我无言以对。但是弓子并不在意我是否回答，她在手电筒亮光熄灭的黑暗中和我挨着站在一起，凝视着眼前逐渐变化的景象，发出深沉粗重的呼吸。

“……现在我们眼下的谷间周围的斜坡以及外面环绕的森林，要是在月光明亮的夜晚观看，完全如自古以来的名字一样，形状像一个瓮。好像‘公馆’原先在这个比较低的山脊那边的瓮的内壁上。现在河边还有原先‘公馆’的遗迹。我就是在里面出生的。祖母说，明治维新前后第二次农民暴动的时候，‘公馆’就搬到现在这个地方。前阿吉大哥大概就是从‘公馆’位于瓮村的尽头这一点发现它的作用的吧？他以‘公馆’为根据地，呼吁村民们开展新的运动。可惜发生不幸的事故，运动没有成功，只留下‘公馆’的木工厂。”

“我从 K 的小说里知道事故的情况。那个姑娘是不是就死在这一带？”

“在南面大约三十米的地方……要是天亮的话，可以看见左面有一棵大杉树。这棵杉树还名叫杉十郎，据说是杉树紧下面的曾我十郎的头冢的标志……杉树后面与巨大岩石之间开通的道路就是所谓的山岭。是开车十分危险的地方。”

“那块岩石的名字还挺形象的，叫什么鲸鱼石……不知道小说里的名字和实际是否一致。”弓子说到这里，好像浑身害怕地哆嗦一下，“我们回去吧。看这个样子，‘童子螢’要到达与我们平行的位置差不多需要一个小时……”

我们在漆黑一团中往“公馆”走去。工厂前面的常夜灯对面，环绕着天洼的森林像一堵黢黑的墙壁矗立着，只有阴霾的夜空衬托出暗影些微浓淡不同的山脊的棱线。

“阿佐，你比我想像的更像一个女人。”黑暗中觉得弓子的

脸转向我这边，她开始提出深入的问题，“将来打算结婚生孩子吗？”

“如果结婚的话，不，即使不结婚，我也想生孩子。既然下决心做一个女人，就必须这样，半半拉拉的没有意思。”

“可是，这做得到吗？”弓子刨根问底地说。也许这是她在驻外领事馆期间关心部下的外交官夫人的生活养成的习惯吧，或者是生性如此。总之，这似乎就是她的性格。

“我在松山医院作过检查，医生诊断可以分娩。”

“既然是医生诊断，那就没问题。”

“由于我原先是男人，现在一旦自己决定怀孕分娩，好像心理障碍不好克服。”

“是很辛苦的呀。”弓子突然觉得现在的对话没有意思。

“童子萤”比冈田医生和住持预定的时间晚两个小时直到深夜才结束。每组人都留在森林高坡上——至于是否找到指定的那棵树似乎并不重要——一直到蜡烛燃尽，才打着手电筒互相照着脚下下山回来。

我必须在灶间的地板间准备迎接精疲力竭的他们回来。我让弓子到河边的 K 伯父老家等总领事回来。现在安佐和她的中学校长的丈夫住在那里。 K 伯父委托安佐在他与总领事到这儿的几天里照顾光。

我在灶间干活的时候，心里想像着如果祖母现在坐在风箱下面平静地看着我，她会发出什么指示？我为爬上还残留着白天温和气息的森林里的年轻人烧好洗澡水以后，又和小雪一起准备夜餐。总领事和 K 伯父下到河边以后就让他们直接去安佐家，然后让中学校长送 K 伯父和光去真木町的旅馆。我之所以让弓子先去安佐家，也是为了让她帮忙安排。

一会儿，“童子萤”的年轻人两人一组地陆续回来。小雪

与其说是帮我的忙，不如说以她为主准备夜宵。

“要是前阿吉大哥，一定会说两人一组进诺亚方舟。”小雪表情恍惚地叹息道。

她心里感觉的并非单纯的两人一组，而是将平时未曾有的兴奋激动的气氛让回来的年轻人共同分享。除K伯父和总领事以外，大家全部回到“公馆”里，欢声笑语，从地板间到浴室间的走廊上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景象。

浴室建在“公馆”西南端，是独立的一间房屋。从前阿吉大哥开展根据地运动开始，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工厂旁边的库房二楼曾经作为根据地剧团的排练场，后来改建，扩大规模，可以容纳很多人，浴池又大又深，足够供集体住宿的人一起洗澡。祖母和我两个人住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把旧酒桶放在浴室里，放满热水洗澡。

大浴池里放满热水，另外，更衣处的架子上都按“童子螢”的年轻人数目放好祖母一直注意保管的前阿吉大哥的内衣。我让他们把肯定被汗水污脏的内衣脱下来放在原处，打算给他们洗。大家没有吱声，但接着二十多个年轻人一个接一个泡在热水里的动静，我在隔着树丛的外面都能感觉到蓬勃的青春活力。

洗完澡以后，开始吃夜餐——其中也有几年前还和我共同生活的男性伙伴——他们不再沉默。有的人还拿出酒来。夜宵与明天葬礼时招待前来吊唁的客人的饭菜不同，都是参加“童子螢”的年轻人自己带来的东西。我一边忙着给他们分盛小雪做的夜宵，一边听年轻人聊天，知道这些食品与根据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天为葬礼准备的食物有烤红尾银鲈、芥末酱拌鲨鱼、醋腌红尾银鲈背开塞五香豆腐渣寿司，这些都是本地传统菜肴。

而“童子螢”的夜餐则是小雪从库房取出直径为一米的大锅做的西餐。

我也看见放在厨房里的整个大腿制作的火腿的肉被削下来后剩下的骨架。小雪用山上干活用的厚刃刀从大腿骨到胫骨部分细细砍碎。过一会儿，我又到地板间去，只见她正让其他女人准备圆白菜、鸭儿芹、胡萝卜、土豆，自己又用小刀把火腿膝关节周围剩余的肉和筋剔刮下来。当“童子螢”回来的时候，大锅里正沸腾着猪骨熬蔬菜，案板上放着五六个阿吉大哥农场送来的大面包。弓子以具有权威和充满好意的口气宣布：这是地道的“法国乡村面包”。

年轻人的夜餐是蔬菜熬带骨火腿，而且每两个人还能分到一瓶酒。这是在真木町的旅馆见到的保护自然河流之会的那个经营酒厂的代表酿造的酒，冷冻保存，为防止发酵，用金属钩固定瓶塞。这是因为总领事对他们想与瑞士建立联系的运动予以支持，他们立刻送酒来表示感谢。

年轻人一边狼吞虎咽地吃饭一边聊天，我从他们的话语中知道所有的食物都与前阿吉大哥的根据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前阿吉大哥在斜坡的栎树混合林上建立肉牛饲养基地，又开辟一块干净的地方建立开放式养猪场。现在肉牛饲养基地已不复存在，养猪场也因为遭受周围群众的反对迁到森林高坡上去，只剩下一家养猪专业户。

前阿吉大哥对生产火腿尤其热心，他培养的最得力助手现在在宇和岛市的肉类食品加工厂工作，也到了一定的岁数，在工厂里担任负责技师。松山的干道公路沿线最近新建一个高尔夫球场，那里经常举办大型聚会。肉类食品加工厂提供带骨火腿，他便上门服务，把肉切下来以后的剩余火腿架处理给这边。

送面包来的那个小伙子在农场干活，农场的烤面包炉也是前阿吉大哥设计的，他就在那里学的技术。

年轻人起初比较平静，逐渐气氛热烈起来。如果把他们聊天的内容记录下来，大概是这样的。

“起先还很轻松，过一会儿，只见萤火从对岸斜坡上来，自己这边弯弯曲曲的山谷两侧也上来萤火，心里不免紧张。我和伙伴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的萤火熄灭。我一脚踩在野鼠窝里，也顾不得那么多，一心就想着灯笼。现在脚还疼哩。

“我平时每天只是和孩子一起看电视，对本地的事情不感兴趣，更关心东京的动态。”一个在町政府工作的年轻人说，“并不是说东京发生的事情离我们近，而是觉得本地的一切都是城市的翻版。

“可是这一次参加‘童子螢’，才发现自己生活在这个地方很有意义。大家都知道计算机图形的方格结构无限相连，而且是立体的吧……从自己在这个地方的作用来说，好像肩负着方格的一头。虽然森林外面是广阔的世界，但还是在这里生活，大家用萤火照亮出狭窄的内部世界……（“对，就是瓮的内壁！”——发出这样共鸣的大概是和他一组的伙伴）包含有人的生活所必须的所有东西！说得夸张一点，历史、地理、一切的一切！即使在这个地方，也能知道地球上发生的任何事情。现在我才明白我们的祖先选择在这个小山沟定居下来的意义，在孩子面前心也踏实下来。”

“根据地运动由于发生一些事情，最后失败了。我们就像被抛弃一样。”一个年龄较大的人说，“可是，现在我觉得，它也许如同地下水，至今还在流淌！今天吃的这个菜，和前阿吉大哥制作的熏盐腌猪肉的味道完全一样。当然，以前也是小雪做的菜，味道自然一个样。可是这面包的味道也没变啊！即使

我们想忘记过去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据地不是还继续存在吗 ?!”

我听着他们的谈话，突然产生一个疑问：他们谈论着前阿吉大哥和根据地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对不在场的阿吉大哥连提都没提一句呢？似乎对他现在正做什么毫不关心。难道参加“童子萤”的所有人都明白阿吉大哥的秘密工作，而避而不提吗？

“森林之会”的年轻人喝酒喝到微醉的程度，就绝对不许继续喝下去。这也是前阿吉大哥制定的规矩，至今还保留下来，成为当地新的习俗。他们吃完面包和猪骨熬蔬菜，便和一直在这里干活的女人们一起平静地回到谷间和“在”。

一小时以后，一直待在临时祭坛前面的冈田医生和住持也回去。小雪说原先住过的库房二楼的房间觉得很亲切，便上去睡觉。就我一个人留在地板间里。这时，阿吉大哥和“森林之会”的一个名叫阿田的年轻人一起回来。他们浑身粘满蜘蛛网和树枝野草，脸颊塌陷，瞪着一双紧张得炯炯闪亮的眼睛。

他们先去洗澡，我把他们脱下来的外衣、内衣抱回洗衣房，一股混杂着森林的泥土与汗水的强烈气味直冲鼻子。阿吉大哥和阿田水声平静地洗完澡，穿好我给他们准备的、也是前阿吉大哥的内衣和衬衫、裤子从浴室里出来。我在走廊的这一头等着他们。但是阿田没有上地板间，直接去后院。这位阿吉大哥的得意助手觉得时间太晚不便打扰，就先回去了。洗完澡换上新衣服后立刻精神饱满起来的阿吉大哥一走上地板间，就对临时祭坛略施一礼。然后走到玻璃门前，笔直站立着俯视外面漆黑的山谷。剧烈的体力劳动在他的身上还散发着旺盛的精力，甚至给予我异常耀眼的形象。

“吃饭吧？端到这里来，行吗？”

“花的时间太长，虽然肚子饿了，不过我觉得不吃东西才能恢复身体功能。今晚就不吃了，睡觉去。”

“那我把被褥铺在这里。冈田医生和住持说让阿吉大哥在这里休息，同时看守棺木。其实现在也不会有人来查看棺木里的遗体……,,

“那两个人害怕恶灵进入空的棺木里，妨碍明天的葬礼。”阿吉大哥半是认真地说，坐到走廊的藤椅上。

我把被褥铺在临时祭坛前面的地方。阿吉大哥只是默不作声地看着黑黢黢的外面。然后他进来，我到走廊上，在我关挡雨窗的时候，他迅速换上睡衣钻进被窝里。

“阿佐，你坐在藤椅上，我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你。行吗？虽然我知道时间已经很晚了，这样做可能不合适……我和阿田来到那棵朴树下，因为事先已经挖好坑，所以干活并不费劲。我把祖母的遗体放进坑里，站起来看着她。坑很大，我都能够站在遗体旁边。（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涌出泪水，只好把脸转向一边。）然后盖土。阿田把土装到水桶里递给我。遗体被土盖满以后，我从坑里上来，继续往坑里填土。最近，山里没有野狗，所谓野猪刨土也只是森林的传说而已。不过，我们事先还是挖了深坑。埋完以后，我们把堆填得隆起来的土结结实实地拍平，最后将长有青苔的石块和落叶铺在上面，本来一切都顺利结束。但是，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躺在上面。因为怕观看‘童子螢’的人抬头看见森林高坡上我们的灯光，所以我们就没拿灯笼，而是用马灯照明。从马灯的小窗户透出来的灯光映照出刚刚铺上石头、落叶的长方形土方。如同森林中的床铺一样，对我产生强烈的诱惑。

“于是，我躺在铺着落叶的土方上，脑袋朝着斜坡的高处……就是这个样子，伸手触摸着朴树树干上的细小裂缝。旧

土与新土的气味、青苔的水一样的气味、发酵的落叶的气味围裹着我。蚂蚁爬到我的脖子上，被马灯的灯光诱来的大甲虫掉在我的胸上，我都满不在乎。

“我真切感受到老奶奶也以同样的姿势躺在自己身子底下一米见深的地方。我觉得她已经结结实实埋在泥土里，如同钻在又大又薄的盔甲里的蝉蛹。她浑身缠绕着朴树的根须，如饥似渴地吭吸着树汁……

“以后会怎么样呢？万物都如植物成长一样慢慢发展。我想，老奶奶将会变得年轻、滋润、丰满。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而至于我，我愿意与老奶奶共同在一起！我渴望自己变得年轻、幼小，最后一下子进入老奶奶的胎内。我一只手使劲摁着树干，仿佛打算寻找这个变化的过程……

“可是，站在马灯灯光以外一直冷静观察的阿田好像害怕得毛骨悚然。他立刻跪在我的旁边，整个身体趴在地上，看着我睁开的眼睛，却好像摇晃沉睡的人似的，不停地恳求说：阿吉大哥，下去吧！下山去吧！

“于是，我们将上山时由阿田一个人背的工具等东西分开装在两个背囊里，下山回来。可是，阿田坚持说下山时不能走上山的原路。阿田是本地人，如果没有他当向导，这黑灯瞎火地，我在森林里寸步难行。阿田充满自信地说，上山时是向右拐，下山时是向左拐。我问他这是否当地人的传统习惯，他说不是，而是前阿吉大哥从但丁的书籍里发现的，又告诉阿田的父亲他们……这个地方的习俗里混杂新旧的东西，实在不可思议。

“于是，我们顺着左拐的道路下山，这条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直快到天洼的地方才有亮光，而且常有危险地段。走到看见‘公馆’灯光的拐弯处时，我还以为看见了‘童子萤’

哩。因为失去了远近感，那灯光显得非常清晰明亮，仿佛青鳉鱼透明得能看见内脏一样，灵魂亮堂的童子轻飘飘地浮现出来……这是我今天晚上的体验。我意识到这是老奶奶有意对我进行最后的教育总结。”

“你从去松山的红十字会医院以后，一直想知道祖母通过临死体验看到什么东西。看来你没有死心吧？”

“现在我认为，老奶奶什么也没告诉我就去那边的世界，这样更好。……可是，有一件事和这个有着微妙的关系。这是白天挖坑的时候阿田告诉我的，说是‘在’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阿田生在‘在’吧？

“说是老奶奶去世之前，我一直在她的身边……这是事实。但是接下来的传言是，我详细询问老奶奶临死的恐惧和痛苦，然后告诉她自己什么也不怕。于是老奶奶放心地死去。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嘛。阿佐……”

我想也没有想过流言所说的那些事情。要是真有这么回事，那该多好啊！我的心头涌动着对老奶奶的深厚感情，不由得热泪盈眶。

阿吉大哥继续说：“这流言越传越神，还说我具有治愈临死者心灵的功能，只要临死者有这个要求，我都可以陪在他们身边……”

“你对这个怎么看？”

“如果有人说死亡很痛苦，让我陪着他。我只能去。”

“我也认为应该这样。尽管很辛苦，但如果别人期待着你的话……”

“是吗？我还以为你会嘲笑我哩。那么，祝你晚安。”阿吉大哥似乎心头卸下一块石头。

第三章　第一次传道

在葬礼开始之前，总领事夫人的活跃就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弓子不辞辛苦、礼仪得体、落落大方地接待从旧町地域来的町长、银行分行长、高中校长，以及松山县政府的有关方面负责人。

按说本来应该由总领事出面接待，因为县政府来的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自治省派来的，还是总领事的老朋友。但是，总领事不愿意直接听到他们表示哀悼的语言。他身穿电视深夜节目里放映的法国旧影片中出现的那种晨礼服，连宽大的打裥领衬衫和漆皮鞋也都是上等货。这一身端庄凝重的打扮作为遗族的亲戚代表自然毫不逊色，但即使主要客人和他说话，他也只是敷衍应付，赶忙回避，忧心忡忡的表情与其说是由于悲哀，不如说由于别的什么心事。

K伯父也属于从东京来的亲戚，但似乎并不是来参加葬礼，看那模样倒像一个旁观者。因为他刚才接受一家全国性报纸记者的采访，所以没有参加葬礼的程序安排。那个记者把插有报社旗子的汽车停在县道上，往“公馆”走来，却在河边道路上停下来，似乎心里盘算着什么。刚好阿吉大哥从石桥上经

过，阿吉大哥是好心人，问他是去长条屋还是去工厂。他却冷冰冰地瞥了阿吉大哥一眼，摇摇头，像大学登山队队员那样的步子走去。好像朝着前阿吉大哥修堤围湖的天洼人工湖方向。

当大家集中在“公馆”大门前的树丛中准备开始葬礼的时候，这个身穿开领短袖衬衫、戴着多边形墨镜的记者突然出现，不管别人正忙着葬礼，他却毫无顾忌地和 K 伯父说话。后来 K 伯父说，他采访的内容主要是阿吉大哥与“在”、谷间的人们的关系。

光身穿整齐合身的立领夏布上衣，一副具有艺术家自由潇洒风度的神父模样，在叔母安佐的陪伴下，站在石子路开始下坡的地方。这引起我对他亲切的回忆。参加葬礼的人在台阶前面烧香默哀，台阶后面的祭坛前放着前阿吉大哥购买的 JBL 扩音器。在葬礼开始之前， K 伯父的朋友、钢琴家一直演奏着光创作的名叫《破坏者》的乐曲。光勉强保持着身体的平衡站在磨损厉害的石子路斜面上，听到自己创作的乐曲声，流露出稚气般的惊讶表情。

我看到参加葬礼的人们都注意倾听着乐曲，便走到光身边，问道：“声音怎么样？还行吗？”光的表情依然认真严肃，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我打算去长条屋门口和町政府的人商量町长回去的时间，便对一直保持不变姿势的光微笑一下。

“我觉得非常好！”光平静地回答。虽然只有这一句话，却好像我们一直长时间在谈话的感觉。

“光还是改不了的阿基里斯方式。”站在旁边、身穿丧服显得窄小拘谨的安佐说。她的口气与其说是责备，不如说是赞扬。

阿基里斯方式是昨天下午光和 K 伯父、安佐在前阿吉大哥的书房里聊天的时候引起的。安佐说：如果问光什么问题、

越是他真正关心的事情，他越不立刻回答，过一段时间，才作出正确的答案。当时，K伯父在书房里一边看着扎卡里·K·高安整理的前阿吉大哥的藏书，一边注意听着我们的聊天——他说这里有一篇和光具有同样反应的希腊神龟的故事，便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

这是与前阿吉大哥的专业书不同类型的书籍，从书皮的纸张质量就可以看出是大量生产的东西。作者是L. G 达雷尔，“海涅曼·章鱼丛书”的一种，大概意为章鱼脚那样把几册单行本收集在一起。与达雷尔的动物观察旅行记丛书一起，收入他小时候生活在希腊科尔夫岛上的回忆录。在他喜欢的动物里，有一只爱吃生菜、蒲公英、葡萄的名叫“阿基里斯”的乌龟。它长得很可爱，富有理智的模样，形状奇特而滑稽。一喊它的名字：阿基里斯！它就从院子的草丛中爬出来，过好长一段时间才把头和脚伸出来……

为了送行出殡，安佐扶着光很早就站到稍高一点的门前台阶车道的边上。这也是出于保证让有点跛足的光安全的考虑。当“森林之会”的六个年轻人抬着灵柩走出大门口时，从还带着绿叶的竹竿高高吊起的笼子里撒落细碎的纸花，铜锣鸣响。棺木保持平衡地转动几圈以后，向寺院进发。人们抱着沉甸甸的用竹编固定起来的供品、花圈之类跟在后面。送葬的队伍转动着从石子路下去。合掌默哀的送行人当中，大概只有光显示出最严肃真挚的悲哀情绪。

因为光没有力气拿供品、花圈，所以空手和安佐跟在队伍最后面。我留在家里看守，站在水渠旁边目送大家离去后，便回到客厅。从客厅里看到送葬的队伍正沿着田间缓缓的坡道向山岭走去，光拖着跛足步履沉重地跟在后面。

这一天，除了光以外，其他亲朋好友都在工厂前面上车去

不识寺。首先是因为昨天晚上参加“童子萤”的总领事已经精疲力竭。他脸色很不好，恐怕不仅仅是过度劳累的缘故，弓子担心他内脏有什么毛病——说回东京后立刻去医院进行仔细检查。同样疲惫不堪的K伯父也说，为了顺利参加在不识寺举行的正式葬礼，还是先去那边休息为好。另外，弓子穿着正式的丧服，脚蹬高跟鞋，恐怕也爬不了山。

但是，光在安佐的帮助下，跟着送葬队伍走完全部路程。后来K伯父说：

“几年前，光一家人来到‘公馆’的时候，他竟然对祖母说：拿出勇气来从容地死去吧！结果被妹妹狠狠说一顿。大概他心里一直惦念着这件事吧。”

但是，安佐断然地反驳说，这表示亲人之间的坦诚率直。

“光一路上仿佛听到从森林高处飘来的自己以后创作的乐曲的旋律。他的态度和你不一样。你已经不把森林里发生的事情作为小说创作的题材。”

我参加出殡前在祭坛举行的念经仪式，但没有参加在不识寺举行的正式葬礼和在河边县道下面山沟里的町政府管理的火葬场的火化。一手负责葬礼一切事务的冈田医生让我留在“公馆”里看家。他从事医生这个职业，从小孩子到精神不济的老人都接触过，在当地负责许多工作，对我的性格可以说一目了然。如果让我参加不识寺的葬礼和火葬场的火化，他大概害怕谷间和“在”的那些人注视我。这也因为我在葬礼这一天将装饰客厅的临时祭坛上的、从夏天的山上采来的花草装进棺木里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动作的不自然。

棺木里已经放着与祖母遗体的重量差不多的干燥的圆柯木。我独自弯腰把花草抱起来填进这木头四周的时候——用手把山花野草压下去，花草反而鼓起来。“森林之会”的年轻人

采摘来这么多的花草，最后几乎溢到棺木外面——祖母的遗体已经送到森林高坡上埋葬，但我觉得她的灵魂依然留在这里，甚至感觉到在一束束暄腾的花草里动荡。祖母的葬礼最后程序是把棺木送进火葬场火化，如果我也和谷间、“在”的那些送葬者一起在场的话，恐怕会失去常态。当装着圆柯木和花草的祖母棺木在原先的村子与旧町地域的交界处砍伐稀疏的松树林后修建的火葬场里火化的时候，在能够俯视整个谷间的高坡上发生一起怪事。

因为这关系到本地人如何看待火化祖母遗体的问题，所以有必要记述下来。但是，我不是亲眼所见，只能忠实地记录骑着两轮车卖豆腐的老太婆到“公馆”时讲述的事情。她对我讲述的时候，当时从火葬场的前院目击怪事发生情况的K伯父和总领事相对而坐在地板间的“风箱”下面。就是说，把两轮车骑到灶间小门外面的老太婆看不见他们，他们却能听见老太婆的声音。老太婆耳背，K伯父和总领事一边听一边无所顾忌地互相发表感想。我也顺便把他们的评论记录下来。

祖母的灵柩抬出不识寺以后，拥挤在寺院内和通往山门的石阶两侧的“在”、谷间、旧町地域，以及河流上游的邻村的人们也随着开始移动，加上小孩子等许多看热闹的人，人山人海，一直堵到瓮川的混凝土大桥和对岸的地藏堂前面。大家都想从桥上和地藏堂前面看一眼从火葬场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火化祖母遗体的轻烟。

“这么说，谁也不知道炉子里烧的是空棺木啊？”总领事说，“这样的话，‘童子萤’没有白辛苦。”

“这可难说……说不定棺木里没有遗体的流言早就流传开了，比我们想像的要快得多。他们嘴里不说，就像你年轻时候在非洲见过的用鼓声联络一样，有一套快速流传的方法。”

我听着卖豆腐老太婆的讲述，也觉得不像总领事那么乐观的 K 伯父的想法有道理。也许正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棺木里装的是柯木和花草，才使得装着棺木的灵柩车顺利出发开往火葬场吧？两天前，“在”的女人直接向我提出过，当地的许多人对祖母的遗体被火化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表示反对。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想看火葬场烟囱冒出的烟呢？除了走不动的病人，谷间和‘在’大概都倾巢而出了吧？”

“是的，男女老少，水泄不通。就是那些看热闹的人，明明知道棺木是空的，也下决心非看火葬场烟囱冒出来的烟不可。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具有相当复杂的双重性啊……”

要说双重性的话，拥挤在大桥上、地藏堂前观看火葬场的烟囱的人们同时发现右后方的、向谷间突出的山脊的一块岩石上坐着一个男人。不论是否参加葬礼，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棺木从“公馆”向不识寺、町政府管理的火葬场移动的过程的时候，如果有人沿着长满樱桃越橘的山崖道路攀登到原先生长着一棵巨大茂盛的辽杨树的“十叠铺”上，从谷间应该看得见。只要有人喊起来，大概所有的人都会转动脑袋仰望“十叠铺”。

等待着火葬场的烟囱冒烟的人们还发现一只鹰在森林东北面上空的一定范围内飞翔盘旋。我也记得那一天看见鸟和其他小动物，觉得奇怪。这或许因为前一天晚上年轻人提着灯笼进入森林的缘故吧。特别是一大早就有一大群乌鸦飞来停在“公馆”后面斜坡的竹丛里的柿子树上，转动着身子大声啼叫，在密集的树枝上拍打翅膀，上蹿下跳。我听祖母说过关于乌鸦的风俗传说，有一种“似曾相识症”的感觉。见到早晨出来检查停车位置安排的阿吉大哥的时候，还想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觉得还有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等着他去处理，便没有

打扰他……

那一天爬上“十叠铺”的人正是阿吉大哥。在“公馆”举行葬礼的时候，他身穿进山工作的衣服，所以没有出现在设立临时祭坛的客厅里，而是去攀登“十叠铺”。据后来本人对我说，当时他肩负着一个使人心情很不愉快的紧急任务。

“十叠铺”是产生有关“破坏者”的许多传说的地方，都与原来的大辽杨树联系在一起。据说“破坏者”每天早晨从森林往谷间跑下去的时候，都要抓住辽杨树枝翻一个身子落到“十叠铺”地面上。我小时候，虽然辽杨树枝已经扭曲得很厉害，但依然枝茂叶盛，每年都有一天将它棉絮一样的白花飘落洒满谷间。记得还没有修建人工湖的时候，我到天洼去玩，看见辽杨树的绒毛一层层重叠着高挂在耸立天空的枝梢上，生怕掉落下来。“十叠铺”是一块突出的岩石，从谷间、“公馆”的洼地以及天洼都能看得见。就是说，爬到“十叠铺”上，可以从突出的岩石顶端环视山脊两侧的景象。

阿吉大哥担心在谷间、“在”几乎所有的村民集中到不识寺以后，会不会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爬上天洼背后的森林高坡。于是他采取这样的行动：自己爬到“十叠铺”上，既可以观察从谷间翻越山岭去的人，也可以观察从“在”绕到“公馆”后面的人，如果发现行为可疑的人，他可以迅速行动，阻止他们靠近老奶奶安息的朴树……

终于——以下顺带记录安佐的讲述——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如一幅原始画派的绘画一样宁静的火葬场的烟囱突然喷吐出一股强劲的烟。最先听到年轻的女性和孩子们发出“啊！”的哀切声音。紧接着是如同群众在秋季庙会上看见牛鬼蛇神时发出的那种天真强烈粗犷的欢呼声，震撼着满山满谷。人们仰望着笔直上升的白烟。当白烟与老鹰在森林上空盘旋的路线交叉的

时候，只见老鹰朝着“十叠铺”直冲下去。在鹰的猛烈袭击下，坐在“十叠铺”上的人身体失去平衡，但依然顽强地与抓着自己一只胳膊的老鹰激烈搏斗。这时，谁都认出来，上面那个人正是阿吉大哥。接着，人们看见鹰落到“十叠铺”地面上，一边拍动翅膀一边奔跑，然后飞起来，而同时阿吉大哥蹲下来，于是又发出一阵震天动地的惊叹声……

“从火葬场的烟囱里喷吐出滚滚白烟，大家就这样仰着头看，然后，逐渐越仰越高，一直仰看自己的头顶上面！夏天晴空万里，阳光照射得睁不开眼睛。大家都眯缝着眼睛，张着嘴，呆呆地看着。失去了高空的感觉，只觉得在一片晃眼的蓝色里，突然出现一只漆黑的鸟！这就是那只鹰。它飞进老奶奶的白烟里，仿佛在天空停止不动一样，大概是气流托住它身体的缘故吧。你瞧，老奶奶的笔直上升的白烟竟然形成这么强大的气流！

“我没看清楚，据眼尖的人说，那只老鹰在白烟里大张着红色的嘴！年轻人都这么说。我一听他们这么说，立刻意识到原来是这么回事：老鹰用嘴叼起脱离火化的身体乘着白烟上升的老奶奶的灵魂！很多人也是这么说的。

“然后，老鹰急速飞落下来，停在从‘十叠铺’向天空发出信号的阿吉大哥的手臂上！这样，老鹰就把老奶奶的灵魂交给了阿吉大哥！我们都屏息凝神地盯着天空，有的人害怕得哭起来，有的人求拜起来，大家都胆战心惊，惊骇万分！

“有的人待不下去，趁着阿吉大哥还没从‘十叠铺’下来，赶紧跑回去要把得疑难症的孩子带来。老奶奶实在了不起，去世以后还在谷间、‘在’的这么多人面前现出如此惊人的奇迹！”

卖豆腐老太婆之所以这样长篇大论，大概主要出于想把亲

眼所见的奇迹告诉别人的愿望。她的话无疑是真实的——她到“公馆”之前，一路上恐怕对别人也多次重复过同样的故事——另外，她来这里还有另一个目的。老太婆从在这里帮忙准备葬礼的什么人那里听说我把装饰祭坛的花草都装进棺木里，于是把从她自己花地里摘来的鲜花故意炫耀地放在豆腐水槽边上，想卖给我。有芙蓉、地榆、鼠尾草、山百合，我终于买下这些花束，按照她说的价格付钱。——我说，要是祖母的遗体还放在“公馆”里的话，一定供在她的灵前，但是现在吊唁活动已经结束了。

“就像从‘在’的许多家庭主妇的样品中随意抽出来的那些女人向阿佐提出反对火化的意见，当时我也在场。不过，正像你说的，他们之中流传着不用火化、而用当地独特的传统方式埋葬的说法。可是一旦看到火葬场烟囱的白烟、老鹰的出现……还有老鹰向站在岩石顶端的隆飞去这些的确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立刻纷纷接受，从中发现奇迹。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大家从烟囱的白烟和老鹰的行动中再一次理解试图不火化遗体而取代以其他方式的想法的失败呢？”总领事说。

“未必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今后恐怕还会有人生事吧。我们平时总说，这个地方的人不简单。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隆参与制造这个奇迹。以后可不太好办。”

“话是这么说，其实过一段时间，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不就仅仅变成世代相传的传说吗？这也是本地的习俗啊。”

“不过，隆已经被大家承认是新阿吉大哥了啊。”

阿吉大哥回来的时候，右手背上有一块被小冰镐扎破一样大小的伤口。葬礼结束后回到“公馆”处理善后事务的冈田医生叫护士拿来药品给他治疗。然而，负伤者并非受伤以后立即得到治疗。阿吉大哥顺着嶙峋的山崖道路下来，穿过旧村公所

与土地神社之间的道路来到谷间。不仅老鹰的袭击使他惊魂未定，而且独自从山路下来也使他感到心情的孤独寂寞，但是许多人挤在从河边通往旧村公所的倒丁字路的坡路上，充满着好意的紧张情绪迎接他。

他们中的代表走到阿吉大哥身边，以满含敬意的心情请他到丁字路边上的理发馆。阿吉大哥走进理发馆，只见一个患心脏病的孩子坐在升降式理发椅上，大睁着眼睛。阿吉大哥被围在外三层里三层挤得满满的人群里，在挂在正面的、有点模糊的镜子里被大家注视着，态度认真诚恳地听着他们的介绍。阿吉大哥天性喜欢孩子，他无法拒绝大家的要求，抚摸着孩子的肩膀、胸部，并且讲一些鼓励的话。血从包裹着毛巾的右手背滴落下来。理发馆老板看不下去，拿出一条新毛巾重新包扎他的伤口。然后，当他知道冈田医生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医院时，便由患心脏病的孩子的父亲用吉普送他回“公馆”。

阿吉大哥也说：当他登上“十叠铺”的时候，大概由于“童子萤”的缘故，感觉到小动物的生活圈也发生微妙的异常变化……首先是几条蛇横在路上，他必须从蛇身上跨过去。他坐在“十叠铺”的中间凸起的岩石上观察四周时，广场周围的土堡垒上茂密的矮短野草里出现一只野鼠，窥看着自己。而且老鹰在自己的上空盘旋。于是阿吉大哥站起来，把野鼠赶回茂盛的野草里。可是野鼠又立刻回来。当阿吉大哥第三次把野鼠赶走的时候，它反而跳到阿吉大哥的手上。于是阿吉大哥顿生玩耍之心，一时忘记自己头顶上盘旋的老鹰，想看看野鼠在自己的中指与食指之间断落的尾巴尖梢会缠住哪一根手指。可是老鹰在上空看得真真切切，于是猛然俯冲下来。阿吉大哥的手臂感觉到老鹰热乎乎的身体和沉甸甸的重量……

在葬礼的善后事务完全结束以后，几个亲近的人坐在地板

间里吃晚饭的时候，阿吉大哥谈了遭受老鹰蛮横无理袭击的经过——从另一个方面说，我觉得，老鹰的目标，大概是为了从他手里抢走野鼠吧。由于前阿吉大哥设计的纱窗挡住飞虫进来，从井边下到斜坡的陡峭台阶的盖子也打开着，大门等所有的门都大加敞开，外面开始寒冷的空气吹进来，通过“风箱”发出声音，整个地板间清凉爽快。

“真是时髦的空调啊。”与弓子并排而坐的总领事望着赤铜圈围以及圈围对面的黑洞。

话题转到伤害阿吉大哥的老鹰上，听完阿吉大哥的讲述后，大家又提出不少问题——但是，谁也没问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刻登上“十叠铺”——这时，几乎无须安佐的任何帮助，以平稳的动作吃完饭以后的光提出独特的问题。

其实，这也是由于对什么事情都满不在乎的安佐引起的。她把光带到阿吉大哥身边，说：

“阿吉大哥，你把你的手让光看一看吗？他好像一直很关心。”

“要解开绷带吗？”阿吉大哥表现出过分的热心。

“不用。就这样。”

光用他视力很差的一双眼睛仔细端详着渗出暗黑色血液的手背上的绷带，然后用清脆幼稚的声音发出难以忍耐的感想：

“这可不得了！被老鹰咬了！”

“并不是被狗咬的。”在地炉对面与冈田医生、住持坐在一起的K伯父显示出与关照光有着微妙差异的态度。

“光小时候是模仿鸟叫的天才，我想现在他从声音上也能辨别出老鹰……不过听说老鹰不怎么叫吧。”安佐的话与其说是对K伯父的回敬，不如说向大家介绍。

“后来老鹰怎么啦？”光问。

“老鹰飞下来，嘴啄到我的手上。因为我手里拿着野鼠……，，

“野鼠被老鹰叼走了吗？”

“野鼠掉到地上，我马上把它拣起来扔进竹丛里……没有让老鹰叼走。”

“后来呢？”

“老鹰在地上扑哧扑哧摔打着翅膀，那鸟又大又重，可不容易飞起来。”

“是不容易！”光又恭恭敬敬地端详阿吉大哥受伤的右手。

阿吉大哥真心诚意地与光对话，想在两人之间进行心灵交流的诚恳态度给弓子留下深刻的印象。阿吉大哥在农场开办有儿童教室，我经常看到他对一个名叫“迅”的弱智儿童是多么的关怀备至……

小雪把盛有煮河蟹的盘子端进来。红红的蟹壳闪闪发亮，蟹腿上长着密密的黑毛，热气腾腾。住持目不转睛地盯着螃蟹，冈田医生说：破戒开开荤吧！但是，略有醉意的住持这样说道：

“阿K小时候没见过个子这么整齐的螃蟹吧？”住持精神振奋地张着大嘴说，“我记得还是阿K介绍来的，那个美国研究家在‘公馆’住了一个夏天……阿佐，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对了，叫扎卡里·K·高安。那小伙子对瓮川的河蟹养殖法进行了改良。可以说是革命！他把河蟹放进笼子里置于河流深处，这与以前没什么两样，但是让螃蟹吃南瓜，长得很肥大。所以这儿的河蟹已经不是荤腥的食物，而是素螃蟹！我自然食之无碍！”

在哄堂笑声中，大家——包括住持在内——都从盘子里各取一只螃蟹，揭开蟹壳，品尝起来。于是暂时谁也没有说话。

可是，总领事只是略一品尝螃蟹后，便直接对斜对面的阿吉大哥开口说话。我觉得这是他到达“公馆”以后第一次这样，同时在“童子萤”与 K 伯父一起上山时事先已经仔细商量过。正因为这样，总领事才在虽说都是亲近的人、但也是其他几个人在场的情况下发表如此长篇大论。

“阿吉大哥。我这样称呼你，自己都觉得奇怪。但是，如果在聚集这里的人们面前叫你隆，那更不自然。以后我也叫你阿吉大哥吧。就是说，这是依照你们方面的习惯。所谓你们方面，似乎也可以说是本地方面。我也作过走马观花的观察，下面的谈话内容包含我通过观察所领会的东西。阿 K 的想法和我完全一样。

“阿吉大哥，我本来就想利用参加祖母葬礼的机会和你好好谈一谈，也做了一些准备。不过，这是家庭内部的问题，在这种场合当然不合适。说起来，你已经长期脱离家庭，所以我犹豫着是否由我主动来谈。于是打算由 K 谈，至少让他开个头。如果你同意这个提案，具体的手续由我来办……其实，从松山机场过来的路上，阿 K 已经和你大致谈过吧？他来这里以前，没想到你已经扎根在这块土地上，所以他告诉你的就是我的原始方案。阿 K，是这样的吧？

“但是，这里的情况与我想像的不一样。阿 K 和我现在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考虑到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总领事没有明确说出来：我经历的世面风雨比你多，所以才这样考虑的。而 K 伯父像注释总领事的话似的说：所谓新的变化，那是非常艰苦的，如果你就此下去，很难胜任，而又一次新的变化将接踵而来，你只能勉强应付。对于醉意陶然的 K 伯父这一番话，大家出于礼貌地听着，谁也没往心里去。但现在想起来，那是一种预言），现在我差不多抛弃了原来的方案。

“不过，既然在座的都是与阿吉大哥在本地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朋友，我还是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原始方案，然后再谈新的方案。旧方案是这样的，从明年开始，我将从事 EC 的工作，去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有一座大公馆。如果你住在另外一栋，就可以过着独立的生活，自由自在，或者你也可以在外面租公寓住。难道你不会进欧洲的大学重新学习吗？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我和一家综合性杂志的总编辑朋友谈过，他说如果你出国，现在不会被过去的反对派、或者已经分手的原先的同伙盯上，他们没有人力也没有物力派人追踪你到比利时。如果你说，为什么不问我这个问题对在这里生活有什么影响？为什么只考虑这个问题在比利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似乎是外务省的人才有的担心。因为如果发生手持金属棍棒的蒙面大盗袭击驻外使领事馆的事件，负责人就会立刻免职。

“这是我来之前的方案，虽然现在差不多废弃，但是希望你记住，如果出现阿 K 所说的新的变化情况，你还有在欧洲东山再起这条路。以前我对你不管不问，如今也是瞎操心，大概是人老的缘故吧，或者是身体里发生什么异常变化，有一种预感吧。K 也到这个岁数了！

“可是，我到‘公馆’一看，着实使我大吃一惊。阿 K 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发现你已经完全融入当地人的社会里。大家现在叫你阿吉大哥，这是一个很有来由的称呼，好像你和大家对这个称呼都已经习惯自然，连冈田先生和住持也都承认。可是，正如阿 K 常说的，本地人的性格很复杂，还有一些没有公开露面的人在暗地里反对你。”

“但是，今天正是在这些人的众目睽睽之下，飞进火化祖母遗体白烟里的老鹰袭击了你。我想，这件事都牢记在他们的心里。”K 伯父说，“像我这样小时候在这里生活的人都没见过

这种景象。”

小雪和另一个年轻的女性把盛着螃蟹的盘子和蟹壳的竹屉端下去。回来以后，平时不爱说话的小雪却插话说：

“有人看见阿吉大哥的胸口被老鹰啄得鲜血直流。这是我在河边的超市里听到的……胸部的伤口，这一点非常重要。老鹰看见祖母的灵魂从火葬场的烟囱里升上去，就叼在嘴里，飞到‘十叠铺’，塞进阿吉大哥的胸口里。

“还有，经过阿吉大哥的治疗以后，那个患心脏病的孩子已经恢复健康。说是在‘在’的森林里从吉普车上下来的时候，不让父亲背着他，自己走过湿洼地。虽说传言总有夸大其词的地方，不过，大概从明天起，就会有许多人跑来找阿吉大哥治病吧。超市里可真是议论纷纷。

“前阿吉大哥小时候也通过千里眼占卜上战场的青年是否平安无事，结果顾客盈门，连大门后面的屋子都挤满了人。那时候阿 K 也是小孩子，应该亲眼见过的。还有一件事，超市这么兴盛，河边商店会受到什么影响？我希望总领事最好去看一看，怎么样？”

小雪采取平等的态度与比自己年长十几岁的 K 伯父说话，即使对在整个葬礼过程中一直受到特殊照顾的总领事和弓子也没有表现出客气的样子。但是，总领事还是认真听取小雪的坦率发言，从中吸收有用的必要的信息。K 伯父似乎也是如此。在小雪走去厨房洗东西的时候，K 伯父说：

“这么说，时代的潮流也波及到这个偏僻又偏僻的地方吗？”他的声音带着嘲笑的语气，“这样，有的人就从新阿吉大哥身上寻找与前阿吉大哥的共同点。”

“要是这样的话，”总领事又回到刚才一本正经的话题上，“既然隆被大家称为新阿吉大哥，就必须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

我和阿K交换过意见，觉得如果你要作为新阿吉大哥融化进本地的生活里去，好像不能大家互不伤害感情地解除原先形成的关系。你是怎么考虑的？我和阿K都想利用这次机会听听你的想法。”

“阿吉大哥，当初把你送到这儿来。”K伯父补充说，“首先是因为有祖母可以接受你。现在祖母已经去世，可以说你自由了。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你想继承祖母的事业，在这里扎下根来。就是说，在没有听到你的想法之前，总领事和我都不会做出决定性的表态。而且就当地的情况而言，现在你比我更了解。

“不过，在我和总领事商量的时候，还没有发生老鹰袭击的事件。由于发生这起实在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才会让你治疗心脏病…… 这还说不上老鹰和野鼠的自然食物链的问题吧。不过，问题是越来越复杂。你究竟是想作为新阿吉大哥留在这里继承一切呢？还是趁着祖母去世的时候离开这里？如果是第二种想法，总领事的方案还是有效的。”

K伯父的性格具有温柔的一面，他不管对什么人说话总先要微笑，但这不能证明他属于乐观型，因为经常说完话以后会无精打采地低下脑袋表情悲哀地凝视着眼前。总领事大概由于职业的磨炼，总是冷静沉着等待对方的发言。于是，大家坐在地炉周围，一边慢慢喝酒，一边等待着阿吉大哥发表意见。只有光对谈话采取超脱的态度，一边悠然自得地吃着安佐分到他眼前的盘子里的东西，一边侧耳倾听“风箱”的风声。

“我想以现在这种形式把农场继续办下去。”阿吉大哥回答说。他没有拿饮料，缠着纱布的手吊在胸前，正襟危坐的姿势如同一座等身大的土偶。

“……就是说，根本不想和我一起去比利时吗？”

“是的。”

“在这儿继续干下去，你觉得有前途吗？而且不是沿袭过去那一套……,,

“我想按照自己的方向去做。而且年轻人都支持我，还是有前途的。”

“那很辛苦。不过，你一直就这么辛苦过来的。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总领事说，“这样的话，你持有冈田先生和住持作为证人签名的、祖母的遗嘱吧？如果在座的亲属没有不同意见的话，我想也不会发生任何法律上的问题。

“祖母想让你继承‘公馆’和土地的遗产。就是把原先是前阿吉大哥的东西交给新阿吉大哥。现在你经营的农场也是如此。祖母还考虑到遗产税的问题。修建瓮川堤坝工程时，提供土地的补偿金已经全部拿到。冈田先生说‘公馆’的遗产税恐怕不止这些数额。如果不够的话，我和阿K商量过，不足部分由我们负担。因为我们对‘公馆’也负有责任。那么，我问你，除了‘公馆’以外，还想不想继承其他东西？”

“当然想。其实，今后的事情，如果能得到阿佐合作的话……,,

仿佛拍摄电视的镜头突然对准我似的，我一下子不知所措。从祖母住院到去世、葬礼这一段时间，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去向问题。因为我对自己今后继续住在“公馆”里没有任何怀疑。

“祖母对阿佐也有所考虑。那是另外的事，阿佐，你愿意和阿吉大哥合作吗？”

“我尽力而为……还有，我想继续把工厂办下去。”

“那就好。可以说这是以现在的形式把‘公馆’保留下去的最好方法。”

“我也这么认为。虽然阿吉大哥和阿佐比较辛苦……” K伯父神情忧郁地凝视着眼前。

冈田医生和不识寺住持都默不作声，只是频频点头，表情还是显得沉郁紧张。我始终没有插嘴，觉得自己的想法也许比较孤立，总是注意弓子的态度。围坐在地炉稍远地方的“森林之会”的年轻人以及女人们——大部分是他们的妻子——充满活力的年轻身体表现出赞同的心情，显示出对阿吉大哥继承“公馆”以及今后开展新局面的强烈期待的愿望。他们才是今后我与阿吉大哥合作开展活动的最可靠的基础。阿吉大哥仿佛坦然平静地接受这些年轻人奋勇努力、跃跃欲试的精神，那胸前吊着一只胳膊端坐不动的姿势显得朝气蓬勃、器宇轩昂，给予我坚定自信的力量。

第二天本来是葬礼以后休息一天，却意外地繁忙。早晨阿吉大哥就打电话来，说想去探望昨天他治疗心脏病的那个孩子。昨天，他从“十叠铺”下来的时候，由于突遭老鹰的袭击手背受伤，精神还处于失衡状态。从脏兮兮的毛巾包裹的手背上滴落着鲜血。但是，自始至终观看老奶奶葬礼的那些人以巨大的热情等待着迎接阿吉大哥，这更使他心头无法平静。刚才自己遭受老鹰的猛烈袭击，失去身体重心平衡的老鹰用利爪使劲抓着他的胳膊，拼命拍打翅膀。在老鹰巨大力量的扇击下，他倒在青苔干枯的“十叠铺”地面上。这时，整个山谷发出“啊！”的惊叹声，响彻云霄。但是，阿吉大哥没有意识到这个声音是为他而发的。

他下到谷间的时候，依然惊魂未定，却被拉去给患心脏病的孩子治疗。当时自己是否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阿吉大哥出于这个担心，今天才想去孩子的家里探望一下。过了一个晚上，被老鹰啄伤的那只胳膊的下半部分仍然伤口未愈，手举不

起来。因为不能自己开车，就想让我开着工厂的运货车送他去……

阿吉大哥来到竖立着带树皮的圆杉木的农场入口等着我。他的那只胳膊比昨天晚上更结实地吊在胸前，另一只胳膊抱着四五本书。这些书都是光的妹妹赠送的，虽然在学习会上使用过，但是把书皮撕下来，显得很新。

“K和光、弓子和父亲都说出发之前想来农场看一看。下午很晚的飞机，打算让他们在农场吃午饭，所以想从‘在’的那个孩子家里直接去真木町的旅馆接他们。”

“这么多人挤一辆车，坐在后面的人很辛苦。”

“光坐安佐的车子来……本来想让阿田开农场的车去，可是今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让他到埋葬老奶奶的朴树一带去转一转……”

我们顺着县道往前走，车子在斜坡上可以俯视河对岸的沿河道路。

“从这儿看过去，‘十叠铺’恰好是从谷间的中间地带仰望上去的最好位置。怪不得‘破坏者’每天早晨都要在辽杨树枝上做一次空翻运动，真是了不起的表演。每天都这么做，尽管肯定有人觉得厌烦。”

“每天早晨，要是持续一百多年，那就更了不起了。”阿吉大哥极其自然地随声附和，仿佛历史上确有此事。

“作为传说也了不起啊。”

阿吉大哥因为右手不能动，没有刮胡子。他将脸色发青的侧面转向我，没有理睬我的挑战，转到别的话题上。

“关于‘公馆’遗产税的问题，在町政府税务处工作的阿田的朋友给我们设计一个方案。包括你在内，找几个人当股东，成立一家企业。‘公馆’就作为企业的资产。通过企业来

经营农场和工厂。”

“我同意总领事的方案，所以具体怎么操作完全听你的。”

“以后更得靠你了。昨天小雪说她的丈夫独自跑到神户去，她只好留在‘公馆’里。这样的话，你不是更要被绑在‘公馆’里了吗？”

“小雪是和那些年轻人喝得有点醉意，想家了吧。其实是她自愿回到这儿来的。我协助阿吉大哥，这也是出于自愿。昨天晚上，K伯父和总领事回去以后，‘森林之会’的青年人可兴奋了。我也有几分与他们同样的感情。”

阿吉大哥没有说话，似乎在沉思。

我们进入森林深处，还没到患心脏病那个孩子的家，必须穿过潮湿的杉树林间款冬群生的湿洼地，再从栽培香菇的柯木中间登上去。我把车子停在森林道路上，目送阿吉大哥往前走去。望着他无精打采的样子，心想如果像昨天那样要他治病，那实在难以承受。

我在车里等阿吉大哥的时候，想起两个月以前梅雨潇潇的一天，他带着一个与光相似的弱智儿童去松山医师会与松山市社会福利局合办的牙科医疗中心看病。

由于诊疗所改建，没有开门，白跑一趟，接着他乘电车去搬到市郊的临时诊疗所。但是，这时，阿吉大哥（当时还叫他隆）心理产生不平衡。他对那个名叫迅的少年说：咱们下车。然后和我一起先走到站台上。可是回头一看，迅还站在电车车门里面，害怕得不敢往外迈步，挡住其他下车的乘客。

我抱着三个人的雨伞，回到拥挤的车里，拉住迅的手。就在这时，车内响起警报声。这大概是对紧随我身后弯着腰用大肩膀挤进即将关门的阿吉大哥发出的警告吧。他不顾一切地钻进来，少有地声色俱厉地责问迅：

“你怎么不下车？”

“……到终点。”迅低着头，摆出一副对阿吉大哥的责备不屈不挠的姿态，两脚使劲踩着地板，与其说是为了在摇晃的车厢里站稳，不如说给自己鼓气。

“我不是告诉你在这一站下车吗？”阿吉大哥的声音含着无奈，“这种态度很不好。”

我们没有说话，只好到下一站终点站下车。我明白阿吉大哥中途下车和迅坚持到终点的各自原因。当时，我们将越野车停在铁路松山站旁边，然后乘坐私营电车。在迅已经走惯、连又长又高的台阶也不害怕的一个车站下车，打着雨伞沿着绿叶滴翠的成排柯树下往诊疗所走去。可是诊疗所建筑物被木板围起来，推土机在里面隆隆地工作。

“我听说医疗中心要改建。你不是和那个牙科卫生士约好在 PTA 上讲演无农药蔬菜吗？她打电话约请你的时候，怎么没有提醒你啊？你不是告诉她今天带迅去诊疗所吗？”

“她是市政府的公务员，我也不想和她建立个人关系。”阿吉大哥一边说一边环顾四周，发现张贴着临时搬迁的示意图。他先打电话，解释不能按照预约时间前往就诊的原因。

有两条私营电车通往临时诊所，于是我和阿吉大哥折回车站，对照车站里的交通线路系统图商量坐哪一条线。

我们选择的那条路线是先到达终点站，再换乘另一趟电车，坐两站，下车后步行的距离比较短。迅茫然若失的表情，似乎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在旁边一直听着我们的商量。可是，上车以后，发现挤得透不过气来，简直无法坚持到终点。于是阿吉大哥改变主意，在终点站的前一站下车，宁可时间长一点，也要走着去。但是，迅无法接受。

阿吉大哥只好回到原先的方案，下车后随着熙熙攘攘的学

生爬上爬下台阶，在换乘的站台上等待几辆快车驶过后，虽然坐进了慢车，却一直不发车。他心急火燎，耽误预约时间也是没有法子，只是心里堵得慌。

好不容易来到诊疗所，我们又等了大约三十分钟，迅和阿吉大哥才进入诊室。迅大概想争取点时间，急急忙忙躺在诊疗躺椅上。但是，从隔壁房间出来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医师根本不理睬迅，坐在窗边细长桌子旁，对着桌子上的下颚 X 线照片，开始向阿吉大哥说明。我隔着敞开的挂号处窗口听到他的声音。

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对牙槽脓漏的牙床进行彻底清洗。第二种是牙科医师的传统治疗方式，就是把已经摇晃的牙齿拔掉。不过这样过不了多长时间，恐怕连一颗牙也剩不下。第三种是把原来的牙齿削去，填埋假牙。

阿吉大哥的表情显得十分紧张。他在两个月以前也是这样老老实实地听从医师的开导。当时，他同意医师提出的第三种方案。于是，迅的牙齿被削掉三颗。回来以后，迅说牙齿疼得厉害。第二天，我带着迅去诊疗所，想给他止痛。可是医师说他的牙齿不应该疼，完全是心理作用，没有治疗。到第三天，迅还是说牙疼，便带着他又去诊疗所，这回经过透视照相，才发现原来的牙齿削得过多。要止痛，必须杀神经。这个周末，阿吉大哥去北海道参观农场出发作短期旅行这一天，本来应该安装假牙的，在忙碌准备出发之中，特地抽时间到诊疗所来，医师却提也不提安假牙的事。

于是预约今天来就诊，可是医师又从头复述一遍。这个医师一个月到诊疗所来一次，属于青年志愿服务者，所以无法连续治疗。这样就出现治得不彻底的问题。

一直洗耳恭听的阿吉大哥这时用几乎是卑躬屈膝的声音提

出一个要求。我听到他的声音立刻预感到这似乎是即将发生不愉快的前兆，不由得心头不安起来。

“最好能够在一定期间内对这个孩子的牙齿进行连续治疗。我可以把他带到您工作的大学附属医院去……”

“我自己开业。”

“那带他去您的医院，能给治疗吗？”

“没有医疗保险……”

“这牙齿这么麻烦，没想使用医疗保险……”

医生把阿吉大哥和迅撂在一边，站起来，朝我这个方向走来。他像受到别人强行逼迫一样，满脸通红。

他走进隔壁的屋子，似乎还要和同样是志愿服务者的教授商量。一会儿，他跟着至今依然残留年轻时期艳丽的脸型、眼睛却显得刻薄无情的牙科卫生士——约请阿吉大哥讲演的人——回来时，明确宣布按照原来的方案办理。于是预约下一次治疗的时间，今天就算治疗完毕。一直躺在治疗台椅子上的迅莫名其妙地被叫下来。

在挂号处办完手续，走到雨水暂停的门外。迅抢先一步，从伞架上取下雨伞，分别递给我们。他大概想弥补来的时候由于自己的任性而产生的不快。阿吉大哥也后悔刚才不该对迅发火。我们在路上突然发现一家店面古色古香的鳗鱼店，便进去吃午饭。这可以说是阿吉大哥对迅的安慰吧。

等待鳗鱼饭的时候，阿吉大哥环视店内，发现“书院式”传统式样的窗户旁边的墙壁上用大头针钉着一张中野重治题词的斗方。阿吉大哥大为愕然，站起来走过去，仔细端详。确认是真迹后回到座位上。这时，鳗鱼饭端上来。我把饭碗放到他面前。他对我说：这实在是不可想像的事情，这张斗方上的字。我还以为中野重治不写“御家流”书法哩。

“上面写的是他年轻时候的小说中的文字吧？”

“对。是《初春的风》的最后一封信中的一句话。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发现。这句话是‘我们活在屈辱里’。”

“如果是和自己比较而言，那可不是这样。”我把一次性筷子掰开一边递给迅一边对他说。

“我没让他为我做什么！”迅的声音显得急切，似乎与阿吉大哥现在的情绪相通。

……我不知道阿吉大哥去探望患心脏病的孩子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那个孩子是先天性心脏瓣膜缺陷，只能做心脏移植手术，如果依然对阿吉大哥寄予深厚的希望，他会怎么办呢？

我在车子停在被流出的地下水冲刷露出砂子的斜坡脚下，一边等着阿吉大哥一边替他担心。大约一个小时，我看见阿吉大哥在逆光里沿着湿洼地的小路走过来，一个女人陪着他。大概是孩子的母亲，三十岁左右，个子高大，紧贴着阿吉大哥。她让阿吉大哥的左手搂着她的肩膀，并就势抓着这只手从自己身穿的迪斯尼乐园T恤的领口里伸进去，趁着阿吉大哥右手吊在胸前不能动弹，自己的右手握住他的胯裆。

“他妈的，混蛋！”我气不打一处来，终于用“变性”以前的粗暴口气骂起来。

他们差不多快到我跟前的时候，才发现我从车里瞧着他们。那个女人放开阿吉大哥，整理好斜开的T恤领口，脖子以及胸脯上半部分的皮肤呈茶色，浅露出丰满雪白的乳房。她两颊微红，但整个脸色阴暗晦涩，表情忧郁愁闷地对我点了点头。接着，与刚才恬不知耻的态度完全判若两人似的恭敬虔诚地对阿吉大哥深深低头致谢。

我发动汽车以后，憋不住对阿吉大哥说：

“这样被人家欺负可不好。要是你和小孩子的关系是认直

的，就更不应该这样。”

“我被人欺负了？谁欺负谁？怎么欺负的？”

“你不是成为人家的性玩物了吗？”

“嗯？”

“孩子的母亲那么玩弄你，也不疼吗？”

“我不觉得她在玩弄我。她是那么绝望。”阿吉大哥反驳说。接着，他低下脑袋，闭上眼睛，似乎回避我的追究。

从削平一个小山岭建造的真木町旅馆上可以眺望整个盆地。我们到达旅馆的时候，K伯父和总领事夫妇已经结完账，正在前院观赏风景。还没等我们向他们打招呼，带着光坐在自己小车里的安佐放下车窗玻璃，急切地对我们说：

“锻冶来电话说他要出院，回家之前想到阿吉大哥的农场去看看。”

阿吉大哥没有吱声，大概内心正在恢复情绪。于是我替他回答说：

“昨天的事情也已经传到松山了吧。他并不是痊愈出院，不相信最先进的西方医学，而是想依靠阿吉大哥的治病功能吧？”

“据他的父亲说，医院已经束手无策了，所以让他回家。”安佐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忧愁情绪。

阿吉大哥似乎依然心头郁闷，他坐在副驾驶座上不动，K伯父和总领事夫妇坐在后面，弓子坐在他们当中。带着光的安佐的车子先走，我们紧随其后。车子离开旅馆时，旅馆经理和服务员列队在门口送行。虽然总领事脸色发黄，黯淡无光，但他一旦摆出端庄凝重的架子，也颇有风度地向送行的人们微微点头。这就是外交部高级官员对送行者回礼的姿势。真木町旅馆由町政府经营管理，虽然小得如同毛细血管的一点末梢，但

毕竟也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

车子进入横穿街区的下坡路时，K伯父开始说话。他主要和弓子聊天，告诉她从那边的大桥顺旧路通往港口城市长滨，在中途分为两道，分别通往松山和高知两个不同的文化圈。还说大桥也是两条河流的汇合点，离这里不远的下游，水面宽阔，坂本龙马逃出土佐藩顺着小路从高知过来以后，在那儿乘船过河。

“我们的谷间与哪一路都挨不着，现在从旧町地域开车只要二十分钟，以前没有一条路，围裹在森林里面。我们的谷间和‘在’既与松山、宇和岛以及高知文化圈完全隔绝，也完全封闭在通过海路到达本州的路线之外。以农民暴动为主要内容的乡土史编纂组曾经包租过一架直升飞机。当时我们这些年轻的僧侣，自然坐不上去。前阿吉大哥坐过，只是听他说，这里在一二百年前存在隐居的山村。”

“前阿吉大哥说这话的时候，我也在‘公馆’里。那一年夏天，我正准备参加外交官资格考试……我和阿K还爬到‘十叠铺’上向直升飞机招手哩。但是，也有人反对直升飞机，主要代表到‘公馆’和祖母商量，祖母兴致勃勃地和他们交谈起来。那个时候，祖母就像《只有女人的都城》里的弗朗索瓦·罗塞那样光彩照人、精力充沛。老人们用杉树树枝把重要的遗迹遮盖起来，不让直升飞机从空中拍照。”

“我想起来了。那一年你是应届毕业生考人大学，我在驹场的时候，外交官考试已经结束了。那个时候，总觉得祖母可以健康硬朗地一直活下去，而且具有高士的气势派头。前阿吉大哥从直升飞机上使劲探出身子朝我们挥手，真怕他掉下来。那个时代真有意思。”

瓮川的河床上覆盖着青苔。大家在短暂的沉默中，注视着

波光粼粼的水面和水下淡紫红色的条纹的晃动。

“阿K，我们在‘公馆’度夏那个时候，河水丰盈清澈，可是整个给人发黑的感觉。水流比现在急速，具有一种强悍性。”

“大概由于这一段时间连续干旱的缘故，水量减少吧。而且安佐说最近孩子们也不在河里游泳、捞鱼，青苔就长得很厚。”

“最近孩子们不游泳了吗？”

“中小学里都有游泳池。”阿吉大哥回答。但是，聊天没有继续下去，大家反而沉默下来。恐怕因为阿吉大哥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不愉快。

“……那边的灌木丛连着堤坝和河流之间的河柳的地段，要是从这儿过去，沿着岸边岩石河水逐渐加深……那儿有一块像纺锤体切去一半的岩石吧？我是小学生的时候，经常坐在上面往下看。只见一条白化的大鲇鱼从脚下的岩石里游出来，慢悠悠游进对面的柳树根底下。我从来没有比那时感觉小孩子的无能。我对那条鲇鱼毫无办法，就是说，对鲇鱼来说，简直没有我这个人……”

我从镜子里瞧见总领事显出沉思的表情，接着无声地笑起来，他本想开口说些什么，却被弓子抢先发言。

“隆，”她根本无视已经被所有的人接受的阿吉大哥的称呼，“在昨天的会谈中，你决定继承‘公馆’。即使这是一件好事，我认为你现在也没有必要立刻搬进‘公馆’负起全责。”

阿吉大哥没有回答，表现出认真考虑的态度，但低下的眼睛瞧着我。大概是观察我对弓子的意见作出什么反应。因为我还没有直接从阿吉大哥的嘴里听他说要搬进“公馆”里，但是弓子对这个并不在意。

“‘公馆’那一边，还是请阿佐继续看管。至于隆嘛，既然祖母已经过世，也就没有人可以请教当地的传说了，这样不是还有去欧洲学习两三年外语的选择吗？怎么说呢？不能因为继承了‘公馆’，就使自己对未来的选择变得狭窄。虽然我的这些话不过是总领事昨天的话的翻版。”

“……后来我也认真考虑过，我想趁这个机会，对以前所做的事情进行一次彻底的总结。我打算搬进‘公馆’，并以此为据点。当然，这要与阿佐充分商量，以她的合作协助为前提条件。”

我觉得阿吉大哥的这些话与其说是对弓子的回答，不如说是对我胆怯的表现。于是我明确表态：

“既然‘公馆’由阿吉大哥继承，我一切都听他的。这也是祖母所希望的。”

“在这个深山老林里，我这么说可能不合适，总之，你打算在这个地方度过自己漫长的一生吗？”弓子对我的插话心里不满，改换成女人动情诉说的口气，“你又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而且到这里才五年，怎么就做出那样的决定呢？”

“我看你对隆还存有侥幸心理。”总领事对我刚才的反驳采取肯定的态度，“以前没见过你对隆这么关心啊。”

“不如说这个时候我才是一面镜子，把你心里的五脏六腑全给照出来。”

总领事夫妇话不投机，针锋相对，气氛显得紧张起来。K伯父立刻——我觉得这至少是本地人共同的性格——用缓和的口气说：

“如果阿吉大哥有考虑正式搬进‘公馆’的计划，我虽然不了解其具体内容，但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也有前阿吉大哥的先例。也许弓子认为这样子态度不明确。不过，‘公馆’这个

地方具有一种力量，否则前阿吉大哥也不可能开展根据地运动。”

大概弓子觉得 K 伯父的插嘴是多余的、不负责任的，满脸不悦，把头转向与 K 伯父相反方向的山腰上的一大片塑料大棚。我想看看总领事现在什么表情，朝镜子瞟了一眼，只瞥见弓子的脸。由于车子即将进入一侧深洼下去的小路，我必须集中注意力。

我们到达阿吉大哥的农场的时候，安佐所说的那个患癌症的小孩子已经来到用预制板搭建起来的会议屋子里。他的母亲站在圆杉木门前等候。我把车子开到生活区里，她一路小跑着追上来。她虽然对总领事夫妇和 K 伯父态度客气，那一张浅黑的小脸却表现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表情，立刻要求阿吉大哥去见他的儿子。

安佐把光介绍给在门外悠然等候的迅，然后带着他们往缓缓斜坡上的葡萄园走去。我叫弓子和他们一起去，但她似乎对情绪激动的嘉次的母亲更感兴趣。于是，我们和 K 伯父、总领事一起往会议屋子走去。

一路上我向弓子介绍锻冶的疾病以及他这个奇怪名字的由来。锻冶是农场学习会的积极分子，祖母住院的时候，刚好他也住在别的病房。阿吉大哥和我都去探望过他。当时，我看到病房门口的牌子上写着“锻冶”两个字。因为我一直以为“锻冶”是他的绰号，觉得奇怪，便问她的母亲。她母亲说，当时日语的常用汉字表和人名用汉字表里面都没有“冶金”的“冶”字，便改为“治”，但是他本人非常喜欢“锻冶”的叫法，非用这个名字不可。为此还和小学、中学的老师发生争执，最后硬是坚持下来。

会议屋子里还有“森林之会”的那些年轻人，差不多有三

十多人，挤得满满的，他们已经把讲桌挪开，支起了病床。锻冶睡在病床上，他脸色苍白，睫毛浓黑，两只如漫画里的老鼠那样的耳朵从枕边露出来。阿吉大哥立即走到他身边。我带 K 伯父和总领事夫妇坐到摆在可以俯视瓮川的窗户旁边的墙下木长椅上。

K伯父告诉总领事夫妇：虽然半是开玩笑的说法，大家都说锻冶家的先祖向“破坏者”学习打铁的技术，所以在本地他们家是老家族，与“公馆”的关系也很深。原先在河边开一间铁匠铺，后来由于农业和山里工作的人需要铁器的越来越少，当时还很年轻的锻冶父亲就搬到妻子的老家“在”，兼营农业。

这时我也想起来，记得在旧町地域的高中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在”的山口村子失火，自己也跑去看热闹。在溪流蜿蜒的洼地上，立着两三棵柳树，透过周围稀疏的树林，看见稍高的地方，山地的田埂上建有三间涂抹灰浆的简陋的木结构长条屋，靠外面的那间杂货店正在燃烧。中间那一家的主人在山上干活。靠里面那一家是铁匠铺。只见铁匠铺的主人一只手抱着老婆、另一只手抱着儿子冲下来，一直来到消防队员制止不让通过的地方。他一边流泪一边不断叫喊着：

“我不管干什么也要养活你们！”

火很快被消防队扑灭，铁匠铺的家幸免于难。铁匠又恢复平静，若无其事地在自家门口收拾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我一下子觉得不够过瘾，大为泄气。不过，在大火中被当铁匠的父亲那一只粗壮有力的胳膊夹着冲出来的小孩子，虽然身体无法动弹，那一双不想接受围观者任何同情的睥睨一切的倔强不屈的眼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锻冶醒过来，他那偶人般可爱的样子因为身体衰弱的缘故更令人喜欢，但可爱里依然透出意志坚强的神情。他突然抬头

瞥了大家一眼。也许他本来就是装睡，等待阿吉大哥坐在他枕边的椅子上，等待席地而坐的其他年轻人安静下来。锻冶的脑袋又落在枕头上，似乎不愿意听阿吉大哥安慰的语言，自己先开口说道：

“‘森林之会’的这些人一个个都是开车狂。让他们慢慢开，反而疲劳。反正也不会死在路上！”

锻冶声音细小，却很有力气，这似乎更加引起弓子和总领事的兴趣。但是，坐在锻冶脚边坐垫上的母亲一反刚才恳求阿吉大哥时那种谦恭低下的态度，不客气地打断儿子的话：

“怎么说这些没用的话？！你不是哭着喊着说没时间了、来不及了，非要见阿吉大哥不可、和他说话吗？”

锻冶对母亲这种愚蠢的情绪性的话语表现出老实顺从的态度，这倒使我深感惊愕。

“我一直想和阿吉大哥说话，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母亲刚才的话是真的。医生告诉我可以出院以后，我就想回家途中先到阿吉大哥这儿来……听说医生之所以告诉我可以出院，是因为我没完没了老问病情，结果总是拖延他们查病房的时间。护士还没好气地说，这样下去病好不了。”

“我能够和你在这里见面也很高兴，这样可以随意交谈，不像在医院里那样，影响其他病床的患者。那么，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锻冶发出一声稚嫩的咳嗽，似乎是平静自己的情绪。

“我不久就要死去，但是，什么疼痛、什么呼吸困难的痛苦，这些都不可怕。要是疼痛过于剧烈，因为我的身体还是一个儿童的身体，经受不住会一下子昏迷过去的，如果不能苏醒过来，那就死去了。

“我害怕的是，我死以后，时间在这个世界上将继续下去。

而且一想到自己不在这个世上，就非常厌恶死亡。白天没有这样的感觉，一到晚上就感到害怕……阿吉大哥，你对这种事是怎么看的？”

锻冶说完以后，屋子里鸦雀无声，都能听见从远处的县道传来的长途卡车通过的声音。

“……时间将在这个世界上永远继续下去。例如一百年。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已不在世上，而且永远不会回到这个世界。思考这个问题，的确会感到无比的孤寂。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思考过，有一阵子感到极度的恐惧。说是年轻的时候，其实也就比你大几岁。那是一种凡是来到这个世界的人都有可能体验的恐怖。即使没有特殊的事情，一般地说，感觉自己最好不要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正是自己即将死去、并且意识到时间将在以后的世界里继续下去的时候吗？”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锻冶的喉咙有点干燥，声音沙哑。

“现在，我想谈谈对世界永远存在、人会死亡的看法。这是我很早以前的想法，所以有时需要回忆。首先是想制造一个活到接近永恒的人的模特儿。这是我在加利福尼亚巴克雷中学时设想的模特儿。那个时候，电视的科学节目还告诉我们：宇宙是有限的，存在着许多有限的宇宙……我对宇宙是有限的这个论点非常关心。

“于是我推想，要是人类研制一枚火箭，对着天空的某一点发射出去，火箭不断上升，就会到达宇宙的终点。我又联想到时间的永恒。永恒的时间也应该有它的极限。

“我幻想产生这样一个人。如果出现一个可以利用全部先进的医学科学、活到接近永恒的‘地球王’，可是最终他在即将到达永恒的极限时也要死去。地球王在临死的时候想到自己

死后时间还将继续下去。那时他也会感到寂寞可怕的吧。”

“是的。即使活到接近永恒，只要这个人还有感情，恐怕也会厌恶死亡，还想继续活下去。”锻冶为了显示阿吉大哥的话使他心情宽松，用幽默的口吻说，“要是活到那么长，大概也就活惯了……”

“恐怕也活腻了。于是，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接近永恒的漫长时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问题不就在于瞬间了吗？我再进一步深入思考，想到永恒的前一刻。这是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我认为自己的感觉是正确的。”

“阿吉大哥在这里的学习会上对我们说过：想通过你们复习自己小时候做过的那些事情。我觉得现在正和阿吉大哥一起复习。”

“我现在也真想这样。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我是在学校前面下公共汽车，打算横穿大马路到山那边去。等候交通信号变换的时候说出这句话的……对面的公共汽车站旁边有一棵大番枫树。正是巴克雷各种各样的枫树红叶如火的季节。大番枫树与一般品种的枫树不同，红叶时节，鲜红、金黄、翠绿三种颜色的树叶同时存在树上……我看着叶子在海风吹拂下闪烁飘动的大树。当交通信号灯变绿的时候，我这个中学生明确地、而且使用日本语对自己说：再等下一次变成绿灯吧，在这比瞬间稍长的时间里，我要观看这番枫树茂密的枝叶。仿佛生来第一次感觉到那样浑身充满坚定信念的深厚心情……

“后来，像是自我训练似的，我在人生中经常仔细琢磨这比瞬间稍长的时间。尽管不免还有人生的错误，那是另外的问题。经过这样的自我训练，虽然并非经常，有时我也体验到自己在这比瞬间稍长的时间里活到接近永恒所感受的一切。锻冶啊，我相信这不仅仅是我的感觉而已。

“因为可以这么思考：再想像一下活到几乎接近永恒的漫长生命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老人，大概皱纹密布，身体干瘪，他最终也要终结自己漫长的生涯。他这样回想自己的人生：在如此漫长的人生里，镌刻着哪些证明自己真正活过的标志呢？于是他拼命回忆，他能回想起来的，难道不就是几次比瞬间稍长的时间吗？如果这样的话，锻冶，即使你的人生只有十四年，但是与永恒负 n 年的人生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我也没有说永恒负 n年。但是，活八十岁总比十四岁好吧？这就是我的愿望。”锻冶轻松地说。

“我也希望你活那么长。”阿吉大哥流露出痛苦一样的遗憾表情，“……不过，要是达不到的话，如果只能活十四年多一点，锻冶啊，我劝你以后经常把精神凝聚在比瞬间稍长的时间里，怎么样？不要再为自己死后时间将在接近这个世界永恒中继续下去而苦恼忧虑吧。”

“我也打算停止思考这个问题，可是一到夜晚，又不由自主地想起来。有意识地不去思考，其实就是思考吧？当我告诫自己不要思考的一秒钟以后，却又在大汗淋漓地思考自己死后近乎永恒的漫长的时间问题。”

“锻冶啊，我想知道，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阿吉大哥说。我从他的声音里感觉到他并非运用对话技巧，而的确是想从这个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思考生死问题的少年朋友那里了解真正的体验，“你思考过自己出生以前的、同样接近永恒的漫长时间的问题吗？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你没感觉到寂寞恐惧吗？”

“不，没有。我没有那种感觉……是因为我没有思考过。”

“人来到这个世界，在一段时间里活着。这就是一个人的现实人生。在这人生之前与之后，自己都不在世界上。为什么

觉得这前后接近永恒的时间里的寂寞恐惧会是不同的呢？它应该是相同的啊。”

“是的。”锻冶的声音很平静，却显示出活跃勃动的兴趣。

“与人生之前和人生之后的永恒时间相比，还是中间部分相对短暂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最为宝贵。所以，在几乎接近永恒的漫长时间面前，十四年与八十年的差距绝对算不了什么！再深入一步想一想，我觉得，能够与永恒抗衡的难道不就是瞬间吗？如果以我们有限的生命与几乎接近永恒的漫长时间抗衡，难道不是只能依靠自己深刻体验的比瞬间稍长的时间的景象吗？

“而且，这在实际上是可以得到证实的。锻冶，现在你回到森林里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从明天开始随时都可以体验比瞬间稍长的时间。一旦开始感觉，可以立即与永恒的感觉进行比较。对于经常思考自己死后的接近永恒的时间问题的锻冶来说，这种比较应该轻而易举。过一段时间，你会真切体会到，永恒固然很好，而现在对比瞬间稍长的时间的体验也非常美妙。

“今天你从医院过来，一路上体力消耗很大，等你身体恢复以后，或者从明天下午开始，我带你出去。你会看见到处都是这样的景象。农场有轮椅，你可以使用。不管怎么说，你回到森林里来，这很好。”

我开始听到锻冶啜泣的声音。这哭声是他深厚感情的喷涌，这是向着围裹这块土地的四周一切东西全面敞开、并且与之紧密结合而充实的感情。我自己虽然没有像锻冶那样哭泣，但同样体验到只有回到这块森林环绕的土地上才能确保的感情。这是使我真正接受“变性”的关键体验——关于那个夏天的事情，准备下一章记述。

阿吉大哥大概也害怕自己会情绪化，在锻冶哭泣的时候没有吱声。锻冶经过——如同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少年一起无忧无虑地奔跑玩耍，气喘吁吁，接着恢复平静的——一会儿工夫，停止了哭泣。

“锻冶，回到这里参加老奶奶葬礼的K伯父，”阿吉大哥的声音没有情绪化的因素，“带来一皮箱的书。他和光两个人坐飞机来，就带这么重的行李来。他说打算充实前阿吉大哥的书库，都是经过挑选的好书。其中有的书可以和刚才的谈话结合在一起，明天送到你家里去。有一本中原中也翻译的《兰波诗集》。他翻译的时候，碰到不明白的地方，就请教年轻的法国文学研究家渡边一夫。这本书是出版的时候中原送给渡边一夫的。渡边去世的时候，K伯父得到这本书，作为对他的纪念。扉页上还有中原的题词哩。”

“里面有兰波的《永恒》吧？因为这也是阿吉大哥的教育方针，所以我一直记着。打算一边回忆比瞬间稍长的时间的体验，一边欣赏田园风光。”K伯父说。

第二天，在阿吉大哥去探望锻冶之前，我从书库里拿出中原中也翻译的《兰波诗集》。《永恒》这首诗是这样开头的：

又找到了。
找到什么？永恒。
消失了，大海
连同太阳一起消失。

锻冶死去以后，这本诗集返回到前阿吉大哥的书库。我看到《永恒》的最后四行轻轻划着红线。

希望原本就有吗？
存在着一线愿望吗？
沉默地忍受着……
醒悟之前的痛苦。

锻冶坐着工厂的运货车在阿吉大哥的陪同下前往“在”以后，离午饭没有多长时间，由我带着总领事夫妇和 K 伯父参观农场。来到用于酿造葡萄酒的最新品种的葡萄园时，安佐从低矮的葡萄架上摘下葡萄给迅和光吃。我还担心是否使用农药，安佐放心地摆摆手。

“那是阿吉大哥传道时的姿势啊。” K 伯父打破长时间的沉默。

“的确，在这里生活，他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不过，还是要考虑隆的将来啊……”弓子说。

“至少现在阿吉大哥在这里的确活在比瞬间稍长的时间里。”总领事对弓子说。

第四章 “变性”

如果用语言记述发生在我的身心的“变性”情况，我觉得只能回溯具体的起因。也许必须追溯到在这块土地上出生以后、或者以前，即受胎期间乃至以前的“变性”产生过程。否则，大概祖母也不会那么自然而然地同意我的“变性”。

回顾我实现“变性”的时候——关于“变性”以前的情况，只能在我以语言叙述的过程中时而打破意识的控制才能流露出来——必须明确指出，起因在于和我一起在“公馆”里共同生活过一个夏天的扎卡里·K·高安。我们的关系看似偶然，其实连结着必然的锁链。

我当时还是十八岁的小伙子，经K伯父介绍，认识扎卡里。我上东京以后，一直负责接送光去养护学校高级班，那一天是学期结束的最后一天。我到住在成城学园前车站附近的伯父家里。K伯父的家里人都称伯父的妻子为阿优，我也跟着大家这么称呼。光的动作磨磨蹭蹭，阿优总是在关键时刻催促他洗脸、吃饭、服用抗癫痫药。K伯父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工作，坐在起居室的扶手椅上，膝盖上放着画板。我在餐厅吃过早饭后，拿着书就坐在餐桌旁阅读。

这时，电话铃响了。平时很少接电话的 K 伯父接过电话，交谈一会儿，放下电话，对阿优说：

“今天下午，高安的儿子要过来。就是患酒精依赖症自杀的那个高安。这个儿子不是他和珀涅罗珀·肖一林生的，而是和第一个妻子的儿子。”

然后，K 伯父对我说：“那小伙子很有意思。刚才还对我那么说哩，用英语说，不过平时我们不这么说。

“……这个电话号码是父亲在夏威夷去世的时候，我从佩妮那儿买来的笔记本里发现的。这是一本旧笔记本，我想恐怕有一半打不通吧，试着打一遍，没想到你出来接电话。难道你一辈子只用一个电话号码吗？说不定这组数字对于你具有神秘的含义哩。我小时候，父亲就对我讲述一个古怪的青年的事情。那是他回忆在日本的同班同学，莫不是你吧？”

K 伯父笑起来。我听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阿优补充说：

“就是高安说花十二美元阉割的那个孩子，还让你惊愕得目瞪口呆哩。高安长期在国外生活，对日语的用法变得一知半解。大概本来想说按照犹太后裔的妻子的要求做了割礼，结果把割礼说成阉割了吧？”

接着，在厨房里一边洗东西一边竖起耳朵听着这边谈话的光的妹妹阿真对母亲说：

“我知道有一个音乐家名叫扎卡里·K·高安。现在已经退出乐坛，他原先率领一个名叫‘地狱机械’的摇滚乐队，相当活跃。电台有一个节目，专门播放像‘Y·M·O’、‘甲壳虫’这些已经解散的乐队的歌曲。我喜欢他们唱的 *Oblivion*[①]。下

①意为：湮没。

一周的点播节目里播放，阿樱给我录音。因为我老听这首歌曲，今年过生日的时候，学校爱好小组的高年级同学就把录音带给了我。名叫 *Only a ratification*[①]，像法律用语。光也听过了吧？”

阿真的这番话让 K 伯父大为惊讶，他觉得必须解释清楚，便紧接着她的话尾说：

“扎卡里·K·高安的父亲是我的老朋友，他对一个名叫马尔坎·劳里的小说家尤其感兴趣。扎卡里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扎卡里从与父亲共同生活的女人那里买到他的笔记本和全部手稿，并以此为素材，制作了纪念父亲的唱片。可是，高安是一个性格古怪的人，他对自己的原作根本不重视。所谓的草稿，也是引用马尔坎·劳里的话。我听过 *Inverted Qliphoth* 这盘唱片。‘倒立的克利弗特树’，按照《犹太教秘义经》的说法，这是以树的形式表现世界堕落。其中一首曲子也只是朗诵劳里的《在活火山下》的结尾部分。”

虽然阿优和阿真都注意倾听，但她们不能在关键地方恰到好处地做出反应，只有身处厨房与起居室之间的餐厅里的我在适当的时候向 K 伯父点头。

“就是他死去的那一天晚上，劳里还是和往常那样醉得一塌糊涂，暴力自毁。他的妻子害怕得躲出去。第二天早上回家一看，发现丈夫已经死去。 *Oblivion* 这首歌曲也是取材于他没有发表的诗歌。是一首题目为《你追求什么？忘却》的短诗。还有一个，就是阿真从高年级同学那里得到的录音带，那个标题是我记得看过的一篇有关劳里的评论或者评传中的短语。劳里的一生是长期以酒进行慢性自杀的试验，他的死不过是对这

①意为：惟一的认可。

种试验的认可……

“我把高安的故事写进小说的时候，曾经打算给扎卡里……这个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的儿子送去一个信息。因为劳里写的小说里，也有与这个世界、或者说这个宇宙、或者说其中的人生的一切和解的作品，建议他能否以此为素材进行音乐创作。我的小说里也引用他的短篇小说的文字。据高安的妻子佩妮说，扎卡里完全看得懂日文。”

“你把那本短篇小说集送给阿真的英语老师了，说是作为英语教材。那篇作品就在里面吧？《通往泉水的森林小路》，阿真，高年级同学给你的录音带里有这首歌曲吧？歌词也是短篇小说里的祈祷词吧？虽然佩妮对你的小说很生气，但是信息大概还是通到扎卡里那里了。正因为如此，他才登门拜访啊。”

K伯父注意到只有我一个人对他们所谈的内容一无所知，便走进书房，把他翻译的收有劳里文章的书拿出来。我立刻翻到K伯父引用的那段文字：“亲爱的主哟，我虔诚地祈祷。请您帮助我，使我能够整饬完美作品。不论它多么丑陋、混乱、罪孽深重，都要请您过目…… 虽然紊乱喧嚣、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但通过这些使人心沸腾的‘语言’响彻云霄，把美好的希望传递给人类。这必须是饱含着平衡、庄重、亲切、共鸣、幽默的作品……”

我看完以后，抬起头来，只见K伯父正对着我坐在餐桌的对面，而阿真双手十分珍贵地捧着装在透明盒子里的录音带站在我们之间。她说：

“这是扎卡里·K·高安的录音带。原版是国外进口的唱片，高安引退以后，变得很珍贵。这是特地翻录的。要听吗？”不知道她问的是我还是K伯父。

“噢，一会儿再听吧。”看来K伯父的话还没有说完。

从对父亲对我都表情漠然的阿真手里拿过录音带，念着商标上的文字。

“*June, too soon; July, stand by; August, you must; September, remember; October*[①] 作为题目，太长了。”

“真的。一首乐曲的名字这么长。”阿真说。

“这是‘水手的格言’，劳里诗集扉页的诗句。”K伯父不甘落后地继续解释。

“光也喜欢这首乐曲吧？”

“嗯，很喜欢。可是我该走了。”光一边往门口走去一边说。于是，我也微笑着站起来。

下午，我回到自己租借的房间里收拾行李。打算晚上乘坐虽然花的时间比新干线长、却价钱便宜得多的夜间火车回老家。收拾好行李，我到养护学校接光回家。一到家里，看见树篱前面停着一辆脏得简直目不忍睹的黑色本田车。在初夏临近傍晚的晴朗舒适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宁静。

我和光走进大门的时候，就听见从正面的会客室传来肯定是扎卡里·K·高安的小伙子的声音。他的日语比我想像的流利，正滔滔不绝地说话。回来的路上，光的病轻微发作，所以我直接送他到二楼的寝室，让他上床休息。光很喜欢外国话，但现在的身体状态使他还无法产生好奇心。我来到起居室，只见扎卡里仍然对K伯父和阿优口若悬河地说话，对我并没有在意。

他昨天还在能登半岛旅行，本来预定乘坐昨天晚上的飞机回来，但是航班取消，而且即使预约今天早晨的航班，也无法

①意为：六月，太快；七月，旁站；八月，你必须；九月，记住；十月。

保证按时起飞，于是租一辆车彻夜开回东京。进入东京以后，他先给K伯父打电话，然后在车里睡一会儿觉。由于日本海方面风力很大，考虑到车子的稳定，同时也为了自己开车不打瞌睡，在小松机场找一个因为走不了正一筹莫展的陌生旅客，让他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起回来。虽然大雨滂沱，但大家都知道台风登陆的消息，很少有人开车出来，所以一路上畅通无阻。

他谈到自己冒着倾盆大雨开车的情形，具有一种不同于日本人感觉的奇妙的真实感。同样，他去能登半岛的目的也与众不同，是为了看“竹竿”。他买下的父亲的遗物中有一本柳田国男的书。书上说雪国里的孤独人家因为过于寂寞，就在屋檐上插一根“竹竿”，以向过往的人们发出信息。扎卡里一直把这个风俗记在心里，于是想去能登亲眼看一看。之所以选择能登，是因为看到宣传加贺前田家族的妙成寺五重塔的旅游观光广告。日本的生活变化日新月异，速度极快，只有到十分偏远的地方才能看到传统的东西。既然古代的塔至今保存完好，也许民家还保留着插“竹竿”的风俗。五重塔的确很美。因为寺院的主人是藩主的母亲——或许是夫人，所以觉得寺院周围的地形与寺院建筑物本身的搭配反映出女性的宇宙观。当然，扎卡里还参观了典型的男性化的寺院——曹洞宗的祖院总持寺。

“贴在墙上的那句话，我认为意义深刻。”扎卡里从斜纹粗布裤子的屁股兜里摸出笔记本，无所顾忌地对着K伯父念起来，“人生没有失败，只有愚昧。”

“你对佛教很感兴趣嘛。我还以为由于马尔坎·劳里的缘故，你喜欢犹太教哩。”

“我对佛教的兴趣其实很杂乱，妙成寺属于日莲宗，总持寺属于禅宗……对‘竹竿’的兴趣，也与后来读过的米尔查·耶鲁阿蒂的思想有关。”

“你是说把‘竹竿’视为‘世界轴心’吧？”

“是的。”扎卡里从 K 伯父的话里显然受到鼓舞，“不过，耶鲁阿蒂主张，人们认为这儿就是世界的轴心才竖立柱子。我不同意他对‘竹竿’的观点。这是美国人老掉牙的思想！我认为，不如说，人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世界角落里一个很随意的地方，以这样的心情竖起各种各样的个人的柱子。这是柳田的推测。

“其实，孤零零的民家并不在汽车来来往往的马路边上……而是在深山老林里，即使远远看见有一家住户，也不知道是否插着‘竹竿’。觉得好像插着什么东西，辛辛苦苦过去一看，原来是电视天线……

“于是我到市政府旅游科，说明自己想看‘竹竿’。市政府的人把我带到一个放着过节彩车的会馆里。叫‘切子’的那个东西……像是装在车上的柱子，或者像是船上的桅杆……这么说，移动的柱子也具有魅力。劳里也当过水手，我一下子好像明白自己为什么喜欢船。”

“你的日语词汇非常丰富。高安对你的日语教育，比当时东京学校的教育富有个性。” K 伯父坦率地表现出惊讶的心情。

接着，K 伯父认为谈话告一段落，便把我介绍给扎卡里。阿真端着红茶出来，站在扎卡里面前，脸上也露出微笑。阿真平时胆子很小，从来没见过她和 K 伯父的客人开口说话。这一次 K 伯父把她介绍给扎卡里，说“我这女儿可是经常听你的唱片啊”。阿真还把刚才说的那几首自己和光喜欢的曲目告诉扎卡里。

“*June，too soon*……这首曲子是有意识地运用现代音乐的和声与旋律，所以我也认为具有很强的音乐感。”扎卡里也微笑着对阿真说。

接着，扎卡里又面对K伯父，说道：

“我从事音乐创作的事，大概夏威夷的佩妮已经告诉过你。但是，我停止音乐活动的事，恐怕她没有特意告诉你吧？她自己现在正忙于西萨摩亚的自然环境保护工作……所以这一次我突然登门拜访，了解父亲以及他的笔记本里经常出现的K先生的情况，大概感到唐突吧。但是，我还是打算先去父亲的老家石川，然后再去你的老家四国的山村。”

我在旁边听着，对他说要去四国心里嘀咕，但是K伯父什么也没说。话题转到晚饭请扎卡里吃什么，最后决定阿真去车站前面一家新开的高级超市买食物，扎卡里自告奋勇开车和阿真一起去。

他们出去以后，K伯父和阿优谈论扎卡里，充满对他的好感。阿优是一个很和蔼公道的人，对年轻人从来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而K伯父大概对早逝的同班同学并不幸福的坎坷人生怀着复杂的心情。这从他后来对扎卡里的关照中也能体现出来。

“扎卡里不像混血儿的样子，倒像一个日裔美国人。”阿优说，“这么大个子、又有强烈个性的小伙子突然闯进来，一定让能登人大吃一惊吧。”

“可不是吗？要是不听他讲‘竹竿’的事，还以为遇见‘怪人’了哩。

“就我的印象而言，扎卡里一看就知道是白人与日本人的混血儿，而且平时很喜欢吃肉。不过，他的脸型没有混血的缺点，倒是恰到好处地吸收了双方的优点。”

“如果高安是那种类型的人，并不像你和那些大学同学平时所说的那种形象啊……”

“高安患酒精依赖症以后的样子就不用说了，就是回忆他

在驹场校园里时候的模样，也和扎卡里显然不一样。那是因为扎卡里的母亲是犹太后裔，身体健康，外貌富有个性。”

阿真和扎卡里回来的时候，对汽车声音敏感的光，大概病状也已经过去，一个人从楼上下来，走进起居室。阿真把光介绍给扎卡里。光与外国人握手的时候，必定要用英语问候。他在英语问候前说出扎卡里的名字：Nice to meet you, Mr. Zachary K. Takayasu①！

扎卡里用与刚才说日语时完全不同语调的美国式英语问候光，用力握着光伸出来的手，接着略一思索，改用日语说：

“你能准确说出我的名字，谢谢你。我的名字不论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不好记。”

“你的名字写在录音带上。”光一本正经地回答。

“哥哥喜欢你的音乐……”阿真说。

“不过，光创作的乐曲接近巴洛克风格吧？真的喜欢我的乐曲吗？”

铺着地毯的起居室与餐厅的地板间之间没有隔开，只是地板的高度不同。站在地板间的光突然意外敏捷地走到钢琴前面，站着弹出几组和声，然后满脸微笑地回头看着扎卡里。扎卡里向他伸出手，深切说道：“Great，it’s from my *Oblivion*！”②

提早吃晚饭——这是因为考虑到我赶得上乘夜车回家——的时候，餐桌上的话题总是由扎卡里开头，K伯父进行发挥。从谈话中知道，决定在研究生院选择日本民俗学专业的扎卡里对父亲年轻时期的朋友K伯父的工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①意为：幸会，扎卡里·高安先生。

②意为：“棒极了，这是出自我的《湮灭》！”

起初K伯父显出不知就里的表情，没有表态，但当他清楚扎卡里的兴趣集中在K伯父的小说中有关四国森林题材的作品时，立即显示一种快意的样子。

“扎卡里运用研究家的方式阅读小说。这也是我认识的那些巴克雷、芝加哥的历史研究家的阅读方式。我知道你两边都学习过。说起来，当然这种体会对我来说不是第一次，就是写进小说里的故事与实际的传说、近代的历史事实有着多大程度的一致和差距。作为作者，很难说清楚。首先我心底深藏着幼年时代的记忆。这也不好说就是有意识的虚构。但是，有的显然是小说创作所需要的虚构人物，一直在那儿居住的祖母却断定说当地就有这样的人。

“我有一个想法，扎卡里既然有这种愿望，阿佐在暑假也要回四国去，你们一起走怎么样？在‘公馆’里住上一个星期，大概就可以了解小说的背面、所谓传说的场景吧。就说观察森林吧，既从外部观察，也从内部观察，具有两方面的经验。如果扎卡里从中发现与小说不同的地方，这应该是最有意义的。

“如果觉得待在‘公馆’里难受，你既懂英语又懂日语，要是能够整理一下‘公馆’里的书籍，那就更好。至少把大体情况告诉阿佐……”

“如果K先生让我住在森林里面的村子里，为我调查传说提供方便，那实在太感谢了。另外，我写论文的时候，想翻译引用K先生的原文，不知道能否得到你的同意？译好后，付印之前还想请你核对……”

扎卡里突然显得激动紧张，连他的日语都变得带着几分洋味。K伯父起先面有难色，但只是一掠而过。既然他愿意尽快促成此事，对扎卡里的一切要求很难提出保留意见。

然而，由于事情的急遽变化，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我。K伯父让我当天晚上就乘坐扎卡里刚刚从日本海沿岸回来的车子和他一起去四国。我和扎卡里还几乎没有说过话。尽管他从已故的父亲那里接受日语教育，又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雷分校学习过，现在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研究日本问题，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但在我看来，他依然是一个毫不了解的美国人。

而且这个美国人要研究K伯父的小说和我出生长大的村子情况，我觉得他的动机颇为复杂。这恐怕也由于接受K伯父对我在东京生活的经济资助，虽然为了报答恩情而经常到他在成城学园前的住宅去，但当时不愿意看K伯父的小说的心情有关……

我心里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遵从K伯父的意见。其实，阿真和光在餐桌上的态度直接促使我当晚出发。他们对我能够和扎卡里一起乘车去四国表现出无比的羡慕之情。扎卡里瞪着轮廓鲜明的蓝眼睛一直盯着我，等我一答应，他似乎表现出摩拳擦掌立即就要开车旅行上路的样子。他刚才津津有味地喝着K伯父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洛克分校任特约研究员时朋友赠送的拿巴·瓦利葡萄酒，现在滴酒不沾，连喝三杯咖啡，准备半夜启程。

出发的时候，扎卡里把我的行李放进后背箱里，可是里面没有他的行李。我正觉得奇怪，他已经坐进黑人造革的驾驶座上，脑袋瓜钻到方向盘底下，取出一个海蓝色的布袋，扔到后排座上。他的驾驶座已经最大限度地往后挪。我对他还有几分生疏的感觉，他的态度却像多年的老朋友似的，率直坦诚，甚至连微笑都没有地对我点了点头，发动车子奔驰而去。

车子旅行一路上的琐事略去不写，因为回到森林的土地以后发生的事情才是我“变性”的主要故事。不过，一路上我向

扎卡里学到不少东西，而且成为要好的朋友。

车子顺着东京至名古屋的高速公路一直奔跑，在濑户内海乘渡轮过海，然后横穿路况稍微不好的四国。路上，扎卡里谈到这样的情况，使我受益匪浅。尽管当时还处在经济顺利增长时期，但离开东京以后，明显感觉到道路不足、交通不便。扎卡里以英国为例，说英国也是如此，大城市以外的道路交通的确没有采用现代化的先进技术，但是地方城市的富饶性和多样性以及美丽的风景完全可以弥补其不足之处。他说：四国现在还保留一些富有魅力的景观，使人略感宽慰，但恐怕很快就会消失，也像这里一样，出现三流的道路和简易建筑物吧。

“濑户大桥的建设完全破坏环境，为什么你们全学联不开展反对斗争呢？”

我虽然可以据理回答，但两人用日语交谈的过程中，说话不得要领，颠三倒四，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建设濑户大桥的规划其实与森林的传说故事联系在一起具有巨大的冲击效果，尤其对相信森林的神话和讲述神话传说的祖母的那些年轻人更是如此。……但是，如果扎卡里问我“是什么样的冲击效果？”我无法确切予以回答。也许正是我害怕他会问这个问题，说话才吞吞吐吐，含糊其词。

扎卡里对道路的分析相当准确，四国也已经开始在我们附近的地区建设犬寄岭隧道工程，一条直通“公馆”的马路正在修建。我们的车子到达河边时，只好停在安佐家的车库里。然后我们扛着行李走到“公馆”。K伯父已经事先打电话通知祖母，她高兴地迎接我和客人扎卡里。

扎卡里就像到日本老式家庭里做客的温和善良的美国人一样，一副客随主便的样子。他匆忙洗过澡，换上浴衣，坐在榻榻米上吃晚饭。桌子上摆着小雪做的香鱼和河蟹——这些都是

当地高中毕业后在森林农会、邮局等部门工作的年轻人送来的——扎卡里兴高采烈，特别爱吃河蟹。还说在加里福尼亚的时候，用南瓜喂河蟹，蟹肉的味道十分鲜美。在座的年轻人问这到底怎么回事，扎卡里解释说用鱼梁捕到河蟹后放进木箱里饲养，给它喂食经过改良的饲料。

饭后，我们三个人坐在榻榻米的扶手椅上，一边眺望前阿吉大哥修建的水渠、溪流与水田之间的坡面山地，一边聊天。我记得在这第一次愉快聊天的时候，扎卡里和祖母都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对祖母说：扎卡里对每个地方的神社都很感兴趣，从京都的祇园开始，一路上顺路看过各种各样的神社。祖母听后，便热心地谈起形成谷间村落核心的三岛神社。

“祭祀的是大山祇神。这是山神，所以觉得司掌森林很合适。可是创建神社的人好像把大山祇神作为大海的保护神进行祭祀！”

“今天早晨从大三岛这边的海岸经过……大山祇神社在对面的方向……”我说。

“它是三岛水军的守护神，大概与海有关吧。”扎卡里说。他没有到岛上去，只是根据我给他买的、刊载有许多大山祇神社收藏的著名甲胄照片的说明书获得的知识现买现卖。

“是的。我们的先祖应该是包括大三岛的三岛神社。听说以前神社的形状像一条船，没有起名字，祭祀着神。明治维新以后，如果神社没有堂堂正正的谱系，就要与邻村的神社合祀，所以才称为大山祇神。不过，据老家世的神官说，表面上把大山祇神作为祭神，其实谁都不认为祭的是别的地方的神。”

“K先生小说里的传说和您说的一样。但是我的父亲在小说上批注，认为这没有事实依据，而是作者的虚构。这是我想

向 K 先生请教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是我的论文的重要问题。虽然 K 先生没有给予我明确的回答，但也没有阻挠我亲自来这里调查。这就是他的态度。

“在芝加哥指导我的日本教授是专门研究神社合祀令的，他也没有告诉我自定祭神以对抗实施合祀令的事例。我认为这儿离大三岛这么近，祭祀的大山祇神还是一直从那边延续过来的吧。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有人发挥想像力，坚信祭祀的是本地独自的神。K 先生不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吗？

“今天我开车穿过森林的时候，感觉到小说里写的传说与现实完全是两码事，归根结底还是 K 先生虚构的世界……如果那些传说在 K 先生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那么我的解释就是时代错误。但是，毋宁说本地人为了让 K 先生发挥虚构的想像力，大家一直作证当时他不在现场吗？……亲眼观察森林……”

祖母原先一直按照当地老年妇女的习惯对扎卡里的谈话恰到好处地给予附和，但听到一半，她连这种有口无心的附和都停止下来。而且屏息凝神，默不作声，翕动嘴唇，捕捉扎卡里的论点。听完以后，祖母像是叹了一口气，说：

“你观察森林，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吗？”然后摇了摇头。

现在最清晰生动铭刻在我的记忆里的是，当时我全身热血涌动，感觉到心灵强烈震颤的喜悦之情。然而，这大概是我对第一次面对一个提出逻辑性反对意见的外界对手——甚至是来自外国的——对天真得毫无防备的祖母的忘恩负义的举动吧。作为小时候就被祖母收养在“公馆”里的我来说，是很不妥当的。但是，我在祖母面前表现出对扎卡里的共鸣似乎可以消除我看过一些 K 伯父的作品所造成的不满情绪。对！就是这样！扎卡里观察森林以后就是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我养我的这块

森林就是和祖母嘴里的传说、K伯父笔下的小说不一样……我对扎卡里产生一种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的共鸣，这与在K伯父家里时对他的疏离隔阂形成可笑的明显对照。

我和扎卡里在“公馆”里的第一个晚上，被窝铺在客厅里，我和他并排躺着，听着水渠的水声，无法入睡，反思对祖母的背叛，沉浸在悔恨交加之中。我相信自己已经伤害了祖母，但是她毫不介意。依然热心地为扎卡里明天开始的实地调查提供方便，我甚至怀疑她是否没听懂扎卡里说的话。

虽然第一顿晚饭后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祖母还是每天等候扎卡里和我调查回来，好像很愉快地和我们一同吃饭。如果我们到比较远的地方，其实最远只是攀登森林里通往高知的老路，但还是在天黑以前就回到谷间。

扎卡里根据国土地理院的五万分之一地图制作一份“在”和谷间的地图，一路上将确认的植物种类的名称详细写在地图上，有时候额外费时，不过差不多都是中午回到谷间，在瓮川里游一会儿泳，然后回“公馆”，向祖母汇报今天调查的情况。祖母根据当天的调查内容，也不在意扎卡里半信半疑的态度，依然详细讲述与其相关的传说。每天的日程安排都是如此。

后来，我在旁边听祖母对也是刚刚来到此地的隆讲述本地传说的时候，我才又想起祖母在这个夏天对我们谈话，更确切地说，是谈话的方式。她对隆说话的方式与对扎卡里时截然不同，连听话的方式也不一样。大概因为扎卡里喜欢柳田国男的著作，祖母经常给他一边读柳田国男写的民俗学随笔一边慢条斯理地讲解，而扎卡里也一边悠闲自在地倾听一边评论。但是，祖母向隆讲述森林的神话和历史的时候，神情急切，连站在旁边的我都觉得沉闷窒息，因此后来敬而远之，退避三舍。祖母对隆是反复讲述同样的事情，而且力求使用同样的语言，

运用同样的语调。祖母对扎卡里谈话的方式，往往是回答他的提问，引导他认识当地的具体地点。就是说，祖母采取把整个传说故事解体，只讲述具体细节的方式。

例如扎卡里说今天想去看“曾我十郎首家”，临到出发的时候，地点其实就在“公馆”附近，但我小时候掌握知识一知半解不牢靠扎实的毛病就暴露出来——前面已说过多次，我不好好看K伯父的小说。说起来奇怪，我看K伯父的小说，仿佛看到自己的现在和将来都被他写出来，而心惊肉跳——于是，为了带扎卡里去，只好向祖母请教“首家”的地点。

扎卡里在学校里学过日本近世史通史，自然对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暴动很感兴趣。于是祖母将三岛神社的神官介绍给他。这位神官的第四代祖先是农民暴动的首领之一，从这里被驱逐出去，而他的后代后来又恢复了神职。扎卡里也有一定的阅读古文献的能力，他在神社事务所里兴趣盎然地待了半天时间，颇有收获——院子里蝉声大作，我想起小时候曾爬到神社的樱花树上捕蝉，结果被马蜂蛰了一下，痛得嚎啕大哭起来。

祖母还把扎卡里介绍给不识寺的住持和冈田医生。住持提供的灵簿里记述的与“公馆”相关的亲属数不胜数，而且关系千丝万缕，错综复杂，令扎卡里一筹莫展。而且听说现在都已衰微，可以明确追溯血缘关系不过十来人，便问住持是否因为遗传的问题。住持告诉他，这个地方的旧家族中有亲姻血缘关系的极少超过三代。

“我的论调使您反感，但实在无奈。”扎卡里问冈田医生，“老奶奶”——扎卡里也立刻这样称呼祖母——“她讲述的传说作为这块森林的土地的共同神话和历史，先前具有更加强大的力量，它对于生活在本地的人们是否具有易于契合‘共同幻想’的大众歇斯底里的倾向？”

冈田医生回答说："对于在这块被密林环绕的、大约一百五十年以前还与世隔绝的土地上生活的居民来说，你把这个倾向视为优秀的人类资质呢？还是近乎精神病的疾患？"

扎卡里为了证明自己到这儿来并非是在与K伯父谈话时的心血来潮，事先准备一本称为"符号化地点"的笔记本。他认真阅读K伯父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把其中出现的地名——或者特殊的树木以及其他具有固有名称的东西——分为三十一项记载上面。他把那张地图贴在笔记本上，只要确认实有其处，就用红铅笔做个记号。

起初我觉得扎卡里对照笔记本的记录很难找到实际的地点。到"公馆"以后大约两周的时间里，能找到实际地点的"符号化地点"大体都已走完。我听到扎卡里的说明以后，终于理解了他来此地的目的。现在先把扎卡里称为"符号化地点"的森林土地的文字抄录如下：

> 四国森林里的谷间。洼地。天洼——"公馆"上方一带的称呼。朝鲜人的村落。河流。"幽灵之路"——根据祖母的讲述的传说，在统治村落的首领"破坏者"强迫下，村落的创建者在森林里修建的道路。——扎卡里和我进行过认真仔细调查，发现一条类似遗迹的小路，但未能走到头——石子路。冒水池塘。石墙。新制中学。国民学校。小学校。三岛神社。不识寺。村公所。邮局。"公馆"。派出所。脖颈——从沿河县道登上，两侧山腰如合拢似窄小之地。大岩块——封闭脖颈的大岩石，"破坏者"将其爆破，在开拓出的土地上建村——虽然大岩石已不存在，但扎卡里说想收集岩石的碎片。
>
> 大簗——脖颈底下、瓮川的浅滩中露出宽阔岩盘的部

分。鲸鱼石。洞穴——在森林下边一带，有几处。天洼大扁柏。名叫杉十郎的大杉树。“曾我十郎首冢”。蜡仓库。大竹丛。辽杨巨树。长百米宽二米五的森林通道。堤坝——前阿吉大哥将天洼的沼泽修建成人工湖时修筑。

“我从 K 先生的小说里把这个地方的‘符号化地点’挑出来，打算通过这些发现与小说显然不同的讲述方式。这样我就可以从独特的角度撰写有关日本近世史、近代史的论文……但是，我的打算落空了。看来大概惟一的方式就是采用 K 先生小说里的故事吧。

“另一种有可能接近老奶奶传说的方式，就是相信她讲述的一切，甚至产生信仰，使所有的传说活在自己心里。但是，我做不到这一点。K先生也做不到，所以离开这里到东京去，不再回来。为了弥补歉疚惭愧的心情，他才创作以森林的故乡为题材的小说，而且现在还在写。”

现在我知道，全身心地扑到扎卡里所说的另一种可能的方式上的人正是隆，即新阿吉大哥。

扎卡里去“百草园”调查时，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花一天时间都没看完。所谓“百草园”是一座孤岛似的低矮山丘，竹丛茂盛，农民暴动的时候从这里伐竹作武器。后来据说是“破坏者”的药草园。战争结束不久，原先从神户疏散到此地、依然留在村子里的人们把山丘的南面斜坡开垦成麦地。收割下来的小麦就摊在地里晒干、脱粒。一个初夏的下午，天气晴朗，一家农民全家出来游玩。小孩子在地头的草丛里玩耍时，吃了草根，结果生物碱中毒死亡。

冈田医生查明死因。安佐说她还记得冈田医生来到小学校里，在黑板上画出几种野草图，教大家如何识别。还出动消防

队员，把山丘上下的野草全部刨根消灭。从此，麦地也无人过问，整个山丘又被葳蕤莽莽荒草覆盖。

第二天，我们又去“百草园”的时候，扎卡里告诉我，他和音乐界的朋友一起去墨西哥旅行时参观过那边的“百草园”。那个“百草园”种植有分布地区广袤的各种药草，其目的是为了向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进贡大陆的草药。这些药草送到西班牙后，其功效、制作方法都没有流传下来。墨西哥的药草园也荒废了。最近有人试图恢复起来。据墨西哥的研究人员说，与墨西哥、西班牙进行三角贸易的菲律宾土著民族现在还使用墨西哥药草。目前正准备着手调查。创建“百草园”的“破坏者”或者部族大概比现在居住在这里的任何人都具有本草学方面的丰富知识。

扎卡里从原先是麦地的斜坡上采摘几种药草，由于阳光充足，药草的叶子茂壮，有的草茎枯干，草籽饱满。祖母身体健壮的时候，每年春天都到这里采摘叫做“青草”的药草。

“想起来，我们这块土地丢弃学问的时间太长了！我们现在就知道一种药草的使用方法，而且还把它叫做‘青草’！”祖母对扎卡里说。她还似乎不好意思地把晾干的“青草”拿出来。但是，扎卡里对干燥和保存技术的高超赞叹不已。他也把自己采摘的药草给祖母看，两人交谈植物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深夜。

扎卡里采摘的野草里，祖母说有一种草叫“草黄”。传说“破坏者”就是被这种草毒死的，她也认为这是毒草。扎卡里回答说：也许战后初期那个可怜的孩子就是死于这种草的生物碱，但它具有镇静痉挛的功效，应该算是药草。

祖母仔细察看扎卡里采摘回来的几种野草，其中还有的引起她的回忆。她说自己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去“百草园”游

玩，采摘回来和这个一样的野草，还受到母亲的表扬。这样看起来，在当时人们的生活里，除了“青草”以外，还有其他药草也在使用。

“扎卡里，别看你这么年轻，还懂得不少药草哩！”

“因为都是植物种类，表面看似相像，其实日本列岛与美国大陆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是这些都和美国印第安人眼里的药草差不多。我原先的乐队里有一个印第安血统的歌手，她教我辨别药草的方法。她的父母亲说，这些药草对治疗眼病有效。”

“眼病，啊……”祖母的声音显得很激动，她的眼睛——只有一边还有视力——凝视着阴暗的天花板，“……这么说，‘破坏者’患眼疾的时候，因为他个子大，治疗眼病需要很多药草。光是‘百草园’里栽培的药草还不够，于是不分男女老少，一个人拿一棵做样本，到森林边缘地带寻找。大家采摘到许多药草，从山上下来，草的香味弥漫整个‘在’和谷间。扎卡里怀疑这个传说，即使实际上没有‘破坏者’这个巨人，但这里曾经流行眼病是确实无疑的。当时珍贵的药草现在还这么茂盛。其实我小时候就听大人说过，可是一直没想起来‘百草园’里有这种草。忘得一干二净。大概还有不少药草被我忘到脑后的……”

“祖母是本地传说的百科全书，”我插嘴说，“怎么还有遗漏啊。”

“遗漏多得是。”祖母的眼睛少有地直盯着我，她的发黑和发白的两个眼球的威力使我惊惧畏缩。她说，“我这把年纪的人，记忆力就像粗眼竹篓……可是，实在不可思议！扎卡里对我们深信不疑的传说持冷静的批判态度，但就是他的话唤醒我七十多年沉睡的记忆……把这棵药草放在我的枕边，也许我能够梦见当年生机勃勃时候的‘百草园’哩。”

第二天早晨，扎卡里的癫痫病发作。我双手拼命按住他的身体，顾不得对看见这个情景的小雪进行解释。而小雪——当时她负责“公馆”的一切事务以及管理前阿吉大哥留下来的工厂——却告诉祖母说我对扎卡里进行性的恶作剧。然而祖母大体推测到可能是癫痫病发作，并且对自己拿走扎卡里采摘的药草心里觉得很不好受。当我抽空向她汇报扎卡里病情的时候，祖母说扎卡里之所以采摘具有镇静痉挛功效的药草，是因为他的身体深处已经感觉到即将发作的征兆。这种药不用煎服，只要放在身边，它强烈的气味就能使病症发作的扎卡里镇静下来。可是自己为什么要把它拿走呢？……

我醒来的时候，沐浴着夏天早晨清爽的空气，感觉到年轻的肉体里充沛精力。挡雨窗没有关闭。由于天洼的森林的遮挡，阳光还没有直接照射到谷间，只有灰白的微光洋溢在拉门上。我闭上眼睛，翻个身，紧抱着毛巾被里自己几乎赤裸的、热乎乎的身体，打算再睡一觉。这时，我才意识到，刚才是因为好像有人敲门才醒过来。我迷迷糊糊地想，大概是扎卡里一大早就自己出去爬山后回来吧。不过，他现在正钻在自己的被窝里在我旁边睡觉，发出我已经习惯的气味……

我猛然坐起来。不是有人敲门。这个房间没有门。是扎卡里用他的粗大拳头敲打被窝旁边的榻榻米——几年以后，祖母去世前不久，躺在被窝里，她用后脚跟敲打着榻榻米。我难道没有从祖母敲打的声音里看到在客厅里癫痫病发作的扎卡里那哀切熟悉的幻影吗？

扎卡里粗壮结实的身体上穿着系有细带的浴衣，僵直笨拙地侧身朝着我的方向躺着。上面那只手还在咚咚敲打榻榻米，然后松开拳头，缓慢地左右摆动着，像是在空中抓住什么东西。呼吸沙哑而不顺畅，粥一样的浓液从鼻孔冒出来，又滑落

下一阵粗重的呼吸。

我的眼睛习惯昏暗的环境以后，发现扎卡里的面孔仿佛支离破碎。高高突出的额头，浓黑的眉毛，鼻梁凸起的鼻子，用泥瓦匠的抹子抹出来似的眼睛和嘴唇。如果光看这些七零八落的“零件”，倒都是东方人的造型。而平时紧张工作时候的旺盛精力，却像一个美国青年。没有血色的灰暗的皮肤……

起初我不知所措，茫然若失地蹲在被子上，只是完全被动地开放着自己的感觉器官。紧接着我意识到扎卡里癫痫病发作，恢复到能够主动作出反应的自我。然后，扎卡里四分五裂的嘴脸的愚蠢、痛切的悲哀、溺水者般的喘息……这仿佛遭受巨大力量凌辱的身体激起我的怜爱之情。

扎卡里紧咬牙关，使劲伸出一只手，另一只压在身体底下的手似乎也拼命要从什么东西的束缚下挣脱出来。这时，我莫名其妙地害怕他会使用浑身力量自我摧残身体，便将自己的身体趴在他身上。扎卡里的嘴里发出一种矿物质般的恶臭，心脏怦怦强烈跳动。我试图拢住他的两只胳膊，不让动弹，却被他巨大的力量掀翻，还自己在自己的耳朵与太阳穴之间打了一下。我身体的整个重量压在他身上，脑袋埋在他的脖子旁边。听着他冒出黏稠液体的呼吸，担心他在自己拼将全身力气的手臂和身体重量下会不会窒息过去。

就在我觉得扎卡里的发作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他突然猛力把我掀开，站起来，从浴衣里露出两条大腿，使劲踩着地面勉强站稳。一脸愚笨木呆的表情，只有眼珠骨碌骨碌乱转。

“扎卡里，扎卡里！你怎么啦？要上厕所吗？我和你一起去。”我倒在被子边上，对他喊起来。

扎卡里没有反应，只是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仿佛被体内的痛苦折磨着，扬起下巴，环顾四周。接着，他突然失去平

衡，身体坍塌下来，肩膀撞在拉门旁边的矮桌角上，但他仍然甩动脑袋、挥舞手臂想站起来。我拼将全部力气，扑上去打算制伏扎卡里汗水淋漓的硕大身体。

走廊的隔扇门打开着，小雪站在外面目不转睛地看着屋子里发生的事情——啊？啊！——她拉上隔扇门离去。

我听着小雪离去的脚步声，顿时感觉到自己的孤立无援，但还是憋足全部气力紧紧抱住使劲推开我的扎卡里。接着，他突然松弛下来，瞪着牛一样黑乎乎湿漉漉的充血的眼睛看着我，却又目光游移，无法集中，然后弯曲胳膊，抱住自己的大脑袋，已经打起呼噜酣睡过去。我精疲力竭，坐起来，把他的脑袋移到枕头上，再用毛巾被盖到他的胸部。我回到自己的被窝里，身上的汗水觉得发冷。我闭上泪水流溢的眼睛，怀疑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对于护理癫痫发作的病人毫无意义……

不过，我疲惫不堪，还是睡了一会儿觉。再次醒来的时候，朝向谷间一侧的拉门已经阳光灿烂。旁边被窝里的扎卡里头枕胳膊，睁着眼睛，把长长的手臂伸进我的被窝里，手指头抓着我左胸的乳头。他说：

“哦，原来是这样！”（扎卡里说的是英语，也许并不是日语的这个意思，但我记得当时根据语言的感觉和语调这样翻译的……）

我觉得奇怪，也看着自己血潮涌动的淡红色的丰满的胸部——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大声笑起来。那不是歇斯底里的笑声，也不是被胳肢一样不自然的笑声，仿佛是年轻的姑娘发自内心的明朗爽快的笑声。扎卡里像生病初愈的孩子第一次胆怯地微笑一样露出笑容，把抓着我的乳头的手缩回去。

这天上午，我与扎卡里之间的肉体接触仅是这些。对于扎

卡里来说，虽然发作已经平息，但体内还潜伏着什么样的病情？如何克服潜在的病情，恢复正常的生活？如何避免下一次的发病？这些都是他面临的问题。而且我作为他的护理，也必须接受必要的教育。

快到中午的时候，扎卡里说他要进行自我诊断，仍然留在客厅的被窝里，我出门来到灶间的地板间。正在厨房洗东西的小雪回头看见我，便使劲盯着我，然后“哼！”了一声。今天一清早，她觉得客厅里的动静不对头，过去一瞧，居然看到那样性的举动。这一声“哼！”似乎把她恶心的情绪痛痛快快地吐出来。

我向祖母汇报扎卡里癫痫发作的事情，并且说他有一定的经验。于是，祖母谈起对他在“百草园”采摘药草的感想，并表示衷心的慰问。祖母还指示小雪给扎卡里做病号饭，还说给他煎一碗自己长期服用的万能药“青草”汤。

以后的三天里，扎卡里和我之间是病人与护理员的关系。他没有外出——那几天也是那年夏天最热的日子——一边注意休息，一边按照K伯父的委托，开始整理“公馆”书库里但丁以及布莱克、叶芝的原文和研究书籍。

第三天傍晚，扎卡里发病以后第一次洗澡，然后和祖母一起吃晚饭。小雪从地板间的旧储藏室里把所有的洋酒都拿出来——与洋酒一样，“公馆”书库里的藏书也是阿吉大哥的遗物。这位遗孀对扎卡里整理这些书籍表示坦率的感谢——扎卡里仔细地一瓶一瓶端详以后，挑中“西巴斯·利卡”，兑水后浅酌少许。

以前小雪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总是伺候我们，但我感觉到她对我和扎卡里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今天吃晚饭时，她罕见地对我们谈起去世的丈夫的往事。在这块森林的土地里，

无论是谷间还是“在”，按照当地的习俗，大家一旦喝起酒来，必须喝得烂醉。阿吉大哥把自我控制有节制的饮酒方法教给这里的年轻人。现在看到扎卡里喝酒的样子，她心想阿吉大哥的饮酒方法是从欧洲或者美国的书上学来的……

这天夜里，我和扎卡里一回到客厅——前面已经叙述过，阿吉大哥把“公馆”所有的窗户、廊檐都安上纱窗，防止蚊子、飞虫进来，又能享受清爽的凉风——就各自铺上换有新床单的被窝。接着，扎卡里翻开从书库拿来的《叶芝诗全集》，一首接一首地朗读，我翻着阿吉大哥翻译手写的卡片对照着认真倾听。有的诗阿吉大哥没有翻译。那天晚上，我倾听扎卡里朗读叶芝的诗歌，其中有一首后来我自己经常翻读。这就是阿吉大哥译为《踌躇》的 *Vacillation*。诗歌在蛙声虫鸣、流萤飞舞于仰首才能看见的高高山谷间的意境中结束，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

一会儿，扎卡里把硬封面的叶芝诗集“砰”地扔到枕边，像那天发作刚刚平息下来那样，身体侧向我这一边（虽然没有伸手抚摸我的乳头），却说道：

“阿佐，能让我看看你的身体吗？”

“……这没什么啊。”我用橡皮筋把阿吉大哥的卡片套起来，放在枕边，然后两手圈放在脑袋上方，摆出同意的样子。

我这个人比较随意，大大咧咧，但还是感觉到虽然扎卡里一直视我为小伙子，而我的女性特征仍然勾动他对乳房乃至性器官的医学好奇心。这引起我对小时候、也是夏天晚上在客厅里的往事的回忆。那一次，我也是这样一切敞开地仰躺着，露出肚皮，让冈田医生检查……

扎卡里起初也表现出医生的样子，他解开我的浴衣带子，把短裤撸到膝盖上，张开我的两腿——我抬起腰予以配合——

短裤从脚后跟剥下来。他先是俯视我的乳房，然后趴在两腿之间，仔细认真地端详。我的性器官的各个侧面都感觉到他呼出的热气。

接着，扎卡里一边用右手抓住我的乳房——但我的感觉与想像中他像对待女性那样温柔地轻握，捏弄乳头的行为产生矛盾——一边却用唾液濡湿的嘴唇把我的阴茎含在嘴里。我没有出声，但模仿小雪似的“哼”了一声。他又用左手无比细腻轻柔地抚摸我的女性器官……

然而，一直以理性的情绪进行医学性观察的扎卡里对我这个模特儿产生一种昂奋——纯粹的精神昂奋——官能性只能在这精神性的催化下才能发挥功能。夜间的凉气从森林高处吹下来，透过纱窗送进客厅。在森林高处上有一只睁开的“大眼睛”俯视客厅里的一切。袒露着白净的乳房和性器官的我犹如那只“大眼睛”的祭坛上的供品。就是说，我是作为“大眼睛”的心灵贫困的新嫁娘受到爱抚。现在，我的的确确正“再生”变成女性。在无与伦比的温暖潮湿的“护套”一样的嘴里，阴茎是女性器官竖立的旗帜。我第一次亲耳听到发出娇弱柔细的女性叹息而射精。在没有脂肪的腹腔里产生剧烈的收缩动作，我的女性器官仿佛被吸入一样不停动弹——于是，我的一直沉睡的女性器官终于苏醒过来，异常活跃。

……

一个星期以后，扎卡里·K·高安离开“公馆”，打算先去九州，然后直上东京。我为了具体实现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心，便乘坐他的车子去松山购买必要的衣服和化妆品。我们在车里谈到他一个人开车旅行的路上如果癫痫病发作该怎么办，但我显得比他更担心此事。扎卡里毫不在意，平静地告诉我，他十五岁时第一次患癫痫病，此后的二十年间已经习惯，甚至

还用这个病名作为自己的笔名，用作第一张唱片的题目。音乐评论家和唱片音乐节目播音员还探讨过这个题目的真实含义哩……

“说正经的，其实我总是有确切的预感，可以说是前兆吧。在到达极限之前，我就把它分散释放掉。但是，这次到森林里来，每天都有新的感受，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就疏忽了……如果在旅行途中觉得即将发作，我就住在当地的饭店里两三天，让它过去。因为我带着抑制发作的药……”

“我的护理反而对你的病有害吧？”

“癫痫病发作起来，周围的人比本人更害怕。其实大家为了镇静自己的情绪，才去制止病人的发作……但是，当发作过去精神开始恢复的时候，如果看到有人在身边关心自己，就会增加很大的信心和勇气。从这一点来说，你是很好的护理员。这是自己长期的癫痫病史上与其他无法比较的恢复过程，谢谢你！”

扎卡里一边聚精会神地在山路上开车，一边满含感情地向我表示感谢。我感觉到比依依不舍更加强烈的情绪。然而，在扎卡里看来，就像他以明确的语言表述的那样，他把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归结为从癫痫病发作到恢复的过程。正如那天夜晚我感觉与森林高处上的“大眼睛”交感一样，扎卡里正面对发作的余波，护理着自己和我。

我们穿过长长的隧道，沿着坡地下去，一边俯视着犬寄岭一侧的深谷，一边谈起我今后的生活。我独自考虑一个星期，终于下定决心，但是还没有告诉祖母。我把自己对今后现实生活的选择事先告诉扎卡里。

我打算今后作为一个女人而生活。如果想顺利地实现“变性”——我是在扎卡里的车子里第一次从自己的嘴里说出这个

词汇——尽管会在大学、住宿地造成一定的混乱，但还是在东京比较方便。然而，我感觉到“变性”与森林的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按说我从幼年开始就在这块土地上准备今日的“变性”，虽然小时候的朋友会投来好奇的目光，还是希望在“公馆”里开始我的新生活……

“这是正面进攻啊。”扎卡里用英语说。这个词语大概是他服兵役时学会的军事用语吧，“打算大学休学吗？”

“我帮你整理书籍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大学里想学的东西其实通过‘公馆’书库的书籍都可以学到。”

“要是学英国文学或者意大利文学的话，从入门到专业，书库里的研究书籍十分齐全。每一本认真阅读，而且书上还有详细的眉批……的确完全可以作为自学的教材。我就是通过阅读父亲遗留的藏书，得益于他在书里的批注和划出的重点部分，打下研究日本历史的基础的。除了 K 先生所写的患酒精依赖症的晚年以外，我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勤奋努力的人。”

扎卡里陪我在松山的百货商店购买年轻姑娘使用的衣服、鞋子、内衣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化妆品柜台，他替我向店员提出恰如其分的请教问题。而且说算是支付住在“公馆”的费用，用餐者总会的信用卡为我付款。最让我受益的是，由于一个美国大小伙子陪着我这个男人选购女性的毛衣、裙子、内衣等东西，使得店员不敢作出揶揄的反应。

在扎卡里的建议下，我们走进美容院。在那儿更直接显示出扎卡里陪同的效果。商店林立的林阴道上，扎卡里挑选一家时髦的美容院，他说这样的美容院对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顾客已经司空见惯。美容的时候，他对美容师提出各种要求，文雅的男美容师听着扎卡里的说话，显得异常热情亲切，认真精心。我的头发本来就比较长，经过修剪，摇身一变，变成梳着

男童式发型的女孩子，最后还给我化妆。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型固然完全改变，而对自己生来第一次的化妆并没有刺眼拒绝的感觉。这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也许只是为时过早的轻率浮躁的高兴，但至少向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新的自己迈出了一步……

走出美容院，怀里抱着百货商店的几个大纸口袋走向停车场的时候，扎卡里说：

“阿佐坐在美容院的椅子上的时候，我想起《踌躇》中，不记得是第几节记述的，五十岁的叶芝在伦敦的街头坐在书和茶杯面前……好，祝福我一路旅行愉快吧……”

扎卡里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和他分手以后，因为还有时间，就把东西放在寄存处，返回林阴道大街，在一家大书店的二楼买了一本简装本的叶芝诗集。我在候车室里翻到扎卡里说的那一节，在返回森林的路上，反复阅读这一段。回到“公馆”以后，又找出阿吉大哥翻译的日文。这一段是这样的：“我在店头眺望街道的时候／我的身体突然燃烧／大约持续了二十分钟。／我感觉如此莫大的幸福，／我受到祝福，而且也能够祝福。”

其实，扎卡里的心底还是潜藏着在癫痫病发作以后单独出门旅行的不安情绪，我觉得实在应该为他祝福。这首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诗歌的开头和下一节是这样写的（还是阿吉大哥的翻译）：

在两极之间
人在道路上奔跑。
火把，或者燃烧的气息，
前来破坏。

摧毁昼夜的
一切二律背反。
肉体称之为死亡，
灵魂称之为懊悔。
然而如果这样的称呼是正确的，
那什么叫做喜悦？

一棵树，从枝梢开始，一半全部是耀眼的火焰，
另一半全部是
露水湿润枝叶茂盛的绿叶。
尽管各自只是一半，却是浑然一体，
一半消耗着另一半更新的东西。
将阿蒂斯的画像挂在凝视的愤怒与盲目的茂密树叶之间的人
也许不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但肯定也不知道悲哀。

阿吉大哥用软铅笔写的眉批这样说：阿蒂斯是丰收之神，当大地之母西比利煽起激情的时候，亲手将自己阉割。在每年三月的节日里，有的信徒也在这一天阉割自己。精神与肉体各为一半，而且各自的一半在整体上又以某种形式共存为一棵树。将阿蒂斯神的画像挂在上面的僧侣与诗人本身重叠在一起。

长途汽车比从旧町地域车站打电话通知的时间晚三十分钟到达，小雪开着工厂的运货车前来迎接。就我一个人下车，这一带又是一片田地，荒凉岑寂，无须担心别人看见，但我还是大步流星地钻进车里，坐在小雪旁边。购物的纸口袋高高地堆在膝盖上，身上依然穿着早晨出来时的T恤和牛仔裤。小雪

闻到一股化妆品的味道，觉得奇怪，瞥了我一眼头发和侧面，什么也没说，只是“哼！”一声，开车出发。不论理解是否有误，小雪坚信自己判断的正确。我没有特地向她解释，只是说：

“我觉得很难让祖母接受……”我还没有把男性的语言改过来。

“不一定吧。祖母早就说你一直都是男性的装束打扮，这样不合适，觉得你有点可怜。可是她又不认为你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女孩子啊……”

“是这样的吗？……这么说，我也感觉到她有时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我，而我只顾自己的事……”

“你就这个模样回东京吗？”

“不，我想以后就住在‘公馆’里。”

“是吗？我也觉得你会这样做。要是这样的话，阿佐，那说不定我会离开这儿的。阿吉大哥得癌症的时候，我正准备给他生一个孩子。如果由于什么原因（我已经预感到肯定会出事），孩子没能生下来，就打算离开这儿。但是，终于发生更加可怕的事情，阿吉大哥被人杀害了，加上怀孕造成我情绪躁动不安，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无法在‘公馆’继续待下去。于是回到神户的母亲那里，可是过了一年，我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就把孩子托付给母亲，又回到‘公馆’里来了。”

“公馆”后面有一块菜地，菜地的农活也是小雪干，瘦削的脸被太阳晒得黢黑，却总是显得苍白。她一边转动着方向盘，一边以平时未见的紧张神情絮叨着。我从小就住在“公馆”里，受到祖母关爱，当时小雪就一直掌管“公馆”里的一切具体事务，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一句表达自己内心感情的话，对我大致只是用一声“哼！”来打发，在工厂里也只有

具体的事务性的指示。这就是我对小雪的印象。而且我从未听祖母说过小雪还有孩子，甚至觉得祖母大概把阿吉大哥的孩子视为小雪的幻想吧。

小雪一边忙碌地盯视着车灯照射出的前方路面，一边更是不停地转动方向盘，心里却好像翻腾着一种什么情绪的波动。是思念久未见面的孩子吗？还是因为一心想着从现在我们的车子正在通过两侧山腰夹拢的“脖颈”进入深山里去的这块土地离去而心旌摇曳呢？她似乎害怕打听我留在“公馆”里的心情的具体细节，紧闭的嘴边浮现出细小的汗珠。她一定是对自己离开、把我关在这里的想法感到内疚吧？我对这个三十过半的女人渴望在森林外面的新生活感到震惊。当年我没有考虑她的情况，就轻轻松松地离开“公馆”前往东京，感觉是多么迟钝啊——尽管我现在对阿吉大哥的亲儿子在神户这件事还是半信半疑。

祖母在地板间特地为我安排一个晚饭的方盘，坐着旁边的坐垫上等候着。祖母用那一只还有视力的眼睛盯着我的脸，听我汇报扎卡里出发以后的情况，然后说道：

“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她发自内心地说，“阿佐，你变成一个相貌出众的姑娘啊！”

“……这两三年，我一直考虑。心理上觉得自己已经有一半从男人跨越到女人，所以在外表上也要明确表现出来……我不打算秋天回东京上大学。小雪想离开‘公馆’，我愿意先学习工厂的管理方法，接她的班。然后再把她承担的其他全部事情接过来，虽然干得不如小雪那么好……”

“这当然很好……不过，阿佐，很辛苦的哦。”

“自己今后怎样变化，如何体验每天的生活，现在根本想像不出来……根据自己的变化情况，为我的逐渐习惯创造条

件，我感到很高兴……”

“谷间、‘在’的那些人还没有习惯之前，大概还有各种不顺心的事吧。”

我发觉自己——从本质上说——并不在乎别人对“变性”的看法。其实一直担心的是祖母能否接受，在回松山的路上心里七上八下，很不踏实。现在听祖母这么一说，心里的疙瘩也已冰消雪化。

“你的母亲在神户照顾阿吉大哥的孩子，她年纪大了。小雪也很艰难！阿吉大哥去世以后，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公馆’里料理一切事情。今天晚上接阿佐回来以后，还要对账目吧？当时我应该劝你，既然阿吉大哥不在了，就不要再回这儿来。说老实话，我一直不相信你生下了阿吉大哥的孩子，以为你想去比‘公馆’更好的地方。小雪说之所以不能把孩子带到‘公馆’里来，是因为杀害孩子父亲的人就住在河下游，其实是为了方便自己离开这里吧。我活了八十多岁，怎么会这么想呢？简直是白活了。”

祖母颤抖着细小浑圆的肩膀、后背，低声哭泣起来。我觉得她也是为我的“变性”和今后的艰辛岁月而哭。

第五章　　森林的能量正在恢复吗？

我选择与阿吉大哥迁入“公馆”相同的日期具体实行经营农场和工厂的新规划。我不仅负责工厂账目的管理，还承担农场的会计财务工作。就是说，我的职务是负责在阿吉大哥领导下形式与功能正在发生变化的“公馆”的全部日常事务。阿吉大哥也很关心由于他迁来此地对我原有的生活圈产生的变化，因此在秋天对“公馆”的一部分进行改造。在“公馆”改造的规划和实施阶段，一直形影不离地跟着阿吉大哥，给我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工作的印象的阿田提出许多考虑周到的建设性意见。

“公馆”的正门改成事务所，我在里面工作，阿田主张把原先的旧电话换成可以兼用传真的电话，同时也要给阿吉大哥买新电话。因为我对粗暴地改造正门表示不同意，阿田为了让我不要过于介意，就打算从生活感觉的提高上开拓出新的方向。不过，一旦安装上电话兼传真机以后，的确发现非常便利，传真机在与农场、工厂的事务联系中发挥着很好的作用。阿田说传真机对以后的传道活动也是必要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陌生的词汇，然而它的确就在自己身边……

通过这些接触，我逐渐了解到阿田出生在瓮川下游的一个小城市。那个城市的观光科制作的旅游宣传画还自称“小京都”。阿田从多摩美术大学毕业以后，给一个著名的摄影家担任助手，工作了三年。他自己也想成为一个摄影家，先前一直拍摄阿吉大哥在农场的活动。

这个曾经担任职业摄影家的助手的青年，在一定的负责位置上，工作不辞辛苦，一个人顶十个人，从事务联系到预约火车快车票、飞机票、饭店，以及开车，甚至纯粹的体力活，他都事事抢先，任劳任怨。我深深感觉到他是一个克尽厥职、精明强干的人。

阿田长着一副小个子运动员那样的体格，浑身都是结实的肌肉，形状严实刚毅的小脑袋。他上身总穿着虽然颜色各不一样、却都是立领的棉衬衫，下面是宽松的粗斜纹棉的裤子。大概在东京当摄影家助手时就是这副装扮，另外还保留着不少当时其他的生活习惯。他在阿吉大哥身边的时候，全神贯注地观察和阿吉大哥说话的客人的语言和动作，但决不看一眼阿吉大哥以及客人。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从他凝神专注的眼神和浓郁的眉毛联想到低着头的木偶人的脑袋。

工厂的那些年轻人集中力量进行正门的改造工程，“森林之会”的年轻木匠也在星期六、星期天前来帮忙。后来由于工厂的家具生产任务打开了新局面，无法保证年轻人参加“公馆”前面改造的劳力，于是连阿吉大哥都亲自上阵干起了木工活。

举行祖母葬礼的时候，就我从旁观察，总领事和县政府官员的谈话并不热烈。大概他认为，葬礼一结束，这些与祖母有关的应酬也都就此完结吧。但弓子就不是这样。她发现松山一家刚刚竣工开业的新饭店的经理是总领事在旧金山工作期

间——那时候亲朋好友就开始称其为总领事——的朋友，便与前来松山机场送行的经理在 VIP 室里聊起来。后来，这位经理到东京出差，他们继续交谈。结果饭店答应研究与阿吉大哥准备联合管理的“公馆”工厂和农场签订进货合同。这样看来，由于总领事公务繁忙，就由弓子负责与刚刚设立的“公馆”事务所之间的联系。从电话里经常传来她嗲里嗲气的声音和热闹活泼的语调，对阿吉大哥的事业予以积极的支持。

阿吉大哥极少谈论自己的家庭情况，祖母的葬礼结束以后，恐怕“森林之会”的大部分年轻人还不知道阿吉大哥与总领事的关系吧。我也没有向他详细打听他与弓子之间的关系。

他十几岁时独自回到日本上高中，而在此之前父母亲离婚，总领事父亲和弓子再婚，这两者之间大概不无关系。弓子与阿吉大哥虽然说不上关系紧张，但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应该不会很长。但是，自从祖母葬礼以后，弓子显然倾力支持阿吉大哥的事业。阿吉大哥第二次参加高考时，按照 K 伯父的计谋，在户籍上总领事与阿吉大哥没有任何关系……

弓子在电话里一直称阿吉大哥为隆，给人的感觉似乎她并不希望阿吉大哥在这里的事业获得成功。弓子对阿吉大哥提出的、得到总领事和 K 伯父赞同的未来设想从来没有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她现在对阿吉大哥的新事业这样热心，甚至使人觉得过分地协助，如果事业还是不能获得成功，自己在总领事面前就不会感到内疚。弓子大概是为这种时候事先埋下伏笔吧？

松山那家饭店的经理不是一般的管理人员，他的亲属在香港经营同一系统的饭店。他至少在新饭店的管理上具有完全的权限。这个不到四十岁的姓胡的经理提出的第一个设想是，由“公馆”的工厂为饭店里即将开业的高级法国餐馆定做统一的

椅子。

为签订合同做准备，老胡亲自开着本特雷到工厂了解情况，阿吉大哥还带着参观农场，他也表示很有兴趣。到第二个周末，他带着准备任命的炊事长和食品进货部部长又来到农场。通过交谈，他们了解到农场具有从前阿吉大哥就开始的生产火腿和面包的技术，于是决定恢复或扩大这两个食品的生产——或许是弓子在葬礼的时候吃过以后对他们积极推荐的缘故。

老胡的设想是新开业的餐馆所使用的香草、蔬菜等全部由农场提供无农药系列的农产品。肉鸡、肉猪现在农场已开始试验性的养殖，只须扩大规模就行。而牛肉、羊肉在数年之内也可以供货。双方还在研究阶段，松山的报纸就发表消息，介绍这种餐馆与农场直接挂钩的新形式。在县政府任职的那个总领事的朋友还发表谈话，表示对这种激活本地新产业发展的尝试寄予希望。

在改装“公馆”的同时，工厂和农场也开始进行新的运作，那几个月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我原先住在正房，现在全部开放，供阿吉大哥和那些干活的年轻人一起住宿。我则住到工厂与道路之间的库房里。前阿吉大哥在大学毕业前后，他的朋友，包括从东京来的女学生到这里来的时候，就住在库房二楼，除了土间的淋浴和厨房设备是新安装的以外，其他都是那些年轻人自己动手安排的。

在阿吉大哥的领导下，工厂和农场生产规模已经开始扩大，“公馆”改造成为运行新机制的基地。这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年轻人原先一直以志愿者的形式参加这项工程的建设，现在也给他们支付少量的工资。我负责这方面的财务计算。但是，阿吉大哥还给我增加其他工作，使我身心极其劳累。另外，相信阿吉大哥具有治病功能的那些患者也开

始聚集到“公馆”。

不言而喻，由于阿吉大哥在“十叠铺”上遭受老鹰袭击的事件和他紧接着给患心脏病的小孩子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结果他的名声远播到“在”、谷间以及瓮川上下游的村落。阿吉大哥给那个名叫登的患心脏病的小孩子治疗后，大家传说小孩回去时立刻就见效。事实上这个孩子一个月以后就开始步行去谷间的学校上学，而且的确一个人到“公馆”来找阿吉大哥进一步治疗。我看着他从斜坡上的县道下到谷间，然后一路小跑着来到工厂前面的坡道上。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他是一个身体健康的孩子，怎么也无法与前一次的印象联系起来。那一次，他在母亲的陪同下沿着谷间的道路慢慢走到河边大桥下面的公共汽车站，就已经气喘吁吁，从远处看过去，他的青紫色的面孔格外显眼。

不久，孩子的母亲向阿吉大哥表示感谢，但谈到孩子的疾病时，说的与先前有点不一样。她说：

“我的孩子的确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但并不是治不好。医生说流入肺的血液比较少……如果因为血管太细，可以利用人造血管使血液畅通。还说我的孩子肺动脉口狭窄，在瓣膜上开个口就行。多亏阿吉大哥的治疗，不用动手术，血液就能从瓣膜顺畅流通……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生说，大概因为年龄小，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也许由于什么原因，他的心脏开始重新发育……”

阿吉大哥把“公馆”地板间地炉里面的房间作为治疗室，可以听见森林那边吹来的风经过“风箱”发出的声音。也许这不仅是阿吉大哥，也是为诊疗室做准备的所有人心里期待的一个条件。

起初阿吉大哥与前来治疗的人们见面交谈根本不考虑时

间，但这时秋天已经过半，这样会拖延“公馆”的其他工作，于是规定包括星期天在内每天下午一点至三点为治疗时间。不到中午，前来看病的人就从长条屋拐个弯一直排到石子路的坡道上，坐在石墙上等候的人们议论着患心脏病的小孩子的事情。我坐在事务所办公桌旁边都能听见。说是阿吉大哥给那个孩子的治疗之所以具有惊人的效果，因为他刚刚接受老鹰送去的老奶奶的灵魂，因此能量极强……

凡是接受治疗的人都相信灵魂能量的波的强弱。即使还没到规定时间，只要阿田见阿吉大哥劳累疲惫，就宣布今天灵魂的能量已经减弱，不能继续治疗。于是等候的患者——在确认明天看病的顺序后——都纷纷回去，没有人提出在规定时间以外进行特殊治疗。

阿吉大哥对铁匠儿子的治疗，由于不像患心脏病的孩子那样在富有戏剧性的环境条件下进行，传说的效果也没有那么显著。但是，我觉得阿吉大哥对锻冶的治疗最为热心——当时他是否具有自己的确正在治疗的心情另当别论。锻冶出院来到农场，阿吉大哥大概想尽力治愈他的灵魂。他用手掌和手指虔诚地抚摸锻冶肿大坚硬的腹部自然正是出于这个目的。

当时我没有在场，但是有人在阿吉大哥治疗时经常在场，把他治疗的情况和传道内容记录下来，所以我知道他在治疗锻冶时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这个人名叫泉，是K伯父的女朋友，年龄与K伯父差不多，从十八九岁开始一直演奏钢琴。她的父亲是著名的不动产公司的经营者，在父亲的援助下，成立一个财团，开展国际音乐交流活动。在先于餐馆竣工的饭店大厅落成首次公演时，泉也参加演出。听到K伯父的介绍后，很感兴趣，便来“公馆”的农场参观。此后，泉就经常出现在真木町的旅馆里，在阿吉大哥给患者治疗时把他的言行记录下

来。

……我听阿吉大哥这样说——泉用文字处理机打印出来分发给大家的小册子总是这样开头，这与佛经的“如是我闻”的文体很相似。好像泉具有相当深广的印度原始佛教的知识。于是以泉为首，很早就有人在谷间和“在”传播阿吉大哥自我体验的神秘言行。而我显然对此存在距离感，以“如是我闻”对照这些文字的倾向。

“这个地方既有即将死去的老人，也有身患重病的年轻人，而且我已经接触过几个。对于即将死去的人，我想说——因为很难让对方理解我是真心相信这句话，所以难以说出口——你的生命比我的生命更宝贵。我真的很难说出口，而且更难让对方理解。但是我明白自己的心灵深处一直就是这样想的，肯定迟早要告诉对方。我想最终可以对任何人说这句话。我觉得，如果说自己生到这个世界具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为了说出这句话。

“我已经对一个在真木町町立医院长期住院的病人这样说过。那是在我被称为阿吉大哥很早以前的事。但是对方没有理解我的话。后来我偶然碰见当时的护士。这个护士由于健康原因无法继续在医院工作，就在长滨的一家面馆当收银员。我进去的时候，她认出我来，对我说：

“‘你这么年轻，却像一个老年的宗教宣传家。当时我在旁边听你对患者说的那些话，简直觉得恶心。从此以后，我对患者感到讨厌。难道是因为患者替自己死去，才使得自己不死吗？实在叫人生气。对行将死去的患者，为什么你居然满不在乎地说出这样的话呢？……如果你真心认为别人的生命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不是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吗？’

“于是我问她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她回答说：

“‘先查明自己的血型，然后寻找哪一家医院有等待做心脏移植手术、而且又不会与自己的血型产生排他反应的患者。在最适合动手术的日子（也许这可以不动声色地事先告诉医生），把提供脏器的遗书放在口袋里，在那家医院前面制造事故死亡事件。你不采取这种方式，却恬不知耻地说出那样的话，不觉得害臊吗？’

“我觉得这个方式很有意思。采用这种方式，既可以确实保证把刚刚死去的自己的心脏提供给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患者，又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交谈。这样的话，可以探讨我把十几年的生命让给他而自己死去对于他和我来说是否具有本质上的意义……通过这样的交谈，我们不是可以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吗？那时，我和患者不是可以达成和解而追求第三条道路吗？

“‘在你谈话之前，不，在谈话之后，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少年更会说：你必须尽快制造事故死。’’

这是阿吉大哥在锻冶的病床旁边说的话以及锻冶的回答——现在不仅仅泉一个人，有时好几个人作为旁听者跟随阿吉大哥行动，随时记录。当天泉在回真木町的旅馆之前到“公馆”时，大家围着她交谈，我就听到以上的话。我记得当时泉虽然语气明朗爽快，其实对阿吉大哥采取批判的态度。

“阿吉大哥对锻冶说的话，他认为是出自内心的真实想法。可是一旦说出口，大概又觉得受到制约，因为其中包含着似是而非的观点。他越是在心里这样深切思想，就越难以传递给对方和第三者……大概他认为自我证实的机会只有一次吧？一旦实行就一切结束。然而对于他来说，只要活着，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必须传道……所以，只要证明了传道的原则，他就无法继续传道，如果那样还不复活的话……”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一个神父替他的难友走进毒气室。”在祖母葬礼那一天纠缠着采访K伯父的那个花田记者刚好在场，他戴着墨镜，不知道眼睛露出什么表情，但英俊的侧面浮现出自信的微笑，说道，“对这种精神赞不绝口的日本一个天主教小说家并不认为他是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且不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神父本来就相信天堂，他大概不会认为自己的死去会切断地上的网络吧？神父根据天主教的教导完成自我牺牲的死，不仅被他替代而免于一死的本人，而且集中营里面和外面的许多犹太人生存者都会知道的。

“但是，阿吉大哥没有罗马教皇和全世界天主教徒这样强大的后盾。如果我们不称赞他的言论是出色的传道，恐怕除了请他讲述的当事者以外，谁也不会注意吧？如果他现在死去，一切也都了结。

“即使一旦死去以后，还会数次复活，以验证先前之死的正确性。这个教导无须自己广为传播！我今天听到阿吉大哥的传道，（认为那才是引导向真正信仰的有力传道），想到耶稣复活的真正意义。虽然耶稣也有见风使舵的弟子，但毕竟也有几个真正的弟子。旧约里就记载这样的预兆吧？”

我听到泉的这一番话，认为如果说耶稣有旧约圣经，那么阿吉大哥就应该从祖母讲述传承的始于“破坏者”的故事里发现预兆。但是我不打算认真谈论这个问题。泉的飞跃性谈话大概让花田记者着急，但意想不到他很宽容地说：

“要是让K小说家听到这个传道，一定惊得目瞪口呆。K和阿吉大哥并不是一面之交。那个家伙可是认为自己的生命比别人的生命宝贵，甚至心态反常地坚信这是别人主动这样想的。……我有证据。泉，你什么时候想看都可以。”

从外表上看，他大约是运动员的精力已经消失阶段的年

龄，很像电视里播放的漫画片中的“近视眼玛谷”，正洋洋得意得甚至显出天真的样子看着泉。

“要是 K先生的话，我知道他的小说里有一段文字可以作为证据。我和他才不是一面之交。从文章脉络上看，我们理解为反语的含义。就我所知， K 先生对自己是一个小说家好像一直觉得惭愧。我看自爱欲强烈、总以为自己正确的新闻记者也不会不知道吧。”

花田记者当即站起来走出事务所，他脸色大变，甚至连墨镜周围都看得出他的皮肤变得苍白。也许我的预感不太准确，但感觉到即使损害他感情的是泉，他已经坚决确定与阿吉大哥敌对的意志或者说方针。而且认为正如 K 伯父的一个朋友、文化人类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阿吉大哥具有“攻击诱发性”的性格，所以这种敌对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时期，我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感想以备忘录形式简略地写在活页笔记本上。

这个时期，包括花田那样别有用心的新闻记者在内，对他的治病功能和工作情况甚感好奇的许多人络绎不绝地从森林外面来进行采访。有的人只是参观农场和工厂，还有的人几天跟着阿吉大哥，在锻冶曾经躺过的枕头旁边等各个地方听他的传道，然后再各自回松山或者大阪、东京去。我没有充裕的时间和这些人接触，因为事务所的工作就忙得应接不暇。

为什么关于阿吉大哥的传言会传播得如此迅速、如此广泛呢？而且听到传言后来到这里的人们对阿吉大哥的治病功能和传道的独特魅力坚信不疑。那些第一次来到“公馆”，参观农场和工厂，又观看治疗现场，亲耳倾听阿吉大哥传道的年轻人表现得更是坚决。

那些住在真木町旅馆的年轻人，由于预约回程机票等事情

经常随意来到“公馆”的时候，往往和阿田交谈。他们中有的人事先已经了解相当多的情况，例如老奶奶对阿吉大哥讲述传说，阿吉大哥在老奶奶葬礼那一天遭到老鹰的袭击，患心脏病的小孩子恢复健康，铁匠的孩子患癌症经阿吉大哥治疗后已开始出现效果，锻冶现在还到“公馆”来接受阿吉大哥的手指和手掌的能量的治疗，等等。我觉得其中还有人迫不及待地要称阿吉大哥为“救世主”，简直令人迷惑晕眩。

有时候我忙于农场和工厂的事情，突然发现自己有一个星期没有和阿吉大哥见面。而泉一方面在东京热心开展音乐国际交流活动和自己的演出，同时在百忙之中经常抽空从羽田机场飞到松山，住在真木町旅馆。她说为了安定心灵，这比去印度见古鲁要节约很多时间。和泉相比，我甚至感觉到自己已经从阿吉大哥的本质性活动中排挤出来，一心只顾农场和工厂的事情，忙忙碌碌。

因为有一件急事要告诉阿吉大哥，我从给人一种浮躁地抹上现代化印象的旧正门改造的事务所来到“公馆”里保留着最富有古色古香情趣的——博得大家的好评，有的人还以为“风箱”是建筑这栋楼房时的古老东西——灶间，这才算是见到正在地板间的众人当中进行治疗和传道的阿吉大哥。这种时候，我经常明显感觉到，在那些外地来的年轻人眼里，自己是一个与阿吉大哥的精神传道活动毫不相干的事务工作人员，碍手碍脚，令人讨厌。

有一次，我去河边的超市买东西时，恰好遇见安佐。我的自行车筐里满载着东西，正骑车回来。一辆黄色的斯巴尔车从后面超过去后停在路旁，安佐从车窗里探出头招呼我：

“阿佐，听说最近来请阿吉大哥治病的人很多啊。门诊时间延长一倍了吧？我最近听大家的传言，觉得与以前的印象之

间产生人格的差异，心里很苦恼。这些流言，主要是我丈夫学校的 PTA 上，那些家庭妇女互相传播的。自从那只混蛋的老鹰出现以后，阿吉大哥原先隐藏的特异功能是不是显露出来了？他原本就具有特异功能吗？”

安佐虽然是中学校长的夫人，但学生的父母亲对学校提出什么要求的时候，她总是站在与校长、副校长对立的立场上。虽然没有站在第一线与学校进行谈判，但总是吸取年轻教师的意见，给学生的母亲们出主意，使谈判出现既不使教师为难，又使孩子们得到好处的结果。除了在松山从事医疗工作的一段时期以外，她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这是安佐的优势。 K 伯父也是根据安佐的汇报了解谷间、“在”发生的事情。

安佐和 K 伯父通过电话、信函详细交换情况，当然不只是如此，当冈田医生、不识寺的住持对 K 伯父就当地发生的事情的看法表示质疑的时候，也是通过安佐提出。记得冈田医生说过，安佐当场给东京的 K 伯父打电话请示。那一天，我对安佐提出的问题，自己都感觉回答得含含糊糊，倒是自己急着想问她。因为安佐肯定早已把最近“公馆”的变化汇报给 K 伯父。但是，我还是这样回答她：

“我认为阿吉大哥似乎并没有真正相信自己具有与普通人不同的功能或者治病能力。从他的性格来说，也不会以神灵附体的形式把自己抬起来。倒不如说他被别人神吹成具有治病功能，而自己总是畏缩不前吧。

“至于那个患心脏病的小孩，不能说百分之百，说得留有余地一点，有的部分的确是运用他的手指和手掌的力量治好的，这一点医院也承认。因为医院里只有这个小孩病情严重时候的病历，所以主治医甚至想在学会上发表……但分科会提出异议，让他们在新自然科学学会上发表。

“我觉得，阿吉大哥自己也不相信他的手掌和手指发出的磁力从根本上治愈了据说必须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孩子的疾病。但是，如果大家都说你的手指和手掌具有治病功能，现在有许多孩子、老人等着你去给他们治病，阿吉大哥不能拒绝，只能装模作样地做出努力治病的样子。我也亲眼见过几次，他的确认真细致、真心诚意地工作。另外还有农场的事情，每天劳累疲顿。冈田医生责备他，怎么这样玩命？！现在我想问你，K伯父对现在的阿吉大哥怎么看?”

“阿K有他自己的想法，可是并没有明确告诉过我。正如你所说的，既然阿吉大哥诚心诚意地工作（也有不少人对我说，经过阿吉大哥的治疗以后很有效果），我想阿K不会向他提出特殊的要求吧。现在阿K能做到的，恐怕只是从东京密切观察吧？如果阿吉大哥能够顺利地在本地获得自己的地位，那自然最好，如果势头过猛，扭曲了本应该顺应自然发展的方向，反而出现进退维谷的局面时，阿K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的。

“阿佐，其实啊，阿K把隆送进森林里来的时候，是我负责与祖母联系的。其实阿K注意的就是这种无计划状态。难道一直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如果说需要阿K发挥什么作用，恐怕就是阿吉大哥在今后的发展中遇到困难、走投无路的时候吧。到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阿K会做些什么，但也许阿吉大哥即使陷于困境也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其实，我对阿吉大哥现在取得的成果也是半信半疑。看一看登，再看一看昨天和今天锻冶的样子，虽然不能说毫无可信……但是如果能够断定他的一切所作所为终归完全失败，为什么K伯父现在不说话，告诉他这样做毫无意义应该立即停止呢?”

“……实践很重要，不，甚至并非是否重要，有的只能经

过实践。即使没有任何成果，实践本身就有意义。我想大概有这样的事吧。也许甚至认为除此之外没有意义。因为他和光长期一起生活，这些智慧还是有的吧。”

我听着安佐的话，虽然没有直接关联，但想到自己的“变性”。我的表情大概显示出强烈的感情，我很激动，而安佐也许觉得我在生气。她细致观察我的心情，恢复平时那种略含嘲笑的目光，转到别的话题。

“阿K进入大学法国文学科那一年的暑假，现在已经去世的阿吉大哥让他复述大学上课的内容。教材是让·科克托的戏曲*Bacchus*[①]……阿K学习能力不太好，到秋天才勉强讲述第一幕，后来一个人就没念到完。阿吉大哥大概也是这样吧。不过，戏曲本身倒很有意思，讲的是在丰收节代替领主的年轻人的事。虽然并没有真正掌握权力，但即使是暂时的权力宝座，那个年轻人也要坐在上面煞有介事地真正过一把当领主的瘾……我听有人说阿吉大哥具有治病功能，而且他自己也开始给别人治病，就想起这个戏曲。”

“丰收节结束的时候，那个年轻人最后怎么样了？”

“我没看到最后一幕。”安佐的眼光变得阴暗深沉，简直令我害怕。

这一天，因为工厂产品的进货单位增加两家，必须调整出厂规划的账簿，所以到天色很晚还留在事务所加班。这时，阿吉大哥走进来。我想，这大概因为那个说话的时候总是保持一段客观的距离、十分冷静的安佐给灶间打电话，或者向这个自己丈夫的学生传达指示的时候，告诉阿吉大哥和我好好谈一次的缘故吧。

①意为：酒神巴克斯。

在汽车旁边谈话的时候，森林上空就已经出现下雪的迹象——道路窄小，来来往往于“在”的汽车从安佐的车子旁边慢慢擦过，即使堵着不好走，安佐也只是对司机大大方方地点点头，没有引起任何麻烦。我想，这并不是因为她是本地出身的著名小说家的妹妹，也不是因为她是中学校长的夫人，而是她具有与祖母相似的威严——我一边和她说话，一边不时眺望着山峦重叠的黑暗上空浮现出的浓淡不均的藏青色的圆圈，仿佛旧电影胶卷的损伤出现的那种模糊的晕圈，令人神往。

这时，雪已经轻轻扬扬起来。阿吉大哥从后院绕到门口走进事务所，带进来一股矿物离子般的潮湿味道。阿田做事细心，很早就打开了院子树墙的灯光。隔着后院的山茶花树茂密的白色花朵已经模糊，而绿叶上显然落着雪花。我凝视着室外的景色，然后放大瞳孔视线回到室内时，只见阿吉大哥如同一幅巨大反差的全身画像站在我面前。

好久没有在这样的暮色中与阿吉大哥谈话，所以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祖母去世的夏末到秋天这一段时间的忙碌，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好像连河对岸斜坡上的柿子地在阳光映照下呈现的异常艳红的景色都顾不上好好瞧一眼。从秋天到冬天，我发现阿吉大哥说话的口气逐渐发生变化，也许这是很自然的变化。

这是阿吉大哥在我工作的时候第一次来到事务所。他坐在门口旁边的椅子上，看着我正在处理的文件，没有说话。这时，口袋里的呼机响起来，是在灶间的办公室值班的阿田叫他。他出去，过了好久又回来。进门时头顶、肩膀，连睫毛都落上雪花，像一个老翁。他离去时没有带伞，可是这么短的时间，雪就下这么大。阿吉大哥小时候在父亲任职的北欧生活过，也许他不怕鹅毛大雪，倒不习惯灼热的太阳。

“阿佐，我……以前从来不认为自己具有教祖的特性。”阿吉大哥打破片刻的沉默，似乎这是一句开场白，接下去是长篇大论。这是阿吉大哥传道以后养成的新的习惯：

“我接触那些患者以及原因不明产生不快感的人们，并不是相信自己的手具有治愈功能。也许只有你明白这件事。

“以前老奶奶曾经明确说过，要把什么能力、什么资格传授给我。当时我觉得很讨厌。我来这里快五年了，从来没有想离开，就那个时候真想离去。说老实话，后来我还后悔过，觉得那时候也许真的应该离去。

“可是后来，老奶奶终于把我称为阿吉大哥。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老奶奶称我阿吉大哥让你把我叫去的那一天，从上午开始，我在河边的时候，很多人就叫我阿吉大哥。没想到从第二天开始，所有的人都叫我阿吉大哥。连从农场前面的道路上集体回家的幼儿园的小孩子们也都齐声说：阿吉大哥，再见……

“新参加‘森林之会’的年轻人对我说，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传来的，他们收到老奶奶的传阅文件（他用并非完全开玩笑的口气说，也许是通过心灵感应传递的）。告诉大家‘公馆’已接受我为新阿吉大哥（例如以养子的形式）。老奶奶去世以后，‘公馆’的继承问题就完全按照这个规矩办理的。

“就我的感觉而言，从第二天开始，我在谷间的情况就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我去河边的超市买东西时，在门口碰到从‘在’来卖蔬菜的大婶，她就主动打招呼，阿吉大哥，今天天气不错啊。我回答说，是啊。走进超市里，又是好几个人主动和我打招呼。付款的时候，超市的年轻媳妇说，阿吉大哥，您自己拿回去吗？有去农场的卡车，您坐吗？以前对我从来没有这样。那个收银员姑娘不好意思地笑着，大概觉得阿吉大哥这

个称呼很可笑吧。年轻的媳妇解释说，这个姑娘生在‘在’的偏僻山村，爱笑。我在付款的时候，受到如此显示着特权的待遇，心想已经在公众场合完成了继承名号的仪式。

“后来，不仅自己习惯了阿吉大哥这个称呼，也感觉到作为阿吉大哥所具有的威力。这是实实在在的感觉。在使用特殊方式埋葬老奶奶以后（我亲自办理此事，但如果没有阿吉大哥这个称呼，恐怕轮不到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吧？）老奶奶的能量就和阿吉大哥的能量融合在一起。

“我在‘十叠铺’上遭受老鹰的袭击受伤（我说过多次，老鹰只是想攫取我手中的猎物，却受到我的防卫）以后，好不容易下到谷间时，一个患心脏病的小孩却在那里等着我。当他的母亲要求我用手抚摸孩子时，我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自己没有治病功能，干这种徒劳无益的事对可怜的孩子毫无用处，不免有点气恼；但另一方面，自己昨天夜里用那么长时间掩埋好老奶奶，躺在树叶铺盖的坟墓上，如果真的从老奶奶的遗体上获得能量，不妨试一试。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按照听冈田先生说过的老奶奶给被火烫伤的小孩治疗的手法，依葫芦画瓢地比划一番。其实，我后来给人治病都是这样子……

“我当然知道，这种方法治不了病，更何况现代医学都束手无策的难症。但是，那个小孩后来逐渐恢复健康，在红十字会医院做心电图，也没有发现不好的病症。当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反而觉得作贼心虚。后来不仅那个小孩，许多人闻讯而来，要求我治病，我不得不接待他们。可是，渐渐地我觉得自己好像掌握一门本领，虽然不负责任，却很有意思，我开始大肆自我标榜治愈很多患者，尽管我总觉得心虚……

“但是，当我的治病功能相当吃香以后，不仅没有感到心虚……反而和医院串通一气，现在似乎越陷越深。

“不识寺的后继者松男说他的一只眼睛视力减弱，要求治疗。这事你知道吧？他的视力的确衰弱得很厉害，寺院是老结构，他眼睛不好的那一侧的耳朵、肩膀经常撞在柱子和房间门柱上，弄得新伤口叠着旧伤痕。他的妻子也这么说。松男到这里来，要我抚摸他的眼睛，不是闭着眼睛让我抚摸，而是睁着眼睛，让我的手直接触摸他的眼珠。我说这不行。我们争执一阵以后，他骑着自行车走了。结果在‘脖颈’那地方一头撞在一棵大七叶树上，眼睛受伤，让我去给他治疗……现在他住在町立医院，除了院长不太赞成外，年轻的主治医同意松男的意见，好像整个医院的人都主张配合我的治疗。”

“如果那个年轻的医生是德田的话，在前阿吉大哥开展根据地运动的时候，他就已经出入‘公馆’。他的话大概出于真心。松男什么时候受的伤？”

“今天早晨。刚才医院又来电话，现在打算去看望一下松男。”

“住持大概不高兴了吧？”

“不是的，”阿吉大哥谨慎地说，“住持说松男肉体上表现出来的其实是他一直隐藏在内心的东西。甚至还说这样也许可以开始真正的治疗。他很冷静。是住持亲自打来的电话。”

住持和“公馆”联系，一直都是通过我的这部他能背下电话号码的电话，现在他利用为方便阿吉大哥的活动而新安的电话。

“什么时候去？还没吃饭吧？”

“这一阵子没有在地炉边上轻松舒畅地吃过晚饭。”阿吉大哥的声调变得年轻，充满活力，仿佛表现出每天开展新活动而感受的充实满足的心 情，“阿田说今天夜里恐怕积雪很厚，正在给车子安防滑链。大概他也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最近脸一

下子瘦下来，光剩下两只大眼睛……”

“也许不应该把我和‘森林之会’、阿吉大哥的吃饭分开。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做饭，但基本上保证一日三餐。”

“由‘森林之会’的成员轮流做饭也是为了保证大家活动的一致性。之所以和你分开吃饭，是我说的，尽量不要让他们介入你的生活。”

外面已经开始积雪，传来一声沉闷的汽车喇叭声。阿吉大哥立即站起来，他穿着老式与奇异的新款混杂的深藏青色半短大衣，竖起厚厚的毛领子。这是前阿吉大哥的衣服。祖母葬礼时回到“公馆”的小雪说新阿吉大哥的体型和前阿吉大哥一样，便从库房的衣箱里取出包在塑料袋里的衣服送给他。听安佐说，后来小雪还说过，为了支持新阿吉大哥的事业，她可以辞去现在的神户的工作，重新回来——我觉得那时可能才确认到底有没有前阿吉大哥的孩子。总之，阿吉大哥给“公馆”的许多人带来崭新的活力，这自然也包括我在内。

出门一看，气温不算低，但大片大片的雪花纷纷飘落，在树墙灯光的映照下，只见从前院到石子路，以及那边的山茶树、柯树、柿子地，直至竹林，完全被大雪覆盖。眼前不是司空见惯的景色，而仿佛充满着蓬勃生机的跃动。

阿吉大哥撑着伞，半边肩膀露在伞外，任凭雪片飞落，拧着脖子仰望黢黑的天空和连天的森林。刚才一种漠然的感觉顿时变得明确起来。我说：

“雪光映照下，‘公馆’这些人工建筑在整个森林环绕的土地里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我觉得森林的势力利用大雪正不断逼来。”

“战争刚刚结束那一年冬天，下的雪比往年都大。连野猪都从山里跑到谷间的河边上来。既不是野猪迷路，也不是山里

没有吃的被迫下来，而是大雪显露出森林里所有的道路，野猪就顺着其中一条路跑下来……”

工厂车库前面的常夜灯光圈里，雪花飘飞。车篷上积着一层雪的四轮越野车黑色的新车轮坚实地踩着地面。灯光里不见人影。这时，突然从黑暗的车库出来一个穿着绿色棉大衣、黄色丝光卡其裤的年轻姑娘。“森林之会”的年轻人都叫她美津，长得很漂亮，在一家面向年轻人的月刊图片杂志社当编辑，不知道什么时候住进“公馆”，负责阿吉大哥身边的事情。她迅速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让阿吉大哥坐进去，一只手麻利地掸掉他后背的雪花。阿田已经坐在驾驶座上。接着，美津也钻进车里，坐在后面。阿田和美津对我没怎么理会。这些年轻人现在一心一意以阿吉大哥作为“公馆”的核心，无暇顾及他人。

阿田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子消失在越下越大的雪夜里，我望着被大雪覆盖连成一片的森林、“在”、谷间的地形，顿时感觉到无比的孤独。自己的人生前半期从男人变成女人没有变彻底，不男不女，而今后的漫长人生也只能如此吊在半空、不能脚踏实地地生活。

天洼方向刮起大风，竹林沙沙喧闹摇晃，大雪似乎一时半时停不了。我身子突然冷得哆嗦一下，返回事务所。在阿吉大哥进展迅速的活动、或者说事业中，自己是个无用之物。这种心情也使自己从里往外地发冷。一想到小雪想回“公馆”这一条新的信息，我不由得彻头彻尾地感到自己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废物。

这天夜里阿吉大哥在真木町的町立医院所创造的奇迹，NHK松山电视台在第二年初春通过全国网络播放的纪录片节目中予以介绍。标题是《依靠治病功能振兴山村？！》片名后面使用？！这两个标点符号，其实是对阿吉大哥和“森林之会”

一种好意的表示。阿吉大哥在那天雪夜的治疗，也许正因为医生的“客观地说，效果明显”的证言，才使得他的作用格外出色。

以下是根据美津后来摊开她的编辑大笔记本向大家报告那天情况的内容记录的事实。

阿吉大哥的车子到达町立医院的时候，松男那只受伤的眼睛和眼睛里面痛得更加厉害，那种难以忍受的剧痛使护士无法靠近他，医生对他束手无策，本想打镇静剂，可是这么大个子痛得翻来覆去，根本按不住他的手脚，医生实在一筹莫展。

“要是这样的话，松男只能忍受剧痛的折磨，最后会痛死过去的吧？这个世间地狱恐怕就是这个样子吧？”住持直接问阿吉大哥。

阿吉大哥走进松男痛得死去活来的病房里，站在他的床边，用极其自然的动作紧紧抱住他半裸的身体。这时，松男还不知道进来的是谁，挥舞着粗壮的胳膊，一拳打在阿吉大哥脑袋侧面。但是，松男立刻安静下来，趁此机会准备打镇静剂的德田医生也沉着下来。

阿吉大哥用左手从松男的侧腹绕到后背支撑他的脖子，右手放在绷带和血迹斑斑的纱布已经扯掉的、受伤的右眼上。松男完全平静下来，像婴儿在母亲的怀里吸奶那样均匀平稳地呼吸。接着，阿吉大哥把平放在松男受伤右眼上的手掌轻轻提起来，把手指整齐地垂直下来。站在一旁的德田医生不得不抓住阿吉大哥的手腕，他害怕阿吉大哥的手指如一把尖刀直刺眼窝深处。但是，阿吉大哥被德田医生抓住的手腕纹丝不动，如同SF电影里常见的那样，从整齐的手指放射出强烈的激光似的光线——据当天晚上值班的护士说，她从电视上看到这种现象。

于是，松男舒畅地伸直身体，开始入睡。当阿吉大哥从他的后背把左手抽出来的时候，松男那苍白的脸上甚至露出平静的微笑……

第二天，经过从松山来的专家的会诊，确定松男的剧痛不是由于撞树引起的，根本原因是绿内障，撞树只是诱因。虹膜底部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能量穿凿的洞，这与激光穿孔的效果一样，所以疼痛减轻。而且准确的概率极低，所以只能认为是偶然或者是奇迹……

后来，一直困扰松男的眼睛模糊、叠影症状也逐渐消失。松男在电视采访中说自己当时亲眼看见阿吉大哥从手指放射出来的激光，并且感觉到热量。自己的眼睛患有慢性绿内障，而且不断加深，虽然也对医生说看东西模糊叠影，但眼科医生没有发现病源。撞到七叶树上，因为那儿自古以来就是这块土地最重要的场所“脖颈”，就把自己的绿内障引导到表面存在化的方向上来。而正是阿吉大哥等待着自己这种变化……

在NHK的节目中，锻冶的表现比松男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节目将他设定为主人公，才使策划的构思具体化。当银屏上出现锻冶光彩耀眼的镜头时，我简直感觉到自己的眼睛周围映照着无比幸福的温暖的亮光！锻冶也充分意识到自己浑身散发出光辉灿烂的光芒。那种洋洋自得的样子，如果不知道他是一个大病初愈的少年，正享受着自己的力量无法控制的生命的喜悦，肯定给人轻薄的感觉——但是，NHK电视纪录片节目的导演塙还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性格谨慎稳重，在节目中始终没使用“已经治愈”这个说法。

锻冶出院还不到一个月，塙就带着比自己还年轻的摄影师和录音师第一次前来拍摄。镜头首先是已经停业的铁匠铺后面从岸边到水面之间深挖的溪流和大柳树，然后是树干几乎堵塞

住窗户的简陋的屋子，脸色苍白的锻冶躺在父亲制作的木床上。还有阿吉大哥抚摸患者上身治病的镜头，但阿吉大哥表情忧郁，仿佛自己都在怀疑治疗的效果。但是，后来每次拍摄的时候，锻冶都表现出健康的状态，这使得阿吉大哥的表情——至少看上去——也明朗轻松，或者说增加了信心。塙导演十分注意这种细微的变化，为最后锻冶出现洋洋自意的神情奠定了自然而然的基础。

锻冶躺在父亲为他制作的简易床铺上。床铺原先使用的材料坍塌下来，又修修补补拼凑起来的。但是锻冶坚持说床铺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躺在上面很舒适，自己很喜欢。整个床铺的形状头高脚低，靠墙的一侧偏高。拍摄的时候——那一天锻冶精神比较好——为了避免从床上滚下来，装作很自然的样子用臂肘支撑着身体。床头的枕边有一个木箱，里面是书，而且木箱上面、旁边都堆着书。书箱是锻冶的父亲利用“公馆”的工厂制作木箱——用于装出厂的椅子——的剩余边料制作的。他现在是工厂出厂科的工人。

锻冶书箱里原来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的袖珍本，日本文学主要是自杀作家的作品，其他的是他自己点名和阿吉大哥推荐的书籍，由我从“公馆”书库里找出来用自行车给他送去。即使不考虑锻冶的年龄，他读的书令我们自叹不如。他读书很多，而且速度很快。但是看完以后不想还给“公馆”的书库。

锻冶看书一本接着一本，好像经常同时阅读十来本书。我送书去的时候，看到书箱周围堆满书籍，而且好几本书掉在床下，一片狼藉凌乱，曾叫他把屋子里的书好好整理一下。他很听话，从地上拾起三四本，却立刻翻开来，埋头看几页。我再次提醒他，他苍白的脸上只有眼圈泛着红晕，反驳我说：

“书没有人看的时候，就等同于死亡！掉在床底下的书、摆在‘公馆’书架上的书，都等同于死去。所以我时常让它们复活！就像阿吉大哥的农场把鲤鱼运到市场的时候，一路上必须补充氧气！”

“我真正想对你说的不是让你好好整理书籍，你刚才的话，如果站在书籍方面来说，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站在你这一方面，那又怎么样呢？这才是我想说的。这些到处乱扔的书，你同时阅读十本，当然也可以。但是，不是还有在枕边放一本书，花几天时间细细阅读的另一种方式吗？那样的话，你不是可以深入进去吗？”

“所谓深入进去，其实不就是怠惰吗？阿吉大哥说，即使是圣经，慢慢腾腾地钻进去其实并不好。想读圣经的话，就读《古兰经》。我试着这样读书，发现阿吉大哥说得很对。”

“圣经也好，《古兰经）也好，和‘明星炒面’的方盘子一起放在你的电视机旁边，正好对照。告诉你吧，这本《古兰经》是前阿吉大哥都十分珍惜的书籍，在国内罕见的版本。”

锻冶刚才发自愤激的红晕变成更激烈的红潮扩散到整个脸颊。

“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不这样同时看几本书，怎么也看不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数量……我连基本的读书方式都没有……”

我突然想不讲理地欺负他一下，也涨红着脸说：

“反正我把你已经看完的书拿回去，想让你的书箱变得宽松一点。”

锻冶怒不可遏，两眼闪着泪花，说：

“我活在世上的证据也就是这么点书了！”他张开双手做出保护书籍的样子。

电视纪录片前半部分的结尾主要从各个时期反映锻冶病情好转的过程，然后由现在的锻冶带领着在森林的土地上行走。

锻冶从倾斜的床上起来走出门外的镜头，对破旧简陋的三间长条屋显示出生气而羞耻的表情，但是摄影师拍摄旁边的溪流和柳树，以及后面缓缓斜坡上稀疏的杂木林，在这样的风景里好意地加入住房。电视里出现的三间长条屋除了共同的墙壁外，被火烧得残缺的部分已被修补，屋顶用烧黑的白铁皮覆盖着，不过与幽静的风景并没有不相称的感觉。

锻冶离开门前，蹦蹦跳跳地走在柿子地里平缓的坡路上。柿子和树叶在冬天的阳光下闪闪发亮。摄影机跟踪着锻冶身后转到他前面，他站下来，伸手从道路下面的柿子树上摘下一枚成熟的柿子，露出健康洁白的牙齿咬着。这种私自摘柿子的行为在平时是不允许的，但柿子地和整个风景好像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似的，奔放的锻冶的言行就觉得合情合理。

下一个镜头是锻冶站在天洼的堤坝上。从人工湖方面拍摄过去，背景是“公馆”所在的小盆地，还有从山岭到谷间河边一带的风景。摄影机用仰角拍摄出“十叠铺”和森林，以及透迤连绵的山脉。湖水浸漫着人工湖上芦苇丛生的沼泽，左边是生长着巨大扁柏树的岛屿，右边是锻冶的面部特写。这时，塙导演兼节目主持人对锻冶采访。锻冶的回答意思明确，但并不诚实。

“这个地方进入深山了吧？”

“人类站在潮流最前列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是纽约吧？从纽约看，东京是农村，这儿更是农村里的农村。”

“你从那边的谷间到这里，不依靠别人的帮助，完全是自己走上来的。一个月以前，你还躺在医院里，不能自己下床吧？恢复得好快啊。”

“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愿望，依赖护士……根本就不想自己走……,,

“以前就知道你的那些人，包括你的父母亲，对你恢复这么健康都很吃惊。”

“你是说恢复之快连现代医学都难以置信吗？其实也许并没有真正恢复，只是我想这样表现而已。”

“这次给你诊断的红十字会医生……你也已经知道，明确说出疾病的名称，你的肝脏癌从五分之一缩小到六分之一。”

“还做过 CT 扫描，但没有把结果告诉我，所以总体上我不好说什么……”

“你认为还是你们的首领的治病功能使你恢复健康的吗？”

“我能明确回答你的，只是没有接受其他任何治疗。”

“你对首领怎么看？”

“他是伟大的人。我认为在世界上也是伟大的。现在，他全心全意地致力于这森林的土地。我请他治病。我不知道那样的伟人为什么对我这么热心。你们也不知道吧？我这是就一般意义而言·· ··· ”

“从你独自的意义来说，你怎么认为？”

“我说一句想像性的话，如果我死去，不是因为日本、世界、乃至宇宙已经不存在了吗？哈哈哈，开玩笑，开玩笑！我想，他将来要去更广阔的地方开展伟大的传道。这儿是进行准备的好场所。以前这里也发生过根据地运动。”

“是一种山村的振兴吗？”

“难道不是振兴宇宙吗？哈哈哈，开玩笑，开玩笑！他首先是重建根据地，人工湖也开始蓄水。这一次不是黑臭的死水吧？”

黑臭的死水在本地包含着一种特殊的意义。这一点电视没

有解释。以下是阿吉大哥和“森林之会”测量与农场毗邻的疏林地带的镜头，这是为了扩大农场的面积。锻冶在阿吉大哥身边举着旗子。电视对这个场面也没有解说。锻冶的肩上扛着自己描绘的“破坏者”的旗子，表现出正在恢复健康的少年天真喜悦的心情，看着正在干活的年轻人……

电视纪录片也拍摄有阿吉大哥传道的场面——可能是阿吉大哥同意拍摄的条件，也可能是NHK的考虑，没有录下传道的声音——内容还包括对“森林之会”的年轻人以及前来接受治疗的瓮町内外的人们的采访。但是，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还是纪录片结尾部分肩上扛着旗子站在阿吉大哥身边的锻冶的影像。当我看见银屏出现这个镜头时，一股不幸的预感的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充溢胸间。拍摄电视的时候临时雇用帮忙的美津在她的笔记本上抄有锻冶写的四行诗：“不幸从原野上／跑来／远方／如云影”。诗的题目是《幸福之歌》。我自己显然受过这首诗的影响……

我从锻冶心花怒放的神情中觉察到他的危机，只要看一眼他瘦骨嶙峋的身架——少年在长个子时期，一般不会随着骨骼的伸展而生长脂肪，因此显得消瘦。但锻冶的瘦削与这种正常的消瘦不同，仿佛是被病魔的力量削薄了肌肉——恐怕任何人都会暗中产生与我同样的感觉。那个时期，有一次，锻冶和阿吉大哥在河边走路，被一个从“在”出来的眼尖的妇女发现。她大声说：

“哎呀！那个孩子不是得癌症吗？!”

即使不是这样露骨的说话，但人们生活在这块狭窄的土地上，锻冶是在什么状态下从医院回家的，人们大体都知道。人们看到锻冶与阿田两人就像阿吉大哥的副官似地紧贴身边参加活动，任何人都感到吃惊，认为他的病已经痊愈。

但是，如果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肯定大体都采取保留判断的态度：用手指和手掌的能量真的能治愈癌症吗？看到每天到处活跃的锻冶，肯定许多人感觉到他的危机。阿吉大哥带着他频繁活动，但有时流露出忧郁沉闷、情绪消沉的样子，这对锻冶快活爽朗的情绪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给他一定的现实性感受。

美津的杂志社给事务所发来传真，总编辑要求尽快让她回东京。我把传真送到已经将沙发、椅子、桌子搬到客厅里办公的阿吉大哥那里。阿吉大哥正在为下午的传道做准备，美津坐在他旁边，正给躺在沙发上的锻冶讲解英语读本。美津从阿吉大哥手里接过传真，看完以后，仿佛我是总编辑同伙似的，斩钉截铁地说：

“阿佐，叫我回青山的编辑部翻译对那个神经兮兮的演员的采访记录有什么用？！我们现在正迎接‘救世主’的诞生！”

的确，美津梳刷整齐的从脸颊优美地轻拢下巴的发型、直视前方的色泽艳亮的脸蛋、热情洋溢的声音都使我感受到她的魅力，但同时也觉得整体形象显得滑稽。我没有直视阿吉大哥，这样问道：

“不会是全人类的‘救世主’吧？即使是全体日本人的，我觉得阿吉大哥也不像。是多大规模的‘救世主’呢？”

“目前来说，是这个锻冶的‘救世主’。这总可以承认吧？对我，对‘森林之会’的成员、对接受过阿吉大哥治疗的所有的人，显然就是‘救世主’。”

“要想说服阿佐是徒劳的。”锻冶猛然从沙发上坐起来，“因为阿佐不是一般的人。她既经历过男人，又经历过女人，是一个靠自己的力量能办到一切的人。阿佐根本不把‘救世主’当回事。耶稣基督也没有把男人变成女人的本事啊！”

“不论阿佐有什么样的想法，但是她没有妨碍我们的活动。相反，她不是还每天工作直接支持我们吗？”阿吉大哥责备两个年轻人。

但是，我奇怪阿吉大哥为什么没有彻底否定锻冶和美津的言论。我感觉到阿吉大哥变了，至少说明这是他最近新的态度。

电视纪录片是在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向全国播放的。刚好在播出的两个星期以后，锻冶病情发作。他的父亲前来报信的时候，说是好像癫痫病，因为以前扎卡里·K·高安也发作过此病，起初我还比较乐观。但是阿吉大哥赶来以后，却见美津一个人回来报告说：锻冶的发作越发厉害，即使停止发作也昏迷不醒。

刚才锻冶一直咳嗽不停，连不参加阿吉大哥活动的我在外面都已经发觉。锻冶曾经口出狂言，说放射线治疗、抗癌剂这些现代医学根本不行。然而最后他连对付感冒的抵抗力都被消耗干净，竟然落到这种地步！阿吉大哥的治病功能是给予生的能量增加养分。虽然感冒，还能参加活动，这是因为接受阿吉大哥手掌与手指的治疗。要是直接躺进红十字会医院六个人一间的病房，就不会诊断为癌症，而是香港型流感就算是完事。

“不是已经证明植物也有感情吗？那是真的！人的身体上也有植物性构造的部分。接受阿吉大哥治疗的时候，大脑吱啦吱啦，知道正在吸收养分。体内的植物性的人得到满足。”

但是，锻冶肉体的植物人一直对头痛感到苦恼。美津和锻冶在一起的时间与她和阿吉大哥在一起几乎一样多，有一次她对我说过锻冶头痛的事，当然她用称赞的口气说，锻冶不顾剧烈的头痛，坚持参加阿吉大哥的传道，一次都不少，从这么小的年龄来说，实在很了不起。当时我也没有把锻冶的咳嗽、头

痛和他体内的疾病联系起来考虑。从这一点来说，我和她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阿吉大哥和美津赶到三间长条屋的铁匠家时，第一次痉挛已经过去，锻冶像小老头一样，侧脸躺在床边的榻榻米上。阿吉大哥见他的眼睛还浮溢着烟黄色的浊光，便喊他几声。锻冶勉强无精打采地看着阿吉大哥，从他发烧干裂得不均匀翘起的嘴唇里露出几颗龇歪的牙齿。美津附身上去，闻到一股难以言状的动物臭味。

这时，锻冶开始第二次发作。美津见他身体僵直，两条胳膊间歇性地挥舞着粗暴的动作，心里害怕。她一心盼望着阿吉大哥像在松男眼睛剧痛时那样，抱住锻冶的身体，但是阿吉大哥似乎比美津更加惶恐惧怕。更让美津感到诧异的是，阿吉大哥握住锻冶伸出来的僵硬的手腕时，动作显得毫无自信。

一会儿，阿田开车接来德田医生，安排送锻冶去松山的红十字会医院。这时，阿吉大哥才从麻木状态中摆脱出来，坐在急救车里锻冶的身边。美津也跟着他上了车。可是，据后来美津说，锻冶在急救车里又发作起来，阿吉大哥却没有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

“即使发作得太厉害让他震惊畏怯，即使毫无恢复的希望而灰心丧气，为什么阿吉大哥不能像以前那样再给锻冶一些治疗呢？只要把手掌轻轻放在他身上，就会吸去他的痛苦！——锻冶就是这么想的！他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连面部肌肉都不能动弹，叫人看着揪心……我觉得阿吉大哥对锻冶这样无动于衷，他们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会即刻毁灭瓦解。这比锻冶发作更可怕。我在急救车里简直胆战心惊……

“我也不相信阿吉大哥是全世界整个人类的‘救世主’。在‘森林之会’的朋友之间也说过，不过另一方面，就像锻冶说

的那样，哈哈哈，开玩笑，开玩笑！以得到心理的平衡。但是，大家在听阿吉大哥传道的时候，包括我在内，应该说，都觉得他就是‘救世主’。至少对锻冶就是‘救世主’吧？可为什么他在锻冶病情发作的时候，就不能用手掌和手指对他治疗呢？

“我终于忍无可忍，也不顾德田医生就在旁边，用责备的口气对阿吉大哥说：阿吉大哥，即使治不好，也请你给他做做样子吧！阿吉大哥坐在车里固定的小椅子上，他扭过身，盯着我，一脸忧郁发呆的表情，说：‘我比谁都想给他治疗，可是不敢！’听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感觉到，他也许是更高层次上的——比我对他认识的层次要高得多——真正的‘救世主’

“在红十字会医院对锻冶重新进行细致检查，主治医似乎对检查结果早已预料，立刻告诉阿吉大哥和德田医生，证实癌细胞转移到肺和大脑，病情非常严重。这时，阿吉大哥才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提出病情稍微稳定下来以后，想把锻冶带回森林里去。德田医生和主治医商量麻醉剂的事。这时，锻冶的状态有所好转，不仅能听懂医生的话，还能简单回答。阿吉大哥也把向医院提出的要求告诉他。”

“我还以为你要把我扔在这里……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回归森林，我打算记住路途，就像《亨德尔与格雷得》那样。我做了很多事，可是最终发现只是一场梦。”锻冶一字一句极其缓慢地说。

第六章　符号 kaji

第二天，阿吉大哥从红十字会医院给我来电话，说锻冶打算住院观察两三天，如果病情稳定，体力有所恢复，想把他带回谷间，在“公馆”一边治疗一边休养，并让我把以前祖母居住的那一间屋子收拾好。

最后，阿吉大哥还叫我向患心脏病那个小孩的母亲了解最近的病情如何，才放下电话。他的声音低沉郁闷。他关心的那个患心脏病的小孩，其实我已经获得一些情况可以告诉他。不过觉得阿吉大哥很可怜，才没有开口。他虽然说根据X光透视和CT扫描检查的结果，发现锻冶体内出现数个肺癌和脑瘤，但又说肝癌萎缩得很小，连行家医生都无法解释，似乎还存在些微希望。我觉得这阿吉大哥可怜得近于愚蠢可笑。想起来，自从他来到谷间，从事农场管理和接受祖母讲述传说的时候开始，我就经常感觉到他的愚蠢可笑。只是他被称为阿吉大哥以后，我没怎么意识到而已。

这一天早晨，我就遇到那个患心脏病的小孩登。登今天没去上学，由母亲带着来谷间，去冈田医生那儿看病。我骑车从通往大桥的拐弯处经过时，看见登的母亲在朝阳照射的药店橱

窗前面和住在附近的一些家庭主妇正在说话。登站在她身边。当时我还没有接到阿吉大哥的电话，但自己也挂念这孩子的身体状况，便下车走到围着她的主妇们后面。虽说阳光暖和，但天气还不热，登的母亲那被太阳晒黑的额头却汗水津津，沾着松落下来的些许头发，憋着嗓门诉说：

“我们也大吃一惊，说实在的，好像受骗的感觉……冈田医生说，我们家的登不是癌，是心脏病。现在哪儿也没有毛病……”

“要是锻冶的癌症一点儿也不见好，那真叫人失望。我们都那么相信阿吉大哥具有治疗疑难病症的功能。癌本来是越长越大，可是听说连医生都说变小了……”

“我们家的孩子是心脏病，不是癌！就是心脏病嘛，那个年轻的医生也许诊断错误……只要我们的孩子没有毛病，那就谢天谢地了！”

“那你不是还求阿吉大哥看病吗？别让他失望嘛！”

我对站在母亲身边的登微笑一下，登拽了拽母亲的手提袋，母亲回头发现我在场，连忙改口说：“我可没说阿吉大哥没有治病功能！”结果其他人也都回头对我点头致意。

看到患心脏病的孩子和他的母亲，还有这些家庭主妇，我想起我进入大学以后不久一个参加希腊戏剧研究会的朋友邀我去看的一出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出现的沉浸于共同的惊恐不安情绪里的合唱队的女人。我对小孩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仿佛这就是我的目的，然后对母亲说再去问一下冈田医生的诊断，便骑车离开。

我想尽快向阿吉大哥汇报他在电话中说的那些事情。我觉得虽然他说观察三四天锻冶的病情，但实际上会缩短到两天。因为不仅锻冶，阿吉大哥也有小孩般幼稚的地方，他们都急着

想早点回来。客厅里面的休息室原先是祖母的卧室，如果把与客厅之间的隔扇视为墙壁，那就是单独的封闭的一间屋子，也可以从走廊出入。虽然我曾经护理过祖母，但一个人准备还是心里没底，就给安佐打电话，让她过来检查一下我的准备情况。安佐具有体检资格，在全县进行正式集体体检时，她一直参加这项工作，还受到表扬，是这个方面的行家。

起初安佐显得十分慎重，她说锻冶从松山医院回来当然也可以，但是为什么不住进冈田医院呢？这一点我事先问过阿吉大哥的意图。他说在锻冶最后的这些日子里，自己想尽量和他在一起，让他的父母亲护理。这样做可能显得很自私，但希望阿佐予以理解。我这么一解释，安佐表示理解，立刻显示出她出色的工作能力。首先，她让我告诉在地板间总部留守的那些“森林之会”的年轻人中现在手头没有工厂、农场工作的人，一个小时以后开运货车到冈田医院来。

我从山茶树旁边经过——整棵大树长满无数的青苔，显得稳重充实——走到灶间。向处在仿佛被抛弃者气氛中的一群年轻人传达安佐的指示。平时看见他们倾听阿吉大哥的传达，或者参加事业活动的策划，总是精神饱满、愉快明朗，现在却一个个无精打采，反应迟钝。我心急如火，肚子里骂道：在成立“森林之会”以前，你们都是这种德行！大概这些年轻人害怕我说具体事务以外的话题，都不瞧着我。

但是，他们在安佐的指挥下，工作还是富有成效。安佐的计划是这样的：冈田医院在町村合并时受到优惠待遇，新建一栋病房，但是由于护士不足，完全没有使用。她想把新病房中看护一个患者的整个设备、连同病床一起搬到“公馆”去——这样做大概违背法规，这个由冈田医生与町政府去商量解决。到傍晚的时候，祖母原先居住的那间屋子完全变成了现代化的

病房。从工厂搬来的木板铺在地上，床铺、医疗器械台、台灯，具备病房所需的一切东西。

我打扫完毕，环视室内，对着正向年轻人表示慰劳的安佐说道：

“安佐要是去东京继续学习一段时间，完全可以管理医院。”

安佐还是带着与对方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但那副略显滑稽的脸上露出另一种严肃的表情，一双黑少白多的眼睛瞧着我：

“其实在河边的分居里，阿K和我的角色从小就已经定下来了。在阿佐你的分居里，你是孤儿。如果我们家发生不寻常的变化，恐怕又是另一种情况。我的父亲也很早去世，但从‘公馆’独立分居是一条原则。如果阿K上大学，我就必须工作，不接受‘公馆’的任何资助。这种生活方式，与其说是我们家族，不如说是整个谷间的规矩，很难轻易改变的。

“前阿吉大哥那么大手大脚地花钱，我暗地里想过，能不能由祖母给我出学费……但是，根本不可能，阿K去东京上大学，我只能留在谷间。

“不过，阿佐，后来我成为中学校长的妻子，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也参与过许多重要的事情。从前阿吉大哥时代开始，经历过不少激动人心的事情。说起来，我与这森林里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从这一点上说，以后我也不逊于阿K!”

说到这里，安佐及时转到别的话题：

“我在冈田医院的诊疗室里正在写借出来的东西的清单时，那个花田记者进来。他想让冈田医生说什么阿吉大哥治病的‘欺骗性’，而且为了尽量说得恶毒阴险一点，采取露骨的诱导

提问方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以为我是中立的立场（大概因为我直言不讳地批评阿K的缘故吧?）就心怀叵测向我提出充满恶意的问题，可是‘森林之会’的年轻人一进来，对他们毫不理睬，极其冷淡，一言不发。等年轻人一出去，就装模作样地说和这些被洗脑的家伙在一起，自己都感觉到危险。然后轻蔑地微笑一下，大概显示自己的幽默吧。可是他还说，最近不住在真木町旅馆，而是住在松山的饭店。又好像真当回事。这个人简直摸不透。”

“不过，多写一些看似恶意嫉妒、却往往富有正义感的文章也不是毫无意义。这恐怕也是别人怎么看自己的一个例子吧？即使阿吉大哥和‘森林之会’吃点苦头，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对自己不是没有好处。”

“对这些家伙的攻击，阿佐你居然这么冷静？这一点和阿K很相像，他从这样的体验中学得太多了。不过，要是阿吉大哥吃苦头　你也跟着一起吃。这一点和阿K不一样……”

有人从事务所那边顺着走廊急匆匆地过来，在库房与休息室的连接处绊了一跤，发出很重的声音。接着，登和他的母亲出现在我和安佐面前。他们态度谦恭，表情坚决，虽然没有上到隔扇间，站在略显昏暗的走廊上，但全身似乎都表现出绝不退下的意志。

“哎呀，登，看来身体不错嘛。刚才在走廊上跌跤了？我现在还跌跤哩。小时候，有一年正月，来这里拜年，就跌了一跤。从那以后，跌了好几次哩……”

安佐先对患心脏病的孩子说话，因为他的母亲的脸色比我早晨见到她时更加阴郁，两只眼睛紧张得往两边歪斜。登没有回答，一阵尴尬的沉默以后，母亲咽下一口唾液，咳嗽一声，说道：

“阿吉大哥不在，没有人商量。一个东京什么报社的人说，要把这个孩子带到松山的医院去看病，不是以前去的那家红十字会医院，是别的医院……”

安佐从容不迫的目光瞟了我一眼，然后把视线移到在自己指挥下布置的医疗设备齐全的室内，让我去回答。

“要是有人愿意带他去医院，那就去吧。确认这孩子现在没有任何毛病，也就放心了。”

“是的。报社的人说，心脏病要千万小心。锻冶看上去也很健康，可是突然病情恶化……”

“要是医生对登的疾病作出和锻冶一样的诊断，那个花田记者又可以写悲惨凄切的文章了。他是怀着这个目的才对你们表示关心的。如果你们坐他的车到医院检查，就没法子不上他的当。”

安佐对母亲说，然后又温柔地对孩子说：

“你不用担心。要真是心脏不好，就不会走那么快，跌在地上发出那么大的声音。”

登的情绪这才放松下来，露出温顺的笑容。母亲见儿子这样，便不无辩解似的说：

“其实只要阿吉大哥保持强大的治病功能，就没必要去松山！”

大概安佐受到这句话的引发，便问道：

“你作为母亲，对孩子的病怎么看？”安佐决不是盘问，而是早就想了解母亲的心情，所以问得很认真。

但母亲立刻又紧张起来，嘴唇发僵，唇边布满皱纹。

“你问我对他的病怎么看？……”她的口气似乎含带不满。

安佐把真正想对母亲说的话先放在一边，绕个弯说：

“登，我只是从表面看你，我在集体体检车上工作的时候，

接触过许多心脏不好的孩子。从我的经验判断，你的健康状况很好。当然，今后在成长过程的每个关键时期，也必须注意身体的变化。但是，你现在居住的环境空气新鲜，在平时可以进行适当的运动，我觉得你能基本上继续保持健康……你的学校的保育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即使到松山另外的医院去检查，结果还是没问题、很健康啊。今天晚上你就在饭店里马上睡觉吧。母亲也一起住吧？我觉得还是这样好。”

“我也觉得这样好。”母亲变得完全听从的态度，“那就请安佐告诉报社的人吧！”

“OK，可以。”接着，安佐不失时机地回到刚才的问题上，“登现在这么健康，你作为母亲，认为是孩子本身的体内功能自然恢复的呢？还是阿吉大哥治疗的结果？难道你不认为要是阿吉大哥不用手指、手掌给登治疗，他的心脏病就好不了吗？”

“我相信这是阿吉大哥治好的！”

“这么说，今后也要珍惜阿吉大哥的手掌和手指的能量啊。你认为阿吉大哥的治病功能有时强有时弱吗？”

“是的，我们这样认为。即使是每天治疗，去锻冶家以后再来我家，‘公馆’的治疗时间拖长以后，效果不一样。接受治疗以后，孩子的感觉也不同。”

患心脏病的小孩对母亲的话附和点头，然后又主动地说：

“我对他说过，要增强治疗能量！”

“你们两个都说阿吉大哥要增强治疗能量。那么，你们认为，怎么才能增强治疗能量呢?”我问。

“这是阿吉大哥的事，我们不知道！”母亲又把自己封闭起来，避而不答。

这时，“森林之会”的一个年轻人进来，以对自己即将传达的蛮不讲理的话进行反驳的口吻说：

“《晓新报》的人在外面纠缠不休，说要登和母亲快点出来。还说如果是阿佐阻挠孩子去医院检查的话，问题就大了。”

“难道他们要把‘公馆’说成阴谋诡计的巢穴吗？我们毫无反对登去医院接受检查的意思！那就去吧！我满足他们的希望。登，这一次注意别跌跤。”

安佐威风凛凛地先走出去。我一个人留在屋里，环视着新式医疗设备的病房。中国风格的横楣，古色古香的装饰，与室内的整体结构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虽是日本式建筑，天花板却很高；尽管摆放着床铺，却具有空间的空旷感。即使那个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肺和大脑的少年躺在床铺上，也只是增加高度和宽度极薄的体积，不能减少空间的空旷感。我想像在这间屋子里尽力看护少年的阿吉大哥的形象，却感觉到他的容貌和体形从未有过的模糊空茫，缺乏具体的实在感。

他来到这深山里，究竟想干什么？他迁入此地，住在祖母提供的农场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开始生活的时候，由于农村人口减少的大趋势，无论谷间还是“在”，大概谁也没有把他视为竞争对手，当然更不会有人把他视为自己的伙伴。我上中学的时候，一个五十来岁的美国人和他的真木町出生的年轻的妻子曾经在现在是火葬场的那个山谷里依靠有机农作方法试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很快就离开这里。在大家眼里，当时的隆也和这个美国人一样，大概只是一个过路人。

但是，他在农场深深扎下了根，创办儿童学习班——这是非常开放自由的形式——通过新式的农作物栽培法把年轻人吸收到自己身边。他巧妙地摸透祖母的脾气，也经过自己长期的惨淡经营，终于被称为阿吉大哥的时候，便自然而然地发挥出这个称呼应有的威力。而且他运用阿吉大哥这个称呼迅速地改

变现状。在这个大潮流的开始阶段，祖母去世，当没有祖母遗体的棺木在火葬场火化的时候——祖母的遗体已经被他背到天洼后面的森林里埋葬——发生老鹰袭击正在“十叠铺”上俯视谷间的阿吉大哥的事件。接着，一个患心脏病的小孩，还有另一个患小儿癌的小孩经过阿吉大哥手指和手掌的治疗——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出现显著恢复的效果。于是，不仅“在”和谷间，连瓮川上下游的许多人都得益于阿吉大哥的治愈功能。另一方面，“森林之会”的年轻人开始改造工厂和农场，试图把两者统一起来。而一部分人提出阿吉大哥是“救世主”活动的主张。

……就这样，现在，他存在于……这森林里的土地上，但是，说得更准确一点，他之所以能够这样，与其说是他个人的力量，不如说是阿吉大哥这个称呼的力量。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悚然颤栗。“十叠铺”上遭受老鹰袭击这件事，可以说是重叠着他个人与阿吉大哥双重身份的故事。就他个人而言，前一天夜里，由于许多人手持灯笼进入森林搅乱了正常生活的野鼠而逃跑出来，他只不过是想帮野鼠回到森林里去。而迫不及待地攫取猎物的老鹰其实并不是对他这个人进行攻击，它从高空瞄准的真正目标是在他手里握着的野鼠。

另外，聚集在大桥上、地藏堂前的许多人都看见老鹰钻进从火化祖母遗体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白烟里，然后飞向阿吉大哥，把祖母的能量传递给他。通过这件事，他个人退隐后面，阿吉大哥走上前台。从此以后，就有一个被称为阿吉大哥的实际人物存在于这森林的土地上……

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具体的确切的预料。我预感到现在坐着花田记者叫来的出租车去松山的登和他的母亲，明天在新的医院的检查诊断恐怕不会有好结果。他所患的心脏病利用现代

医学本来就不可能痊愈。上一次说他的病情有所好转的医生恐怕是在承认无法痊愈这个大前提下，发现暂时性的恢复吧？要是这样的话，通过新式仪器进行细致检查，应该会发现相反的征兆。

花田记者不可能不利用这个作为攻击阿吉大哥的材料。而且还有锻冶的癌细胞转移的铁证。这样的话，以前接受过阿吉大哥的手掌和手指治疗的许多人被压抑的不满都会爆发出来。如果他们作为受害者进行批判，阿吉大哥立刻陷于困境……

那么，阿吉大哥这个称呼的力量就会消失，遭受贬斥的他就会离开这里。照此单纯地——单纯得有点无聊——发展下去，阿吉大哥刚刚开始纳入轨道的、以工厂和农场为基础的年轻人生活模式的改革将前功尽弃，毁于一旦，正如前阿吉大哥由于性犯罪导致根据地运动的全盘崩溃一样。前阿吉大哥的结局，是在将近十年以后，浮尸于天洼的人工湖水面上。对于前阿吉大哥来说，除了这块土地，不可能有别的土地。但是，他可以离开这里。那样的话，总领事、弓子、 K伯父会很快为他在新土地上落户制定方案的……

我漫无边际地想像着，突然心头涌上一股剧烈的、近乎痛心的寂寞感。我真想大叫一声“啊！”这个声音一旦叫出来，就好像一直持续在我内心的声音的爆发。寂寞是凝视自己即将开始、而且终生不会发生很大变化的生活的具体表现形式。我在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然而是一个在人生途中“变性”成女人的怪人、畸形人。而且只是如此简单的“变性”，没有享受到普普通通的姑娘理所当然应该享受的喜悦的体验——与扎卡里短促的交欢难道就是我人生之花吗？——一个变态的老怪物将孤独地在“公馆”里度过余生……

过了好长时间，我听到什么动静，便走到环绕着客厅的走

廊的水渠一面的窗前。还有人从谷间回“在”去，时间不算晚。但是，从斜坡上面的县道通往水田平面的道路上站着三四个黑乎乎朝着这边的人影——更确切地说，是向这边竖起耳朵——与祖母病痛呻吟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人站在马路上偷听一样……

锻冶进入“公馆”病房的前一天，阿吉大哥回到谷间。他和锻冶的父母亲轮流夜间护理锻冶，而白天又不止一次地受到花田记者采访的折磨。阿田开车接他回来以后，就关在农场的自己房间里。据美津说，由于阿吉大哥一直没有睡过整觉，就像巨大时差倒不过来的刚从国外回来的旅行者那样，一头倒在被窝里。

按照原先安排的时间，松山饭店的食品采购员前来商量开春以后的蔬菜供应问题，阿吉大哥这种状态，只好由我和阿田、还有“森林之会”的农场负责人一起去农场接待来客。送走客人以后，我顺便到农场生活区。阿吉大哥的房间里拉着窗帘，他躺在被窝里，只点着枕边的台灯，向我介绍锻冶的病情。阿吉大哥陪着锻冶去红十字会医院以后，没有刮过胡子，这房间的床铺和书架都已经搬到“公馆”，书籍和农业杂志之类就放在地上。他躺在地上的那一张面孔，在黄色的灯光映照下，使我莫名其妙地想起“救世主”这个词。如果是“救世主”的话，也是一个走投无路、软弱无能、可怜巴巴的拙劣模仿的“救世主”。

阿吉大哥整整睡了一天，又恢复抖擞的精神。为了迎接在父母亲陪同下回来的锻冶，在町立医院的德田医生的指导下，对病房内的摆放进行一些细小的调整，又叫阿田开车去松山购买必要的东西。第二天上午，我因为工厂产品出厂的事去旧町地域的JR车站，回来的时候，锻冶已经进入病房，阿田告诉

我，阿吉大哥指示说以后谢绝会客，静心养病。只有美津可以和阿吉大哥一起在病房里。傍晚时候，德田医生来看望锻冶，我有机会和他简短说几句话。德田医生说，因为定时给锻冶服用镇痛剂，所以他一直都是似睡非睡的样子。

第二天上午十点，阿吉大哥来到事务所。

“阿佐，去看一看锻冶吗？”他的口气不冷不热，我感到为难。但是，如果考虑到现在锻冶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也可以理解他的心情。我看着他，从鬓角顺着脸颊到下巴盖着一层薄薄的胡子，布满血丝的眼睛红得耀眼。

我小心翼翼地跟着阿吉大哥走向病房，心想无论受到什么景象的刺激都不能流露在脸上，免得让感觉敏锐的锻冶觉察出来。但一走进病房，眼前的景象还是令我愕然。锻冶扁平地规规矩矩地躺在被单下面，似乎整个脑袋都缩得很小，因此浓黑的长眉、闭着的眼睛、凹陷的嘴唇仿佛各自要从脸庞上分离独立出来，皮肤像纸一样煞白。

美津蜷缩着后背坐在他枕边的椅子上，上衣围裹着整个身子，盖住脖子。阿吉大哥站在旁边，美津要站起来给他让座，但被阿吉大哥制止住。锻冶听到这个动静，睁开一双大眼睛，继续刚才的话题似的开始说话。他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每次呼吸都要用唾液濡湿舌头歇一口气。锻冶没有理我。我站在装着尿一样颜色的药水的点滴塑料袋后面，不由得含泪欲泣，心想这就是陶醉于幸福的孩子的话。

“阿吉大哥……我刚才说过，眼前的一切东西似乎都往远处后退，虽然还恢复原来状态，但仔细一看，又变小变远。说是很远，可是又看得见。像是用凹镜看，轮廓异常鲜明。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结果脑袋比眼睛还累……现在就觉得阿吉大哥站在很远的地方，天花板非常非常高……”

“这种异常视觉是常有的。刚才阿吉大哥也谈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我记得一本书上这样解释，说这是在初高中生年龄段的人中发生的一种歇斯底里症状。健康的人也会发生，没有必要和病情发作联系起来而担心。”德田医生在床铺里侧说。

但是，锻冶没有理会德田医生的话。他看着阿吉大哥，在薄得不能再薄的胸腔里理顺平稳的呼吸，然后重新集中全部气力，说：

“要是视力恢复原来状态，就是说现在的眼睛是正常的，那么可以断定，看的东西显得很小大概是病态吧。我在医院里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想起一件事……这已经说了吧？（阿吉大哥声音清晰地说：还没有听说过。）

“就是啊，阿吉大哥，我从生下来就开始一直使用眺望远处的方式来看东西，我相信这样子才能看到这个世界……后来就觉得其他人也总是这样看又远又小的东西……所以，现在看到又近又大的东西就以为是错觉……

“我想，我眼里的世界上东西的大小大概与别人眼里的东西的大小无法比较吧？不是有米标准器吗？不过，在我眼里，即使它又远又小，也能够照样知道米标准器的大小。因为我平时见过很近很大的米标准器，发现自己看到的又远又小的东西与实际不一样，知道感觉发生错误……

“不然的话，我就不知道哪一种正确，本来就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比如说，我就不知道阿吉大哥看米标准器感觉有多大……我心里老挂念这件事，觉得很幼稚……”

阿吉大哥眯缝着眼睛俯视锻冶，没有说话，一副沉思的样子。锻冶抬眼看着阿吉大哥，我之所以这种感觉，是因为他的放在低矮枕头上的脑袋刚好处在这样的角度，但同时也可以感觉到他舒适地闭着眼睛。

“所谓感觉的共同性，锻冶……严格地说，并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把自己的感觉与别人的感觉进行比较。”阿吉大哥沉默好久以后回答，“你一点也不幼稚。把我感觉到这么多东西的量，与你同样感觉的量，即使对象的实物摆在一起，也无法比较这种感觉。你之所以能够比较又远又小的东西和又近又大的东西，是因为我一个人可以同时感觉这两种东西……”

“这样的话，我感觉痛苦与阿吉大哥一直以自己感觉的痛苦进行判断也许完全不同吧？看见虫子痛苦的样子，其实不能感觉到虫子的痛苦本身，只是看到虫子大概觉得痛苦……”

所有在场的人似乎都屏住呼吸。然而，锻冶的肺在重新慢慢补充氧气以后，继续说下去。不过，他的着眼点显然与我们所理解的不一样——后来美津说，那是因为锻冶看到自己的话语使大家为难，所以改变了谈话的方向。这是他病情急遽恶化以后出现的如同小上帝般的关爱别人的心情。

“看似又远又小与看似又近又大的感觉的量如果还不明确，我可以研究确定出测量这个量的方法嘛。这样的话，这个量的单位就可以使用kaji吧？……但是，我没有理科的头脑，也没有研究的时间……”

阿吉大哥仍然默不作声地俯看着锻冶。从他的一本正经的性格而言，即使可以说：不，你具有理科的头脑。恐怕也不能说你还有充裕的时间吧。——为什么不鼓励他呢？我肚里发着牢骚，但看着阿吉大哥泪眼 眬的样子，觉得不该责怪他。锻冶说完以后，脑袋纤弱无力地在枕头上晃动着想放在合适的位置。美津扶着他的脑袋帮他放好。我看见他乌黑的眼睛那样宁静透明、却虚弱无神，仿佛立即就要沉睡过去。

美津从床边站起来，用手指轻轻碰一下阿吉大哥的手臂，让他坐在椅子上。然后对我使一个眼色，我跟着她走到走廊

上德田医生随后也立即出来。我们一起朝灶间的地板间走去。

“阿佐的事务所工作那么忙，还自己做饭吧？安佐给我们送来什锦饭团，一起吃吧。现在正是德田医生和我吃饭的时候。”

“好吧。最近就靠在超市买的减价方便面凑合着过。”

我和美津、德田医生围坐在“风箱”下面吃饭。大家都不愿意谈论刚才病房里的事，想聊一些别的话题。德田医生询问阿吉大哥事业开展的情况，也使我们了解他对阿吉大哥关心的历史背景。

“包括‘森林之会’的那些人，在出入‘公馆’的所有人当中，我是惟一的参加过根据地运动的幸存者。”德田医生在询问完以后，归纳总结说，“所以，我认为把新阿吉大哥现在做的事、将来要做的事与根据地运动进行比较是我的责任。农场是当时根据地运动最重要的部分。现在比原先的生产体系更加出色。前阿吉大哥曾经计划把河岸斜坡变成现在这样的栎树林业畜牧林养牛。相比之下，当时我们对饲养肉牛的规划不太积极，但是阿吉大哥在这个基础上还打算扩建新的牧场。

“我认为阿吉大哥的农场比根据地时候搞得成功，毕竟在东京大学农学系学习过。工厂是由前阿吉大哥创办的，后来由阿佐接手管理，与现在的阿吉大哥没有关系，但他也很快就要接收过去的。既然有阿佐的合作，肯定能够获得成功。在这些业绩的基础上，阿吉大哥向‘森林之会’展示的新生活的模式，我觉得非常好。

“阿津说我歪曲解释成旧一代模式，（美津略含娇态地温和反驳：德田大夫又说我了！我可没说这样的话。）不管怎么说，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感觉。生活方

式与别的地方不一样。他们修筑高高的壁垒，把本地的风俗、人的生活与以东京为核心的现代化的消费社会隔离开来。就像东京与纽约、巴黎、法兰克福隔离开来一样。其实，东京新闻媒体的文化论中已经开始反省这个问题。但是，因为阿吉大哥的构思与老奶奶的传说结合在一起，重建的只是现在本地人保持的自古以来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生活圈。

“可能有人嘲笑说：构想不错，恐怕实现不了。那个新闻记者就是这样。但是，阿吉大哥和‘森林之会’把农场作为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实现。要是把这个模式推广到整个森林里，不是轻而易举的吗？”

“我不能像德田医生这样条理清晰地思考问题，判断阿吉大哥的事业进展状况，但他说阿吉大哥和当地的年轻人一起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我完全赞同。祖母去世以后，这个趋势日益明显。也许阿吉大哥和‘森林之会’的朋友早就有这个目标，只不过我自己置身局外而已……

“但是，前一阵子电视里播放的纪录片和那个新闻记者即将发表的文章似乎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向，对阿吉大哥和‘森林之会’稳步进行的事业或者过分宣传，或者加以歪曲，我心里很不安。眼下还有锻冶的事，阿吉大哥会不会陷入从未有过的困境呢？”

德田医生点点头，没有说话，仿佛想起刚才只顾说话没怎么吃饭似的，埋头吃饭。倒是我担心自己的不安情绪会引起他的同感。其实，我们回到地板间吃饭，目的就是为了轻松一下病房里的心情，所以我提到锻冶，显然与现在的气氛不妥。美津不愧是以年轻人为对象的杂志编辑，脑子机灵敏捷。她及时地转换话题：

“我今天第一次登上天洼。谈一谈我的感觉，好吗？人工

湖比我想像得大得多，四周的斜坡大多是阔叶林，现在虽然还是光秃秃的，但湖中的柳树已经发芽，对岸的山樱泛着模糊的白色……从这头看过去是模糊的白色，其实那边已是繁花盛开。我有一个专门拍摄樱花的朋友，要是他在这里，肯定非常高兴。天洼的整体风景也很上镜头，拍摄出来一定很好看……”

“祖母说，在天洼的整体风景里，把山樱摆在什么位置最合适，这些都是前阿吉大哥亲自设计的。看上去山樱树还不大吧？其实已经移植十五年了……”

“我也听安佐说过。就是她带我去的。”

“天洼正当中小岛上的那棵大扁柏树高大魁梧，旁边的柳树优美潇洒，只是柳树下面的那间茅草屋显得破烂不堪吧？那是因为被水淹没以后，又露出地面，风吹日晒的缘故。”

“现在又沉到水里，只有屋顶的几个地方露出水面，就像湖沼里水草密集的小洲，照出来一定很漂亮。安佐说她也不知道人工湖可以重新灌水。听阿田说，堤坝损坏的部分已经完全修好，可以重新蓄水。现在水还没到堤坝，只没到斜坡脚下那个地方……

“安佐说在湖里发现前阿吉大哥的尸体时，水量非常大，差不多要没过堤坝。”

“是安佐和小雪把前阿吉大哥的尸体拖到小岛上来的。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子，光着脚丫站在堤坝上方斜坡的枹枥树林的人群里看热闹，觉得她们两个实在是了不起的勇敢女人。周围一片寂静，简直不可思议，就像你说的那样，柳树发芽，山樱盛开。虽然自己还是小孩子，但觉得看到与现实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仿佛听到湖上传来的黄莺低声的鸣叫……

“阿美怎么想起让安佐带你上天洼去呢？”

“安佐也说想去看一看重新蓄水的人工湖。其实在锻冶病情发作的前一天，在‘森林之会’的谈论会上，大家对前阿吉大哥之死有不同看法。当时德田先生也在场……

“从旧町地域来参观‘森林之会’的那些人中，有一个人认为，虽然一直流传着前阿吉大哥是被他的哥哥和年轻的叔叔们杀害的说法，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小时候，只要有人说听到这种议论，就会引起争论。

“的确，前阿吉大哥不是在暴风雨之夜不小心掉进人工湖里淹死的，而是被人害死的。但是，因此就怀疑是他的哥哥和叔叔们所为，又失之偏颇。警察判断死于意外事故，没有深入追究，有它一定的道理。那是因为前阿吉大哥自己愿意让人杀死。前阿吉大哥修筑堤坝，建造人工湖，但是湖水发黑发臭，他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就试图把自己作为牺牲品以抑制湖水的能量。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前阿吉大哥才在暴风雨之夜走出‘公馆’。他的哥哥和叔叔们害怕前阿吉大哥爆炸堤坝，在下游引起洪水泛滥，整个夜间都在监视。当前阿吉大哥走上堤坝的时候，双方争吵起来，阿吉大哥就掉进湖里。第二天早晨，雨霁天晴，堤坝安然无恙，湖水清洌澄静，前阿吉大哥的遗体平静地浮在湖面上……

“旧町地域的那个人，听说是小学教师，他说完这些话以后，问阿吉大哥：如果有必要，你是否也像前阿吉大哥那样，以自己作为牺牲品来抑制湖水（森林）的能量？你在传道时说过，他人的生命比自己的生命更加宝贵，这是人生的原则。你能否实际示范？这个教师经历过六十年代末的学运风潮，大概年龄比阿吉大哥大一些……

“阿吉大哥表示认真考虑他的问题，最后与旧町地域的那些人不欢而散。”

“后来，阿吉大哥和阿田送我回真木町，路上我们喝了几杯。”德田医生说，“那些人是我介绍来农场参观的，所以我觉得对不起阿吉大哥……那天晚上，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有点醉意的情况下，他把当时没有回答大家的想法告诉了我和阿田。现在想起来，他大概预感到第二天锻冶的病情发作，所以我觉得他的回答很是奇怪。他说，如果能够抑制锻冶的癌症能量的话，自己很乐意成为牺牲品……

“我说：是黑色的湖水的能量引起癌症吗？即使有这种可能，那为什么森林的能量不能抑制呢？当时我也有醉意，条件反射地问他这个问题。但是阿吉大哥用小孩子般天真的声音回答说：是吗？他的脸色很难看，我也不敢看他。我们是在卖煮魔芋的街头小摊上喝酒的，小摊老板和我认识，他见阿吉大哥这个样子，不再卖给他酒。大家都沉闷下来，天气又冷，反正是阿田开车，我想索性痛痛快快喝个一醉方休……”

这时，只听见从嗓子眼发出“啊！啊！”声音，一个黑乎乎的倒三角形体型的小个子男人从现在不用的土间厨房的瓷砖炉灶后面站起来。不仅美津和我，连背朝那边的德田医生也吓一大跳，神色惊慌地回头定睛看去。

“德田先生喝酒吗？我这里有酒！”粗嗓门大声说话的是锻冶的父亲，他怀里抱着装一升清酒的大酒瓶，“我本来打算把酒供奉在铭介神龛上，可是一直躲在这黑黢黢的角落里喝着。大夫要是也能喝酒，就一起喝吧！你为这个长期失业的铁匠的儿子治病，还使用先进的医疗技术，我想感谢你啊！刚才我还向铭介神保佑哩。”

铁匠显然醉意醺醺，他一直坐在被煤灰熏得黑黢黢的神龛

前面。这个神龛不是祭祀一般的神，而是祭祀在本地两次农民暴动中的第一次暴动领导人、后来死于狱中的铭介。铁匠晃晃悠悠地从土间走过来，怀里抱着大酒瓶，一只手拿着酒盅伸出来。德田医生依然心有余悸，又添上恼怒，回答说：

“我现在正在谈工作哩。没时间陪你喝酒！”

“啊，是嘛，先生！”铁匠把酒瓶使劲放在门框上，把伸给德田医生的酒盅里的酒自己猛然喝下，毫无胆怯的样子。在吊在“风箱”旁边的电灯映照下，一直秃到头顶的木锤形状的脑袋亮成米黄色。他鼓足勇气看着德田医生，说：

“大夫，那个孩子值得你去救他！他是这山里绝无仅有的好脑瓜！副町长嘲笑说：山沟里出不了大狮子。我回答他说：那是指人的个子，聪明的脑袋谁也比不上。像我这样打铁的，一无所有，可是老天爷可怜我，给我这么个儿子。

“大夫，请你救救这个孩子吧！只有你和阿吉大哥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相信阿吉大哥的治病功能。老鹰袭击阿吉大哥的手臂以后，他具有巨大的能量。我的孩子的身体恢复得那么好，大家都感到吃惊。连红十字会医院的博士都很惊讶。这完全依靠阿吉大哥强大的治愈功能啊！

“阿吉大哥还治好了我的肩膀酸痛。打铁歇业以后，多少年的老毛病又犯了，脖子疼得直不起来，每天早晨不用手支着沉重的脑袋就起不了床，可现在一点儿都不疼。

“患心脏病的登也多亏了阿吉大哥，我今天还抽空去看望他。精神可好啦。听说报社的人用车子拉他去医院检查，那家医院根本不知道阿吉大哥治疗的事。检查以后，医生和报社记者问他很多问题，结果既没有治疗也没有给药。登的母亲至今还抱怨说，早知道这样，干吗要花一个晚上到松山来？

“要没有阿吉大哥的治疗，登现在也在阴间地府了。更何

况我的儿子是癌症晚期！所以，阿吉大哥必须强化手指、手掌的能量，同时大夫、德田先生，也必须引进新的医学技术，双管齐下，才能获得最好的效果！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人生只有一次，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我的整个人生也就完了（尽管对不起自己的老婆）！”

阿吉大哥治疗锻冶的疾病以后，我也多次见过铁匠的老婆，虽然有时候显出好强的神色，但平时总是连大气都不敢出的低眉顺耳的样子，似乎神经有点不大正常。铁匠更是谨小慎微，沉默寡言。没想到他趁着醉劲竟然这么能说会道，于是我才从遥远的记忆里想起他在三间长条屋失火时充满感情的话语。德田医生、美津和我一样，对铁匠慷慨激昂的这一番话感到震惊，虽然面前摆着安佐放在塑料容器里的什锦饭团、醋腌加级鱼薄片和煮款冬，但大家都放下手中的筷子。

铁匠的脸上浮现出与侃侃而谈不相适合的悲哀轻蔑的浅笑，低下脑袋，往酒盅里倒酒。德田医生抓住这个空隙，对铁匠说：

“你别喝了！锻冶这么痛苦地与疾病搏斗的时候，你做父亲的不能喝得醉醺醺的呀！今明天怎么样都很难说，病情不容乐观。你还是赶快回家睡觉，为日后的事情准备点体力吧！供奉铭介神的酒已经足够了！”

铁匠更加精神恍惚，勉强把酒瓶和酒盅放在门框边上。酒瓶倒是放稳，但酒盅翻倒在门框外面的沟里，流出一道闪亮着白光的、浮着尘埃的清酒。铁匠越发惶恐畏惧，脚步蹒跚、摇晃着身子从正门旁边的便门出去。

美津正想把酒瓶里的酒倒进水沟里，德田医生让她给自己喝茶的茶杯里斟满酒，然后说：

“那家伙连酒都舍得扔在这儿啊！”他似乎后悔自己刚才鲁

葬的说话，声音显得郁闷不安。不过，这瓶酒是祖母葬礼时前来吊唁的客人送的，因为酒瓶上还裹着白纸。

第二天上午，阿田到事务所告诉我，锻冶已经不能说话，当然连痛苦都无法表达，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因为我想去探望锻冶，这是阿吉大哥对我的要求的回答。当晚，松山的饭店打来电话，不是平时负责食品采购的部长打来的，而是胡经理亲自打的电话，让我明天上午到饭店去。他的声音没有上一次和泉一起来农场参观时那样亲切，甚至给人命令的感觉。

因为是星期六，我怕堵车，便乘电车到松山。在车站前面排队等出租车的时候，觉得报刊亭前有点异常。我平时不买报刊，也就没有过去，坐进出租车，告诉司机去护城河边的一家饭店。车子顺着环绕城堡的护城河道路来到一个大拐角的十字路口时，我看见书店前面周刊杂志架子上挂着的手写的广告。上面写着：《令人可疑的特异功能“救世主”——NHK 特别节目的危险欺骗》，旁边用红色粗油笔写着两行字：真木町公社的怪现象，少年绝症耽误治疗……我心想：原来是这个啊！大概是花田记者的文章吧。他不是在报纸，而是作为特辑发表在该报社发行的周刊杂志上。我并没有立刻买一本阅读的心情。但是，“森林之会”的年轻人以及接受过阿吉大哥手指、手掌治疗的那些女人在这一阵子并非开玩笑地经常挂在嘴边的“救世主”一词第一次变成文字出现在文章里，这还是给我留下印象。

虽然还没到约定的见面时间，但我对服务台一说约见的事情，立刻就有人领我乘电梯去经理办公室。老胡一边让我坐在旁边的会客用沙发上，一边整理办公桌上的传真。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些都是饭店连锁店的总店发来的东京于昨天发行的周刊杂志上的报道文章。

“这么早叫你来，对不起。本来餐厅部部长也应该来，可是他到大阪出差去了。”经理把传真放在我和他之间的矮桌子上，那一双鱼一样清洁的单眼皮眼睛盯着我，问道，“你对这些报道怎么看？”

“我还没看……”

“现在让你看这些传真大概也没什么意思。怎么说呢？据松山分社里的年轻人说，报道本身肯定不怀好意，但是也有两三点的确是事实。他们也觉得似乎这位大记者不好惹……”

“我估计就是这样的内容。他到我们那儿去，我见过他采访别人。”

“不知道他的动机为什么这样情绪化，不过上面所写的事实我们也大体知道。是不是小时候遭受过不幸，简直是一个偏见固执感情用事的记者！这可是隆今后的劲敌啊。日本人也是纠缠不休的。”

我只能等着饭店对工厂和农场作出新的判断。老胡也立即感觉到这一点，迅速回到公事公办的表情，用细长的手指把如同一顶戴在圆脸上的帽子一样的栗色头发梳上去，然后一边瞧着用红色圆珠笔写在传真纸最后一页背面上的英文要点，一边说：

“因为总领事参加总理在箱根召开的会议，所以只是和弓子谈了谈。这些记录并不表明我们的餐馆和你们的农场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其实，最先把饭店与农场的关系公开出去的是弓子。她把这个情况告诉 NHK 的朋友，让他们在制作隆的纪录片特辑时也把与我们饭店的关系编进去，说饭店是‘公馆’的工厂和农场的产品的用户。这里恐怕也有不让我们变卦的意图吧。弓子还这么说：P饭店系列在四国简直就像占领军，为了加强和当地人的关系，哈哈！把饭店与你们老百姓农

场的关系公开出去有好处。

“的确是这样，县政府也给予很好的评价。不过，写这篇报道的人一口咬定那是一条狼。要是隆的农场是一个神秘的秘密集团，那我们饭店在宣传方面也不好办。这一点务必请你注意。

“不过，从报道上看，这个少年很悲惨，我觉得隆也同样很可悲。隆的手指、手掌的治疗本来就和癌症的变化没有关系嘛。要是说癌的症状完全消失了，这不就有关系了吗？你认为隆真的有治愈功能吗？”

“现在小孩的癌症已经转移，病情非常严重，所以我这么说也许你觉得很滑稽，但是我认为阿吉大哥在某个时期具有治愈功能。阿吉大哥和锻冶都这么认为，在这种承认的基础上，两个人共同面对锻冶的死亡。现在锻冶回到我们的‘公馆’里，将度过他最后的日子。看着他们在一起的情景，我倒相信阿吉大哥具有治愈功能。这是我第一次这样感觉。虽然无法从锻冶的身体里把癌细胞清除干净，但应该认为，治愈功能从不同的角度在锻冶身体里发生过作用。”

老胡默不作声地凝视着我。如同一个电视观众，本来期待着有趣的节目打开相应的频道，虽然并非自己预期的节目，却意外地发现另一种乐趣。

“接受隆治疗的那些人，还有隆周围的人，如果都能像你这样认识，那就好了。当然，这是很难的，即使他们没有写这篇报道的记者那样病态的郁闷焦躁……”

接着，经理做出显然与日本人不同的眼神动作，改变话题：

“我的一个朋友娶经过变性的人做太太。我的朋友根本离不开她。原来住在香港，现在住在夏威夷岛的希洛。养子很

多，各种国籍，都很健康。他的太太的女人性格中，好像最具有养育的本能……”

“我首先打算自己生孩子。”我说。

老胡的圆脸没有多少肉，但光滑洁白，可以说是中国话“白皙”的样本。他浮现起复杂阴郁的微笑，看着我，眼睛里又流露出新的兴趣和幽默，然后张开有棱有角轮廓鲜明的嘴唇，说：

“Why not?[1] 你这样转告隆，让他顽强战斗，顺利渡过第一次困境。”

桌子上的信号灯一闪一闪，个子格外高的老胡伸出格外长的手按一下信号灯。接着，带我上来的那个女办事员走进屋子，向他低声报告什么事情。之后，老胡说：

“……那个少年已经死去。听说当地的民间电视台在上午的新闻节目中播放这条新闻。虽然是地方新闻报道，当地对这件事还是相当重视。看来隆的处境现在并不是十分困难。在这个时候把你叫出来，真是对不起，现在隆正需要你……”

我回到“公馆”的时候还不到傍晚，宽阔的灶间空空荡荡，里面的客厅也好像没有人。我走出后院到事务所，只见一个“森林之会”的年轻人一张幼稚的脸上堆满无奈的神色等着我。他在真木町政府机关工作，经常来农场拍摄生产情况的照片，用复印机印制小册子。

“铁匠的妻子坚持要把锻冶的遗体运回‘在’，阿吉大哥他们已经护送出去了。大家都集中在那边，统一分配任务。今天晚上守夜，明天中午举行葬礼。”年轻人说。

“阿吉大哥让我去那边吗？”

① 意为：为何不？

“他只是让我在这儿值班。安佐每隔半个小时来一次电话……刚才还来电话说，要是阿佐回来，告诉她不要去大伙儿集中的地方，让她到我家里来。”

我放下手里的东西，立即骑自行车往河边去。我觉得安佐有什么事在等着我——我按照几条脉络记述这个“故事”，除了分头叙述之外，似乎没有别的写法——现在先不写安佐见到我以后提出的方案。因为这一天我们不仅商量事情，还一起完成几件工作，到深夜安佐才用车子送我回“公馆”。

第二天早晨，由于前一夜过于疲劳，比平时晚起床，差不多到九点才吃完早餐，走到库房一看，发现数不清的人团团包围着“公馆”！如果我从直升飞机上俯视森林的地形，虽然现在人群还比较稀疏，但肯定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人正踏着水渠与溪流之间的田埂、已经翻耕的田地、收割完毕还覆盖着干草的田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公馆”。

我从工厂旁边的道路往“公馆”后院走去时，只见路上聚集着十几个人，有男有女，其中有的也认识我，但没有一个人向我打招呼。他们也不是对我视而不见，而是用冷漠的眼光瞥我一眼，表现出似乎不偏不倚的态度。就是说，对于我个人，他们毫无兴趣。想起来，人们对我这样漠不关心，在“变性”以后还是第一次吧？

总之，我从开始逐渐围聚在“公馆”周围的人群旁边走过时，没有受到妨碍，顺利地来到灶间的大门口。我从便门一进去，只见土间里站立着一排排“森林之会”的年轻人，气氛十分紧张。

“阿吉大哥和阿田他们也回来了，正在和冈田先生、住持，还有真木町青年商工会议所的人开会。”昨天在事务所值班的那个年轻人对我说，“河下游的那些头面人物担心周刊杂志的

报道发展成町的丑闻，也都来了。恰好又碰到锻冶死去……阿美等人对有人要阿吉大哥负责表示非常愤慨。”

这时，一个女人哭叫的声音从后院边的水渠的石阶上面传来，我顺着声音看去，那个年轻人又告诉我：

“那是住在沼泽地上头种植款冬的那一家，就是患心脏病的孩子的母亲。刚才就一直在水渠边上呼吁大家回去，说应该让阿吉大哥保持安静，这样才能增强他治病的能量。那个时候，外面来的人还只有四五个，她想让人群解散回去。”

“为什么这么多人到‘公馆’来？和祖母葬礼的时候一样，甚至还要多……”

这个问题当然他无法回答，只是一脸困惑阴郁地看着我，我也没有说话，似乎还在等待他的回答。接着，我转身走上地板间对面的走廊，打算去客厅。但是用作病房的休息室和客厅前面也都挤满“森林之会”的年轻人，不让任何人通过。那个町政府职员又赶上来对我解释说，阿吉大哥指示：开会期间不许其他人人内。

没有法子，我只好走进前阿吉大哥的书库，从书架之间竖长方形的玻璃窗俯视山谷。外面更多的人抬头看着“公馆”，似乎在注意倾听那个站在水渠的石阶上的女人滔滔不绝的演说，但是谁也没有听从她的劝说离开回去。我从窗户看过去，正好与后院树墙形成死角，所以看不见她。

我也侧耳倾听，可是她的声音像哭叫一样，即使在屋子里也不知道她在喊些什么。这时，人群开始躁动起来。我战战兢兢地躲到形状不规则的、满是灰尘的旧窗帘旁边，看着这些涌动的人群。然后几乎颓然地一屁股坐在书架之间，连伸手拿书的气力都没有。

……门外出现动静，我起身从窄小的窗户看下去，人群显

然开始移动。他们沿着“公馆”下面与谷底逐渐陡急的坡道登上去，来到斜坡地一带道路两侧的干田地上，然后整齐地往天洼方向走去。县道是顺着山谷一直往东，从包围着天洼的高地外侧绕弯，在拐弯处新修的大桥下面有石阶下到山谷。还有人三五成群地加入前往天洼的队伍。县道的山谷一侧停着两辆真木町警察署的警车。

我听见灶间正门打开的声音，便出去顺着走廊往灶间走去，在走廊与库房的连接处、人们经常跌跤的地方和刚刚“砰！”地跌一大跤的阿田擦肩而过。大概他要去传达什么指示，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什么事要问我，但疾步走去。

灶间的土间入口虽然开着正门，但大约十个“森林之会”的年轻人把守着。正门外面似乎围聚着许多人，他们的代表正被领进土间。这些代表都是旧町地域的人，其中一个是高中教师，我也认识。阿田刚才大概是把他们的意见传达给里面的人吧。

我从默不作声地聚集在地板间里的年轻人一边走过。我本想向他们打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觉得这些情绪紧张、心底恼怒的年轻人大概还想向我询问情况哩。这时，只见一群年轻人拥簇着阿吉大哥和德田医生、冈田医生、不识寺的住持，还有美津和阿田从里面出来。他们一个个下到土间，在地板间的“森林之会”的年轻人也开始动起来。我一个人站在“风箱”旁边。围在众人当中的阿吉大哥突然对我说：

“他们说与其搞秘密会谈，不如公开对大家说。他们在天洼的堤坝上设立了会场，我去一趟。”

还没等我回答，比“森林之会”的成员大一辈的旧町地域的代表们就领着比周围的人都高大的阿吉大哥走出去。

我发现旧町地域的代表里，除了那个高中教师之外，还有

一个继承父业经营木材加工、并且和“公馆”还有买卖交易的龟井。但是，他一直避开我的眼睛。一群人在后院迎接阿吉大哥一行，然后前呼后拥地绕到大门前的车道，走向长条屋。在灶间的“森林之会”年轻人也全部跟着去。在沉重的脚步声远去以后，地板间又恢复了宁静。我突然发现吊在黑乎乎的房梁下面的“风箱”发出与平时不同的嘈杂声。那是穿过山岭直接前往天洼的人们与从县道下到山谷道路的人们汇聚一起时发出的脚步声、说话声在森林上空形成反响通过“风箱”以后的混杂声。

天洼的人工湖是在谷间度过少年时期的人们经常与朋友们一起游玩，留下许多回忆的地方。前阿吉大哥淹死以后，水闸一直开放，尤其是枯水期的夏天，只剩下几道在湿地上弯曲流淌的浑浊的水流，残留在湖底的水又黑又臭。我在旁边的町的高中上学以后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住在瓮川下游的町里，曾经这样告诉我：每当雨水不停，瓮川涨水的时候——当时堤坝还不完备——大家都害怕瓮川泛滥，每天都做噩梦，梦见我们村的疯子修建人工湖，储存大量湖水，然后决口，湖水像山洪暴发一样冲泻下来，使下游的全部人家遭受灭顶之灾。我还牢牢记住祖母讲述的一个传说：日本帝国陆军的一个连想进入森林里，统治谷间，但当地人把瓮川河水拦截起来，然后放水把他们击退……

“风箱”传出男人粗大的嗓门的回声，更加嘈杂。人们在天洼人工湖的堤坝上开始通过手提话筒讲话。虽然听不清内容，但语气很激烈，显然是谴责阿吉大哥的发言。我仿佛看见阿吉大哥在噪耳的喇叭声中孤单无援的样子。我发现自己从祖母去世以后第一次不仅是泪水盈眶，而是潸然泪下，而且从未有过地哭出声来。回到这森林的土地里以来，我第一次用女人

的声音哭泣。这是一个对身陷困境的阿吉大哥无能为力的懦弱的年轻姑娘的哭泣——但同时心底还有另一种声音在揭露这种感觉的虚伪性：他身陷困境的一部分原因不正是自己造成的吗?!

我想从这个思想中摆脱出来，便把思路引向别处，努力感觉这幢“公馆”建筑物的可怕，恐惧的程度和我刚刚住进来时差不多。当时我住在大门旁边的三叠榻榻米的房间里——现在已经拆掉——看着高高天棚上的黑色窗户格棂，越发畏怯心悸，脑袋呜呜作响。我毫无手淫方面的常识，但不停地抚摸阴茎——以后也极少这样——还用手指使劲按着下面更加复杂的器官。我跑出“公馆”，躲在后山山脚一株茂密的大石槠树下睡觉，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躺在被窝里。这不是做梦，因为几天以后祖母逗我说：

“河边分居里也有一个孩子，到夜间就把自己化妆成偶人女娃娃的样子，跑进森林躲起来。阿佐要是这样也挺有意思的，你比一般的女孩子还漂亮哩！”

“风箱”又传出骚然腾沸的声音，掺杂着粗野的笑声。我真想躲进库房的寝室里，如同当年惶恐惧怕地只好三更半夜躲进茂密的大石槠树下面一样……

我赤脚从土间走进后院。刚才还拥挤不堪的后院和工厂旁边的空地上，现在一个人影也没有，满地铺洒着温暖的初春般的阳光。以“公馆”为根据地集结许多年轻人的前阿吉大哥以及祖母、在这里工作半生的“盛”，还有小雪，现在都不在“公馆”里。我从后院西边的大山茶树下走过，顺着工厂旁边春光明媚的宁静道路，一边向显得愚蠢笨重的库房走去，一边感觉到居住在这里的有血缘关系的所有人不久以后都要死绝，而作为人的构成的“公馆”也将化为废墟。其实这样的结局已

经开始发生……

我又听到一阵喧嚣的声音。现在无须通过“风箱”，声音在山谷对面的斜坡与这边的后山之间两次、三次地回响，从东往西滚动过去。喧嚣一阵接着一阵，不仅没有减弱，而且越来越大。

阿吉大哥不仅身陷困厄，更是成为众矢之的。我相信他正经受着不幸。他受到人们的冷嘲热讽。而正是这个人，也许就要成为我们的“救世主”……我两腿打颤——自己都觉得可笑——走进库房又高又大的客厅，用哆嗦颤抖的浑身气力关上身后沉重的房门。

第七章 “燃烧的绿树”

关上库房厚厚的窗户以后，仍然还有缝隙。两道阳光垂直地从墙壁一直镌刻在地板上，但光线已变成淡淡的红褐色。我从床上起来，装束完毕，从架在黑暗中的梯子似的楼梯上下来。山岭的天空被残留的晚霞染成红色，被黑暗的森林环绕着。回头往天洼方向看去，那里已寂静无声。简直不敢相信刚才还人山人海，沸反盈天。我从工厂旁边拐过的时候，有人喊我，声音很低，仿佛瞄准我扔过来的一块石子。我惊愕地不由得浑身一颤。是美津从车库的越野车车窗里探出身子叫我。她的身旁是冈田医生，后面坐着无精打采的住持。我走上前去。美津说：

“你躲到哪儿去了？阿吉大哥挨骂被打，可惨了！”美津带着哭声，很不高兴地说，“好不容易把他抬在锻冶死去的那张床上，让冈田先生和德田医生看了看。”

“挨打受的伤倒没什么。”冈田医生也是不高兴的样子，对我的惊愕未加理睬，“明天在德田医生那儿做脑电图检查就行了。”

“我现在送冈田先生和住持回去，那些家伙大概不会半路

伏击了吧。”美津虽然心有余悸，但紧张的心情已经有所缓和，依然带着哭声。她发动汽车，对我说，“阿吉大哥正在休息，先不要去看他。”

我看着越野车从黑暗的树丛中穿过，消失在微亮的山边公路上。阿吉大哥挨打了？但是身体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这两个信息沉入我的心里，纠缠在一起。我走进大门敞开的灶间，土间和地板间里都拥挤坐着沉默的年轻人。

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多“森林之会”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而且如此消沉沮丧。也可以说没有见过森林的土地上的人们凝聚在一种抑郁沉重的感情里。我环视一遍满满挤在灶间里五十多人的年轻人，第一次意识到“森林之会”已经膨胀到这么大的规模。

半蹲半坐在“风箱”后面的安佐也是一脸忧郁，对我招了招手。坐在地炉周围的是“森林之会”成立以前以德田医生和安佐为核心的年轻人。阿田也在里面。站在土间的年轻人给我让开一条路，我从门框走上地板间。

“这么多人，怎么还让阿吉大哥挨打了？”我绝对没有责怪的意思（甚至还觉得安心），那声音自己听起来都觉得在叹息。

“会议一开始，阿吉大哥就严令‘森林之会’的年轻人不许卷进去。应该说，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能够严格遵守指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与那些大肆攻击阿吉大哥的家伙比起来，我们‘森林之会’的年轻人无论在数量还是体力上都占绝对优势……当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出手时，那些外围的人一下子蜂拥上来大打出手。”

我在安佐和德田医生之间坐下。德田医生的膝盖前面放着杯子，他酒气熏人地补充安佐的话：

“主要是小孩子！他们原来都是看热闹的，也跑出来打阿

吉大哥。如果‘森林之会’强行把他们推回去，他们就会扔石子。满地都是石子，那样的话，顷刻之间，那些看热闹的都变成暴徒，肯定会有很多人受伤，而且阿吉大哥也可能被杀死。

“前阿吉大哥在天洼修建人工湖，可是害怕在湖里大量蓄水的村民举行示威游行，有的人甚至炸毁堤坝。就在爆炸声震天动地响彻谷间的第二天早晨，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登上山岭，只见从‘公馆’到天洼的坡道上整个覆盖着无数的石头土块。”

“和那些打人的孩子不同，阿吉大哥怜悯关怀的那个患心脏病的孩子非常担心阿吉大哥的安全……”安佐拿起也是祖母葬礼时客人赠送的清酒给德田医生的杯子里斟酒，说，“他满眼泪水，脸色苍白，在人群里转来转去……

“那些人开始声讨阿吉大哥以后，他的母亲见大家谁也不理睬她的演说，便对准我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说阿吉大哥绝对不能没有为小孩子治病的心绪……

“气得我简直想骂她几句，也不看这是什么时候，尽说这些没用的话，现在最要紧的是让孩子安静下来，他心脏不好，别出大事。可是她仍然抓着我的手臂不放，一直站在我旁边不走，阿吉大哥每挨一次打，她就尖叫一声。还大叫大嚷说：他是替别人受苦受难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救世主’！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在那种紧急严重的关头，即使她拼命叫喊，也无济于事……”

一个“森林之会”最早的成员、过继给河边的杂货店当养子、因为会修汽车、现在开一家小工厂的年轻人加入我们的谈话，把他们刚才的话题继续下去：

“把大家说的归纳起来，可以知道，那些批判阿吉大哥的家伙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事先策划的。在批判发言的时候，用手

提话筒对着阿吉大哥，而且那个头头龟井等两三个人轮流发

“我想阿吉大哥肯定已经下决心要予以迎头痛击，必须这样做，不这样做不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怪东西顺水流过来。结果阿吉大哥根本无法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反驳。那也是预谋的吧？”

“对，就在批判最激烈的时候，那个东西流到阿吉大哥的跟前。”

“不会是用树枝测试水的流速吧？”

“批判阿吉大哥大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东西在大扁柏树小岛旁边。我当时还纳闷，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鼓起勇气在土间的年轻人中发言。

他的发言引起几个人的共鸣。

“他们安排批判的步骤，把批判的内容引到那个问题上，并且预先把那个东西放在人工湖水流平缓的地方做好准备。这些家伙真够阴险毒辣的！把那个东西挖出来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不说别的，光腐臭就受不了！”

汽车修理工发表一番议论以后，一双充血的眼睛畏缩惊恐地看着我。我感觉到心头躁动不安。这种时候，往往是安佐有办法使事态不至于变得更加复杂。

“那些家伙把老奶奶的遗体挖掘出来，放在天洼的人工湖湖面上。但是，现在还无法确定是哪一个人干的……埋葬老奶奶的时候，阿佐用白布把她全部包裹起来，所以看不见手脚和脸部。”

安佐一边说一边手腕温柔地搂住我的后背。我避开她从身边盯着的我的视线，看着地炉里的白灰。

“我们看见了流过来的那个东西。阿吉大哥也看见了，龟

井一伙也看见了，还有拥挤在从北面堤坝到森林边上的看热闹的人都看见了。不可能没看见。龟井一伙在看见以后，更加肆无忌惮地疯狂攻击。其实他们事先计算好流下来的时间，制造出最佳效果。可是，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的不就仅仅是从森林深处把遗体挖出来的那些人吗？

“我们，还有看热闹的那些人还以为是裹着白布的一捆木柴哩。这个东西流下来的时候，为什么拥挤在天洼人工湖周围所有的人都一下子寂静无声呢？”

“我一看见那个东西，就想到前阿吉大哥就是这样浮在水面的。因为我听父母亲说过这件事。”

“是嘛？我是亲眼见过前阿吉大哥浮在湖面上的哦……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是这样。我已经不像你们这么年轻，反应总是慢一拍……

“后来，龟井问阿吉大哥那是什么，阿吉大哥说出事情的真相。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阿吉大哥对这件事这么痛快地承认。我就不信有谁下水把那个东西拖过来，即使用竹竿也不容易拨过来啊。”

“阿吉大哥大概是不愿意那样做。”

“后来那个东西上哪儿去了？因为那个东西漂过来以后，他们就开始打阿吉大哥，一片混乱。我没看见它漂到哪儿去了……,,

“德田先生，那个东西后来立刻沉到水里去了。”刚才那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兴奋地说，“听说明天警察署打算用橡皮艇把它从湖底打捞上来，还说水又黑又浊，恐怕够呛。我想大哥应该知道的，他和警察在一起… ”

“这么说，要是阿吉大哥不承认的话，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说不定阿吉大哥也就不会挨打了。我说过多少遍，为什

么阿吉大哥那么痛痛快快地承认呢？”

“我认为阿吉大哥是愿意承认。”一直沉默的阿田郁郁不乐地说，“阿吉大哥一看见包裹老奶奶的棉布，心里就明白他们把那个东西挖出来了。于是立刻承认那是老奶奶的遗体，勇敢地正面迎接最严峻激烈的批判。”

大家沉默片刻。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老奶奶埋在天洼森林高处的那个地方？是谁说的？现在问我，我都不知道。”

德田医生自言自语地说。但是，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会不会是野狗刨出来的，后来被上山干活的人发现了？”

“我觉得不可能。”阿田依然声音忧闷，却很有自信地说，“那墓穴挖得很深，野狗根本刨不出来。再说了，现在山里哪有野狗啊……”

阿田这一番话又使大家沉默下来。因为他明确表示自己是埋葬祖母的直接参与者。接着，美津犹犹豫豫地开口说道：

“也许……可能是我……”

美津送冈田医生他们回去以后，回到“公馆”，和我一样，从挤在土间的年轻人中穿过来，站在地板间的地炉旁边。

“可是，你知道老奶奶是怎么埋葬的吗？”阿田为她开脱似的说。

“我不知道。阿吉大哥也不会说。我对老奶奶火葬本来就没有任何怀疑。要不是老鹰钻进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火葬老奶奶的白烟，把老奶奶的什么东西传递给阿吉大哥，恐怕就不会发生‘十叠铺’上的奇迹吧？

“可是，阿吉大哥把锻冶带回‘公馆’以后，尽管每天累得精疲力竭，还半夜三更打着手电筒到森林里去。我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了。”

“对谁说了？”

“《晓新报》的花田。……我没想到他会写那么恶毒攻击阿吉大哥和‘森林之会’的文章。以为他是一个主张女权主义的评论家，有人看过他写的关于边境情况的报道，还称赞他对人没有偏见。我一直很尊敬他……”

“那个记者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概立刻告诉旧町地域的那些反对派。龟井他们经过密谋策划，盯梢、跟踪阿吉大哥半夜离开‘公馆’的行动吧？然后把墓穴挖开。不知道他们比野狗厉害多少倍。”

美津身穿都市里最新流行款式的衣服，平时说话滴水不漏，与“森林之会”的年轻人显然界限分明，现在哽咽抽泣起来。

“没有人会责怪阿美。”安佐说，“就有这样的人，总觉得就自己站在正义一边，不把别人当做伙伴，而是视为敌手，狠毒刁钻，无所不用其极，还以为这种施虐狂的手段就是公平的态度哩。我做医疗宣传的时候，就遇到这种所谓政治性的青年，弄得好苦。阿美是属于没有经验，不了解这些惯用的手法。

“不过，即使有人利用你的好心，跟踪阿吉大哥，也不能说老奶奶的遗体被挖出来就是你的过错。就是说，你是无辜的。我和阿佐可以担保。是吧？阿佐，我现在只能对大家这么说。”

在大家紧张得屏着呼吸的气氛中，我作出表示同意的姿态。

“现在我不用详细解释，只要自己相信这一点，你的心情就会开朗起来的。好了，阿美还是回病房去陪一陪阿吉大哥吧。”

美津顺从地对安佐点了点头，刚刚擦干的眼泪又流出来，泪痕满面地看着我，像是征求我的意见。我对她点点头。她站起来，穿过土间，走到走廊上时，又回头看我一眼。我站起来，从年轻人当中穿过赶上去，她孩子般红通通的脸颊上依然泪水流淌，低声对我说：

“我想阿吉大哥愿意你在他身边……给他打了镇静剂，可是睡不着，一直听着磁带……”

“是不是听着音乐入睡呢？”

“那不是音乐。我是录的批判会的录音带。我不是打算把阿吉大哥的全部活动都记录下来吗？所以身边总是带着可以长时间录音的 DAT 录音机，批判大会的实况也录下来了。阿吉大哥把录音带要去，一直听着。”

美津跟在我后面边走边说：

“他让我到外面去，我说总得有人在你身边啊。阿吉大哥显出不高兴的样子……我想，他大概愿意你在他身边……”

一走到病房前面，美津蹲在走廊上，背靠墙壁，双手捂着脸。我打开病房的隔扇门，停下一步等着美津。

阿吉大哥躺在身体瘦小的锻冶原先躺过的那张病床上，他的身体似乎覆盖住整张病床，尤其高高隆起的体积甚至令人感觉奇怪。美津之所以不放心他一个人在病房里，大概是害怕这个长方形的庞然大物从床上滚下来吧。阿吉大哥大概因为脑袋的一侧疼痛，把耳机放在耳边的枕头上听着。我仔细俯视着阿吉大哥，房间昏暗，而且他的整个脑袋缠着绷带，只露出眼睛、嘴巴和下半部分鼻子，所以看不出他的表情。但是，他将略显发黄的白色绷带包裹的脑袋稍微一歪，然后用同样缠着绷带的手把耳机塞拔下来。

“……这个家伙来到我们祖祖辈辈生活、而且我们今后还

要继续生活下去的土地上来，经营农业，甚至还要指导我们的灵魂。但是，他有什么资格这样做呢？有这个资格吗？也许他会说，他与‘公馆’有血缘关系，他是回到自己祖先的土地上来。那么，与这块土地的血缘关系比他浓厚两倍的父亲又上哪里去了呢？那个外交部高官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块土地。他虽然也回来参加老奶奶的葬礼，但真正的目的是和县政府以及饭店方面进行秘密会谈。但是，这个家伙主动跑回来，干起他的父亲、伯父不屑一顾的农业，重操祖先的旧业。

“老奶奶把土地分给这个家伙，这没有错，总比卖出去建高尔夫球场好。周围的那些地主，见自己赚不了钱，怀恨在心，不是雇来新居滨的暴力团，一把火烧了烟草晒场吗？

“老奶奶一直保护这个家伙，但又没有对他屈服。老奶奶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是，老奶奶一死，这家伙就以农场为根据地，也把‘公馆’和工厂弄到手，就开始搞什么新兴宗教！还自称什么‘救世主’！

“你说！你拯救锻冶了吗？如果说锻冶上天堂就是拯救，那不是违背教义吗？锻冶回到家里，病情好转的时候，学校的理科老师打算一个星期去他家辅导一次，可是锻冶说：自己受到‘救世主’传道的教育，老师没有必要来。他居然这么说！这不是和狂热偏信教会传道的信徒拒绝伽利略一样的吗？这就是新兴宗教的所作所为！

（这时，插进来一个起哄的声音：锻冶说，他来到这里以后，使真木町成为世界罕见的“烧酒”。可是那孩子和我的儿子是一个班的。从录音的情况来看，这个人和批判者无疑站在同一个立场。这大概也是这些无聊的批判者事先安排练习的吧。）

“你说是‘烧酒’？还是‘小宇宙’？喝烧酒喝得晕头转向

的这个脑袋瓜就喊出什么‘救世主’！在这个森林里的土地——全世界也罕见的小宇宙上，‘救世主’拯救了锻冶吗？手指和手掌的磁力能拯救病人吗？这不是明摆着不能拯救吗？我并没有说他的治疗促使癌症恶化，到处转移。但是，锻冶的癌症绝对不会因为手掌、手指的治疗而消失！听说锻冶还说，他的肝癌缩小到痦子那么小，所以浑身就像孙悟空那样力大无比。可是，锻冶正是因为癌细胞转移到肺和大脑里才死去的！这是多么的可怜悲惨啊！

“其实，说起来锻冶的死是毫无办法的，尽管很可怜，他得的毕竟是小儿癌。问题是这个家伙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居然对生命不长的锻冶干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他把老奶奶的尸体埋在山里，然后躺在坟墓上扭动身体，吸收老奶奶的灵魂能量，再用来治疗锻冶的疾病。这家伙的脑子里怎么拼凑新兴宗教的教义是他的事。不是因为有信教的自由吗？我们也懒得去干涉！但是，你为什么要利用老奶奶的遗体大做文章？难道你以为我们当地人还是卑鄙肮脏的迷信的信奉者吗？！

“如果我的嫁到外地的女儿问我，听说故乡的老奶奶死后三更半夜被偷偷埋在山上，掩埋的人还躺在坟墓上扭动身子，说是这样可以获得治病功能，这是怎么回事？我对她怎么解释啊?! 我们这块土地已经被外面进来的迷信所污染！你打算怎么清除这些污染？你的行径对死去的老奶奶是多么的残忍！我们本地人一直爱戴她，所以才称她老奶奶。

“你最后对老奶奶都干了些什么？你想看那个东西吗？多么可怕啊！那个东西根本就不是本地的古老传统。不过，报纸、周刊杂志还会把这件事刊登出来的。既然污秽已经扩散，你怎么清洗呢？这家伙把老奶奶的尸体埋在漆黑的森林高处，而且躺在坟墓上面扭动身体，茫然若失地看着手电筒的灯光。

（这时，刚才那个声音又恰到好处地起哄：让新闻媒体曝光！)

“为什么人们会相信这家伙和老奶奶的灵魂结合在一起？我们祖先世世代代的灵力都凝聚在这个人的身上，为什么这种思想会广为流传？为什么那么多的善男信女都相信手指、手掌的能量？就是因为那只老鹰钻进火化老奶奶尸体的白烟里以后又飞到‘十叠铺’上面。

“但是，当时在火葬场焚烧的不是老奶奶的遗体！大概是什么死狗吧？这种人居然满不在乎地玷污那样特殊的地方。葬礼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都看见那只老鹰扑到他的手臂上，其实完全是骗人的勾当！他手里抓着野鼠引诱老鹰。后来登上‘十叠铺’一看，到处都是用作诱饵的野鼠和鼹鼠。

“其实，他和本地的神灵毫无关系。正因为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这一点，耿耿于怀，才半夜三更把老奶奶的遗体埋在森林高坡的朴树下面，为此还特地恢复‘童子萤’，利用这个传统习俗，把可怜的老奶奶埋在那根本就不是墓地的荒山野岭上。这是对古老信仰的亵渎！这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这难道不是弃尸罪吗？！那山上流下来的水是我们的饮用水！连婴儿喝的都是这个山水！

在这种对阿吉大哥滔滔不绝喋喋不休的批判中，旧町地域的龟井把原先属于瓮村的“在”和谷间说成是自己土地的传说、自己的信仰。不识寺的住持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当场就要发言予以驳斥，但被制止住。因为住持想到：如果森林里面的瓮村不与“脖颈”外面的瓮川下游的旧町地域——那里的河流名叫真木川——合并的话，瓮村与真木町就成为严重对立的村和町。旧町地域的旧家族—— 以谷间家为代表—— 不就一直使用甚至是歧视性的语言对瓮村独特的历史传统进行攻击吗？

但是，住持的声音显得孤立无援，正是因为聚集在天洼人工湖堤坝至杂木林一带的绝大部分是“在”和谷间的人，即使是从河流下游过来的人，也都容易对旧瓮村的传说产生感情上的共鸣。掩埋在森林高坡上大朴树下的老奶奶尸体、躺在坟墓上的怪异举动、最后被挖掘出来浮在眼前湖面上的东西……所有的人们都感觉到自己心灵最根本的信仰受到侮辱糟蹋。

龟井口若悬河的演说十分蛊惑人心，而极其生动逼真地记录现场实况的DAT录音所播放的阿吉大哥的反驳、或者辩解显得幼稚怯懦，根本不像堂堂男子汉的样子，说话软弱无力，大庭广众之下把动摇虚弱的内心深处暴露无遗。老实说，我听了以后，实在沮丧失望。

龟井事先做好充分准备，慷慨陈词。阿吉大哥一直默不作声。似乎是群众感觉到阿吉大哥对龟井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精神。龟井质问阿吉大哥：你为什么半夜三更把老奶奶的尸体扛到山上掩埋，并且做出躺在坟墓上面扭动身体的怪异行为？——经过他们的精心策划，就在龟井发出挑衅性问题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看到那个东西漂流到质问者和被质问者的眼前——阿吉大哥这样回答：

“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否真的具有治病功能……但是，由于许多人前来要求治疗，我也一直给他们看病。后来，锻冶病情严重，我认为如果自己的治愈功能能够真正扎根本地的话，就会具有疗效。对于我来说，土地的能量就是森林，只有通过老奶奶这个媒体才能获得能量，虽然没有十分把握……但还是做出那样的事情。我是想依靠老奶奶的力量。”

我从阿吉大哥这语调沉郁、内心真实的发言中——尽管受到对方的攻讦追究——深深感觉到他认真坦挚的温和性格——

这几乎也就是他的人格缺陷。然而，龟井的粗嗓门大声地将阿吉大哥发自内心的回答以更加滑稽化的语调慢慢地重复出来——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否真的具有治病功能……

我从阿吉大哥缠着绷带的脑袋旁边拿起录音机，按下停止的按钮。DAT录音带的以下部分大概还是龟井极具诱惑力和煽动性的演说，然后也是事先阴谋策划的旧町地域的一伙人开始殴打阿吉大哥，看热闹的人中也有的趁机参与，尽管事先叮嘱不得应战，但“森林之会”为了保护阿吉大哥而引起双方的小冲突……我想到事态发展的整个过程，顿时对趾高气扬的龟井感到厌烦悲哀，自然产生愤慨反抗的情绪……

“阿吉大哥，你为什么在那些无赖面前显得没有自信的样子？难道你想从现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上下来吗？”

我不顾阿吉大哥受伤，而且也许正在睡觉，不由自主地质问他。可是，阿吉大哥回答说：

“阿佐，我起初的确是这样想的，可是后来又改变心情。”他的声音显得异常平静沉着，“我站在堤坝上接受批判的时候，看着正面天洼大柏树的岛屿，看着黑乎乎的湖水绕着岛屿流动，看着对岸斜坡上盛开的山樱……感觉到自己站立的位置非常好。

“我也想拿起话筒积极发言，不像你刚才从录音带里听到的那个样子。就在挨打之前，我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但是我知道发生过前阿吉大哥被殴打致死后扔进水里的事件。而且如果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甚至觉得那种杀害是正常的行为。至少他本人大概是这么认为的。为什么呢？因为前阿吉大哥遇害这件事正是他的后继者、就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预兆。既然如此，今天我如果作为新阿吉大哥被殴打致死，也应该是正常的。我相信，在我之后，肯定还会有另一

个新的阿吉大哥来到这里。直至你们无法拒绝的一个完全新的人、新的阿吉大哥的到来……

“他们等着我说完这些话。但是，就在我换口气的时候，他们夺走我手中的话筒，开始殴打。虽然我感觉到挨打的疼痛和恐惧，同时心想刚才的那一番话通过话筒扩大的音量已经翻越山樱盛开的斜坡，回响在森林高坡上的朴树上。”

阿吉大哥说完以后，呼吸十分平稳。而我站在床边的昏暗之中，感受着与他截然不同的自己急促的呼吸。我和安佐一起瞒着阿吉大哥做过一件事。正如阴谋策划把祖母的遗体挖掘出来漂放在人工湖上，从而制造殴打阿吉大哥借口的那些人一样，我觉得自己也不是清白的。

“我和安佐想和你谈一谈。”我沙哑着声音，“不过，既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今天你还是好好睡一觉。如果醒来以后睡不着，而且觉得身体稍微好一点，就到地板间来吧。我和安佐一直在地炉旁边。我想你一定能睡到天亮……”

我走出病房，只见美津和“森林之会”的两个年轻人像弃儿似的蹲在走廊上，脑袋趴在膝盖上，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听见我出来的脚步声，他们只是微微动了动身体，大概身心疲惫已极，连头也没有抬起来。我也没有话对他们说，便穿过事务所，走到“公馆”外面。天色已暮，月亮即将升起，春蝉鸣叫不停。奇怪自己这几天竟然没有注意到蝉鸣，现在才意识到自己的心中出现间歇性的巨大失落……

将近深夜，一轮圆月快爬到头顶的上空，皓光朗照，我从库房回到“公馆”。我弯腰钻过便门时，突然一阵轻微的晕眩，肩膀撞在门上发出声响。阿吉大哥和安佐从地板间上一起回头看着我。德田医生以及“森林之会”的年轻人都不在场。阿吉大哥坐在里面，安佐坐在大门旁边，我就在地炉旁边坐下。

“阿吉大哥头部的伤口好像不是很厉害（至少表面上看），”安佐平静地说，“不过，牙龈 被打伤，开始化脓。虽然采取了措施，明天恐怕很痛。也服用了抗生素，那个东西，不在血液里增加到一定的浓度，看不出效果。”

阿吉大哥的脸颊、下巴都没有规则地肿起来，他挺直厚实的胸脯支撑着缠着绷带显得很大的脑袋。那姿势与身体健康时候的祖母坐在“风箱”下面的姿势十分相似，虽然他的身材比祖母大得多。

“那么，我先说吧。”安佐口气郑重地说，“而且今天我叫你隆。发生那样的事情以后，我觉得叫你阿吉大哥，不如称隆，这样更适合对侄子说话。

“隆，你打算今后怎么办？天一亮，真木町警察署的刑警就要来的，不知道是在这里调查，还是带到警察署去。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干的事大概可以说是弃尸吧。即使这个案子顺利过去，也要考虑今后的问题。依我说，你还是离开这里。世界大得很，你又有门路，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可以开始自己新的人生。如果真有灵魂的话，祖母也一定还满意的。”

阿吉大哥在肿大的脑袋轮廓里，将那一张尤其由于右眼周围如同水肿而呈现出柔和淡色的不均衡脸庞对着安佐，默不作声。

“祖母讲述的那些传说，当地已经没有年轻人还像阿佐这样认真理解接受，而老年人谁也不会主动讲述。所以，祖母早在十年前，不，十多年前就意识到自己死后，山村的传说故事就会消失。但是，隆来到这里以后，使祖母把故事传说传承下去的心复活起来，她一定很高兴。

“祖母有点忘乎所以——我这么说，恐怕不太合适——本来已经柴尽火灭，她还在拼命地吹气，还想死灰复燃，放射人

生最后的光彩，但最终导致今天这样的骚乱。

“是祖母亲口说要把自己的遗体埋在天洼的森林高坡上的吧？而且她还特地指定要埋在朴树下面吧？阿佐说隆在医院里想向祖母探听别的什么事情，其实是祖母故意装作要告诉别人重要秘密的样子，实际上是把自己死后的埋葬方式告诉你吧？在阿佐护理祖母劳累睡着的时候，或者她不在病房里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那老太婆是久经风浪的老狐狸哩。

“也许你觉得这事不告诉阿佐不好意思，其实阿佐和我都有事瞒着你，大家彼此彼此，不必在意。

“说老实话，没想到居然来那么多人，到处鼓动说今天天洼要发生大事的，其实就是我和阿佐。昨天晚上，我把阿佐叫到家里，商量各种方法，结果给当地那些最爱传播小道消息的人打电话。批判你的那个方面，大概他们也进行鼓动宣传。他们最初的方案好像是闯进‘公馆’揪斗你，但是阿佐通告龟井他们，绝不允许在‘公馆’里搞。祖母去世以后，龟井尤其尊重阿佐在‘公馆’里的权威，阿佐对他还是有影响力的。

“阿佐最近也一直考虑你即将被揪斗的事。她认为，如果回避过去，你很可能也会像前阿吉大哥那样被人悄悄干掉……索性公开批判，这样不至于被打死……”

“当我问龟井采取什么方式批判阿吉大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祖母的遗体没有火化，而是埋在森林高坡上。我也像安佐那样下定了决心。我也知道他们想利用这个做文章，但是没料到他们会那么干。从‘童子螢’那时候起，我在那种场合什么也没说，虽然我原先不同意把祖母的遗体埋在森林里，可是冈田先生和住持都赞成，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可能是祖母的遗愿……我还想过，如果这是阿吉大哥个人的考虑，那么把遗体埋在森林里就说明阿吉大哥对传统进行通俗性的歪曲。我听祖

母说过，灵魂回归森林高坡上的树木下面，肉体应该留在世上……，，

“我一直认为阿佐是我在‘公馆’开展工作的后盾。”阿吉大哥仿佛被我们的话语勾起新的兴趣（也好像正在从心灵深处的震惊中逐渐恢复过来），“可是仔细一想，其实并不是这码事。不如说觉得阿佐对我心存疑虑。总之，你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终于和批判我的一方站在一条战壕里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不过现在想起来，阿佐这样做并不奇怪……但是我想问你：你到底希望我怎么样？”

“首先，我是主动把‘公馆’交给你的。而且我认为现在的发展情况奠定了将来的方向，工厂、农场的经营状况也很不错……但是，我希望你作为阿吉大哥在‘公馆’里不是这样的生活……

“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希望你完完全全地继承祖母一直格守的传统墨守成规地生活下去。自从接受阿吉大哥这个称呼以后，我和安佐——安佐似乎出于别的原因——一直认为你没有承担这个责任。既然祖母对此已经心满意足地死去，我觉得你该把阿吉大哥这个称呼、这个角色抛弃掉。我希望你从这些羁绊中摆脱出来，获得自由。祖母让我称你为阿吉大哥把你叫到‘公馆’以后，一切便从此开始，所以我感觉到自己的责任。

“但是，你比前阿吉大哥更深地钻进祖母的传说里，还利用手掌、手指的能量进行治疗，甚至还想接受当地人的‘救世主’这个角色。尽管半是开玩笑，不是有人称你为‘救世主’吗？你在他们面前只能说没有自信吗？

“我觉得这种单相思的又半信半疑的表演该收场了。既然祖母去世，你应该恢复或者创造并非阿吉大哥的、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就是这次我决定请他们帮忙的动机。不是我的策划，

而是通过安佐同意与他们商量……”

阿吉大哥不再看着我和安佐，目光凝视着仿佛隐藏在地板间对面灶旁的漆黑的神龛。那是锻冶的父亲蹲在下面喝酒的、钉着坚固格棂的祭祀铭介神的神龛。接着，阿吉大哥说道：

“如果我想按照安佐的方式，或者阿佐的方向改变生活方式的话，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其实，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我才没有自信。我觉得自己处在随时可以改变方向的境地上，但总是不改变方向。

“这五年过得实在很神奇，我偶然来到此地，老奶奶分给我农场，从此开始在这里生活。在老奶奶给我讲述当地传说的时候，我逐渐认识到，如果自己不把传说继承下去，一旦老奶奶去世，传说也就后继无人。所以，自己只有认真地把传说继承下去。老奶奶去世的时候，我的整个身体沉浸在传说之中，甚至期望老奶奶最后把更高层次的东西传授给我。

“但是，我的期望没有实现，老奶奶教给我的却是奇妙的埋葬方式。我按照老奶奶的遗嘱将她埋葬的第二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老鹰抓住我手腕的突发事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总之，这起事件以后，就有人传出我具有治愈功能。而且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是，我的年轻的好朋友死于癌症，自己却束手无策。另外，患心脏病的小孩子一心一意相信我的功能，我不得不装模作样地一直给他治疗……

“我为什么陷得这么快这么深呢？想起来并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不这样做下去，就无法把握生活的感觉。如果脱离现在的轨道，就觉得自己是个骗子，同时也找不到改变方向以后的出路……

“不久，的确有几个人开始称我为‘救世主’。简直令我目瞪口呆。今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受批判、羞辱、最后挨

打，老实说，我好久没有感受到这种现实感。我站在那里，环视前方，想到自己来到这块土地上，在农场里，在与年轻人的相处中，不断获得成功，可是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只是沉迷在老奶奶的空话大话里，而且如痴如醉，执迷不悟。”

“……隆，你能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好。”安佐加重语气说，“在那么多人面前被拉出来痛打一通，你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也是很可悲的事情……但是，这总比在风雨交加的深夜死于非命好吧。可以说，这块土地上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也稍微变得文明一点了吧？”

我也和安佐一样，对阿吉大哥的回心转意轻易地表示乐观，但心底尚存一丝疑虑，觉得事情恐怕不会这么简单吧。安佐似乎认为此事已经了结，便转入具体实际的话题。

“这样的话，我也可以放心地回到丈夫身边去。隆还是好好睡一觉吧，今天挨了一顿打，明天还要回答警察的盘问。好像牙齿被打坏了，现在情绪很兴奋，不觉得痛，明天可就够呛。阿佐你也睡吧……今天大家都够受。明天再好好商量一下，先制定当前的计划。不管怎么说，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样子，我和阿佐从昨天晚上开始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安佐大概已经五十出头，她依然如少女般动作敏捷地走出便门。阿吉大哥和我目送她离去以后，都没有开口说话。安佐响亮——却令人感到寂寞——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一会儿，听见噼噼啪啪的几个人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便门又被打开。我站起来，打开照亮土间的电灯。

首先是患心脏病的登和他的母亲进来，后面紧跟着护送他们的安佐。安佐对我们说：

“他们两人挨着身子蹲在车库里睡觉，又不是难民……真是莫名其妙。”

登从睡梦中被叫醒带进来，脸上睡意未消，显得不太高兴的样子，但一见阿吉大哥举起没有缠绷带的那一只手向他打招呼，苍白的小脸上立刻露出含羞的喜悦。母亲既不是先前在潮湿的杉树林道路上抓着阿吉大哥裤裆时候的模样，也不是今天白天在“公馆”外面对围聚的人们声嘶力竭地诉说的表情，完全像一个疲惫憔悴的老农妇。她显得胆怯惶恐，却含着一种强烈的意志，解释说：

“明天请阿吉大哥看病，我想排第一号……因为今天阿吉大哥非常疲劳，要是明天提早结束治疗，我怕看不上……不过，阿吉大哥脑袋受伤，脸肿得有平时两个那么大……”

安佐站在登的母亲身边，向阿吉大哥做出不要给他治疗的动作。但是登依然在昏暗中用火一般燃烧的眼睛凝视着阿吉大哥。

安佐劝说道：“我不是告诉你了吗？阿吉大哥已经停止治疗，你还是上医院吧。”

“我想阿吉大哥不会扔掉登不管的！”

安佐瘦小的身体表现出急躁焦灼的情绪——难道一切都是无聊愚蠢的重复吗？——目光锐利地盯着我。这露骨的目光显然告诉我——我刚才就感觉到安佐对阿吉大哥态度转变过分乐观的估计包藏着危险——如果阿吉大哥对她的话进行反驳，必要时希望我帮她说话。安佐把目光移到阿吉大哥脸上，欲言又止，紧闭着嘴唇。从刚才听录音带开始就一直像是半睡半醒状态的阿吉大哥突然表现出非常清晰的神情，说道：

“不要紧的。”阿吉大哥的声音相当明朗，“我想明天早晨晚一点开始，大概除了登以外，不会有其他人来治疗吧。慢慢给你看。”

站在登及其母亲身旁的安佐目不转睛地盯着态度骤变的阿

吉大哥。但是她立刻也随机应变，表现出敏捷灵活的应变能力，或者说回到与人保持一定距离的惯常态度，说道：

“明天早晨再过来，现在我用车子送登和他的母亲回去。”然后抬头对我说，“阿佐，我们白费力气了。什么都白干了！阿吉大哥，好好干吧。”

安佐虽然嘴上这样说，却满脸不悦。登的母亲也是一脸忧郁的神色。只有登的苍白脸上越发晕出粉红的颜色。他又一次回头看一眼阿吉大哥，跟在两个女人后面匆匆从便门穿出去……

“明天要是治疗的话，真的应该休息了。”我也明白刚才一切都是白费口舌，便不再劝说。

“登的前一次检查……结果很好啊，都出乎花田记者的意料之外。就是说，我继续治疗，也不会发生什么大问题。”

阿吉大哥的解释显得势利。我甚至责备自己刚才过于冲动。

“登肯定是阿吉大哥治疗见效的一个典型病例。”

“我想可以作为我的治疗无害的一个病例吧。……我现在想洗个澡。阿佐，把库房改造成你的住所的时候，安装淋浴了吧？我用一下行吗？”

“当然行。我先回去准备一下。要是阿美还没睡，让她把更换的衣服拿出来。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不知道她是不是和‘森林之会’的那些人一起回去了……”阿吉大哥似乎想着什么事情。

一轮圆月在西边的天空放射着耀眼的光辉，如水月光柔和地洒在大地上，映照出雾气朦胧似的森林轮廓。库房的土间角落原先是一口井，后来安放煤气灶和洗物槽，在里面的楼梯背后用一种新型建材板盖一间淋浴室。同时还在库房正面开一扇

采光窗，兼为淋浴室的窗户。月光从厚墙之间的细微空隙照射进来。

我听见阿吉大哥走进库房的声响，可是接着没有动静。我正往淋浴室的地上放水，便赤着脚走下土间，却见阿吉大哥正在吃力地关门。库房的门本来就比较重，阿吉大哥的右手臂根本用不上。又高又宽的门坎边上放着更换的内衣，他正用左肩使劲顶着门，嘴里还发出“呜！呜！”的痛苦声音。我赶紧过去把门关上——其实，我关这大门也比较费劲。

我从门坎上拿起内衣重新整理，阿吉大哥解释说：“美津不在。”那意思大概是说自己从壁橱里随手拿起来，所以比较凌乱。

我本来想调节好淋浴的水温，自己回二楼去，可是看见阿吉大哥茫然站在脱衣服的竹笼前面，一副无奈的样子。他手臂疼痛，无法脱衣服。就是说，他从脱衣服到淋浴的全过程都只好由我帮忙照顾。阿吉大哥被衬衫和裤子遮挡部分的皮肤十分白皙，在干农活时被太阳晒黑的部分对照之下，尤其显眼。白皙的皮肤上横竖着几道内出血的殴打伤痕，还有几处沾有血迹的擦破伤口，在胸部与抬不起来的右臂之间有一块皮肤掉落，露出十日元硬币大小的黑红色内皮。

我把自己使用的浴帽戴在阿吉大哥缠着绷带的脑袋上，把喷头从钩子上拿下来，用手指一边调整水压，一边往他似乎遍体鳞伤的身上冲水。冲到一半，我回到脱衣服的地方，自己也把衣裤脱下来，只剩下一条长衬裙。阿吉大哥等我的时候，站在浴室里好奇地看着放在地上的水龙头由于喷出的水力而翻转过来。他戴着绿色浴帽，从肿大的脸上到伤痕累累的身上，沾满水滴，那充溢着精力的肉体顿时使我震撼。我跪在热水横溢的地上，把他粗壮的小腿到大脚丫上的污脏冲洗干净。从阿吉

大哥的胸脯、腹部、长着粗浓黑毛的下腹部滴下来的热水更加濡湿我的衬裙紧贴身上。我给他洗澡的时候，忽然感觉到看见过自己与阿吉大哥两个身体的这种相互关系很相似的圣像。

阿吉大哥在洗澡时体力明显消耗，我手拿浴巾转着圈给他擦身体。他闭着眼睛，身子开始摇晃，弯腰穿裤衩的时候，我也必须扶着他的身体。湿漉漉的衬裙裹在我的身上，觉得沉重，但还是搀扶着阿吉大哥走上二楼，让他躺在自己的被窝里。阿吉大哥没带睡衣，我给他伤痕乌青的身体穿上长袖衬衫和短裤。心想要是这一身装束出去，在月光里一定显得荒寂寥落……

我抱着内衣和睡衣下楼，自己淋浴一遍。“变性”以后，在自己的身体如同初夏的森林那样迅速变成女性的期间，我曾经长时间入浴。然而，一旦看惯自己的身体以后，我对自己女人那样的肉体就不再关心，尽管有时候承认自己通过扎卡里而实现的“变性”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进入一个明确的崭新的局面。今天晚上，我好久没有这样认真细致地擦洗自己这副女性的身体，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价值的行为。

我关好烧洗澡水的煤气罐开关，走上二楼。阿吉大哥左手遮在眼睛上，笔直地躺着。我关灭电灯，躺在他的被窝与旧衣箱之间，身上盖着一条毛毯。两道月光像两条明亮的薄带子从我的脸上横过，万籁俱寂中听见流过水渠闸门的水声。接着，一个清醒的声音说道：

“阿佐，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想和你一起睡觉……就是说，过性生活。”阿吉大哥说。

我没有回答，但觉得没有理由拒绝。我的心情似乎顺畅地传递给阿吉大哥。

“不过，现在我的身体动不了，先睡一觉……我不希望你

来服侍我，我想自己采取主动行为……”

“好吧，阿吉大哥。”

阿吉大哥似乎放心地深深吸一口气，然后沉入梦乡。

铛、铛……轻微的金属敲击声把我惊醒，但还是模模糊糊的状态，我亲切地想起敲击电线杆的那只白头翁。库房前面有一根很高的电线杆，是给工厂的机床输送电力的。电线杆顶端固定楔形金属器件的螺栓已经松动，只要一敲击那个金属器件，就发出铛铛的声音。因为有一只白头翁每天早晨都来敲击那器件，所以我才知道。每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三十分钟左右，这只白头翁就飞来，用嘴啄着楔形金属器件，似乎愉快地听着清脆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阳光已经取代月光在枕边横出几道淡白色的带子。我动一下身子，把毛毯重新盖好，突然发现阿吉大哥支起上半身正凝视着我。也许我醒过来不是由于白头翁敲击金属的声音，而是阿吉大哥身体的动作把我惊醒。我直截了当地钻进他的被窝里，躺在没有受伤的胳膊一侧。

阿吉大哥立刻用左手把我的睡裤和裤衩脱下来。他的动作大概也牵动另一侧从手臂到侧腹的身体的疼痛，于是我主动抬起屁股、大腿配合他。

阿吉大哥把脑袋放在我的下腹部上——我觉得很重，但知道他忍痛用脖子支撑着脑袋的重量——俯视我的性器官，然后将干燥阴凉的手掌放在我的大腿内侧，让我张开。我曲起膝盖，张开两脚，他抬起头仔细端详我的性器官。我明显感觉到性欲的膨胀，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似的呻吟起来。阿吉大哥从我的态度中获得勇气，用手掌轻柔地抚摸。他歪斜着身体，脸部顶着我的下腹部重新取得平衡，然后就势将潮湿的嘴唇移到手掌触摸的地方，他的脸颊避开我直立的小阴茎……

在阿吉大哥的手指细腻抚摸和嘴唇的亲吻下，我感觉到从自己女性器官的皱襞中瞬间流出一滴如同汗珠般的分泌物。接着，“汗珠”不断涌流出来。当阿吉大哥的手指垂直移动的时候，我预感到痛苦、至少是一种不快的异样的感觉。我准备自我牺牲地予以接受，却是令人寒颤的阴凉感觉。但是，我的性器官开始出现跳动，仿佛要把阿吉大哥的手指吸进去，而他的嘴唇则含住我的阴茎。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眼睛凝视、爱抚、进入我的性器官，我甚至都能感受到他的视觉。我憋不住发出声音，在阴茎达到高潮的余韵刺激下，女性器官也达到高潮。他艰苦地转动身体，骑在我颤动的身体上，使劲压迫着由我的分泌物和他的唾液濡湿的那个部位，然后将慢慢充溢的精液放出来，流到我的肛门旁边。阿吉大哥像日语还说不流畅的少年那样用含泪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我……一直……梦想着这样子交媾……以前一直、一直……英俊的男人和出色的女人……这样子……实现性三位一体……虽然我知道不可能实现……但是一直梦想……这个形式的交媾……

我们像重叠的勺子一样，两个身体紧紧贴在一起。我从阿吉大哥背后把被子拉上来盖住两个人的身子，打算好好睡一觉，做一个没有任何紧张情绪的愉快舒适的梦——愉快舒适成为一种能够看得见的形式的梦——但同时我又在同样愉快舒适的清醒意识里漂浮。我在心旷神怡的陶醉里思考着。我觉得阿吉大哥刚才像抽搭哭泣的孩子那样的诉说是他真实的心情，他一直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得以实现，是因为我的身体构造十分奇特。阿吉大哥能够和我认识，实在是不可思议的邂逅。

梦想这种奇异交媾的阿吉大哥小时候在许多国家生活——也许在这期间他经历过什么事情，使他形成这种不可能实现的

梦想——后来在东京体验过种种痛苦的磨难，最后来到这块森林的土地……这就是他独立人生的过程。

另一方面，我的人生中，有“变性”的阶段。我一直拒绝承认这是痛苦的体验，但其实还是痛苦、甚至可以说是残忍的体验。这就是我的人生过程。

但是，这些人生过程、阿吉大哥和我各自独立的人生过程现在根据双方的意愿结合在一起。我使阿吉大哥认为不能实现的梦想成为现实，同时自己从心里感受到“变性”的意义，获得如此轻松舒畅的情绪……

我没有像阿吉大哥那样为梦想的实现而高兴得几乎流泪。但是，我的确以自己的力量赋予“变性”应有的意义。我为什么不能以此为基点，再往前迈出一步呢？自己的“变性”就是为了以别人无法具有的形式与阿吉大哥结合在一起。我打算确认自己的意志与责任。那么，我怎么还能坚持自己就是为了支持这个遭人贬斥、伤害而痛苦的“救世主”而“变性”的呢？自己的“变性”就是为他而准备的——我的这种主张是多么牵强附会啊。

如果我像以前那样在森林深处的“公馆”里度日，我只是作为一个怪异的“阴阳人”衰老、死亡。现在，“救世主”沉睡在我的身边，从满身疮痍的身体散发出亲切的热量。有一个为这位孤立无援的“救世主”而活着的机会等待着我。我作为他迫切需要的特殊人物而生存。这正是“变性”对我的预言！我打算以此作为我今后人生的基础。

……

将近中午，阳光从昨晚费劲打开的窗户照射在阿吉大哥身上，他从梦乡里睁开眼睛。我像对着母亲诉说一样，开始向阿吉大哥絮叨。他平静耐心地倾听着。这是我第一次把“变性”

的漫长故事详细告诉别人。听完以后，他发自内心地这样说道：

“总得来说，‘变性’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更何况‘变性’以后在这样封闭的地方生活……”

“不过，祖母总是保护着我。想起来，不知道祖母对我的帮助有多大。然而，我还是觉得包围在巨大的轻蔑气氛里。如果你今后一直继续在这里生活，大概也会感觉到周围都是——尽管不是像昨天那样明目张胆——充满敌意和轻蔑的墙壁。”

“是的。以前都是‘森林之会’的年轻人支持我，即使我没有注意到，他们也会消除昨天那样赤裸裸的敌意和轻蔑行为，虽然谈不上彻底根除。”

“如果这次‘森林之会’的年轻人背叛你，即使剩下你一个人，你还坚持把农场办下去吗？”

“大概会缩小规模，从头开始嘛。不过，我想工厂自然还是由你来管。”

“‘森林之会’解散以后，要是有人找你治疗，你还会使用手指和手掌的能量吗？……我认为这是‘救世主’的人生形式。”

阿吉大哥没有回答，舒展着身子，平静地呼吸。“救世主”这个称呼以前我只有在反语讽刺的时候才使用——至少在清醒的时候——现在，当我从嘴里说出来的同时就感觉到这个词汇非同寻常的力量。

“一个人把另一个人作为‘救世主’而接受，这个人是基于自己的责任做出这样选择的吧？作为一个人，是以自己的方式这样发现、这样理解、这样接受‘救世主’的吧？是谁发现、理解、接受的呢？这只能是我。我发现阿吉大哥就是‘救世主’，并予以理解、接受。这个权利不会让给别人。”

阿吉大哥没有说话，我也不想让他立即明确回答。我说的是美妙的梦呓。但是，既然阿吉大哥和我交媾以后用含泪的声音诉说激动的心情，我对他也无须羞愧。

“阿吉大哥，把尊奉你为‘救世主’的教会建在‘公馆’里吧。首先是一个‘救世主’和一个信徒…… 因此，需要教会的标志。你认为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志？”

“标志嘛，我倒有一个设想。前些日子做了一个梦，醒过来以后把梦见的东西画下来。其实，起源在于你。来自你从前阿吉大哥的藏书中阅读的叶芝。我记得你给我说过‘燃烧的绿树’的暗喻吧？一半是碧露滴翠的茂密绿树，另一半是燃烧的绿树。也许我还没有充分理解那暗喻。不过，如果自己真的创建教会，就把这种景象绘成简单的图画贴在大门上。

“最近我一直在考虑，如果自己想衷心祈祷的时候，就通过这充满暗喻的图像进行祈祷。甚至认为也许以前就有这种形式。昨天遭受批判殴打的时候，隔湖眺望天洼那边高高耸立的大扁柏树，想像它一半碧绿一半燃烧的景象。”

我的眼前仿佛立刻出现那幅充满暗喻的图画。显然这是阿吉大哥和我两个人的教会的标志！我打算今天下午阿吉大哥用手掌和手指给患心脏病的孩子治疗——他的病情已经好转，很快就会痊愈——的时候，把现在浮现于眼前的标志浮雕在工厂的干燥樱花树木板上……



第二部 踌 躇

第一章　在叶芝的指引下

我们的教会有一个紧急时刻必须首先保护的大箱子。因为有一个时期，有人接连不断地威胁要打砸烧毁教会，而且农场生活区还发生小火警，所以就我们而言，这是不得不采取的具体措施之一。箱子里装着与阿吉大哥有关的各种人物的材料、信函。扎卡里·K·高安重返“公馆”时，就主张教会也必须建立 archives（档案），保存创建以来全部有关材料。而且他亲自带头对报刊的报道文章或者复印件、照片以及录像带的电视纪录片等进行整理。

除了这些具有比较客观性的记录之外，还有许多与教会有关的各种人的信函、小册子。以上这些文件材料都装在箱子里。这个箱子是前外交官总领事赠送的，原先是他用来装移动器材的，空间很大。赠送的时候，总领事在箱子上的姓名卡框内写着“即将就医者的记录”。没想到他写一手如同木版活字那样漂亮潇洒的书法。

他不写“已经就医者”，而是写“即将就医者”，起先给人失当的感觉。但如果这一行字指的就是总领事自身，他的痊愈意识不是还差十万八千里吗？而且他始终希望自己能得到治

疗，所以这样命名看来还是很妥当的。

我现在称总领事为前外交官。在此应该对他的情况略加说明：教会创办不到半年，总领事就从外务省退休，搬进“公馆”居住，从而加深了他与教会的关系。但是，阿吉大哥和教会首先就无法从肉体上对总领事进行治疗。而他是否在精神、并进而在灵魂上得到治疗了呢？回想总领事人生最后一年的那些日子，他似乎经受着巨大的痛苦和焦躁的矛盾。

但是，我的人生阅历有限，不知道这样认识总领事是否过于简单，的确还有难以理解的地方。十几岁就在巴黎留学的钢琴家泉是总领事还在驻法国大使馆担任外交官助理时候的朋友。泉在个人杂志的小册子上发表追悼文章说，晚年的总领事非常平静，平静得难以接近，如同与年轻时候的他结交那样。

总领事住进森林里面的“公馆”以后，我受到他的很大教育，所以现在能够记述关于他的故事。他起先住在前阿吉大哥书库旁边、我曾经住过的那间屋子，后来搬到天洼人工湖北面斜坡的预制板建构的屋子里。开始的时候，他只是钻在书库里看书，仿佛把自己从头到脚结结实实武装起来，不与外界接触，在森林深处宁静度日，也很少去阿吉大哥的教会。不过，我倒常有机会与总领事聊天。

总领事到事务所来给东京打电话的时候，往往顺手拿起我放在桌子上的书，然后又默默放回桌子上。我们先是聊起有关这本书，然后逐渐扩大话题。我受到总领事的教育，正是从这儿开始的。我从前阿吉大哥的藏书中借出叶芝的书籍，自己慢慢研读，于是我与总领事的话题自然而然地围绕着叶芝展开。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也是总领事与叶芝有关的事。那是总领事搬回“公馆”的两年前，举行祖母葬礼那个期间，有一次，K伯父和弓子聊天……

当时总领事没有在场。弓子把总领事经受身心两方面最劳累艰苦的工作情况告诉 K 伯父，而且说这种紧张状态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次受命去比利时任职，因为欧洲共同体的领导人与日本的政治家、政府官员之间还没有畅通的联系渠道，所以如何打开局面，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是一项重大的任务，为此总领事又开始异常艰辛的工作……

“N 成为日本战后任期最长的首相，精神头越来越足了。总领事被他看上（其实，很早以前总领事就被 N 首相把他从驻旧金山领事馆总领事的位置上召回来，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公馆”的人都称他“总领事”），要是当上大臣官房外务参事官，我想肯定已经累死了。”

“如果 N 看上总领事，大概觉得他们有相似之处吧？在 N 还在呼吁‘国民投票选举首相’的时候，我就和他在周刊杂志上对谈过。当然总领事的性格敏锐细致，而 N 是怪物，但他们两个都给我这样的感觉，正如叶芝的诗歌所说的：‘在学校里，他要好的朋友们相信／这家伙将来准会出名／他也这么想，活得规矩严谨／勤学苦练，趁着不到三十的年轻’。”

“岂止二十多岁，现在还在继续勤学苦练哩。他到布鲁塞尔赴任的时候，本来法语说得刮刮叫，却要用荷兰方言致辞，就抱着语法书拼命用功。”

K 伯父对弓子反驳式的回答似乎不以为然。我也觉得洋洋得意的总领事夫人有点过分。因为那时我已经读过一些叶芝的诗歌，于是脑子里浮现出 K 伯父引用的诗歌下一行诗句，前阿吉大哥是这样翻译的：“‘那又怎么样？’柏拉图的幽灵在歌唱：‘那又怎么样？”

总领事住在“公馆”期间，因为我关照他吃饭，还要打扫卫生，经常出入他的房间，所以很自然地看到他独特的读书方

式。与我在成城学园前的K伯父家里所看到的K伯父读书方式既相似又截然不同，印象非常深刻。

相似之处是总领事和K伯父一样，都是认真查字典，用铅笔批注，用红笔划道划框。K伯父去高知演讲后顺便到这里来，我谈起此事，他像年轻人一样满脸通红，说：哪里啊，总领事的语言能力和我无法相比，就连使用的辞典也不一样吧？的确，总领事的手头并不是英日辞典，而是使用COD（《简明牛津辞典》）。碰到查找植物名称的时候，就借用我的辞典。

K伯父和总领事的读书方法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我所知，即使是研究方面的书籍，K伯父也是从绪论读起，从不中间跳页，或者半途而废。总领事总是同时把几本书放在身边，像瞄准猎物似的翻到需要的地方阅读。对他的这种读书方法，尽管我什么也没说，但他也还是红着脸对我解释说：

“阿K的职业是写作，他喜欢阅读文学书籍。我长期在政府机关工作，养成一种坏毛病，只了解重点、要点，甚至让部下把需要的部分复印出来。而且我现在没有时间一本一本地仔细阅读。只是因为意识到自己以前的人生仿佛完全受骗上当一样，现在拼命地改变今后的人生道路。这是急用先学的读书方法，没有专业方面的修养……”

总领事从前阿吉大哥的书库里拿出平装本《叶芝诗全集》阅读，我曾经看过他翻开的那一页上放着的卡片上的译诗。我不是偷看，而是他让我看卡片上的译诗，并且要我谈感想。

“阿佐，我记得阿K在小说里翻译引用叶芝的诗歌。好像《一九一九年》的第三段第三节以下也翻译引用过吧？‘The swan has leaped into the desolate heaven’[①] 下面那一节。我今天

①意为：天鹅跳进荒凉的天里。

早晨就开始翻找阿 K的小说，可是量太大……

“这样，我也试着把这一节译出来，你读一读，感觉一下有没有阿 K译诗那样的音调。我读过他的译诗，所以不愿意受他的哪怕些微的影响……你想想，我写的东西还不到他的五十分之一就离开这个世界，这是多么不公平！”

天鹅跳进荒凉的天里。
想起那个姿势，使我颓然而愤怒。
仿佛一切即将终结的
我劳苦的一生所想像的一切，
甚至只能想像一半、仅仅书写一半的文章。
哟，然而我们曾梦见矫正
矫正伤害人类的一切。
但是，现在正是冬天的寒风呼啸的时候，
难道必须清醒吗？做梦时我们的头脑发疯。

总领事对这首诗如此深入思考，大概他查看过叶芝的年谱，知道叶芝创作这首诗歌时是五十四岁，与自己的年龄进行比较。

总领事阅读叶芝诗歌的方法，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传记主义”。他虽然也以非同寻常的语言能力认真通读、反复阅读诗集，然而更注重有关叶芝的评传，从书库里已有的到最新出版的书籍，一本接一本地阅读。然后把叶芝在每个时期创作的诗歌与当时的社会事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再回头重新阅读诗歌，改写原先的批语。用总领事的话说，日常性的反复才是真正的理解。

我起初觉得不可理解，后来逐渐切实明白总领事的心情。

他认为必须迫切真正理解自己的人生以及超越人生的东西——他常说自己余生不多——才那样阅读叶芝的诗集。除了仔细阅读每天下午邮局送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之外，其他时间就是埋头于有关叶芝的书籍，如同患一种新的疾病的患者了解这种疾病的状况和寻找合适的医院那样专心致志。总领事在谈话时经常引用叶芝，我往往不明白他引用的是叶芝的原文，还是别人评论叶芝的文章。

那个时候，东京一家报社出版的以政治、经济内容为主的周刊杂志开始连载那个花田记者撰写的小专栏文章，从抨击阿吉大哥的农场和宗教活动转向对 K 伯父的人身攻击。大概总领事看过这些文章，这样对我说：

“这一类的新闻记者虽然具有强烈的职业义务感，但是缺少丰富的专栏评论的才华。一般都是把这几年的事情连串起来的日记式文章。等到没什么好写的时候，再把去年、前年写的东西翻出来，继续拼凑下去。只要这个记者当不上领导，看来阿 K 一辈子都要挨骂。‘The more alive one is, the more one is attacked’①.

“最近看的那个拍摄非洲野生动物的纪录片的录像，那头衰老的野牛或是什么的动物，瘦得皮包骨头，一部分毛都秃了，简直就和死了的一样，不断受到胡狼或是鬣狗什么动物的攻击。有这个镜头吧？‘只要人活着世上，就必须躲避攻击’。这是真实。”

我问这是叶芝的诗句呢？还是别人对叶芝评论的话？虽然只要自己寻找，大概也能知道这位受到攻击而愤怒的老人的语言。总领事这样回答我：

①意为：人越活跃，受到的攻击越多。

“这是叶芝给一个名叫特洛西·韦尔兹里的朋友信中的话。这个人大概是年龄比叶芝小的女诗人。我没有看到这封信的全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前阿吉大哥的藏书里也有几本叶芝的书信集，可是都没有收入这封信。从叶芝著作总目录来看，有一本他致韦尔兹里的书信专集。我已经托阿 K 去神田的外国书籍专卖店给我找找看……

“……其实，虽然我也在收集有关叶芝的基本研究材料，可是有时间一本一本仔细阅读吗？我长期在外务省供职，简直是浪费人生！现在这种老头式的气愤，说起来也是叶芝式的吧。”

自从总领事使用“老头式的气愤”这种表达方式以后，“老年人”、“老人”这样的词语就经常挂在嘴边。他强调说这也是通过叶芝体会到自己已经年老的感觉。后来我把叶芝的诗集与他的年谱进行对照，发现他的诗大体与他五十岁以后的工作有关，而总领事正好也是这个年龄。

其实，五十出头的叶芝和总领事都显得很年轻，根本不像老年人的样子。特别是总领事，虽然大肠长一块良性息肉，动过手术以后，比起参加祖母葬礼那个时候的脸色苍白，现在甚至给人精悍健壮的印象。于是“公馆”的人们都认为，总领事的退休并非出于对术后身体状况的担心，而是在手术以后发现自己的精神信仰发生转变。我记得还听安佐说过，由于弓子不愿意总领事的皈依，结果导致两个人的分居。考虑到总领事对教会未必十分热心、但绝非轻视的态度，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总领事对我这样说过：

“外务省那么痛快地同意我退休，我这么说也许显得有点自负，也有意外的感觉。我猜想说不定医院与霞关之间互相交换着我并不知道的一些情况，这当然通过弓子进行。我从外交

部退下来，她的希望破灭了，同时也重新设计自己将来的生活，决心走自食其力的道路，她本来就是一个演员嘛……

"我现在只好奉陪她导演的戏剧。但是，我阅读叶芝诗集，总是发自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我的岁月已经不多，制定出相应的阅读基本方针。我向你谈论叶芝的时候，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也对阿 K说过。"

有一天，总领事在外务省的一位同年级的朋友从马来西亚临时回国，到松山的老胡那家饭店来请总领事吃饭。总领事回来的时候，带着几分醉意，他说了一番令我心惊肉跳的话：

"阿佐，这两三年内，也许我的事情会很糟糕。一想到这里，我就打算痛痛快快地喝一通好酒，然后驾驶欧洲的高级车出去，制造一起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交通死亡事故。但是，自己是否具有这种潇洒死一回的权利呢？从日本还是很贫穷的时候开始，我就花费国家预算，自己的大半人生就是这样过来的啊！"

我想，总领事大概就是带着这种思想沉溺于叶芝之中的。他很快放弃专门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叶芝诗歌的研究书籍，又回到前阿吉大哥的书库里。他阅读的有关叶芝评传性书籍中，用红铅笔划出许多道道精心阅读、并且成为谈论话题的，大体都是叶芝五十岁以后的人生体验以及与此相关的诗歌。

老实说，我觉得总领事这种把叶芝的诗歌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过于实用性的读书方法太急功近利、肤浅空泛。不过，总领事既不想撰写关于叶芝的研究论文，也不想站在学校的讲坛上教育学生——虽然我知道松山的大学曾经试探想请总领事举办"国际关系论"的讲座，而且从总领事的朋友发到事务所的传真中得知，经这位朋友联系，哈佛大学发来聘请总领事担任客座研究员的邀请书——就是说，总领事用

什么样随心所欲的方式读书完全是他的自由。

例如，总领事对叶芝最晚年的作品《人与回声》具有深刻的思考。我是从他对事务所的墙上惟一的装饰、扎卡里·K·高安描绘的那幅本地地形图感兴趣才知道的。他说：

“阿佐，从这幅地图上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地方？我在岩壁底部大声叫喊，周围的人也不会感到吃惊。有没有这样的地方？比如说洞底，或者隧道的入口……叶芝好像发现过这种地方，地名叫阿尔特。如果有这种地方的话，对我很方便。”

“要是洞穴的话，倒是有。”我故意用轻描淡写的口气回答总领事这个多少显得严肃的问题，“翻越山岭以后，右边斜坡上有一片杉树林地，原先是阔叶树森林，后来被村长砍伐，种上杉树的，大家都骂那个村长……沿树林子旁边往前走，就能看见几个洞穴。其中的一口洞穴还关过在这个村子里建立独裁政权、横行霸道的那个大个子女人。扎卡里在地图上把这口洞穴标注为‘关押洞’。另外，过大桥往庚申山途中，在种有一棵大银杏树的屋子后面也有一口洞穴，可以通往河边的斜坡。”

我一边说一边感觉到总领事想像中的岩壁底部、洞底、隧道入口与我所说的洞穴完全是两码事。但是，他还是认真地查看地图。然后仿佛为了调整自己的心态，背诵《人与回声》中的几行诗句。

“‘我现在年老多病／我过去的所有言行／都变成疑问／使我每个夜晚，不能安眠／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

“我现在正感受到叶芝这一节诗句所传递的情感。虽然叶芝是天才，我是凡人，但我从以前的人生体验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什么人，痛苦的总量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没有把叶芝的痛苦绝对化。叶芝一直怀疑参加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年轻人由于受到自己戏曲的影响而被英国士兵枪杀，这使我想起自己

的一段与此相似的回忆……

“当时我在日本驻老挝大使馆任参赞，向青年海外协力队的一个年轻人学习空手道。他很单纯，待人亲切，只是因为想出国，就参加了和平部队。我们练习一阵以后，他一边默默地听我说话，一边吃了两碗大使馆厨师做的炸肉排鸡蛋盖浇饭，然后回去……

“但是，他回到日本以后，又立即报名参加另一个国际组织。后来在训练中发生事故死去。我接到他的父母亲的来信，说自己的儿子十分尊敬您，现在他大概心满意足了吧。本来我一直忘在脑后的这个年轻人的形象，最近每到夜晚总是浮现在脑海里。他一边吃着简单的盖浇饭，一边听我随意性的谈话。难道不就是我的那些话导致这个年轻人去参加训练，从而压在集装箱底下吗？……有时候我整整一夜都在考虑这件事，想回忆起自己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哪怕只言片语也好……

“然而，正如叶芝所说的，‘一切都感觉到邪恶／直至夜不能寐翻身死去’

我也只能像总领事先前的那个年轻的空手道教师那样，默默地听他说话。如果说比那个年轻人还有一点自由的话，那就是我可以一边倾听总领事的话，一边一目十行地从自己手头的诗集里寻找有关诗句。当我找到自己用红铅笔划道的那首诗歌，一边重读曾经令我激动的诗句，一边陷入对过去的沉思的回忆。“然而，如果肉体消灭，他就不再睡眠。”就是说，在肉体死后，就不会再有爱情与美酒诱惑的睡眠，只有精神一直备受痛苦思想的折磨……这些诗句使我重新感到恐惧。

“还有，这首诗的最后四行，我一直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总领事瞧着我手上的书，继续说道，“那时候，我和阿 K 恰好都在这里，隆发生一些怪事。诗句就和隆的事情联系起来。

“诗句是这样的：‘是老鹰还是长尾林鹗袭击那高处／从天空或者悬崖上急速冲下／被袭击的兔子发出惨叫／这叫声搅乱我的思考’。

“这几行诗直接使我想起老鹰袭击隆手里的野鼠的景象。我闲不住，每天都到外面随便走走，突然有一次抬头看见高高的‘十叠铺’。叶芝为什么在这一节把老鹰或者长尾林鹗写进去呢？难道他在阿尔特那个狭窄陡峭的地方亲眼看见过吗？

“这些地方我不理解，另外，我还想过，隆在遭受老鹰袭击的时候发出什么样的惊叫声？可是也无法得出正确的答案……，，

总领事没有继续说下去，聚精会神的眼睛凝视着我，与其说他苦思苦想、辗转反侧、焦虑急躁，不如说给人不管多深的疑问，一旦沉思默想，决不会迷惑混乱的印象。他的杏子状的眼睛曾使我联想到阿吉大哥的脸型。我终于想像着一起惊叫的父子俩的形象。

如果总领事真的想知道阿吉大哥在遭受老鹰袭击时发出什么样的惊叫声，完全可以询问虽然与自己的关系并不亲密、但毕竟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对我说这件事，恐怕是总领事认为把“无法得出正确答案”的想法潜藏在诗句里才是更重要的吧？

教会创立以后，阿吉大哥很快就把描画着“燃烧的绿树”的教会标志的樱树木板挂在灶间大门的门楣上。似乎特地赶在这个日子，伊能三兄弟来到“公馆”。这三个可以说是燕颔虎颈的壮实雄健的年轻人站在山茶树下，要求参加农场。伊能三兄弟认为如果他们参加农场，就能够避免由于“森林之会”的年轻人在批判大会以后一时集合不起来而给农作物造成的损失。他们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自由自在的样子……

我们习惯称他们为“伊能三兄弟”，其实“爱”和“育”是相差两岁的亲兄弟，另一个“英”是他们的表弟，但看上去三个人很相像，泉还说“他们可能是三胞胎”。不仅长相、身材相像，共同的祖父给他们取的名字都只有一个字，看似好记，其实很难把他们区别开来。据爱说，他们的祖父预计自己的孙子、曾孙非常多，必须用日语的五十个字母取名字，所以首先用日语字母第一行中的三个字母给他们起名。

我的以上记述是“据爱说”，但是否真是如此呢？每当我回想伊能三兄弟的所言所行时，发现总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言行。我觉得他们总是组合成一对二对立的形式，而且这种组合——其实最终只能有三种组合形式——经常变化。从性格上说，总体比较乐观。假如爱与育的组合出现沉闷悲观的情绪时，英就不断地鼓励他们。我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在“森林之会”中的电器技术员还没有回来参加教会活动的时候，育和英没修好农场的水泵，打算作罢，而爱一个人彻夜把它修理好。

不言而喻，伊能三兄弟经常没有分成两组，而是三个人统一行动。他们参加教会的方式就是如此，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住进农场生活区还不到两个星期的第二个星期六，工作结束后一起去松山，星期天上午带着三个姑娘开车回来。

伊能三兄弟年纪很轻，胡子还很薄，长相英武飒爽，加上一副天生魁伟的身材，具有运动员型男人的魅力。他们带来的三个姑娘都容貌姣好，身上穿着花里胡哨显得滑稽的时髦服装。伊能三兄弟在道后的迪斯科舞厅与她们认识，把她们拉出来的时候，双方还没有组合好。因为车子在犬寄岭隧道前面要检查，在缓缓爬行的汽车行列里，为了隐藏超员的一个人，便在后排座位的两男夹一女的三个人膝盖上横躺一个姑娘，再铺

上毛毯。安全通过检查后，由于毛毯下面的姑娘把面前的男人那个东西含在嘴里——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于是他们就结成一对……

伊能三兄弟要求在农场工作的时候，阿吉大哥建议他们住在“公馆”里。但是，我带他们去参观农场，他们对生活区很满意，决定将一间住得下六个人的屋子作为生活的场所。伊能三兄弟得到各自的女人后，并没有向农场提出分室居住。他们在原来的大房间里，自己动手用屏风隔开。这就像迷宫的隔离板，只是互相看不见别人的床铺而已，什么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而连三个姑娘都满不在乎。

把他们这种生活状态告诉我的是负责阿吉大哥与伊能三兄弟之间的联系工作而每天都要去农场的美津，不过她认为伊能三兄弟与姑娘们的性交往很坦诚直率，说是连东京都少见的新一代年轻人，表示好感……傍晚干完农活以后，他们六个人无所顾忌地在农场的大澡堂里一起洗澡，每天都这样愉快地欢度共同的时间。

尽管他们过着这种自由自在的独特生活，包括性交往方面，并没有表现出颓废萎靡的倾向。他们偶尔也在星期天早晨来到教会，不仅在以“森林之会”的年轻人为主的教会信徒面前，而且在逐渐增加的参加聚会的真木町以及河下游其他町的年轻姑娘们面前，都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虔诚态度。身体直立着参加聚会的伊能三兄弟和各自身旁穿着来农场后新做的灰黑色朴素衣服的姑娘仿佛就是我们教会未来形态的模式。有的年轻人也开始模仿他们。聚会一结束，六个人几乎是重叠地挤在小车里，兴高采烈地前往松山，星期天也往往不来教会。

对于伊能三兄弟公开与姑娘同居的行为，阿吉大哥没有追究，但是我出于对教会如何开展今后工作的考虑，感觉到不能

掉以轻心。全国性大报的社会部记者正瞪着大眼睛注意观察教会的一举一动，这种事一旦传出去，周刊杂志的专栏马上就会刊出揭露教会丑闻的文章！

我不能不质问阿吉大哥：伊能三兄弟住在农场里，现在把在迪斯科舞厅认识的三个姑娘带回来同居，虽然大概每个星期天都回姑娘的家里去，但这样随随便便离开原先的工作单位住在一起，这种行为难道不过分吗？万一引出什么问题的话，对我们刚刚创办的教会不是造成很坏的影响吗？如果新闻媒体给我们的教会贴上集体性爱天堂的标签的话，不知道要花费多长的时间才能把它揭下来。如果姑娘们的父母亲采取什么措施的话，这种事态的发生不是明摆的吗？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站在新闻媒体一边考虑问题，这种思维方式是错误的。如果推测姑娘们的父母亲的动向，首先应该站在姑娘一边考虑问题。从原则上说，有人愿意在农场干活、参加教会的时候，如果事先就限制他们的自由，即使这样做可以使教会得到稳定，但对于刚刚创办、有可能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的教会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教会由于伊能三兄弟和姑娘同居的事受到社会的批判，那就整个教会共同接受这个批判。因为我们教会主张的教义、坚决维护的信条现在还不明确。如果对手向我们进攻，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制定行动准则，这种进攻不是求之不得的吗？

“说实在的，伊能三兄弟到我们这里来的动机还不清楚，他们对教会的形态怎么认识，我们也不明白。对于他们来说，农场仅仅是接受他们自由参加劳动的一个场所，教会本身作为农场的一个附带的存在，我不想批评他们。正是对我而言，现在的教会还不是具有坚实基础的实体……

“我倒觉得，趁着伊能三兄弟还有兴趣的时候，让他们在

农场干活，也可以参加教会的聚会，然后，和自由自在地来的时候一样，自由自在地离开这里。那时，如果这些姑娘愿意跟他们一起走，不是很好吗？总之，现在看到伊能三兄弟和姑娘们的结合，感觉到他们在农场与教会中是最切切实实的存在……”

伊能三兄弟开着老式、但性能很好的雪铁龙汽车来到“公馆”的那一天，阿吉大哥和我、美津作为人数还不多的教会方面的代表——阿田也是没有受到批评大会影响的一个人，但那天去松山的饭店——和这三个新参加者在地板间吃饭。那时，我情不自禁地问他们——因为当时我还没有预料自己将来会记述教会所发生的故事——为什么想到我们的教会农场来干活呢？

“我们不知道这是教会的农场，当然，即使是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你们说对吧？”伊能三兄弟中的一个人回答，另外两个人点头表示同意。

就我的记忆而言，似乎无法确定三兄弟中的哪一个主要发言。

“祖父送给我们一辆汽车，我们一起去他的住宅表示感谢。祖父说，希望你们大学毕业以后，各自到企业去工作。而且说得相当具体（例如关西地区最大的生产空调的公司），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明确表态。等到开车准备回去的时候，我们不满地嘟哝着，好像自己的人生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们心情忧郁，在车子进入高速公路之前，坐在一家餐厅里，无精打采，似乎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这时偶尔看到桌子上有一本周刊杂志，翻开一看，恰好是记述这个工厂和农场的文章，当然是所谓的坚持正义的揭发报道，使用煽动性的语言揭露丑闻。一个小时以后，我们一致决定，大学休学，来这

里干活。”

“可是，为什么那样的文章对你们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挨打还不到一个星期，牙齿依然疼痛、脸部尚未消肿、说话还不方便的阿吉大哥也显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看过那篇报道，觉得农场可以无条件地接受任何愿意在那儿干活的人，而且工作也很自由……另外，农场受到这样恶毒攻击以后，我想大概也有人感到厌烦而离开吧。”

“我们去过日本列岛的许多地方，不知道什么缘故，还没有到过四国……”

“那篇报道抨击最激烈的是这里的公社，说公社无规章无组织无秩序，还有，对不起，文章还说领导人的传道是信口开河，即使有宗教色彩，也缺乏根据。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会觉得拘束。”三兄弟中一直沉默的那个人总结说。

这就是第一次一起吃饭时他们的全部说话内容。接着，阿吉大哥简略介绍农场的现状以及当前迫切需要完成的农活。阿吉大哥虽然由于手臂疼痛无法亲自干活，但答应明天到农场去，和阿田一起现场说明干农活的顺序。我觉得，大概因为没有不同意见，阿吉大哥便自行决定接受伊能三兄弟在农场里干活。

我心里还有一个担心，就是祖母去世前后，我从阿吉大哥本人和总领事、还有 K 伯父那里几次听到关于革命党与阿吉大哥关系的问题。这个党对于脱党者固执地实行报复措施，如果他们从周刊杂志上看到被记者偷拍的阿吉大哥的照片的话，很有可能派来暗杀团，那该怎么办？

这一天，我和阿吉大哥单独在库房的寝室里，我向他说出自己的担心。阿吉大哥对我的疑虑予以明确的答复。我从他的回答中感觉到阿吉大哥经历过批判洗礼以后的确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他与我的交媾行为其实是把自己内心中幼稚的一面排挤出来，而我因此死心塌地地支持他的教会活动。不过，正是阿吉大哥最彻底地加深我的理解，坚定我的信心。

“阿佐，我不认为他们会是革命党。我对外面来的人一直保持着过分的警惕，这已经成为我的长期习惯。但是，他们就像我小时候在杜塞尔多夫经常看到的那些周末回来休假、然后再回兵营的年轻人。

“我脱离运动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按照当时的活动家印象来判断，肯定会出现偏差，别说党里的人，就是市民运动的参加者里面也没有那种类型的人。三个人都不是。

“退一万步说，即使我对他们的判断错误，他们就是我过去所属的那个党派或者反对派派遣进来的暗杀团，我也没有理由拒绝他们。

“……话往大里说，别说耶稣，就是穆罕默德的初期，只要看一看基督教、伊斯兰教后来各种各样的宗派活动，虽然不说背叛，宗派领导人不是都事先知道那些企图进行分裂活动的人吗？我每次读宗教史，都觉得不可思议。

“阿佐，现在我倒觉得需要那些东西。因为对于一个关注灵魂问题的集团的领导人来说，也不可能预见运动发展的结果。尤其是我，自己追求的目标还处在五里雾中，所以受到批判，说有这样的‘救世主’吗？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阿佐，现在我才真正领悟到，在关于灵魂的问题上，作为一个追求灵魂力量的集团，即使遭到彻底破坏，受难本身就具有准备向新的阶段发展的意义，从中可以产生比原来的认识水平更高更深刻、分量更重的东西。就以大本教的镇压为例吧……

“那个看起来聪明能干的家伙大概企图整个吞并我们的教

会和所有的年轻人（即使现在处于休眠状态，但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也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实施行动计划。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这种状况，我们受到排挤，那也无所谓。只要能够从他们里面产生新的‘救世主’，我会真心诚意地跟随他。

“……现在我只明白一点，就是自己开始塑造灵魂。既然已经开始，不论走哪一条路，都不会毫无收获……阿佐你也知道，我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也很佩服他们，但是我真正加强自信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的灵魂问题。从现在的实际感受来说，开始塑造灵魂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获得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己采取中立的态度，既然已经开始塑造灵魂，我坚信不会毫无收获。我甚至觉得这是前所未有的棘手的自我觉醒。

“伊能三兄弟说他们大学休学到我们这里来，可是他们从来不说自己原先在哪所大学读书。但是从他们的三个女朋友穿着上智大学和关西学院大学的定向运动部的带有标识语的T恤——她们都把袖子挽起来，衣襟长垂到大腿上——来看，我认为他们都是这两所大学的学生。”

连“森林之会”中习惯山间工作的年轻人都对他们敏捷快速的动作惊叹不已，说他们不寻常。三个人早晚都要在森林里跑步，与其说是定向运动部，更像体育系的代表选手。我没想到这种类型的伊能三兄弟居然对叶芝也感兴趣。锻冶生前受到阿吉大哥的读书法的教育，他非常注重这些方法。我为了记住诗歌，就模仿他的方法，把叶芝的诗句抄在卡片上，用图钉把卡片钉在事务所办公桌前面的窗户上。伊能三兄弟很喜欢其中的《旋锥体》第二节的最后两行。于是，我翻到诗集的这一页，将依照前阿吉大哥的读书法用铅笔轻轻写在书页空白处的翻译给他们看：“这是什么？从洞穴传出一个声音／它所表达的

意思只有一个：拥抱喜悦吧！”

我把这首诗摘抄在卡片上，其实是因为喜欢第一节的最后一行：“我们只是注视着，只是对悲剧性的喜悦一味发笑。”……伊能三兄弟中的一个人从口袋里掏出厚纸的笔记本，抄下原文。笔记本上画着简明扼要却详细标注这里各种特点的地图，这大概是他们在定向运动部养成的习惯。这一点也是他们后来与扎卡里·K·高安成为好友的原因之一。第二周，我到农场去，告诉美津等着东京的电话。看见伊能三兄弟一边像呼口号似的叫喊着那两行诗一边干活。

> What matter? Out of cavern comes a voice,
> And all it knows is that one word “Rejoice!”①

我记得当时他们在打扫得十分干净的乌鸡鸡舍旁边，正忙着砌砖盖新的鸡舍。看到他们的劳动，就联想到大群成片的乌鸡、在农场内放养的名古屋肉鸡、在清洁的环境里饲养的猪群。在“森林之会”的年轻人回到农场之前，当务之急就是需要劳动力完成这些工作。伊能三兄弟及时准确地把握这个时期，不仅承担农场的任务，而且进一步扩大规模。他们创造出一边工作一边背诵叶芝诗歌的劳动形式。我甚至觉得他们受过戏剧表演的训练。

有一次，我虽然没能明确记住他们背诵诗歌的前后顺序，如果假定以爱、育、英为序，他们背诵的形式是这样的：首先爱朗诵“What matter?”接着育回答“Out of cavern comes a voice”然后英说“And all it knows is that one word”。最后是三

①意为：怎么回事？洞外传来一个声音，它只知道一个词“欢乐”！

个同样勤奋干活的姑娘齐声朗诵结束语“Rejoice！”于是，在农场活动恢复到受批判以前的规模、并且显示出继续扩大发展的良好势头的时候，由伊能三兄弟推广开来的最后这一句呼唤成为教会聚会时年轻人之间的问候语，并进而变成教会的祈祷语言……

总领事结合叶芝的诗句，发表过对伊能三兄弟的看法。那是总领事回到“公馆”后不久，阿吉大哥请他们吃晚饭，把伊能三兄弟介绍给总领事。

伊能三兄弟得到美津的通知后，提早收工，但他们没有立刻到“公馆”来，而且不顾还是春末季节，赤身露体地在瓮川里洗澡。三个姑娘在岸上发出惊叫般的欢呼声。恰好总领事经过“脖颈”到河下游的地方散步，而我骑着自行车寻找总领事通知他晚餐的事情，隔着叫做“大簗”的岩石堆，看见他们在河里沐浴的情景。对年轻人历来不太宽容的总领事当时却不由得发出内心的感叹：

“真是无拘无束的小伙子们啊，没有任何委琐俗鄙之处……使我想起叶芝的 upstandingmen① 这句话。就是说，‘我喜欢正直的人们／勇敢地溯流而上／直到泉水喷涌的地方，拂晓／在滴水的岩石旁垂下钓丝’那首诗……还有，‘我把信念和自豪／留给正直的年轻人／他们攀登到山腰／在破晓的天底下／垂下毛钩’

我知道总领事背诵的这些诗句出自《塔堡》这首诗，还知道他开头引用的那部分的第一行是“立遗嘱的时刻已经来临”。总领事注视着这些年轻人在当地人还不下河的季节里沐浴着傍晚的阳光在河里欢乐嬉戏的情景，我觉得他正沉浸在对具体的

①意为：正直的人们。

死的思考里。当我推着自行车和总领事一起回“公馆”的一路上，他步履矫健，我经常得小跑才能跟上他。自从总领事回到森林里来以后，与参加祖母葬礼时的状态大不一样，脸色被太阳晒得黢黑，也没有发现体内潜伏着大疾病隐患的征兆。这么说，从“立遗嘱的时刻已经来临”这一句开始的叶芝这首诗本身就充满着被良好控制的能量。总领事同样也是五十过半，他也洋溢着这个年龄的旺盛生命力。仿佛战胜一场大病以后，脱胎换骨，焕发出新的活力……

这不仅仅只是我一个人的印象。总领事回来后，泉第一次到“公馆”与这位阔别的朋友重逢。泉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

“我和朋友一起住在巴黎的新教女留学生宿舍里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和他认识。虽然说话做事显得强加于人，但是教养良好，英俊漂亮，倒觉得缺乏气魄。出席我在东京、莫斯科举办的演奏会时，也像一个忧郁的公子哥儿。现在看他身体健壮，实在出人意外。好不容易从世俗中摆脱出来，大概身心都很愉快吧？昨天和他、还有另一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老胡说，要是首相更迭，当上驻法国大使，恐怕还会回到原先的外交官生活吧……

“但是，我认为他很羡慕阿吉大哥的生活方式。他说虽然人到这里，但还是与教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必要特地搬到这森林深处里来吧。甚至不惜和太太分居……还是教会的吸引力吧？”

最近，总领事往往装束齐备，尤其脚登爬山鞋，在谷间周围的森林斜坡上步行，甚至翻越山脊走到远处。虽然他对爬山运动准备得周到齐全，但还是给我一种心血来潮般无序冲动的印象。有一次，台风经过室户海角，我们这里也狂风暴雨。一夜过后，虽然早晨风平雨停，但包括“公馆”周围到处都是折

断的松树、橡树的枝叶，绿色的橡子撒满地面，一片狼藉，空气里充溢着湿漉漉的青草的气味，挥发大量的水蒸气。在这种天气里，总领事还是到森林里去。可是傍晚时候还不见他回到谷间，当时已经恢复到平时也有“森林之会”的十个人左右一直在“公馆”待命的程度，大家商量第二天一早进森林搜寻。由于雨水冲刷，森林道路的路边多有毁坏，大家担心总领事要是一脚踩在坑里就拔不出来……

只有阿吉大哥认为用不着担心，他还谈起小时候的事情，说总领事不仅装备齐全，而且富有实践经验，是一个很正规的爬山运动者。事实也是如此，总领事从旧町地域坐出租车回来。他说沿“在”的山脊行走时，看见通往松山的新修的铁路，朝着铁路直接下去，没想到花的时间更多。

总领事脸色疲惫，在库房里冲过淋浴，换上长袍，坐在地板间上，我给他端来食盒。他把今天爬山的感想告诉我，我觉得其中包含着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都没有想过的真实性。

“根据阿 K 小说描写的这个地方的历史和地理的真实情况，不论是农民暴动队伍攻出去，还是旧藩主镇压的军队打进来，他们只能走沿瓮川的街道这一条路线吧？如果是小规模的移动，另外还有一条往土佐藩的山路。就是说，这个地方只是通过这两条路线与外界沟通。当然，故事也就在这两条路的基础上展开。

“可是，我觉得奇怪，如果我是那个失败的农民暴动的首领铭介，必须千方百计从背叛自己的部队和藩政府军队的包围中逃脱出去，只要在森林里一直不断地往前走，不是就可能有第三条路吗？于是，阿佐，我打算亲自试一试，我仔细研究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使用指南针，沿着新的路线行走，结果却来到与农民暴动攻打下来时同一方向的新修铁路边上。真有意

思，我和近两百年前的人们一样，受到地形的力量的支配。

“这就是今天爬山获得的一种‘死路’的印象。另外，还有一个情况，阿K和我聊天时说过有一棵特殊的树，我一直记在心上。今天我看见这棵特殊的树了。

“我听了阿K的话以后，把这儿作为‘最终的归宿’，至少那棵树是使我产生这种想法的一个因素。阿K的写作方式、说话方式不能说十分明确现实，但关于那棵树的描述，他很实事求是。阿佐，你这个年轻人经常到森林里去的时候，我想你应该见过。就是那棵巨大的春榆树。由于雷击，整个树形扭曲，所有的树枝都垂向地面。那种形状实在不可思议。（我点了点头）

“我在布鲁塞尔待的时间不长，但是官邸里也有和它非常相像的树。阿K到比利时，在我那儿住过一个晚上。他说：其实就是榆树，但这是北欧独特的品种。日本人认为它和春榆树同一个品种，其实不是。阿K一看到那棵树，就联想到四国森林的树木，可见他对树木富有感受性。

“当地人把那种榆树称为‘泪人’，就是orme pleureur树。现在回想自己在布鲁塞尔的EC工作的情况，不能说没有任何遗憾，但是一直留在心里的还是官邸院子里那棵orme pleureur树。阿K说这里的那棵春榆树与官邸的榆树具有相同的价值，所以我迫不及待地一心想看那棵树。

“今天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由于昨天那一场台风，春榆树周围茂密的其他小树木的树枝全被刮倒，更清楚地显示出春榆树那树枝倒垂的整体形象。一场台风，森林的树木都各自进行选择，或者说各自被选择，在优胜劣汰的方式中生存。”

总领事从现实生活的紧张工作中摆脱出来，现在用这种自在轻松的口气侃侃而谈。如果稍微追溯过去，还必须记述一下

总领事到达比利时赴任后的一年半载里发生的重大事情。

举行祖母葬礼的时候，总领事已经被任命为驻 EC 大使，即将去布鲁塞尔的新官邸赴任，他和弓子试图说服打算在这里扎根的阿吉大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当时总领事那一张五官端正的脸却面如土色，黯淡无光。年末，总领事前往比利时，可是到第二年秋天，他生病了。恰好当时 K 伯父参加在巴黎举行的法语翻译日本文学学术研讨会，顺便去布鲁塞尔的总领事官邸住一个晚上。K 伯父回国以后，通过安佐把总领事生病的情况通报大家。当时我们都觉得不仅束手无策，而且对整个“公馆”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当时，总领事已经开始和医疗小组协商治疗的方法，K 伯父到官邸看望他时，知道这个情况。但是，总领事和弓子还是热情接待他，尽管 K 伯父觉得有点局促不安。从本馆沿着凿有枪眼的防护围墙的通道来到像是农户库房一样巨大的独立住宅——本来打算此处让阿吉大哥居住——K 伯父住在二楼。院子里有两棵状似两个身穿雨衣的并肩而立的巨人一样的大榆树。吃早饭的时候，从年轻时候开始就一直像是 K 伯父的语言教师的总领事告诉他：根据树的整体倒垂形状，取名为 orme pleureur。pleureur，即是“流泪的人”，也就是英语的 weeping，冠在倒垂树木前面，起形容修饰作用。于是 K 伯父把与北欧的榆树相似的四国谷间森林里的特殊树木告诉总领事。K 伯父不论到世界的哪个地方，都不会忘记对养育自己的那一片土地上的森林的记忆。

K 伯父回国后的第二周，总领事就住进卢万天主教大学医学院附属圣路加医院，做完手术后出院，立刻向外务省提出辞呈。当然，总领事没有把他真实的心情直接告诉我。我是根据他在病床上写给 K 伯父的信才有所了解的。总领事发表在外

交领域的杂志上的英文论文和他写给 K 伯父的几封信现在都收藏在教会的“即将就医者的记录”的箱子里。

总领事在写给 K 伯父的信上说，自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尽快恢复健康，完成在布鲁塞尔刚刚开始的工作。如果美国主导的外交在欧洲出现大的变化，该如何对应处理？日本还没有明确自己的方针。例如，如果伊拉克发动战争，该如何对付？——由于以前发生过中东战争，这种担心很快就成为现实——自己在与 EC主席以及比利时总理夫妇会见时表示过基本方针，还想至少继续为这个方针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一种选择是遵从最近面对 orme pleureur 时心灵深处所产生的挥之不去的预感那样，趁此机会，离开外务省。像隆那样的年轻人不是还拒绝自己提出的、应该说具有现实性魅力的方案，专心致志于塑造灵魂的事业吗？在东欧发生巨变后，欧洲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以为现在能够建立日本与欧洲新关系体制的人，在日本外务省非己莫属的想法，不是很可笑吗？

“用英语引用托马斯·曼的语录虽然显得可笑，但我手头没有原著。In our time the destiny of man presents its meaning in political terms。[①] 人就是这样听天由命的吗？虽然还不至于‘然而，噢，我愿再度年轻／如果还能拥抱那个姑娘！’

我知道，托马斯·曼的这句话是叶芝《政治》这首诗的墓志铭，引用的是最后两句。这么说，总领事从他在卢万的圣路加医院住院时就开始集中阅读叶芝的诗歌。

在把伊能三兄弟介绍给总领事的晚餐会上——还是在灶间的地板间，坐在“风箱”下面的地炉周围——三个人表现出对任何人都是真诚坦率的良好修养。其中一个人问：

①意为：在我们的时代，人的命运是从政治意义上说的。

“在这里，大家都称你为总领事，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听说过去有一个时期，森林里的本地人与藩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现在是否还多少是这样。就是说，日本国现在也在这里设立领事馆 啰。哈哈哈……”

总领事从自己膝盖前面的食盒里夹起一个黄油炒摩洛哥豇豆——从神户回到“公馆”负责内勤的小雪确认品种是摩洛哥豇豆。总领事说，自己在阿尔及利亚担任大使的时候，经常吃这种豇豆——放进嘴里，慢慢地动着下巴细细咀嚼，然后说：

“我想，‘总领事’大概是‘公馆’这些人的习惯叫法吧。”

‘公馆’的这个称呼已经被所有当地人接受。”阿吉大哥解释说，“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叫。”

“你来‘公馆’有七八年了吧？”总领事直视正面，咽下嘴里的食物，说，“当时，我就已经不是总领事了。记得阿 K 经常给我打国际电话，那时我在维也纳任公使。担任过一段短时间的驻旧金山的总领事，那是在此之前。”

“不管怎么说，这个地方一直称你为总领事。大概因为老奶奶这么叫的吧。但是， K 伯父也这么叫吧？通过 K 伯父和你认识的人也都这么叫。‘森林之会’或者直接受老奶奶的影响，或者模仿自己的父母亲的叫法，其实也是老奶奶的影响……”阿吉大哥说。

“总领事这个称呼在不认识你的当地人之间也已经习惯，我认为这是祖母对你充满感情的称呼。虽然后来你担任欧亚局局长、日本政府驻 EC代表处特命全权大使（这个正式头衔是老胡告诉我的），但是，总领事已经作为一个固有名词保留在本地。连 K 伯父都这么称呼，肯定是因为他不喜欢什么局长、大使之类的称呼，而觉得祖母称呼的总领事有意思吧？”我说。

“……这么说，我直接听阿 K 说过。他喜欢的一本小说，

是一个患酒精依赖症的作家写的长篇小说。书里出现一个比作者的人生还悲惨的 consul （总领事），老婆跟别人跑了，最后自己被人打死，和死狗一起扔进一条大沟里，故事发生在墨西哥……”总领事说。

“K伯父也对我说过马尔坎·劳里这个作家。但是，祖母第一次使用总领事这个称呼，是在我离开这儿上大学之前，那一天我也在场，所以留下深刻的记忆。我一说，总领事大概也会想起来。

“有一天，一个老太太前来‘公馆’，她说自己是本地生人，出生以后就立刻被父母亲抱着移民到美国的加里福尼亚州，现在年老回国。当时你名符其实地担任驻旧金山总领事，给她写了一张介绍信……她在‘公馆’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我说。

总领事从圆形的大额头到眼睛都充满专注认真的神情，点了点头。

“据那个老太太在灶间说，大概是明治三十三年吧，正是美国、加拿大排斥移民运动的高潮时期，日本政府向各县发出移民自律的指示。但是，既然已经耗费大量钱财做好移民准备，如果取消原定计划，那家庭经济就会彻底毁灭。而且当时‘公馆’的主人、就是祖母的父亲也鼓励说，虽然是外务大臣的指示，然而没有强制力。到美国以后，的确十分艰苦，但还是咬着牙齿坚持下来，不改初衷。她的父亲说一定要向‘公馆’的主人表示感谢，这成了他们的家训，今天才得以实现。

“那位老太太反复说，这次回国，无论办手续还是经济资助，都得到总领事的亲切关怀，这归根到底还是‘公馆’的因缘。虽然祖母被她说得也有点生烦，但还是说道：啊，他有本名，不过，总领事这个称呼对他很合适。他是天生要当总领事

的才！祖母这么一说，从此以后，别的人都叫你总领事。”

“安佐把那个老太太的事告诉过我。恐怕她给你们添很多麻烦了吧？大概是你们记住她引起的各种各样的麻烦事，才因此没有忘记总领事这个称呼吧？那个老太太惹出的事情，我也听阿 K 说过一些。

“我在旧金山是怎么帮助她的呢？她的家族在移民中是很罕见的成功者，但是她在家族里被视为疯子，受到比本国更严格的日本式家族主义的监护。他们认为这个家族的长老回国以后，要是给警察添麻烦，事关家族的面子，因此甚至不同意她用自己的银行卡购买机票……

“她的确想回来向‘公馆’表示感谢，以完成从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移民以后这近百年未了的宿愿。还有，这个事在阿吉大哥面前不太好说……其实，那个老太太坚持认为，在移民出国十分困难的时期，鼓励她的父母、给予他们以极大勇气的‘公馆’的人们是特殊的人物，在本世纪末必将产生‘救世主’。

“其实我已经听说这个老太太很早以前就到领事馆来，诉说一些古里古怪的话，大家觉得有点神经不正常。她的意思是自己必须回国去见‘救世主’，可是家里人阻挠她回去。我是在举办日本节的会场，偶然被她抓住的，没有办法，只好和她谈话。当她知道我与‘公馆’有关系时，那种激动兴奋的表现简直令人害怕。弄得不好，很可能我还会被她当作当今的‘救世主’哩！”

伊能三兄弟的三个女朋友哧哧笑起来，她们觉得“救世主”这个词很滑稽，便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她们的这种反应令我想起那个怪里怪气的“美国老太太”住在“公馆”期间——她是在一个住在东京的第二代移民的陪同下来到“公

馆”的，我对她没怎么照顾，住了一个星期，没出“公馆”一步，便回东京去——当时还很年轻的我对她的反应。

“的确，她说过‘救世主’这个词。于是，这个词就和总领事一起传到‘公馆’外面。现在意识到，这个词与阿吉大哥联系在一起以后，才逐渐重新流传开来。因为那个‘美国老太太’给我的印象滑稽可笑，一直以为她这么说半是开玩笑。”

“这对隆来说，就变成了痛苦的继承……”总领事说。

“‘救世主’这个词变成对阿吉大哥充满恶意的、闪烁着刺眼亮光的反面标记，在这块土地上到处都能听到大声的叫嚷……”我说。

三个姑娘不再哧哧发笑，也没有显示出畏惧胆怯的样子，而是严肃认真地坐在伊能三兄弟身边开始学习接受新的知识。

“现在怎么样了？就像总领事这个叫法一样，还继续使用‘救世主’这个称呼吗？我这次来，好像没听到。”总领事说。

的确如此。“救世主”这个称呼在这块森林环绕的土地上似乎已经销声匿迹……尽管由于重返农场的年轻人日益增加而创建了教会，尽管每个星期天在地板间举行集会已成为惯例……

我认为最自然而然地使用“救世主”这个词的是那个患心脏病的孩子的母亲。而且使我立即掌握当地人对“救世主”这个词如何认识、理解的实际状态。在阿吉大哥受到批判以后，因为没有患者来找他看病，所以专心致志地为登治疗心脏病，每天都要走过款冬群生的沼泽到他家里去。大约经过一个月，登完全康复，他的母亲便婉言拒绝阿吉大哥前往出诊。她说：

“多亏阿吉大哥集中全部治愈功能为登治疗，现在他已经完全好了。我觉得以后最重要的是让他过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和当地的孩子们融合在一起。像锻冶那样，形影不离地跟随阿

吉大哥，最后死去，这固然也很幸福，但是，既然打算过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恐怕很难那样做。”

阿吉大哥批判会开始之前，登的母亲对着围聚的看热闹的人悲痛地哭叫演说。我还想到那天深夜，她和孩子一起蹲在车库里睡觉，说是第二天早晨排队请阿吉大哥看病时要拿头一号，结果被安佐发现，她恳求阿吉大哥给她的孩子治疗。当阿吉大哥把这些事告诉我的时候，我一瞬间觉得呆然若失。

当时，登的母亲无论如何想治好孩子的心脏病，如果她认为阿吉大哥的治愈功能是惟一的治疗手段，哪怕独自与本地以及河下游的町的人们所形成的松散的整个共同体针锋相对也在所不惜。然而，在登的心脏病治好，恢复健康以后，那松散的共同体成为登今后与普通人一样生存下去的场所。因此，让孩子与遭受批判已被证明完全孤立的阿吉大哥脱离关系，重返共同体的想法也是很自然的。虽然“森林之会”的年轻人开始重返农场，已经恢复活动，但一般当地人对阿吉大哥的态度与批判以前还是不一样。

总领事与伊能三兄弟以及他们的三个女友，还有阿吉大哥和我的晚餐会，大家说话不太热烈，气氛平淡。所以我在谈话间断的时候，想起登的母亲的那些事也是很正常的……刚才向总领事提出称呼由来问题的伊能三兄弟中年龄最大的爱现在转到另一个新的话题。

“阿吉大哥真的认为自己就是‘救世主’吗？我们是从周刊杂志的文章了解农场的，那篇文章是用挖苦的口气谈到‘救世主’的，我们也一直认为是开玩笑。但是，来到这里以后，看到还有教会活动……如果阿吉大哥真的是‘救世主’的话，想成为什么样的‘救世主’呢？”

阿吉大哥——还有总领事——自然放下手中的筷子，注视

着提问者。我甚至感觉到他在说出自己平时深思熟虑的想法之前心中的波动。总领事也表现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样子。但是，在阿吉大哥回答之前，育和英分别作了如下发言。

“爱在今天的晚餐会上提出‘救世主’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昨天和今天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但是没有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的确，我们一起看周刊杂志的时候，认为所谓的现代‘救世主’只是开玩笑。我和英在农场干活，对阿吉大哥是否‘救世主’并不感兴趣。我这么说，也许很滑稽。但这是爱与我们的不同之处，爱应该明确说明刚才是他个人的问题。”

“怎么能事先设想阿吉大哥是什么样的‘救世主’呢？如果我们真的关心这个事情，就应该经常参加教会的集会，亲自进行观察、判断。我们借口农场的工作很忙，从一开始就没有参加星期日的教会活动，其实也有睡懒觉的时候。而且大多数就是爱自己睡懒觉！我们一直不关心‘救世主’的问题，愉快地劳动、游玩。现在向阿吉大哥询问‘救世主’的方针，又有什么用？难道我们要成为信徒吗？我们能够成为信徒吗？”

两个姑娘又哧哧笑起来，两只颤动的肩膀互相靠在一起，显示着站在目前的育一英联盟一边。另一个姑娘的那两道似乎连在一起的浓眉立刻倒竖起来，向对育一英联盟的异议毫不示弱、依然正视阿吉大哥坚持自己提问的爱显示支持的态度。

“有一个时期大家曾经叫你‘救世主’，如果现在你不拒绝这个称呼……而且你实际上也已经创立了教会。所以，我也想知道你的想法。因为好像教会并没有与基督教发生关系（虽然并非毫无关系），我也不会马上向什么 the Savioue[1] 或者 the

① 意为：救星。

Redeemer①飞跃。就是说，即使是半开玩笑，我也不会把隆与耶稣等同视之。”总领事说。

总领事显然站在爱及其女友一边。他把抹着少量发膏、整齐光滑的头发覆盖的宽大额头转向自己身旁、坐在食盒边角位置上的阿吉大哥。而阿吉大哥正用忧郁的目光看着坐在他对面的远处角落里的我。我感觉到他并不认为这个话题难以对付，打算集中阐述自己的主张。

“我受批判的时候，总领事、爱等伊能三兄弟都不在现场，所以从那一次的体验谈起不知道是否妥当。其实，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真正切身感受到‘救世主’的含义。我就从这儿说起吧。

“受批判的时候，他们问我到底有没有治愈功能，我诚实回答说：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人从心底坚信我具有治愈功能，称我为‘救世主’。对此，我感到非常惊愕，可是又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

“尽管如此，我有时也考虑‘救世主’是怎么实现的？是否有什么启示的声音从天而降？或者看见什么显灵？或者自己的体内突然充满力量……打一个滑稽的比喻，但是这个比喻经常浮现在脑子里，就像脓肿发红发烫，然后鼓胀，最后从中间崩破皮肤，是否必须经过与此相似的过程才能成为‘救世主’呢？我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即使自己在这个时代成为‘救世主’的代表，自然也不会像耶稣那样，坚守着遵从旧约的预兆，最多只是作为那个‘美国老太太’的妄想般记忆的装饰……

“我经过批判声讨、辱骂挨打以后，真正认识到自己没有

① 意为：救世主。

任何神秘体验，对是否具有治愈功能也不清楚。就是说，自己的身体内部根本就没有可能成为‘救世主’的丝毫因素。那时，我突然萌生这样的想法：前阿吉大哥就是被人杀害于自己现在挨批判站立的堤坝前面的湖水里，他大概从来没想过自己就是‘救世主’吧。但是，从杀人者方面来看，他们肯定从前阿吉大哥身上感觉到巨大的恐惧，非如此不可。虽然他们受到由于连降暴雨使湖水猛涨造成的威胁，但为了阻止前阿吉大哥在夜间炸毁堤坝，不是完全可以把他绑在现在耸立于自己眼前的天洼那棵大扁柏树上监视他吗？人们沉浸在不得不杀前阿吉大哥的巨大恐怖不安之中，这本身不就是一个标志吗？

“如果这样的话，今天自己作为新阿吉大哥站在人工湖的堤坝上被打死，这本身就具有意义。就是说，自己死后，人们还要再塑造一个新新阿吉大哥，而那个新新阿吉大哥或许真的是‘救世主’。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于是我不但毫不畏惧，反而勇气倍增，气势凛然。不论表面是什么样子，其实这才是我体验的内心神秘。因为我从来没有面对面地感受死亡。从小孩子到上大学之前，我一直无法逃避死的恐怖，异常痛苦。这就是我决心重塑灵魂的最大动机……”

阿吉大哥侃侃而谈，然后凝视着我，促我发言。

“阿吉大哥受批判以后，我立即表示：我发现阿吉大哥就是‘救世主’，予以理解、接受。还说希望以‘救世主’阿吉大哥为核心建设我们的教会。”我说。

“我认为，这是因为你相信我所考虑的那个新新阿吉大哥必定会到来，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所以才对我说：你至少是‘救世主’的预备者之一。如果这样的话，我至少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为真正的‘救世主’的来临做准备的临时‘救世主’的角色，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主持教会，发展教会……我

听 K 伯父说过，反耶稣教育不仅具有反基督的含义，也还可能有前基督的含义。”

阿吉大哥结束自言自语式的讲话，当时我感觉到，他已经产生新的秘密教义，而且愿意告诉我，共同分享，但希望我现在不要询问……

“……这么说，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在阿吉大哥的‘救世主’问题上，当前不要纠缠理论，应该实际发展为好吧？”爱说，他以极其简短的语言归纳阿吉大哥冗长的发言……

“这是我必须更明确解答的问题……”阿吉大哥说。

“现在的教会给人的印象是更加自由了，参加集会的那些人只是各自冥想。这就是所谓的集体吗……不过，的确有一种一体感，最终我们也处在这种团结的集体里。”爱说。

“说得对！”育和英齐声赞成。

“可是，要是这样的话，如果出现宗派活动，那该怎么办？在教会具备相当的人数和实力的时候，如果有人企图把教会拖入自己意志的方向呢？”晚来参加晚餐会的美津第一次发言，“不是连方济各会修道院都发生过这类事件吗？

“阿吉大哥对新参加教会的人，最近太过于开放、毫无防范吧？我现在很担心。阿田，今天在车里我们还谈论，是吧？”

和美津一起从松山回来的阿田显露出没有精神准备措手不及的表情神态。三个姑娘从刚才美津的方济各会修道院的话语里感觉到她说话夸大其词、装模作样，不由得齐声大笑。但是，伊能三兄弟中的爱与育、英正似乎以不同的方式感受美津这一段刺心的话。我觉得这也是早已料到她会这么说的阿田的反应。

“是这样吧？”这种时刻，美津更要坚持自己主张的合理性，便固执地盯问身旁的阿田。

“教会刚刚创建，即使有人企图把教会引入他的方向，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吧？”阿田说。

总领事一直从事外交工作，立刻从政治角度对这个问题作出敏锐的反应。他的态度从容不迫，对伊能三兄弟觉得多少有失体面的表情显示出并非幸灾乐祸的兴趣，把议论引向更容易掌握的话题。准确一点说，即使谈论敏感的话题，也不至于使围坐在地板间上共进晚餐的人们出现分裂的倾向。

“我认为‘救世主’是今后讨论的课题。是吧？隆。我觉得阿佐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你更明确……

“不管怎么说，你们创立了教会，这是无争的事实。虽然很朴实，但是教会的运动正在扎扎实实地进行着。这从你们的集会时间里，经常自由参加的印象也能看出来……

“‘燃烧的绿树’这个标志代表着教会的气势。那些年轻人对阿佐雕刻在那块樱树木板上的标志显示出非常虔诚的态度。我想，这就是象征性或者隐喻的力量。

“这个‘公馆’的教会领导人即使别人称他为‘救世主’，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救世主’。很有可能什么也不是。你引导聚集在教会的年轻人进行集体冥想，但好像并没有定向为祈祷。我来参加老奶奶葬礼的时候，那时还没有创建教会，隆向一个患癌症濒临死亡的小孩子进行传道。我至今都没有忘记，可是现在似乎难得听见你传道。

“我认为，年轻人在教会，尤其面对那个标志的公开祈祷本身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个意义体现在‘燃烧的绿树’所具有的象征性或者隐喻上。坦率地说，就是接受叶芝的引导。即使是不读叶芝诗集的年轻人，那个标志也可以把诗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传递给他们。

“阿佐知道，我现在一心阅读叶芝的诗集，但是，因为我

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一直担任外交官，所以对诗一窍不通。当然，我可以感觉到诗人在诗中表现出重要的思想，但往往难以抵达诗歌的核心境界，只是在外面兜圈子，于是只好通过他的评传以及学者撰写的研究论文来认识叶芝。就是说，散文比诗歌更适合外交官。

“例如，我从前阿吉大哥的书库取出一本叶芝写的《随笔与序文》的评论集阅读。大概是叶芝的初期作品，其中有一篇《魔法》。他认为，自己只能把实践与哲学称为魔法，但构成实践基础的东西有三种。第一种是心灵的领域总是在流动。许多的心流进一个人的心里。记忆也是如此。个别的记忆是大记忆、而且也是自然的（大文字的 Nature）记忆的一部分，这是第二种。而第三种，就是‘这大心灵与大记忆被象征呼唤’。

“我同意这三条，尤其对第三种深以为然。隆，你和阿佐创建的教会的标志的确具有呼唤的力量。如果是这样，恐怕最终将会从这个土地的‘大记忆’里呼唤来一个‘救世主’。就是‘美国老太太’所说的那个‘救世主’。如果你与大家的‘大心灵’一起不得不把‘救世主’视为自己的统一体时，我想说作为父亲将难以忍受。

“那是你们教会不断前进的力量的表现。也许超出你的想像。我还是外交官助理的时候，在法国国家剧院第一次观看古典戏剧，有一句台词， une force quiva，‘自我前进的力量’。我经常挂在嘴边。泉还开玩笑地说我是‘前进者’。”

“在这座极其古色古香的日本式建筑的餐室里，英语、法语满天飞，我们上了一堂高级外语课。”英说。伊能三兄弟中的另外两个表示同意英的话，流露出难以对付的表情，而三个姑娘又纵声大笑。

第二章 “中心的空洞”

我们把刻在樱树木板上的浮雕“燃烧的绿树”标志挂在灶间大门的门楣上。因为“公馆”本栋的灶间面积更大，便作为集会的场所。这样看来，前阿吉大哥设计的状似铜漏斗的“风箱”在教会的空间里显得自然协调。

在我们正式使用“教会”这个词之前，阿吉大哥曾经与“森林之会”的年轻人作过一次长谈。同时也回答来接受阿吉大哥的手指、手掌治疗的患者以及关心阿吉大哥活动的人们提出的问题。把这个形式称为“传道”，是什么时候固定下来的？我觉得开始也是半开玩笑地使用这个词。在祖母葬礼结束后，阿吉大哥对癌症开始转移的锻冶进行开导，为参加祖母葬礼来到这里的总领事恰好在一旁听到阿吉大哥的这一番头头是道的话，便自然而然地认定这就是阿吉大哥的传道。阿吉大哥在遭受批判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传道达到最高峰，人缘正红，钢琴家泉甚至还把传道内容记录编成小册子分发给大家。

但是，教会创建以后，阿吉大哥在大家面前的讲话比以前大为简单。所以，阿吉大哥在教会初期活动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传道，而是默不作声地坐在地板间的“风箱”下面，

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也似乎正竖起耳朵倾听从“风箱”传来的森林高坡上的声音，茫然若失……

阿吉大哥受批判以后，没有人来找他治病。这最直截了当地集中体现出“公馆”外面的人们的一致态度。只有一个人登，阿吉大哥每天坚持去他家出诊，但正如前面所说，在登痊愈以后，他的母亲拒绝阿吉大哥到她家里去。

受批判以后的大约一个月里，不仅没有人找阿吉大哥治病，连对阿吉大哥及其农场的所谓的理性同情者也不露面。谷间、“在”以及旧町地域的所有居民都知道阿吉大哥在天洼受到严厉的批判。而且，出乎我意料之外，甚至还有人从松山市附近特地跑来看热闹。那天早晨，大概无数的电话都在互相传递着这个消息。虽然我没有时间看，听说松山市的两家报纸还发表了召开批判大会的消息。据阿田说，报道的内容基本上是花田记者在周刊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攻击文章的要点归纳。美津也说，这些地方报纸对全国性大报很反感，所以有时也能写一些独具一格的报道，其实心里还是向往羡慕东京的名记者。她目光阴郁黯淡，大概内心也在反省自己无意之中把内部情报泄露出去的过失。

我突然想到钢琴家泉是怎么得到这次批判大会情报的呢？大约两个月以后，刊载有阿吉大哥传道内容记录的小册子特辑一百本送到我这儿来。连同封面、封底，小册子才八页，题目也改为《比瞬间持续稍长》，淡绿色木版印刷。泉的文章记述她参加旅行团去喜马拉雅山的爬山体验，同时也表明她对阿吉大哥受批判的想法。

文章一开头就说自己参加爬山旅行团来到喜马拉雅山，虽然选择的是爬山者经常走的一般路线，但对于已过中年的女性——或者旅行团中相同年龄的男性——来说，是相当艰苦困

难的路程。她飞到加德满都，住进饭店以后，收到松山饭店的胡经理发来的传真，详细告诉她森林里发生的事情。一夜之间，她的眼前大概浮现出一座清晰的海市蜃楼般的幻影吧。在爬山途中，恐怕也一直琢磨这件事。她以致信农场和工厂的朋友们的形式想把自己的想像归纳出来。

> 从云雾缭绕的间隙中看见眼前珠穆朗玛峰的巍峨雄姿，令人愕然。舍帕族登山向导以及脚夫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令人惊叹世间还有如此淳朴的人们，我们和他们在山民住屋的厨房炉灶前欢快地唱歌跳舞……于是，爬山者们在一天劳累以后，受到精神上的鼓舞，每到日暮，便在山民住屋的院子里搭起帐篷，与牛羊睡在一起。经过一天攀登以后，每到宿营地，总是疲惫不堪，饥寒交迫，大家都抱着膝盖蹲在地上暖和一会儿。

有一天早晨，泉醒来的时候，原先以为院子里除了自己的帐篷以外，就是家畜，可是她突然发现土墙边的孟加拉菩提树平伸舒展的两条低矮树枝上铺搭着一块塑料布，下面坐着一个小孩子。他身穿黄色开领短袖衬衫，扣子解开，从袒露的胸脯到两臂都涂着鲜明浓厚的白胡粉，脸上的白胡粉残痕斑驳，黑黑的头发上抹着动物油，大概很难洗干净。住屋的主妇不负责爬山队的早饭，只见她端着一个小金属盆走到小孩子旁边。泉心想大概是施舍给小孩一些吃的东西吧，但是小孩子对主妇莫名其妙地倨傲骄慢，或许出于对注视着他的我这个外国女人的反抗吧，他身子略往后仰，挺直腰板，对眼前的金属盆连瞧也不瞧一眼。这时，有人带泉出去洗脸，她走出院子——自己的日常用品也收拾完毕，另有专人整理帐篷。

久别重逢的加德满都正在迅速进行现代化建设，整个城镇笼罩着烟雾，失去了昔日的宁静悠闲。尼泊尔已经没有往昔的独特风貌，实在令人惋惜。一位登山家老朋友在喜马拉雅山的半山腰建起了饭店，他带我们去加德满都郊外的帕拉嘎恩镇。十七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镇子。那是早晨，中世纪般的城镇风貌和人们古朴的生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次是在月色明亮的夜晚来到这里。恰好碰上一对结婚的行列，他们默不作声地行走着，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我们跟在他们后面。这时，我想起那个小孩子，相信他还是那个村落的阿吉大哥，肩负着极其重要的责任，因此在不可避免地遭受痛苦残酷的折磨之后，坐在那里休息，恢复体力。

我无法确认自己的猜想是否正确，但是第二天在饭店里就收到传真，知道阿吉大哥经受痛苦的磨难。在我知道这个信息之前，就已经预想到与阿吉大哥同样处境的那个小孩子的重大责任以及他因此而承受的磨难，而且不由自主地把他与阿吉大哥联系在一起，产生一种令人心酸的切切实实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否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在这个行星的各个地方，正出现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小规模的“救世主”吧？——这种称呼对阿吉大哥有失礼貌。如果阿吉大哥，还有喜马拉雅山爬山队宿营地村落的那个少年不是“救世主”，他们为什么要经受如此残酷屈辱的苦难呢？

我没有受过用文字充分表达心灵感受方面的培训，所以无法准确生动地描写露宿在山民住屋的院子里那个少年孤高简傲得令人惊心动魄的、然而被残暴蹂躏的印象。然

而，我可以具体说出在演奏某一首乐曲的时候，会唤起我同样的印象。我回想着音乐的旋律，把自己的心与受难的阿吉大哥紧紧贴在一起。在那片森林深处的土地上，那一天，阿吉大哥所经历的比瞬间持续稍长——也许实在太长——时间的体验是非常宝贵的。这是我的实际感受。如果我当时亲眼看见阿吉大哥的遭遇，肯定没有勇气经受那种酷烈的现实，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让我看见喜马拉雅山少年痛苦悲惨的模样吧？

我收到泉通过快递公司送来的小册子纸箱后的第二个星期，泉在九州举办音乐演奏会，结束后到我这里来。好像是胡经理的饭店连锁系统负责演奏会场和住宿的安排，都是由老胡亲自开着奔特雷到松山机场接送。上一次我与老胡见面是在批判大会的前一天，这一次，他对我和阿吉大哥都只是不冷不热地简淡打个招呼，然后说要赶飞机，谈话时间只有十分钟。

泉身穿底襟宽绰的绛紫色连衣裙，肩膀上围着大概是在喜马拉雅山买的枯草色柞绸披巾，宽阔额头下那一双细柔鱼尾纹围裹的眼睛看着出来迎接的阿吉大哥和我。泉虽然人过中年，但是那轻快敏捷的举止依然透出聪明伶俐、腼腆羞涩的大家闺秀的神态。

“阿吉大哥经受那样的折磨，如果我只是来看望，未免愧疚，所以先编辑一本小册子。”泉说。

阿吉大哥、我、美津在地板间的教会里陪着泉说话，阿田和伊能三兄弟带着胡经理去农场参观规模扩大的养鸡场。松山的饭店新开的餐馆没有改变从农场进货的计划，而且在伊能三兄弟的努力下，还扩大了养猪和养鸡的规模。从这一点来说，胡经理没有受到批判大会的影响，站在商业角度现实地考虑问

题，是很难得的。

泉走进灶间的时候，从手提包里取出结实的银边眼镜，仔细端详着挂在门楣上的“燃烧的绿树”的木雕标志。坐在“风箱”下以后，又滴溜溜地转动着眼珠注视阿吉大哥和我——这使坐在旁边的美津本来就一本正经的表情似乎更显得紧张苦涩——说道：

“不愧是已经创建起教会来了，阿吉大哥和阿佐的表情的确透出比以前更坚定自信的气质神态！”

在与今天的泉的接触中，我不由得想起叶芝《天青石雕》中的最后一节。叶芝想像着中国人登山的欢快景象，他们一路上观赏桃花、樱花，空气里飘溢着甘甜的芬芳，然后坐在亭子里小憩。接着写道：“他们凝视着群山、天空／世间所有的悲剧景象。／娴熟的手指开始弹奏，／充满悲伤的音乐。／他们布满皱纹的眼睛、他们的眼睛，／历经岁月，他们炯炯发亮的眼睛充满欢乐。”

我把泉看作一个老人，并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年轻，但是她那被细柔的皱纹围裹的滴溜溜转动的眼睛仿佛充满着历经岁月、炯炯发亮的快乐。正是这一双眼睛，看过云雾间隙里白雪皑皑的珠穆朗玛峰的雄姿，看过加德满都郊外宿营地里经受残酷磨难之后的少年，历经岁月，却依然保持着闪闪发亮的快乐，来看我们的教会。

泉没有询问阿吉大哥遭受批判的情况，也没有打听教会创建以后的发展情况。在黑色木板闪烁亮光的地板间里，在“风箱”四周的漆黑房梁层叠的空间里，似乎弥漫着一种新的沉默气氛。接着，泉从与手提包提在一起的纸袋里取出一个录像带和一本封面熏黑的正方形的薄薄的书，交给阿吉大哥。书皮上贴着一张写有“阅毕归还”的纸条。显示出泉办事细致认真的

另一面性格，很有意思。

“一位名叫旃陀罗列多的伟大舞蹈家明年春天要来举办印度音乐节。这盘录像带是她指导年轻的优秀学生跳古典舞的记录，这本 *Fire*，*counterfire* 的书的题目可以译为《火与火的反抗者》吧，是这位舞蹈家的诗画集。”

阿吉大哥在膝盖上把书翻开，我和美津也从两旁探头看着短诗配画的正方形书页。诗的头一句是“过去的世界与现在截然不同”，接着写道：“那是水量丰饶的世界。但终于被水淹没而毁灭。当重建世界的时候，就变成了火的世界。世界曾因水的过剩而毁灭，现在将毁灭于火的过剩。”最后写道：“我们的地球现在正是需要和平的时刻，正是需要女性的力量、需要原始的能量 Shakti[①] 的时刻，正是以火的反抗者与火战斗、以内心的东西与外界的东西战斗的时刻。”

很早以前，我在 K 伯父的家里看过描画在干芭蕉叶上的《罗摩衍那》中的各种神像，这本书上的绘画也和那些神像一样，线条单纯简朴，但是萨巴式的现代风格贯穿整个诗画故事，使我感觉到其中的魅力。

“如果你们的教会也编集这样的诗集，发挥福音书那样的作用，不是很好吗？”泉在我们翻看完诗画集的时候，说道，“阿佐既然具有雕刻的才能，可以根据阿吉大哥传道的内容，雕刻插图嘛。印刷由我负责。”

“……时间意味着闲暇与创造，而生如水一样水平地运转。这一行写得真好。”美津不愧是在以年轻人为对象的杂志当过编辑，立刻把英文诗句译成日语。

我觉得这是美津准备向泉质问的先兆。但是，胡经理等人

①意为：活力。

这时从农场提早回来。泉立刻站起来。美津大失所望，一时沉默下来。但是，她乘泉弯腰正要钻进胡经理打开的奔特雷车门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瞬间，疾步追过去，急切地问道：

“泉，我和你说两分钟的话，行吗？你把阿吉大哥受到的攻击视为受难，是吧？你说这是因为阿吉大哥负有重大的使命。这个我完全同意。但是，阿吉大哥以这种形式成为‘救世主’与你在喜马拉雅山山麓的村落里看到的那个‘救世主’是并存的吗？这个我无法理解……”

泉停下就要跨进车里的动作，重新站直身子，回头看着美津。脸上完全没有刚才那种久经岁月磨炼的苍老表情，而是充溢着朝气蓬勃的斗志。

“我的文章写得匆忙，大概你没能充分理解其中的含意吧？你是编辑，是不是以前对别人的文章更理解不清？”

“不是的……文章本身的意思可以理解，但是……”

“但是什么？不同意文章的内容吗？好像大家喜欢使用这种说法，其实我认为这与不明白是不一样的。”

“……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现在出现为数众多的小规模的‘救世主’的话，那么阿吉大哥不就变成相对化了吗？可是你也倾慕阿吉大哥的传道啊……”

“我倾慕的不仅是阿吉大哥以前的传道，更是他创建教会，并在这个基础上坚定自己祈祷中的人生方向。这与这个行星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小‘救世主’的认识没有任何矛盾。现在是巨大的火的时代，出现一两个对抗的火又有什么法子呢？那些朴素的诗歌也都例举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等这个时代不断出现的新的火。如果不产生无数的‘救世主’，结成‘反击之火’的营垒，我们现在的营垒就会被彻底烧毁。即使阿吉大哥只是许许多多‘救世主’中的一员，我依然敬重遵从他。这有什么

不对？”

“我也没认为这不对。谢谢你。”美津发青的额头上青筋暴露，但是心服口服。

这些不时进行的会谈在教会创建初期起到基本教义问答的作用。这在总领事与我们进行的大致与叶芝有关的交谈中也体现出来。而直接与阿吉大哥进行神学问题的议论、从而奠定了教会理论基础的是扎卡里·K·高安。

前面已经说过扎卡里重返此地，现在谈一谈他以什么形式与我恢复关系的。扎卡里重返日本是因为他进入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学习，打算在第一年的头六个月每周的前半部分在研究所学习，后半部分住在“公馆”里。参加星期天集会的人大概有不少以为他是教会的成员。其实，扎卡里起初对教会敬而远之，不愿意过于深入到“教会”内部。这自然有他的原因。

我突然接到扎卡里从六本木的国际文化会馆打来的电话时，心里一直对七年前分别时他的细致的关照以及临行前在“公馆”里发生的那一件事怀着特殊情绪的记忆，可是从他解释分别后一直杳无音信的话语里，感觉到一种陌生人般的客气疏远，似乎在试探我的反应……起初我觉得久违的亲切，热情地问长问短，滔滔不绝，可是逐渐发现对方感情的冷漠，心里也别扭起来。然而，扎卡里很快改变他的谨慎小心的态度，恢复美国学生那种直率的说话方式。

“如果你对我把你的事情告诉K先生感到生气，阿佐，我也就不好说想到‘公馆’去。不过，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能让我去吗？”

我不知如何是好，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的话都是我闻所未闻的，越听心里越不高兴。

事情牵扯到K伯父写小说的方法问题。我通过K伯父的一些随笔，知道他这几年集中精力创作一组以森林里的土地为题材的小说。K伯父在以前大约二十年的岁月里，一直以第一人称，即讲述者的方式创作以光为中心的家族故事小说。他的主要情节构思，是想把祖母之死作为“公馆”的终焉，以便结束这组系列小说。但是，他无法按照这个设想继续写下去，便把以前的全部初稿付之一炬。这件事前不久我听安佐说过。

“现在森林里发生的新动向的确与当地的历史传说都联系在一起，但是阿K大概无法以第一人称讲述者的形式表现整体过程。因为即使像我们这样在现场亲身体验，也难以把握……

“阿K非常勤快，辛辛苦苦写了很多初稿，但是一旦不满意，又统统烧掉，这是他的性格。他的写作方式一般是写出大量初稿，然后删削修改，最后定稿。当然，他十分明白，既然自己不是天才，初稿也就缺乏独创性。把第一稿毁掉，好像并不怎么心疼。

“前阿吉大哥出狱回到‘公馆’以后，和小雪结婚的时候，他说自己只知道森林里的这块土地和东京，对其他地方一无所知，于是到日本全国各地旅行。阿佐你多少还有点记忆吧？阿吉大哥回到村里后如何重整旗鼓，根据地的那些老成员都怀着不安而期待的心情，这时候，阿吉大哥已经决心把自己关闭在‘公馆’里，在此之前先到全国各地旅行。

“前阿吉大哥旅行结束来到成城学园前的阿K家里，正是阿K从墨西哥的大学回来的那一年初冬。阿优张罗的房屋改建本想在阿K回国之前完工，但还没有竣工。我记得后来阿吉大哥说过，被拆毁的半边房屋还覆盖着苫布，粉雪落在上面，显得相当荒凉萧瑟。

“那天夜里，阿K和阿吉大哥一边喝酒一边谈论但丁，然后把草稿扔进火炉里烧毁。阿吉大哥还觉得可能是自己说的话引起的，心里颇为介意，但以后阿K完全以崭新的手法创作森林土地的历史传说的小说。

“这一次也是这样，他之所以说全部烧毁旧稿，另起炉灶，听阿优说，因为他回来参加祖母葬礼的时候，亲眼看到新阿吉大哥的诞生，重新想起前阿吉大哥的那些往事，才决心这样做。

“但是，就在他把初稿一章一章扔进火炉烧毁的时候，刚好扎卡里到家里来，见到这种情况，把书稿的后半部分抢救出来。而且扎卡里说想要这部分书稿，当然前提条件是绝不发表。扎卡里为了得到父亲的遗稿，不惜花大钱从后妈手里购买。他这个人就有这种爱好，尽管阿K还活在世上……”

那个时候，K伯父对我说过自己无法使用过去的手法继续创作下去。过一段时间，他劝我把自己人生的故事写出来。这两件事大概互有关联吧。这么一想，我把安佐说的话全部记录在笔记本里。

扎卡里对我表现出的生硬拘谨的态度其实与K伯父废弃的草稿深有关系。七年前，扎卡里离开“公馆”以后，经九州回东京，又去成城学园前的K伯父家里。我从小伙子“变性”成女人的消息自然已经传到K伯父的耳朵里，于是他向亲临“变性”现场的扎卡里详细了解当时的情况。而扎卡里把一切和盘托出！

这一次，扎卡里从草稿里发现K伯父对自己当时所谈的内容添枝加叶，进行大量丰富的细节加工。他认为虽然K伯父放弃创作长篇小说的念头，但其中的大致内容肯定以其他短篇的形式公开发表。因为这是K伯父一贯的创作方式。于是，

扎卡里断定，我看了这七年K伯父发表的短篇小说和随笔后，认为其中涉及我的秘密的部分都是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写出来的，所以对他心怀怨气。

和扎卡里·K·高安见面以后，他向我作出上述解释。我说，不论是“变性”，还是我与他的关系，只要实事求是地写出来，我都没有意见。但是，当我问他“你自己觉得哪一点说得不合适？”时，他沉默下来。扎卡里回东京以后，立刻把K伯父的草稿中他认为最关键的部分给我发来传真。草稿上明确写着绝不发表的字样，但是现在我直接征得K伯父的同意，抄录如下：

> ……我是偶然看见阿佐的乳房的。初夏时节，四国山区的空气清爽宜人。他还是一个小伙子。睡觉的时候，他身上满是褶皱的睡衣、被子等有意无意地缠在身后，露出年轻的姑娘般的胸脯。而且不止一天看见。但是，只要他起床以后，言行举止就是完完全全的小伙子，我在白天也只好忘掉他的胸脯，认定他是一个男人。但是，如何不露声色、自然而然地和一个有着女人胸脯的年轻男人打交道，我实在没有把握，又得时时处处注意不能无意间说漏嘴。对于一个中产阶级的美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我的确认为一旦说出来，就如同触犯宗教禁忌，有一种罪恶感。
>
> 但是，我的癫痫病发作。后来回想起来，我长期患癫痫病，那一次不可能没有事先感觉到病情即将大发作的预兆。为什么事先没有增加抗癫痫药的剂量呢？不仅如此，由于到森林各处探询遗迹的日程非常紧张，甚至有时候忘记吃药。这是否试图借助癫痫的力量超越清醒意识下无可

奈何的事态呢？坦率地说，我已经被阿佐的年轻姑娘般的乳房弄得神魂颠倒。在他＝她的眼里，也许我只是一个热衷于森林的地形和植被的大大咧咧的美国人……

癫痫病发作镇静下来的那天上午，我身体不适，心情慌乱（据说癫痫病发作会破坏一定数量的脑细胞。我经常担心，发作以后，可能会出现巨大的脑子空白，自己的身心一直就缺少什么东西吧）。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看见阿佐裸露着上身睡在旁边的被子里，便伸手抓住他淡红色乳晕里的乳头。乳头起初是塌陷下去的，我用手指一捏弄，也挺立起来。

我抚摸阿佐的乳房，感受着一种扭曲的心理，仿佛不是一个小伙子抚摸年轻姑娘的胸脯，而是存在于自己身体里面的姑娘抚摸睡在自己身边的另一个姑娘的乳房。枫丹白露画派的噶布利耶鲁·荻斯特列和他的妹妹的入浴图从我的脑海里掠过。阴阳人这个称呼是否适用于阿佐，在他＝她后来把性器官让我观看以后，我仍然无法确定。然而，在上午的阳光透过拉门明亮照射的客厅里，我伸手触摸躺在薄薄被子上的阿佐的乳房。这个阿佐无疑是个女人。不仅如此，我甚至感觉到自己体内的阴阳人潜在物正在显露出来。

反过来说，不是可以说沉睡着（我不说是假装睡觉）的阿佐不论她有意还是无意，却以阴阳 人的特性勾引我吗？在即将进入梦乡的时候，虽说天气炎热，却脱得上身赤裸，以自己毫无知觉的乳房引诱身旁的小伙子，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我认为，那一年夏天，阿佐由于和我这个小伙子生活在一起，受到我男性的刺激，她作为一个年轻的姑娘恐怕

经受着渴求性欲的痛苦吧。而阴阳人的身体构造使她难以用自然的方式解除这个痛苦。那是如同谷间一样封闭在森林里的地方。也许她注定要终生压抑自己的欲望。阿佐在这种走投无路的状态中痛不欲生。于是，我的癫痫病发作不正成为她的突破口吗？

此后，我与阿佐之间自然而然发展的性行为，从我这方面来说，似乎由于癫痫病发作的消耗，失落了道德禁忌的感情；从阿佐方面来说，似乎无法拒绝一败涂地的年轻男人强烈的追求。这使她＝他从长期封闭的死胡同里走出来，赋予她＝他树立阴阳人自我的自由。这件事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体验，我在九州旅行期间一直思考，终于获得以上认识。

“那么，你还回‘公馆’和阿佐一起生活吗？如果你刚才所说的体验被大家理解的话……”我问。（K伯父写道。）

“不。我觉得，我现在无法与身心都是阴阳人的阿佐进行正面对抗。我还是一个无知的小青年，如果不具备超越自己弱小能力的本事，就无法进行抗衡，即使还能对付性的嬉戏……如果我想势均力敌地重新出现在她＝他的面前，大概还得需要几年时间吧。其实，她＝他具有特殊功能，不仅仅是单纯的肉体特征……”

然而，扎卡里·K·高安重返“公馆”的时候，至少在表面上没有拘泥于过去我们的关系。他和在农场干活的本地年轻人以及伊能三兄弟都很快建立起友谊，与当地年轻人谈论森林里的地形，与伊能三兄弟、尤其他们的三个女友围绕着音乐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虽然她们的年龄比K伯父家的阿真还小，但

好像相当了解扎卡里的工作情况。在集会的会前会后，扎卡里比任何人都随便地和阿吉大哥说话。我记得他对祖母多少比较客气，但是现在祖母已经去世。我回忆阿吉大哥和扎卡里第一次就教会今后的发展问题交换意见的时候，首先浮上脑海的是扎卡里直言不讳的态度。

那一天，扎卡里和往常一样，从松山机场附近的停车场——他把车子停在那里——开车过来，也没有和我们照个面，就直奔农场干活，又花相当多的时间调查天洼周围的地形，然后到事务所找阿吉大哥。看到我正在向阿吉大哥汇报农场产品上市的情况，于是他躺在沙发上，两只脚从沙发边上伸出来，等我们研究账目问题。阿吉大哥决定总体方针以后，说具体的事情由我去办，然后转向扎卡里。

“听说你的教会里没有神？”扎卡里大声询问，“这样的教会实在莫名其妙，难道是空房子吗？”

阿吉大哥措手不及，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但是，并没有被逼问得尴尬窘迫的感觉，而是对方的问题促使自己内心进行新的思考。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老的战争电影片里抱着自动步枪小心翼翼、毕恭毕敬进入被毁坏的欧洲教堂里的第二代 GI（美国兵）的形象。

“……我们还没有就我们的教会有没有神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把我们的教会比喻为空房子是妥当的。也许里面什么也没有，我觉得这样反而更好，如同茧。我们向着茧集中。实际上，我和年轻人正是这样在教会里度过共同的时光。也可以说，我正是这样管理教会。我没有把神定义为存在于茧里面的东西。但是，我可以把握向茧集中的强劲势头，逐渐感觉到一种坚实可靠的人生习惯，这样茧本身也光辉耀眼般显得鲜明亮丽。

“虽然我也想站在自我‘集中’的思考本身不断变化的过程上，但至少目前对于我来说，茧里有什么东西并不重要。这不是我最关心的核心问题。

“我想，确认茧里有什么‘东西’，其实并不是我们的任务。也许有一天，从这个茧里突然不由分说地钻出来一个可怕的‘东西’。如果钻出来的是神，我们事先作各种各样的推测猜想不是毫无意义的吗？因为从茧里面钻出来的东西很快会显示出自己的核心。我们也只能胆战心惊地承认那就是 too much①，别无他法。我觉得自己如同一个软弱无力的幼者以事先断念的心情预感着恐怖。

“在此之前，我能做的只是向茧‘集中’，我认为这是充实的人生，至少感觉到自己通过教会正努力地生活。真实确切感觉这一点不正是我创立教会、培养集中生活的习惯，首先取得的明显成果吗？就这种感觉方式而言，虽说是光辉耀眼的茧，即使是蛾已经飞走的空壳茧也没关系。空房子的教会有什么不好？充实里面的、从里面出来的，是神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不关我们的事，不是我们的责任。”

扎卡里·K·高安表现出孩子般天真烂漫的表情，与他刚刚把伊能三兄弟的女友们组建成女声合唱小组的练习课时的态度很相像，但显得更加深刻。但是，他等阿吉大哥说完以后的发言却给人与表情不相吻合的感觉。

“K先生的朋友、一位文化人类学者认为‘中心的空洞’是日本文化独特的形式。例如，分析一下战前的国家权力，结果发现处于中心地位的天皇的位置变成空洞，最终无法追究责任。另外，这也是与天皇家族有关的例子，东京这座大城市的

①意为：太过分了。

中心是皇宫，那儿也变成了绿色的空洞。阿吉大哥所说的也许里面毫无东西的茧也是‘中心的空洞’，这不正是日本人信仰的形式吗？”

‘中心的空洞’这种思想，真的是日本人固有的东西吗？这是量子力学产生以后才出现的直喻吧？这样的话，欧洲也有，美国也有，也是亚洲人共同的思想……

“不管怎么说，我是集中于茧的‘中心的空洞’，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向茧进行祈祷，不期待从里面出来任何‘东西’，这样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向‘中心的空洞’集中祈祷，作为人的行为，现在我并没有发现任何不和谐的征兆。”

“为什么要向‘中心的空洞’祈祷呢？”扎卡里的口气显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

“为什么不能向‘中心的空洞’祈祷呢？……噢，就是这种感觉，祈祷者与不祈祷者彼此相看，也许这就是我们教会的起点。”

“我把阿吉大哥的思想归到无神论的范畴，或者属于人性的虚无主义、就是像年轻时候的 K 先生那样的存在主义者那一类。”扎卡里说，“但是，这种思想的人创立教会，我不能不表示关心。”

然后，扎卡里转过头，直视着我——这在最近非常少有——说：

“阿佐，我到‘公馆’来还要办一件事，就是在今天傍晚的集会上进行音乐表演，请你观赏。我好久没有演奏了，可能表演得一塌糊涂。不过她们的合唱和器乐演奏还是相当不错的。”

大概要为今天晚上的演出做准备，扎卡里结束谈话，立刻站起来，大步走出事务所。我低头看着账本，阿吉大哥无事可

做，显得有点别扭。接着，他向我说了一番话——在我听来，显然是对刚才向扎卡里说话的内容进行订正或补充。

“我刚才说向着里面空无一物的茧进行祈祷，还说现在有一个力点支撑着我们的力量……阿佐，恐怕你已经预料到我含糊其辞，没有切中要害吧？

“老实说，我对茧里面的‘东西’也不是毫不在意。我一直感觉到一起集中的年轻人对那个‘东西’十分关注。然而，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的确没有信心。我也想过你和总领事阅读的叶芝的诗歌。这里有一首叫做《踌躇》的诗，我把它翻译抄贴下来。在一棵树一半燃烧一半苍翠欲滴的那一节下面是这样写的：‘将阿蒂斯的画像挂在凝视的愤怒与盲目的茂密树叶之间的人／也许不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但肯定也不知道悲哀。’

“愤怒是燃烧的树的属性，盲目是茂盛绿树的属性。阿蒂斯好像是一个令人厌烦的神，在祭祀的日子里，有的狂热的信徒甚至阉割自己。”阿吉大哥的表情显得有点为难，但继续说道，“在这里，是否可以认为向一半燃烧一半葱绿的树木表示敬意的人也就是叶芝这个诗人呢？

“坦率地说，也许我就是不知道自己知道的地方的人。我把‘燃烧的绿树’的教会的标志挂上去，但是以后的事情就很难办。”

‘悲哀’的原文是 grief。这使我联想到前阿吉大哥和年轻时候的 K 伯父所共同关心的好像是‘悲叹’。他们两人都意识到自己已经年老，最终的结局是，K 伯父等候着宁静的悲叹，而狂暴的悲叹突然逆行着降临到前阿吉大哥身上……

“我将‘但肯定也不知道悲哀’这一句诗与自己比较，觉得你明显进步了。”

在这一天的临时教会集会上，扎卡里·K·高安果然进行音乐演奏。伊能三兄弟的三个女友分别演奏吉他、电子琴和打击乐器，扎卡里演唱在他从事音乐时期曾经灌过唱片的那首《通往泉水的森林小路》。四坡屋顶构造的高高天棚的交错重叠的房梁上牢固地安装着扩音器，扎卡里的声音起初低沉，倾诉如祈祷，逐渐表现出明显的节奏，在姑娘们合唱和和声的配合下，越发高亢嘹亮。这是“燃烧的绿树”创立以来令所有参加集会的人都心情激动的时刻。

在阿吉大哥受到新闻媒体批判、以至后来遭受群众攻击之前，NHK 曾经拍摄制作过有关我们的记录电视片。当时负责录音的青年最近辞去 NHK 的工作，参加到我们的农场里来。这个名叫中里的冲绳小伙子有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总是一副沉思的表情，但正如他的行动所显示的那样，具有决断力。从扎卡里为准备这次演出的练习开始，他就负责调整姑娘们的乐器音响。在锻冶也参加工作的最初扩建农场的时候，阿吉大哥把原先用于烟草生产的筒仓连同地皮一起买下来，扎卡里带着姑娘们在里面进行排练。

我们原先一直认为，这三个姑娘是伊能三兄弟在道后的迪斯科舞厅认识后带来的，虽然在农场干活不错，但就是一心贪玩。其实她们都是国立音乐大学的学生，具有充分的音乐基础，完全可以适应扎卡里的训练。正如发现好像天生不可思议地总是偶然处于关键位置的泉在十几岁时就是总领事的朋友一样，后来知道她也是姑娘们的钢琴教师。在教会集会的时候，泉见到她们，对其中一个姑娘说：哎呀，你的母亲说你到伦敦去了。当然我不会告密的。因为在今天的英国找不到这样充满斯多葛派喜悦的公社！

中里也把在灶间的教会举行的演奏会录了音，因为扎卡里

说想把录音带送给东京的光和阿真。过不久，阿真很认真地回了一封信，其中附有光用铅笔写着一行“非常好。It's great![1]”小字的卡片。这封信收藏在“即将就医者”的皮箱里。我在记述这部故事的时候，想引用这封信的内容，征求阿真的意见时，她回答说自己的文章与父亲的小说一样，拒绝直接抄录，但如果是归纳的要点，无论使用什么方式，都可以自由引用。

阿真的信的大体内容是这样的：这个录音比自己手头的扎卡里从事音乐时期的唱片更准确地表现语言。父亲在小说里说扎卡里的演奏只是单纯地朗读马尔坎·劳里的文章，如果期望具有音乐要素，那会大失所望。但是，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富于变化、充满幽默、节奏独特，女声三重唱与扎卡里独唱之间的旋律、和声的配合恰到好处，这是最近日本的新音乐中吸收韩国乐器以及琉球音乐旋律的那些小组经常演奏的风格，受到年轻人的热烈欢迎……

最近扎卡里肯定从中里那里听到许多冲绳音乐，并且立刻吸收到自己的作品里。就我自己听懂的部分而言，我对在成城学园前的K伯父家里看过他的译文的马尔坎·劳里的原文印象很深——没想到扎卡里考虑得这么细致周到，他为了让教会的年轻人容易听懂理解，特地用英国人那样清晰的发音进行歌唱——以下是他的歌唱部分：

Dear Lord God, I earnestly pray you to help me order this work, ugly chaotic and sinful thought it maybe, in a manner that is acceptable in Thy sight…… It must also be

①意为：太棒了！

balanced, grave, full of tenderness and compassion and humor.[①]

这场音乐晚会加深了总领事与扎卡里·K·高安之间的理解。说起来，其实以前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冷淡。这与扎卡里重返此地时是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的研究生这个身份有关。我第一次在K伯父家里见到扎卡里的时候，他已经放弃音乐家的学业，成为专攻日本历史的研究生。当时他到“公馆”来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专业研究的需要，调查K伯父小说里的记载与当地“符号化的场所”的关系。但是，扎卡里回芝加哥大学以后，从第二学期开始，重新成为建筑学科的学生。七年以后，他的专业研究成果具有进入东京大学的研究所留学的实力。刚好K伯父是该研究所的教授、建筑家荒先生的朋友，他就担任扎卡里的保证人。K伯父在电话里对阿佐说：

“扎卡里已经充分具备建筑家的基础，而且学习异常用功，这个人本来就很能干。生产技术研究所的荒先生是我一生中遇见的属于那种最聪明的人，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一点……”

但是，总领事对扎卡里频频改变专业心存疑虑。总领事回到“公馆”以后不久，阿吉大哥也还是设晚餐把扎卡里介绍给他。席间，扎卡里机智敏锐地提出EC与日本、美国的未来关系问题，尽管这是总领事为此亲身工作过的熟悉课题，但简直是带搭不理，非常冷淡。他认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各个

①意为：亲爱的上帝，我诚心祈祷求您以您所见可以接受的方式帮我弄好这个工作，这可能是混乱而有罪的念头，……它必定也是均衡的、严肃的，充满了柔和、怜悯和幽默。

方面的行家，大概对那种自以为无所不晓，深入到别人专业领域的提问十分反感的缘故吧。

另外，这也是总领事模仿叶芝，把自己扮演成一个狂暴的老人（mad old man）的表演。记得那个时候，感伤情调的新音乐正大为流行，尤其一个红歌星演唱的一首发问式的歌曲：大海啊，你死去吗？高山啊，你死去吗？“森林之会”的年轻人经常哼唱。但是，总领事一听到这首歌，立刻变成一个狂暴的老人，气鼓鼓地说：

“这是多么反动的歌曲啊！即使根据（万叶集）的和歌改编的歌词，更应该下功夫啊！从这一点来看，叶芝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毫无感伤情趣。你看他的诗句，‘那群山与森林／也终有经受死亡的一天，终有那一天。’比较一下看看！现在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如此狂热地支持这种感伤颓废的靡靡之音啊？这个国家实在无可救药了！”

然而，这位总领事在灶间的教会里一听到扎卡里和姑娘们的歌唱，立刻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决意已定，走到扎卡里身旁，用英语——他本人大概都觉得让挤在周围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听起来都感到害臊吧——快速表达自己的感想。我和阿吉大哥正好站在扎卡里旁边，总领事流畅的英语如同一阵风从我的耳边淌过，的确与一般日本人的英语大不一样。扎卡里也以一种与说日语不同的声音、与唱歌不同的音调，具有威严的英语回答他。后来我问阿吉大哥，他告诉我当时总领事坦率地说自己不久即将死去，希望在自己死后，演奏刚才这一首祈祷的音乐，以便让大家缅怀自己。

教会创立后不久，有一个名叫真木雄的新成员住到“公馆”里。关于这个人的情况，也必须作个交代。他是小雪的儿子。当小雪带着他来到“公馆”的时候，虽然还是在阿吉大哥

受批判那一年，但教会活动以农场为核心，已经进入正常的轨道。尤其伊能三兄弟的表现非常活跃突出，“森林之会”的年轻人也迅速返回。小雪和真木雄在农场的住所就是正在属于“森林之会”的工厂接受教育的年轻人修缮的。

小雪是在“公馆”里长大的，和前阿吉大哥结婚以后，成为“公馆”的女主人。前阿吉大哥去世后，搬回老家神户居住。在阿吉大哥受批判之前，她就表示有意回“公馆”。小雪不像泉那样，她没有因为阿吉大哥受批判而影响自己对他的深深倾慕，所以按照原来的计划迁回“公馆”。小雪和真木雄回到“公馆”还不到十天，总领事也回到这儿来。他对真木雄率直的发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公馆”的所有人都装作相信小雪的样子，谁也不提真木雄的父亲不是前阿吉大哥，很可能是别的什么人这件事……

“那个少年的长相姿态一点儿也不像小雪，更不可能是前阿吉大哥的遗腹子。”总领事的话一针见血，“当然，我这么说，其含义正好与歧视相反，他恐怕不是日本列岛的民族吧？虽然最近由于大人饮食习惯的变化，我国的孩子也具有健壮的体格，但是这个孩子的面部骨骼不一样……”

总领事对小雪和真木雄居住的、离“公馆”不远的、刚刚修缮的独立别馆也发表评论说：

“你看，现在真木雄正从那边的窗户眺望着院子吧？如果现实地看他，阿K大概会大吃一惊的。当年阿K陪前阿吉大哥一同学习的时候，虽然比现在的真木雄大六七岁，但完全一个是儿童发育状况还很不好时期的日本民族少年的模样。前阿吉大哥想出来的点子，让小雪的母亲教他们手淫，就在那间别馆里。但是，大概由于他兴趣不大，或者能力不足的缘故吧，好像不太满意。”

总领事记得以前他每次利用休假到“公馆”来的时候，总是我陪他去爬山的事，于是，当他的目光离开我说话的时候，就带着与年轻人谈天的口气，而目光一旦看着我，有时显出与平时那种威严的神态不同的、略为惊慌的表情。

别馆与“公馆”本馆之间，有一口小池塘和两个古老的橡树和梧桐树的树桩。总领事还是学生的时候，暑假到“公馆”来，那间别馆也是他的读书房间。而 K 伯父被前阿吉大哥叫去，在厢房的窗边学习。前阿吉大哥还把吊床绑在橡树和梧桐树粗壮的树干上，躺在上面，肚子上放着简明辞典，吊床旁边竖立起来的装橘子的纸箱上放着 COD （《简明牛津字典》）和《意英辞典》，阅读但丁的对译本。

红铅笔、黑铅笔一掉到地上，前阿吉大哥就大声呼喊小雪。小雪总是在别馆的西侧小房间——现在新修了洗物槽和厕所——的面对院子的窗户旁边，把削好的红铅笔和黑铅笔用风筝绳一组组捆扎起来，整齐地排成一列。一听见前阿吉大哥叫唤，如同身体修长的小动物一样，轻松敏捷地从窗户跳到院子里，迅速跑过去……

尽管前阿吉大哥自供是自己杀死的，但警察从物证判断，认为是在性犯罪过程中的事故性死亡。前阿吉大哥被判刑入狱。刑满释放后，与小雪结婚。后来，在小雪怀孕的时候——至少小雪这样一口咬定——前阿吉大哥于狂风暴雨之夜在天洼被人殴打致死。发生这起严重事件以后，由于杀人者没有受到惩罚，依然逍遥法外，使无辜的小雪提心吊胆，终于离开“公馆”，回到神户躲避。孩子便在神户生下来，由母亲阿盛抚养长大。这次小雪把他带到新阿吉大哥的“公馆”来。他们住在别馆里，经常来灶间的厨房帮忙给大家做饭。

总领事对第一次来这里的真木雄做出如此直率的发言。如

果小雪主张真木雄就是前阿吉大哥的亲生儿子，坚持拥有“公馆”继承权的话，总领事的这一番话恐怕可以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证言。虽然小雪带着真木雄返回“公馆”前后没有显示出要求继承的任何态度……

小时候，我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看见天洼的人工湖里漂浮着前阿吉大哥的尸体，心里一直残存着这个记忆。所以后来听到小雪怀孕的消息时，不由得不寒而栗。还有人传说一大早进山干活的男人突然看见小雪以惊人的速度在山间小道上奔跑。这个目击者的言外之意大概是，小雪这样做的目的是有意流产……但是，我还听说过完全相反的流言，说是小雪希望怀孕，却因前阿吉大哥的死去而未能实现，失望沮丧，最后精神失常，于是一大早就到森林里狂跑……

但是，我住进“公馆”以后，见到的小雪全然不是流言中的小雪。她从事工厂的事务性工作，管理“公馆”周围的菜地，还承担祖母和我的家务事，毫无风言风语中的那种怪状。当时，虽然祖母一直呵护着我，不过小雪的性格似乎对小孩子不太亲切，几年里，我几乎没有直接和她说过话。等我长大以后，在日常事务中多少也能发挥一些作用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和她也有一些对话。即使如此，小雪和我也没有过那种亲切的交谈。即使需要和我说话的时候，大致都是以——哼哼！——仿佛从鼻孔里粗暴冒出来的这个声音结束谈话。

我决意“变性”，到松山去买女性服装和化妆品以后，小雪开车接我回“公馆”。在车里，她听我说打算今后作为女人在“公馆”里住下去，终于打破长期对我的沉默，说自己要离开“公馆”。为了让我理解她回神户的正当性，小雪打出的王牌是自己与前阿吉大哥所生的孩子在神户由母亲照看。

祖母听到小雪提出的回到神户的孩子身边的希望后，立即

表示同意。祖母对自己没有认真对待小雪在神户生有前阿吉大哥的孩子这件事，没有发觉小雪长期想离开“公馆”的心情感到十分后悔，伤心落泪。

据当时负责银行方面事务的安佐说，祖母把她在旧町地域的出租房子卖掉，所得钱款全部给了小雪。由于事先没有留下税款，第二年为了纳税，在冈田医生的斡旋下，还向银行贷款。安佐认为，祖母听到小雪还有前阿吉大哥的孩子以后，当然想到父亲的遗产分配问题。其实，“公馆”及其地皮的财产都是祖母的名义，为了支持前阿吉大哥的根据地运动，祖母向他提供过好几次资金援助。只有工厂是惟一获得成功的事业，至今还在生产，但是如果清算一下为开展根据地运动的借款，前阿吉大哥的账目不会有盈余。

也还是安佐告诉我，当 K 伯父听到小雪生下前阿吉大哥的孩子在神户老家由阿盛抚养的消息时——这是我决定秋天不回东京，此后住在“公馆”里开始自己女人生涯之后，让安佐打电话告诉 K 伯父——说道：

“‘公馆’里的女人一个个都是斗士。现在又加上阿佐这么一个新女人！这本身就是斗士的决断嘛！在那么一块弹丸之地，只有艰苦奋斗，才能越过高高的壁垒。安佐，你也从旁助她一把！

“还有一个大问题，前阿吉大哥的这个独生子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其实，小雪没有说，祖母和我也没有确认！）小雪知道前阿吉大哥患的是癌症以后，急切渴望给他生一个孩子。结果我接受一个很滑稽的差事，但是，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个试验获得成功。在前阿吉大哥的葬礼时，我见到小雪，她也没提有什么征兆。

“……这么说，小雪达到目的了！她一直把孩子放在神户

让阿盛抚养也是这个女斗士的阴谋诡计。她明确表示自己的意志，就是不愿意让前阿吉大哥的孩子在杀人者没有受到惩罚的地方成长。哎呀，‘公馆’的这些女人，一个个都深不可测！”

我从 K 伯父的以上电话里感觉到可能发现一个新的事实，后来 K 伯父在小说里详细描述他在电话里对安佐说的那个滑稽的差事。小说发表以后，我从中了解到前阿吉大哥与 K 伯父从小开始的深厚交情，但同时对 K 伯父帮助前阿吉大哥与小雪过性生活的事实半信半疑。直到新阿吉大哥和自己交媾以后，才愿意积极考虑这种可能性。

安佐看过这篇小说以后，对 K 伯父说过如下一段话。我想，K 伯父所说的深不可测的女人也应该包括安佐在内。

“阿 K 赤身露体地站在小雪和前阿吉大哥身边的场面，使我想起你们的小时候。不过，你的描写总体上给我受孕没有成功的印象。我觉得，你好像现在是想对小雪的主张提供反证吧？

“但是，如果小雪仅仅是用手使前阿吉大哥射精，没有你在场也做得到呀。要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小雪事先在松山的红十字会医院办理了冷冻精液的手续啰？也许小雪生下的真的是前阿吉大哥的孩子，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小雪带着真木雄回“公馆”时，我开着工厂的那辆越野车到旧町地域的 JR 车站去接他们。真木雄应该已满十岁，个头超过小雪的肩膀，提起母亲的行李，动作麻利地放在汽车后背箱里，两只手臂的肌肉已经相当明显。

但是，他显然极力回避和我的目光接触。他的狭小额头像木雕罗汉一样隆起，脑袋瓜从发际到头顶显得特别长，一双似乎超过小孩子眼力的外眼角塌陷的眼睛不时瞟着我。小雪大概把我“变性”的事已经告诉他，而且一再叮嘱要佯作不知，千

万不可在表情上流露出来。

我们三个都坐在车子前排，真木雄坐在中间。我一边开车，一边从他们身上感觉到一种善意的滑稽。因为我的脑子里即使没有前阿吉大哥长相的清晰记忆，但还记得他低着脑袋在河边、在通往森林的坡道上匆匆行走的姿势，而身边的这个真木雄与他毫无共同之处。而且，真木雄与小雪并肩站在一起时，几乎就和种类不同的两头动物差不多。我已经确凿无误地感觉到——啊，这个孩子与“公馆”毫无血缘关系！而小雪一口咬定这是前阿吉大哥与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起返回“公馆”，我虽然还难以识破她的图谋，但对自己采取坚定的态度感到愉快。

我在车里告诉小雪，教会的年轻人已经修缮好长期关闭的别馆，院子打扫干净，池塘疏浚换水，准备让他们俩住在别馆。

“哼哼！”小雪照样用鼻子哼两声，然后说，“就让我们住那个跟野狗窝一样的破地方吗？！收拾干净又怎么地……嘿，算了，能有屋子让我们住，就该谢天谢地了！真木雄坐电车来这一路上，每过一个隧道，就越往深山里进一步，他担心这深山老林里的人是不是都住在山洞里……”

小雪和真木町政府的林——他曾经又到农场摄影，又亲自写文章，利用复印机编辑过小册子，在阿吉大哥受批判这个最关键的时候，留在“公馆”里，负责和我联系——直接交涉，办妥把真木雄转学谷间小学五年级的手续。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文章，但是小雪没有告诉我，林在此前后似乎也有意躲着我。

不管怎么说，真木雄还是顺利地转入谷间小学上学，开始平静谦顺地适应学校、“公馆”的新生活。然而他似乎保持着

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因此在这个阶段大概就可以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我既要仔细关照他的独特个性的生活，可是工厂、农场以及教会的工作又堆积如山，忙得不可开交。

这时，真木雄引发的一件事给我留下异常鲜明的印象。在天气变化莫测的初春，一个早晨晴朗的星期六，真木雄带着几个人进入森林，由于森林深处的树木纵向分布，他们就去一个叫做“鞘”的草地看刚刚绽开的山樱。他们在草地上搭起帐篷，尽情游玩，可是晚间忽降大雨，依然不见归来。一个小学生男孩子跑到森林里看山樱本来就不太正常，更何况另外三个人都是女中学生。真木雄说是她们想去，要他带路。但问题就出在这几个人的构成上。

大家起初对三个同行的女孩子都没有在意。其实她们耍弄小聪明，对母亲说到朋友家里复习功课，准备期末考试，使家里人放心。真木雄到晚饭时间还没有回来——这时已经开始下大雨——首先跑到事务所找我商量的是小雪。

“会不会一个人跑回神户去了？”小雪六神无主，愁眉苦脸，像一个冷漠刻薄的老太婆。

但是，还没到晚间读书时间，饭后躺在事务所沙发上歇息的总领事立刻猜中现在真木雄的所在地。

“真木雄到我这儿来借帐篷和露营用具，他进森林里去了。他好像说已经得到母亲的同意。阿佐，你这儿有伊能三兄弟重新修订的扎卡里绘制的定向运动的地图吧。真木雄说去农场把那份地图复印一份，还让伊能三兄弟给他讲解困难路线的行走方法哩。这孩子办事周到细致。

“他们还告诉真木雄说，要是班上同学一起去天洼远足看山樱，觉得好看，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鞘’……”

“山樱？真木雄去看山樱！哼哼！”

小雪作出这样的反应，倒使我想起一件事。我在 K 伯父家里看到过一张照片，结婚之前的阿优站在“鞘”的一棵如白色的棚架覆盖天空上一样盛开怒放的山樱树下。前阿吉大哥站在阿优身旁，他的表情如同明治时代的肖像画那样古板英武。

“虽然是小型帐篷，那可是真正的奥地利货，这样的雨没关系。要是你不放心的话，明天一早我到森林里去。前些日子我也是这样，差一点报警派人找我。要真是那样，真木雄也会受到学校的处分，对他反而不好。”

虽然小雪心里还是不满，但也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别馆去。那天夜晚，别馆的灯一直亮到深夜。天刚擦亮，总领事就一身欧洲消防队员一样的装束，冒着势头未减的大雨，到森林里去。他上一次爬山很晚令大家担心的事情发生后，邮购了一部手机。他也把这部在当地独一无二的手机装进背包里。总领事在“鞘”发现真木雄的帐篷，确认他们都平安无事，便首先打电话告诉我。还说三个女中学生由于第一次经历昨夜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情绪略显不安，能否一起下到河边的大路上，正在和她们商量。

我告诉总领事现在就去安佐家，让他三十分钟后往安佐家打电话联系。我首先把这个情况告诉小雪，然后骑自行车来到河边。至此，我能做的、必须做的事都已做完。下一步就等着中学校长的夫人、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的安佐尽快拿出对策。

安佐当着我的面给一个女中学生的家长打电话，睁着眼睛说瞎话，告诉对方这些姑娘都在她的家里，有些事想向家长了解一下，说还要给另外两个学生的家长打电话，让家长们下午来接自己的孩子回去……然后，安佐和总领事商量到从“脖颈”经过河下游的森林道路出口处接她们。开车出发之前，安

佐给住在旧町地域的一位在县里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自己过去的同事打电话，让她立即到家里来。

真木雄背着捆扎得结结实实的帐篷等东西，和总领事一起不急不忙地从森林里出来，回到“公馆”。小雪原先担心他一个人跑回神户，现在平静下来，还是以“哼哼！”的表情迎接他的归来……

昨天白天，真木雄和三个少女来到“鞘”，溪流贯穿而过，如在草原上挖出个槽型，考虑到野炊的方便，他们在岸边搭起帐篷。夜间，溪流涨水的声音把真木雄惊醒，于是把帐篷转移到森林斜坡上，还要安慰被雷鸣吓得惊恐万状的女学生们。总领事来到的时候，几乎整个“鞘”都被水淹没，湍急的流水冲击得青草倒伏一片。总领事对真木雄的处理事情的能力予以高度评价，他说昨天夜晚在大雨中当机立断决定摸黑转移宿营地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而且选择这个地点作为新的宿营地也是很明智的。帐篷搭在森林高坡上的具有四百年树龄的朴树下面，铺盖一地的厚厚落叶可以保存帐篷内的温度。

“鞘”这个字在当地也暗指女人性器官。可以说，先有“森林里的巨大女人性器官”的暗喻，然后才有这个地名。前阿吉大哥带着还是姑娘的阿优去看山樱，人们也把这件事与性联系起来风言风语地流传着。后来，从“在”出来的那些粗俗的家伙嘲弄真木雄说——嘿，你在“鞘”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啊？真木雄以倔强不屈的沉默表示反抗。

另外，在发生这件事的前后，我还第一次听到真木雄这个名字的由来。我一直以为真木雄这个名字来自真木町，记得小雪因为什么事曾经说过，真木町是前阿吉大哥改名以前的名字！的确家里有一幅祖母的父亲——也是书法家——写的《山家集》里一首和歌的挂轴，当地的神社石碑上也大多刻着这首

和歌："深山夜沉沉，真木①叶森森。月色分葳蕤，皓亮透凄凛。"每到前阿吉大哥的忌日，祖母都要把它挂在客厅的壁龛里。后来，我听说在"在"的年轻人团体——反对教会的团体之一——里，把真木雄读成"MAGIO"，当做一个笑料。正如"鞘"是暗指女人性器官的名词一样，当地人用"觅（MAGU)"暗指交媾。②

①真木，系扁柏、杉树等的总称。——译者注

②"真木雄"的正确发音为"MAKIO"，"MAGI"是动词"觅"的名词形。——译者注

第三章　　坦率地说，神存在吗？

那一天早晨，阿吉大哥还在库房的寝室里睡觉，我独自往“公馆”走去。时间比平时都早，但我有一种预感，觉得灶间的教会会有事情发生，而且需要我去处理。从工厂旁边拐过的时候，每天早晨都飞来站在电线杆的楔形金属器件上的小鸟正歪着脑袋打量着我。我一直以为这是白头翁，后来经扎卡里纠正，才知道是小啄木鸟。我发现这只小啄木鸟今天没有像往常那样用嘴啄着金属器件发出铛铛的声音，这也许是我今天睡醒以前就一直觉得忐忑不安的原因吧。

站在电线杆顶端的小啄木鸟既可以俯视着我，也可以转头俯视那扇遮挡着我看见大山茶树的视野的大门前面。它对我盯了一眼，接着把小脑袋转向山茶树那边。它大概正俯视着在我睡醒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大门前面的那个不太熟悉的身影吧？

我觉得站在大门前面仰望着“燃烧的绿树”标志的大概是出乎我意外的人。他穿着肥大的不合身的防水登山服和旧布裤子，脚上是新的人造革登山鞋。他背对着我，站立的姿势显得难以言状的一种不平衡，接着动作笨拙缓慢地转过头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

龟井！祖辈世家是旧町地域的山林地主，现在他继承家业，在接连着真木川河滩的广阔土地上经营木材加工厂和仓库。他还是批判阿吉大哥的急先锋…… 上一次我见到龟井，是他和旧町地域的头面人物一起来到“公馆”，要将与阿吉大哥的会谈地点从“公馆”移到天洼堤坝上去的时候。现在，他把上半身扭转过来，既不说话，也没有打招呼的意思，只是默不作声地等我走过去。这个龟井不仅仅使我感到意外，他的变化很大的面容几乎让我惊愕得目瞪口呆。

批判闹剧高潮时龟井那浑身散发的精力和活力——实际上，我只是通过 DAT 录音听到他充满煽动性挑衅性的口若悬河的演讲。如今站在受批判的阿吉大哥一边，仿佛亲眼看见放在树枝上顺着天洼人工湖涨潮的水流漂流下来的那个东西——如今荡然无存，全身变成一具龟井的躯壳。

我踩着露出院子地面上的坚硬的山茶树根，停下来，也没有说话。我对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当以此人为首的旧町地域的头面人物聚众准备批判阿吉大哥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他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达成不在“公馆”里进行批判的协议。这与其说担心阿吉大哥的人身安全，不如说为了保住“公馆”不被破坏……

龟井歪歪扭扭地摇晃着身子往前迈出一步，说：

“瞧我的身子，落到这步田地……”他的语调像一个沮丧萎靡的小孩，防水登山服的一只袖子搭拉下来，似乎要举起这只失去手臂的胳膊。

“怎么这样子……”我自己都感觉出说话的声调越来越弱。

我听从旧町地域返回教会的年轻人说过，批判大会以后不久，龟井就因事故受伤。当时不论是说者还是听者都把这件事与他在批判大会上的表现分开，采取客观的态度。整个林业长

期萧条，龟井的木材加工厂一个月还开不了十天的工。有一次，他亲自开机器，结果右臂的肘关节被切断。邻居的一个高中生听到他的惨叫，急忙跑过去，只见龟井一边把被切断的工作服的袖子扯下来按住伤口，一边站起来，大量的鲜血从胳膊上滴落下来。龟井一见这个高中生，像害怕他看见什么羞耻的东西似的，把掉在锯末上的断臂一脚踢进圆木里面……

“阿佐，我没什么事儿。只是一直想着找个时间向阿吉大哥问候一声。”龟井将另外半边身子缓缓向前倾斜着，声音沙哑地说，“今天啊，心想要是‘公馆’的人还没起来，也能看到教会的牌子。我听说以后，老挂在心上……”

龟井的脸色黑得像煤灰，但不是因为污垢，而是由于疲惫的缘故，而且散发出一股酒味。

“冈田医生告诉我教会标志的事，我有一种似曾见过的感觉，于是一直挂在心里，事先没有打招呼，今天自作主张就来了。可是一看挂在这门楣上的东西，马上明白这就是标志。批判阿吉大哥的时候，我站在堤坝上，手拿麦克风，就像唱卡拉OK一样心情舒畅，滔滔不绝地说话，可是突然一瞬间仿佛看见天洼中间岛上的那棵大扁柏树半边燃烧起来……

“阿佐大概不会相信我的这些话吧？因为在场的还有那么多人，谁也没说看见这种景象……不过，我想可能是这么回事，大家的眼睛全注视着阿吉大哥，而只有我、或许还有阿吉大哥看见夕阳映照着的大扁柏树。这么情况不是可能的吗？”

我似乎屏住了呼吸。这不是说阿吉大哥在受批判的时候就已经通过天洼的那棵扁柏树构想“燃烧的绿树”吗？……龟井说话的时候，身体轻轻颤抖摇晃，脏兮兮的褪色的充血眼睛刺探般地看着我，似乎他过分意识到肩膀在里面有实体的袖子与里面虚空的袖子之间无法保持平衡，才使我感觉到他的上半身

那样摇晃。尽管他这样袒露自己的紧张和衰弱，但刚才的话语包含着尖锐。

“这个标志是在批判大会以后，我根据阿吉大哥口述的形象雕刻出来的。原意来自叶芝的诗歌。”

“我觉得这个标志和大扁柏树非常相像，其实还是具有深刻思想的啊……阿佐，发生事故伤残以后，我的情绪很不稳定。半夜醒过来，就再也睡不着觉，使劲喝酒，虽然我也知道不该那么喝……

“这么一大早就到别人家门前转来转去，按说不懂规矩。不过，要是在‘森林之会’那些人来‘公馆’的时间，我怕挨他们打……瞧这副残废的身躯，身体比精神变得更孱弱。算我运气好，今天就碰见你一个人。”

龟井一边说一边像小孩子或者被豢养的宠物一样挨近我的身体，我赶紧躲到一旁。酒味加上发馊的身体气味扑进我的鼻子，不禁产生怜悯之心。但是，既然对方是批判阿吉大哥的元凶，我警惕他是否采取隐晦曲折的手法嘲弄诋毁我们教会的标志。于是，我也没有心情和他谈论阿吉大哥在受批判时通过那棵大扁柏树构思的“燃烧的绿树”，只是说：

“阿吉大哥说，他受批判那天，在堤坝上感觉到自己切实存在于现在站立的位置，这很好。”

龟井没有说话，看样子好像没有完全理解我的话，但认为值得花时间慢慢消化、琢磨，以便使自己分崩离析的身体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觉得虚弱委琐、心力交瘁的龟井的眼睛四周呈现出的一种气力。

“阿佐，要是阿吉大哥不会很快起床的话，能让我看一看教会里面的样子吗？”

“能代表教会的也就是门口的这个标志……让你看看里面，

倒也没什么，那就进来吧……”

我仿佛冲破他弥漫的强烈体臭的浓雾一样走过他的身旁，带他进入灶间，打开土间里垂吊的电灯。龟井钻过便门时身体失去平衡，在洋灰地上踉跄一下，反而轻巧地站稳。然后走到门槛前，环视屋内，思考着什么似的，没有走上地板间。

“好像比我上一次见的时候扩大了……”

“以前一直放在这里的壁柜全搬到仓库里去了……你看墙壁上还留有痕迹吧。原先地炉上面可盖可拆的木板也固定起来，这样子烟窗就没有用处了。另外冬天……”

“建筑很出色，这就很像真正教会的样子了。阿吉大哥是在这下面传道的吧？”

虽然最近阿吉大哥传道的时间很短，但他传道时坐的位置是固定的，就是地炉一年到头烧着炉火时祖母所坐地方。不仅传道的时候，阿吉大哥和“森林之会”的年轻人也常常一边听着从“风箱”传来的森林里的声音一边冥想。

“这个地方老房子的构造都是一样的，我的家也是这个样子，不过，‘公馆’的地板间的板门那边并不能通往正门、客厅和东侧的房间。”

“以前县里来人调查过，说是与普通的房子构造正相反。隔着土间便是客厅，而且库房式屋子修在中间，这些都是农民暴动时被打砸破坏后重修时想出来的方法……”

但是，龟井对灶间以及教会的构造已经不感兴趣。

“阿佐，我想向你请教，这个教会是怎么祈祷的？”

“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定的祈祷词。”

“嗯？怪不得德田医生说阿吉大哥的团体似乎不是基督教的分支，不过大家还是读（圣经）……

“我认为，因为还是一个志同道合者正在共同创建过程中

的教会，所以不依靠一种教义也是正常的。不过，作为一个教会，没有祈祷词，恐怕说不过去吧？今天一大早，你一个人就到教会来，也是打算祈祷吧？没想到恰好碰上我在那里观看教会的标志……要没有这件事的话，你不是用什么词句祈祷了吗？”

从“风箱”里传出“铛、铛”的声音。龟井大吃一惊，愕然注视着“风箱”。我回想自己祈祷的时候一直使用什么词句。像每天早晨在电线杆顶端敲击金属器件的小啄木鸟那样，只是聚精会神地把祈祷的感情“集中”到心灵深处吧……

“我们在教会里只是在地板间上以自然而然的形式围坐在阿吉大哥旁边，进行大约一个小时的冥想。我们把这种冥想称为‘集中’。……有时候阿吉大哥把自己‘集中’时思考的内容说给大家听。在受批判之前，就是说，在我们决心创立教会之前，阿吉大哥就经常进行‘集中’。但是，阿吉大哥在受到你们的批判以后，传道变得慎重起来。最近在集会的时候，往往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集中’。所谓集会，其实就是聚集在一起各自‘集中’，还有的人中途进来或者出去。”

“这种‘集中’不就是祈祷吗？因为是在教会里。而如果是祈祷，不是应该需要祈祷词吗？阿佐，我知道你对我存有戒心，不肯说出来，这我可以理解……”

我觉得自己在阿吉大哥身边“集中”的时候，似乎不是使用语言，而是脑子里浮现出一种形象进行冥想。另外，对参加集会并不热心的伊能三兄弟有时带着女友到教会来的时候，总是和其他年轻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自己在一起“集中”，冥想结束时，互相说一句 Rejoice!

“有的人互相说一个叶芝诗集里的词语，不过好像也不是祈祷词。”

“阿吉大哥自己呢？”龟井似乎极力从如今残缺破损的躯体里重新唤起过去那种机敏锐利的感觉，“他的思考比我们一知半解地对教会、祈祷的一般认识更自由深刻吧？……如果我到教会来，向阿吉大哥请教他内心深处的真正想法，他会坦率地告诉我吗？”

龟井似乎并没有期待我回答，说完以后，默默地向便门走去。我一边担心他一瘸一拐的样子，一边跟在他后面。他这次只是在门边稍一摇晃，顺利走到外面，眯着眼仰望阴沉的天空，看见电线杆顶端上正在敲击金属器件的小啄木鸟，流露出平静舒坦的表情。

“我起先还以为是幻听哩……不至于是阿吉大哥向野鸟布道，分配它为教会敲钟的任务吧……我今后也要努力恢复身体，等身体和精神有所好转以后，再到教会来！阿佐，请你把我的话转告阿吉大哥。虽然这样做也许有点厚着脸皮……”

当天傍晚，我们——正如龟井所说的那样——围坐在“风箱”下面的地炉旁边，各自选定自己的位置开始集会。虽然阿田中途出去，回事务所取商谈农场产品上市的传真；虽然伊能三兄弟及其女友没待十分钟就出去开车兜风游玩，但他们的行为不仅没有影响大家的“集中”，反而正是体现出我们这个已经开始紧密团结一致的教会的特色。德田医生也参加集会，坐在我和阿吉大哥之间，阅读《圣经》。

集会结束时，阿吉大哥没有传道，大家三三两两地出去。正如我感觉的那样，果然德田医生向阿吉大哥谈起龟井的事。

“他上午来我的医院……手臂的伤口已经封口，也没有什么需要做恢复性治疗的，好像只是随便来看看，消磨时间。不过，今天他对教会表现出异常的热心，说既然是教会，就应该有教义，至少也要有祈祷词，不然的话，仪式也不好进行啊，

等等。”

“今天一大早，龟井就来到正门前面观看标志。我带他到教会里面来，他问了一些问题。”我说。

“大概是收集材料，准备再次攻击我们吧？”美津露出警戒的神色。

“他不可能再次发动攻击。”德田医生说，“他和东京的新闻记者不一样，不是那种站在较高的角度满足正义的施虐狂而获得快感的人。再说了，在这么个小地方举行那样声势浩大的批判会，他们也付出了代价。龟井也发生事故受了伤。”

“不仅身体受伤，夸张一点说，他的人格基础已经摇摇欲坠，完全变了个样子。他还说向阿吉大哥问好，过一阵子再到教会里来……”我说。

“虽然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他，可是……”美津说。

“龟井这样批判阿吉大哥的干将，即使公开表示想参加教会，他心里大概也犯嘀咕吧。可是也还有自尊心，思来想去，于是就跑到我那儿大谈特谈教义的问题。”

“我听哥哥说，现在龟井被原先一起策划批判大会的同伙排挤出来，受到大家的孤立。”旧町地域第一批参加教会的成员、现在负责接送德田医生的年轻司机插话说，“前些日子，他的祖父去世，关于龟井木材加工厂、搬运公司以及山林、土地的继承问题，好像家族之间闹得不可开交。所以变得神经质，那次发生事故，还有人说是他大概想自杀。”

“要是用加工木材的电锯自杀，那肯定下了狠心。”总领事坐在稍远的地方，感叹地说。

“我不认为龟井决心用电锯自杀，但是恐怕有一种自我惩罚的念头吧。没想到不小心惩罚过头了。虽然他是旧世家的主人，可是经常下车间干活，对机器非常熟悉，很难想像由于操

作不慎造成的事故，抬他到我的医院的那些人都这么说……

“总之，龟井想参加教会的愿望非常明显。我还故意气他，说如果被切断的手臂现在还没死的话，接在伤口上，让阿吉大哥握一握，说不定还能好哩……

“可是龟井没有生气，他说：不，现在自己并没有指望阿吉大哥的治愈功能，只是想参加实验。阿吉大哥的实验需要资金，这部分自己可以承担。我觉得正是因为龟井决心这样做，才使得他们家族的财产继承问题发生纠纷。

“虽然龟井做事很现实，但一旦下定决心，就坚决去做。就拿他想接近教会这件事来说，并非仅仅出于漠然的好奇心，实际上他已经在考虑祈祷词……”德田医生说。

经过这样的议论，我不由得担心龟井什么时候又会突然到“公馆”来。他由于失去一只手臂导致身体失衡的状态即使不能短时期内恢复——就是说，即使阿吉大哥大概不会介意这个异常——但如果像上一次那样，满嘴喷着酒气，恐怕会和阿吉大哥发生争执吧。

然而，总领事不愧具有外交官的经验，他悄悄地安排妥当阿吉大哥与龟井见面的一切事宜。我知道以后，心上的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但是，总领事事先没有向我透露半点风声，我隐约感觉到，这种事关教会发展的重要事情的安排把自己排斥在外恐怕不合适吧，不由得心头不安。这大概意味着两个含义。一个是我好像已经意识到自己负责教会的记录工作——我经常后悔当时由于害怕胆怯，没有到批判大会的天洼人工湖现场，而是躲在库房的自己寝室里；另一个是预感到龟井很快就会成为教会的重要人物。

总领事回到“公馆”以后，虽然不爱抛头露面，但自己毕竟是阿吉大哥的父亲，大概出于这种父子之间的感情的动机，

才斡旋阿吉大哥与龟井见面会谈。阿吉大哥和龟井会谈达成谅解以后，总领事和阿吉大哥两个人一起回到“公馆”。总领事来到事务所，脸上充满圆满完成一件大事那样的满足神情——尽管比斡旋安排 EC 主席与日本首相会谈的工作肯定要简单得多——说道：

“阿佐，一个是幡然悔悟的批判者，一个是刚刚启航但还没有确定方向的‘救世主’，两个人结成了同盟。我这是第二次见龟井。第一次是我参加完祖母的葬礼回去时，在真木町的旅馆里见到他。当时他是‘保护自然河川之会’的代表之一。他不像酒厂老板那样把刚学来的知识现买现卖，夸夸其谈，而是退在后面，却显得比任何人都强硬，反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可是这次一见面，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极其率直的行动型人物。大概经历许多磨炼，完成自我改造了吧。我想，龟井参加进来，教会就开始正式开展活动。他说的话始终都很现实。”

在前一次集会的第二天，总领事通过德田医生确认龟井的想法后，立即安排见面会谈的时间。然后叫阿吉大哥一起去爬山，在神森森林道路的最高处，与乘坐吉普车从旧町地域过来的龟井见面。

“两条森林道路交叉成丁字形，地势低的一侧山坡上的草已被割去，所以可以眺望谷间以及周围的群山。我每次进森林，都必定在那里休息。那样明亮宽敞的地方，虽然不是《罗安格林》，但我觉得不会 In düstrem Schweigen，即停滞在黑暗的沉默里。于是，我自己到地势较高的一侧森林里采蘑菇。我只会识别奥地利的蘑菇，所以采回来的都不吃。”

总领事对龟井的“率直的行动型人物”的印象，大概是在会谈结束后，他重新与龟井见面时获得的。

“这次与龟井会谈，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案，看来发展势头不错吧？”当天晚上，我问阿吉大哥。

“未必仅仅如此……”阿吉大哥一副沉思的样子。

从第二周开始，龟井成为每次集会必到的教会成员——自然毫无酒气——随着发言机会的逐渐增加，正如总领事观察判断的那样，表现出一个——有时甚至令人感觉滑稽——率直的行动型、而且是痛改前非的人物！

我不知道龟井在可以眺望我们层峦叠嶂的土地的高坡上——那儿肯定是明亮开阔的地方。正如FM广播只要播放瓦格纳的歌剧，就绝不会错过收听的总领事特地用德语朗诵音乐剧中的一句歌词形容的那样：如同英雄的甲胄般的辉煌，将沉迷于黑暗的叹息之中的人们的沉默击毁——是否就批判阿吉大哥这件事赔礼道歉。但是，他主动对过去对立的两派的年轻人提出的各种具体方案进行归纳整理，从表面上看，的确给人改邪归正的印象。

最主要的根据，无疑是他缺少一只手臂。另一个根据，是他的服装明显改变了自己的形体特征。龟井在批判大会后第一次到“公馆”观看教会标志的时候，身上的衣服邋遢不整，一副龌龊蓬垢的模样。可是出入教会以后，穿着一身独特的衣服。整体是素雅的淡草绿色，略显柔和的黑色竖领，鹿角形扣子一直系到喉咙。到深秋以后，则换上款式不变，颜色变成浅咖啡色，深绿色竖领的毛料衣服。龟井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是他去瑞士、奥地利考察修建堤坝后如何恢复河岸时买的——仿佛有一种需要穿这种衣服的预感。

总领事也说他去因斯布鲁克滑雪时见过这种冬天的衣服。在以年轻人为对象的画报社当过编辑的美津了解得更详细。

“这种款式的服装，一般只扣第三个扣就行了。不过，像

龟井那样，一直扣到喉咙，给人坚定的感觉，也很有意思。总的来说，日本的男人都太不会打扮自己，包括阿吉大哥在内！”

龟井总是穿着这身衣服，旧世家人的身体骨骼构造特有的又长又大的脑袋理着平头，每天到“公馆”来。他把断臂的那只空袖子窝折到臂肘上，工厂和农场的年轻人见他这个样子，从来没有要求他帮忙干体力活。龟井能干的首先是改进我的事务所的工作方法。

龟井原先经营木材加工厂，办理产品出厂的手续等是他的内行。他把我以前照葫芦画瓢模仿别人的做法编出一套程序。例如工厂把家具送给东京的饭店，首先对既增加我们负担，也不能减轻对方开支的保险费支付方式进行改革。对产品价格每年变动率也认为应该重新研究。这直接影响到与松山饭店之间重新开始的商务交易。

龟井建议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可以立即具体实施。他看到我和阿田在实施过程中费难棘手的样子，有时自己动手替我们工作。龟井参加教会管理的一年时间里，随着教会规模的迅速扩大，劳动力不断增加，农场的生产也急速发展，农场管理的日常事务日益庞大，我和阿田两个人根本忙不过来。这样，事务所的工作就自然而然地由龟井总管，形成我和阿田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新体制。

龟井参加教会的主要目的，当然已经和阿吉大哥谈过。正如他在与阿吉大哥见面达成谅解之前对德田医生所说的那样，他希望阿吉大哥明确制定教会的教义和教会成员的日常行动准则。每当我想起在教会初期大家以阿吉大哥为核心进行交谈的情景时，穿着蒂罗尔地区民族服装、理着平头、身体挺直的龟井形象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以下根据记忆，具体记述龟井当时的言行。

例如，龟井以率直的行动派人物的态度向阿吉大哥大声疾呼：

“阿吉大哥，要赶紧写出《福音书》啊。哪怕是集会时使用的小册子，也是必要的哦……”

“我认为，只要我们还是以各自的灵魂进行‘集中’，或者说冥想，现在没有必要过分性急地推测今后的发展方向。我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现在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只能等待时间的逐渐成熟……

“但是，现在我们既然采取教会这个形式开展集体活动，也必须考虑到出现超越个人方式的急速发展情况，或者出现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改装变速齿轮的情况，为了教会的生存发展，的确需要一本小册子。一旦教会出现推向新运动的强大势头，就会很快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中间恐怕没有很多的时间。在我们准备创立教会的时候，就是必须奋力冲刺一座小山的转折点，受到了批判。”

龟井对阿吉大哥的回答流露出扭曲复杂的表情。但是，他立刻恢复与当地大凡负有责任的这个岁数的人一般方式——在加入教会时已作为自己的方式——不同的态度，精力充沛地进行自我表演。龟井尤其在这个时期不屈不挠的生活态度不仅把阿吉大哥，也把扎卡里·K·高安、总领事卷进去，仿佛是教会的领头人。不过，应该承认，由于龟井的参加，教会进入一个新阶段。

“阿吉大哥，我认为你应该为教会撰写《福音书》，或者极其简短的《使徒信条》。是否立即就用得上，那是另一回事，但很有可能用得上，而且也有充分的理由。

“……前阿吉大哥在天洼挖掘人工湖蓄水，和瓮川下游的那些人形成你死我活的对峙状态。那时，我听说这个死对头

（说到这里，龟井的喉咙仿佛咽下一个苦涩的东西）前阿吉大哥把自己行为的大义写成文章。等爆炸堤坝，把连同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以及所有财产被大水冲走以后，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听到这些消息以后，更激起我愤慨仇恨之心。虽然立场不一样，但是我想要是前阿吉大哥的那篇文章还在的话，完全可以作为参考啊。

“听说阿佐整理前阿吉大哥的藏书、笔记本等东西，有没有发现他的有关以这个‘公馆’为根据地，在谷间开展活动的思想方面的文章？”

“以前没有从这个方面整理前阿吉大哥的文章。”我只好回答。

“那就重新查一查吧。”龟井说。阿吉大哥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表示同意的样子。

于是，我又把前阿吉大哥的笔记本等资料翻阅一遍。其实，我早已知道根本就没有此类文章。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因为在这个时期，我期望从前阿吉大哥的文字中发现对教会的教义有用的东西。就是说，我也受到龟井的关注动向的影响。

后来，我向到前阿吉大哥发生不幸事故之前都还一直深有交往的安佐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之所以不向小雪打听，因为我觉得她给我的回答只是“哼哼！”两声。另外，向安佐了解情况，其实也还有让她向东京的 K 伯父核实的意图。

“前阿吉大哥是一个实践家，与宗教信条恐怕是两码事吧？”安佐说，“当然，他一直阅读但丁的书籍，这也许占他人生的几分之一，所以不是没有宗教的一面。但是，如果把实践家的阿吉大哥与宗教的阿吉大哥结合在一起，我还想起这样一件事。阿 K 的小说也有描写。大概是阿吉大哥动手术的第三

天吧，阿K去看望他。阿吉大哥谈了做梦的事情……

“前阿吉大哥的特殊性格是说话磨不开，即使对从小就是他弟子的阿K也是这样，说话拐弯抹角，先得从但丁《神曲》三部曲的写作手法如何不同谈起，这些谈话记述在《致怀念之年的信》的后面部分。内容和我在前阿吉大哥去世后从阿K那里听到的一样，所以是原话记述。阿K是虔诚型弟子，对自己先生说的话都能全部记住。”

安佐坐在除了放着她的当中学校长的丈夫的钓鱼用具外没有任何装饰的起居室里，立刻触及核心问题，但没有把K伯父的书拿来，向我具体指明哪一页记述这个内容。安佐的运动神经本来很发达，身体敏捷好动，但今天显得有点发懒，不过我知道是什么缘故。且不去管那么多，安佐把她知道的都告诉我，那幽默的语调依然使我感到心情愉快。

安佐家里好像有K伯父新出版的所有书籍，而且小说只要涉及当地的内容，她都仔细认真阅读。但是，中小学的新教师如果对K伯父的作品感兴趣，她会把K伯父给自己签名的扉页撕下来后送给他们。有一次就当着K伯父的面这样做。连K伯父都皱起眉头，但安佐把撕下来的扉页整整齐齐折成四折装进口袋里，算是对K伯父相应的礼貌。

我回到“公馆”，找到安佐所说的小说的有关部分。的确，前阿吉大哥从一个名叫弗雷切罗的学者对《神曲》三部曲的不同文章表现方式的分析谈起。听者是冒着寒冷、踩着冰雪刚刚消融的泥泞路赶来探望他的K伯父。弗雷切罗写道：地狱的巡游者与人在现世一样，用自己的五官发现遇见的事物。在炼狱中，巡游者通过想像发现“心灵戏剧”、“地上乐园”。但是《天堂》的语言所描写的并非现实中的事物，也不是提示想像力捕捉的幻象。语言本身就是实际存在。用实际存在本身的语

言表现天堂。这种表现的终极语言——实际存在就是《神曲》的结束语“爱，移动太阳与群星”中的 l'amor 爱这个字。其实，前阿吉大哥始终没有理解弗雷切罗的论点……

但是，一场梦使他完全破解所有的难题。他在减缓伤痛的打点滴的药物作用下安眠酣睡，就在即将醒来的时候……阿吉大哥正要继续说下去，在病床旁陪伴的小雪说他已经说得太多，制止他继续往下说。

> “如果这个不说的话，就等于我没有也没说。”前阿吉大哥固执地说，“我做的梦不是 Paradiso[1] 的梦，而是天洼人工湖的梦。人工湖里蓄满了水，我泛舟湖上。要是小艇的话，实际上就有……梦里乘坐的却是小舟，根据我的指示，堤坝被炸毁。河下游的反对派都魂飞魄散。自己变成山洪与黢黑的湖水一起翻腾奔流。那一条乌黑的直线，就是自己人生的实质，就是对全世界所有的人的批判。与爱截然相反……这么一想，觉得对一切都已经理解，于是醒过来。……醒来以后，明确的含义又逐渐变得模糊。”

我把这一页复印下来，交给新阿吉大哥。他看过以后，斩钉截铁地说：

“好，这个就作为我们《福音书》开头的部分内容吧。这是个开头，再从各种书籍，哪怕是电影、戏剧、歌曲中的一节一句，只要是具有某种含义的语句，都汇集起来，像粘贴画那样，写出我们教会的《福音书》吧。

① 意为：天国。

“我进入第一所大学以后，K伯父立刻在他的小说里把学生的革命党派写成流氓阿飞的团伙。我周围的那些人都把他视为反面教师，我也对大家隐瞒自己与K伯父亲戚关系这个事实。但是，只有一点，就是他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非常准确，使我异常感动。他是从英文译文引用过来的，当时我的英语感觉比日语强，所以觉得很亲切……阿佐，你查一查，复印一份给我。”

我向详细读过K伯父所有作品的扎卡里·K·高安请教，结果在原卓也翻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找到阿吉大哥所说的英译引文。两段都是引用佐西玛长老的说教。

> 人啊，不要对动物耀武扬威。动物不知道罪过，人虽然具有伟大的禀性，却使大地腐败，留下腐朽的足迹。可悲的是，我们几乎一切都是如此！尤其要爱孩子。因为孩子如天使般纯洁，他们的存在使我们感动，使我们的心灵得以净化，给我们一种教诲。侮辱幼子者实在可悲。

> 青年哟，不要忘记祈祷。每次祈祷，只要出于真诚，就会产生新的感情。这种感情包含着你未知的新思想，给予你新的激励。祈祷可以理解的正是教育。

特别是第二段引文，在教会的集会上，大家各自冥想前后经常朗读。可以说，那个时期，我们十分热衷于采用这种“粘贴法”编造《福音书》。我的笔记本里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当时在场的有总领事、扎卡里·K·高安，还有起初是“公馆”里某某人的私人医生、现在已加入教会的德田医生。大家谈论自己人生中所经历的一些感人肺腑的语言，然后总领事谈起比

叶芝的诗歌更长久喜欢的瓦格纳的音乐。

“你们听过《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最后一幕的伊索尔德咏叹调吗？我认为那是以最明快的形象表现人对死亡的思考。我想谈一谈我的想法，不说音乐，只说歌词，但是，也许我的平庸的日语无法翻译瓦格纳的德语……”

扎卡里·K·高安立刻机灵地提出一个具体方案。他本来就是音乐家，对“公馆”收藏的唱片了如指掌。这是他第一次到“公馆”来，整理前阿吉大哥的书库时了解的情况，我对他的记忆力简直难以置信。

“前阿吉大哥书库的 LP 唱片架子上，辟有瓦格纳部分吧？阿佐。其中有肖尔第指挥、比尔吉特·尼尔松扮演伊索尔德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把它拿来，一边听最后部分，一边请总领事讲解。我去找。”

“是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的那个吧？那是我探望前阿吉大哥时送给他的唱片。当时我当经济合作局事务官，心情不愉快，热心于收集国外的新唱片。

“当时，前阿吉大哥在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示威游行中头部受伤。正是阿 K 和阿优结婚那一年。他们二月结的婚，五月，阿 K 参加一个文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六月，前阿吉大哥到东京，给阿 K 家打电话，没人接。他以为阿优参加示威游行去了，怕她出事，想找到她，保护她。便到国会前面。那么个人山人海，怎么能找到阿优呢？结果他自己反而被右翼暴力团打破了脑袋。不过，前阿吉大哥也把对方打得够呛。”

总领事的讲述似乎造成对坐在我斜对面的德田医生悄悄地猛击一拳的效果。一个名叫繁的话剧演员为了护理在示威游行队伍中受伤的前阿吉大哥来到这里，和他一起生活。后来，这个话剧演员成为“事件”的牺牲品。另外，这个立志学医的、

当时还是少年的德田对导致那起杀人事件、或者说是死亡事故的发生起到不小作用……

“起初前阿吉大哥根本无法听音乐，进入恢复期以后，第二年正月，我把这张唱片送给他。这是他受伤那一年录制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歌剧。原先前阿吉大哥和阿 K 很讨厌瓦格纳，其实并没有听过他的作品。”

扎卡里从书库拿来唱片盒，把想听的唱片那一面放在唱盘上，把其中的说明书递给总领事。我们通过吊在“风箱”旁边的梁上的扩音器静静地听着伊索尔德临死前一段很长的咏叹调。总领事一边参照说明书上德日对译的歌词，一边简要解说。他语言简练，抓住要点，使我们产生清晰明确的形象。

“……我喜欢最后这句话， des Welt - Atems，意思大概是‘世界的呼吸’吧……虽然特里斯坦已经死去，但他的生命气息进入伊索尔德体内，在她的四周荡漾扩散，一切都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呼吸之中。沉坠下去，向着超越意识的无比快乐。在这里，爱与死融为一体。如果想像自己的死也是如此，一定十分惊骇。但是，现在这把岁数不会想像这就是自己的爱……因为我也具有思考死亡的资格。世界的呼吸，这个说法意味深长。

“我想起现在的阿吉大哥的话，我第一次听他传道，他说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当时我就琢磨， Welt - Atem ，这就是世界的呼吸经过的时间吧。你们现在听咏叹调，不就感觉到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的无比幸福、höchste Lust 吗 ?”

“我每次听《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也都会产生你所说的那样感觉。用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的无比幸福这句话来表达这种感觉，是最恰如其分的。”扎卡里说，“而且这是与永恒互相测量的时间。

“把瓦格纳的这一段写进《福音书》里吧，”龟井说，“我在K先生的小说里查找过，想发现比前一次所说的更好的语言，但是觉得他自己的文字没有能够用在（福音书）上的。”

K先生最近以无信仰者的面目出现。”扎卡里说，“也许这是很自然的。”

“这样子把人家贬得一钱不值行吗？”总领事说，“我最近用一种新的顺序阅读阿K的作品。扎卡里现在是学习建筑高于一切，即使阅读阿K的小说，也只是作为思考建筑的素材。根本就没想他是在怎样无奈的情况下写作的吧？”

“这个问题以后慢慢讨论。”扎卡里并非一时敷衍，仿佛对方问到自己长期一直思考的问题，打算系统回答。

“我认为K伯父在随笔中引用的伊利亚德的话不错。”阿吉大哥调和大家的意见，说，“无法被破坏的人的存在，也引用了英语译文，the indestructibility of human existence。是从伊利亚德的日记英译本中引用的……

“我听到伊能三兄弟说‘那就是英语的Rejoice！’时，就已经感觉到。伊能三兄弟正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理解‘无法被破坏的人的存在’，才互相呼喊着‘Rejoice!’

“我觉得这是一个开端，‘Rejoice！’不仅仅是伊能三兄弟的问候语，参加教会集会的年轻人在分手的时候也要使用这个词互致问候。”

龟井不仅努力改进农场的工作、编撰教会的《福音书》，他还有更巨大宏伟的构想。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自己的构想变成了现实。当他决定推动整个教会实现自己的构想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一句令我吃惊的话。那还是他第一次进“公馆”的那一天早晨，从“风箱”里传来小啄木鸟敲击金属器件的铛铛声，我们面对面地站在灶间的土间里，他说这是自己内

心深处涌动的想法，然后说道：

“我觉得，只要面对阿佐，那些从常识判断完全束手无策的思想鸿沟，不知道什么缘故，就能信心百倍地跳跃过去。到时候，一定会得到你帮助的！”

龟井终于跳跃过思想的鸿沟，作出新的决断，与家庭、亲戚断绝一切关系，把自己那一份资产完全贡献给教会。具体地说，他的构想就是要为教会盖一座房子。龟井继承父亲遗产的时候，按照规定，不仅给兄弟，也分给妻子相当充裕的份额。他只有一个女儿，他说妻子已经写好遗嘱，把女儿指定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经过这些充分的安排，龟井便可以自由支配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资产，于是考虑把这些资产用于我们的教会。

由于“燃烧的绿树”教会还不是宗教法人，如果捐赠给教会，就要交纳赠与税等。但是，龟井制定一个极其周密的计划。由于阿吉大哥继承祖母的土地遗产中包括天洼人工湖的斜坡，龟井便与“公馆”签订租借这块土地的合同。然后龟井以个人的名义在上面修建教会的建筑物。建筑规划的总体规模很大，最后甚至有可能超过前阿吉大哥设想在那里修建“美好的村庄”的规划。当然，龟井的个人资产无法实现如此庞大的规划。于是决定第一阶段先盖一座教会的礼拜堂。如果教会能够登记为宗教法人的话，再把礼拜堂捐献给教会，然后继续逐步完成整个规划。

龟井在集会上提出这个构想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是吹牛皮，四面八方对他起哄“Rejoice！”但是，龟井胸有成竹，他十分明白自己的规划绝非纸上谈兵，所以对大家的反应毫无畏惧。一个月以后，他说服了阿吉大哥、我等教会的主要成员，而且还物色好与他共同进行这项事业的最佳人选，就是建筑专

业的留学生扎卡里·K·高安。扎卡里便与自己所在的生产研究所的指导教师荒教授以及建筑事务所具体商量。这位荒教授对自己的朋友 K 伯父以森林里的谷间为舞台创作的小说一直很感兴趣。这对龟井一扎卡里规划的实现是非常幸运的。

龟井参加教会以后，一方面立即在集会上形成编撰《福音书》的共识，另一方面与扎卡里着手具体实施建筑规划。他的工作精神令人感觉到的确不愧是旧世家主人所具备的特殊素质。

但是，尽管龟井具有充分的优秀素质， K伯父还是用某一个时期流行的语言这样评价说：必须看到，我们的教会起到激发他充分发挥自我的作用。如果没有我们的教会，这个龟井即使素质再高，其结果还不是和他的先辈那些人一样，默默无闻地了此一生吗？他的相貌姿态不是很适合那样的人生吗？那次批判大会使得龟井出尽了风头，如果后来“森林之会”的年轻人没有重返农场，教会也没有创立，而且龟井又没有在事故中受伤，恐怕他就像他的祖父那样，一直从真木町町长做到县议会议员，一生荣华吧。

这也可以说是另一家世代大山林地主“公馆”主人的命运。“公馆”的先祖里，有的人去江户祝贺别人的婚礼时，在神田的餐馆参加平田笃胤的聚会；有的人成为明治时期的汉诗诗人，其名声可与也是本地人的中野逍遥相提并论，所以，前阿吉大哥的根据地运动恐怕是与“公馆”主人这个身份不相符合的事业。在这座“公馆”里，历来男人辛勤埋头于家业，极少出头露面，而历代的老奶奶在当地发挥着如同具有妖术的祭司的作用。但是，当前阿吉大哥开展的根据地运动得到年轻人的支持和参加，形成蓬勃浩大的气势时，他的指导意志和聪明见识就被视为历代“公馆”主人所具备的能力气质。由于

年轻人积极参与实际工作，激发了前阿吉大哥的潜在性素质……

“森林之会”的年轻人在农场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以后，并非在距离较近的谷间、“在”，而是在较远的旧町地域引起戒心。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拥集到“公馆”要求阿吉大哥用治愈功能给他们看病，尽管其中有不少人是由于治疗有效前来感谢，但还是使旧町地域等处的人十分反感。这种情绪的水位涨到爆发危机的程度，终于发展到召开批判大会的地步。德田医生这样分析龟井先前的作用以及后来旧町地域对他参加教会的评价。

“虽然龟井逃避不了策划批判的责任，但他本人也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他和阿吉大哥一样，自己也受了伤，而且还要面对这伤口……

“阿吉大哥受到批判以后，反而和阿佐更下定决心，开始教会活动。年轻人也重返‘公馆’，现在的工厂、农场比以前更加红火。由于没有人来找阿吉大哥看病，使得他可以集中精力经营农场，而且不少能干的新成员参加进来……

“对于教会的这些活动，旧町地域的那些人说装作没看见。就好像大马蜂在树洞里做窝，窝越做越大，活动越来越活跃，他们虽然有所感觉，但离得比较远，也就不以为然。实际上，我就没碰到还像以前那样大肆攻击的人。由于职业关系，我每天都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对龟井来说，批判不是一件单纯的事；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批判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那是一场盛大热闹的庙会。

“但是，他来到这里，又是一场风云突变。在当地数一数二的旧世家的主人把自己的个人财产全部捐献给教会，这本身就是罕见的丑闻！町立医院的事务长说，这简直就是当年他的

家庭也遭殃的明治时期天理教会综合症！于是，旧町地域的居民对教会的关心正在出现异常过热的现象，恐怕还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对于阿吉大哥来说，也许这是教会进入新阶段后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龟井原先是他们那一伙人的‘参谋长’，这次大概会在问题的解决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德田医生预料的麻烦事的预兆最先就发生在我身上。我一般是十天购物一次，这一天，我到河边的超市买东西，正在方便面的货架旁挑选的时候，一个人用显然充满敌意的坚硬手指头使劲戳着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只见龟井的妻子提着空塑料筐，绷着一张被太阳晒得黢黑的脸，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地瞪着我。这小个子的女人后面，还围站着五六个住在河边的家庭主妇，面孔都还熟悉。其实，住在旧町地域的龟井妻子特地到谷间的超市购物，这本身就不正常。

“喂！”龟井的妻子发出与使劲用手指戳我肩膀的动作一样挑衅的声音，“瞧你，还真像个女人！怪不得龟井那个老家伙把在欧洲买的衣服都穿上了！也不顾自己那把岁数！你别说，看上去还真是个女人！”

龟井妻子的拳曲头发拽到脑后，两鬓的短发仿佛圈住那一张凶神恶煞般的脸，歪着脑袋，把我浑身上下仔细打量一遍。我上高中的时候，就认识龟井的妻子。因为当时她是学校的家政科教师。这一张鸭蛋型的脸，当年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光彩耀眼得甚至使人感觉危险，而现在无情地镌刻着可怕的年岁。

“龟井那个老家伙，不但好女色，还对屁股感兴趣。我们都觉得疼，他是变态！不是这样吗？所以对你神魂颠倒……别看表面上像个女人，其实你是条汉子！”

我提着空筐子，从她们身边擦过，急急忙忙向收银台走

去。我肯定是一个狼狈逃窜的小姑娘的神态。我的这位先前的老师叭嗒叭嗒踩着凉鞋从后面追上来，年轻的超市女老板想抢在还没有反应过来、呆然木立的收银员之前拦住我。但是我还是从收银台穿出来，而龟井的妻子直着脖子、伸出脑袋、扯着嗓子，在我的耳边吼骂起来：

“疯狂的信徒！”她激烈的气息扑面而来，“这种宗教对孩子的教育要多坏有多坏，而你还欺骗勾引男人！什么阿吉大哥，什么美国人，甚至还有我们家的龟井，到底有多少人?!又不是真正的女人，你是一个变态的阴阳人狂信徒！你们还心狠手辣企图霸占龟井的财产，办不到！小叔子准备向法院起诉，把龟井变成禁治产者！怎么？你屁也不放，就想溜走吗？！疯狂的信徒！”

那个星期天的集会上，举行印度音乐演奏和舞蹈表演。泉也从东京赶来参加。不常参加教会集会的总领事也自始至终地出席观看。我觉得，神秘的梦想家灵魂与务实的精神在泉的身上得到圆满的融合。她因为自己不经常到教会来，便客气地坐在地板间的角落里聚精会神地“集中”，那神态具有在尼泊尔等各种各样的地方一直进行冥想的行家那种难以接近的气质，一旦“集中”结束以后，很热情地与大家聊天、打招呼、坦率地提出一些建议。

现在教会的年轻人中咏念着各种曼特拉，这也是泉用假名书写在细长纸上复印分发给大家后开始的，她说在还没有教会《福音书》之前，先用这个代替。

那一天，泉“集中”约三十分钟后，来到大家聚集的“风箱”下面，以不容分说的气势、反映其教养与经历的动作、清亮的低音、慢条斯理的语调问阿吉大哥：

“阿吉大哥，我一直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决定磨炼灵魂

的？我指的不是你辞去出版社的工作决心来到这里的时候，而是从个人历史转折点的角度进行思考……

“就你现在的记忆而言，最早的动机是什么？能谈一谈吗？当然，从那时到现在，你思考的灵魂的内容也有变化吧？”

阿吉大哥没有马上回答，将目光从泉的脸上移到地板间黑乎乎的闪着亮光的木板纹理上思考着。然后以持续的声调——这是最近在教会的发言时养成的新习惯——说出下面一段话。泉在又宽又长的格子花呢裙子里屈膝弯脚很随意地坐着，认真记录。坐在她身旁的总领事虽然从阿吉大哥的话头就明知要涉及到自己，却仍然入神地看着这位青春时代的女友那染成深栗色的头发里闪闪发亮的白发。

“我最早考虑灵魂的问题，是六岁的时候，当然那时候没有使用灵魂这个词。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一天我坐在总领事那一辆半新不旧的白色卡迪拉克里从波士顿到纽约去看歌剧。回来的时候，车子的发动机打不着火。停车场的看门人过来帮忙，总领事一边递给他小费，一边嘟囔说：这可是卡迪拉克哟，不管怎么冷的天也不怕……正是冬天的歌剧季节，看的是《罗安格林》。

“去剧院的路上，总领事说舞台上会出现大天鹅拉着小船出来的场面。可是等到那一幕，我一直用观剧望远镜盯着舞台正面，根本就没有天鹅出来，结果大失所望。最后王子从天鹅变回到人，因为王子的年龄和自己差不多，才觉得有意思。快闭幕的时候，王子与女妖对面的情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奥尔特鲁特。第一次带你去看歌剧，扮演那个角色的是英国女高音歌唱家，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总领事说。

“是古涅斯·琼斯。”

“是吉涅斯吗？”泉问。

“古涅斯·琼斯。”总领事充满自信地站在阿吉大哥一边：“生在韦尔斯，与黑啤酒的商标两码事。”

当时总领事在驻美国大使馆任一等秘书，被派遣到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任研究员——这是我后来从本人那里了解到的——后来到老挝任大使馆参赞。总领事的这种调动方式在外务省首开先例，于是还形成一条从哈佛大学到老挝的新规范。在看完歌剧回来的途中，阿吉大哥突然发烧，只好夜间敲开总领事在医学院留学时的朋友的大门——总领事后来对我说——回到“公馆”以后，之所以话题大多谈瓦格纳，大概因为与隆重逢这个事实在潜意识里产生作用吧。

“那个时候，我对歌剧一无所知，可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出场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生来死去，人生的过程就是这样被固定下来的模式……

“如果用图表示的话（这是从我热衷于塑料积木的理科型孩子时期开始的想法），形态应该十分清晰。当这种描绘清晰形状的线条封闭的时候，就意味着生的结束、死的降临，或者走向似乎矗立于远方高处的城堡。罗安格林的这种结束人生的方式，我觉得也是通往死亡的一条道路。

“当然，与他们相比，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即使是孩子，这已经消耗的几年人生，没有明确的进程模式。只是不断茁壮成长，身体长高长大。所以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形态。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无定型’这个词，但已经体验到其中的感觉。这就是软绵绵，无形态，随时都可能死去的柔弱的小孩子的人生进程。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惨遭失败的妖女甚至都能威风凛凛地面对以前自己欺侮凌辱的孩子和国王，凶狠地盯着他们。就是说，她的这段人生过程非常明确！那一天，我对奥尔

特鲁特的印象最深，因而连扮演这个角色的歌唱家的名字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为什么认为小孩子是软绵绵，无形态，随时都可能死去的弱者呢？因为我的一个在波士顿的日本人学校读书的好朋友死于交通事故。我和母亲一起前往吊唁的时候，硬是让他的父母亲允许我看一眼躺在小棺木里的遗体。我的朋友虽然脸部经过化妆，但皮肤里面的骨骼已经粉碎，软绵绵，无形态的圆脸对着我微笑……

“经过这次体验以后，我想，也许自己也会夭折，即使躲过这一关，衰老而死，可是人生真的能描绘出明确清晰的形态吗？尽管这部歌剧中的所有人物都完成自己的人生……

“用现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话，就是：如果没有人生进程的明确清晰形态而死去的话，那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无情啊。我为此而恐惧。后来，每当我想起那一天的体验时，就觉得自己的人生进程依然没有形态，还是软绵绵无定型的东西。即使是孩子，不仅要思考生存方式问题，也要思考死亡方式问题，然而剩余的时间确实越来越少……

“于是，逼得我必须迫切磨炼灵魂问题。”

阿吉大哥说完以后，泉仍然低着头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录。总领事依然望着闪闪发亮的、重叠交叉的、高高的黑色房梁——扎卡里说，这是在日本的城市里看不到的高天花板——似乎思考着什么。在短暂的沉默中，一个最近刚刚参加教会集会的松山大学研究生从“森林之会”的成员后面对阿吉大哥说：

“从软绵绵无定型的人生出发，通往磨炼灵魂的方向，这种人生进程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同样的问题……

“那么，我想问，如果一直追赶灵魂，最终会到达神那里吧？现在的阿吉大哥已经被确认为神，自己的人生方式也将具有清晰的形态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谈一谈对神的认识。这样我们不是也可以不走弯路，直奔目标吗？可是，我在这个教会无论是听阿吉大哥传道，还是集会上大家的交谈，都没听到神这个词……

“这正是我感到迷惑不解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

阿吉大哥似乎内心正沉浸在对自己刚才这一番话的反刍里，不意别人提出问题，于是打算慢慢地把思想转过来。可是这个年轻人迫不及待地又提出一个问题：

“坦率地说，神存在吗？”

“……你问神是否存在，不论我怎么回答，恐怕你都不会满意。”我觉得阿吉大哥低下的眼睛四周开始发红。

“你的这种回答不就是《晓新报》的花田记者所说的处世术吗？美津说，那个记者想把有关批判教会的文章编辑成书，也向 K 约稿，但是遭到拒绝，于是开始攻击 K。对 K 的批判难道不是一针见血吗？

“我有一个在东京的杂志社当编辑的朋友，他在一篇文章里说：阿吉大哥在教会集会上使用的‘无法被破坏的人的存在’这句祈祷词也开始被 K 运用于处世术。就是说，以这句无法证实的话作为应急的权宜之计吧……”

阿吉大哥一边听着一边抬起眼睛，凝视着宽敞的土间里黑乎乎的炉灶旁边——炉灶后面的阴暗地方摆放着铭介神龛。然后，他慢条斯理地调整着呼吸，与其说回答问题，不如说阐述自己长期思考的主张。

“感觉到有神、神的存在，从信仰者方面来说，似乎并非他们自觉的发现。而好像是神捕捉住他们。但对于还没有达到

信仰程度的人来说，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没有时间去考虑神是否存在的问题。即使对着称为‘神’的某种东西发出悲叫，也只能说是为了求救。我们现在的人生经历，不就是一直被迫以各种形式呼唤、追求神吗……”

“不论什么样的神都追求吗？”

“在具有信仰的人听来，不论什么样的神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恶劣荒唐的谬论。或者严加叱责，或者嗤之以鼻。但是，在我们当中，事实上，不论什么样的神这句话不是经常作为确切的东西而出现吗？也许这正是我们人生的过程本身吧。我想，要是这样的话，不如承认它，从‘自己迫不得已地不得不呼唤神’这个立场出发吧。

“到时候，在下一个阶段，大概就没有人提出有没有神这样的问题。那么，在我们教会的‘集中’或者交谈里不大直接使用‘神’这个词的现象也就不会不自然了。目前，我们的教会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用这种方式运营，没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

“即使就大家经常如祈祷词那样朗诵的无法被破坏的人的存在这句话来说，大概有时也作为一种显灵显示着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的事情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吧？要是这样的话，这难道不是神的行为吗？你一边害怕自己对‘神’这个词下定义，一边却像尾巴拴着绳子的蜻蜓那样围着神转圈，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对，像尾巴拴着绳子的蜻蜓，这个比喻很生动贴切。而且指的是我。”阿吉大哥露出孩子般的浓厚兴趣，自然而然地看着这个年轻人，说，“我想逃脱出去，却不停地转圈。有时我觉得圆圈的中心里无疑存在着神，有时越转越觉得的确不存在神。

“如果没有神，我们自然还有别的确认自己生的形态的方法。总之，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就具有强烈的要素。虽然也有的时候把这些要素解释为巨大的不幸。既然现在活在世上，就无法回避未能确定生的形态的不安。所以我们才这样一边不停地旋转一边摸索。

“从尾巴拴着绳子的蜻蜓逆转一百八十度，变成向旋转的中心圈围过去，也许这才是我们目前祈祷的惟一可能的实体。而且甚至会给予我们满足感。我们也不仅仅在教会里以朋友的聚会为乐趣，只是互相呼喊着‘Rejoice！’吧？

“但是，如果这样做，也许会陷入比前一次遭受批判更痛苦的困境。由一个人一个人的困境造成整个教会内外交困。”

龟井的浅咖啡色毛料后背开始坐立不安地扭动。因为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不禁使我想到，也许正如阿吉大哥所说的那样，我们一个一个人，而且整个教会都会陷入几次走投无路的困境。在这个时刻，大概只有龟井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对着神不断地呐喊吧？而且也许会向我们每个人阐明陷入困境的意义……

“但是，我和大家都不会面对困境而退缩。”阿吉大哥继续说，“也许就在最艰难的时候，或者说通过更自然的祈祷的不断积累，只要使用你刚才也提到的无法被破坏的人的存在这句话，对方就会向我们显示它的显灵吧。我想，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才算真正成立。

“这样的话，我对显灵的理解，也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理解不一样。正如我们与神相遇一样，我并不认为显灵是对方强迫我们接受的东西。我们期望显灵，而一旦显示出来，既然我们生存于世，显灵不也是我们自己的课题吗？例如有可能在月亮的背面，在那个没有人期望、接受显灵的地方，悄悄地进

行显灵吗？”

说到这里，阿吉大哥从传道的语调变为向坐在泉身边的总领事询问的口气，说道：

“上一次在阿佐的事务所里谈到的那首叶芝的诗……‘不论多么狂暴的野兽，当那个时刻终于来临／都面向伯利恒摆好姿势准备投生？’读者眼前的确出现沙漠的风景，但如果作为在没有任何人亲眼目睹的地方演出的戏剧的话，即使‘重临’而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么投生之前的准备阶段就具有意义吧？”

总领事的回答显得十分冷漠。他依然充分保留着老外交官的气质，即使可能造成阿吉大哥的传道付诸东流，他也要根据自己的理解正确解释叶芝的诗句。

“上一次我们交谈的时候，着眼点在于狮身人头的形象十分强烈。但是，在诗歌里面，这显然是作为我这个主体所感觉的形象进行处理的，所以你的理解实在谬误。因为他说‘重临！这两个字刚一出口／从“世界的灵魂”现出巨大的形象／搅乱我的视界。’

“是的。还是必须由我亲口说出第一句话，还是必须由我睁开眼睛，就是设定自己的视界去等待。于是出现显灵。由于我们重新认识这一点，虽然不至于说显灵的绝对他人性被中和……但是不仅叶芝诗中的野兽，我们还必须非常小心地谈论叶芝的变化……

“我们的教会恐怕总有一天也会无可逃遁地遇见显灵，并且只好接受显灵吧。我认为会有这一天的。同时，我觉得那时不会是我主持教会，去接受显灵。那么，为了使我的继承人能够顺利接受显灵，我们现在就应该建设好教会。”

阿吉大哥结束传道。没有人发言。只有“风箱”里传来森

林高坡上响动的风声。

“我赞成建设好教会。不论是精神建设，还是实际上的建筑物的建设，都要搞好。”坐在总领事身边的泉做完笔记，环视一遍沉默的会场，说道，“但是，阿吉大哥为什么说接受显灵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继承人？有什么根据没有？”

阿吉大哥眯缝着的眼睛转向泉，好像还在琢磨刚才讲话时的心理活动。于是总领事说道：

“泉怎么不提为什么教会对总有一天会遇见显灵、并且接受显灵那么充满信心这个问题呢？对这个问题提出有什么根据没有，这才不觉得可笑。”

“为什么？！”泉不甘示弱、针锋相对的斗争精神形诸颜色，反唇相讥，“难道我们的教会不应该显灵吗？如果总领事在一年半以前就住在这里的话，还会说为什么要批判阿吉大哥这样的话吗？”

“……不论教会是否出现显灵，那时候恐怕我也都不会在这里了，就像一年半以前我没在这里一样。所以，这是教会年轻人的责任，也包括泉在内。”

“这说得也有根有据似的。”泉故意目不转睛地盯着总领事。

其实，大家都觉得，泉质问总领事的言外之意，不一定是说你最后别在这山里住下去了，还是到美国东部的什么大学当个特约研究员，或者到什么大公司当顾问吧。因为似乎总领事也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详细地告诉这位多年的女友……但是，泉依然任凭令人觉得异常的率直任性，不假思索地继续说道：

“在葬礼上，许多缅怀亡者的亲朋好友聚集在一起吧？一般地说，那个时候，不仅生者方面，死者方面也应该为了迎接这新的死者而与生者共同聚集在一起，并且通过这去世的

人——新加入死者一方的人作为媒介，开展生者与死者双方的愉快交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该多好。例如在这个教会……难道就不会有这样的葬礼吗？”

第四章　气象反馈

在“即将就医者”的箱子里有一个有关总领事材料的文件夹子。主要是“燃烧的绿树”教会成立之前K伯父写的小说草稿，总领事在草稿上批注有批评性的意见；另外还有总领事在批评K伯父草稿的基础上，试图自己创作的规划——但终于没有实现。总领事从K伯父手里接过草稿以后，本来想续写下去，完成一部自己的作品。但是后来放弃这个念头，于是把全部有关材料都装进箱子里。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安佐说起。有一次，安佐到“公馆”来，顺便来事务所聊天。恰好总领事从已经建在天洼北面斜坡上的家里下来，也到事务所来。他对我和安佐照样谈论叶芝。总领事带着与平时不同的解释性的语调说话，我想，照这位精英人物的想法，因为今天有日常生活与外国诗人无缘的安佐在场。

“阿佐，记得我谈过《人与回声》，这首诗实在是越读越害怕。好像叶芝《最后的诗集》中的所有诗歌都是这样，一想起来都觉得毛骨悚然。我已经没有时间一首一首认真细致地阅读……今天早晨又阅读这首诗，再次感觉到被诗人的巨掌拉过

去，我看的是和前一次引用的不同段落。把这本简装本给我看看。”

我犹豫一下，但还是把放在电话旁边的书递给他。果然总领事翻到我划红道的地方停下来。

“嘿，你也注意到这一节啊？我也认为这一节值得注意。‘当人还能保有肉体的时候／大概以美酒或交媾使自己进入睡眠／一旦醒来，也可以向神感谢给予自己肉体和愚蠢／如果肉体消灭，他便不再睡觉／直至一切都归结于清晰的景象／在理智可以确认之前／继续追求正在追求的东西。’

“……自己死去以后，灵魂仍然以某种形式存在下去。长期当外交官养成的现实性习惯使自己从来没有思考这个问题。自从来到这里居住下来，在阿吉大哥的教会里学着‘集中’以后，才逐渐产生另一种思考方式。自己现在是拿着灵魂而生存，并且正在思考死亡的问题。我想阐明生存状态里自己的灵魂的课题。于是，我似乎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置于与活着的时候的连续性之中。这就是我现在对灵魂的基本态度。

“虽然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失去肉体，无论是什么东西，都无法期待肉体的愚蠢所产生的麻醉效果。就是说，一直都是理智地、而且恐怕是在黑暗之中（因为作为肉体一部分的眼睛既然也已经失去，就无法感觉到光线吧？）追求正在追求的东西。这是何等地艰辛啊……

“想到这里，我觉得一旦死去，不仅肉体，索性连灵魂也一起消灭，一切都不存在，也许这样大彻大悟反而痛快。但是，要是这样的话，阐明生存状态里自己的灵魂的课题也变得毫无价值。我觉得自己变成一个有点过早痴呆的老人，不知道做什么好。虽然自己的时间不会很长，却长得好像不知道如何

打发。我该怎么办？就是说，如果我认真细致地读解叶芝的《最后的诗集》，时间就太短；如果我放弃思考灵魂的问题，恐怕时间就变长，是否有一种妥善的安排时间的方法呢？”

我听着总领事的话，觉得他提出的是他经常研究的修辞学方面的问题，我不好表态，只好沉默。但是，安佐这个人，不论对什么事，从来不会秋风过耳，听而不闻，都要表态。总领事一说完，她立即提出具体建议。

“刚好昨天晚上和阿K通电话，他很挂念，问总领事搬到新居以后怎么样？我说每天看叶芝的诗集。这个他已经知道……

“于是我告诉他：上个星期天，我也到教会去，看见总领事坐在正在‘集中’的年轻人旁边看阿K的书……集会结束以后，我和总领事聊几句天。他说：阿K在报上说打算写SF三部曲，最后一部什么时候出版？看了第一、二部以后，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听我这么一说，阿K说他不想写第三部……如果总领事感兴趣，而且时间又能安排得开，能否请他写第三部。是否发表，另当别论……”

我一听这个建议，觉得简直像天方夜谭。可是总领事在略感惊讶之后，立即表现出最近少有的亲切和蔼的态度。

“安佐，你这么一说，我想起做学生的时候，受到前阿吉大哥的鼓动，还真打算和阿K合作写小说哩。就是我到‘公馆’来读书准备参加外交官资格考试那个时候。我把精力都放在准备考试上，哪有心思想什么写小说啊，但是阿K这个人一本正经，认真写起小说来了。这样子，他写的短篇小说参加校内杂志举办的创作比赛。可以这么说：他迈向作家道路的处女作本来应该是和我共同合作的。”

虽然话说得不算太多，但总领事如此开放性地回忆他与 K 伯父的文学因缘，大概还是受到安佐建议的诱惑。安佐在待人接物方面经验丰富、观察敏锐，总领事的一言一行自然逃不过她的眼光。本周之内，安佐就抱着 K 伯父寄来的邮寄专用的结实纸箱来到事务所。我转交给总领事的时候，他仿佛企足而待的表情接过去。然后一手提着纸箱，一手提着许多方便食品，往天洼的住所走去。那劲头十足的脚步令人感觉到不论是准备外交官考试还是合作创作小说那个年轻时代意气风发的精神。此后连续三天没见他到“公馆”来散心聊天。

从“即将就医者”的箱子里把装有总领事材料的纸夹子拿出来一看，里面有 K 伯父为创作《治疗塔》第三部的提纲以及实际上已经写好的开头部分的草稿，另外还有总领事续作的故事情节以及整体结尾部分的构思笔记。当时总领事的确有续作的意思，经常往成城学园前 K 伯父的家里打电话，直接和他商量。所以续作的构思也许并不完全是总领事的意思……

K 伯父系列作品第三部（治疗塔的孩子们）的最初提纲十分简单，令人惊讶居然依据这么简单的提纲创作长篇小说。

一、三十个小孩接受通过泰坦卫星的通讯设施传回的遥感信号进行的实验后，具有特异功能，组织成巴尔扎克的十三人党构思那样的合作体制，努力将地球从毁灭中拯救出来。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与具有毁灭地球力量的外宇宙的智能体达成和解。所谓外宇宙的智能体……这与人或者生物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虽然接近于具有巨大功能的电子计算机，但并非机械。

二、在世界开始遭到袭击的大规模毁灭的预兆里，与外宇宙的和解不断取得进展，但同时了解到，外宇宙生命体本身也面临着毁灭。对他们来说，最后希望的标志就是地球这个行星

的人类。德塞南库尔的语录作为巨大的符号构造悬挂在外宇宙："我们是可以毁灭的。也许是这样。但是，难道不是在抵抗中毁灭吗？即使虚无因我们而保留，也不要使它正确。"这段文字是由渡边一夫译成日文的。

三、我（讲述者）信仰世界宗教。所以在我的讲述里，必须悄悄地、然而充满自信地显示我的宗教观。

四、故事情节的第一次发展是：三十个人中的一部分——包括女性——组织一个小集团，策划规模巨大的奇怪的犯罪（为了使犯罪合法化，他们提出令人觉得滑稽可笑的耸人听闻的主张。）三十个人中的其他人齐心合力，发挥各自的特异功能与他们作战，从而决定了重组团体的性质。

五、序的部分从发生在"原子弹轰炸圆屋顶"这座综合建筑物里的戏谑般的奇迹开始。

我就是否可以引用《治疗塔的孩子们》（第一、二章）草稿的问题，曾征求过 K 伯父的意见。他说既然连同版权都已经委托给总领事，那就根据他的意志，在教会的记录里可以随便使用。如果没有阅读过在（治疗塔的孩子们》之前出版的《治疗塔》、《治疗塔行星）这两本书，恐怕很难理解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不过，为了解释该书的内容，K 伯父准备发表他与总领事对话的文章，届时可以参考。现在先将小说草稿内容归纳整理，并且引用其中的一些片段，简述如下。

《治疗塔行星》描写一些少年在接受土星的卫星泰坦传给地球的遥感信号的实验后，成立"宇宙少年十字军"的故事。（治疗塔的孩子们）则描写上述这些少年在二十年以后的故事。"宇宙少年十字军"中的一个人泰成为建筑家，完成广岛的以"原子弹轰炸圆屋顶"为主体的综合建筑群。在纪念建筑群竣工典礼上，散布世界各国的前"宇宙少年十字军"成员都回来

参加。在举行典礼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单独聚集在一起。小说以讲述者的观察形式展开故事情节。

我们终于亲眼看到二十年以后的“宇宙少年十字军”的全体男女成员。我们看见映照着绿叶葱茏的树林中的清淡月色——尽管是人造月亮——却与真正的月光一模一样。当时我正在出版社见习工作，和我一起的有编辑部编辑老李，还有那一天刚刚介绍认识的老太婆柳田。我们在大厅旁边的休息室里，坐在平稳得出奇的椅子上，隔着透明的墙壁注视着长圆形的大厅。地板也是透明的，而且与椅子一样，精雕细刻，下部犹如幽深的谷底。中心的原子弹轰炸圆屋顶建筑物光彩夺目。前方高处的曾经被大家讥讽为和平公园贫民窟的地方，建起如低矮山脉绵延的综合住宅群体，现在一片漆黑的宁静，只等待明天公开亮相。透过头顶上透明的天棚，广袤晴朗的星空映入眼帘。

已经长大成年的“宇宙少年十字军”成员很随意舒适地坐在大厅的椅子上，从下面看上去，像是形态自由的星座。因为今晚是非正式聚会，他们差不多年届三十，身着随意轻便的衣服，如规矩老实的少男少女沐浴着清淡的月光，似乎在等候着什么愉快的事情。也如同孩子们在等待着一种有趣的游戏的爆发瞬间来临前那极度的宁静。

我们隐藏的地方像是小歌剧舞台上老建筑物的大门旁衣帽间的感觉。与大厅隔着一堵透明的墙壁。据老李说，因为墙上涂着一层薄纱般的涂料，这边没有开灯，从大厅看过来如同一层薄雾。大概由于他们看不见这边，才那样无拘无束吧。

老李向我传递不是通过声音，而是通过互相训练的心

理领悟能力。然而，我出于客气，并没有向老太婆伸出心理接收天线，但她也以更确凿的根据考虑与老李相同的问题。她额头阔朗，眼睛深陷，相貌端正，压低嗓门却吐字清晰地说：

“这些人真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啊……二十年前，也是在他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我俯视观察过他们……那个时候，我只看到在深深的游泳池的表面上浮着光滑的黑色蚕茧型密封舱的表面。我注视着他们，觉得心痛。然而，当时的这群小孩子不是也和现在一样悠闲自适地随意躺卧，沉浸在孩子般的梦想里吗？”

“我们也听说过这个实验。那个时候，你们肯定为他们担心吧？”

“我的心情异常严峻。因为他们浮在地下五百米深的游泳池上面，用整个小身体与宇宙通讯……就是说，除了本人之外，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为他们捏一把汗。示威游行的人群高喊‘不许把小孩子用于活体实验！’的口号，包围星船公社的建筑物，发生骚乱，还造成两人死亡。

“尽管有人反对，实验照样进行，结果孩子们平安无事地从密封舱里出来。但是，将外宇宙的信息传递给他们的通讯设备与宇宙飞船的飞行员一起在实验完成后发生的事故中全部毁灭。

“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应该获得宇宙信息的‘宇宙少年十字军’在这二十年间并没有特别的作为。当时，我的丈夫是从卫星泰坦上发送信息的核心人物，儿子是接收信息的其中一人。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儿子在实验前后有什么特殊的变化。这二十年里，儿子和我几乎没有谈论实验的事情。我觉得，这三十个人恐怕都是如此吧。所以

他们现在聚集在一起，还是那样轻松自在，无忧无虑。”

“就在你的儿子盖起来的建筑物里……”我隐瞒起自己也获得一定的情报的事实。

“会不会从容不迫地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什么事情呢？”比我具有更出色的预知功能的老李说。

接着，小说立即转入对 K 伯父在提纲里所说的戏谑般的奇迹的描写。

这时，长圆形大厅的长直径对面顶头似乎薄纱窗帘在摇晃，接着出来三个身穿卡其色古怪军服的男人，头上缠着布巾，布巾上的太阳旗标志仿佛从额头渗出来的鲜血。他们各自在胸前捧着小皮箱似的包袱，慢慢走过来。走到大厅中间的位置时，刚才还随意摆放的椅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摆成一列似乎在迎候他们。他们在一列椅子的中间停下来。

讲述者和他的同事从未见过这三个男人这样的服装和走步。老太婆告诉他们，这叫“爱国者模式”，在二十年前，甚至更早，是日本流行的一种风俗。

这三个肯定历来就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爱国者模式”有的是大约五十岁的秃顶老头，有的是蓄着胡子的二十多岁青年，他们都恭恭敬敬地捧着胸前四方型的包袱。甚至令人想到莫非是明天竣工典礼的彩排。他们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强迫着直立不动地捧着包袱站在那里，而无法反抗……

但是，尽管这三个人似乎不情愿地捧着包袱站在那里，但并没有受到警察、或者手持激光枪的保安人员的监视。在他们前面围观的三十个人也都表情轻松，姿势自由。就在大家互相微笑着、并不闲聊地休息的时候，这三个胸前捧着包袱的“爱国者模式”的人物走进来，仿佛看着大家伸直身体即将睡觉的样子。

这时，一个戴着圆眼镜的小个子——这三十个人都是从战场回国者的第二代，他们的身体条件都很好，只有这个人显得与众不同——异常镇静沉着地走到那三个人面前，发出传令兵那种旗语的手势，于是秃顶老头胸前的包袱似乎显然变重，虽然还能勉强支撑着身体，但脖子、肩膀使劲憋住力气。

眼镜小个子回头向自己的同伴们做一个手势。于是，不知道坐在什么地方的这座建筑物的设计者柳田站起来，走到透明的墙壁前面，用手敲击同样透明的仪表盘开始操作。覆盖在我们头顶上的天棚中间部分立即向两边敞开，满天繁星也异常清晰地镶嵌在深蓝紫色的天穹上。眼镜小个子和柳田都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只有那三个人呆若木鸡地捧着包袱。

接着，仿佛从空中伸下来一只手臂，一把将秃顶老头胸前的包袱猛力夺去。包袱在空中猛然停住，然后保持着受控的一定速度，从敞开的天棚笔直向天空升上去。仰头望上去，黑色的四方型东西还能隐约可见，只见它朝着西面的浅野川方向飞去，突然从眼帘里消失。大约五秒钟以后，对岸的综合住宅区、浅野川弯曲的地段、以及透明的“原子弹轰炸圆屋顶”建筑物伽蓝的各个角落在一瞬间被照得通亮，紧接着是一声爆炸的巨响。然后听见无数的碎

片落在浅野川水里及其河岸的声音。

这时，那三个人一下子清醒过来，“爱国者模式”的三个人丧魂落魄，惊惶失措。除了那个包袱被夺走的老头，另外两个年轻人都急忙把包袱放到地上，手忙脚乱地甩动双手。他们毫无意义地挥舞着双手，四处奔窜。这时，外面所有的人都奔跑着跳进我们坐着的休息室里，连一直镇静自如的老太婆也不由得惊愕畏惧。然而，他们直接穿过楼梯平台，一窝蜂似的从楼梯跑下去。

这时，讲述者们才想起有人把恐吓信寄到电视台，扬言要爆炸伽蓝这件事。他们一致认为“宇宙少年十字军”采取的措施十分迅速机灵。老太婆对二十年前的实验以后似乎一直没有感觉到相互之间的任何亲和力的“宇宙少年十字军”的成员今天如此亲密团结感到惊讶。他们刚才已经显示出自己的特异功能，是否会把这些特异功能集中起来，采取世界性的大规模行动呢？但是，他们之中有的人显然具有“恶”的动机，内部的这两派之间的交锋恐怕会是前“宇宙少年十字军”的第一次行动吧？讲述者们都对此心神不安。而且已经发生可以闻到这种气味的一些事情。

小说接着描写发生这起事件的第二天，老太婆向讲述者们介绍前“宇宙少年十字军”内部发生的一些事情。

第二天早晨，我和老李去接老太婆。我们一起吃早餐的时候，她说柳田昨夜很晚才回到饭店，为准备今天的落成典礼，一大早又出去了，但是，他们昨夜还是谈了很长时间。老太婆通过经过训练的记忆系统，把柳田与她的谈话复原出来告诉我们。

……我想和他聊阿朔的事，最后一次航行宇宙之前，我和他一起也是住在广岛饭店的双人间里。泰似乎很疲倦。不过，他还是把后来的情况告诉我。聚会以后，虽然还残留着两派刚才争论的对立情绪，但大家还是一起通过曲廊楼梯下到伽蓝底层，围着泰，听他讲解这座建筑物的照明体系。

大家仰望着覆盖着伽蓝的圆屋顶建筑物时，一个人双手趴在铺着草皮的建筑物外面的地面上，亲吻大地，然后叫喊道：

“我的整个灵魂因接触到另一个世界而颤抖！因为我——其他任何人也许都是这样的——从心底感觉到与从透明的伽蓝的天棚仰望星空，发出呼喊的同伴们共鸣的恐惧……”

说到这里，泰关灭床头柜上的台灯。我也没有说话，打算睡觉。因为不仅仅泰，其他大多数人都肯定已经感觉到这个人怪异的举动与叫喊里蕴藏着的“引用”……

但是，我不知道这“引用”来自何处，老李也不知道。于是询问柳田的母亲。她嘴里说自己对文学是外行，但还是给我们作了解释。老太婆的祖母在去世前几年就出现老年性痴呆症的症状，于是家里人设法让她回到现实世界里来。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每天给她读一小段《罪与罚》。结果这也成为自己的习惯，在祖母去世以后，虽然是断断续续的，但还是看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前“宇宙少年十字军”的那个少年引用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段话。具体地说，就是《佐西玛长老的法话与说教》中的《祈祷·爱·与其他世界的接触》标题部分。

我立刻买来这本书核实，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这世间的许多东西隐藏于我们之外，但是，我们获得具有与其他世界、天上的至高无上的世界共同生存联系这种神秘而珍贵的感情。而且，我们思考与感情的根源并非存在于这个世间，而是存在于另外的世界。肯定由于这个原因，哲学家才断言在这个世界无法理解事物的本质。神从别的世界采集种子，播种在这个世界上，创造自己的乐园。所以，能产生的东西已经全部诞生。但是，栽培的东西只能依靠与神秘的其他世界接触的感情成长，才能充满生机。如果这种感情萎缩甚至消亡，在自己心里栽培的东西也随之死去。……”

于是，佐西玛长老的弟子阿廖莎有一次亲吻大地，热泪流淌。那时他心灵的感觉正是前“宇宙少年十字军”的那个少年叫喊的话语。——匍匐在大地上的他原来是一个懦弱的青年，然而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就变成一生坚强的勇猛斗士。他在这喜悦的瞬间突然这样感觉、这样醒悟。从此，阿廖莎一辈子也绝不会忘记这个瞬间。“那时，有一个人进入我的灵魂”……

小说草稿的后续部分就是《即将就医者的记录》，以下我想记述与总领事就续作问题进行交涉的情况。第四天上午，总领事来到事务所，把 K 伯父的草稿以及创造规划拿给我看。他看到我抄引的 K 伯父草稿中的上述有关段落以后，伸出脑袋问我：

“你看过阿 K 的前两部小说吗？觉得怎么样？阿 K 居然写这样的东西，作为小说家恐怕不合适吧？缺乏科学性的情节发展，只有浅薄的神秘主义色彩。他还是抓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不

放，真没办法，我觉得这两个小说不怎么样。大概阿 K 自己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才不打算继续写下去吧？这难道就是正确的 SF 小说的创作方法吗？”

“我也只是偶然翻阅。SF 小说一般都喜欢收集大量细致的科学信息，而不太注重对近未来的情绪性风景人物的假设……”

总领事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露出不太相信的表情——我想起 K 伯父说的话：总领事就这一点还保留医生世家的特点，有直视着对方说话的习惯。

“我本来就对阿 K 称自己的小说是‘近未来小说’感到不满。既然是 SF，即使不必到达拜物教的地步，也应该多少吸收一些科技的东西……

“当然，我缺少尖端科学的知识，从这一点来说，只是喜欢 SF 小说的一个普通读者的不满。但是，令我更不能容忍的是，阿 K 虽然以近未来的世界形势作为小说的时代背景，但根本没有经济、外交方面的具体构思。他没有预料到苏联等国家的解体，这一点固然可笑，但也不能苛求于他。因为日本的知识分子大抵都是锁国型的，毕竟不是处在只要一走进咖啡馆，就能看到从东欧亡命而来的那些经过千锤百炼的人们正在跃跃欲试的环境里。

“但是，他至少还有一条获取情报的渠道。这就是我这条确凿可靠的渠道啊，虽然事先说明不能公开发表，但也告诉他各种各样的不少信息呀。可是在这两本书里居然一字不提，简直不可思议。说这是第三部的草稿，我以为他这一次应该涉及经济、外交，满怀着希望看下去，结果都是什么意念、心理读取术之类的东西。”

“这么说，总领事也不打算续写吧？”我问。

“为什么？！”总领事更加瞪圆眼睛反问我，“我打算续写下去啊。刚才所说的不满的地方，那是阿K的弱点，我可以取长补短，我当然有这个能力吧？阿K把草稿交给我，我想他心里早有把握。结尾部分的构思已经和他商量，基本上定下来了。”

接着，总领事拿出一本我从未见过的十分精美的皮面笔记本给我看。我从可以说是总领事回到这里来以后第一次显示出的如此巨大的积极性中感觉到一种危机。

我见过K伯父创作小说的方法，虽然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都去他的家。下午，阿优有时去医院探望住院的母亲，而K伯父坐在正门旁边的起居室里的扶手椅子上，虽然也接电话、接收邮件和速递包裹，但主要还是将稿纸放在制图板上写作。每天写到一定的数量后，就躺在长沙发上，将前阿吉大哥送给他的红、黑两种铅笔放在胸部上看书。傍晚时候，把那些无须查阅辞典进行批注的书装在背包里，乘小田急线转乘JR去中野游泳。在游泳池里单调地重复大约一千米游泳的时间里，思考明天的情节发展以及细节的描写。第二天的时间安排也是如此。现在我不再接送光，这方面相应的事情恐怕占用他写小说或者读书的时间……

K伯父对这组系列小说的续写并没有显示出总领事那样的决心和热情。从表面上看，K伯父每天重复着单调的生活，他怎么不觉得无聊呢？然而，正是这种单调的生活才是创作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基本要素。总领事现在正处于为签订新的条约而进行筹备的兴奋激动的情绪之中……

那么，现在的“即将就医者的记录”的皮箱里，是否收藏着总领事用文字处理机打印的《治疗塔的孩子们》续篇的文稿呢？哪怕是草稿，用小说文体书写的东西一张也没有。我甚至

怀疑，总领事出于与他的优秀外交官经历相称的“尽善尽美性”，在他显然意识到即将去世之前，把保存在软盘里的几十页文稿全部删除。

但是，他与 K 伯父在电话里商量的有关小说结尾部分的构思记录保留下来，这成为他的确曾打算创作小说的标志。至少总领事在他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避免了叶芝诗集给予他的、必须超越的时间量的痛苦。虽然这个量是有限的，但总领事肯定经过周到细致的准备，才能把构思写在笔记本里。例如，就我所知，总领事让他在驻法国大使馆工作时期的朋友、现在联合国负责起草世界政策的一个专家将有关整个地球气候异常变化的材料传真过来。

总领事被创作小说这个新体验焕发起巨大的热情，以“尽善尽美”的精神进行各种准备。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的真诚的热心。他特地购买一台新型的文字处理机，努力练习，掌握性能。泉未能直接听到阿吉大哥的传道，总领事便用文字处理机打印出来，给这位自己多年的老朋友提供制作小册子的材料。总领事本人对阿吉大哥的传道可以说表现出略微曲折的关心。从他引用以下这段文字就能反映出来。

> 以前说过多次，我从小就考虑灵魂的问题。上中学以后，又结合转折点的问题一同思考。我是这么考虑的：一旦开始从事灵魂的事业以后，就无法为生存而挣钱，因此在到达这个转折点之前，必须储备一辈子的生活费……尽管这种孩子式的想法十分幼稚，但一直很认真地思考。真正工作以后，尽管自己并不想开始，但一种紧迫感总不能从心里拂去。
>
> 所以，我在班上看施利曼传记的时候，突然意识到，

真正的人就是这样关注着转折点进行准备并实现的。我感到害怕，因为自己总是磨磨蹭蹭，别说从事拯救灵魂的事业，恐怕连将来的转折点也无法确定下来。

但是，由于一起如同事故的原因，我不得不辞去出版社的工作。在与 K 伯父商量以后的去向时，他劝我到这里来。其结果是，并非通过我自己的开拓，转折点就这样被确定下来。我的确向 K 伯父说过自己想从事灵魂的事业，但当时是否真的下定决心了呢？让我这个做事虎头蛇尾的人以无可后退的方式通过转折点的人就是老奶奶。

我从 K 伯父的小说知道，在《神曲》的《炼狱》开头部分，必须荡涤灵魂的人们沉迷于微不足道的欢乐，无法认真磨炼。于是出现一个威严的老者，叱责他们的怠惰，把他们赶上净化灵魂的山坡……我也遇到这样威严的老者。那就是老奶奶……

来到这里住在“公馆”的第一天晚上，我向老奶奶讲述自己如何一直想从事灵魂的愿望。讲着讲着，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老奶奶对我的落泪哭泣无动于衷。我坐在昏暗的、没有灯罩的灯光底下，心想莫非因为她的视力不好，于是心情也相对轻松一些。但是，老奶奶似乎集中全身精力倾听我的说话。我把在纽约与父亲一起观看歌剧《罗安格林》，大学一年级参加革命党派活动以及后来的经历全部告诉她。等到我讲完漫长的故事，擦干脸上的泪水，看见老奶奶——并非视力不好，而是——炯炯的目光凝视着我。我不由得想到，老奶奶死去的时候，如此光耀明亮的眼睛即遭毁灭，而感到万分遗憾。

“那么，现在你到达转折点了吗？今后开始从事灵魂的事业吗？”老奶奶问。

“我想这样子。但是，具体如何开始，心里还是不明确。因为转折点不是自己主动的选择，我担心只能一点一点地进行。”

“我们才是一点一点地活过来的，活了这么长时间。所谓转折点，一般都是由对方选择自己……既然你当前在这里生活，我就向你介绍一些当地的传承吧，虽然谈不上是什么神话、民间故事、历史、传说，但我认为其中包含着当地的灵魂！当然，这并不会对你的灵魂事业产生直接的作用。不过，根据我这一辈子的生活经验，虽然灵魂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但它们之间还是互有联系！

“关于你的生活方向问题，总会安排的。你是农学系毕业，你可以在‘公馆’的农场发挥作用。要是在农场奠定自己的基础，不论住多长时间，农场都跑不掉的！”

我知道，老奶奶第一天对我说的话直接关系到她去世后“公馆”的遗产分配问题。老奶奶是个细致入微的务实的人。我对她那一天的最后几句话始终未能忘怀。

“我是个快死的人，对你所说的灵魂问题又关心又不关心。如果有转折点的话，早就应该开始了！像你这么年轻、又有坚实的转折点的人，一心一意修炼灵魂，实在难能可贵，奋发有为！”

（治疗塔的孩子们）引起总领事的浓厚兴趣还不到三个月，K伯父因到高知的市民大学演讲，顺便到“公馆”来。本来是乘飞机直接回东京，但演讲的第二天，高知狂风暴雨，机场封闭。K伯父不好意思地自嘲说，一来台风，自己就精神振奋。让主办部门派车冒着风雨把他送到山这边来。

车子进入因暴风雨即刻就要封闭的高知公路，在通过县境

的高架路时，年轻气盛的司机加快速度，仿佛方向盘无法控制，整个车子就要被强风刮走似的。四国山脉的这一侧也受到台风的影响，昨天半夜下起大雨，但现在已经停止。K伯父到达谷间的时候还是上午，他很好地睡了一觉，恢复体力和精神，然后与总领事见面。这是十月第一周的事情。

K伯父带着几分戏剧性的突然来访其实隐藏着一个目的。十天以前，在松山召开医学学会的时候，邀请东京的一位主治医生前来演讲。总领事到胡经理的饭店去见他，两人交谈以后，总领事便去红十字医院进行细致的检查，因此在松山住了一个晚上。检查的结果告诉在东京的弓子。由于弓子正在开始一项新的事业，所以恐怕是她委托K伯父前来看望总领事的身体情况吧。

下午，天气转晴，蓝天白云。快到三点的时候，总领事从斜坡上的住所下来，到K伯父休息的安佐家，然后打算与从农场过来的阿吉大哥、扎卡里会合，大家一起上天洼。总领事现在既然在这里生活，本应该由他陪同K伯父，尽地主之谊。但真正当向导的是扎卡里。其实，那一天他准备第一次向K伯父、总领事、阿吉大哥等我们一行现场讲解教会建筑物的构想。

提供建设资金的龟井来电话说，由于整个山林受到台风的破坏，他必须去了解受害情况，所以不能到“公馆”来——看这样子，尽管由于龟井大发宗教之心，引起旧町地域这个世家的资产管理的纠纷，但家业的实权依然掌握在这个始作俑者的手里。

K伯父对大家特地到河边的安佐家里来看望他，觉得过意不去。尤其对扎卡里这个美国人把自己小说里出现的地点与当地的实际状况进行比较，画出“符号化地点”的地图，甚表感

谢。在看过安佐家后面的瓮川以后，K伯父便提议上天洼。

这里原先——也是在“公馆”的地皮上——盖有一座酿造酱油的大库房，现在已经荒废。我们从这座旧库房旁边下到堤坝上，俯视着涨水的河流。库房一侧的小水沟对面盛开着黑红色般的美人蕉和开始枯萎却依然鲜艳的石蒜花。K伯父出神地凝视着花丛——后来他对安佐说，那些红花的颜色都不如自己小孩子时候见过的那般鲜艳。红得发黑，会不会是什么“预兆”呢？虽然带着开玩笑的口气，却好像心里真的有所挂念。

K伯父指着从河滩上呈直角伸进河里、轮廓柔和的一块岩石下面洼处的一株水杨柳对扎卡里说：

“我记得小时候还摘柳树花穗玩。那棵树至少有半个世纪了。几次大水都没有淹死。柳树这种植物，树根特别坚韧。我记得那时候，和树叶一样颜色的淡绿色河水滔滔流淌⋯

“就在下面原来有一个深潭，名叫龙渊。后来修建堤坝，改变了河流的流向，深潭也被填埋了。我钻进深潭的水里，都能看见百余条雅罗鱼哩。现在全国性的叫法大概是石斑鱼吧？嫩草一样黄绿色的身子，百余条，向上游一点一点游去，就像静止不动一样。钻到岩石底下看鱼，就觉得自己发现了永恒。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当我听到阿吉大哥和那个生病的少年谈论‘永恒’的时候，就想起那百余条黄绿色的小鱼。大概有几十年没有这样回忆了吧⋯⋯”

K伯父注意到阿吉大哥在场，话里也要提及他。总领事对K伯父说：

“我定居在这里以后，有一阵子经常出去观察地形。你说的那块有水杨柳的大岩石，斜前方水稍深的地方，我看到过鱼群，身子恐怕有三十多厘米。”

“真的吗？今天太遗憾了，现在涨水，有点浑浊、看不见

河底！那肯定是我见过的那些石斑鱼的后代。虽然长期居住的深潭被填埋了，但它们不会离开这儿。场地对鱼具有约束力。”

大家继续沿着河边往上走。这时，“森林之会”的年轻人开车过来。于是，我们一行上车，由阿吉大哥亲自开车向“公馆”方向驶去。途中，安佐在自己家门口也上了车。她问大家刚才在河边看什么来着，听到回答后，便愉快地说：

“要说那个龙渊啊，还叉过两尺长的石斑鱼哩。是嘛？阿K。今天你大概向大家大大炫耀一番了吧？”

“哪里。我没说话。人老了，变得谦虚恭和。”K伯父虽然嘴里如此应对，却又连忙兴致勃勃地谈起来，“刚才我说看见石斑鱼群吧，第二天，我又潜到水底，用鱼叉叉鱼。可是那鱼叉是用橡皮拉动的，鱼群毫无反应。

“于是，我到‘公馆’读书的时候，就委屈地把这事告诉前阿吉大哥，说小孩子没力气，连鱼都叉不着，觉得很窝囊……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前阿吉大哥就把自己设计的鱼叉让铁匠，就是锻冶的父亲——那时他还年轻——打出来。鱼叉比普通的鱼叉长两倍，而且安有与橡皮连动的扳机装置，据说射程可达一米二十。装鱼叉的竹筒也用锄头柄加固……

“前阿吉大哥坐在深潭旁边的岩石上看着我勇敢地钻进水里。我在鱼群中寻找最大的一条石斑鱼，用鱼叉从它的腮部叉进去。鱼噗通噗通使劲翻腾挣扎，等我钻出水面上岸的时候，鱼已经死了。我还想再钻下去叉鱼，但前阿吉大哥把鱼叉拿起来，一把折断。当时，他就已经考虑到生态平衡的问题。”

“阿K虽然是山里的孩子，但是他还阅读美国占领军给的英文诗歌选集。在前阿吉大哥的教育下，养成山村少年的生活方式……”安佐说。

“不然的话，恐怕现在也不会写小说。”

“……有这么一句话吧：土地的力量。”总领事说，“听说亚里士多德说过：场地具有力量。河里面随便一个地方，五十年前的小孩子钻进去，看见河水的流动和许多石斑鱼，五十年后，这个印象依然铭刻在心，不会消失。”

“荒先生对K先生的小说赋予这块土地的场地力量进行分析。”扎卡里接着说，“我想，他接受我进入生产技术研究所，大概因为我提出的关于K先生小说的符号化的见解与他的思路很相似的缘故吧。”

“阿K对场地的力量怎么理解？”

“……能不能说是创作故事的力量？”K伯父显出思索的样子，“从小说家的角度来看，场地显然具有创作故事的力量。例如桃太郎这个童话故事，就是场地物语的原型。老爷爷进山砍柴，老太婆在河边洗衣服。这就设定了竖轴的场地，从而开始具备故事展开的力量。而河流是横轴，横轴对面似乎是另一个世界，从那里漂流一个大桃子。

“其实，从桃子里生出来的桃太郎和老爷爷、老太婆一起过日子应该很幸福，可是他偏偏要到外面去。就是说，为了给故事增加新的力量，必须借助另外的场地。鬼岛的魔鬼因为很愚蠢，被桃太郎利用自己场地的力量所降伏。哈哈哈！”

大家都附和着K伯父笑起来。这时，车子从“公馆”下面驶过，爬到堤坝旁边停下来。我们下车后沿着堤坝的小路往上走，由于昨晚一场大雨，河里几股激流滚滚奔腾，脚下的堤坝似乎随时都有崩溃的感觉。大家列成一队默不作声地跟在阿吉大哥后面小心翼翼往上走。

一路上，连一向开朗快活的安佐都沉默不语，这固然由于路况不好，恐怕还是跟随阿吉大哥本人前去他受批判的地方而

心情难受吧。我们站在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混凝土堤面上，眼前的人工湖水量大增，淹没到前阿吉大哥建设的“美好的村庄”的一部分房子的屋顶，水面上只露出白杨树梢，远处是天洼的大扁柏树的岛屿。大家依然默默无言。

接着，扎卡里把大家的目光引向人工湖南岸。他像一个具有丰富舞台经验的演员那样慢慢地平伸出一只手臂，指向还不到红叶季节、一片茂密蓊郁的黑乎乎的落叶树阔叶林的下面。

“从那边高高耸立的朴树到这边的杉树、橡树的混生林一带，准备修建一条东西走向的宽五米的笔直道路。K先生在小说里描写这是一条‘幽灵之路’，说是开拓这块土地的老人从这条路走上天堂，或者也可以说是走向灭亡……准备修建的这条路就是以小说描写的路作为模特儿。

“再看东面，那儿是高地，准备在那儿建教会的礼拜堂。设计成圆筒型的建筑物。虽然还不能说是圆筒型大厅，但荒先生的同事、一位音响学的权威参加设计。也打算提供给当地中小学校作音乐教室。因为教会的建筑物向当地人开放是阿吉大哥的原则。”

“那儿的石墙怎么办？”

“石墙全部保留下来，打算沿石墙修路。”

“混生林边上的沼泽地，”安佐说，“与我们上来时刚好相反的方向。有路绕过堤坝通到那边。那个阴暗潮湿的沼泽，现在名叫‘西冈犬被蝮蛇咬的地方’。”

就在这时，大家看见龟井和美津抱着大竹篓和暖水瓶正从“西冈犬被蝮蛇咬的地方”走上来，快活的笑声飘过人工湖的水面，与掠过森林的风声融合在一起。安佐迎上前去，帮他们把放着粽子的竹篓和盛着茶水的热水瓶放在堤坝上。大家问龟井检查山林受害的情况不是很忙吗？他回答说自己无论如何还

是想听扎卡里关于建筑规划的说明。然后像是防止大家追问他资金来源似的，突然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这个粽子是当地人上山干活带的午饭，猪肉馅里加大蒜，味道调配非常合适。这是老奶奶了不起的改革。原来在瓮村和真木町——合并以前的叫法——之间的河滩上居住着朝鲜人的村子，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他们和当地人经常发生冲突。‘公馆’也有人受伤。那些朝鲜人说他们是被日本政府从朝鲜强行抓来的，‘公馆’的老奶奶和我的祖父强迫他们采伐树木……

“话说起来就很复杂，总之，和朝鲜人的关系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老奶奶研究朝鲜人的生活习惯（通过给他们提供伙食的过程），从而改善了上山干活的午饭。”

接着，龟井拿起热水瓶，给大家把茶水倒在塑料杯里。他穿着蒂罗尔民族服装的上衣，K伯父开玩笑地说他像奥地利的饭店里的服务员。龟井又问了些建筑的事情，然后说：

“既然大家填饱了肚子，就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吧。傍晚的时候，湖光山影，天空森林，变化万千，大家好好欣赏一番。南面斜坡上，不仅仅建设第一期工程的道路和礼拜堂，还要继续建设第二期、第三期工程。想像一下工程全部竣工时候的情景吧！荒先生就是这么说的啊！”

“龟井打算把全部资产投进去吧？”K伯父的语气未必完全赞成。

的确，一个人的姿势不仅仅取决于他的服装，现在的龟井——与他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那种一溜歪斜的姿势截然不同——独臂的身体也能自然而然地保持稳定，如同姿势优美的外国饭店的服务员，一动不动地眺望着天洼人工湖，对K伯父的问话充耳不闻。

一阵沉默以后，总领事和K伯父并排坐在堤坝下一层突出来的地方开始谈论《治疗塔的孩子们》。其实，对于总领事来说，比起教会建筑的长远规划，他更关心续写小说如何展开情节这个眼前紧迫的问题。从他谈话的内容来看，是经过深思熟虑，周到准备的。他不仅带着那本皮面笔记本，还带来印着哈佛大学日志字样的厚纸活页材料夹，可以随时从中抽出卡片或者参考材料的复印件。

“我在电话里已经说过几次，在小说结尾部分，关心到重要的气象，我也一直考虑这个问题。从年龄上说，可以称为老太婆的阿理凭直觉预感到在土星的小行星群上建设通讯设施时发生事故死去的丈夫即将回来。时隔三十年以后的有一天，她仰望天空（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她在傍晚仰望西边天空的景象），觉得丈夫就在天上。她不由自主地叫道：阿朔！于是，变成具有可以任意改变气象的巨大力量的构造的阿朔开始降落地球，与地球进行通讯……

“这个设想的确非常出色。但是，通过气象可以发出什么样具体的信息呢？而且是一个老太婆仰望天空能够感觉到的信息……更何况最终很可能必须通过联合国进行复杂的外交谈判……这些事情很难具体想像。阿K，你有什么计划没有？”

“没有。”K伯父满不在乎地回答。

“写小说这一行真是逍遥自在啊。”总领事机敏地反唇相讥，但这样的回答也许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便继续说道，“我思来想去。觉得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大气，另一个是大气活动的气象。

“我以大气的形式进行思考，是因为想到前阿吉大哥熟读但丁的书籍，这个你也写进小说里啊。你不是早就认为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相关吗？”

“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定义是：大气具有的要素变成其他四元素。正由于字数不多，所以容易阅读。它包含着对逍遥自在的小说家的忠告，小说家为了自戒也应该阅读。‘……有人说，当大地被太阳晒热的时候，流出的汗水就是大海。所以海水是咸的，因为汗水是咸的。’”

大概为了掩饰难为情，K伯父开始他擅长的背诵。但是，在候补外交官时代就学过希腊语的总领事立即冷漠地回敬道：

“恩培多克勒不能称为小说家吧……维其略和但丁抵达炼狱岛的岸边时，最使他们高兴的是那里有地狱所没有的空气。虽然阿朔在外宇宙活下来，但不论他变成什么大规模的构造，回到大气层里总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吧？于是心情激动，通过气象与阿理产生心灵的交流……这是非常美好的构思啊。”

“我是说用什么形式进行这种心灵交流？”

“今年由于皮纳图博山的大喷发，连晚霞都显得异常的美丽。大约十年前，也是由于埃尔·其千山的爆发，影响到全球的气候。气候异常好像也有大周期。梅花、蒲公英的开花季节，燕子回归的时期都在发生变化。

“三十年前，阿朔飞往宇宙的那一年是气候异常的年份，而现在阿理也感觉到气候的不正常。能不能简捷地说是怀念阿朔的感觉？例如，阿理看到异常鲜红的晚霞……要是这样的气候，阿朔的巨大构造就很容易操作吧？他作为具有可以毁灭人类的巨大力量的外宇宙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的外交代表被派到地球这个行星上来。”

“这是个不错的构思。”K伯父第一次以行家的态度表达自己的看法，“作为地球来说，必须以从未有过的方式与对手谈判。作为对方来说，首先必须让人类知道外宇宙的外交代表已经来临。

“……总领事对气象还是很熟悉的吧，虽然不至于从任职的外国每天给日本气象台发电报吧，哈哈哈……”

“我只是看过气象学家 N 写的书，才知道皮纳图博山、埃尔·其千山的火山爆发的事……”

“那个 N 啊，每次周刊杂志的书评会，我们都在一起，有好几年。他年轻的时候就被久保荣看中，在《日本的气象》上发表文章。提出地球最终将进入冰河期的长远观点，同时以大量根据论证地球近期的气候变暖倾向。可是，有的权威批评他的这两种观点是相互矛盾的……”

“他具有独立的见解，与那些学究式的研究截然不同。”

“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责任感。”

“我从 N 的书里还学到一个知识，就是气象上出现的正负反馈。我对‘反馈’这个词不太理解，一直搁在心里。隆，你是学理科的，对这样的词很容易理解吧？”

“在电路放大器上使用。使一部分输出信号返回输入方面，输出信号因此受到影响。”

“……可是，把这个词用在人文科学上，含义就变得模糊暧昧。我给天皇的一位亲戚当翻译的时候，就非常费心。如果直接使用‘反馈’这个词，也可以算是翻过去了。但是如果使用的外来语连自己都没有充分理解，要是主人问起来这是什么意思，那就糟了。”

“‘双重束缚’这个词在日本也很流行。”扎卡里说，“六十年代后半期，环境污染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于是将它与一九四五年以后核武器造成的破坏危机结合起来进行探讨。K 先生大概知道，双重束缚把两者共通的形式性称为 Regenerative feedback，就是‘增殖性反馈’吧……这个系统因为没有自我修正的反馈回路，一旦产生自行现象，就无法控制。”

“对于核武器体系造成的威胁，可以充分理解。就刚才的放大器而言，隆，是把输出与输入连接的电线叫做回路吧？”

于是，我也想加入关于反馈的讨论。讨论的气氛使得谁都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是从养育婴儿的书籍上获得的知识。书上这样说：婴儿还不能完全以语言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于是以动作、表情作为补充。母亲则完全以语言返回给婴儿。这就是反馈。婴儿以这种方式学习语言。”

我说完以后，不期然大家都沉默下来。接着，K伯父感慨地说：

“阿佐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已经开始看养儿育女的书了。”

我面红耳赤，总领事却为自己没赶上这种对话感到着急，急得脸上的红晕从眼圈一直扩散到宽大的前额。他从夹子里取出一份复印件阅览着，强忍一段时间，说道：

“我看N的书，最下功夫理解的是，”总领事把话题拉回来，“《大气中复杂的反馈构造》这幅图。作者用基本实例加以说明，对我们学文科的人来说，语言比数学公式容易理解。

“比如说云，低层云扩展，地表的气温随之下降。云的形成就是负反馈。如果是卷云等高云，几乎不会遮挡太阳光的照射。但是，由于减少地表红外线放射的温室效应的作用，使气温上升。这是正反馈。

“书里还用许多图表解释太阳光的吸收、气温、地表的红外线放射、气化热流、可感热流、正能量流、大海的空气层移动等各种各样相关的复杂反馈现象。于是，我认为，阿朔的构造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书里所说的由气象反馈引起的千变万化。

“我们在电视的天气预报图上可以看到气象卫星使用高速胶卷拍摄的大洋上空的云的移动情况。那实在富有戏剧性。达·芬奇的那幅各种天气混杂在一起的全景图也是这样。那样的情景接连不断地呈现在与阿理一起仰望天空的人们的眼前。在向一般民众显示必要的情景后，开始真正的信息传递、交流，然后阿朔的构造飞向外宇宙。这种景象，很可能出现是‘在波涛涌动的海潮里，在惊天动地的声响里，在世界的气息鼓荡的万物里’吧?”

“如果接下去写人类在瓦格纳的旋律里合唱着’沉溺吧，淹没吧——失去意识——无比的快乐哟！’而毁灭，那就太残酷了。”K伯父仍然不忘开玩笑，然后才一本正经地说，“‘宇宙少年十字军’在‘善’与‘恶’问题上分成两派激烈论争，但是在全人类面临危机的时刻达成和解。并且努力使人类接收到外宇宙通过气象发来的最后通牒。因此，阿朔完成了这次重要的外交任务。”

“因为我不是大灾难信奉者。”

“我还是想引用歌剧的歌词，人类听从了骑士长的忠告：‘改悔吧，改变生活／这是最后的时刻。’”

“此外还有什么道路？按照你的《治疗塔的孩子们》的构思，如果人类——好色鬼堕入地狱，只有外宇宙的那些人才情绪激昂地高歌六重唱‘这就是恶棍的下场！／凶残者之死／总是和生一样。’”

“‘改悔吧，改变生活／这是最后的时刻。’的确是最后通牒。”龟井插话说，他的破嗓门像是感叹又像是发笑，“这个忠告之所以可怕，因为本来就不是办不到的事情，而是可以办得到。”

龟井摆动脑袋转向天洼大扁柏树小岛，在阳光映照下，小

岛呈现出我从未见过的浓淡分明的景色。无论是谁，看到这个景色，心里都会产生发出感叹语言的冲动。这时，总领事如同外交使团的负责人那样替大家说出这样的话：

“阿 K，你的（致怀念的年头）的最后部分，写的就是这种景色。能不能把那一段朗读给我们听一听，包括引用但丁的诗歌。我国的小说家好像不怎么朗读自己的作品，而欧洲就经常这样。我一直想听你朗读自己的作品。”

于是，K 伯父接过总领事已经准备好的复印件，用柔和的声调开始朗读。

> 阿吉大哥哟，我又想起炼狱岛岸边的情景。在伽东的指引下，洗净在地狱污脏的脸，拔取灯心草缠在腰间，揩去污脏的巡游者和引导人与乘坐天使之船抵达海滨的灵魂相遇。“现在这些愉快的灵魂也是这样拥挤着前来，凝视着我，几乎忘记了去增加他们的美点。”他们倾听但丁的朋友加色拉的情歌：“我们都停在那里，专心一意地听着歌声，那可敬的老人突然光临，喊道：‘这样懒惰的灵魂是谁？／为什么心猿意马地停在这里，快些跑上山去！脱去你们的鳞甲，这个阻碍你们朝见上帝呢。’／当一群鸽子聚集着啄麦粒的时候，很安静地保持他们享受食品的常态，但若一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他们马上放弃食品而飞去了；／现在我看见这班新到的灵魂也是如此，他们立刻放弃了歌声，向着各山路乱跑，像一些不识路的人。”①
>
> 阿吉大哥哟，我在早晨一边想像着诗中的景象一边眺望天洼大扁柏岛。阿吉大哥躺在草原上。小雪和妹妹在不

①以上译文引自王维克译《神曲》。——译者注

远的地方采摘野草。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躺在阿吉大哥身边，光和阿优也一起采摘野草。阳光明媚，杨柳的嫩芽闪映着淡绿的辉光，大扁柏树也被昨夜的雨水洗得苍翠浓绿，对岸的山樱摇晃着白色的花房。时间在缓慢地流逝。出来一个威严的老者，叱责我们：为什么心猿意马地停在这里，快些跑上山去！脱去你们的鳞甲，这个阻碍你们朝见上帝呢。于是我们急急忙忙奔跑着登上大扁柏树的根部……时间如循环般过去。我又和阿吉大哥一起躺在草地上，小雪和妹妹采摘野草，少女般的阿优和天真无邪、身体残疾反而更显质朴可爱的光也一起摘采野草。娇艳的阳光辉映着杨柳新芽的嫩绿，大扁柏树变得暗绿，对岸的山樱依然不同地荡动着白色的花房。威严的老者又走出来，本来还要大声苛责我们，但一切都在周而复始的时间里，如同稳定认真的游戏。我们大步奔跑上山，又躺在大扁柏树岛的茵茵青草上玩耍……

阿吉大哥哟，我们活在这令人怀念的年头的循环时间里，我给我们写许多许多的信。从这封信开始，我在你已经离去的世间，一直写信，直至我生命的终结。这就是我今后的工作。

我们眼前的景色是山樱没有绽开白色的花朵，杨柳淹没在水下。虽然在台风大雨过后，天空万里无云，但阳光并不灿烂明媚。人工湖周围的森林昏黑黯淡，只有平静的水面映照着晚霞，呈现出怪异的猩红，岛上的大扁柏树在树枝交错层叠如大楼废墟的空间里显示着生命勃发的力量。

K伯父摘下老花镜，拉开看东西的距离朗读完以后，依然

低头对着复印件。大家也一动不动，各自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文章中的“妹妹”、即安佐在我们之中惟一参与过处理前阿吉大哥死去时的有关事宜，在暮色昏光里，如土偶般凝然端肃。于是，一直寡言的阿吉大哥拉回到原先的话题。

“这大概也可以说是‘增殖性反馈’吧，宗教活动也有不少自我爆炸，或者本身的发展导致毁灭的例子。的确，用陷入无法控制的自行现象这种方式来表达比较适合……实际上，批判大会也许就是打算给我们的教会活动安装反馈回路。”

“那样做枉费心机！”龟井痛心疾首、满腔愤激地扯着破嗓子更大声地叫起来。

“一时离去的年轻人又回到农场，反而促使我们的教会正式成立……”在刚才长辈们的交谈中一直没有插话的美津也开口发言，意在鼓励龟井。接着，安佐说道：

“在批判大会以后，阿吉大哥依然坚持用治愈功能给患者治病，后来逐渐自然而然地取消。那样的结果很好。”

“我相信还会恢复的。”美津立即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

“希望那不会是‘增殖性反馈’的开始。”安佐说。

“哪怕是对前景的设想，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完成教会建设的第一期工程。”扎卡里说，“今天大家都引用语录，我也引用一段，也许记得不太准确，《坎蒂德》上说：首先耕种自己的土地吧！

“我仿佛看见在黑暗的东面已经出现圆筒型的建筑物，石墙上也修起了通往建筑物的坚固的道路。你们难道没有这样的感觉吗？”

扎卡里一边说一边用手臂仿佛将暮色苍然的南面斜坡上格外显眼的阔叶树林圈围过来一样，把我们的目光引向那边。

“那儿盖起兼作音乐厅的礼拜堂，第二期工程要修建道路、

院子以及生活区吧？”K伯父问扎卡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不是理想的学校吗？荒先生和你的建筑规划不仅是为了阿吉大哥的教会，我觉得更是为了向我们这块土地上全体居民开放。荒先生原本就有这个想法，实在难能可贵。即使教会有一天毁灭，这些建筑物还会保留下来供孩子们继续使用……”

“阿K第一个说出‘教会毁灭’这样不吉利的话，而且是在登记宗教法人时准备作为圣地的地方。阿K敢于这么说，应该在教会的记录里书上一笔。”安佐说，“人到念文章就必须摘眼镜的岁数，可信口开河、说话轻率的脾气还是改不了……好吧，起风了，路也不好走，大家回‘公馆’吧！”

大家依然排成一队，踩着另外一条秋草铺盖的道路往回走的时候，总领事带着安慰的口气对被安佐抢白得哑口无言的K伯父说道：

“岛上大扁柏树茂盛的树叶被风吹得哗哗作响，霞光变幻，十分漂亮，仿佛感觉到天空深处燃烧的炽红烈焰。这与叶芝诗歌所描写的景色一模一样，令我吃惊……”

K伯父含糊其辞地嗫嚅着，听不清他说什么。在扎卡里说明建筑规划的时候就已经起风，大家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建筑用地，只有总领事凝视着天洼的大扁柏树岛。一种感伤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我差一点踩偏到潮湿松软的斜坡土路外面。

第五章“通往死亡程序的数学记述”

记述教会建设第一期工程具体方案的扎卡里·K·高安的详细笔记收藏在“即将就医者的记录”的箱子里。当时，他在笔记本的扉页写下这样一句格言：“我因参加这个建筑规划而获得新生。”扎卡里重返这里以后，难道多少像美国的知识分子那样，心里一直忧郁愁闷而不轻易形之于色吗？不过，从他的笔记可以看出，当时他计划一年设计、十个月施工，在短时间内完成礼拜堂的建设。

我们和K伯父一起登上天洼以后，立即进入具体实施的阶段。由荒先生的长期合作伙伴、东京工业大学教授负责调查天洼南岸的地形、地盘等土地情况。从当地挑选一个人跟随调查组，配合他们工作，给予必要的协助，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安佐。当然，安佐穿着防水靴干得相当卖力，但也在天洼的人工湖周围照了不少全景照片。现在收藏在箱子里的就有拍摄石墙全貌的照片。

石墙在人工湖往森林深处的高坡上，东西长五十米。用大石块自然垒成，周围镶嵌竖长石条，表面已完全风化，用铅笔在照片上画出的线条富有质感。虎杖扎根在石块之间，如灌木

一样枝叶茂密，鲜花盛开——据龟井说，虎杖的白花一开，就开始在瓮川捕河蟹——整个石墙上面盛开着波斯菊。安佐说，这是当年为悼念前阿吉大哥，把波斯菊的种子撒在石墙上面，一直开放至今。

同样收藏在“即将就医者的记录”箱子里的关于地盘调查报告是这样记述的：建筑基地的结构虽不属于松软地层，但从结构线到基岩多有破碎带，风化的岩石已呈粘土状。经过三眼钻探调查，基本可以确定分为岩屑锥堆积土、强风化带、风化带三层的黑色千枚岩地带。另外，还详细论述石墙建在这个地层上得以保存下来的原因。调查报告的写法完全体现出荒一扎卡里的建筑思想。

这座石墙起到保护挖方土地表面的作用，并不是防止崩溃的挡土墙。如果在石墙附近破土动工，由于地盘振动，势必造成墙体变位，礼拜堂建筑物本身重量引起地下应力的增加，可能使石墙部分变形。于是决定再次钻探，调查土层的强度和变形特征。

我们从正式实施工程规划以后，尤其是挖基工程，或用简单工具，或使用小型机械，着实感觉到心急火燎的滋味。施工时，我们在石墙上安装几个倾斜计。经过这些细致周到的措施，石墙才得以完好保存下来，至今没有出现任何异常情况。在施工工程中，发现从建筑物后面的山麓流出大量地下水，便将其排人人工湖。这样，人工湖总是水量丰富，清澈澄明，鲜明地映照出白色圆筒型礼拜堂的影像。

地盘调查结束那一天，用河蟹和鲶鱼招待东京工业大学的教授，表示慰劳感谢，中标建造礼拜堂的建筑公司的职员、施工现场负责人古泉也一起参加。那个晚上，大家在灶间的地板间里对山麓与沼泽之间的石墙展开热烈的讨论，各抒己见。

首先是安佐发言，她说听前阿吉大哥说，是祖母的父亲修建这一道石墙的。当时，“公馆”的地点大概还是在河边。这道石墙修在离“公馆”以及谷间、“在”的村落那么远的天洼南面斜坡上。

祖母的父亲当时是本地的豪强，他从天洼的水源铺设水管，引水入村，给全村人做了一件好事。后来，前阿吉大哥把老化无法使用的水管修好，重新恢复给村里供水，至今还是如此。这种权势者心血来潮般的工程肯定遭到不少人背地里的辛辣非议。他从四万十川引进以鲶鱼为诱饵勾钓鲶鱼的技术，把作为诱饵的鲶鱼免费分发给大家，从而为谷间的人们的身体补充蛋白质提供一条渠道。不过，大家未必买他的账，这些业绩不一定都是有口皆碑。有的人就认为这是“公馆”的公子哥儿的玩票，还强迫别人一起接受。尤其修这道石墙，加上后来前阿吉大哥的所作所为，人们甚至轻蔑地风言风语传说他们家有神经病的血统。

据安佐说，石墙不是直线，而是非常大的一个椭圆周长的一部分。教授根据测量的数据同意安佐的论点。这下子安佐更加来劲，谈到在我们这一代已经开始不再传承的“死路”。

“明天如果上机场前还有时间，早晨我带着去看‘幽灵之路’。从谷间北面斜坡登上去，也是东西走向，有一道石子路的遗迹，称为‘幽灵之路’。对本地的传说最详细的是阿吉大哥，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在森林环绕的这块土地上开拓奠定现在这个基础的领导人叫做‘破坏者’。就像巨人传说里的一种形式，这里形成村落以后很久很久，从海上进来一批开拓者。‘破坏者’强迫他们劳动，修建那一条石子路。石子路修好以后，在月光明亮的夜晚，如同一条巨大的白蛇。在月光映照下、‘破坏者’让开

拓者们排成一队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他们的影子越来越淡，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家的主人叫做老奶奶，是她告诉我这个传说。她说，修建这条石子路的开拓者们都活到一百多岁，可是他们死后的幽灵还滞留在森林边上。为了把幽灵送到森林外面，于是修建一条滑行道。这条幽灵来来往往的道路就叫做‘幽灵之路’

“在老奶奶的小时候，还保留着每到盂兰盆节，孩子们提着灯笼到‘幽灵之路’上行走的风俗。这个风俗与‘童子螢’的独特风俗结合在一起。‘童子螢’前些日子还恢复过一次……,,

“我小时候，就是战争末期那个时候，”安佐把话题接过去，“两位天体物理学专业的双胞胎兄弟疏散到这里来。他们在国民学校教书，大家给他们起外号，一个叫阿波老大爷，一个叫佩里老大爷。现在想起来，其实他们都是年轻的老师，哪是老大爷啊……”

“用地球至月球轨道的最远点和最近点取外号，实在很巧妙。”与安佐差不多同样年龄的地质学教授立即兴趣盎然地附和着说。

“那两个人进入森林测量调查，他们在国民学校里进行科学演讲，汇报调查的结果。说是石子路在环绕盆地的森林下边切出一个水平的椭圆型。是战前‘公馆’的主人……就是老奶奶的父亲在天洼南面修建雏型。后来由于我们不清楚的原因，石子路被破坏，只剩下下面的石墙。也有人说是因为先修石墙，然后在石墙上修石子路，花费太大，耗尽了资金……”

教授显出思考的样子，和古泉对视一眼。与行家的慎重态度截然不同，龟井开始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起来。

“不管怎么说，老奶奶的父亲修建石墙，肯定有他的目的。椭圆型是什么含意，我们还不明白，但是，‘幽灵之路’严格按照水平面修建。要说与这条水平的道路相对应的，就是最下面的瓮川。这样看来，大概是想在两者之间的人的世界里再修一条水平的道路吧？通过这条路，把森林的能量引进当地人的生活里。如果这个规划完成的话，天洼那一带也就变成特殊的地方……

“前阿吉大哥继承这个设想，在那儿修建人工湖堤坝。然而我们把他逼到死路上去，他就死在湖里。这样，天洼就变成了不好的象征。我们批判阿吉大哥，恐怕也是受到场地的力量的诱惑吧？

“如果我们完成修建礼拜堂和石墙上的水平道路的规划，那个地方就会变成正面的象征！”

龟井越是积极参与教会建设，与家族之间的关系就越紧张，处境就越困难。集中表现在荒先生设计的富有特色的圆筒型礼拜堂的建设上。当模型送来的时候，那精美的设计可以说是大家所预料的。包括第二期工程的规划在内，精致玲珑的模型上的生活区前面的院子面对石墙上的石子路，排列着一组盖着纸瓦的木造小屋子，其风格与当地的民居基本一致。正如 K 伯父所说的，考虑到将来作为学校使用的可能性。生活区的房子顺着斜坡一层层盖上去，构成多层化的形式，里院的房子大概最适合用作多功能室和技术开发室。

建筑公司对荒先生的设计作品历来非常尊重，打算运用最新技术在四国第一次展示自己的典范杰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信心。所以，我们都对资金是否充足感到担心。扎卡里和古泉更明显认为必须重新编制预算。这时，扎卡里带着讲解的语调进行补充说明：

“我以前见过的圆形教会设施只有 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礼拜堂，由萨利年设计，是非常著名的建筑物。圆形大厅往往是希腊、罗马时代人们集会的地方，但是在现代建筑中极少采用圆形构造，主要是考虑音响效果的问题。

“现在这座教会礼拜堂设计为直径十六米的圆形。但是在圆形的室内，声音就凝聚成焦点，产生颤动回音现象。就是日本人所说的‘鸣龙现象’。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荒先生使用他的建筑事务所的经费委托生产技术研究所的专家进行实验。利用瞬间放电脉冲作为声源在二十分之一的模型上进行实验……测定各个座位、各个位置对脉冲电流的感应。详细情况我就不说了，但的确出现明显的颤动回音现象。就是说，如果不进行扩散处理，就无法演奏音乐。

“我们决定采用几项措施，例如在地面四周砌起高约四米的扩散墙；设计倾斜的窗户和进出的大门，与水平面产生一定的错位，以防止反射音向室内中心集中；天棚设计成角锥形，而且采用空心构造和多孔性材料，以获得良好的吸音效果。当然，最后的结果只能等全部竣工以后才能得以验证，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不仅将建成一座形状别具一格的大厅，而且音响效果也非常理想。在茂密的森林环绕的地方将出现一座具有世界一流音响效果的圆筒型大厅。可以容纳二百名信徒，余响大约为一点四秒……

“荒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建筑设计师，他在每个细小的环节都要体现自己富有独创性的构思。另外，因为圆筒型外墙上的窗户与圆锥形的屋顶形成角度微妙的偏差，古泉准备采用高压喷射微粒水泥的新工艺，保证做到尽善尽美。在与建筑公司正式签订合同的时候，将交给教会方面比当初增加五千万日元预算的概算书！那么，设计和施工的方案是否需要进行修改？”

“不用修改。”龟井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这个新的预算。我们都为他担心，他说，“本来打算过一段时间再处理财产，现在提前进行，问题就解决了。”他还打算同时解决与家庭、亲属之间的官司问题。松山的一家开发公司准备扩大发展高尔夫球场，龟井一直拒绝把土地出让给他们，现在双方已经签订了出让土地的合同。他拿这笔钱公平分配，并且放弃旧町地域住宅的所有权，与妻子正式离婚。龟井决定搬到“公馆”的工厂二楼居住。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龟井担心两件事。一件是担心把土地出让给开发公司以后，可能会与以保护瓮川、真木川流域自然环境积极分子为主体的自然保护活动产生分歧。但是，有一次在集会以后，阿吉大哥对他说：

“龟井，实际上并没有具体实行高尔夫球场的扩大计划。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带动地方经济膨胀的势头很快就在全国衰退下来。”阿吉大哥以坚决的口气说，“我们盼望这件事尽快明确下来。”

龟井担心的第二件事是财产变卖以后的税金如何返还的问题。最近对龟井逐渐表现出好感的总领事曾为此几次去松山的县政府和真木町政府进行努力。有什么具体的效果另当别论，但他使町政府认识到即将建设的礼拜堂在当地具有文化中心的作用。他由于专心致志地构思《治疗塔的孩子们》的后续部分，头发、胡子都没有时间修饰，可是为了去县政府和町政府活动，他特地到河边那家因小孩子和年轻人的顾客锐减而几乎歇业的理发馆修剪收拾一番，穿上显然是国外面料、国外定做的黑礼服，乘车出去。虽然面带明显的疲惫神色，但更显示出洗练洒脱的威严。

不过，这种穿着整齐出门的时候毕竟很少，总领事更多的

是把自己关在天洼北面斜坡上的住所里，一心一意地构想《治疗塔的孩子们》的续作，毫无前外交部官员的印象。而且只要和他略为接触过的所有教会成员都发现总领事的心底淤积着深刻的郁闷情绪。尤其是阿吉大哥，对父亲的疾病一直挂在心上——K伯父在台风的第二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专心听阿吉大哥关于教会建设的说明。总领事和K伯父两个人在一旁聊天，总领事表示自己不想第二次住院。他的想法也传到我们的耳朵里。

从此以后，阿吉大哥逐渐变得沉默寡言，除了在教会传道，很少听见他说话。但是，有一次他这样对我说——这段话一直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第一次被老奶奶称为阿吉大哥叫去的那一天，她郑重嘱咐我们，不要把她送往松山的医院，使她离开森林里的这块土地。我们也决心遵从老奶奶的意愿。但是，老奶奶病重的时候，冈田医生和我们都感到害怕，最后还是把她送进了红十字会医院。老奶奶的嘱咐和我们的决心都变得毫无意义。

“现在，我感觉到当年老奶奶这句话所包含的意义很快就会复活。总领事身体里的那个东西即使转移，他也不想第二次动手术，似乎宁可接受死亡。据K伯父说，正是因为弓子了解这个情况，才同意总领事一个人搬到这里来。

“老奶奶对我说过，你应该为下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尽心尽力。老奶奶指的不就是总领事吗？阿佐，我相信这一点。”

对总领事严重的郁闷情绪以及造成这种心情的体内异常状况，安佐自有独特的想法。她本来对阿吉大哥使用手指、手掌的功能给患者治病十分冷淡，但现在突然一反常态，直接向阿吉大哥建议说：

“你的治愈功能，要是那个心脏病孩子的母亲说的话是正

确的话，已经很久没有使用了，一定储存强大的能量。要不在总领事的后背或者肚子上摸几下怎么样？或许能有一些效果哩。”

有一天，总领事来到我的事务所，他的脸色如象牙那样苍白发暗。他对我说——“即将就医者的记录”的箱子里收藏有相关的资料，即“The year of killer weather[1]”特辑的 *Life*[2] 杂志。

“阿佐，阿朔作为一个巨大的构造回到同温层与地球进行交流的时候，很有可能向地球发回强烈的信号吧？外交手段一般都是很野蛮的。我从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一位朋友寄来的材料里受到这样的启发。

“那一篇文章概括美国在这一年里接连发生的飓风、造成密西西比河洪水泛滥的暴雨等异常天气。其中说到，今年春天袭击美国东部的暴风雪非常可怕，五万九千次对地放电，就是伴随着雷击。还有照片，令人惊心动魄。最厉害的时候，一个小时竟然有五千一百次雷击！听说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以南的地方，在零点一六平方公里地面上一下子全部泻下来，造成一万起山火燃烧，一千人伤亡。

“受到这个启发，我打算写阿朔的巨大构造在富士山周围造成大雷雨、龙卷风、冰雹等情况。因此想委托东京的朋友把佛罗里达州坦帕的雷击照片重叠在富士山的照片上洗印出来，先发个传真。你能给我发一下吗？”

“即将就医者的记录”的箱子里也保存有这篇粘贴画式的作品所需要的照片。那景象令人想到地球飞进无数小行星里即

① 意为：灾难气象年。

② 意为：生活。

将烧毁的 SF 电影的世界末日的场面。照片有富士山的背景，扎卡里说很像卡顿·沃涅喀的小说描写的被中子弹毁灭的城市的情景。我想，这是总领事遗留下来的罕见的别具一格的艺术创作。

这一年的六月，总领事出门进行人生最后一次旅行，到日内瓦、萨尔茨堡、维也纳旅行一周。起先打算由弓子陪他一起去，但由于她在代官山经营一家欧洲时装的店铺，生意很好，店里离不开，就由阿吉大哥陪同。也许弓子还是想通过这次陪同旅行的机会让阿吉大哥重新考虑去欧洲留学吧？

关于这次旅行的总体情况和具体细节，总领事没有留下只言片语。阿吉大哥把旅行的大体情况告诉了我。以下是我根据在“即将就医者的记录”的箱子里保存的阿吉大哥的简单记录，并与美津、阿田一起向本人询问后的归纳整理的情况。

六月九日　　星期二。东京一苏黎世。雨。在 K 伯父家住一夜，被总领事叫醒，前往成田机场。弓子也前往送行。与她开始共同创办企业的胡经理也来到东京，由他开车。高速公路上，大型卡车从后面超车时，车辆四周溅起剧烈的水雾。总领事一路上几乎沉默不语。在机上，Swissair[①] 的空中小姐用标准的学生腔法语称呼“大使阁下”，总领事愉快地亲切回答。机上的早餐有凉菜鲑鱼、荞麦面薄煎饼、鱼子酱，吃得很香。

（弓子见总领事最近迅速消瘦下来，便让阿吉大哥一路上照顾他多吃一些。但总领事在旅行中始终食欲很好。总领事去世以后，他的外交部同事编写一本纪念小册子，其中有一篇短文说，每年年末，在东京大饭店召开宴会时，总领事总是很早

①意为：瑞士航空。

光临，把鱼子酱吃了个饱，引得大家反感。不过，这篇小文也流露出作者庸俗的性格。阿吉大哥把自己那一份鱼子酱也给了总领事。）

饭后，总领事喝了点干邑白兰地，把椅子后背放倒，戴上眼罩睡觉。机舱里正在放电影，我也没有兴趣，闭着眼睛，打算睡觉。一会儿，忽然觉得身旁有动静，睁眼一看，只见总领事在看着自己。他的目光显得忧郁，表情一本正经，像是观察什么植物，显然没有想到我会睁眼反看着他。接着，他用我感觉亲切的英国英语对我说：

“灯光映照你的侧面，用现代风格的伦勃朗光线看上去，实在非同寻常。尽管是在小范围里面，人们天天把你视为‘救世主’。现在不仅你说话的姿势语调，连容貌也超凡脱俗了！”

（总领事探出身子，灯光从头顶上映照着他，反差强烈的头部到喉咙这个部分与挂在他在法国任职时书房里的、穿着领子宽大的短大衣的波德莱尔的照片——纳达尔拍摄——很相似。那个时候，总领事才三十多岁，宽大的额头棱线坚毅，鼻子直挺，下嘴唇充满机智，眼睛饱含情感，自称与布拉克蒙为《恶之花》再版所创作的卷头画很相像，但是我的童心觉得与纳达尔拍摄的、年轻纯洁、梦幻般表情的波德莱尔的照片很相似。现在，总领事发际伸长、头发稀疏，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像那张照片。）

飞行十二小时以后，抵达苏黎世。晴，迅即半阴半晴。气温暖和。两旁的树木葳蕤葱茏。沿街而去，抵饭店，可俯视远处地形复杂的湖泊。 Dolden Grand Hotel[①]。订两间都有双人床的套间。从当地时间六点开始，两人一直沉睡到第二天早晨。

① 意为：多尔顿大饭店。

六月十日　　星期三。苏黎世—萨尔茨堡。晴。从早餐的餐厅可看见外面修剪得很矮的七叶树、橡树、榆树、白桦树的树丛，羽毛黑色的小鸟啁啾婉转。总领事谈起《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报道。

“日本的学者和财界人士利用电通提供的消息，向首相提出报告。如果在国外看到这样的报告，就感到日本实在孤立于世界之外。他们无视亚洲的经济发展，一味强调美国要求的尊重人权，其实就是说日本的财界想打入越南、中国的市场。我以前一直就是被这些家伙摆布的。”

吃早餐的时候，一个长相年轻的中年犹太人 Dr. Franck[①] 前来拜访总领事。他们到大厅里谈话。后来，这位 Dr. Franck 送我们到苏黎世车站。（好像总领事秘密让 Dr. Franck 向驻附近某国的日本大使联系。大使馆距离萨尔茨堡很近，乘飞机只要一两个小时，总领事为什么让一个外国人负责联系工作呢？后来我对此事进行过推测。）

Euro City international express 163°[②]。六个人乘坐的包厢就我和总领事两个人。经阿尔卑斯，前往奥地利。尖顶塔和清真寺风格的两种教堂交替着出现。总领事告诉我沿途天主教和新教分布的情况，使我想起小时候每次出外旅行时受到的现场教育。总领事休假的时候，经常去因斯布鲁克斜坡陡峻的滑雪场。从萨尔茨堡乘坐来迎接我们的车子，前往七千米高度的山庄风格的 Hotel Kobenzl[③]。我们订了相邻的有双人床寝室和带

① 意为：弗朗克博士。
② 意为：欧洲城市国际快车 163。
③ 意为：科本茨旅馆。

阳台的起居室的套间。

正面是萨尔察赫河、市区，右面是墨绿的山峦，左面是巍峨耸立的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傍晚，前往位于景色中间部分的霍恩萨尔茨堡城堡的山上。雨，粉红色的闪电和雷鸣。拂晓，远望城堡的山峦，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常见的云彩蜂拥而来。

（总领事在从苏黎世过来的列车餐车里，要了一份烤牛肉，蘸上浓稠的茶白色沙司——年轻的时候，一想吃日本烤牛肉，就吃这种欧洲烤牛肉。虽然外表不一样，大概味道差不多。

六月十一日　星期四。阴。上午，Dr.Franck来。总领事任驻EC大使时，他是总领事的部下，现在是日本一家制药公司驻布鲁塞尔事务所的负责人。

（大概因为前两天移动的劳累和旺盛的食欲的缘故，今天早晨送到他房间的各种香肠、鸡蛋、面包的早餐，他一动没动，只是躺在床上。

我到大厅把Dr.Franck接到总领事房间，然后独自沿着公路爬到山腰，到散布着宽大农户住宅的牧场散步。回到饭店，在总领事起床以后正在盥洗的时候，我第一次和Dr.Franck交谈。

Dr.Franck在里昂大学理学系研究水晶，取得博士称号。他现在工作的事务所主要是准备推销出口在生产牛痘疫苗过程中开发出来的对细胞活性化有效的药品。据他说，欧洲各国以对这种药品的科学分析尚未完成为由，采取拒绝的态度，所以很难推销。

我们只是这样聊天，他没有透露自己协助总领事完成此次旅行目的的任何内容。Dr.Franck称赞我的法语说得好，我却

从他的法语中感觉到外国人的语调。

总领事和 Dr. Franck 一边吃午饭一边把事情谈妥，然后我自己乘公共汽车到市区，参观莫扎特广场、莫扎特出生的房子的博物馆和霍恩萨尔茨堡城堡。总领事在市内观光游览图上给我注明一家面对莫扎特广场的咖啡店，便在那里用餐，吃的是维也纳牛排。）

夜，与总领事一起到市内看木偶戏《魔笛》。

（总领事告诉我，他原先听过菲舍尔·迪斯科扮演帕帕歌诺演唱的歌曲，后来又看过本人的演出。他一边看着舞台一边低声哼着几段咏叹调。我觉得大概他听到 Dr. Franck 的报告后心情舒畅，但同时也感觉到情绪的紧张和兴奋。演出结束后，我们到一家经营日本菜和中国菜的餐馆吃夜宵，总领事也高兴地滔滔不绝说话。）

六月十二日　　星期五。终日小雨。总领事整个上午都躺在床上。

（试验总领事在临出发前让我从美津那里借来的 DAT 的录音效果。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录音电视新闻，并且在一个人吃午饭时录下与服务员的谈话。刚吃完饭，总领事下来。他对服务员说没有食欲，可是 Dr. Franck 到来以后，服务员尊敬地称呼他大使阁下，结果端来一盘小牛里脊肉做的鸡蛋那么小的牛排，配以新鲜的龙须菜。总领事吃得很香。

饭店女老板前来问候，哀叹天气不好，仿佛是她的过错，看见桌子上的 DAT，便说举办夏天音乐节时总是住在这个饭店的玛耶斯特罗等音乐家——泉的前夫、著名的日本指挥家也住在这个饭店里，餐厅里有一张椅子上贴着他的名签——都一致盛赞日本的录音机。女老板仿佛一下子记起来，从总服务台

拿来一张光创作的CD!

说起来，向总领事推荐这家Hotel Kobenzl的是K伯父。前年，光把他长期创作的小曲子集结成一张由钢琴和长笛演奏的CD。为纪念CD的出版，一年前，K伯父一家子到萨尔茨堡旅行，就住在这家饭店里，刚好碰上光的生日，女老板看到发来的带画的传真贺电，便送给光一份祝贺生日的礼物。作为回礼，光把CD送给她。

现在，女老板听着CD的音乐，十分感动。她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总领事。然后说：

“我的父亲开一家小旅馆，我嫁给这家具有悠久传统的饭店的主人，也把孩子们培养成为接班人。我这只是遵循父亲的应该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的教导。看到那位残疾青年，再听他的音乐，我才感到他真正开拓了积极的生活态度。”

总领事浓黑的睫毛遮盖下忧郁的眼睛流露出对女老板的感动表示深有同感的神色，但当他从女老板的唠叨中解放出来以后，这样说道：

“我听Dr.Franck说，这个女老板可是有两下子哦。尼克松总统访问欧洲的时候，萨尔茨堡机场挤满了反对的示威游行的队伍。但是总统仍然坚持来此地访问，这家饭店盛情款待，从此饭店的菜肴名扬天下。那个时候，这位年轻漂亮的女老板在总服务台接待，而她的丈夫、就是这家饭店的长子在示威游行的队伍里。他们对生活有着各自不同的积极的态度。”)

六月十三日　　星期六。阴有小雨。总领事昨天一天都在饭店里休息，今天精神很好。我建议租车去观赏萨尔茨堡周围的湖泊，弗谢尔湖、巴托伊西尔、蒙特泽。

沃尔夫冈格湖、赞库特·吉尔根、赞库特·沃尔夫冈格，最

后在魏森·列斯吃饭。

（总领事喝了当地生产的啤酒，并且吃了不少烤羊羔脖子肉和土豆片。）

回来途中，小雨开始下大。斜坡的牧草地上，一台拖拉机牵引着小型粪便车，缓慢行驶着往地里喷洒。总领事说我是农学系毕业的，问我什么意见。我回答说：

“为了不至于使粪便干燥附着在表面，以及散发臭味，特地选择这样的天气施肥。”

于是，总领事说：“如果用绳子把人拴着在喷洒粪便肥料的那块地上转圈，恐怕用不着一个小时、任何人都受不了吧。”

六月十四日　　星期日。天气晴朗。在总领事的房间里早餐。中午，离开饭店，在米拉贝尔广场下车。然后分别活动。

（总领事早餐吃得很好。当地的面包很有咬头，总领事说这种面包在日本国内买不到。便问我是不是在农场也可以烤制。让女老板把制作面包的师傅叫出来，询问烤制技术，热心积极地向我推荐。我在米拉贝尔宫殿的庭园里漫步，今天是我们来到欧洲以后的第一天晴朗的天气，花圃里的鲜花在明媚的阳光里闪亮耀眼。然后登上二楼，从大理石楼梯到宽敞的楼梯平台都挤满了人。我走进举行白天音乐会的大厅，窗户旁边的一张大桌子上摆着一瓶鲜花，我在桌子后面拣一个座位坐下。

快开演的时候，工作人员带着五六人进来，坐到摆放着古代乐器钢琴的正中间的前面第一排空着的位置上。其中有总领事，还有一个年龄和总领事差不多、同样穿着黑色礼服的大个子日本人。这个人用德语向带路的女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并且给她小费。我想起在电视或者新闻照片上见过这张面孔。演员用古乐器演奏莫扎特的三重奏乐曲。第一场结束以后，我隔着

人群看见总领事在休息室里拿着葡萄酒酒杯和那个陪同聊天。第二场开始以后，两个人一直没有回来。

音乐会结束以后，我从好几座大桥中的一座走过，来到旧市区。走过莫扎特广场，在一个小广场的、主要是学生顾客的意大利餐馆——大概附近有大学吧——吃午饭。从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细小的帕帕格诺铜像。回到通往莫扎特出生的房子那条路，在街面上消磨时间，顺便买一块生火腿。如果回国时能够安全过海关，就送给农场里喜欢制作火腿的那些人。

走上咖啡店的二楼，白天客人一般都集中在阳台上，但没有看见总领事。我走进又高又厚的墙壁遮挡的昏暗的店里间，却见总领事把脑袋靠在椅背上，整个身子窝在椅子里，一双眼睛在苍白的脸上放射出强烈的光芒。他有气无力地说：带我去坐出租车。我搀扶着步履蹒跚的总领事晃晃悠悠地下楼梯——有几年没有这样直接接触父亲的身体了？——他的身体如此单薄，令我震惊。一回到饭店，总领事一头倒在床上，也没有吃晚饭。第二天的早餐也没吃。）

六月十五日　　星期一。微阴。萨尔茨堡—维也纳。Super City fast business trains 967[①]。

还是两个人坐一个包厢。总领事把昨天的情况告诉我。

昨天见面的那个人与因贪污事件正在接受法院审判的前总理的心腹某政府高官关系密切。他曾经在警察厅任职，传言将出马参加下一届的议员选举。那位政府高官曾任警察厅长官，正在密谋策划通过特赦使前首相重新上台。如果这个计划获得成功，再经过一两次选举，他很有可能坐上外务大臣这把交

①意为：超级城市商务列车 967。

椅。如果三者结合为一体，日本的一切政治就完全操作在自己手里。总领事昨天与这位自己同一代的政府官员会谈，忠告说如果他制定日本的外交方针，自己就极力干扰制止。即使他没有直接参与使前首相东山再起的阴谋，但只要在傀儡政权里任职……

如果外交专家容忍外交成为某个派系的主要政治家的私利的工具，那么这样的外交专家就不能容忍——没想到自己的老朋友是这方面的能手……

总领事干扰的手段就是公开发表他在前首相手下工作时的秘密材料。总领事对他说：自己死于癌症以后，这些材料就委托给作家 K和自己的儿子。（总领事的 my son使我回想起亲切熟悉的特殊的时间记忆。）最后，总领事总结似的说：

“我不说我没有为我们的国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然而，比起以前的正面作用，我认为在这次旅行中已经基本抑制住将来的负面作用，这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就在饭店前面的国立歌剧院观看瓦格纳的《尼伯龙根指环》第三出《齐格弗里特》。总领事身穿小夜礼服。我借他的黑色夜礼服穿。这身衣服定做的时候自然没有想到现在身体消瘦的情况，不过我穿着正合适。倒觉得总领事身上的小夜礼服是借别人的服装那样不太合身。我觉得总领事肯定极度疲惫，但是他始终保持端正的姿势认真地听到最后。中间休息的时间比较长，他甚至都没有体力到大厅里喝香槟，实在遗憾。

“光和他的父母亲也一定在这里看过同样的节目。”我说。

“阿 K 和阿优在看节目的时候大概会想起光在四五岁以前只对鸟叫的声音有反应吧，他们一定从最后一幕的演唱——总领事用德语说‘演唱’——中感觉到自己人生的终点吧？

“我现在也多少有一点同样的感觉。我至少从一个侧面对

前首相打算东山再起的内阁进行一定的干扰，不过，想到将来出现一个大同小异的外务大臣，顿时失去成功的感觉。说起来，这本来就与灵魂的修炼没有关系。”

（总领事的话引自 K伯父于德国柏林歌剧团在日本公演时写的文章。现把K 伯父文章的有关部分抄录如下。）

……我和妻子原来担心身体残疾的光如何承受五个小时的歌剧演出，可是，尤其当布吕希尔蒂以肉体与灵魂的全部魅力演唱着世界上最美好的咏叹调时，光听得如痴如醉。/我想到只热衷于音乐的光过去的各种人生方式。例如乐剧将近尾声时，哈根将酒杯递给西格弗里德，心怀叵测地问道："听说你听得懂鸟的语言……"可以说是天真单纯的西格弗里德回答说："我已经好久没有注意听鸟的歌唱了……"

光出生以后四五年里不能说一句完整的话。但是他经常倾听一百多种鸟叫的录音，不知不觉地把鸟的声音全都记下来。有一次，在森林里，他听到鸟的叫声，突然说道"这是秧鸡。"这是他第一次说出意思明确的话语。从此以后，他开始在情感传递这条小路上摸索，立刻进入音乐之门。现在，音乐已经成为他生活的核心，似乎完全忘记了鸟的叫声。但是，不正是那些鸟的鸣叫声把现在使他倾倒入迷的瓦格纳与过去的他紧紧连接在一起吗？

六月十六日　　星期二。晴。早晨去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的成员合唱赞美歌的教堂做弥撒。

（与我们同坐一排的还有一些看似生活富裕的三十多岁的日本女人。也许她们还记得电视上出现过总领事任外务省欧亚

局长时会见苏联政治家的镜头，坐在总领事旁边的那个女人特地让自己前面一两排的伙伴们一起与总领事合影，因此我也被她们摄入镜头。她们是出来旅游的，这位看似旅游团团长的女人向我们说明弥撒的过程。我问她：“你受过洗礼吗？”她回答说：“我是圣心吧？”在神父的演讲即将结束时，她告诉我们：神父就要指示大家和周围的人们握手。总领事对她的话无动于衷，这个女人便用手指头捅了捅总领事的手臂。总领事的太阳穴到整个额头青筋暴露，勉强忍耐着。）

总领事大概是在维也纳机场的免税店买的手提包。他一下子送给我三个。我打算分送给美津和阿佐。但是，总领事用一种我觉得很冷淡的语气说：“安佐不需要。美津不喜欢这种普通的牌子。”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其实，我一直觉得需要有一个手提包。“变性”以后，我深深感觉到一个非常不便的事实是：原先什么都往衣服、裤子的口袋里装，自从穿上女人的服装后，口袋就根本容纳不下。所以总想要一个合适的手提包。之所以没有买，因为安佐说“与自己的年龄不适合”，把K伯父到国外旅行送给她的手提包转送给我。

阿吉大哥没有钱买礼物，只给美津买了一块比普通尺寸宽大的围巾。从远处也能看出来是名牌货，但并没有像总领事说的那样，她也没有挑三拣四。阿吉大哥没有送我礼物，而是给我带来K伯父送给我的特制版的重新集体翻译的《圣经》。

《圣经》装帧很豪华漂亮。这是《圣经》翻译实行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学者送给K伯父的。这位老学术泰斗在电视上看到K伯父的《一个无信仰者的祈祷》的演讲后，立刻把这本书送给他。据阿优说，K伯父尽管很敬重专家，但具有强烈的自卑情结，他把对方的好意视为强者对弱者要害部位的猛然

攻击，心里很不愉快甚至没好气地说：无信仰者也有无信仰者的自由，要做到这一点这实在相当痛苦！可是，不久以后，那位学者去世，他的高足弟子——《圣经》研究家，K伯父也喜欢读他的文章——发出参加追悼会的邀请信。K伯父的心情又一下子颓然消沉下去。摆在书架角落里的这本《圣经》也逐渐变成沉重的负担。

总领事需要什么书，只要告诉K伯父一声，大概K伯父也以此为乐，便立即到神田的书店街寻找，然后通过快速送达公司送过去。K伯父对新式机器的使用采取保守的态度，他家里别说文字处理机，连录音电话都没有，自然也不会有传真机。总领事需要的书籍一般都是通过快信告诉对方。如果K伯父买不到总领事所需的书籍，就打电话到事务所，让转告总领事。有时候从电话里听出来大概是在书店街打的公用电话。

有时候K伯父也把自己看后觉得有意思的书籍寄来。我每天早晚都要去总领事的住所，届时把书籍带过去。有一次，总领事这样对我说：

“阿K一直铭记着自己不是学者，所以每次向我推荐专业书籍，总是显得犹豫害臊，怕人见笑……可是，关于外交方面的评论，我把雷蒙·阿龙的新书从巴黎给他寄去，这个从学生时代就崇拜萨特的人，读得非常认真，在起居室的书架上与乔治·凯南的书摆在一起。作为读者，他从来都是一种新出家人那样的态度。

“嗯……阿佐，我想说什么来着？对了。这个阿K，最近把他认为有意思的书给我寄来吧？这个变化说明什么呢？从阿K来说，没有出现使他学问情结衰退的事情吧？就是说，他明白我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看得非常清楚，我对此甚至已经无法反驳以获得心理平衡，因此他十分着急。说起来，阿K

也很可怜啊！”

我大概流露出困惑无奈的表情。总领事的甚至给人无机物般感觉的额头上晕出淡红的血色。他说：

“阿佐，你大概感觉到，一个即将死去的人，就可以是同情别人的身份吗？未必如此。我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做完的事情没有任何留恋。死后，如果还有灵魂，无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我都不会悲哀。如果灵魂消灭，那时我已经不存在，也就谈不上悲哀！”

前些日子，总领事委托K伯父寻找中世纪的神秘学思想家迈斯特·埃克哈特的现代德语版说教集——其实他有一本在法兰克福的旧书店购买的精装本，但是语言太难，看不懂。K伯父对总领事需要的书籍总是有求必应。一位他尊重的、和他差不多年龄的小说家、也是德国文学研究家最近出版的新书里引用了他亲自翻译的埃克哈特语录，于是K伯父让他把原书寄来。书里还夹着书签。K伯父再把这本书寄给总领事。总领事大概还是唠叨着“阿K真可怜！”但还是认真阅读，还用红铅笔划了一些道道。现在把总领事划红道的一部分抄录如下：

> 无论六天前或者七天前的日子，还是六年前的日子，对于今天来说，都与昨天同样地接近。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只处在惟一的现在之中。由于天的运动，由于天的最初的运行，才有日子。于是灵魂的日子在惟一的现在之中诞生。万物在灵魂的自然亮光里发育生长，那里有完整的一天，白天与黑夜合二为一。

总领事刚才说的那些话正是他对这段语录的最初反应，他把这些话与阿吉大哥的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的传道结合起

来，从埃克哈特的语录中寻觅出对自己最重要的一句话。总领事经常卧床以后，他对前来看望的阿吉大哥这样说道：

“灵魂的日子在惟一的现在之中诞生这句话是我的祈祷词……,,

站在床边的阿吉大哥也有同样的感觉，默默地反刍这句话的含意。总领事大概以为阿吉大哥的沉默是表示异议，便以解释的语气继续说道：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依赖任何宗教吗？……一旦自己的体力和精力衰竭下来，就需要简短确切的祈祷词。你们的教会没有规定祈祷词，也是一种独立自主的主张。”

“……只是因为我想不出这样的词句。”阿吉大哥发自内心地说，“总领事经常阅读《圣经》，如果从中借用祈祷词，不是也可以吗？我这么说，也许基督教徒会觉得不愉快……”

“是吗？也许他们不会有意见的。帕斯卡的 abêtir，说自己都变得愚蠢，这与其说的是典礼的细节，不如说是祈祷。其实，要是他这样写，如果习惯于使用《圣经》的语言祈祷，大概会逐渐走进真正的信仰。这不是更自然吗？总之，（圣经）归《圣经》。阿吉大哥，对我这个肉体和精神都已经相当衰竭的年老病人，能告诉我真正的祈祷词吗？”

阿吉大哥自然无法当场作出满意的答复。但是，通过这件事，他开始重新认真思考祈祷词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参加集会的人们也各自在心里摸索祈祷词。虽然没有发出声音，但如同交响乐即将开始演奏之前，乐手们调整各自的乐器，只不过教会的人们在无声中进行调整。尤其在年轻人集会的时候，会感觉到一种汹涌澎湃鼓动着的急迫强烈的气氛。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逐渐齐声唱出祈祷词。我们每个人都为此而探索，为了齐声咏唱祈祷词的这一天的到来，大家都

在努力寻找共同的一句话。阿吉大哥以及参加教会“集中”的年轻人经常把认为将来逐渐成为思考核心的语录——有的引自《圣经》，有的引自《原始佛典》，有的引自西藏的《死人书》，有的是自己的创作——介绍给大家，然后在祈祷结束时一齐咏唱。这成为教会集会的习惯。

这些语录虽然大多是当场随意挑选出来的，但既然成为祈祷词，不会在当天的集会结束以后就立刻忘记。尤其在下一次“集中”的时候，有的语录会在大家的脑子里重新思考，在集会结束时自然而然地反复咏唱祈祷。这些语录都是我们教会的无形财产，不断积累。在祈祷词中，有的并不是从现有的书籍中引用的语录。例如有这么一件事。

美津平时帮忙做事务性工作，在教会的集会上几乎没有发言。有一次，在集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她似乎鼓足勇气似的发言，谈到当天早晨收到一封快信。她说，自己决定从事新闻编辑的工作，以及后来决心进入阿吉大哥的教会，其实都是因为受到高中英语老师的影响。这位老师不久前做过乳腺癌手术，今天来信说，由于癌症复发，准备接受化疗。她说：这种治疗仿佛是努力否定、消除——只是因为自己是女人而遭受的——一种惩罚，因此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惧……

“老师在信中说，她有时候产生一种梦幻般的思念、依依不舍的情绪。这不是因为觉得死亡很可怕。（说到这里，美津像小孩子一样啜泣起来。）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老师！今天，我想用这句话祈祷。我没有悲哀恐惧的感觉，而是充满另外一种感情，在阿吉大哥的教会里，我感受到与老师同样的心情……”

大概总领事那一天的身体感觉还不错，很难得地从天洼下来参加集会。在集会结束以后的轻微嘈杂声中，他对美津说：

“阿美，从岁数来说，你的老师大概是我的妹妹这一辈吧……和泉的年龄差不多。信写得很好，我打算把这段语录收进我的祈祷词集锦里。谢谢你。”

美津从来没有听过总领事亲切地用爱称称呼她，立刻满脸通红。

“我的老师比泉年轻多了！”美津后来愤愤不平地说，但其实心里很高兴。

关于总领事的祈祷词集锦，后来我直接问他，了解到以下条目。

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最后部分的咏叹调“在响彻云霄的声音里，在波涛汹涌的海潮里，在世界的呼吸的万物里。”总领事把这段话的德语原文作为祈祷词。他这么说：

“世界的呼吸，这个‘呼吸’的原文是 Atem。前些日子，泉送给我一张《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激光唱盘的时候，她告诉我这个词源于印度教的 Atman。他们请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就印度与瓦格纳的关系进行演讲。泉大概就是从那次演讲中听来的。就是‘宇宙我’吧？我以前散漫无序广泛的关心好像开始往一个地方集中，真是不可思议。”

总领事把《神曲》结尾的四行诗作为祈祷词，他完全可以用原文咏唱——后来，在总领事葬礼的时候，K 伯父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K 伯父阅读但丁的书籍，很难理解意大利语的原文，便询问总领事。但是总领事说自己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没有当场回答，过几天才答复。K 伯父说，这是总领事对他的外行人读书的批评——但是，他给我看的是山川的译文。“达到这想像的最高点，我的力量不够了；但是我的欲望和意志，像

车轮转运均一，这都由于那爱的调节；是爱也，动太阳而移群星。”[①]

总领事见我正在阅读K伯父送给我的新译《圣经》，便顺手拿过去，说：

“对不起。我有两处想与这个译本核实一下……嗯，这是一处，‘马太，马太，你为许多事操心忙乱，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最好的，没有人能从她手中夺走。’哦，原来是这么翻译的……

“还有一处，在这儿。‘阿爸，我的父亲啊。你凡事都能。求你把这苦杯移去。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

“这样看来，《圣经》中能够使我铭刻在心的地方大致都是耶稣的语录。可是，将耶稣的思想准确传播下来的不就是他的语录吗？

“阿佐，我们教会的‘救世主’虽然也传道，但更多的时候是独自沉思默想。尽管他本人认为这样做具有意义，但我觉得很难将他的思想或者说信仰传播给大家。这一次一起出去旅行，我不主动说话，他也很少开口。我至少觉得很拘束。小时候可不是这样，活泼可爱。那个南美人的司机还叫他Chatteringperson[②]。”

“大概时机还没有成熟吧？无论是教会内部，还是阿吉大哥自身的思考……”

总领事把羊皮封面装帧精致的《圣经》恋恋不舍地放回我的桌子上。他的面部皮肤苍老紫黑憔悴，但两眼炯炯有神。他

①引自王维克译《神曲》。——译者注

② 意为：爱说话的人。

目光锐利地盯着我，仿佛在问：时机成熟是什么意思？无论是教会内部，还是阿吉大哥自身的思考，你是在热切地盼望着吗？但是，没有等到我低下眼睛，他那宽容却绝不谦让的闪亮目光先移向窗外的绿叶。

那是七月初的事。阿吉大哥陪同总领事去欧洲旅行，一个星期以后，他回到这森林里的土地上——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我们留守者都这么感觉——于是，教会的成员都觉得精神百倍，连“公馆”周围的树木都显得更加茂盛翠绿，生机勃勃。

在工作努力出色的年轻人中，尤其伊能三兄弟和他们的女友表现得更加突出。三兄弟现在是农场的负责人，工作繁忙的时候，星期天也不能参加教会的集会，但是在扎卡里指挥举行音乐演奏会的日子里，他们开着轻便车——平时在放牧小牛群的栎树林里行驶——载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们前来参加演出——这个情景使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在农会举办的评比会上那些农民用自家的耕耘机驮来的农产品。

于是，灶间的教会就充满了——用扎卡里的话形容——如同美国南部教会那样音乐的狂热的祈祷气氛。当然，在音乐会之前，按照教会的规矩，参加者都要“集中”。这样，与平时单纯的集会相比，没有人抱怨牢骚。

伊能三兄弟与扎卡里在教会举办音乐演奏会差不多已成为隔周一次的定期活动，甚至还有不少人远自松山乘车过来观看，有的人要求阿田在演出结束后用面包车送他们去JR车站，以便赶得上末班车。这样，每到举办音乐演奏会的那一天，灶间的教会就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在录音等方面很在行的中里就把扩音器安装在工厂——正在制作的大家具原地不动——里，把集会的地点挪到工厂。在参加集会活动的人数急剧膨胀的情况下，大家都翘首盼望礼拜堂早日竣工。

音乐会的节目有女声三重唱，演唱表现黑人灵歌。她们的歌声把听众引向高潮。演出结束时，阿吉大哥自然成为大家瞩目的核心。阿吉大哥落落大方地进行简短的传道，事先准备一句祈祷词，最后大家齐声唱和。这个形式成为集会的新习惯。从安装在工厂的扩音器里听到实况的一些人，提出不仅仅教会成员，工厂的工人也希望和阿吉大哥一起祈祷。如果这么热心的话，可以早一点到教会来占位置嘛。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灶间的教会完全由“森林之会”的成员占据，这已经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所以从松山乘车过来的那些人都不敢挤进去。

隔周一次由扎卡里指挥伊能三兄弟的女友演出音乐会这种新的教会集会形式看似自然形成，其实是在阿吉大哥的决断下安排布置的。扎卡里为了欢迎总领事和阿吉大哥从欧洲旅行回来，筹备一场规模隆重的音乐会。阿吉大哥在详细听取扎卡里的节目和程序以后，拍板同意。在第一次演出获得成功以后，事隔一周，阿吉大哥建议再举办一次，从此音乐会成为教会的定期活动。

阿吉大哥对我们讲述在欧洲旅行期间的所见所闻，似乎都很一般。但是，现在不得不承认，他从欧洲回来以后，在教会“集中”的方式、传道的语调以及内容都出现明显的转变的迹象

另外，总领事的变化则更加明显。从欧洲回来以后，他时常从天洼北岸的住所到事务所来，但几乎不参加教会的集会。总领事本人没有解释什么原因，但原先周末的集会是在上午举行，最近改为下午，结束时已是晚上，大家都认为总领事是考虑到自己岁数已大回去不方便。其实，总领事身患恶疾，力图隐蔽，但现在已经瞒不住任何人的眼睛了。就总领事本人来

说，他的心情从他没日没夜地埋头阅读 K 伯父通过快递公司送来的各种书籍的生活方式中——我觉得，他对续作小说的热情已经减退——暴露无遗。

我和小雪、安佐轮流给总领事送饭。我们都看到总领事躺在床上，床边的小桌子上放着辞典，同时阅读几本书的情景。

但是，总领事还是不愿意为自己的日常杂事麻烦我们。于是，决定安排真木雄代替我们专门照顾总领事。据小雪说，现在真木雄一下课就去天洼，不到吃晚饭的时间不回来。尤其星期天，有时候一整天都待在总领事的住所里。

虽然总领事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外交官生涯，但就我所知，他并不爱说话。最近，这种倾向更是有增无减。他不是那种对小孩子亲切和蔼聊天的人。那么，为什么真木雄那么热心为总领事服务呢？我们推测的结果，大体总结出两条理由。

一条理由是总领事给真木雄工钱。另一条理由是虽然总领事的预制板住所只有两间屋子，但总领事一天到晚关在书房兼卧室的一间屋子里，真木雄可以在随时待命的另一间起居室里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好像还经常有两三个女中学生到那里去玩，虽然每次去的人都不太一样，但其中有上一次在“鞘”差一点发生遇难事故的女学生。这样看来，她们都是在当地浪漫活跃、机灵不羁的女孩子。

安佐和我曾一起探望过总领事。总领事明显体力衰竭。安佐建议他搬到“公馆”住，我也劝说。锻冶住过的那间休息室旁边的病房里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当时的医疗设备。

但是，总领事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按照 K 伯父的意图，安佐也就不再坚持，于是把话题转到与这间书房兼卧室隔着一道门和小走廊的那头、孩子们在里面的起居室。

“那边又是听音乐，又是聊大天，不觉得吵闹吗？在你思

考问题的时候……”

“不，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总领事似乎觉得这个问题提得蹊跷，他的太阳穴显现出苍白透明的虚弱血管，嘴唇一动不动，声音在嘴里滚动着，“我在这桌子上写东西的时候，用耳机听着瓦格纳的音乐；我在床上看书的时候，也不在意孩子们的说话声。真木雄让那些可爱的女孩子陪着自己，却只顾做自己的事，对她们也不太理睬，可是女孩子们好像并没有不高兴的样子啊……”

“我听阿 K 说过，阿优的哥哥秋山，现在是电影导演，拍出来的电影很受欢迎，评价也很高。可是上高中的时候，也是这样和同班女同学，还有女大学生混在一起。阿 K 还挺羡慕的哩。秋山、真木雄大概都对女孩子具有特殊的魅力吧。”

“他们真幸福。”总领事说。他的脸型还残留着年轻时候标准美男子的痕迹，说得很认真。我和安佐感觉到总领事不仅把真木雄当做一个使用方面的跑腿，而且也一片好心地对待他。

八月中旬，阿吉大哥对我说他前些日子到欧洲旅行一个星期，因此让我至少也休息同样的时间，建议我离开事务所到外面去休假。最近，阿吉大哥专心致志于教会的“集中”和传道，他还能分心关心到我的休假，其实是有原因的。阿吉大哥定期和东京通电话，就总领事的病情交换意见，K 伯父在电话里邀请他出来休息一下。

北轻井泽有 K 伯父的别墅。阿吉大哥在第一所大学里发生问题后就躲避在那里，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地方。月初，K 伯父和光在那里住了十天左右，阿优接他们回家的时候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冰箱里还有火腿等很多食品，酒也不少，可以随便享用。于是，考虑到扎卡里还没有习惯日本的夏天而叫苦不迭，阿吉大哥让我陪着他去北轻井泽避暑。

扎卡里自然满心高兴，我反而是被他拉去——至少在表层意识上——的感觉。扎卡里迫不及待地想尽快逃脱这盆地里的高温，到高原地带去。他简直是心急火燎，第三天就制定出从松山机场经大阪到松本的路线，并预约好机票。

“现在日本的交通情况，几家航空公司的地方航线很有意思。”扎卡里兴致勃勃地解释说，“通过网络可以把东京这个中心城市排除在外自由组合航线。今年春天，我随荒先生去巴厘岛调查村落情况，出发的时候坐的是福冈直达登帕萨的航线，可是回美国时，坐的是那霸到洛杉矶的飞机。”

我们乘坐七点五十五分从松山起飞的全日空飞往大阪，再乘坐十点三十五分的日本航空运输的飞机前往松本。与大多数研究日本问题的外国人不同，扎卡里对日本饭菜不感兴趣。他到麦当劳店买了三份汉堡包以及可口可乐，然后立即奔向租赁汽车营业部。在那里他了解到长野高速公路是模仿美国的高速公路建造的，立即决定沿一四三号公路去上田，再沿一四四号公路到长野原，然后顺一四六号公路往北轻井泽。我们基本上按照预定时间，于下午三点到达寄存别墅钥匙的管理工会事务所。

我并不是一个敏感的民族主义者，甚至觉得自己很宽容，但那一天的心情很不好。我坐在扎卡里驾驶的奔驰车里，一种平时从来没有的情绪涌上心头。扎卡里开车的速度超过规定十公里，而且不论在山脉之间、溪流之畔、高原之上几乎一直维持这种速度。那种横行霸道、飞扬跋扈的神态使我强烈感觉到日本人生活感情的规范受到蹂躏。尽管现在的年轻人里有不少与扎卡里同样地理感觉的汽车族……

在飞机上的时候，扎卡里把一位委托他译成英文的主任教授的论文放在膝盖上，在上面的空白处画图。他还告诉我，他

对K伯父以森林里的土地为背景的小说进行独特的分析，绘制出的“符号化地点”图被荒先生采用，在此基础上设计教会，因此具有特殊的空间位相。我看见他运用数式的文章。以下抄录的原文自然收藏在“即将就医者的记录”箱子里。

以Γ_1、Γ_2代表两起事件，以φ代表谷间的状态。以$\Gamma_{1\varphi}$表示发生Γ_1后的谷间状态，以$\Gamma_2\Gamma_{1\varphi}$表示发生$\Gamma_2$后的谷间状态。一般地说，如果历史是$\Gamma_2\Gamma_{1\varphi}$，那么$\Gamma_2\Gamma_{1\varphi}\neq\Gamma_1\Gamma_{2\varphi}$。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不能重复”，通俗的说法是“覆水难收”。但是，另一种说法是“历史是重复的”。如果Γ_1、Γ_2的历史过程是同样的话，那么$\Gamma_2\Gamma_{1\varphi}=\Gamma_1\Gamma_{2\varphi}$。如果“无论做什么，结果都是一样的”，即使$\Gamma_1\neq\Gamma_2$，也会$\Gamma_2\Gamma_{1\varphi}=\Gamma_1\Gamma_{2\varphi}$。这时，$\Gamma_1$和$\Gamma_2$是“可换”的。

那么，按照K的说法，$\Gamma_n\Gamma_{n-1}\cdots\Gamma i\cdots\Gamma_{1\varphi}$就是谷间的历史，这仿佛可以解释为$=\Gamma_n\Gamma_{n-1}\cdots\Gamma_n\cdots\Gamma_{1\varphi}$，或者$=\Gamma i\Gamma_{n-1}\cdots\Gamma i\cdots\Gamma_{1\varphi}$，或者$=\Gamma i\Gamma_{n-1}\cdots\Gamma_n\cdots\Gamma_{1\varphi}$，与“我”相对的主人公发生事件。在事件之间产生可换性。

博尔赫斯认为这种可换性是世界的特异性，但又是一般现象。K通过他的小说三部曲描写这样一种现象：可换性虽然是谷间的属性，但意味着主人公的即刻“死亡”。换句话说，就是以2°记述时间的可换性，从而建构三部曲的同型性和谷间的空间。

于是，从“森林里面的谷间”传出一个信息，就是“操纵时间者——死亡”。

我浏览着这篇像看抽象派绘画一样的论文，别说翻译，理

解都很困难。但扎卡里似乎觉得写这种天书一样的文章是一种乐趣，他得意洋洋，甚至透出一点天真。我也只好随声附和。

“Γ_1、Γ_2 是什么意思？”

operator……嗯，日文怎么说呢？……大概可以译为算子……荒先生是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理解数学的吧。就是说，他想把牛顿、马克斯韦尔的古典力学更加普遍化。于是在微积分的演算里加入算子的一般性要素。就是具有这个要素的 operator。

“谢谢。可以了。”我只好请他就此打住。

扎卡里似乎感觉到这种回答无异于对牛弹琴，在驾驶奔驰车奔跑在高速公路的途中，他用非数学的方法向我解释荒先生的构想。

“K先生在小说里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的形式，在森林里面的谷间这个舞台上展开故事情节，可是每一篇的主人公最终都要死去。他们在历史中干着同样的事情，结局也都一样。于是，读者感觉到从几篇作品中发出一个同样的信息：‘操纵时间者——死亡’……

“对此，荒先生说得更通俗易懂。你瞧，他的谈话刊登在这本杂志上，这一段：

“‘所有出场的人物都是在那个山谷里出生长大，然后离开谷间，走进外面花花绿绿的世界，过一段时间再回到自己人生根源的山谷里来。山谷的溪流本来是顺着地势流淌，但在出场人物的活动中，有时会出现倒流现象。虚构的地形往往具有反向斜面，既有“外流”的斜面，也有“回归”的斜面。

“‘为什么会产生反向斜面呢？出生在“四国山谷的森林”里的人们死去的时候，他们的灵魂就从树木的根部升天。森林具有使人们回归的能量。这就是“场地的力量”。就是说，K

虚构出一个外流——生、回归——死的“生死场”的地形。这就是K描写的一个“世界模式”。’

“……荒先生想把K先生的‘世界模式’在教会的建筑物上直接表现出来。你把那本书拿来，就是你在飞机上瞧见的那本，翻开有照片的那一页，照片上有天空、森林斜坡与地平面相接、杉树树干的特写，还有明媚的阳光照射在孩子们的相扑场上……你把那段文字念一下，行吗？

“这段文字很有意思，指出K先生具有强烈的‘地板构思，的倾向。（车子急拐弯，扎卡里的脑袋倾斜到我这边来。老实说，我直觉到生命的危险，于是急急忙忙念完这段文字。）

“‘在这个场的空间里，如果我知道“通往死亡程序的数学记述”（荒先生还写道：K的作品完全是文学表现方式），那么想将“通往死亡的程序——屋顶”作为K文学中所显示的“森林里的谷间”的空间整体性的标记符号。因为谷间的场表示着一切流向“死亡”的倾向。’

“教会的礼拜堂完成以后，再建设面对着铺有石子路的院子的生活区建筑，等全部一竣工，那就气派啦。K先生长期在小说中梦寐以求的‘通往死亡的程序’就会清晰地出现在眼前，而且是一个标准化的模式！尤其在K先生看来，如何理解自己的死亡，这个程序以极其自然的形式呈现在面前。我想，这对他是极大的安慰。当然，这种感情也应该让教会的成员共同分享……”

“扎卡里对荒先生的设计构思真是鼎力支持。”

“他是天才。现在我总是用荒先生的语调说话。K先生在小说里说这是高安的毛病。不过，我的确继承父亲的禀性。”

我们的车子往鸟居岭驶去，右边是高耸的乌帽子山。扎卡里说：

“战争时期，荒先生疏散到千曲川流域，所以从小对那儿的地形就应该很熟悉吧？后来长期在东京生活，这一次到地形截然不同的四国森林里去，以新的感觉重新发现 K 先生小说所描写的风土。我非常理解其中的道理。日本虽然是个小岛国，但各地的风土还是不同的。”

“是吗？”

“是啊！比如说，这一带百日红还没开，但是天洼的土地上已经盛开。还有，在四国现在还是葱绿的芒草，在这儿的斜坡上已经开花。那边甚至连胡枝子都开了。日本列岛的国土具有多样性。我这次去北轻井泽感到很高兴，不仅仅因为四国的夏天难以忍受……而且能够和阿佐单独在一起！”

扎卡里和我在北轻井泽山庄别墅的一周休假生活，无须作为教会活动记录而保存下来。白天，我们从别墅村的一个高地经过山谷，到熊川对岸的一个游泳池游泳。一场骤雨沿着山谷对面绿树葱茏的小斜坡急剧袭来，避暑的客人，连本地的小孩子都跑进游泳池旁边的饭店里避雨。但是，扎卡里满不在乎，一动不动。于是，我也在空无一人的游泳池中间来回翻转着身体痛快地加速游泳。扎卡里看得兴高采烈，我也把自己在中学时是县代表队选手的事情告诉他，还说比赛结束后，因为乳房鼓起来，游泳时只好穿老式的游泳衣——对别人说是腹部开刀做过胃手术，留下很长的伤疤。

“有一个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很出名的女选手，引退以后变成男人。你是正相反。”扎卡里感慨地说。

是的，从十五六岁开始，我的游泳并没有发挥潜藏着的“男性的女人”的有利因素，而是必须排除“女性的男人”的不利因素。扎卡里的游泳姿势不错，但不会换气。他没有掌握在头部转动时呼吸的诀窍，但是说自己高中时参加百米游泳比

赛还获过奖。

晚上，我们性生活后很早就睡觉，有时候早晨醒过来还继续进行。我把自己与阿吉大哥发生性关系的事情告诉扎卡里时，对他说不用像第一次那样，完全可以插进去。我在大阪机场的商店还买了避孕套。当时扎卡里从商店里避孕套陈列的方式论述日本社会独特的开放性。我反驳说这是艾滋病开始流行以后从美国传过来的新现象。于是，扎卡里认为我怀疑他有艾滋病——虽然他能娴熟地使用日语，但有时对单词、句法的微妙地方理解不透——我对他说：如果我想生孩子的话，希望生一个阿吉大哥的孩子。这样，就把与阿吉大哥的关系告诉了他。

在北轻井泽度过一周的避暑生活，即将准备回去的时候——扎卡里看到早晨的电视天气预报，害怕四国的盛夏酷热，还想多住几天——接到“公馆”来的电话。阿吉大哥用阴沉忧郁而沉着冷静的声音告诉我们：总领事因心脏病突发已经去世。事出突然，我茫然若失，一股情绪顿时涌上心头：

“就像我没能给祖母送终一样，总领事去世的时候，我也没在他身边……

“那就不用说了……我死的时候，大概你会在我身边吧。”阿吉大哥的声音更加阴惨更加冷峻。

但是，阿吉大哥说话的声音语气使我强烈感受到只能说是一种罪孽的情感。因为这不仅直接表现在我与扎卡里的性关系上，而且通过这次短期旅行，的确享受到无拘无束的解放感。

第六章　蔷薇的奇迹

总领事的心脏的确有异常征兆，但是他瞒着我们。安佐说，即使这与癌症的扩散并非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希望自己死于心脏病发作。

“但是，那天早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因为事先没有让医生采取预防措施，大家都感到后悔。”

安佐长期在福利医院工作过，医学经验丰富，我强烈感觉到，其实事情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从北轻井泽一松本—大阪一松山，然后从机场回“公馆”，这一路上我的心情一直悔恨交加，心慌意乱。

阿田开车到松山机场接我们，他穿着深蓝色西服，表示服丧，满头大汗，沉默无语。扎卡里不是坐在他旁边，而是坐在后排，以美国人那种有礼貌的絮叨，重弹前往北轻井泽时一路所见的日本植物分布情况的老话：

“你瞧，一回到四国，信越地方没有的——当然也有例外——柯树、红楠、野山茶这些树的韧皮质的叶子多么翠绿，闪闪发亮。这就可以看出，亚热带森林与温带林的植物分布非常明显，不过，只要这儿还没有开花，连野山茶也无法区别。”

扎卡里指着沿途的神社、寺院以及农家后面的阔叶树林一一说明，然而，我无法聚精会神地听他说话。我回想起七年前送扎卡里到松山以后独自坐长途汽车经过同一条路线回“公馆”的情景。那时，我在车里回忆起《踌躇》的第一节。

在两极之间
人在道路上奔跑。
火把，或者燃烧的气息，
前来破坏。
摧毁昼夜的
一切二律背反。
肉体称之为死亡，
灵魂称之为懊悔。
然而如果这样的称呼是正确的，
那什么叫做喜悦？

扎卡里发现我心不在焉的样子，便问我是不是在想总领事的事。我没有直接回答，问他这首诗——本来是他告诉我的—— 的含义。

“在两极之间奔跑，指的是人的存在。这个感觉我可以理解。自己就经历过几次人生体验……（扎卡里恭恭敬敬地听我说话，使我不好意思。）

“但是，‘懊悔’这个词无法理解。是火把燃烧的气息吗？总之，以巨大的力量做好准备，对从自己人生道路上奔跑过来的人进行破坏吧？包括已经决定下来的道路。人奔跑本身就是二律背反。这我理解。昼夜，就是说二律背反以这种形式显现出来……

（扎卡里更加毕恭毕敬地点头。我觉得，这一个星期，我作为他的性伴侣，尽心尽力，因此，他以从他父亲教授的古里古气日语中的“衔恩感戴”的说法、就是让我领情的态度回报我吧。）

“从肉体方面来说，这就是死。这个说法更明确。崇拜祖母、阿吉大哥的孩子，有的已经死去，我也实际感觉到造成死亡的东西的狂暴性……但是，‘懊悔’还是无法理解，虽然说是从灵魂方面来看……”

扎卡里听完我更像自言自语的问题以后，看着通往山岭隧道的弯曲道路的前方，仿佛在苦心思考。

“如果把火把，或者燃烧的气息的接触视为生的终结，那么肉体被破坏。的确，这里出现的是死亡。另一方面，来世的灵魂……heart，也许翻译为‘心灵’比较好。总之是与肉体对立的，它回顾现世的过去人生。于是，对充满矛盾的人生感到后悔……

“那么，即使肉体受到破坏，它在现世所享受的喜悦；即使灵魂充满矛盾，它所感受的喜悦，就毫无意义了吗？绝不是这样。

“Between extremities/Man runs his course,[①] 这本身就有意义，从永恒的方面来看……难道不是说所享受的味道就是标志吗？”

总领事事先拒绝采取预防心脏病发作的措施，但大家看到他痛苦的样子，都感到后悔。当安佐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真想驳斥她。因为我通过与扎卡里的谈话，不愿意接受总领事整个人生还有后悔、临终之前还有后悔的说法，尽管这并不是说

①意为：在两极之间／人在道路上奔跑。

我已经发现他的生涯中存在喜悦的确切证据……

弓子和K伯父同一辆车来到“公馆”。她戴着大墨镜一动不动站在盖子掀开的棺木旁边，俯视着总领事煞白的贵介公子一样的面孔。然后俯下身去，将额头轻轻触碰一下总领事的额头，紧紧闭上墨镜里面的眼睛。比我们教会的“集中”更加凝聚的时间“固体”仿佛停滞在这里。一会儿，弓子立起身，纤细的手指憋出苍白的棱角使劲握着棺木的边缘，开始呜咽。然而，当站在她身后的K伯父走到她身旁，也用手扶着白木棺木的边上时，弓子把自己的手掌放在他的手背上。

“K先生，他怎么走了？！好冰冷啊。”弓子的声音显得粗涩，然后擤了擤鼻子，“……现在回想起来，总领事是怎样的一生啊？学生时代就努力学习，进入外交部以后，更是勤奋工作……因病休息以后，却发现自己还有天真幼稚的愿意没有实现，可是为时已晚了。在这养病期间，留给他的大概只有后悔吧……多么可怜。”

这时，我的心底突然清晰地唤起总领事说K伯父很可怜时的声音和神态。弓子的手依然放在K伯父的手背上，她可以与总领事冰冷的体温进行比较。K伯父说：

“正如弓子熟悉的那样，他的人生也有各种各样的喜悦吧。从外交部退下来以后，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以说人生无怨无悔啊。（我觉得装模作样躺在棺木里的总领事似乎从他被三角形布捆住下巴的嘴边吐出对K伯父的批评：瞧这个人这样说话，实在很可怜。然而，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弓子说出一句与《踌躇》相关的话，使我重新紧张起来。）”

“喜悦与后悔，这是总领事最近在电话和信函中经常引用的叶芝的诗句啊。”

“是嘛？”

“我破坏总领事的第一次婚姻，让他和我结婚。但是，我不认为我给予他足以无怨无悔的喜悦。”弓子又呜咽起来，用手绢擤了擤鼻涕，揉在手掌里，再回到K伯父的手背上。

“我去布鲁塞尔看望你们的时候，住在总领事的官邸里。第二天早晨，到餐厅吃饭，看见你们正在院子里观赏 orme pleureur。我一打招呼，你们好像共同从梦中醒过来似的，一起回头看着我。那个时刻，借用隆的话，总领事不是在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里与弓子共享喜悦吗？而且，这样的事常有吧？

“叶芝说两极之间的生，我的理解是……也许与总领事的见解不尽相同，最重要的是两极共存。不管是爱与憎的两极，还是善与恶的两极……从时间来说，就是瞬间与永恒共存吧？确信在某个瞬间捕捉住永恒，这就是喜悦。

“其实，刚才我整理一下总领事身边的东西，发现有一本《叶芝诗全集》。翻开一看，第四节是这样写的：‘我在店头眺望街道的时候／我的身体突然燃烧／大约持续了二十分钟。／我感觉如此莫大的幸福，／我受到祝福，而且也能够祝福。’这是叶芝五十岁的述怀。总领事也是这个年龄。是比我现在的年龄年轻时候的诗人的感觉……

“你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从伦敦给我寄来明信片，说现在正体验这二十多分钟……当时，你们共同享受着喜悦。这是在一瞬之间进入永恒，不会失去。……弓子，如果你有时间，以愉快的寡妇的心情再到伦敦的那家咖啡馆，重新邂逅那次瞬间，重返永恒！”

“即使有机会，也不能和现在这样死去的总领事一起体验新的瞬间……”

大概由于弓子虽然表面上干练老成地回避不快的心情，其实内心波动着稚朴坦率的情绪，K伯父才没有泄气，继续说

道：

“如果是分散的个别，自然是这样。不过，这不是也可以认为是包含在整体之中的个别吗？尤其我们感觉到瞬间的永恒的时候，我认为这是整体中的个别的体验。即使从实际感觉来说，整体里也包含着死者的个别……正因为这样，才能不仅自己受到别人的祝福，自己也可以祝福别人。

“我这么说，你大概觉得简直是不着边际的大话。其实，”K伯父向躺在棺木里的遗体做出一种姿势，“这是总领事一直思索的结果。他说：将通过隆的教会具体实现。那是他最后一次去欧洲旅行回来以后，在我家里住一晚时说的话。现在想起来，那也许是总领事对隆说的遗言。他还想说：虽然有所保留，但自己基本上对叶芝采取肯定的态度。

“然后，总领事直接问隆：你怎么看我阅读叶芝的方法？……总领事说：从出发到回国抵达成田机场，一直都是用英语对话。我的这个孩子表面上像一个农场经营者兼农民，其实能说一口标准英语，叫我大吃一惊。这样用英语对话，大概他有话也比较容易对我这个父亲说。

“隆是这样回答的：我听阿佐说，总领事总是念这一行诗，And all seems evil until I/Sleepless would lie down and die[①]。于是担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K伯父对我使个眼神，我对弓子点了点头。）

“总领事显得不好意思，虽然觉得有点不愉快，但还是发挥在学校时优秀生不甘服输的本领，反唇相讥道：这首诗名叫*The man and the Echo*（人与回声），它的结尾诗句是A stricken

① 意为：直到我失眠地躺下死去，邪恶方才消除。

rabbit is crying out，/And its cry distracts my thought[①] 说的是像什么人那样，如同遭到老鹰或者长尾林鸮袭击的兔子惊叫起来，也使自己心烦意乱。”

“阿K说起话来，不愧是小说家，真是绘声绘色，没完没了。”弓子拦腰打断K伯父的话，“总领事是一个具有使命感的人，他不顾病痛，到欧洲工作。其实，外务省已经为他的职务作出安排。大家都说××大使任期届满后，如果进入政界，很快就会给他一个本人可以接受的位置。但是，总领事没有接受。霞关妇女会的负责人打电话来表示非常遗憾，而且觉得不可思议。还有，这次他出去旅行，我不认为真是那么重要的工作，非得他不顾晚期癌症的折磨亲自去完成吗？所以，怎么想，我都觉得他可怜……”

为了使这种没完没了却真切实在的回忆继续下去，安佐建议先把棺木盖上，然后坐在前面一列坐垫上休息，等外出的阿吉大哥回来……这样平静下来以后，安佐就把这几天发生的事详细告诉大家。

总领事去世之前的三天里，虽然能够自己上厕所，但只能在床上吃一点他对安佐提出的简单东西。总领事躺的床铺是由他亲自设计，“公馆”的工厂制作的。床铺很短，即使真木雄在上面淘气打滚都觉得不够长。弓子送来与总领事长期使用的东西一样尺寸的大靠垫和枕头。总领事就把这两样东西摞起来，身体半是仰坐着睡觉。看书、吃饭都很方便，同时我们也觉得这样大概他容易休息。听说他和阿吉大哥一起去欧洲旅行的时候，也指示服务员那样铺床。

总领事的工作间兼卧室里，挡雨窗从来不开的朝山一侧的

①意为：一只受伤的兔子大声叫着，这叫声分散了我的思维。

窗前摆放桌子，面对天洼的人工湖方向、阳光充足的朝南的窗下摆放床铺。他半卧在床上时，右面可以看见大扁柏树岛屿，左面可以看见带有十二角形球状天盖的——每面都是白色合成树脂——角度舒缓的角锥型圆屋顶。总领事凝视着建筑物背后浓绿的杉树和扁柏树，说：

“水泥灌浆以后，那一带的地形与建筑物融为一体。阿佐，真想把埋在地下的遗迹重新挖出来看一看。”

安佐去不了的时候，担心总领事病情突变，恰好放暑假，就让真木雄日夜守候在那里。但是，真木雄对总领事的照顾不能做到无微不至。住在那里的第一个晚上，真木雄睡觉做噩梦，反而让总领事安慰他。真木雄把坐垫铺在工厂制作的桑树木箱上，与起居室的长椅子拼在一起睡觉，一边靠着木板墙，另一边没有床框，睡觉的时候怕掉下来。

真木雄梦见自己坐在人工湖对岸的圆筒型建筑物上飞向宇宙，在漆黑一团的宇宙空间浮游。脚下的景象好像是总领事给他看的《星座王子》中描写的那个站在星球上的普提·普朗士的感觉，于是他明白自己不是在宇宙火箭上，而是在小行星上而且真木雄一个人站在行星表面上，这似乎与黑暗的下面无数的人们（整个人类）的命运有着密切的关系。真木雄逐渐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期望的压力，终于投进黑暗的深渊。他体验着形成达到高潮的飞跃之前的极度恐怖，以及迅即而来的强烈的解放感！巨大的感情仿佛无法解脱的羁绊，在哇——哇——的人声沸腾中，真木雄从梦中惊醒……

总领事从床上把真木雄叫到他的房间，安慰还惊魂未定、茫然若失的他，又到他的房间把长椅子上的坐垫和毛毯拿过来，铺在自己脚边的褥子上，让他睡觉。总领事还这样开导他：

“你是地球全人类的冠军。就是说，你站在那个小行星上，就是替全人类进行战斗……不过，你完全是一个伪德米特里，甚至在梦里面……你不是为全俄罗斯人，而是为全人类，规模更大！”

这些话是总领事坐在床上吃早餐的时候告诉安佐的。大概因为当时刚好真木雄板着脸也在旁边，安佐便问道：

“伪德米特里是什么？”

总领事专心致志地将黄油抹在农场自产的面包上，没有回答。

安佐讲完上面这一大段话，便停下来。K伯父好像要开口说话的样子，但弓子抢先说道：

“我们住在巴黎的时候，甚至跑到伦敦去看歌剧。他本来就喜欢歌剧，特别是在哥本特花园演出由塔尔科夫斯基导演的《鲍里斯·戈杜诺夫》。我不懂俄语，他很精通，任欧亚局长的时候，和苏联外交部长谈话都不用翻译……他告诉我伪德米特里的梦的含义。

“总领事把真木雄称为伪德米特里，他是将假冒被沙皇杀死的孩子的名字威胁鲍里斯·戈杜诺夫的年轻人比喻为自称前阿吉大哥的孩子的真木雄吧？他就爱那么卖弄炫耀……”

K伯父觉得尽管本人没在场，但谈到真木雄也不能太不客气。他有点吞吞吐吐地说：

“伪德米特里的梦，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过梅里美写的评论，但是没有听过歌剧《鲍里斯·戈杜诺夫》……”

“序幕以后，修道院的年轻僧侣向修纂编年大事记的老者询问德米特里被杀的情况。于是，舞台上出现决心取代皇子的场面。就在这场面里出来，这是很重要的插曲。起初是年轻的僧侣睡觉时做噩梦，那个在他身边彻夜撰写大事记的老者安慰

他。接着，年轻的僧侣把自己梦见的情景告诉老者。他梦见自己登上楼梯陡峭的塔，脚下的莫斯科变得很小，他听到无数群众的嘲笑声，终于从塔上面掉下来……”弓子说。

K伯父的反应有点奇怪，他觉得自己被一种思虑刚拖下去，却又努力挣扎着浮上来……

“真木雄的梦和你说的这个梦，他们的脚底下都聚集着无数的人群，虽然有期望与嘲笑的不同，但其他的几乎都一样。其实，前阿吉大哥也告诉过我一个差不多的梦。我作为自己的梦写进小说里。那是前阿吉大哥十六七岁时候的事，那时我比他更小，还是个小孩子。他告诉我以后，还进行了分析，说这是象征死亡的梦。因为他害怕自己一个人必须承受这个世界的灭亡，即死亡，于是脑子反而进入这个恐惧里，这也是死亡的情绪矛盾引起的……前阿吉大哥高兴地说，既然已经破解了梦的含义，就不会再做同样的梦，不过自己一直为此很痛苦……”

“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又是在乡下，当然听不到《鲍里斯·戈杜诺夫》的唱片，所以前阿吉大哥做的梦应该是原型的梦。这么说，真木雄做的梦竟然和前阿吉大哥一样，实在不可思议。”弓子说。

“即使梦有原型，”K伯父说，“但还是体现出他的特点，断断续续的灰心丧气，无精打采，一个人陷入沉闷忧愁里面。”

总领事的去世是真木雄发现的，作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当时真木雄的处理方式可以说得体妥当。四五天以前，他还是一个幼稚的少年，因为做噩梦吓得在总领事的身边睡觉。可是那一天早晨，他觉得气氛异常，以前都是总领事不叫他不进房间，这次主动到总领事的房间里。

总领事平时都是半坐在床上，那天脑袋搭拉在胸前——真

木雄向安佐汇报时说脖子像钓钩一样弯曲着——喊他也没有反应。见到这种情况，真木雄便离开总领事的房间，回到隔着可以通往正门的走廊那边的起居室里，把两扇门关紧——因为起居室里还睡着两个女中学生！——总领事说过，这些少女似乎和真木雄结成盟约。恐怕不仅仅是小恋人。因为几个女孩子对一个真木雄，她们并没有争风吃醋，相反，只要真木雄有什么吩咐，她们都一起合作努力完成。真木雄当然也为盟约不辞劳苦。

后来才知道，真木雄和女孩子们的所谓盟约就是要实现与总领事之间的某个承诺……总之，当时真木雄把躺在地毯上盖着毛毯睡觉的两个少女叫醒，没有告诉她们总领事去世的事，让她们立即回去。然后真木雄把门关紧——安佐说为了不让野狗嗅出味道——跑下山来，从“公馆”门前经过，没有进去，而是直奔河边的安佐家里报信。

这大概是总领事委托真木雄做的第一件事。于是，安佐和真木雄登上天洼，把遗体收拾好。其实就是用三角型布从下巴捆到头顶，总领事生前做什么事都讲究规矩，一丝不苟是他的生活态度，死去也应该如此……然后，安佐让真木雄去“公馆”把阿吉大哥叫来，自己坐在起居室的长椅子上。阿吉大哥上来以后，她带他进入总领事的房间。接着，安佐下到“公馆”。真木雄刚才一直跟随安佐，现在没有进总领事的家里，而是坐到斜坡下面的湖边，似乎把自己隐蔽在茂密的野草里，眺望着远处大扁柏树的岛屿。

弓子和K伯父等人在总领事的棺木前谈话的时候，为什么阿吉大哥不在场呢？当时，阿吉大哥在冈田医生和不识寺的住持陪同下去真木町警察署报告。警方认为，总领事死于天洼的自己家里和前阿吉大哥浮尸湖里一样，都是非正常死亡。阿

吉大哥接到警察的电话后，正准备去旧町地域，刚好冈田医生和住持前来吊唁，于是他们说一起陪同前往。

到警察署以后，他们被带到具体承办此事的警察房间里等待。一会儿，一个警察进来——据不识寺的住持说，因为冈田医生坐在开着的房门后面，大概警察没有看见他——对阿吉大哥说：

“请‘救世主’亲自到警察署这样的地方来了！”

住持还说，因为警察并没有横眉怒目，说明事情肯定不会那么简单，看来他们已经精心策划。这时，冈田医生从门后走到门口，用全楼层都能听见的声音强烈抗议。

“你是栗本吧？你干刑警这一行也有十五年了吧？前些日子，你和你的同事特地跑到瓮村我的医院住院，说是惩治暴力团反遭嫉恨被他们打伤，其实呢，是你们自己酒后打架吧？我国驻 EC 的大使去世了，外务省、县政府、重要人物都要来吊唁。你觉得警卫有困难，就发这种愚蠢的牢骚吗？这是大家的意见吗？什么‘救世主’？你这是什么意思？！给我说清楚！大使的儿子现在正是伤心的时候，你们还要雪上加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警察署长急忙过来，紧紧关上门，和承办此事的警察一起与阿吉大哥等人谈判。冈田医生对警察的权威，使阿吉大哥联想到祖母在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时医生的态度，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谈判并不顺利。总领事在去世的前一天，和阿吉大哥谈过一次话。他明确表示自己绝不离开谷间，也不愿意解剖遗体。阿吉大哥想到自己当时未能了结祖母的遗愿——我尤其能够切实理解——决心遵从总领事的遗志。

谈判从上午开始，一直到下午很晚还没完，警察试图利用权力改变阿吉大哥的主张，但冈田医生从旁阻挠驳斥警察的说

服工作。谈判期间，“公馆”方面转来多家新闻社的询问情况以及前首相、外务大臣、外务省同事、总领事在布鲁塞尔为其担任翻译的天皇的亲戚发来的唁电。新闻社的目的是询问葬礼的日期，但弓子根据独自的判断，也让那些新闻社给警察署打电话，了解现状。

谈判的结果，警察同意将总领事作为住院病人在医院同样对待。将近傍晚时，阿吉大哥、冈田医生、住持回到“公馆”。他们不在的时候，棺木已经从天洼北岸斜坡上总领事的住所移到灶间地板间的“风箱”下面。阿吉大哥坐在棺木前面接受从东京来的客人的吊唁。冈田医生和住持以前所未有的庄重恭敬的态度——完全对待“救世主”一样的态度——向阿吉大哥深深弯腰谦恭施礼后回去。

接着，大家一边简单地吃点东西一边以阿吉大哥和弓子为中心商量葬礼的事。这种时候，K伯父一般只听不说，别人就某件事征求他的意见时，如果他认为自己可以作出判断，便口气急切地大谈一通，起到应有的作用。弓子把外务省的反应以及对应的方法重新加以归纳整理，提出自己的看法。

接着，K伯父说：总领事在给他的最后一次电话里说，葬礼的事情将亲自与阿吉大哥商量。他自己协助阿吉大哥实现总领事的遗愿。明天的密葬，由弓子出面接待外务省、外国驻日本大使馆方面，不至于失礼。以后的一切事宜由阿吉大哥和教会办理。弓子听到K伯父这一番话以后，立刻退避三舍，回到悲哀平静地倾听大家缅怀总领事的往事的遗孀的位置上。于是，正如K伯父所说的那样，密葬顺利进行。

此后，阿吉大哥对弓子的态度——不仅对弓子和K伯父，可以说也对安佐以及教会的所有成员——我觉得都很妥当亲切。阿吉大哥在教会“集中”的地方——地板间上摆放着总领

事棺木的前面回忆起他与父亲最后一次的对话。

阿吉大哥到天洼北岸的总领事住所，总领事让他坐在自己的工作椅子上，开门见山，切入主题。

“隆，葬礼的事打算由你操办，有什么考虑没有？”

“我的教会还从来没有举办过葬礼。以前有一个与我关系亲密的小孩子死去的时候，由不识寺的住持操办葬礼，我觉得很自然。实际上，当时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与葬礼差不多的活动……死去的那个名叫锻冶的少年，他从医院回家路过农场的时候，总领事也见过。”

“就是你传道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的时候……”总领事平淡地说。但阿吉大哥显得更加着急。

因为他看见总领事床边的矮桌子上，除了辞典、材料外，还有一本传道小册子装订的书籍。这是最近泉在用文字处理机打印制作的小册子的基础上加入插图，用摩洛哥山羊皮装帧的书籍，特地送给总领事。

阿吉大哥想到这本小册子里记录有自己的这样一段传道，心里更觉得急不可耐。

> 这个地方既有不久就要死去的老者，也有身患重病的年轻人，我接触过他们中的几个人。对即将死去的人，我这样说——我自己相信，让别人也相信却很困难，所以难以说出口——你的生命比我的生命更珍贵。我真的很难说出这句话，也很难让你们理解这句话。但是，我非常明白，这个想法发自我的心灵深处，而且总有一天要告诉对方。最终希望对任何人都可以说自己就是这么想的。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世界具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为了说出这句话。

总领事从阿吉大哥的表情看透他内心深处的思想，便说道：

“看来我的内脏相当部分已经被癌细胞侵蚀，即使你说愿意将自己肝脏的四分之一让给我，也来不及了……正因为如此，我希望在你的教会举行葬礼。

“当然，你的教会还不具备基督教教堂或者佛教寺院那样一整套葬礼的程序。考虑到这个情况，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在对岸的礼拜堂的音乐大厅竣工的时候，能不能请扎卡里和女声合唱小组在那里为我歌唱？演唱的歌曲是黑人灵歌 *There is a balm in Gilead*[①]。年轻的时候，我到亚特兰大出差，听到这首歌，一直铭刻在心里。吉里亚德……不，是吉列亚蒂演唱的。那是一剂镇痛的药，是一剂使我伤痕累累的破碎心灵完全恢复的灵丹妙药……就是说，我把歌词视为治愈被罪恶折磨的灵魂的药方。

“当我听说你具有治愈功能的时候，立刻从‘治愈’这个词想起这首歌。我读泉编辑的这本传道集，（总领事虽然观察到阿吉大哥不太自在的表情，但还是不得不说这句话。这种直率恐怕与外交官的性格大相径庭。）其中有一节话，给我的感觉似乎是，自己可以为他人的生命而死。回到家乡后请告诉乡亲四邻，‘他为拯救我们大家而死去’，啊，吉列亚蒂的药方可以治愈我的疾病……

“我来到这儿以后，对‘药’这个字尤其敏感。我想这是有原因的。小时候，我和阿 K 在暑假里一起制造过火药，就在现在阿佐居住的库房的土间里。可是火药没制造成功，我们

①意为：吉里亚德的镇痛药。

两个人的手指都被烧伤。因为是我指导阿K进行试验的，觉得他的受伤都是我的过错，心情十分沮丧。于是，祖母给我们调制黑色的药膏……把半个手掌都抹得厚厚的，包扎起来。样子显得很滑稽，不过也很有意思，疼痛立刻止住，很快就好了。另外，我们还听说祖母的手指和手掌具有治愈烫伤的特异功能，实际上也治愈过别人的病。但是，这种功能几十年才发挥一次，平时都是调制药膏，当地人受益不浅。”

“这与‘破坏者’把封闭这个地方的大岩石炸开时全身受伤并得到治愈的神话有关。”

“是的。就是说，我也相信‘公馆’流传的神秘力量。正是因为脑子里有小时候的记忆，所以一听到‘那里有治病的镇痛药’这句歌词，就马上想起这个地方。即使我住在亚特兰大的——服务员的肤色如漆黑的深夜——饭店里，也能闻到药膏的味道和散发着森林气味的空气。我张大手指仔细端详，祖母的灵丹妙药使我的手掌没有留下任何伤疤……

“没想到泉那么周到细致，大概是为了平衡吧，不仅送给我教会的小册子，还把印度舞蹈家的谈话集、一个新教牧师在她的父亲的出生地长野教堂的传道集也一起送来。其中有一句话‘无法慰藉的灵魂哟，随我们来吧’，我很受感动。

“那座礼拜堂的角锥形天棚，现在大概工人正在上面进行最后的装修吧。我每次看到那个屋顶，就想到在那里传道的情形。首先就可以引用《使徒行传》中的这句话：‘他们一进城，就登上他们住宿的楼顶’

总领事的上半身几乎坐起来靠在枕头上，他像黄鼠狼一样抬起脑袋，望着倒映出森林影子的蓝色人工湖对岸的礼拜堂屋顶上正在工作的人们。工人们戴着安全帽，额头上系着遮阳的大毛巾，毛巾的边端在风中翻摇。他们的这副打扮像是中近东

国家的工人。

“我觉得就像是在那个屋顶一样的地方，可能还要平坦一些，当耶稣被害以后，他的门徒们都在那个屋顶上束手无策。牧师引用一位荷兰学者的解释说：耶稣升天，而门徒们坠落屋顶。

“五旬节就要到了。桌子上放着我从阿佐那里借来的新译的《圣经》，能念一段吗？

“‘五旬节那一天，信徒都聚集在一个地方。忽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仿佛一阵大风刮过，充满他们坐着的屋子。他们又看见许多形状像火焰的舌头，停留在每个人的头顶上。于是，大家都被圣灵充满，开始按照“灵”所赐的语言说起其他国家的语言。’’

“于是，很多国家的犹太人听到以后，感到诧异：‘这样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为什么我们听见他们用自己的母语说话呢？’也有的人表示赞美。这一段也很美。因为我自己的人生经历过各国的语言，所以很理解赞美这种理想的语言共同体。牧师在讲述耶稣的门徒体验圣灵之后，发出祈祷词‘无法慰藉的灵魂哟，随我们来吧’。

“所以说，隆，我既不是叶芝那样的艺术家，就是说，与主张具有自由表现神的权利的人不同，也没有成为基督教徒，这样的死去大概可以说是信仰犯吧……

“现在，我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觉得很可笑——能不能在葬礼上宣读刚才这个传道的题目？‘无法慰藉的灵魂哟，随我们来吧’，也不能说你是单纯意义上的信仰基督教吧？这是现在的尚未信仰者为最终的非信仰者的祈祷。然后由扎卡里指挥女声合唱‘吉列亚蒂的安慰、治愈的药方’。

“这就是我为自己的葬礼设计的最佳方案。阿吉大哥，一

切都拜托你了。我自己是赶不上了，但是当‘燃烧的绿树’合唱团的歌声在圆柱形的礼拜堂回荡的时候，火焰般的舌头也许会停留在每个人的头顶上吧！”

总领事的葬礼等到教会礼拜堂竣工以后的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正式举行。我们的教会也因此出现一个“蔷薇的奇迹”——略含可笑情趣的称呼。丧主弓子以及K伯父、泉、松山饭店的胡经理等客人，还有我、龟井、阿田、美津、伊能三兄弟、“森林之会”的年轻人，另外像安佐这样的非教会成员的亲属等参加葬礼。礼拜堂的定员是二百人，事先准备的钢管折叠椅都坐满一屋。可以看出，教会成员及其支持者的总数已经扩大到多大的规模。葬礼上，阿吉大哥传道，在扎卡里策划、指挥下演唱了音乐。

不少人站在礼拜堂对岸斜坡的平坦山麓和堤坝上观看，还有的人用席子铺在由于连续晴朗的秋天而枯干的草地上，坐在上面。观看的人大多冲着日益名闻遐迩的音乐演唱会而来。安佐的丈夫担任校长的中学在校内广播里提醒大家小心注意不要掉进湖里，但并没有禁止大家前往观看，所以人群中有不少小孩子。考虑到外面聚集这么多人，于是决定通过中里设计的对外音响装置，将阿吉大哥的传道和礼拜堂内演唱的音乐向天洼一带地区公开转播。

这些音响装置并不是批判阿吉大哥时使用的那种低级扩音器的粗糙增幅，而是具有音量丰富、音质准确逼真的效果。当时还没有加入教会的——后来辞去教师工作，成为教会的得力干将——真木高中的音乐教师荻野这样对我说：“荒先生以及音响设计的专家不仅考虑圆筒型礼拜堂内部，而且考虑到天洼周围的森林，甚至大扁柏树岛的音响效果，以此决定建筑物的位置、形状、高度。对地势、地形的调查如此周密彻底！”

举行葬礼的那天早晨，在“森林之会”的年轻人引导下，参加者进入礼拜堂就座，然后阿吉大哥领头，“公馆”的那些人出发前往礼拜堂。虽说还是秋末，气温已觉初冬，舒淡的卷积云浮在森林上空，阳光十分明亮。我们从西边登上去，环绕着宽阔的人工湖的三面斜坡上，东面和北面是茂密的阔叶树林，礼拜堂和石墙所在的南面是墨绿阴翳的扁柏树和杉树林。

前阿吉大哥在这个具有特色的地方种植有几株山樱，红叶已过最热闹的时间，树下的杂草丛和蔓草开始枯黄，其中鸡爪槭、山槭——这也是前阿吉大哥移植而来，或者砍除周围的杂木保护下来的——鲜明地呈现出黄里透红乃至暗紫红的艳美颜色。在云朵流动中逐渐强烈的阳光把红叶映照得如火如荼。岛上的大扁柏树在阳光里变成茶色，人工湖西南端的竹林闪耀着绒毛般的金黄。

我们沿着水底的砂石清晰可见的溪流而上，来到堤坝，通过看热闹的人墙，走向石墙，登上石墙与竹林之间新修的、流淌着地下水的渠道旁边的几级石阶时，谁都不由自主地露出微笑——起先觉得有点蹊跷，不禁环视周围——至少我就是这样——原来闻到一缕蔷薇的幽香。

这时我又一次感觉到一种新的迹象。今天一大早，我在“公馆”外面打扫时，就闻到蔷薇的香味。长条屋门外的水渠平时总是飘溢着水草的味道，今天的清香却令人想像那水渠里漂流着蔷薇花束。

我的少年时期是一个男孩子，一直到如果是女孩就被称为“姑娘”的年龄为止。所以自己的幼年、少年与花草的芬香很少联系在一起，有时也和朋友们在草地上玩耍打滚，这时就会闻到身体四周涌动着浓郁的草味。除了这样的记忆之外，我没有对花香有过特殊的感觉。今天早晨，我之所以能够明确知道

这是蔷薇的香味，因为昨天晚上布置祭坛的时候，使用两千朵蔷薇花。

从各处送给总领事葬礼的鲜花分别由松山和真木町的花店统一送来，弓子分别通过胡经理和安佐要求这两家花店一律送来白色和黄色的蔷薇花。首相、外务大臣、外国驻日本大使馆以及欧洲、EC主席等送的花束都带着他们的名签。于是揭开由于冬天将临已经盖上的木板，把这些名签在地炉里烧毁。弓子看着黑烟迅速被“风箱”吸上去，不由得感慨万分：“总领事把自己宝贵的人生白白浪费在外交官的工作里，他的生涯都化为这虚无缥缈的轻烟！”

弓子在灶间的地炉旁一边干活一边以从未有过的缓慢速度告诉我，她在总领事动手术之前就知道他无可救药。弓子——她原先是著名的某实业家的夫人——曾经狂热地爱恋总领事，与阿吉大哥的母亲明争暗斗，终于迫使总领事离婚，把他抢到手。然而，在总领事生命的最后几年后，她却与丈夫分居。这一方面由于她知道总领事得的是不治之症，自己缺乏伪装自己的自信；另一方面也由于她感觉到总领事想一个人阅读叶芝诗集以修炼灵魂……

那天晚上，弓子说想在地炉旁边睡觉。我陪着她，便铺好两床被子，脑袋钻进“风箱”下面正要把盖板放下来的时候，突然闻到一股蔷薇的香味。香味不是来自换上睡衣的自己的身体，而是从铜筒里面送出来的外面静谧的大气……

熄灯以后，我和弓子并排躺在地板间里，没有继续聊天。白天布置祭坛，有点疲劳，我们很快进入梦乡。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的眼睛后面拖着一个与胃镜管一模一样的东西从“风箱”一直升到“公馆”上空，然后笔直地向东方望去。没有月亮的黑暗夜空，半球的天穹透着明亮，覆盖在天洼上面。身穿

夜礼服、衣领上插着鲜红蔷薇花的总领事像一只巨大的飞艇式广告气球略微倾斜着在空中飘浮……我觉得肩膀和后背疼痛，睁开眼睛，看见弓子借着地炉炭火微弱的亮光正瞧着我。

“阿佐，你做噩梦了吧？我也做梦了。”弓子看着我已经醒来，皱起洗去化妆的两道单薄的眉毛。

“……也不算什么噩梦……我梦见总领事衣领上插着红蔷薇花……”我说。（没有说飘浮在巨大无比的空中。）

“是嘛？我也是梦见总领事和红蔷薇花啊。他身穿整齐的西服的照片，照片旁边摆着一束蔷薇花。他喜欢蔷薇花，才这样布置的吧？是这样的吗？总领事赤身露体躺在布鲁塞尔的圣路加医院的手术台上，胸脯上放着一朵鲜红的蔷薇花。那是蔷薇花般的伤口吗？我定睛注视着。一下子醒过来。真是奇怪，我们头并头躺在一起睡觉，做一样的梦……”

“……叶芝有写这样的梦的诗。我记得前阿吉大哥翻译过。”

“什么样的诗？”

“那是我所做的梦的一半吗／躺在我身边的女人／梦中的梦。或许是我们分别梦见其中的一半吗／在一天开始的冷光里？”

“在一天开始的冷光里，哦……”

大概弓子想到明天早晨的葬礼，或者晚上没有睡好而心绪烦乱，赤裸裸流露出心理表层的感觉。但是她立刻改换为心理深层世俗的声调：“阿佐，即使你从出生以后一直和女人睡在一起，也没有觉得自己是男人吗？”

我摸不透她这句话的真实含意。

“就像诗里所说的男性的‘我’那样。”弓子补充说，然后感叹道，“如果是那样的话，我现在可是色情的女人啰！”

弓子恢复刚才的声调，继续谈论叶芝。总领事去世之前，

给她寄去最后一封信，随信附去《踌躇》以及叶芝就这首诗写给莎士比亚夫人的信的复印件——大概是从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的《叶芝诗全集》注释中复印下来的——还有自己的译文。这算是对弓子写信给阿吉大哥询问教会命名为“燃烧的绿树”的缘由的回答。

弓子说完，坐起来从枕边的手提包里——昨天白天美津说，这就是所谓的凯利巴格牌手提包——取出总领事的信。接着，她探出身体拨动地炉里的炭火，从睡衣边上露出细腻雪白的侧腰——在我的眼里显得性感——又从手提包里取出老花眼镜，戴起来开始念信。

> 收到来信的前一天晚上，天黑以后我出去散步。在几棵大树之间，我完全陷入在写《幻象》时发现的最高迈深奥的哲学观念的状态。我突然觉得自己终于已经理解，闻到蔷薇的芬香。现在，我真切感觉到超越时间的灵魂的本性。……秋天的形象，混杂着些许——几乎无法相信的精神的、直立的、微妙的姿态的——暴力的肉体形象，那是伊甸园的黑色弥撒。送上昨天记述这种思绪的诗歌。我自己也觉得只是表达强烈体验中的贫乏暗影。

“总领事在翻译部分的原文上划道，而且用红笔将 spirit 这个词圈起来，可见他在临死之前与阿吉大哥谈论的是圣灵问题。因为英文《圣经》中，圣灵就是 Spirit 这个词吧？叶芝在信上写的‘灵魂’一词，开头字母不用大写，而用小写的 s……

“虽然总领事去世的时候还没有信仰，但隆在传道中好像说到圣灵的名字，我非常感谢，这正是总领事的遗愿。我也为

他祈祷，尽管我觉得火焰般的舌头没有工夫停留在头顶上……

“好了，现在真的休息吧！我一说起来就没完，对不起。不过，你这样的年轻人要是能指望得上，就像一个要好的女朋友一样睡在一起，我也是很高兴的。再说一遍，那是很色情的！”

上面说过，葬礼那一天早晨，我打扫石子路，来到长条屋门前的时候，在寒冷清新的空气里，闻到一缕似有若无的蔷薇香味。杉树开花的季节，花粉如浓厚的雾霭一样从森林高处飘降下来。但是，我在水渠的石桥上面又闻到一股清香从水面上飘扬上来。

龟井检查完毕礼拜堂里的祭坛，沿着干燥的田地里的道路过来。他穿着素雅绿领的浅咖啡色毛料服装，断臂一边的袖子折缝上去，另一只手臂上戴着黑纱。我手持笤帚，喜悦的微笑在脸上慢慢荡漾开来，静静看着他。龟井似乎做着让我看天上的姿势。但是，电线杆上敲击金属器件的小啄木鸟已经飞走。原来龟井让我注意的不是声音，而是空气里弥漫着的蔷薇花香。

“阿佐，泉说这是‘蔷薇的奇迹’，‘森林之会’的年轻人都兴高采烈。泉还在弹那架别人赠送的钢琴，都弹两个小时了，还没有熟悉，声音还是硬梆梆的……

“从石子路到礼拜堂，一路上都是芳馨的蔷薇花香。大家在对面田地里听到老奶奶临死之前的声音与飞降到阿吉大哥手上的老鹰这些奇怪的事件的链条中，蔷薇是最漂亮的……‘蔷薇的奇迹’这个表现方式太确切了。”

“龟井，这个奇迹意味着什么呢？”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代表我们的教会在天上的等价物吗？总领事被迎接上去不正是这种标志吗？他生前对教会采

取不即不离的态度，但是最后要求教会为他举办葬礼啊……

“……其实，‘蔷薇的奇迹’这个说法起初只规定在教会内部使用，不许往外泄露。但是，今天花田记者的儿子戴着《晓新报》的袖章来拍照片，在报纸发表，标题就是《蔷薇的奇迹》，还括上括弧，胡说什么宗教的狂热信徒大肆宣扬发生这种奇迹。可是，不管怎么说，今年的红叶比往年更加红艳，现在蔷薇飘香，这总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吧！”

龟井精神饱满地摇晃着断臂的蒂罗尔服装里面的身体，登上石阶往工厂方向走去。我抱起扫在一堆的柯树、榉树的落叶一边撒在大豆地里，一边思考还不甚了了的“蔷薇的奇迹”的含意。我想起弓子念的叶芝的信里的话“……闻到蔷薇的芬香。现在，我真切感觉到超越时间的灵魂的本性。……”它使我的记忆得到更新。

我回到现在与其说是教会、不如说是大众食堂的灶间，弓子和阿田在地板间已经吃完饭。我本来要坐阿田的车去松山机场接泉联系的参加总领事葬礼的客人。但客人是两个外国演奏家，最后还是由具有长期外交官夫人经历的弓子代替我去迎接。龟井对其他人讲述“蔷薇的奇迹”，在旁边照顾大家吃饭的小雪显得没有兴趣，但其他人都听得津津有味。

阿吉大哥在“风箱”下面正斟酌修改美津用文字处理机打印出来的传道原稿。我在阿吉大哥旁边，接过小雪递过来的早餐。美津今天难得化妆，坐在阿吉大哥对面。刚才让阿吉大哥一页一页地念着草稿，她核对修改的部分。

“阿佐，你身上还有蔷薇的香味呀……”美津瞟了我一眼，在我的耳边悄声说。（扎卡里善意地拿美津开玩笑，说她长得很像兴福寺阿修罗像对面左边的两颊圆胖的那张脸。现在我才第一次觉得果然如此。）

“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呀……”

“‘蔷薇的奇迹’，”弓子和阿田离开土间出去以后，龟井失去这两个听众，也就忘记对年轻人慎用这个说法的规定，对我们大声说道，“阿吉大哥也不能否认香味吧？尽管他没有对‘蔷薇的奇迹’这个说法点头表示同意……”

“就是 reluctant[①] 吧……是有这么个词。”站在厨房的水槽前面烤农场自产的面包的扎卡里说。

“我承认是有蔷薇花香啊。”阿吉大哥从草稿上抬起眼睛，声音显得沉郁忧闷，“不过，我觉得这是有人事先策划、精心安排的。不是这样的吗？”

“Hallelu![②]”我从扎卡里庄重而快活的开玩笑的声音里觉察到游戏的愉悦。

不知道出于什么意图，龟井也附和着说：

“Hallelu!”然后匆匆下到土间，走出敞开的大门外。

我心里还想着阿吉大哥刚才的话，便问又把热酱汤递给我的小雪：

“最近一直没见真木雄，他怎么啦？听说总领事去世以后，他一天到晚没精打采的……”

小雪不自然地看了阿吉大哥一眼，立即把目光收回到手里端着的盆子上，用与扎卡里、龟井那种兴奋的情绪全然不同的声调说——要是就我一个人的话，大概只是“哼哼！”两声吧。

“他还是老样子，带着女孩子成天到处跑吧。”

泉回到灶间。她刚干完活，小巧的、锻炼结实的身体仍然充满与年龄不相称的精力，一边走上地板间，一边迅速环视四

① 意为：勉强的。

② 宗教颂赞语，意为赞美上帝。

周，发现扎卡里面前摆着果酱和黄油，便决定坐到他身旁。扎卡里站起来，拿来一个新杯子，给她倒咖啡、烤面包。泉落落大方地接过去，开始和大家商量葬礼和音乐演奏会的事。见她这个样子，我觉得她所说的“蔷薇的奇迹”恐怕只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吧。

“艾琳和格利娜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过黑人灵歌演唱会，大概还出过 CD吧？她们说把这个节目单稍微缩短一点，可以演唱……

“伴奏的乐谱已经用传真发过来了，不清晰的地方，等她们来以后再核对。伊能三兄弟的女友们，已经把复印件给她们了。不过，光是让她们合唱，总觉得有点委屈她们了。”

“她们说感到光荣！说的是真心话。”

“格利娜的弟弟逃亡到旧金山，扎卡里立刻收他在《机械地狱》里担任键盘和声乐的工作，格利娜非常感激。在我们举办的音乐节上，她还演唱了印度歌曲。现在是应福冈交响乐团的邀请，来参加今年冬天《贝九》的演出，所以我就请她和艾琳一起来……

“艾琳说她在朱利亚特上学的时候，就一直紧跟前辈的扎卡里。扎卡里的音乐创作活动时期简直是个传奇，我实在佩服。”

艾琳是世界屈指可数的著名黑人女低音歌唱家，今年冬天准备在巴黎演唱马勒的（第三交响曲》，在泉的前夫、指挥家的指导下进行排练，但是泉对此只字未提。后来，音乐会结束以后，大家在吃香鱼和河蟹的时候，艾琳谈起这件事，泉依然落落大方地听着。

“Hallelu！”扎卡里又说一遍。大概他作为指挥，脑子里总是回响着黑人灵歌的旋律吧。

“我还打算让格利娜演唱（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的女低音最后乐章。总领事喜欢这首歌。而且与阿吉大哥的教会也未必不合适……”

我们在早晨经过这样的商量准备以后，沿着为保护石墙不受天洼堤坝的破坏而修建的石子路走向礼拜堂参加葬礼。礼拜堂右面的背后斜坡高处比较黑暗，下面经过打枝的扁柏树林就显得明亮，其中空地上有一棵大银杏树，树枝上留着一半黄叶一半淡绿色的叶子。我抬头望去，突然发现真木雄和几个女中学生的影子从斜坡上掠过。从斜坡的腹地涌流出丰富的地下水，因此特地修一道水渠把地下水从石墙的顶端导入人工湖。我沿着石子路边走边看水渠，觉得蔷薇花香也许正是从那个地下水涌流出来的地方散发出来的。

走在我旁边的身穿黑色和服的小雪用急促的语调自言自语：“山上有蛇，真木雄不要紧，可那些女孩子……”

于是，我确信刚才从我的眼角掠过的并非幻影。

只有我和安佐、还有走在旁边的中学校长对小雪的自言自语感到吃惊，走在前面的阿吉大哥、弓子、K伯父、胡经理连头也没有回。泉和扎卡里到中学的音乐教室去，与那两个外国人——她们先是到真木町的旅馆休息——进行排练。小雪只说这一句，大概精神又集中到去礼拜堂参加的葬礼上，我也不便回头看扁柏树林里的那棵大银杏树。

我们走进圆筒型礼拜堂的时候，会场已经座无虚席——刚才看见天洼堤坝和对岸挤满了人，出乎意外——会场正中间是祭坛，挂着总领事的遗像，周围铺满蔷薇花。祭坛一边留出钢琴与合唱的空间。建筑公司的工地负责人古泉受扎卡里的委托，在扎卡里排练时间里替他关照荒先生。现在，古泉已经把荒先生带到第一排的边上坐下来。

阿吉大哥的传道。

“与死者共生吧。”这句话引自荒先生——不仅仅现在我们所在的礼拜堂，而且是教会整体建筑的设计者——的《村落教导一百条》。我选择这句话作为纪念死者葬礼的开始。

（从竖长形的窗户——为防止反射音集中到大厅中间，采取微妙错位的角度——流进来的空气里荡漾着淡淡的蔷薇香味。）

这座礼拜堂，还有今后继续建设的教会整体建筑物都是与死者共生的地方吧。那一本记载着一百条教导的书里，还有这样一条：“把建筑修建成‘行旅’。”我深切感受到，现在我们所在的礼拜堂正是“行旅”般的建筑。我现在给大家传道，但是甚至仿佛看见自己在“旅途”上不断行走时身体活动的静止画面。

现在，我还想再添一句话：“与大自然的呼吸相融合，规划村落与建筑的气息。”我们现在不就是与森林土地的呼吸融合在一起吸气和呼气吗？为了遵照“与死者感受吧”的教导，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合适的环境。死者既与我们共生，又总在行旅之中。死者也是这个土地的自然呼吸本身。

现在，我们刚刚开始与总领事这个死者共生。与我们共生的最年轻的死者就是总领事。我听总领事的遗孀说，他把一笔巨额保险毫无保留地捐献给教会作为建设资金，这至少可以确保院子沿线的一栋楼房的建设。不仅有形的建筑物，“总领事”也为我确保留下一栋灵魂的建筑物。总领事生前偶然谈到的对灵魂问题的看法，我已经在教会

的集会上向大家传达过。

如果说到与我们关系亲密的、第二个年轻的死者，大家都会想到锻冶吧。现在竖在我身边的这面旗帜上的图案就是锻冶描绘的“破坏者”的形象。他肩扛这面旗子，站在农场扩建工地上的样子，大概许多人都能想得起来。要是他在这边的生命再延续一些日子，肯定又会看到他扛着这面旗子站在教会建筑工地上那一脸天真聪明的喜悦表情。当我们与建筑专家们一起搬运石头、扩展水渠的时候，不是随时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身边飘扬着锻冶和他的这面“破坏者”的旗帜吗？

（身体瘦小却显得异常健壮，只是满头白发的脑袋萎蔫的锻冶的父亲，还有他旁边的羞愧似的萎缩着身体、生怕听漏一个字凝神谛听的锻冶的母亲，不停地点头。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样子，大概不只我一个人想起当年发生火灾时这个铁匠拼死保护妻子、儿子的勇敢景象。）

我对躺在病床上的锻冶谈论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我说：亲眼眺望这森林土地的景色，就如同看到镌刻在自己心间、即镌刻在自己灵魂里的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然后你将它与死后近于永恒的时间进行比较，希望你能够消除由于考虑自己十四岁夭折所产生的恐惧……与寂寞。

我对他这样开导，但是，我自己对这些话的含意是否就真正理解了呢？我在锻冶死后，通过与锻冶的共生，才确切感受到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这句话的深刻意义。我上高中的时候，在巴克雷的十字路口看见大番枫树的红叶，突然想到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这种感觉。当然，与现在自己所经历的体验比较，那时的感觉十分幼稚浅薄。

我把这个体验告诉锻冶的时候，已经感悟到通过与死

后的锻冶共生重新认识这句话的深邃含意。我站在瓮川河边，观察清澈的流水。香鱼在浅绿色的流水游动，水里的岩石上留着一道香鱼咬过的痕迹……我与死去的锻冶一起观察这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这种感悟赋予我从未有过的视力。不是传道的我，而是听我传道的锻冶，对我呼喊："Do you hear me?[①]"我在心里坦直地不断回答："I hear you clear and loud。[②]"

还有一个年轻的死者，那就是老奶奶。由于我和老奶奶共生，于是我与当地的神话、历史共生。我迁居这里以后，老奶奶立刻向我传授这些传说。我自己也很努力学习。但是，这是学习不同性质的文化。与荒先生为设计建设这样的建筑物而研究当地地形那种刻苦钻研的精神相比，简直望尘莫及。

在老奶奶去世以后，我自然而然地开始与老奶奶共生，开始与传说中的人们共生。

传说"破坏者"活了五百多岁。这个神话的模特儿大概实有其人。当时的领导人大概也是和老奶奶一样，是个活到百岁的老寿星。在他死后，于是，与他共同生活的几代人就自然而然地想像出五百岁的年龄。据说，"破坏者"死过多次，可是过一段时间就发现他居住在蜡仓库里。人们不就是在这种传说中终于体验与死者共生的实际感受吗？

修筑森林高坡上那条"幽灵之路"的劳动者都是在年老以后被监禁起来的人。那些逃离海边小城市，来到这里

① 意为：你听见我的话了呢？
② 意为：我听你说得清晰洪亮。

隐蔽居住的人们，逐渐形成村庄。每当一个人年老死去的时候，通过村民们共同的想像力——例如集中营里监禁的形式——开始与神话共生。

据说，这些老年人在谷间、“在”的深山老林里与儿孙平静生活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接到“破坏者”的指示。所有的老人都遵从命令，没有怨言地与家人分手，住进森林边缘的洞穴里。就这样，他们集体生活，没日没夜地努力修筑这条“幽灵之路”。这大概是把老人即将死去、加入与死者共生的共同体这两者故事化的传说吧？

在秋分前后的连休里，我们用鹅卵石铺设通往礼拜堂的石墙上的道路。我仿佛听见与我共生的死者老奶奶对我低语：一旦死去的那些工人们长年累月修筑这条“幽灵之路”，其实这绝不是苛酷艰辛的劳动。这样想来，“幽灵之路”这个称呼的由来不是已经被我们理解接受了吗？

“与死者共生吧。”这自然很好。但是，在哪里共生呢？就在这里，就在这森林环绕的土地上……我认为，前阿吉大哥在这里开展名为“根据地”的运动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教会的农场继承许多根据地运动时期的传统。不仅有“破坏者”漫长人生留下来的传统，还有前阿吉大哥改革的东西，我们在继承两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出自己崭新的世界。

前阿吉大哥创造或者恢复的将谷间与森林连接在一起的习俗中，有一条上山干活的人必须严格遵守的规矩。那就是怎么进入森林？怎么回到谷间？

（礼拜堂里挤得满满的听众的紧张气氛开始逐渐舒缓下来。人工湖对岸以及堤坝上一边倾听传道一边等待音乐会的人们的情绪也同样轻松起来。）

前阿吉大哥是但丁研究家。他注意到但丁和维吉尔一起下地狱时走左拐的道路，上炼狱时走右拐的道路。就是说，堕入污秽走左拐的道路，上升净化走右拐的道路……

于是，前阿吉大哥制定一条规矩：进入森林走左拐的道路，回到谷间走右拐的道路。我和当地的少年一起进入森林里去的时候，他告诉我上山干活必须严格遵守这一条规矩。

为避免误解，必须说明的是，并不是将进入森林视为任其污秽而不顾的行为。在走进通往自我净化的炼狱的旅途之前，首先必须下地狱。这种下地狱的痛苦——具体到森林里，就是上山干活攀登的痛苦——是净化灵魂所必须的。

但是，在确定森林与谷间的交通道路方向的时候，前阿吉大哥似乎产生错觉。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简单的错觉……据安佐回忆，当时为了工厂生产的需要，大量砍伐森林的木材。有一天早晨，前阿吉大哥站在瓮川大桥上，望着“十叠铺”，右臂和左臂互相转动，大声说“这条左边的道路上山，这条右边的道路下山”，就这样决定下来。大概前阿吉大哥站立的位置使他产生错觉吧。

如果不是站在大桥上，而是进入森林观察，就知道登上左拐的半圆形道路，一直往前走，最后如同画一个圆形似的右拐下来。如果面对“十叠铺”走右边的道路，划一道弧形下来时，就是先左拐上山，再右拐下山。

但是，前阿吉大哥根据错觉确定的连接森林与谷间至今仍然存在，这是十分重要的。虽然采取与他不同的解释方法，但保留当时的习惯：生者右拐进森林，回谷间；死者的灵魂向右盘旋升到森林高处，过一段时间，再向右盘

旋回谷间。就是说，不论生者还是死者，所有的灵魂总是处在向净化方向盘旋的连续性链环里。

这样，对“与死者共生吧”的教导更觉得有一种亲近感。总领事的灵魂已经通过右拐的道路升到森林高处，安息在早已为他选择的树木根部。过一段时间，他的灵魂再通过右拐的道路回到谷间，作为新的生命开始生存。

“无法慰藉的灵魂哟，随我们来吧。”总领事似乎嘱咐我说出这句祈祷词，大概也是为了净化我的灵魂。“无法慰藉的灵魂哟，随我们来吧。”那么，现在请大家进入我们教会一直摸索的祈祷方式——“集中”吧！我甚至想说：请祈祷吧！

（阿吉大哥传道以后，在会场一片沉默与依然飘荡的蔷薇花香里，身穿非洲节日盛装似的色彩鲜艳的长衣服的艾琳和暗紫红色的天鹅绒礼服的泉穿过守卫在敞开的礼拜堂门口的“森林之会”年轻人迅速从椅子之间走到钢琴前面的各自位置上。泉约莫估计阿吉大哥和听众进入默哀的时刻——我睁开眼睛看着她们——对艾琳轻轻点头示意，开始演奏。

黑人灵歌缓慢的旋律——下午的音乐会上，艾琳和格利娜演唱二重唱和带有吆喝的、节奏强烈激动的歌曲——回荡在整个礼拜堂，越过人工湖的水面在三面斜坡和堤坝上空回响。我无法理解英语歌词，心里回味着阿吉大哥告诉我的总领事的翻译词，全身心沉浸在年轻的黑人女低音歌手那哀婉低沉的声音里。

吉列亚蒂，那是一剂镇痛的药，是一剂使我伤痕累累的破碎心灵完全恢复的灵丹妙药……回到家乡后请告诉乡亲四邻，“他为拯救我们大家而死去”，啊，吉列亚蒂的药

方可以治愈我的疾病……

歌声停止，艾琳和泉低着头静止不动。淡淡的蔷薇花香似乎又弥漫在礼拜堂里。）

“我似乎失去了勇气。这个时候，在我认为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时候，然而，正是这个时候，神灵复苏我的灵魂。”我还是以总领事希望的祈祷词结束我的传道：“无法慰藉的灵魂哟，随我们来吧。”谢谢。

第七章　亚历山大大帝的癫痫

只有一家全国性的报纸刊登总领事葬礼以及音乐演奏会的消息。就是《晓新报》的社会版发表一篇八十行的花边新闻，没有署名，大概出于花田记者之手。如果像上一次发表在周刊杂志上的文章那样写法，显然可以变成揭露丑闻的报道，虽然表面采取客观报道的形式，其实还是渗透出骨子里的恶意。年轻人本来对什么事情都反应敏感，为了勾动他们的兴趣，这篇报道——这在社会版的新闻报道中十分罕见——特地附加注解。采取一种教养主义的方式——其实只是把《广辞苑》的解释简单化——在报道的末尾附加这么几行字。

诸教结合论：指诸教混杂，即各种宗教混杂在一起。宗教衍变过程中的现象。不同的信仰、崇拜的混杂或者折衷，或者增加不同的教义、礼仪。

“看起来这个人很擅长注解，毕竟是社会部的记者，修养也与众不同。这个注解虽然也使用难懂的词汇，但汉字都在常用汉字表规定的范围内。”K伯父的态度显得悠闲自在。（这篇报道谈到莫名其妙的诸教混杂的教会的音乐演奏会时，并没有涉及K伯父与总领事的亲戚关系，只是轻描淡写一句K小说

家也参加。但是从整篇文章的色调倾向来看，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你也是以文笔为生的嘛，也不查一查字典，怎么能打保票呢？”泉说。她在葬礼上的演唱和下午的音乐会都获得圆满成功，又把那两个歌唱家送上飞往福冈的飞机，现在正舒畅轻松地休息。

“不，报纸上出现的汉字，如果没有带括弧注释读音，就是常用汉字。”

“除了常用汉字以外，新闻协会规定可以使用的汉字还有六个。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在报社分社打工，就把这六个汉字编成顺口溜记下来。”扎卡里在葬礼的工作中虽然相当吃力，但还是尽责地完成任务。他抑扬顿挫地吟咏起来：

“甲壳船舷立哨兵，狙击挫伤痕迹龟。”

“这只海龟像快艇一样，而且还是一只运气很糟糕的海龟。”泉戏谑一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买来几份《晓新报》。龟井脚踩着土间，坐在地板间的边头看报。他的表情僵硬紧涩，与灶间的整个愉快的气氛不相融洽。然后，他问阿田：

“从大学退学的那些教会支持者占据‘在’里没人住的整个村子，房屋的维修费都是由教会掏的钱吧？”

“是的。有的人搬到大阪、横滨居住，能联系得上的，也都寄房租去。数额很少，町政府参与一起规定的，由町政府的林办理这件事。”

“除此之外，还有这一点……我们应该向报社的松山分社提抗议。”龟井从报道文章里举出两三处失实的地方，说，“说是教会的建筑费用，还暗示泉的父亲经营的不动产公司也出资，实在太恶劣了！”

“父亲和我没有任何经济关系，更何况他和教会……”泉说，“另外，我也要向这幅照片的拙劣拍摄技术提出抗议。”

报上刊登的照片是大家围着阿吉大哥站在礼拜堂圆筒型建筑物前面的石子路上。那是葬礼结束以后，下午的音乐演奏会之前，大家正要回“公馆”吃午饭的情景。葬礼结束的时候，礼拜堂外面的许多人开始往堤坝、石墙上的石子路方向移动。他们虽然知道进不去礼拜堂，但都想看一眼从礼拜堂里出来的人，所以拥挤不堪。他们倾心陶醉于艾琳的歌声——也可以说还有阿吉大哥的传道。

我们跟着阿吉大哥走出礼拜堂的时候，从人工湖水边钻出一个穿着游泳裤的少年，顺着礼拜堂后面东头的用于施工的道路过来。他扬起湿漉漉的小脑袋，嘴唇青紫，默不作声地走到阿吉大哥面前。这不是患心脏病的登吗?！这时，只见他的母亲气喘吁吁地挤开石子路上的人群奔走上来，站在阿吉大哥和孩子的旁边，显然让背后拥挤上来的人群都能听见的大声——没有批判阿吉大哥大会那一天早晨演说那样的悲伤——说道：

“登的病是阿吉大哥治好的！因为学校的功课很忙，最近没到教会来，我担心你们误解，以为我们忘恩负义。今天，登从扩音器里听到阿吉大哥的传道，心情非常激动！他为了让大家看一看不仅自己的心脏病已经治好，而且比一般人的体格更加健壮，特地到人工湖里游泳，绕着岛屿游了一圈！我想，大多数人都被歌声吸引过去，可是登围着大扁柏树的岛屿游了一圈，一次也没有抓着岸边的东西！瞧他这健康的身体！这就是心脏病完全治愈的最好证据！不用动手术！这就是阿吉大哥治愈功能的标志！”

水珠顺着少年白细的脚脖子流到茶色的脚后跟滴落下来，他抬头看着阿吉大哥，在她母亲讲话的关键地方忍着寒冷适时

地点头。但是，阿吉大哥面对这个全身湿透，在寒冷的空气里强忍颤抖的少年，似乎不知如何是好。他跪在少年脚下水湿的地面上，半是茫然恍惚的样子，双手在他的两侧腰间做出抚摸的动作。少年顿时全身沉浸在喜悦里，而低着脑袋的阿吉大哥看上去像是在笨拙地谢罪……

周围一片寂静，泉走上来，脱下披在肩膀上的大衣，将少年从脖子到小腿肚全部裹住，周围立刻响起感动的声音。这时，艾琳走到泉身边，紧挨着她，将自己的皮大衣一起包在泉的身上，人群爆发出鼓掌的欢呼声。

照片拍摄的正是大家带着登和他的母亲一起前往“公馆”时的场面。照片上圆脑袋、湿头发像水貂一样的少年裹着羊绒大衣，阿吉大哥的黑色竖领，加上龟井蒂罗尔风格的服装，还要一个黑人与一个日本人挨在一起披着一件大衣，周围的人群脸上凝固着尚未展开的笑容……这个场面，配以圆筒型建筑物的背景，仿佛是一幅画得糟糕透顶的宗教画。

尽管《晓新报》摆出一副教育家式的正经面孔、霸气十足的文章对我们教会的诸教混杂充满敌意，但平心而论，从这张照片也可以看出各种宗教混杂的现象。而且，老实说，总领事的葬礼也不是没有可能引起社会批判的地方，从阿吉大哥的传道到下午音乐会最后的格利娜女高音独唱。

我把听得懂的黑人灵歌的歌词记在笔记本上，根据这个记录，大致可以了解音乐演奏会的内容。那一天，阿吉大哥的传道录了音，但由于艾琳和格利娜与她们分别所属的唱片公司订有合同，泉一再强调既不能录音也不能录像，连听众的私人录音也不允许。

In that great getting up morning 中的“在出发长途旅行的早晨，和大家告别吧，再见，再见！” *Sinner, please don't let*

this harvest pass 的歌词“罪人哟，莫使自己一无所获，不然你的灵魂就会死亡、丧失。／罪人哟，啊，你看那一棵凄惨的树。那是基督为你我而死去的地方。”接着是 *Over my head/Lil' David* 的歌词“头顶上，大气里流淌着音乐。一定存在着神。”

Swing low, sweet chariot/Ride up in the chariot 的歌词“啊，如果你比我先到，战车把我带回灵魂的故乡，告诉朋友，我也要来，战车把我带回灵魂的故乡。”此外还有几首歌。最后歌唱总领事生前指定的歌曲 *There is a balm in Gilead*。

音乐会结束以后，沿着“公馆”对面的道路回“在”去的孩子们一路上齐声唱起——不知道是哪一首歌里的——“Hallelu!”当我们的教会最终向着“世界传道前进”——即使花田记者充满自信地写道：走向毁灭的大量老鼠近于逃亡的移动——的时候，在以伊能三兄弟的恋人为核心自然形成扩大的教会合唱团的带领下，我们大概会高歌 *Great day* 的“伟大的日子，正义者的大进军，伟大的日子，神修建犹太的墙壁。”……

如果仅仅演唱这些黑人灵歌就结束音乐会的话，即使可能被称为基督教的新兴宗教，大概也不至于被批判为各种宗教的大杂烩吧。但是，节目的最后，还是根据总领事的遗嘱，由长着一双乌克兰农妇般忧郁而善良的眼睛的格利娜演唱《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最后一首咏叹调，使一直都是如《今天是节日》气氛的音乐会笼罩在悲剧般的氛围里。如果全神贯注地聆听，的确会获得无比的感受……

> 波涛汹涌澎湃，是应该呼吸吗？是应该倾听吗？是应该啜泣吗？是应该长眠于芳香里吗？在翻腾的海潮里，在

世界的呼吸荡动的万物里——沉溺，在无意识里——尽情的快乐！

格利娜用德语演唱这首歌，事先泉按照总领事生前的口头翻译整理出译文，连同伊索尔德生平故事向大家作了介绍。尤其其中的“芳香”一词，夸张一点说，如同气流一样，使人感觉到礼拜堂内外一阵一阵飘溢的蔷薇幽香。

当格利娜演唱咏叹调的时候，坐在阿吉大哥周围的我们这些人都明白“蔷薇的奇迹”的实际根据，但是并没有改变“奇迹”的印象。也许我们在格利娜女高音歌声的伴随下通过蔷薇的香气去捕捉它神秘的实质。

“蔷薇的奇迹”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它的神秘。葬礼结束以后，参加葬礼的人和在真木高中音乐教室排练的成员都集中在灶间的地板间一边吃午饭一边商量下午音乐会的安排。格利娜问道：

“这种蔷薇的香味使我想起当年在列宁格勒读书的时候，住在同屋的索菲亚姑娘使用的香水。……谷间的斜坡上是不是大量种植？来的时候，从车子里看不见，很遗憾。”

对于这个问题，阿吉大哥的回答——而且声音平淡——完全出乎我们的意外。泉说过，阿吉大哥不仅传道的时候，甚至平时用日语说话，总显得不太流利、死板，用外国语说话反而觉得自由流畅。阿吉大哥用英语回答格利娜的问题。

“格利娜的记忆非常准确，这个香味正是保加利亚的蔷薇。我们这儿几乎不种蔷薇。今年六月，我和总领事……就是这个去世的父亲去欧洲旅行，到维也纳听歌剧的时候，他买了从蔷薇花榨出来的原汁，制作香水之前的原汁……一升的瓶子买了五瓶。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干什么用。

“在今天的葬礼上怎么使用这些蔷薇原汁，当然都是按照总领事生前的指示，整个天洼的大气里充满蔷薇的香味，这完全是孩子们的功劳……人工湖的湖水流到下面的水渠，香气就顺着水流扩散开来。”

“这是总领事生前设计的吗？真是奇思异想！没想到这么浪漫，与原来的职业性格截然不同。”泉大为惊讶。

花田记者在报道文章中写道，使用大量——但是没有说明放进水里的具体数量——的香水原汁，制造所谓“蔷薇的奇迹”。这两天，住在河流下游的居民不断有人反映头痛。这种写法显然把“蔷薇的奇迹”与污染环境的问题联系到一起。另外，文章还指出，没有行医执照、使用手指、手掌的所谓特异功能治病的行为前些日子遭到当地居民的严厉批判后，本来应该停止治疗，但其实还在暗中活动，这次在大庭广众之中故技重演，其目的正是企图死灰复燃。然而，这篇报道给阿吉大哥和教会造成与作者本意相反的影响，不少患者前来“公馆”要求阿吉大哥治病。对阿吉大哥的手掌、手指的治愈功能一直采取积极支持态度的泉在葬礼结束的那一天就作出预言。

登少年在天洼人工湖游泳一圈后上岸站在阿吉大哥面前，泉见他强忍着寒冷，觉得可怜，便将自己的大衣裹住他瘦小的身体。在我们走下堤坝，离开人群以后，泉还提醒他把湿漉漉的游泳裤脱下来。登少年顺从地脱下游泳裤，一只手将大衣捂在胸前，另一只手把游泳裤揉成一团握在手掌里。走到“公馆”的大约二十分钟路程上，阿吉大哥一路上继续用一只手抚摸登的脖颈、肩膀。即将进入灶间的大门时，抱着孩子的衣服追上来的登的母亲看见登的脖颈周围冒出大量热气。

“哎呀，你都出汗啦？瞧把这么高级的大衣给糟蹋了！”

登的母亲诚惶诚恐地表示歉意。泉只是淡淡地说没关系。

三个人一起来到事务所，登穿上衣服，泉拿回大衣。在地板间我听见泉用英语对格利娜、艾琳说：

“艾琳，我们两个人裹着你的大衣走回来，还觉得冷吧？可是那个孩子，大衣里面赤身露体，寒风从脚底下灌进去的，让他换衣服的时候，浑身的皮肤发红，还冒热气哩，那个小东西都翘起来……你说阿吉大哥的手掌有多厉害，那个能量把他的生命器官都激活了！”

格利娜快活地大笑起来——葬礼刚刚结束，这样肆无忌惮的大笑使人觉得不太像话——然后要求泉具体介绍阿吉大哥是怎么用手掌激活少年的身体。于是泉，还有艾琳，连比带划地把刚才阿吉大哥的动作重复表演一番。其实格利娜患有肩膀酸痛的老毛病，她急切关心这种疗法对自己的病情是否真有效果。泉便说服阿吉大哥给格利娜治疗。经过阿吉大哥治愈功能的治疗，效果非常明显。格利娜激动地甚至说想建议大都会歌剧行会雇用阿吉大哥。

泉预料会有不少患者前来要求阿吉大哥治疗，便向我们提出一点建议。这个建议也就成为我们教会的新规定。具体地说，就是把原先一直分开的教会活动与治疗患者结合在一起。阿吉大哥只给愿意与教会成员一起在农场劳动、参加教会集会进行“集中”的患者治疗。因为阿吉大哥的治疗只是在教会内部的行为，也可以说是“集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希望阿吉大哥给予治疗肉体疾病的患者怎么能不希望阿吉大哥也协助治疗灵魂呢？

总领事葬礼和音乐会结束以后大约一个月，小雪提出要回神户。小雪回到“公馆”以后，为“公馆”成为教会成员、以及经营教会农场的那些年轻人的活动“基地”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小雪把这个新的决心告诉我的时候，一开头就说这

是“公馆”内部的事，与教会没有关系。

现在根据记录，把小雪当时谈话的内容抄录如下。因为我的事务所里经常有教会的人进进出出，所以小雪特意把我叫到她和真木雄居住的别馆。她以回到“公馆”以后从未有过的冲动热烈的语调大谈特谈自己人生最终方向的见解，直到把我说服为止。

“我和真木雄回神户去。阿佐，我为什么会下这个决心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对祖母也可以申辩……

“总领事一眼就看穿真木雄不是前阿吉大哥的孩子。其实，当地了解前阿吉大哥的人也都心里明白。之所以不把真相直接告诉本人，大概是由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吧？既亲切又冷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仿佛一起包裹在棉花里一样……

“我一直觉得自己离开这里，把你留在‘公馆’里，很对不起你。但是，我和这里已经没有关系了。我来参加祖母的葬礼，知道新阿吉大哥创立教会之前，做梦也没想回‘公馆’。那么，为什么打算带真木雄回来呢？

“也许你会说我本来就有这个打算，因为如果当年我提出想回神户和前阿吉大哥的孩子真木雄一起生活的时候没有不久重返‘公馆’的企图，完全可以不辞而别。既然我不辞而别，祖母也会原谅我的。祖母心里明白，我明明在神户没有孩子，却提出要回去和真木雄一起生活，也许她觉得我可怜，所以什么也没说。

“我不能生下前阿吉大哥的孩子，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别有用心地伪装自己怀孕。那时，我自己也以为真的怀孕了，因为例假也停了。前阿吉大哥为此对我十分照顾关怀。他考虑到自己身体里的癌症随时都有复发的可能，以及这个孩子的未来，大概心头一直焦躁不安吧。大概他从自己所经历的人生苦

难联想到这个孩子未来的命运吧？

“所以，他打算和真木町的人们实现和解。因为有一次把他们的代表接到‘公馆’里来。但是，真木町的那帮人视前阿吉大哥为仇敌，甚至当场用侮辱性的语言谩骂他！现在龟井大骂花田那个新闻记者，我觉得很可笑。他自己不也是同类货色吗?! 我现在还不相信龟井。我认为，那些阴险毒辣的家伙谁都一个样！天生的黑心肠，那是改不了的。

“前阿吉大哥遇害以后，我担心肚子里的孩子的生命安全，就去神户躲起来。当时肚子已经挺出来，我小心翼翼地从三津滨乘船去神户。

“母亲在神户开餐馆，我就在她家里休养。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就是生不下来！都过了预产期一年多，肚子还是没有动静！大象怀孕也没有这样子呀……

“我担心是否胎死腹中，结成硬块，于是到妇产科检查。结果医生诊断是想像妊娠！经过透视（起初我还不愿意，担心对孩子的身体产生不良影响），发现肚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孩子！浅黑色的空无一物的容器里只有盲肠在摇晃。一个星期以后，我的身体苗条下来，来店里的人私下议论说大概我下狠心做了人流。

“那么，我回到‘公馆’的时候，为什么要撒谎说生下来的前阿吉大哥的孩子寄养在神户的母亲家里呢？说出来实在羞耻……

“当时祖母说要是孩子由阿盛照看，虽然她很辛苦，我也就放心了……她连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没问。现在想起来，祖母早就心里有数了。

“阿佐决心回‘公馆’的时候，我说你替换我在这里，我去神户和前阿吉大哥的孩子一起生活。虽然没有人相信我的

话，但是我的确有一种咱们走着瞧的情绪，而且大概在态度表情上也流露出来……人真是不可思议啊！阿佐。

“祖母葬礼的时候，我回到‘公馆’，知道现在的阿吉大哥已经接手农场，而且‘公馆’也由他继承。‘公馆’对我已经仁至义尽，我对‘公馆’已经毫无权利，此后与自己无关。而且你在‘公馆’，也用不着担心工厂的事……

“但是，当我详细了解新阿吉大哥经营农场的情况后，发现他的所作所为与前阿吉大哥并没有什么两样。前阿吉大哥是‘公馆’的主人，权力极大，我们小孩子的时候看见他都害怕，可是他仍然没有把根据地运动搞好。有人说前阿吉大哥害死从东京来的那个女人，才使根据地运动衰败消亡。其实并不是这样。当时根据地运动大势已去，所以前阿吉大哥才使用这种手段，把死于事故的那个女人说成是自己的过失，而甘愿坐牢……等到刑满释放出来，他好像清醒过来，对根据地运动漠不关心……

“我是这么认为的，在这块土地上，要从事一项新的事业，实在困难重重，一个外来的年轻人根本不可能获得成功。神户餐馆里有一本客人扔下来的周刊杂志，里面有关于新阿吉大哥的文章……我一看，觉得新阿吉大哥会重蹈前阿吉大哥的覆辙，新事业很快就要失败，而且还会出现更糟糕的局面。周刊杂志的文章写得很通俗，一看就懂，从感情上能够接受。一个经常来喝酒的老顾客，其实是《晓新报》神户分社的人，见我看得那么认真，就说小雪这样性格阴郁的人也对名记者的文章入迷啊。不知道是赞扬还是挖苦……

“我看了几遍，脑子里逐渐出现一种景象：‘公馆’现在已经没有祖母，教会很快就要毁灭，人去楼空，整座‘公馆’变得空荡荡……你既然成了漂亮的女人，大概在新阿吉大哥抛弃

‘公馆’的时候，会和他一起走吧……

“你送扎卡里到松山后回来的路上对我说，以后要过女人的生活。坦白地说，当时我觉得很滑稽。从旁边不时瞟你一眼，的确你长得很漂亮，因为你原先是男孩子的时候就漂亮得简直有点过头。不过，也有漂亮而显得滑稽的吧？鸟啊，鱼啊，那些小动物啊，也有漂亮而滑稽的。

“但是，我回来参加祖母葬礼时再看到阿佐，就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你变成一个高雅稳重的姑娘，而且，怎么说呢，还具有女人应有的那种威严！阿K年轻的时候常说，结果的小杨梅树威严而漂亮……我对你刮目相看，觉得就像阿K说的那样。阿佐本来是男孩子，所以与普通的女人不一样，是特殊的日本女人！

“我还想过，要是新阿吉大哥判断教会和农场最终失败，会带着你离开这块土地的！

“要是那样的话，我不是也有权在这里居住吗？这个地方的人口日益减少，如果没有人住，‘公馆’就会变成破房，也许有人会说我眼睛盯着财产来的。

“这样，如果我一个人回到森林里来，觉得心里不踏实，一直没有足够的勇气下决心。刚好这个时候，在店里帮忙干活的一个韩国女人说她的孩子不愿意上学，成天玩游戏机，害怕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变坏。

“她说的就是真木雄。其实，真木雄不是他的真名。真木雄是前阿吉大哥为我生下的如果是男孩子预先取的名字。记得以前对你说过，真木雄是前阿吉大哥继承‘公馆’后改名以前的名字。于是，我就和那个韩国女人商量，能不能把这个孩子过继给我做养子。她很痛快地答应。

“起先我担心上学的事情，到这里以后，在町政府工作的

‘森林之会’的林为我办好一切手续。简直好像是前阿吉大哥的灵魂在暗地里保佑我们，使我和真木雄的事情办得都很顺利。”

……小雪和真木雄回到“公馆”以后，过着沉默寡言的日子，今天要从这种精神重负中解放出来似的说个痛快。我只能听她唠叨，根本就没有插嘴的份儿。我记得在松山改变发型、涂脂抹粉以后回来那一天，她开车去接我，一路上也是这样如大江决堤一样情绪激动地滔滔不绝，而且具有不容辩驳的力量。

“但是，阿佐，我和真木雄回到‘公馆’居住以后，才真正了解到现在的阿吉大哥的教会与前阿吉大哥的根据地运动不一样，相信它不会衰败下去。这并不是说教会与前阿吉大哥的根据地运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事业，就我的实际感觉而言，两者之间是有牵连的。大概现在的阿吉大哥创立教会正是吸取了前阿吉大哥根据地运动失败的教训吧？我觉得周刊杂志的诽谤中伤、龟井那些人的批判攻击反而使教会变得更加坚强！

“现在的教会不会轻易瓦解的！祖母葬礼的时候，我对阿吉大哥还有点不放心，可是经过批判以后，他显然已经成熟了。总领事去世以后，更是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且有不少像你这样死心塌地的人跟随着他！不仅总领事，锻冶、祖母的死去都使阿吉大哥更加坚定、教会更加壮大。

“阿佐，既然用不着担心‘公馆’会衰亡，我觉得继续待在这里就没有意思了。前阿吉大哥开展根据地运动的时候，我并不是他的战友；现在阿吉大哥开展教会活动的时候，我也不是他的同志。所以，我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决定和真木雄离开这里。”

“…… 其实，我一直认为你就是教会的人。现在只要你自

己承认就行了……我们的教会不需要信仰表白，而是自然而然地成为教会的成员……你不是一直为教会勤勤恳恳地工作吗？”

我虽然知道这些话无济于事，但是真心实意地挽留她。

“……要是就我一个人，”小雪对着在我与她之间的初冬阳光里飘浮的微细尘埃显露出“哼哼！”的表情，说道，“我本来就一无所有，那完全可以留下来。就像我的母亲那样，自己可以一贫如洗，为‘公馆’竭尽全力。即使做不到那样，也差不多。可是，阿佐，现在我不是有真木雄吗？要是他也对教会着魔，我觉得比自己一无所有更凄惨！

“所以，阿佐，我决定和真木雄一起回神户去。实在是一个怪脾气的孩子……”

说到这里，小雪扭过脖子，发出“哼哼！”的冷笑声，但是她的泪水滴落在闪亮的廊檐地板上。我们就像在“公馆”里生活过的几代女人那样，在膝盖之间互相轻轻拉着手，低着脑袋。小雪的小手那么粗糙干涩，大概有过一道道皴冻的深灰色的裂口吧，而我的手和她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真木雄出现在院子里的两个树桩——前阿吉大哥曾经把吊床挂在这两棵梧桐树与橡树之间——之间，看着我们，流露出通情达理的表情，不像个小孩子的样子，这也实在摸不透他的脾气。小雪抬头看着他，泪水濡红的眼圈浮起满是皱纹的微笑，吐出我从未听过的亲切的“哼哼！”的气息。

正是这个少年，按照总领事的遗愿，领着几个人，将淡淡的蔷薇花香散布在森林的谷间里。现在谁都知道事情的真相，然而在真木雄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感觉到那蔷薇花香仿佛以另一种形式存在。

《晓新报》的文章还写有出人意外的内容，说农场的主力队伍都是前民族派学生集团的成员，他们对农场的其他人进行

武斗训练……关于这一点，应该到农场进行查实。龟井通过松山分社对花田记者的报道内容提出抗议，指出这是与事实不符的歪曲报道。龟井对那篇报道的内容一直进行查核，但是，坦率地说，即使花田记者居心叵测地夸大其词，但也不是无中生有的凭空捏造，至少必须承认，消息的来源在教会内部。

旧町地域还有不少人对农场、工厂、更主要的是对教会本身的活动一直怀着敌对情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批判阿吉大哥的主要干将中，虽然他们的头目龟井反水倒向教会，但是其他人仍然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虽然他们也会配合这次的记者采访，但是从文章的内容来看，“蔷薇的奇迹”这个说法、农场的武斗训练以及领导人的履历这些情况，不是从教会内部泄露出去的吗？龟井打算查清是谁向花田记者透露这些情报，不过采取比较慎重的做法，免得再次发生上一次伤害美津那样的事情。于是，在教会的集会上，他直接向伊能三兄弟了解情况。

尽管伊能三兄弟的三个女友现在已经成为教会的集会上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伊能三兄弟几乎没有参加集会。总领事葬礼以后，阿吉大哥在集会上经常传道，“集中”越发呈现浓厚的祈祷色彩，三兄弟的女友也经常演唱从艾琳和格利娜那里学来的黑人灵歌。但是，伊能三兄弟一直没有参加集会，表面的理由是忙于扩大农场规模的工作。由于新来不少年轻人，借住在“在”的人口稀少的村子里，农场的劳力相当充裕，于是伊能三兄弟新建一座与耕地面积差不多大的塑料薄膜栽培大棚，正全力以赴加强管理。

伊能三兄弟在农场的生活区扩建住宅，将一部分年轻人从借住的村子里搬进来。这一天，他们在这些年轻人的警卫下来到“公馆”。伊能三兄弟本身与平时没什么两样，而警卫的年

轻人赤裸裸地显示出对他们的崇拜，采取士兵一样的行为方式。如果教会查问他们的分裂活动，仿佛这些年轻人已经做好以武力对抗的思想准备。

我们在灶间的地板间里围坐在阿吉大哥周围。因为这次会议是由龟井安排的，他便第一个提问。伊能三兄弟还是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对龟井的问题对答如流。他们来到“公馆”以后，三个人自由随意地分成二对一的形式，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显示出他们爽快的性格。

“我们在大学参加过民族派集团。这是事实。”首先是爱回答，“正式成员就我一个，他们两个是体育会系统的人。只是担任大学执行委员会的保卫工作，工钱给的多，也许是冲着这个去的。

“花田记者给我们发来一份脏兮兮的传真，大概也给教会发来了吧，是他在一次年轻的新闻记者集会上的讲演记录。说自己到真木町去必须冒着恐怖活动的危险，甚至还要化装，开着《晓新报》的车子大摇大摆地从松山进去，那不是笑话吗？现在还不能在报上公开发表，但他们也许是受某个党派的派遣潜伏到农场，在那里开辟基地。还说为什么自己犹豫着还不写文章呢？因为口诛笔伐的对象是阿吉大哥和 K 先生。但是，对于我来说，上面说的都不是事实，而且和他也已经彻底断绝联系了。”

“不过，思想上还是一直共鸣的吧？”

“不，没有。”爱一口否认，略一思考，带着对追究不放的龟井嘲笑的语气说，“我在阿吉大哥的教会里感觉到，思想共鸣这个词，不仅限制在党派、现状分析的范围内，还可以在更大的层面上使用。”

“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育、英也说、“我们对教会的活

动不是很热心，这一点很抱歉，但是农场的工作也是为了教会的发展啊。”

“这一点我对你们给予高度的评价。从开始建设礼拜堂以后，农场的经营管理就完全由你们负责。你们不仅扩大农场规模，而且对新手进行培训，增加很多新生力量。”

“胡经理也说他们那里的特别餐厅与农场的关系十分融洽，斑鳟也上了菜单，表示感谢。”弓子插话说。她后来一直住在总领事先前的房子里。

恐怕就龟井一个人看到农场发展得红红火火，担心成为伊能三兄弟的“独立王国”，与阿吉大哥领导的教会分庭抗礼吧？你们三人一手把持农场，在那里有权有势，还大量吸收退学的大学生，对这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进行武斗训练……

“要是分裂出去的话，礼拜堂还能维持下来，但是今后的建筑计划就会流产。”龟井焦躁地提高嗓门。

“我们没有主动分裂的意思。”爱似乎被龟井气势汹汹的样子所压倒。

育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补充说：

“不仅如此，我们希望教会统一强大。我们对教会的标志的礼拜堂的完成感到欢欣鼓舞，但是，礼拜堂毕竟不是教会的经济基础。现在，工厂注重提高产品的质量，生产优质产品，维持现状。所以我们努力扩大农场规模，增加劳力，以更大的成绩支持阿吉大哥的宗教活动。

“但是，离开对整个教会的考虑，进行宗派活动，创立另外一个教会，最终无法回去。这样的事的确是有先例的……这一点，我们在农场议论过。是吧？英。”

“礼拜堂已经完工，那非常漂亮。下一步就是沿石子路修建其他建筑物。如果在农场干活的人仅仅以这些建筑物作为乐

趣，那很快就会感到无聊的。建筑物毕竟只是建筑物……

“在议论的时候，我们也思考阿吉大哥今后对教会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方针，采取什么措施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的观点都是公开的，和龟井、弓子也都交换过意见。我们也想直接听到阿吉大哥的构想。也许大家会说，由于自己不热心参加集会，当然听不到。那么，龟井能不能给我们创造这样的机会呢？”

“啊，不，这种心情也不是没有……”龟井支支吾吾地说。

“如果阿吉大哥对外公开进行教会传道，大概会有人反对。那么，教会也就需要保卫阿吉大哥的自卫组织吧？我们正为此进行训练。在农场劳动结束以后，自由参加……有人说是武斗训练，这不是我们说的。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看过 K 先生的小说，说是在明治维新前后，这里发生过两次农民暴动。那些参加叛乱的人都经过足球的强化训练。我们从中受到启发，开始进行训练。今天扎卡里没有在场，他是我们的教练。他参加过越南战争，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训练的确有点像武斗训练……”

“扎卡里给你们的女朋友上音乐课，还担任你们的武斗训练的教练，他是够辛苦的。听说在礼拜堂完工阶段，他是彻夜工作……今天也是这样，带着礼拜堂和石子路的幻灯片，是去关西的外国人记者俱乐部讲演吧？

“……看来龟井的所谓宗派活动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也希望阿吉大哥回答爱的问题。别着急，好好想一想再回答。我旁观阿吉大哥‘集中’的样子，觉得他正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注意到弓子不再称“隆”，也是和大家一样称“阿吉大哥”。）

“我信仰天主教，虽然不是太虔诚。想起自己小时候做弥

撒的情景，觉得报纸上称阿吉大哥的教会是诸教混杂的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不过，总领事在教会完成自己的人生终点，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体验。当他知道自己患不治之症之后，如果我和他一起在东京或者布鲁塞尔生活，肯定在肉体毁灭之前，两个人的精神先崩溃……

“他经常对K说，自己就要辞去外交官的职业，自己在外务省的工作已经结束……我觉得，他倾斜着身体忧虑沉思的姿势最能体现他的本质。其实，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交官，而且也有过爬到这个领域顶峰的信心和野心。

“他大概自觉不好意思，才故意显示出十分热心歌剧和收集古装书的样子吧？要说到对瓦格纳乐剧的理解，恐怕和行家不差上下（在外国歌剧团还极少来我国演出的时候，他就已经利用职业上的地理方便观看过）。至于藏书，连清理他从比利时运回来的书籍的K都说不清楚有多少。他是一个对人生一本正经的外行。

“要是他不得不放弃外交官的人生，今后的生活是何等的凄凉啊。我为他感到害怕。但是，当他说趁此机会回到四国的森林里去独自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他获得了拯救。我和胡经理共同创办企业，自己在东京寻找自立的道路，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我一直挂念总领事的灵魂能否平静地回到森林的土地里。

“当死神日益逼近的时候（现在回头看去），只是通电话，我无法了解他真正的灵魂状态。但是，后来在礼拜堂听到阿吉大哥的传道，看到他的遗嘱都得到实现，我才完全明白，在总领事眼里，阿吉大哥固然是自己的孩子，但更是‘救世主’。

“我刚刚参加阿吉大哥的教会，今后打算在这里把自己的人生全部交给教会。总领事得病的时候，我为他断送外交官的

前途而心灰意懒。这也是自己失去与外交官的丈夫共同生活的人生而沮丧颓然。然而，总领事在这里划上自己的人生句号，我感到无与伦比的幸福。我也想在自己今后的生活中重享这份幸福。

“这难道不是意味着我与总领事的独生子达成和解了吗？阿吉大哥从少年即将结束时期开始经历的各种艰辛苦难的体验，都是由于我和总领事结婚造成的。我终于找到这条和解的道路……恐怕大家说我才是诸教混杂，虽然我从小就进入天主教教堂，今天我才感受到生来第一次的恩宠。”

阿吉大哥凝视着“风箱”的烟囱下面莲香树木屑——工厂用莲香树木制作礼拜堂传道讲台——烧得很旺的火苗，虽然还保持平时那样优美的姿势，但脑袋垂在宽阔的肩膀下面，默不作声地听着弓子的长篇大论。当弓子说到“恩宠”的时候，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一下。如同电影里的一个场面镶嵌在我的眼睛里，至今记忆犹新。

其实，这一天早晨，我和阿吉大哥谈话的时候，就使用过“恩宠”这个词。我把小雪带着真木雄回神户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阿吉大哥。

“他们两个人今后就在神户过日子了。”我的话含带着感情，“嗨，其实我替他们操心都觉得可笑，小雪会把事情安排好的……不过，想起来我们在这里过的就是教会的集体生活。如果我不得不回到一个人生活的状态中去，心里该是多么惶恐不安啊。

“现在想起来，真木雄好像有一种能够自己生存下去的不可思议的能力。虽然他好像总有好心办坏事的感觉，可是如果我们一旦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可以把我们引导到另一条路上去。从他陪同总领事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来……表面上调皮捣

蛋，没什么可爱的地方，就像小雪所说的，脾气很怪不过，怎么说呢，好像这种与众不同的孩子才受到恩宠……”

“你说到恩宠，用开玩笑的语气说。我知道你为了减去这个词的沉重的含意，故意采取这种浅薄的说法。”阿吉大哥迅速抬起镰刀形弯曲的脖子。（最近阿吉大哥总是这样。以前他的习惯是低着脑袋沉思一样听我说话。）“我对日本通俗性地使用‘恩宠’这个词表示怀疑。我自己置身于基督教之外，所以如果我使用这个词，肯定也只能通俗性地进行表达。

“举一个身边的例子，最近扎卡里经常弹奏光创作的钢琴曲。大概是自费出版的缘故，K伯父也许是随意地在钢琴曲目集写有这么一段话：‘我是一个无信仰者，但是不能不说我从音乐中发现恩宠。我愿意将这个词理解为高尚、美好、感谢的祈祷，去聆听超越光的音乐以及存在于背后的现世的自己的东西。’

“我不喜欢K伯父语言游戏般的句子。不用把握实质，仅仅通过语言的摸索，不是就可以表现多大程度深刻的东西吗？即使是关于恩宠这样的大课题……”

“K伯父是靠语言吃饭的，通过语言进行摸索不是很自然吗？我读过这段话，明白光的音乐里的确有恩宠。”

“如果光的音乐有恩宠，”阿吉大哥显然经过充分考虑，坚持自己的主张，“它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光是由神创造的，另一层是光认识神。但是，K伯父不也只是从信仰之外进行猜测吗？

“花田攻击说，K伯父对报上发表他与光一起销售CD的照片感到羞耻。我也觉得这对K伯父是一场灾难。但是，光的精神迟钝并没有让K伯父彻底思考自己与神的关系，而是给予他延缓时间。

“记得以前说过一个新教牧师的传道，这里有一段他的关于恩宠——不是通俗性的说法——的话：‘……“了解”神的创造与恩惠本身，就是神、而且往往只是神所产生的绝对恩宠。’

“如果我们的教会也使用‘恩宠’这个词，一定要极其小心谨慎。”

由于我不善于整理文章，说话人物的顺序颠三倒四。现在回到原先的话题上来。在龟井质问伊能三兄弟的集会上，与阿吉大哥一样，一直没有说话的德田医生开口说道：

“弓子让阿吉大哥不用着急，考虑成熟后再回答。我表示赞成。但是，我觉得，已经到阿吉大哥向大家明确阐述自己对教会理念以及未来构想的想法的时候了……

“阿吉大哥在总领事葬礼上的传道至少阐明了信仰的一个方面的问题，今后我想听阿吉大哥在教会组织和教会活动这两方面的见解。因为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成为教会的一员，而不仅仅是一个志愿服务者的医生。

“那么，今天，伊能三兄弟，告诉你们的警卫副官，你们在农场下车以后，把我送回真木町。因为我的那个护士，考虑到发生事故的保险问题，所以只有在我出诊的时候才给我开车。”

德田医生说完以后，集会结束。

十二月的第一个周末，艾琳寄来她在圣但尼大教堂演奏马勒（第三交响曲）的录音带。教会成员每周都在天洼的礼拜堂进行“集中”已经成为教会的制度。这一天，在“集中”以后，大家一起听这盘盒带。具有优秀性能的录放机——无论音量多大，声音都不会走样——这是弓子和胡经理送给教会的礼物——播放出交响曲宏伟激烈的声音，充分体现出圆筒型礼拜

堂也具有音乐演奏厅的出色功能的构想。荒先生听完总领事葬礼和下午的音乐演奏以后，指出余响时间太长。于是重新设定在满员情况下的余响时间不超过一点四秒。结果从高高的天棚上把线条流畅、形状优美的孔状吸音金属板吊下来。其费用由K伯父在四国、九州进行的几场讲演费支付。

在倾听交响曲很长的第一乐章时，阿吉大哥似乎也很欣赏礼拜堂的音响效果。我的目光移到固定镶嵌的高高窗户外面，眺望着礼拜堂后面的景色。在扁柏树林尽头部分的地面上还残留着阳光，其他的阔叶树都已经落叶，惟有枫树黄色和鲜红色的叶子在夕阳余晖里如火燃烧。在听第四乐章的咏叹调独唱时，艾琳演唱时的动作表情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下一个乐章是在“咚”、“锵”的鼓乐伴奏下小孩子充满节日气氛的欢快歌声与大人的合唱，艾琳的歌声回应着他们的呼唤。我突然看见扁柏树林幽暗的深处有一个发着微光的空中飞碟。我紧张地一动不动注视着，最后发现原来是角锥形天棚上的天窗映照的反光，这才松一口气。

阿吉大哥左手捂着脸从我的前面疾步匆匆地穿过礼拜堂出去，独自向石子路走去。坐在地板上的弓子和美津惊愕地抬头看着他，目送他的后影。

在终曲乐声中，弓子抑制着不快的情绪，继续听音乐。美津从她身边站起来，走过来向我说明事情的经过。她似乎不只是说给我一个人听，虽然声音很小，但清晰的发音使周围几个担心地把头凑过来的教会成员都能听得见——想到这个情形，可见当时大家都已经注意到阿吉大哥情绪焦躁不安。

因为阿吉大哥听得懂德语，弓子和美津就让他翻译独唱和合唱的歌词。可是在第四乐章开始朗诵尼采语录时，阿吉大哥陷入沉思，翻译也显得心不在焉……

现在，我把前阿吉大哥藏书中手冢富雄翻译的这一节抄录下来，的确其中有的地方令人想起总领事葬礼时演唱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咏叹调，所以引起阿吉大哥的沉思。“世界很深沉，白天比思考更深沉。世界的痛苦很深沉——愉悦——比心灵的苦恼更深沉。”

在小孩子合唱以后，耶稣问道：“你现在为什么在这儿？如果我一直凝视着你，你会因此哭泣吧！”彼得回答说：“宽容的神啊，难道我不能哭泣吗？”阿吉大哥把这一节咏叹调的歌词译完后慢慢站起来走出去。虽然接着是孩子们充满喜悦的歌声：“彼得的罪过得到昭雪！”……

这件事发生在教会成员的众目睽睽之下，而阿吉大哥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最近他的态度越来越让人不可理解。在教会问题上，如果有什么事使阿吉大哥从内心感到从未有过的紧迫，那我和教会的同伴们都会有同病相怜般的共同感受。但是，阿吉大哥只是独自闷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久以前，阿吉大哥离开库房，住在正房里。年底时候，由于住在“公馆”里的新成员不断增加，他就搬到客厅里面的锻冶死去的那间病房里单独居住。美津对我说过，虽然阿吉大哥也到礼拜堂参加“集中”，但在“集中”前后往往一个人关在病房里，午饭、晚饭都不吃。我听到这种情况，就去看他。一走到客厅，就听见从漆黑的房间里传出粗暴的声音：“今天什么也不要。”大概他从脚步声中知道是我来，一句话把我堵在屋外，我只能暗自生气。

总领事葬礼时决定不久要在礼拜堂为学生开一次音乐会。于是，泉带着音乐会的安排节目就要来具体落实。总领事葬礼的那天下午举办音乐演奏会的时候，由于礼拜堂里挤满了教会内部的人，中小学生就无法进来观看实况。泉觉得这样很可

惜，就提出在中学三年级学生毕业之前，为他们演出一场。

我接到泉寄来的演出曲目表以后，就到学校找校长确认学生来礼拜堂观看音乐会的安排。我以前见到这位校长时，都是和安佐一起，他的样子非常普通，极不显眼。但是，在这个保守的县里面，他具有极强的组织性，是摇摇欲坠的日本教职员工会坚持到最后的一位会员，所以一直到很晚才从副校长提为校长。我与安佐的这位丈夫一见面，就发现他具有独特的个性。早晨点名时，他让学生们报告河边的哪块岩石下看见有甲鱼晒太阳，经过统计，周末去钓甲鱼，肯定不会空手而归。

教会邀请全部中学生和小学高年级学生去礼拜堂观看演出，但是，泉选定的曲目有肖邦的《练习曲》，还有她与在莫斯科学习的侄女、小提琴手新秀的双重奏《莫斯科的回忆》，这些曲目是否合适？此外还准备有斯克利亚平等的曲目，这些音乐恐怕孩子还听不惯……

“不，恐怕所有的曲目孩子们都听不惯，但是，耳目一新，对孩子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校长固执己见。

我还有一件事感到担心，便问道：

“刚好是上课时间，教师们带着学生去我们的教会，县里会不会提出异议？因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阿佐，国家还没有承认你们的教会是宗教团体，所以涉及不到信仰宗教自由这一条。就和超级市场庆祝开张营业的演奏会一样！”老奸巨滑的校长这样回答。

回去的路上，我骑自行车绕到河边的街道去安佐家。我在门口叫她一声，没等她出来迎接，自己就走进门内，却见安佐正和表情阴沉的两个女学生以及她们各自的母亲坐在客厅里。这四个人对我的问候也不搭理，神色拘谨紧张。安佐灵机一动，说与我已事先约定时间见面，现在已经过了时间，便把这

四个人送出门外。她回来的时候，眼睛流露出疲惫的神色，乌黑的眼睛凝视着空中。

“阿佐，真木雄干的好事！”安佐叹息一声，“现在只能相信人家说的，她们都说自己已经怀上真木雄的孩子。本人和母亲都不愿意听从我的劝告，我是根据过去福利医疗的经验，主张不要人工流产第一胎孩子。我说，你们生下来的孩子，由我领养。

“那两个母亲嘴里说想做人流，其实心里还有一个小算盘，既然真木雄是前阿吉大哥的亲儿子，他的孩子就与前阿吉大哥有血缘关系，我又是‘公馆’的人，由我领养理所当然。她们的这种意图话里话外流露出来。

“阿佐，第三代新阿吉大哥说不定要回‘公馆’哩。”

事出突然，我惊愕得无言回答。但是，安佐进屋子时瞧我一眼，她从我的表情上感觉到我和她商量的事情的重要性。她似乎等我把刚才的事情沉人心底，然后说道：

“今年第一次送款冬来的年轻人说，阿吉大哥没有参加前天教会的集会。我不是教会的人，即使到‘公馆’去，集会从灶间移到礼拜堂以后，我就没去过……也许对情况越来越不了解。

“据昨天那个年轻人讲，总领事葬礼以后，阿吉大哥每个星期肯定都要传道。他突然不参加集会，我十分担心。”

我把思绪从真木雄让女中学生怀孕的事情中摆脱出来，谈起自己和她商量的事情。泉预定这个星期来礼拜堂举办音乐会，“森林之会”的年轻人希望在周末的集会上听阿吉大哥讲述对今后教会发展的根本性方向的看法。还说这样或许会引起阿吉大哥深刻的思考……

“这是必须由阿吉大哥自己解决的问题，为了他自己、也

为了你们教会成员……”

安佐停下来，似乎在思考问题，眼睛如同一汪深水，刚才她说自己是“公馆”的人，其本意是让我记住她与祖母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尽管对什么人都表现出一视同仁的亲切和一视同仁的强硬……

“‘森林之会’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提出这个要求是很自然的，这对那些年纪大的人不是更迫切吗？像龟井，现在去越前，还有不识寺的松男。最近好像连冈田医生都对教会很热心，也许正因为如此，阿吉大哥才觉得困难吧？

“我从来就不相信前阿吉大哥对神有独特的见解。阿K也是一样。他们不是反复阅读但丁吗？要说与这个有关系的话，他们看过从奥古斯蒂努斯到托马斯·阿奎那的所有翻译书籍。其实，这个态度正是人生的师徒二人的共同弱点。他们理智地阅读，试图接近神。这种做法根本不行，连安息日学校的孩子都应该知道的吧？他们也知道自己不是优秀的学生。本意很害怕坠入信仰，所以阅读时随时保持警惕。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瞧瞧阿K就可以知道。

“阿吉大哥与他们不一样。他也读过一些书，但并不是理智性地捕捉神。他之所以到这儿来，原本就是立志磨炼灵魂吧？经过祖母的传承教育，成为祖母最优秀的弟子。我认为，祖母没有对他谈到神。‘破坏者’并非绝对存在。

“你不是说过阿吉大哥在祖母临死之前死乞白赖地要她谈什么临终体验吗？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大概阿吉大哥想知道祖母传授给他神秘性的顶点是否存在着神吧？……我认为，阿吉大哥今后只要沿着继续学习当地传承的方向从事灵魂的事业，就能够顺利发展……你们为什么不促使他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呢？”

“那么，阿吉大哥不是‘救世主’吗？”

“阿佐，你所说的‘救世主’这个词，是不是意味着存在神？按照你的说法，如果背后没有神，你的阿吉大哥也就不可能是‘救世主’吗？”

我低着头，只好看着安佐刚才一直俯视的细致绣花图案（几百朵雏菊的花瓣设计错误）的桌布。

“按照当地的说法，你是‘男性女人’或者‘女性男人’，你依靠自己的力量超越困难，一个人承受矛盾的压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具有支持阿吉大哥的作用，找到了自己的人生。

“要是这样的话，阿吉大哥不是只能一口咬定自己是‘救世主’吗？至于阿吉大哥这个‘救世主’的头顶上有什么神，什么神灵通过媒介显现在阿吉大哥身上的？这不是应该由你来考虑的吗？

“逼着阿吉大哥在教会成员面前讲述自己的神、神对教会今后发展的作用，既不是伊能三兄弟，也不是龟井，当然更不是德田医生，阿佐，其实不正是你吗？”

我不同意安佐的意见。但是无法将自己强烈感受的反对情绪化为语言，只是默不作声地看着许多辛夷花盛开、柳树吐绿的院子。廊檐上放着一只大素陶瓮，中学校长把钓来的甲鱼放在里面养一段时间，进行观察。校长从扎卡里的用南瓜喂养河蟹、河蟹味道产生植物化的“理论”中获得启示，进行试验，有时候也把河蟹养在陶瓮里，用小鱼喂养。当然安佐精心细致地帮忙……

仿佛为了享受喂养河蟹、甲鱼的乐趣而事先准备必要的东西一样，我想像着与真木雄有血缘关系的两个小孩子在院子里玩耍的景象。一般人想像不到的事情，安佐往往能够脚踏实地

地、而且使人感到幽默情趣地予以实现。

“阿佐，我并不是因为自己对神多少知道一点才说这些话。”安佐重新开口，“我是一个马列主义者——虽然现时今不吃香——所以我否定宗教。我对这个思想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在生活方式上，以马列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去判断。也许在你看来觉得很滑稽！

“那么，我为什么会成为这种特殊的马列主义者呢？这是因为我遵照一个可怜的死者的遗嘱。从这一点来说，正如阿吉大哥在总领事葬礼上的传道所说的那样，也许我也是与死者共生。你也知道一点真木町大伯父家的孝子吧？她从东京理科大学毕业以后，从事骨骼化石的研究工作。由于在学运争斗中负伤，几乎成为生活无法自理的残疾人…… ‘骨骼’里不是还存有两三本阿K编辑的遗稿、追悼文集吗？

“这个孝子临终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嘱咐我，希望我成为马列主义者将她埋葬……在孝子看来，自己死去以后，这个地方连一个马列主义者都没有，实在很凄凉。于是，我拼命学习她留给我的书，像她那样生活。

“因此，我无法像追求者那样谈论神。对教会和你们关心的事情只能采取局外人的态度。今后你对我的言行也要进行相对性的理解。

“现在，我感到最迫切的事情，是真木雄离开这里以后出现的严重危机，就是如何处理那两个声称自己怀有真木雄后裔的、脑子有点不够用的女中学生的问题。一个新的小生命、而且是人的遗传因子的的确确存在于她们的肚子里。对这样的事实我感到震惊。三个月以前，她们的肚子里绝对没有这个生命吧？绝对没有的生命，现在却有了。我想，这是难以否定的力量！

“所以，即使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出现丑闻，我还是主张那两个中学生把孩子生下来。我可以领养她们生下来的孩子。那两个中学生生完孩子以后，可以转校继续读书，这由我的丈夫来办。

“我对神的问题真的说不上什么，但是，阿吉大哥难道就不能跨越一个阶梯，使原先绝对没有的教会的生命变成现实的存在吗？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你，还有龟井、德田医生、伊能三兄弟，大家就能够团结一致竭尽全力培养成长的啊！”

音乐会结束，中小学生退场以后，礼拜堂经过整理收拾，教会成员又聚集在里面。钢琴家泉和她的侄女、小提琴手御由同样来参加音乐会的胡经理开车把她们送去松山的饭店。莲香木的传道台又搬回原先的位置，高个子的阿吉大哥站在传道台前面，正准备开始讲话。就在这时，我的心中突然涌起一种未曾体验过的巨大的凄惨感觉——后来反复考虑，认为我感觉得如此一清二楚，如果认识正确的话，在事情实际发生之前就能一模一样地感觉出来，显然我的心中潜藏着过于沉重的东西。

这种感觉还不能形诸语言。只是觉得通过包括视觉在内光滑地进入前面的——与似曾相识症正相反——确切的感觉，知道在即将开始的十分钟里，站在刚才那位有着幼女般的脸型、却充满三十岁女人苦涩而爱的喜悦的表情进行演奏的小提琴手的位置上的这个低着脑袋的男人的演说，将决定教会——至少是我——的命运……

当期待的静电在天棚很高的礼拜堂的空间同时放电的瞬间，阿吉大哥抬起他苍白的脸，开始演说。我的胸间仿佛有一股撕心裂肺的力量大声呼喊着：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阿吉大哥歪着额头看着斜前方，离开传道台，步履不稳地走五六步，在一个空地方慢慢蹲下来，脑袋趴在膝盖之间，像害怕挨

打的小孩一样，双手抱头……

这种姿势毫无屈辱的感觉！我简直像回到十年前那样的恶作剧，对被人痛打一顿伤心凄惨地蹲在地上的弱者再掷以石子。胸间骚动着一种震颤，只要周围有人起哄嘲笑，我就会立刻加入他们的行列。

这时，泉从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上站起来。尽管她具有在舞台上向观众说话的经验，却不习惯于在这种集会上发言。她似乎只是沿着个人体验的狭窄思路发出呼吁：

“我说，诸位，在这个时候谈论外国电影，也许你们会觉得莫名其妙。但是，我想起《亚历山大大帝》这部影片。这是一个名叫克瑟纳斯基的希腊作曲家告诉我的。但是，有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大帝——更确切地说，这是他的绰号——的游击队队长，平时在山区活动。有一天，他来到山谷里喝水的时候，突然癫痫病发作。但是，他的部下对这个痛苦不堪的可怜的队长仿佛视而不见，大家依然骑在马上，无动于衷……

“阿吉大哥现在不就正像癫痫病发作的样子吗？这不是肉体的癫痫病，而是精神的……坦率地说，就是灵魂的癫痫病……所以，我们大家都站起来，转过身，不要理睬他，一直到他的癫痫病停止发作。我就是这么做的。”

泉热泪盈眶，平时几乎毫无化妆的眼圈闪闪发亮。她仰起脑袋，为了不使泪水流下来。角锥形天棚上的天窗的亮光映照在她的脸上。泉用下巴环视一遍礼拜堂，然后踩着高跟鞋响亮的脚步声走到圆形墙边。于是，大家都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身走到墙边排列在一起。我见大家差不多都站到墙边的时候，瞥了一眼仍然抱头蹲地一动不动的阿吉大哥，也走到墙边。一阵脚步声和椅子挪动的声音过后，我们的身后一片寂静。

“我不是基督教徒，因为没有其他合适的教典，只好念一

段《圣经》。”龟井突然大声说。（也许他的动作、表情作出即将发言的表示，但大家都没有注意。我顺着声音看过去，只见自己右边隔着四五个人的龟井脸部紧贴着墙站着。大概由于身体难以保持平衡，时常颤抖着晃动上身，空荡荡的袖子也随着无力地摇摆。）

“《路加福音》的最后部分，耶稣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当天，两个门徒前往一个名叫以马忤斯的村子，他们为失去耶稣而悲哀沮丧，一边赶路一边谈论今天发生的事情。这时，突然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过来，和他们一同往前走，并且向他们询问许多事情。这两个门徒没有觉察出陌生人就是复活的耶稣。来到旅舍，开始吃饭，陌生人掰开饼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才认出来原来是耶稣。但此时耶稣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两个门徒说：‘他在路上与我们说话，向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燃烧吗？’

“在总领事的葬礼上，大家听到阿吉大哥的传道以后，不是一起祈祷‘无法慰藉的灵魂哟，随我们来吧’吗？当时，我们的心不是也像火一样燃烧吗？当听到‘吉列亚蒂有慰藉的药’的歌声时，我们不是燃烧得更加旺盛炽烈吗？我们大概无法否认这些事实。阿吉大哥不是也无法否认吗？”

龟井的声音粗野急躁。虽然大厅的音响效果经过精确的计算，但他的声音在室内还是震耳欲聋。其实，龟井的语调并非一味激烈尖锐，他大概实在无法忍受内心极度痛苦的煎熬，才不得不吐出憋屈的愤怒。

“……大家都知道，我是攻击阿吉大哥的主谋之一。有人认为，如果没有那一次对阿吉大哥的批判，就不会有教会的创立。过去我也这么认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没有那一次批判大会的干扰，阿吉大哥的教会会更加自然地、像植物生长

一样茁壮成长！

“在批判大会上，我就发现自己的人格比起阿吉大哥来是多么的卑劣。即使是痛苦的体验，阿吉大哥也比我的感受更加深刻。然而，批判大会还是继续进行下去。这时，最让我害怕的是，如果阿吉大哥放弃自己的信仰，停止对我们的教化，这块土地的人们将会变成多么可悲的残忍狠毒的群体啊！看看眼前这些狂呼乱吼着、连小孩子都面目狰狞地殴打阿吉大哥的看热闹的人们，不正是将来这里的人们的形象吗？

“在批判大会以后，一个想法一直缠绕在我的心头。如果被残暴地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人肉体腐烂，剩下白骨，最后化为灰烬，这显示着那个时代、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是何等的凶残暴戾、冷酷无情啊！

“当时，我这么认为。这种攻击批判、甚至消灭本应该是自己‘救世主’的人的行为不是在这个世界的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一直发生着的吗？我们也是以最平凡普通的方式重复着这种无可改变的行为，将也许本应是自己‘救世主’的年轻人毁灭葬送……

“这种思想一直缠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结果心不在焉，一只手不小心被自己设计的加工木材的钢锯锯断！

“躺在医院里的时候，我的脑海总是浮现出两个情景。一个是批判大会时挤在天洼的那些看热闹的人，另一个是掉在散发着木材味道的锯屑里的断臂……

“后来，我做了一个梦，这两个情景结合在一起，梦见自己拿起断臂向那些看热闹的人群扔过去，心里非常痛快。梦醒以后，只是觉得伤口疼痛，情绪极坏，萎靡不振。

“病情好转，可以回家疗养以后，我听说阿吉大哥继续进行教会活动。从此以后，我的脑子里只有教会，没有别的东

西。这当然包含着自己干扰破坏教会的发展的疚责，同时也希望教会允许我这样的人参加进去……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终于如愿以偿，也成为教会的一名成员。我参加教会礼拜堂的建设和总领事的葬礼，聆听阿吉大哥的传道，在大家‘无法慰藉的灵魂哟，随我们来吧’的祈祷声中，感觉到自己的心也如火一样燃烧。听到‘吉列亚蒂有慰藉的药’的歌声时，我的心燃烧得更加热烈。

“原先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事，而现在，通过我个人的体验，无疑也包含阿吉大哥在内。我想说，阿吉大哥，我们的心不应该热烈燃烧吗？

“我知道，我这么说会增加阿吉大哥灵魂的负担。我的疾病被你的教会治愈，然而我好像故意用手指伸进你的痛处使劲搅动。但是，阿吉大哥，我们既然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样畏惧退缩，难道能够改变现在的事态吗？”

阿吉大哥蹲在礼拜堂中间空荡荡的空间里，的确如一个畏惧退缩的意志懦弱者。我转动身子，抬头看着竖长的窗户。窗玻璃上映照出明亮的阳光透过枯萎的甘葛藤和林地杂草的冬末混生林的淡影。

我觉得阿吉大哥现在的姿势实在不成体统。他怎么能把原先绝对没有的生命变成现实的存在呢？而且是整个礼拜堂里的所有二百多人的生命……

但是，如果说阿吉大哥悲惨可怜，我自己不是也一样吗？现在，昏暗的窗玻璃里映照出我这一张疲惫不悦的年轻姑娘的面孔……我通过与阿吉大哥的交媾确立自己的特权，坚持说自己甚至预言这种世所罕见的“变性”就是为此而进行的准备，以此作为皈依的决心。

然而，当这个男人离开库房的二楼——这也因为他的心里

潜藏着现在暴露无遗的不成体统的阴暗沉郁的心理——以后，自己不是又恬不知耻地和别的男人一起旅行，忘情于与那个男人的性交吗？即使没有和他发生这种事，也是迫不及待地试探“变性”以后具有特殊性器官的自己是否还有性交的机会……

歌声响起。伊能三兄弟的女友们和扎卡里开始轻声歌唱，接着，歌声从他们的周围逐渐向外扩散，一些人加入他们的歌唱行列。但是，我对歌声很反感。只是通过歌声互相慰藉，这又算怎么回事？这个教会没有理念、缺乏未来的行动理想，这个事实不是从现在蹲在圆形大厅中间、不被我们理睬的阿吉大哥身上暴露无遗吗？

总领事说过，当“燃烧的绿树”合唱团的歌声在圆筒型礼拜堂里响起的时候，也许火焰般舌头的圣灵就停留在每一个教会成员的头顶上。然而，总领事作出这个预言的时候，没有想到阿吉大哥背对歌唱者蹲在地上的丑态。

人们还在歌唱，歌声逐渐浑厚有力。总领事葬礼以后，扎卡里和姑娘们经常应大家的要求教唱这首歌曲。“吉列亚蒂，那是一剂镇痛的药，是一剂使我伤痕累累的破碎心灵完全恢复的灵丹妙药。吉列亚蒂有慰藉的药。”

“回到家乡后请告诉乡亲四邻，‘他为拯救我们大家而死去’，啊，吉列亚蒂的药方可以治愈我的疾病。”

“我感觉自己失去勇气的时候，我认为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时候，然而，正是这个时候，神灵复苏我的灵魂。”

面对着墙壁的人们一边歌唱一边转过身子，开始一起向大厅中间走去。只有我固执地没有转身，看着昏暗的窗玻璃映照出大家围拢过去的情景，虽然已经看不见阿吉大哥蹲着的身影，还是徒劳地寻觅。

“Rejoice！”合唱里短促有力的叫喊响彻大厅。我也终于转

身过去，厚厚的人墙洋溢着满脸的微笑，正呼唤着我。我们沐浴在大合唱第二次高潮的歌声里。

“Rejoice! ”

我好像出于对强者本能性的拒绝而摇头，但是微笑的人墙似乎把我的动作理解为同意的表态，以毫无掩饰的自信和喜悦反复歌唱。——“Rejoice!”甚至那个男人也要被满脸微笑的人们抬在肩膀上，向我发出微笑吧？

我扭身从旁边走到狭窄竖长的玻璃门边，推门跳到礼拜堂地基外面的人工湖岸上。左脚脖子一阵疼痛，双膝跪地，站不起来。我伸出下巴，喘着粗气，抬头看着远处水面上那暗绿树叶环绕着白色枯枝的耸立于天洼岛屿上的大扁柏树。然后，我拖着疼痛的左脚，沿着石墙下面狭窄的岸边向堤坝走去。虽然礼拜堂西头修建有带扶手的台阶，但是我不想从那里登上石子路。因为那已经成为教会建筑物的一个部分。我像一只受伤的狡猾的狐狸，一瘸一拐沿着没有经过人工平整的岸边、裸露出粗糙岩石的狭窄地方走去。因为不希望与教会有关的任何东西来缓和我的疼痛。

第三部　伟大的日子

第一章 《奥古斯蒂努斯的“自白”讲义》

我虽然是在瞬间作出离开“燃烧的绿树”教会、离开森林里的土地的决定，但实际上经过五天的反复考虑才如此决断。这期间，我因脚痛把自己关在库房二楼的房间里，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经常回想小雪两次离开“公馆”时为自己寻找的辩解理由。荒先生非常认真细致地阅读K伯父以故乡为背景而创作的小说，所以只经过短时间的实地地形调查，就能深刻把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心理变化。按照这位建筑家的地形学理论，离开谷间便是面向一切生命的行为。Hallelu!

我在库房里想像着离开这里以后可能会发生的种种情况的这五天里，都是美津把饭菜端过来。我感觉到她的身体里燃烧着歌唱“Hallelu!”时热烈激扬的情绪，虽然她往往以高深莫测的表情掩饰自己的真实内心。

我离开“公馆”以后，肯定是美津承担起在第一线协助阿吉大哥开展教会活动的角色。竭尽全力使教会的活动更加活跃、充实，也会使她充满喜悦的心情。在阿吉大哥遭受批判的那一天，美津含泪责怪我，问我在阿吉大哥挨打的时候躲到什

么地方去了。最近，她大概越发感觉到我对阿吉大哥的活动没有那么热心跟随了吧？

我在挤满大厅的教会成员的众目睽睽之下，居然扔下身心衰竭的阿吉大哥独自离去。我预料美津对我的这种行为还要比阿吉大哥挨打那一次更严厉地指责我。她可以责难我说：虽然那一天抛弃阿吉大哥离开的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其他人模仿，但是这种行为还是不利于维护教会的团结，是不妥当的。

但是，美津只字不提那天的事情，不仅照顾我饮食，其他的日常生活也亲切关照。她在和我的谈话中，只有一次提到阿吉大哥的名字："瞧你的脚脖子都肿了，要是阿吉大哥回来的话，让他用手指、手掌治疗一下，也许会舒服一点吧？"——但是，她看到我的反应以后，似乎恨不得立即把刚刚说出口的话收回去……

后来，美津把德田医生叫来给我看脚。

美津把德田医生带上库房的二楼，他让美津烧水做准备，自己为我治疗，仿佛我的人格核心就在脚丫子上。治疗以后，他正面对着我，问道：

"听说你的脚一好就要离开'公馆'，我只能努力让它早点痊愈啰。阿佐，你真的下决心了？"

跪在楼梯口旁边的美津看着我。德田医生给我治疗脚伤时她的协助工作已经完毕，但作为教会成员，她随时注意收集各种情报。尽管我今后的行动无须对教会的任何人保密……

"是的。我经过从'女性男人'向'男性女人'的自我改造，生活范围一直很受局限，今后打算去不受局限的地方。"

"我年轻的时候，流行过一句话：试一试自己的能力。其实只是心血来潮般随意到外国去……就阿佐的性格而言，对今后自己的去向、工作等大概已经胸有成竹了吧。"

“哪里呀。对今后的打算，根本就没想过。只是想离开这里。以前没做过、没能做过的事，什么都想做。简直就和小孩子一样的想法……先打算去东京。”

“扎卡里用的是全日空从东京至松山的多次往返票，他说可以把最后一张给你。”美津客气地插嘴。

“哦，你还在这儿啊？……你也好，阿田也好，对阿佐离开教会都显得冷冰冰的，这是怎么回事？虽然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可我还是恋恋不舍……那一天，后来泉的一番话说得年轻人立即心服口服。”

美津从楼梯下去。德田医生把泉说话的内容告诉我。仿佛背对着癫痫病发作的亚历山大大帝，大家围着阿吉大哥不停地歌唱黑人灵歌。既然不能指望阿吉大哥的体力、精力马上恢复到可以给教会成员传道的程度，如何收拾这个局面成为德田医生等教会领导层必须立即解决的难题。因为礼拜堂里拥挤着二百多个教会成员。

泉仿佛受到无声的邀请，站起来，从抱臂胸前的人墙中穿过，来到钢琴旁边——像回答观众要求重演一次的欢呼声那样——向大家发表讲话。

“阿吉大哥要慢慢地恢复体力。在我们的世界上，有的人长期患病，例如意大利的一位钢琴家经过二十年才治好。优秀人才生病，他的恢复就像从发病的水位向高处的斜坡攀登一样。阿吉大哥不也是这样的吗？只要看一看他，我们就能相信，无论生病还是恢复，他都具有特殊的力量。

“我并不是说阿吉大哥的痛苦就一定比我们大家所体验的痛苦更高更深。这个痛苦也许同样降临在我们的头上，只是阿吉大哥比我们先去体验痛苦，他的人生就是我们的先驱。现在，让他好好休息吧！我们衷心期待他恢复健康以后给我们讲

述对这个体验的感想！

“另外，还有一个人，我也希望大家尊重本人的意愿。她就是阿佐。她没有响应我们的号召，故意从窗户跳下人工湖的岸边，离开这里。这个行动显然具有坚定的意志。阿佐也是一个经过认真思考，决定自己人生道路的一个人。所以她的行为决非一时的冲动。我们尊重她的决定，不去追究，不去阻挠，直至有一天时机成熟，她重新回来。

“诸位，我们现在不再歌唱，大家就这样背对着阿吉大哥，从这里出去吧！我就从这里走出去。谢谢大家听完我的话。”

虽然不是所有的教会成员都是背对着阿吉大哥走出礼拜堂的——德田医生随着人流最后往外走，美津和阿田把阿吉大哥扶起来坐在椅子上。他回头看去，阿吉大哥的惨象使他顿感凄凉——但大家顺利离开。

“所以，阿佐，我不想让你解释什么原因。阿田让我转告你，他将接替事务所的工作，碰到困难由龟井协助解决。你在事务所的书籍、笔记本等东西今天就送到库房的楼梯口……

“听说阿吉大哥一直待在锻冶死去的那间病房里。好吧，阿佐，你以后愿意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这是你个人的人生问题。我年轻的时候演过话剧，幼稚可笑之极，学过希腊语。有这么一句话，整句已经忘记了，大概意思是先有行动，然后受苦，最后才有认识……这是希腊悲剧的基本。”

离开“公馆”的前一天晚上，安佐来看望我的时候，说起这句话。德田医生给我看完脚痛以后，回去时特地到安佐家，说自己对阿佐说了一句自命不凡的话，那是随口而出，让她忘掉吧。

“我虽然不能充分理解其中的含意，但觉得这句话很好。因为阿佐要离开‘公馆’，勾起了德田先生对过去的回忆。”安

佐似乎想起什么可笑的事情，却抑制着笑出来，“他的话剧教师就是与前阿吉大哥同居的那个女演员。德田年轻的时候，曾经帮助那个女人离开‘公馆’。但是她被要把她带回去的前阿吉大哥杀死了……法院审判是这么说的。”

安佐和龟井商量以后，把农场和工厂的利润中属于我的部分拿来了。当时我觉得自己无缘无故地成为众矢之的，心里憋着一股气，也就不客气地收下这些钱。安佐说，你到东京先去找K伯父，教会发生的事情已经在电话里大体告诉了他，估计不会提让你为难的问题。

安佐也没有问我离开“公馆”的动机。在阿吉大哥受批判之后，安佐说服他放弃将来成为“救世主”的人生方式——安佐以为阿吉大哥接受她的建议，十分高兴——但是，当一心一意依靠阿吉大哥的治愈功能的登母子出现以后，阿吉大哥随即恢复原先的态度，而安佐也立刻死心，不再继续说服。后来，K伯父在另一个场合说，其实安佐说话办事还是有的放矢的。

这么一想，觉得安佐对我今后的事情只字不提还是别有目的的。她知道，现在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所以不做没用的事。这个安佐做什么事都有她的目的，她叫我在她面前走几步路，确认脚脖子的确已经痊愈。便有力地说：“那好，多保重。”便回去了。

必须有车送我去松山机场。但是，我想了一遍教会里会开车的人，觉得谁给我当司机都不乐意。因为路上需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不能不说话。不论是美津，还是阿田，甚至扎卡里，我觉得都没有心思和他们说这么长时间的话。终于到出发那一天，站在阿田为我准备的越野车旁的是一个年轻人，虽然在教会里见过面，却没有说过话。他穿着格纹衬衫和潇洒的套头毛衣。

美津和阿田帮我把行李搬到车里。我问美津，她说这个小伙子在横滨环境科学研究中心植被研究室工作。是亀井的侄子，从前天起住进“公馆”里。目的与他的研究专业也有关系，由亀井资助支持撰写《真木町的植被》专业书籍。亀井对自己把土地卖给高尔夫球业主有一种负罪感。所以他打算先研究森林土地的情况，最终把植被恢复到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我不知道这个调查计划。今后教会会不断发展的……”我说。

“也没什么大了不起的，不过，要是你很晚才重返教会的话，我们当然必须努力工作……”

美津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取代我的位置后准备大干一番的干劲。阿田一直默默地干活，把我的行李认真小心地放到车子的后排座上，但是总是避开我的眼睛。行李放好后，他从工厂旁边的电表上拿起一张大号的茶色信封递给我说：

“一会儿再看。这是我拍的照片，把其中有你的部分放大了。”

“对了，阿田还当过专业摄影师的助手哩。”我说。

当车子驶过大桥，沿着可以望见旧瓮村地域的县道奔跑的时候，我马上知道挑选这个小伙子给我开车的理由。

“刚才左边经过的白橡树群，那一带海拔五百米。”小伙子说。

一路上只要他看到道路两旁，或者附近具有个性特征的植被群落，就告诉我这些植物的名称，语调却显得冷漠。这是不是扎卡里和我一起从北轻井泽回来的时候，见我缺少植物方面的知识，而特地安排的呢？从我决定离开一直到今天出发，许多人没有和我见面，这大概也包含着教会里里外外的人们对我的关照吧。

细叶铁蕨—柯树群落、糙叶树一朴树群落、青稠树群落、杉树群落、麻栎树群落、圆柯树林……我如同倾听车内 FM 音乐的感觉。当车子穿过犬寄岭隧道，进入平原的时候，这一带的植被与我们森林里面没什么两样，小伙子明显表现出兴趣的冷淡，除了自己在实地调查过的树木，一般都不说话。他送到松山机场，我心里十分感谢。

在机场安全检查行李的时候，我强烈感觉到有人盯着我的目光。我在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前面也感觉到这种目光。就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一堵充满香水气味的“墙壁”挡在我的前面，散发着香味的毛大衣的上半身慢慢地向我倾斜下来。

“长得真漂亮。”穿着毛大衣的人对我说，“你不认识能够真正评价自己的男人吧？其实这样的男人还是有的，就看你肯不肯找。”

我不知如何是好，看着这个女人从头等舱的通道走进去。这时，我突然发现这个女人原来是一个四十过半的男人。他与那些差不多 K 伯父同样年龄的流行歌曲歌手、新型男旦角以及在电视新闻表演节目上抛头露面的男色酒吧的老板种类的人不同，这个人既具有稳定的生活感，又流露出一种急切的异常情绪。我把行李托运给航空公司，却又背上了悲哀的沉重负担，仿佛撞见了可能是自己未来的影子。

我在羽田机场等待传送带上行李的时候，这个香水气味依然站在我的身边。她＝他的个子比我矮——而且还穿着非常高的高跟鞋——却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恩赐般的动作递给我一张名片。然后由一个来接他的年轻人提着比一般乘客的行李早出来的行李走出去。

脚脖子的伤痛还没有完全恢复。就是说，还不能以这只脚

作为支撑自己身体的支点。我一只手推着带橡胶轮子的皮箱，另一只手提着旅行包，所以上下台阶时，还是不方便。上出租车时，也是司机帮着把行李放进后备箱。一出机场，我感觉到自己难以忍受大都市的空气——虽然与扎卡里一起去北轻井泽作短期旅行，在伊丹机场转机时，呼吸着比东京更浑浊的空气，却产生一种解放的感觉……

我感觉到外界包裹自己的东西与内心的肉体属性本身发生冲突——开始进入生理性期间。我听从安佐的建议，去K伯父家。我忍耐着车子在高速道路堵车时莫名其妙的没有对象的愤怒情绪，突然发现也许去K伯父家本身就是导致我气恼的原因。

我前往成城学园前的K伯父家，但是我并没有期待他会对我有所帮助。当前只是打算让他帮我挑选一些书籍。我的感觉显然带着自私的矛盾。

下午很早就到达K伯父家，光等小孩子都不在家。阿优到大门口接我，她的态度和我还是男孩子的当年出入这个家里的时候一样，但显然事先已经接到安佐的电话，招呼K伯父替我把司机卸到一旁的行李搬到起居室里去。K伯父身体矫捷地走下来，把皮箱搬到钢琴旁边，然后回到扶手椅子上，但是并没有把工作的画板重新放到膝盖上，而是招呼我坐到他身边的长沙发上。

“听说你离开教会了？安佐在电话里把大体情况告诉我，所以你也没有必要再详细说明。”

K伯父由于最近一直关在家里工作，没有刮胡子——他的两颊开始出现白发。使我不由得想起自己还是男孩子时出入此家的那些岁月——胡子拉碴的脸依然对着堆放书籍、辞典的桌子。

“……阿吉大哥很挂念，不知道你在东京如何过日子……”

我大概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我的脑海里还残留着已经褪色的那幅阿吉大哥颓然蹲在礼拜堂里的影像。自己并没有重新振作起来，却担心别人的事情，这不是多余吗？

“现在我已经和他毫无关系。”

“不过，安佐说，现在还很难说阿佐已经和教会一刀两断了。她还说，在你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思考教会的这段日子里，给你提供合适场所的，恐怕只有我了。”

坦率地说，我事先并没有这样期望，但是，来到东京的第一件事既然就是找 K 伯父——而且我早就知道这是安佐的安排——其实是回避自己的意识性。

“为了让你充分思考，先住在伊豆那边的房子里，怎么样？至少你可以省下房租……”

阿优把红茶和点心放在我面前。她亲切的态度显然是鼓励我同意 K 伯父的建议。

我表态同意。 K 伯父仿佛从尴尬的境地中解放出来一样，大声叫阿优把伊豆房子的全部钥匙拿出来。我感觉到自己娇里娇气的——用祖母的话说——是不懂规矩的人。无论对 K 伯父夫妇，还是对阿吉大哥，还有从各个方面关照我的安佐。但是，我被掠过心头的“不懂规矩”这个说法撩拨起情绪。自己索性就做个“不懂规矩”的人，在教会外面度过人生吧。

“有没有描写一个人不顾一切地追求宗教信仰过程的书？不论是什么宗教都可以……”

我从这句话里感觉到“不懂规矩”的思想已经深入到自己心间，“不论是什么宗教都可以……”这种信口开河的说法显然带着一种挑衅性，即使被对方理解为充满敌意也满不在乎。

K 伯父不由得脸色一沉，但是他极力咽下本能反射性冒到

嘴边的话语，略一停息，才开口说道：

“我已经说过多次，我是一个无信仰者。当然，总领事也说过自己打算至死做一个无信仰者，但是他临死的时候，还是以独自的思想走上信仰的归途。现在我和他不一样，所以无法负责任地向你推荐这样的一本书。其实，就自己似乎以读书成为行家的人生经验来说，向别人推荐书是很难的事情……

“不过，我可以向你介绍一本类似的书……在告诉你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之前，先谈一谈读书的幸与不幸，也许称为幸运与背运更加准确。

“寻觅一本自己希冀的书籍，恐怕只能看本人的本事。这里既有选择方法的问题，也有时期的问题。有时从别人送给自己的书籍中会偶然碰到，有时从自己买来后一直摆在书架上的书籍中突然发现。但是，如果是自己不了解的专业书籍，最好向这方面的行家请教，只要你不抱过分的期望……

“另外，有时候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我们会偶然碰见自己多方寻觅、求之不得的书。那完全是天赐的偶然。现在，我能够做到的，就是从我的周围（正是我现在座位的周围）给你寻找一本书。我只能这样给你推荐，你也用自由随意的心情去阅读。其实，我听到你的要求后，才立刻想到这本书……”

K伯父每隔一段时间——大致是三年——相对集中地围绕一个主题读书。他与一辈子只坚持一个主题的前阿吉大哥不同，可以说是一个业余读书爱好者的读书方式。只要看一看他的工作间——起居室里的沙发四周以及靠墙的书架，就能大致知道现在他读的是哪个领域主题的书籍。另外，他正在阅读——或者参照——的书一般都和辞典一起放在桌子上，而且包有书皮。书皮是K伯父亲自包的，所用的纸一般都是年末时别人寄来的各种挂历，他注重的似乎并非挂历的图案，而是

挂历纸更适合包书皮。由于挂历的图案一样，桌子上摆着几本书皮的图案基本一样的书籍。K伯父从中抽出一本，递给我。

这是矢内原忠雄的《奥古斯蒂努斯的“自白”讲义》。就是说，现在K伯父读书的主题大概是奥古斯蒂努斯。我以K伯父所说的那种自由随意的心情——以具有把别人刚刚看完、或者正在参考的书籍拿走的权利这种“不懂规矩”的思想——打开旅行包，把包有书皮的书塞进去。

但是，其实我心里对K伯父为我选择这本书感到不满意。我对矢内原忠雄这个人的生平及其思想知之甚少，从这个名字能够想起来的东西，就是前阿吉大哥书库里的一本《但丁〈神曲〉讲义》。这个人也是出生在森林的土地里，当他回乡进行非正式讲演的时候，只是祖母在冈田医生的陪同下去听过。

我拉上旅行包的拉锁，抬起头，K伯父突然问我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中指的黑斑是怎么回事？好像指甲要掉下来似的。心形的黑斑，逐渐往上走，是不是要换指甲？阿佐毕竟还年轻……”

我张开左手，的确看见中指的指甲上有一块暗紫红色的斑点，形状像我在前阿吉大哥的书库里常见的许多书籍上代表心脏的中世纪符号。

K伯父不同寻常的视力发现我的指甲上大约宽五毫米的、我自己都没有发觉的黑斑，使我停滞的心灵又开始跳动起来。我模糊感觉到这是一个证据。而究竟是什么证据，要查清楚或者偶然想起来，恐怕还需要时间……

“的确，我还很年轻……”我的目光依然盯在手指甲上，对表情忧虑的K伯父说，“我借你这本书和伊豆房子的钥匙，到那边去。”

K伯父恢复正常的心情，把画板放在膝盖上，一边在卡片上画图一边对我说明住进伊豆山庄以后的注意事项，如放煤气罐的小房间怎么打开，厨房的总开关的位置、与浴室共用的热水器的使用方法等。阿优拿着装有伊豆房子的一套钥匙的鞣皮袋子进来，她说光很快就要回来，要不在这里住一个晚上，明天再去，但是我毫不犹豫地予以谢绝。我没有给他们留下自己被赶走的印象，而是显得心情舒畅，因为我知道，即使和K伯父再交谈，也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K伯父马上看透我的想法，我想阿优也会理解的。而且，我似乎觉得怕见光。

在伊豆高原站下车以后，一路前行，下湿洼地，再登高坡，抵达K伯父的山庄——后来想起来，从车站前面沿柏油路一路往前走时，道路两旁应该开着樱花，但自己毫无记忆，大概是因为从森林里出来以后心灵处于对大自然完全封闭的状态的缘故吧——我没有打开煤气罐小房间的门，也没有摆弄热水器，第一件事就是休息。脚脖子又开始疼痛，我走进一楼正门旁边K伯父的寝室兼工作室，躺在床上睡了一天。第二天，才打开煤气罐和自来水开关……

在成城学园前K伯父的家里吃过晚饭后离开的时候，阿田说等三四天以后我的脚恢复气力可以搬动东西时再由快速搬运公司把行李送过去。我一到这里，就发现生活的主要场所在二楼。这座别墅和成城学园前的住宅的设计者是同一个人，听说建筑结构只是把二者的上下楼颠倒过来。我只把旅行包拿过来。从第二天起，我终于在二楼的与起居室相通的餐厅的厨房里煮方便面吃——这是K伯父的二儿子阿应和他的定向运动的朋友们在这里剩下来的——阿优说先吃这些东西吧。厨房里还有罐装蔬菜汁。除了消化这些生存所必需的食物外，平时就阅读在“公馆”治疗脚脖子期间总是放在枕边的《叶芝诗全

集》。虽然从 K 伯父那里拿来《奥古斯蒂努斯的“自白”讲义》，但要啃这部书，除了需要脚脖子恢复气力外，更需要恢复精神力量。

我在伊豆的山庄里阅读叶芝的诗歌，其中使我感觉新鲜的是《自性与灵魂的对话》。我虽然并不是想从诗句中获得鼓舞自己的力量，但还是反复阅读多遍。例如这四句诗：“我满足于人生的再生／即使再让我再生，纵然完全颠倒／痛打一群盲人的一个盲人／掉进满是青蛙卵的沟里。”

紧接在下面的是与自己的灵魂对立并说给自己听的话语，使我产生与自己奇特的孩童时光进行比较的共鸣。“如果复活一次，那又怎么样？忍耐着成长的艰辛／少年时代的淘气和灾难／在儿童向大人转换过程中／没有发育健全的男人，他的痛苦／面对本身的丑陋，这又是什么？”

在“掉进满是青蛙卵的沟里”的诗句下面一节给我诗人的情绪更加急切的印象。“衡量分给自己的那份东西，心甘情愿地接受吧！／像我这样的人，如果驱逐悔恨／巨大的甘美流入心田／我们（我理解为大概指的是自己和灵魂。）肯定欢笑歌唱／我们受到万物的祝福／我们祝福所见的一切。”

我尤其喜欢“驱逐悔恨”这句话。这也使我深切感受到自己阅读叶芝诗歌是多么的粗浅偏窄。《踌躇》这首诗，我那么珍爱，反复阅读多遍，又多次和总领事交换看法，然而还是无法将诗中的“悔恨”这个名词、“祝福”这个动词与（自己与灵魂的对话）中同样的单词进行比较。尽管书籍的空白处明明白白写着前阿吉大哥的翻译。

“我在店头眺望街道的时候／我的身体突然燃烧／大约持续了二十分钟。／我感觉如此莫大的幸福，／我受到祝福，而且也能够祝福。”

下面是这一段：“在两极之间／人在道路上奔跑。／火把，或者燃烧的气息，／前来破坏。／摧毁昼夜的／一切二律背反。／肉体称之为死亡，／灵魂称之为懊悔。／然而如果这样的称呼是正确的，／那什么叫做喜悦？”重读《踌躇》的那一天，我半是偶然地又见到“懊悔”这个词。这座山庄的伯父的寝室兼工作室里的书架比起成城学园前的起居室，书籍实在少得可怜。K伯父到这里来休息的时候带来的书是他当时十分重要的书籍，所以大概也都带回东京。

在这几乎空荡荡的书架上，放着一部小说的校对稿复印件。我把其中钉成一叠的部分作品拿到床上浏览翻阅。原来是我当年接送光的时候出版的小说《人生的亲戚》。因为当时我就看过，记得其中引用的诗句中有“悔恨”这个词。于是单条腿蹦跳着回到书架上，找到引用这首诗的那一页。

这是科尔里奇的诗剧中的一节。

“悔恨的形态，与产生悔恨的心脏相似。／从温柔的心灵滴落真正悔恨的香露。／然而，即使从高傲的自我封闭的心灵／生出毒树，被刺穿身心／也只是流出毒泪！”

以上诗句中出现的“悔恨”这个词，虽说只是偶然，却进入我刚刚开始的新生活。这应该是向自己显示的某种“证据”吧。于是，我为当前新生活制定一条准则：驱逐悔恨！

快速搬运公司送来的行李要在杂木林当中拐弯再沿着上坡路搬到大门前面。我在大门口从不遗余力搬上来的年轻人手里接过沉重的行李，再把大门锁上以后，深切感受到就自己一个人住在小山丘高处上的独门独户的住宅里，眼下不会有人来探访。我充满解放的感觉，并且认识到其中也潜藏着性的躁动。我一直独居在“公馆”的库房里，但是，教会、工厂的人随时都可能进去。

没想到东伊豆具有如此浓郁的南国风土气息，二楼的房间里已经充满初夏的阳光。我慢慢地把皮箱搬到二楼。在歇息的时候，我突然产生脱光衣服的冲动。这大概就是所谓性的躁动吧——虽然这种冲动起初只是在身体深处一闪而过——但是，最直接的诱因是我从紧闭着挡雨窗的一楼寝室来到阳光灿烂的二楼餐厅，受到开放气氛感染的缘故。

光线充足的地板，餐厅里摆着藤摇椅，我把皮箱搬上来以后，对自己的脚脖子充满自信，于是又把楼下办公桌旁边的扶手椅搬上来。餐厅与地面高出一层的起居室——起居室正面里间砌有壁炉——交界的地方有一扇突出的大玻璃窗。玻璃窗前面是铺着瓷砖的门廊。起初我以为那是一个阴暗的死角，终年枯叶堆积，无人过问。其实只要从外面将紧闭的轻金属卷帘门拉上去，就变成约有两坪大小的、四周被深咖啡色木条圈围的阳台。把式样古旧的塑料条编制的躺椅从卷帘门里面搬到阳台上，在木条框与栎树、橡树疏林的包围里，可以享受日光浴。

赤身露体对于我来说，从小就伴随着一种微妙的禁忌的感情——我在瓮川河边游玩的时候，就有不少“在”的妇女对我进行解剖学式的观察。现在我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如果赤身露体，就会产生与小时候那种熟悉亲切的感情相反的快感。就肉体而言，我享受到“变性”以后从未有过的解放的气氛。并不是说我通过开拓与阿吉大哥、扎卡里的性关系不能完全消除自己的被束缚感。只是在单纯的赤身露体状态中，享受突出自己性特征的时光。这种状态总是伴随着真切的紧张感。然而，这种紧张感并不影响在阳光明媚的餐厅和阳台上赤身露体的生活。

在阳光充足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是赤身露体。我明显感觉到身体深处急速发展的亢奋症，这是全身皮肤陶醉在阳光里的

激昂的感觉。我想起农场开发初期，经常需要牲口干活，当时看到那些临近发情期的身强力壮的牲口急不可耐地到处乱转，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昂奋起来，但没有目标的无益的激动只能引起自我的苦笑。

如果把“目标”视为性欲的表面化，那么对单纯赤身露体会觉得滑稽。挺立的小阴茎脱掉李子般的包皮，我舒畅地张开两腿，用手掌捂按住，感觉到湿漉漉的女性器官的蠕动。有好几种自慰的方式。我预感到开始躁动的性解放感觉正等待着到达更彻底状态的时机。

性躁动似乎总是处在高昂的状态，但最终也总是不了了之。同样，对于我的灵魂思考，曾经自以为是地感觉过至少处在进入与以前全然不同的方向的状态上，虽然这种感觉也是没有任何根据，只是急切地在下意识里的摸索……

我做过这样一个梦。这与总领事对我亲切地回忆起他年轻时候与 K 伯父在暑假里玩的颠倒拼字游戏有关。我在梦中相信森林土地里传说的“破坏者”与希腊语的 Christos 拼写可以进行颠倒拼字游戏，于是使用各种方法试验。由于过分自信，就随心所欲地规定“破坏者”的罗马字拼音可以任意更改拼写。

只要把 coi 的发音变成［kwa］，就能从［kowa］中脱离出来，而我在梦里自我辩解说实际上祖母念成［kwashito］。不过，只要这个表记是法语方式，h 的发音就是一个问题。而且在计算 r 多余，i、o 不足的时候，联想到美国西部剧电影片名中的西班牙语 rto。梦中的“破坏者”低着脑袋，看不见他的脸，但出现浮在河面上的景象。这与我小时候光着脚丫跑到天洼从人缝里观看浮在人工湖水面上的前阿吉大哥的遗体的景象重叠在一起，我在巨大发现的无比高兴中颤动着醒来，睁开眼

睛……

这天傍晚，我沿着别墅南面邻接国立公园的柏油路下坡往大海方向散步——我已经发现那一带有卖小食品的商店。我一直埋头走路，对周围的树木全然不在意，心里琢磨着那场梦为什么使自己那么昂奋。我不想重返森林里的教会。我从森林里走出来，从“公馆”的神话和传说中摆脱出来，获得自由，心情非常轻松自在。虽然 K 伯父给我《奥古斯蒂努斯的“自白”讲义》，但我并不想从中学习耶稣基督。我所需要的是勇往直前地追求自己信仰的人的故事，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我在梦里运用颠倒拼字游戏千方百计地把“破坏者”与基督教硬是联结在一起，甚至觉得大有成功的希望而兴高采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K伯父应该从安佐那里已经知道我要去成城学园前找他。另外，K 伯父按照几年的主题规划将自己正在阅读的书籍轻而易举地送给别人——虽然只有一本——过后一想，其实这在他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这样推测的根据是，虽然这本书也包有书皮，但书里没有 K 伯父看书习惯勾勾划划的一道线一个字，这说明他买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送给我。

我一开始阅读，就发现有一处文字可以看出 K 伯父为我选择这本书的理由。“……就是说，奥古斯蒂努斯想看《圣经》，但没看多少，就觉得文字幼稚，内容神秘，不知所云。认为不值得深入理解，或者说难以理解，就扔弃一旁。一切事情都需要时间。”我仿佛听见 K 伯父对我说：你现在正是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这本书引起我对森林里的土地的人们甚至感觉亲切的回忆。书的文字尤其经常引起对龟井的回忆。例如书中引用《新约圣经》里的“楼房”，这段文字一看就知道“楼房”是信仰

的隐喻，但是我不由得想起龟井变卖家产修建礼拜堂的举动。“你们当中有谁想盖一座高楼，必须先坐下来精打细算一番，看看有没有完成全部工程的费用。”（《路加福音》十四·二八）

另外，我还想起龟井在听到《路加福音》中所说的“我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燃烧吗？”时发自内心的一番感慨。这本书也有与龟井的感慨几乎一模一样的文字。“那时，我是多么狂热地燃烧，我的主哟。只因为我要从地上升到你那里，我是狂热地燃烧。只是我不知道你想为我做什么。”

“当我在如此的信仰之歌、虔诚之声里，阅读禁止傲慢之心的大卫诗篇时，我以什么样的语调向你讲述呢？噢，我的主啊！我将如何向你燃烧呢？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向全世界人类的傲慢朗读诗篇。啊，我的心像火一样燃烧！”

在我之后参加教会的所有成员中，我觉得这段文字最适合龟井。我在伊豆高原车站附近的商店街看见有发传真的店铺时，甚至想把有关部分传真给“公馆”事务所。传真给经过重重痛苦的折磨终于发现自己比任何人都更需要那森林里的教会而为礼拜堂的建设无私献身的龟井……想到这里，发现下面一段文字也很适合龟井，觉得他一定会心情自然地接受下来。

“由于分娩的痛苦，我的心是如何地喘息，如何地呻吟，噢，我的主啊！然而我不知道你的耳朵在倾听。当我在沉默中努力摸索的时候，我的灵魂沉默的痛苦就是向你的怜悯发出的强烈呼喊。即使你知道我为何痛苦不堪，但无人知晓。”

“啊，主哟！你是永存的，你永远不会对我们发怒。你怜悯我们变成尘灰，你赞同我治疗残疾。于是，你用心灵的荆棘

对我刺激，使我痛苦不安，直至我心灵的眼睛复明。于是，你使用具有药效的双手减轻我的炎肿，我心灵的痛苦和昏花的眼睛通过健全的悲哀的眼药医治，正一天比一天好转。”——正如保罗所言，人生的痛苦有无法拯救的痛苦，也有无法灭亡的痛苦。

实际上，我还把这些文字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纸上，似乎真打算传真过去的样子，其实心里非常明白自己不会这样做。我还想像过龟井接到我的传真以后，穿着那一身奥地利款式的服装，一只空荡荡的袖子在风中摇晃着，满脸忧郁的神色，从伊豆车站过湿洼地再上坡一路奔来探望我的情景……

现在想起来依然记忆犹新，我阅读《奥古斯蒂努斯的“自白”讲义》，首先产生的是一种被解放的感觉。第一次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作者矢内原忠雄对文学表现出的——对我国的小说家则更加激烈——厌恶情绪。使我想起K伯父畏惧无奈的神情。“我们奉献给上帝的是爱，而给予文学的，是对神的奸淫犯罪。”矢内原忠雄这样解释奥古斯蒂努斯的思想。我想，要是叶芝读到这样的评论，会怎样一针见血地予以驳斥呢……

从K伯父来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和安佐就阿吉大哥、前阿吉大哥以及总领事为什么不能成为宗教里的人的原因交换过意见，但我见过他用明确的语言把这些意见反复记录下来。而且还以为也许已经变成放在他的起居室桌子上的一本书。“任何人都无法通过知识发现上帝，通过知识理解的东西已不再是神。神只能靠信仰发现。信仰者在不知不觉中发现上帝。”

依然是《奥古斯蒂努斯的“自白”讲义》中的一段话：“我至今尚未在祈祷中哀求你（上帝）救助我，我的心灵专心

致志于学问，不想沉溺于议论。”

但是，《奥古斯蒂努斯的“自白”讲义》中的这一段话给我留下极其深刻尖锐的印象：“我惊愕自己如今不再替代你去爱任何幻象。我不再继续愉悦我的神，即使因你的美丽把我提升，但立刻因我自身的重量被你放下，充满悲伤地坠入这些恶劣的事物之中。这个重量就是肉欲的习惯。”

我对奥古斯蒂努斯几乎一无所知。我现在还模糊记得，接送光那个时候，有一次，在成城学园前的家里吃晚饭，不知道出于什么联想，K伯父在饭桌上对阿真说：“奥古斯蒂努斯比圣德太子还早二百年哩。”K伯父总喜欢谈论他对正在阅读的书籍的感想，还是在晚饭的时候，他谈起这位伟大的学者先是信仰摩尼教，后来经过巨大的痛苦才找到真正的信仰的故事。他还谈到无花果树下的皈依……那时，我含糊地思考过，这样伟大的人物经受痛苦的过程大概总是一个又一个地超越思想上的大问题……

那么，摩尼教是怎么吸引奥古斯蒂努斯的呢？——摩尼教又是什么样的宗教呢？——后来奥古斯蒂努斯又是如何超越这个宗教的呢？我先从这个章节看起。我想，要是总领事还健在的话，他肯定会在一旁指点我的。总领事担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的时候，曾经到奥古斯蒂努斯出生的地方塔加斯特旅行。这件事不是总领事亲口告诉我，也是K伯父在饭桌上说的。他说总领事在途中的一个沙漠高处，拍摄下巨大石块组成的构造物体，还把照片寄回来……

如果总领事健在的话，也许会非常详细地给我讲解奥古斯蒂努斯脱离摩尼教的时候以及脱离以后向新柏拉图主义学习的内容。总领事和K伯父认为，处于森林的传承中心里的所有的人的灵魂都是从森林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死后依然回到

森林里去。他们运用新柏拉图主义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解释——因此我也知道这个词汇。而且，如果总领事还活着的话，也许他会说：阿佐，矢内原先生的讲义是针对女孩子（对不起！）、或者是针对具有女孩子那样感伤情绪的男孩子的书籍，你不觉得总体上过于简单吗？

我对作者把奥古斯蒂努斯在皈依过程中所表现的犹豫徘徊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情欲或者肉欲，感到震惊。但是，我还是对这部分的论述极感兴趣。这并不是为了从中认识奥古斯蒂努斯如何脱离摩尼教到达皈依的过程，而是可以想像强烈的情欲或者肉欲本身……现在，教会的那个标志已经与自己毫无关系，如果为自己再雕刻一块樱树木板的浮雕标志，我想选择这样一句话："……肉欲的、即阴暗的爱情是与你的脸的真正距离。"

矢内原忠雄对这句话的解释是：由于人耽溺于"肉欲的、即阴暗的爱情"，就远离惟一的真正的欢喜之神。而且自己不会意识到已经有多大距离。上帝似乎对人们沉溺于无法无天的情欲而不闻不问、沉默不言，其实并非如此。"任凭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欲"本身就是上帝的刑罚（参照（罗马书》 一·二四、二八）。但是，人们虽然受到这个刑罚，却不知道这就是刑罚。人们就是这样的盲目。如果意识到这是对罪恶的惩罚，还有被拯救出来的希望；但如果目光昏暗，愚昧无知，就不会产生要求拯救的愿望。这是对罪恶最可怕的惩罚。"一切不正当的情欲本身就是惩罚，这是你（上帝）的规定。"（第十九节）

书中还有这样一段话："阿里皮斯对我十分尊敬。我固执地沉湎于愉悦的羁笼，绝不肯过独身生活。每次谈论这个问题时，他对我的辩驳都感觉不可思议。但是，他终于也受到诱惑而想结婚。他并不是被愉悦的欲望所征服，而是出于好奇心。……我成为俘虏备受痛苦折磨，主要是因为无休无止满足

情欲的习惯；他成为俘虏，是因为令人惊叹的好奇心。‘啊，你，至高无上者哟，不要抛弃我们这些尘埃，给可怜的我们以怜悯，直至以惊异秘密的方法将我们救助为止。’”

当奥古斯蒂努斯决心结婚的时候，就把如今成为障碍的、曾经给他生儿育女的非婚妻子送回非洲。但即使如此，还是等不及与自己求爱的幼小女子的结婚，迫不及待地与另外的女性结合在一起。

“你（上帝）受到赞美，你无上光荣，万物的怜悯之泉啊。我越发悲惨，你越发接近我。你的右手不断地把我从泥泞中拉出来，要将我洗得干干净净。然而我对此一无所知。于是，从肉欲快乐的深渊中呼唤我回来的，除了死亡和对即将到来的你的审判的恐惧，没有别的东西。它在于我的一切变化之中，决不离开我的心间。”

厨房里有一台很大的冰箱。阿优说，这座别墅完成以后，阿真和阿应立刻忙于考试，光也决定去福利院工作，一家人就没有一起来过这里。但是，不论做什么事情，阿应总是制定庞大的计划，这个习惯与她的在电影开创时期就从事电影导演工作、并作出独特贡献的父亲的性格很相似。这么大的冰箱里装有的冷冻食品、清凉饮料以及啤酒、威士忌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够我一个人吃十天。另外，我出去散步时发现在车站下田方向出口附近有一家超市。在那里买的东西也放在冰箱里。

躺椅以及从别的床上拿下来的床垫放在阳光充足的阳台或者餐厅南面的地板上，我赤身露体地躺在上面看书，口渴的时候，便到厨房取饮料。煤气灶也逐渐学会使用，因此自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我照样赤裸裸地站在煎锅前面，小心翼翼生怕锅里的热水溅到身上。我这样无忧无虑轻松自适地消磨时光，有时也听听音乐。别墅竣工后，光来到这里。大概是他当

时带来的许多录音带装在木箱子里。大部分是光喜欢的莫扎特、贝多芬、肖邦的乐曲，这样就显示出他的一种特殊风格。我无法用语言形容他的这个特殊风格，简单地说，似乎是格连·古尔德与米开朗琪罗的相结合……另外，还有光创作的、与市面上销售的 CD 不同的乐曲录音带。起初一听，吓我一跳，赶紧关闭录音机，可是接着继续听下去，听过两三首曲子，在惊诧之中，已经欲罢不能。

光的乐曲中令人惊吓之处其实是诱使我内心躁动的条件。我一开始独自在这山庄里生活，就痴迷于肉欲的、即阴暗的爱情。在我从矢内原忠雄的书里发现这种语言的表达以前，其实就是这个样子。而一旦发现这种表达的语言，我理解为生活的低调而予以接受，虽然肯定将它扭曲变成适应自己状态的解释……我甚至想给 K 伯父打电话，请教他这一句的原文是什么。——不过，我怕他说“喂，你是怎么读矢内原先生的书的？”才不敢打电话。但是，如果我把爱情置换成力量，现在自己在肉体与情欲里所获得的感觉最为合适。肉欲的、即阴暗的力量。

K 伯父从光的音乐中发现天真单纯，就可以与布奈克结合起来进行谈论写作。而我发现光的音乐毫无肉欲的、即阴暗的力量。也许这就是天真单纯。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我大概能够找到使我不断惊吓的道理。

于是，我想起 K 伯父以阿真作为讲述人的一部小说中的一段文字。在这部小说里，光被称为“伊予”。

“这还是伊予在残疾儿童学校高级班上学时候的事情。哥哥与平时一样，躺在地板的铺褥上或者作曲或者听 FM 音乐，他想转身，腰部像往后拖一样动作笨拙，如果用英语表达的话，就是 awkward 的样子，十分别扭。父亲看见他这个样子，

便大声——故意让我听见——喊道：伊予，‘小鸟儿’伸出来了。好，上厕所去吧！

“于是，伊予就像在医院里见到的下腹部异常的女人走路那个样子到厕所去。我曾经担心那个东西伸出来碰触裤子会疼痛，想上去帮忙，但哥哥在这种时候异常防范，坚决拒绝我的手，因此我只好干着急，无能为力。对这一点，母亲说她也束手无策。”

后面还有这样一段文字：“提出治疗伊予的遗尿症以后半年，他在学生宿舍进行住宿训练时，一个十分热心的男教师一下子就治愈这个病。从此以后，家里人再也没有看见哥哥的‘小鸟儿’像墨杜萨的头发毒蛇那样巍然屹立。另外，几年来一直像 awkward 的姿势也不见了。正因为伊予的性格一本正经，现在既然已经不用有意隐瞒，不让家里人看见，看来‘小鸟儿’后来再也没有伸出来吧？

“我对母亲谈起这件事。母亲阴郁沉闷的声音回答说：也许已经过了这个时期，实在是短暂的青春期。”

我一边听着光的音乐一边回忆那段往事，这就是使我“惊吓”的直接原因。然而，我与光的情况恰好截然相反，我是浑身充满肉欲的、即阴暗的力量的鼓噪。我赤身露体躺着，又是抚弄短小的阴茎，又是用手掌按捂女性器官；还抚摸乳房。我时常如痴如醉地沉溺于这样的自慰，但还是不能使激流澎湃奔腾的身体心满意足。

我感觉到自己正在等待着将全部的肉欲、即阴暗的力量彻底解放的时机。我完全可以想像到，那是惟一的真正的欢喜，即使这欢喜本身就是对自己的惩罚，我也心甘情愿，在所不惜。不言而喻，这与矢内原忠雄引导读者的本意完全是相反的方向。但是，我还是引用书里的一句话表示自己今后的方向：

“我知道自己身在远离你的‘异域’。”也许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我更加精神振奋

后来，我把自己在山庄的体验简要地告诉K伯父，说《奥古斯蒂努斯的“自白”讲义》为我在别墅的生活确定了相反的方向。果然，不出我所料，K伯父显出既为难又感兴趣——他经常如此——的表情问我：“到底哪个部分可以用你的方法进行理解?”我本想说是“肉欲的、即阴暗的爱情”，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说出上面最后那一句引用的话。

“要是这一句的话，我在阅读但丁的时候，也看到过关于《神曲》的论文。但丁是先下地狱，再去炼狱，最后升入天堂。这次旅行一开始就必须经历坠入地狱的考验。同样的考验是，奥古斯蒂努斯在旅途的罗马患病。矢内原忠雄肯定不会涉及肉体的疾病，专门描写精神的死亡。奥古斯蒂努斯把这种隐喻意义的死亡称为‘异域世界’……‘正统主义’……这可以与柏拉图联系起来。你看过柏拉图的《政治家》吗？总之，就是这样的解释……

“你到这里来，经历过相当坚韧的体验，就是‘异域世界’的考验，按照奥古斯蒂努斯的话说，体验考验……如果能够重新回到森林里去，那么我把山庄的钥匙连同那本书交给你，就没有白费心思。

“但是，阿佐，现在对你来说，也许更是艰难的时候。因为在经历考验之后，等待着你的是回心皈依的时刻……”

听到这句话，我不由得心头“惊吓”。K伯父说话经常夸大其词，耸人听闻，即使谈论严肃认真的事情，也往往带着玩笑的语气。他用那种语调谈到“回心皈依”，我没当回事，当时没有认真考虑，甚至不服气地想，自己还经历过从“女性男人”向“男性女人”的“变性”体验哩。我觉得当时对“隐喻

意义的死亡世界”这句话感到吃惊。

现在手头的《奥古斯蒂努斯的“自白”讲义》的空白处写着批语，可以知道我住在伊豆山庄里以后看到什么地方。其实，当时我还是慢慢琢磨这一段文字：“于是，从肉欲快乐的深渊中呼唤我回来的，除了死亡和对即将到来的你的审判的恐惧，没有别的东西。”

然而，我既没有怕死，也没有对即将到来的你的审判的恐惧。不但如此，我还漠然地一心想像着坠入肉欲快乐的深渊。虽然我不知道这样的机会何时以何种形式出现，但是我不打算以两性人的手淫这种让人取笑的方式了结自己的一生。如果促使我“变性”的力量以这种方式愚弄我的话，我就决心竭尽全力把它推翻。即使死亡在肉欲快乐的深渊底下等待自己，我也会奋不顾身地跳下去。也许只是单纯地因为离开阿吉大哥的教会而使我绝望……

现在想起来，当K伯父把伊豆山庄的钥匙交给我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难道对我今后的方向就没有丝毫的想像吗？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总领事曾经对我说过：“当然阿K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但是由于生活上的怯懦神经，不像我这样认真规矩，时常做出一些莽撞固执的事情。这大概是从小养成的性格吧？他在文章中写道，自己已经学会‘在“公馆”里阅读《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然后自己就下地狱！’的决定问题的方式。他与光的共生，大概也是这样的吧？阿优可是吃了不少苦哟！”

当时，安佐刚好在旁边，她说：

“其实，依我看，从根本上说，恐怕是不负责任吧？我们从小就为他操心发愁……”

我还缺少记录的经验，所以有时候文章的前后顺序颠倒。

另外，这些文章本来应该是教会故事的记录，可是我现在已经离开教会，所以加入这一个时期自己个人的生活记录，不知道是否具有意义。在我把最初设想故事记录蓝图的时候，曾经请教过 K 伯父。他回答说：

“你与这个记录的真正关系，就表现在你是记录的讲述人。所以，既然按照这种讲述方式展开故事情节，如果不涉及你个人的生活，就像拦腰截断、只剩下头尾的电视新闻那样，首尾的连贯显得很不自然。作为新手，首先把我的经历统统写进去，这绝对不会有错……你在记录中的位置既不在讲述人之上也不在讲述人之下。就是这个样子。记录中出现的阿佐，采取和安佐、龟井一样的写法，不能有丝毫的特权思想。我看你处理得还是很得当的嘛。

“但是，这个讲述人是用‘我’的声音讲述的，如果完全不谈我自己是如何从外面进行观察，这对读者是不合适的。所以，需要加入一个从外面观察的证言。这就是在我天真地坚信你在伊豆山庄里过着完全开放的、不为人知的生活时，从一开始就一直观察你的别人的证言……”

K 伯父的山庄所在的地方是一座山丘，山丘划分成四块分别出售。东面那一块，地势最高，现在还没有盖房子。北面那一块，建有两栋山庄，由同一个设计师设计。我在起居室里的时候，北面是壁炉，周围是墙壁，所以无须防备山丘北面那两栋山庄的视线。南面和西面都是高高的斜坡以及杂木林。斜坡下面，隔着道路的小山丘上是砖砌的公共住宅楼。从我的餐厅窗户可以看见住宅楼东南角的一部分住宅。不过，住宅楼砖墙上的窗户如同水平射穿的弹孔一样细小，似乎没有居民的感觉。

但是，正是从那扇本来应该亮着灯光的窗户里，有人用望

远镜和带着望远镜头的照相机注视着我。现在，我客观描写这两个人的眼睛，算是记录后来我分别与他们见面的文章的引子吧。

那间屋子住着年过四十的画家兼摄影家冈与正在学习染色与版画的二十二三岁的姑娘真由美。他们从后窗把望远镜的镜头对准小说家老朋友的山庄二楼。当然，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出于下流的窥视欲。

那一天，冈和真由美去银座看朋友的画展，回来时从东京到伊东，然后乘比较晚的特快列车到伊豆高原。上车以后不久，车厢里一群前往下田方向的旅游观光的乘客开始喝酒，他们便转移到最后一列车厢里。这时，他们看见一个模样怪异、似乎心事重重的姑娘。长相不丑，但总觉得怪里怪气。看上去已经生活自立，但现在在人生道路上碰壁，相当苦恼……

起初只是这样的印象。这个姑娘和他们一样，也是在伊豆高原下车，提着一个旅行包，一瘸一拐地沿着国立公园对面断崖相连的海边走去。见到这种情况，他们就开着停在车站前面的老式雷诺车减缓速度与姑娘保持一定距离跟在后面。姑娘几次把旅行包放在地上，看着地图，寻找自己的去处。没想到姑娘朝着冈和真由美居住的住宅楼方向走去。

最后姑娘借着手电筒的灯光，沿着斜坡，走向隔着一条道路——建造别墅山庄以前是一道浅谷——的小说家的山庄。冈把车子停在道路上，目送姑娘进去后，才开车绕山丘一圈，回到与山丘相反方向的住宅楼停车场里。他们屋子的起居室兼画室里面，有一个冈冲洗照片的小房间。从这个小房间的采光窗户可以俯视斜下方的小说家的山庄，冈发现疲惫不堪的姑娘腿脚不便地走上亮着灯光的二楼。他心想，看这样子姑娘好像要自杀。可是，二楼的灯光很快就熄灭，当晚无法观察。冈觉得

姑娘大概已经睡觉，便回到画室。第二天一大早，冈就使用观察鸟类的望远镜观察山庄，但二楼没有见到姑娘的身影。

整整两天，山庄没有任何动静。真由美说也许姑娘一个人住在这里觉得寂寞，住一个晚上就回去了。第三天，在灿烂的阳光洒满画室的上午，不熟练的人打开山庄的阳台与房间隔开的轻金属卷帘门——冈的住宅也有同样的卷帘门——发出的那种粗暴的声音传到天棚后面的储藏室里。冈急如星火地跑进冲洗室，看见一个赤身露体的姑娘，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姑娘……

过了好久，冈才回到画室。真由美见他面红耳赤、情绪激动。冈的望远镜依然垂在胸前，他拿起画室壁炉上与小纪念品以及抽象派作品等放在一起的、绘有两性共存的姑娘＝小伙子图像的两张图画，坐在朝南的餐桌旁边，一边看画一边陷入梦幻般的沉思。真由美见他这个样子，便过来叫他。冈像咧嘴欲哭的孩子那样涨着通红的脸说：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而且是在我们还没有年老的时候！”

真由美颤抖着双手接过冈从自己的脖子上取下来的望远镜，对准如同闪闪发亮的枪口一样的冲洗室的窗户。她看见一个竖立起阴茎的赤身露体的姑娘神色忧郁疲倦地躺在藤椅上。

第二章　上帝不慰藉不幸的痛苦

来到伊豆以后第一次下雨的那天早晨——从雨声中知道黑暗的床铺周围已经充满湿漉漉的水汽——睁开眼睛。觉得躺在床上本身就是巨大的辛苦。我生病发烧，身体好几处肌肉好像散架一样，疼痛得根本不听使唤。好不容易从黑暗中摸到门口，走到旁边的盥洗室。只有洗脸盆旁边的狭细挡雨窗依然和我来到这里以前一样敞开着，透进微弱的亮光。我奇怪自己的尿怎么这么少。从特殊角度的镜子里映照出判若两人的面孔和姿态。我坐在便器上，一只手拧开洗脸盆的水龙头，用手掌接水喝。喉咙的疼痛有所缓和，反而使劲发泄出一直压抑的呻吟声。浑身无力，加上人生乏味。刚才仿佛从胸底渗透出笛子的声音，一直固执地缠绕在我的耳边，等到我睁开眼睛，才意识到是气管发出的声音。我吃力地站起来，两脚蹭着地慢慢回到寝室。尽管是小心翼翼地走路，脚趾头还是碰到并不高的门槛上，一阵剧烈的疼痛。我一头倒在床上，也无法把压在身体下面的毛毯抽出来，浑身颤抖。

连续发烧三天，我只是往返于床铺与厕所之间，喝的也是洗脸盆的自来水。不论白天黑夜，我只是昏昏沉沉地睡觉。这

些白天黑夜也许是我离开森林以后最容易过的日子。虽然肉体痛苦，但只要好好睡一觉，痛苦就会消失，睡醒睁开眼睛，只有新的痛苦。痛苦没有堆积在一起，因此也不会产生心灵的痛苦。

我发高烧似的异常昂奋。如果说有哪一篇文章的描写接近我现在陷入的状态，我模糊记得阿吉大哥给我念过的中野重治的小说——我没有问过是什么原因，我国作家中，惟有中野重治的作品阿吉大哥读得最详细——中的一段话：“而且，最近，有一天夜晚，我从传通院旁边走过。正赶上下雨，夜色漆黑一团，又是道路施工。我穿着长统靴咕唧咕唧在泥泞路上行走，这条泥泞路仿佛没有尽头。于是，我也就决心这样子咕唧咕唧走到底，觉得从心底生出一股不畏艰苦的勇气。”

发烧卧床期间，山庄雨水不停。每次睡醒，总觉得这雨水没有尽头。到第三天上午，虽然身体相当虚弱，但开始退烧，好像是一个标志，感觉迅速好转。虽然还没有力气登上从盥洗室前面看上去如同黑暗的隧道一样通往二楼的楼梯，但我回到寝室以后，还是打开枕边的、与大门同一侧面的玻璃窗，将挡雨窗向外推开。雨水落在从柏油路中间拐弯上到大门的坡道上，落在绿芽欲萌未萌的栎树和枹栃树上。绿色大球般的杨梅树也被雨打得湿透，可是这些没有让我像对“公馆”周围的树木那样动情。新鲜潮湿的空气流进来，身上那股臭烘烘的气味更加难闻。我把挡雨窗关上，仍然敞开着玻璃窗，回到床上。

我看着外面光线映照下发白的天棚，明白自己因为高烧神志迷糊，体力衰竭，才产生这雨下得没有尽头的感觉。我连到厨房打开冰箱取食物的气力都没有，也没有想吃东西的强烈愿望，只是被高烧折磨在床上，很有可能就这样饿死过去。虽然我心里明白，但不想改变现状。正如奥古斯蒂努斯所说：“瞧

吧，我一到罗马，迎接我的是疾病的鞭笞”

这天傍晚，我躺在床上，看着露出依然下雨的天空和树梢的窗户逐渐黯淡下来，今天一天，眼睛瞧着窗外的一点空间，耳朵听着雨水的声音，心里不思不想，茫然虚空。一会儿，我竖起的耳朵突然听见由远而近的脚步声。轻缓的脚步声沿着斜下方的柏油路走来，进入山庄的坡道以后更加轻柔，在杨梅树前面拐弯走上来。脚步声从我的枕边走过，在正门前面的砖地上踩出响亮的声音。接着，片刻的寂静。然后听见一个清晰柔细的姑娘的声音呼唤着：

“K 小姐，K 小姐。”

声音略一停顿，接着又开始呼唤，但大概她意识到 K 先生不在家里。我从床上坐起来，却没有力气出去到门口。虽然一出房间右边就是大门，但是首先必须打开玻璃门的两道锁，还要打开外面那扇很难推开的挡雨窗的锁。我打算不理睬对方。但是，姑娘的声音虽然很轻，却充满自信，仍然不停地呼唤：

“K 小姐，K 小姐。”

我勉强下床，觉得体力比早晨更加虚弱，慢慢地走到窗边，打开窗户。我立刻看见一个姑娘站在被二楼阳台挡住雨水的砖地上。

“是生病了吧？我给你送热汤来了。”姑娘眉毛粗浓，眼睛乌黑，牙齿雪白，毫不做作的声音甚至显得冷淡。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说话，似乎一下子发不出声音，但是对方耐心地等待着我回答。她戴着我在北非风情照片中见过的那种带绒球的天鹅绒帽子，身穿同样是天鹅绒的暗紫红色的宽松上衣，苗条合身的短裤扎在衣服外面，像体操运动员那样笔直挺立，胸前端着一个粗腰的搪瓷锅。

“热汤可以喝吧？小扁豆汤……味道还是不错的。”

我还是说不了话，默默点了点头。她马上明白我没有气力出来开门，便冒雨走到满是枯草的斜坡上，从窗户下面把锅举上来，使劲支撑着胳膊，一直到我确实把沉甸甸的锅接稳。我觉得，她的确是出于关心我的目的。我把锅放在窗台上，喘一口气。

“明天早晨我再送东西来。”姑娘的目光依然略含忧郁，但浅黑的细长脸上浮现出微笑，然后沿着雨中的树丛间的道路走下去。

我目送她的雨伞沿着道路朝天然树林方向走去，然后右拐，一直被茂密的杨梅树遮住。我掀开锅盖，只见表层是清澄的茶绿色，下面是颜色更加浓郁的液体。热气从锅边飘溢上来，流逸到屋子里面。我把锅端到桌子上，关闭玻璃窗。

桌子上摆着《简明英日辞典》、墨水瓶，还有一把大概是到苏联旅行时买的纪念品——色彩鲜艳的木勺子。我不想去厨房，顺手拿起这把勺子，撇一勺表层的汤汁，送进嘴里。虽然勺子有一股干燥的清漆味，还是一勺接一勺地喝。我的心头翻腾起感情的波涛。这是最近丢失的东西，感情的失落本身注定着不幸。当然，我并不是已经重新寻觅到感情的目标，现在也没有特别的渴望。我甚至在木勺子上咬出牙印般使劲地舀着一勺又一勺逐渐变浓的热汤……

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刚才睡觉的时候额头碰着锅边。我看着窗外被树木遮挡的、但大海方向开始发白的天空，自言自语道：“刚才给我送热汤来的是灵魂中的人吗？”——声音那么虚弱无力，连自己都觉得可怜。我似乎觉得这不是现实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早晨，雨霁天晴，我在从没有关挡雨窗的窗户照射

进来的耀眼的阳光和包裹全身的婉转鸟鸣中醒来。不仅已经完全退烧，而且睡觉之前喝的热汤促使我安然酣睡、恢复体力。我坐在床上，伸手从桌子上取过锅，用勺子舀着似乎变得浓稠的剩汤，像喝粥一样，把汤喝光。然后，我去厕所喝水，再回到床上，脑袋朝着白木板墙壁，蒙头大睡。

“K 小姐，K 小姐。”昨天那个声音又在呼叫。

我几乎是从床上跳下来，打开玻璃窗。被雨水洗涤的树丛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姑娘站在窗户正面的嫩草碧绿的斜坡上。我向她低头表示感谢。

“谢谢你给我送热汤来。还真管用。”

“我给你送早餐来了，可能晚了点。能让我拿进去吗？”

姑娘做出将双手抱着的、上面盖着白餐巾的托盘往上举的动作。我走出寝室，来到与外面砖地相连的大门口，将折叠式构造的挡雨窗的上下金属栓以及中间的门闩拨开。阳光晃眼，我只能看见她的黑色鸭蛋形脑袋的轮廓。她斜着身子，平稳地端着托盘，走进大门内，脚后跟连踢带脱地把球鞋扔在脚后。然后轻松地登上很可能脑袋碰到突出的板墙上的楼梯。她打开从楼梯平台通往起居室的房门，使抓着扶手跟在她后面的我一下子眼前明亮起来。姑娘一边把托盘放在餐厅桌子上，一边像是在自己家里似的用眼神让我坐在阳光照耀的藤椅上。我还没有走到藤椅旁边，她迅速地拿起藤椅旁边沙发上的坐垫放到藤椅上。

“我给你拿两三个枕头过来，垫在背后，这样躺着也可以吃饭。……虽然是比较容易消化的早餐，但并不是病号饭。”

尽管我与这个姑娘还不熟悉，但在她热情关照下，还是吃了意大利式浓肉汁菜汤——虽然是罐头的——鸡蛋、火腿、加入许多西红柿的色拉，以及烤面包这丰盛的早餐。由于连续几

天发烧身体相当虚弱，我起先对一个人能不能吃完这些东西觉得没有把握。

我吃完饭后，真由美把阳台上的另一张藤椅搬进来，和我并排坐着，一起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真由美与画家兼摄影家的冈一起住在柏油路对面斜坡上的公共住宅里，他们都是 K 伯父的朋友。冈曾经将 K 伯父小说的主题改编成版画系列，在法兰克福出版过。当他发现 K 伯父的山庄里住进了客人，却接连几天没有开窗，就担心是否生病了。因为二楼的大卷帘门一直没有放下来，所以客人应该没有回去，还是住在里面，而且楼下工作间的挡雨窗也是敞开着……我首先告诉她，虽然我称呼山庄的主人为 K 伯父，其实可以追溯到复杂关系的亲戚。我觉得没有必要详细讲述自己生病的事。

“我每天都给你送饭来，一直到你完全恢复健康为止。不过，我想这样和你一起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这些日子冈要创作一幅大作品，不理我，所以我也觉得无聊。有一句话我对 K 先生和阿优一直不好说出口，其实，我早就想在这里晒太阳。”

第一天晒太阳的时候，后背被太阳晒得发红的真由美用她那一双眼珠与眼白形成强烈反差的眼睛看着我的藤椅旁边的书。

“我能看看吗？”

“我并不是总看这样的书。这是我要求 K 伯父推荐一本书的时候，他给我的。”

真由美仔细端详 K 伯父包的书皮，接着翻开我用红铅笔夹的那一页，屏息凝神地认真阅读。然后脸上对我绽放开孩子般开放的笑容。

“原来你喜欢看对爱欲这样思考的书啊？”

我从真由美手里拿过书，把自己生病以前看到的那一页内

容重看一遍。“奥古斯蒂努斯进入青年时期以后，所陷入的最大罪恶就是爱欲。无法自拔的爱欲行为是他长期被阻挡于基督教信仰之外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拿着书，沉默不语。

“因此，这个爱欲就变成使自己难以信仰基督教的障碍吧？”真由美辩解似的说道，“冈也非常认真地谈论过情欲啊爱欲啊这些问题，所以我以为他们有共同点……他也是亲自将书包上书皮，光看一本书。冈之所以能够和K先生交上朋友，就是因为K先生承认冈也是一个热心读书的人。按说K先生这个人，并不是和所有的邻居都能交朋友的。”

真由美一边凝视着玻璃门外在风中摇动的槲树枝梢——后来我从她坐的位置考虑，才发现其实她的目光注视着自己家的那个枪眼般的窗口——一边谈论冈正在阅读的书。不知道什么缘故，这本书的封面、扉页都被撕扯下来，用画布粘贴在正文上。冈对这本书百看不厌，以此武装自己的思想理论。而且采用与其说向作者学习、不如说与作者对抗的方式……

“你对它感兴趣吗？”

“是的。”

“那是啊，你的书上也划着红道，看来还很死抠书本。……其实，关于情欲的那些话并不是冈现在看的那本视同宝贝的书上说的，而是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引用别的书的话。冈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从注解中注意到那本被引用的书，但是说自己必须工作，第二天一大早就让我去伊东寻找购买……

“结果我跑到横滨。回来的途中，我在车站站台的公用电话给他打电话，他却让我当场就把这段话念给他听。那些排队等着打电话的人都一脸的不高兴，可是听我念到情欲的时候，又都偷偷地乐。”

“什么书？”

“我不知道那本书的书名，刚才我说过，他把封面、扉页、版权页都撕下来，再用画布重新包装。注解里出现的那本书，就是我买回来的是帕斯卡的《思想录》。他还提醒我说，另外还有什么《爱的思想录》、《山脉思想录》，不要买错。

“我念的有‘情欲’这个词的那段话是这样的：即使没有信仰，只要接受圣水和弥撒的祈祷，妨碍信仰的情欲就会减少。”

我仿佛与总领事邂逅——沉浸在由于亲切怀念的感情而混杂着温和与悲伤的感觉里。因为真由美刚才这一段帕斯卡的话，总领事直接引用法语 abêtir 也对我说过。

“我好像也知道这一段话。”

“是吗？据冈说，法国人中，即使具有一定的教养，在引用帕斯卡的语录的时候，大抵都是这一段话。冈在里昂和一个法国女人结婚，带回东京，结果被她甩了。她在学校里教法语，好像和一个学生私奔了。

“从此，冈就梦想着进行从理论上击败有教养的法国女性的对话。他现在看的书也是为此做准备。他想像着以前那个夫人大概会说出书里出现的这些话，于是每天绞尽脑汁吹毛求疵地寻找这些话的破绽漏洞。起先我还以为这本书是那个女人写的哩。”

“你也活得很累。”

“为什么？”我的话似乎大出真由美的意外，“总比对我吹毛求疵好吧？”

由于那一天真由美引用帕斯卡的一段话，使我与冈的关系变得亲近起来——亲近的方式也与众不同。冈翻开——由于长期翻阅的手汗使画布封面的颜色变深——的书，进行尖刻锐利

的批判。可以说，他用这种方式把书本的内容准确地传授给我。

“法国的女知识分子，那些具有教授哲学资格的人，不论说什么，起先总是进行分析性的小题大做的夸夸其谈，什么第一领域，第二领域啊……进入正题以后，也只是谈论实际感受，这都是早已知道的预测，所以听起来往往兴趣索然。我本来想进行彻底反驳，可是首先必须扫除第一领域、第二领域的问题，也就不想搞了。

“她们还有一套自己解释帕斯卡的方法，而且蛮不讲理地强迫别人接受。比如有这么一段话：‘我害怕祈祷的暗示力，因此也害怕帕斯卡劝谕祈祷的暗示力。我认为帕斯卡的方法是可能导致信仰的最糟糕的一种。’这本书的作者固然是一个女性，但更是法国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精英，对帕斯卡的话的理解还是这么简单武断。”

“冈让我特地买回来的那本（思想录），现在除了确认注解之外，没有其他用处吧？因为看的就是画布包的那一本书，所以，你最终评论的只是这本书的作者吧？”

真由美说话从容不迫。冈已经四十多岁，而且具有长期国外生活的相当丰富的经验，相比之下，两个人的年龄不仅悬殊，从人生成熟的程度来说，也有师生之间那样的差距。但是，真由美对冈一直维持着平等的关系。

尽管如此，我并没有感觉到真由美处在优越于冈的位置上。其实，她总是处于被动状态，不仅具有对风的无论什么样的提议都能够俯首帖耳地顺从的勇气和能力，而且还具有坚持——与冈的意图全然不同的——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的本事。

“我这个人啊，只要是色情的事情，什么都想做、也许这

就是我的人生价值观吧。”后来，真由美对我这样说过，“我和冈认识不久，他就警告我：你要是有这种思想，早晚要吃苦头的。所以和自己一起才能得到安全，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干色情的事……

“特别是和你认识以后，我觉得冈说得对。而且是通过你生病结识的，从我和冈方面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幸运。”

“我也这么认为。”

“谢谢。”真由美表示衷心的感谢。其实，这也是我当时的心情。

在我生病发烧卧床的时候，真由美端着热汤前来探望。她从一开始——还有背后的冈——就怀着赤裸裸的不可告人的性的目的。当然，如果我没有采取积极响应的态度，我和真由美的性关系恐怕就不会发展得那么迅速。我独自在山庄生活所造成的特殊心态使我和她一拍即合。我根本没有考虑今后的生活道路。我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极其冷淡——也许令人觉得这与阅读有关奥古斯蒂努斯的书籍是一种矛盾。

简捷地说，因为我已经脱离教会，所以我现在不承认自己的价值。但是，我也并没有把教会视为否定自我价值的根源。我只是依然对当时阿吉大哥的态度感到愤慨，并不认为自己产生那种必须拒绝和他一起共同维持教会的强烈思想是错误的。由于我参与创立阿吉大哥的教会，坚信这对自己的整个“变性”赋予巨大的意义。而现在自己成为难以返回那个时期的精神幻灭的俘虏。

我切实感觉到自己没有气力恢复由于对内心精神的失望而被毁坏的东西。然而，奇怪的是，我对自己肉体所固有的、阴茎与女性器官组合在一起的构造本身恢复到即将“变性”之前的兴趣。这种情趣不是过去那样年轻蓬勃明亮的欲望，而是自

己都觉得是堕落性的龌龊下流。然而，我不仅没有自我抑制这种堕落行为，甚至心想反正自己身在“异域世界”，采取推波助澜的态度。

当真由美以极其委婉含蓄的方式闪烁其辞地对我进行性的勾引时，我立刻坦率接受。我的积极态度似乎出乎她的意外，露出不敢相信的表情。我也突然忐忑不安，心想自己这个毛手毛脚的年轻人会不会误解对方的意思，做出令人羞耻的反应呢？但是，我立刻自我安慰，反正自己现在是“异域世界”里的人，无论受到怎样的轻蔑，都满不在乎。

真由美与我见面的一个星期以后——我还没有见过冈，至少我不认识他——我们照样晒太阳。真由美穿着很不般配的短裙，暗黄色的衬衫露出肌肉浑圆的肩膀，更显得可爱妩媚。我们喝着她带来的罐装啤酒。

“我想赤身露体地晒太阳。”真由美喝一口酒精含量较大的啤酒，眼圈微红，眼睛灵活地转动着，说，“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我一直就是这样的，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样才得感冒……今天天气很暖和，咱们脱光吧。因为我的身体构造有点与众不同，所以不脱裤衩，免得吓着了你。”

如同录像带突然停下不转，真由美的脑袋直挺挺地停在空中，但是没有促使我改变自己的主张。她三下五除二地脱光衣服，露出雪白的牙齿对我微微一笑，动作优雅大方地躺在藤椅上。我也脱得只剩下裤衩躺在她旁边。我们沉默着，眺望阳台对面淡绿的树梢。一会儿，我觉得阴茎在裤衩里受到压抑，便笨拙地动着屁股。但是真由美依然一动不动地直挺挺躺着眺望前方。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倾听 FM 播放的《鳟鱼》。

“今天很紧张，有点累了。我回去。”第四乐章的变奏曲即

将结束的时候，真由美说。

她离开以后，我把裤衩脱下来，让阴茎获得解放。我自己都觉得这样做有点变态，不由得微笑起来。

第二天，真由美在餐厅南头的床垫上铺一条夏天的薄被，然后躺在上面。我躺在她旁边的藤椅上晒太阳。后来，她把今天自己——甚至是冈——的“阴谋”坦白告诉我。真由美早晨过来以后，就说要把我的寝室的床垫和被褥搬出来晒太阳，而且一个人亲自搬到二楼上。她按照冈事先的指示，把被褥放在从公共住宅可以用望远镜看得见的位置上。当时我对冈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当然也不会想到他从公共住宅枪眼般的窗户用望远镜观察我。

真由美回去吃午饭，饭后很快又过来。把正在晒的被褥放在床垫上，自己再躺在上面，像婴儿一样很快坠入梦乡。我见她睡着，不由得心情放松，也把自己的裤衩脱下来。我躺在睡得很香的姑娘身边，让开始硬挺的阴茎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心头产生一种违犯性的禁忌的轻微感觉。

真由美转了个身子，趴在床垫上，两条腿垂到床垫外面，一条腿伸得笔直，另一条腿略往外弯曲。被太阳晒成红铜色的两条腿结实得绷成纺锤形。虽然薄薄的脂肪层包裹着大块的肌肉，但屁股并不肥胖，没有赘肉。

云彩在天空飘浮，淡淡的阴翳移到床垫上时，真由美的背部皮肤仿佛具有光感应器一样，屁股一下子收缩起来，两条腿像是在梦中使劲踩着地面似的动弹着。我探出身子，看着她犹如衣服扣眼般的肛门和大约距离大拇指位置上紧闭着的性器官。与鲜明的茶色的肛门相比，由于性器官的皮肤分布着一层蜷缩的薄毛，呈现出树木秋天般的色调。我情不自禁地伸手轻轻抚摸它的周边，如同触摸干燥的纸张，只有薄毛轻微弹性的

感觉。

真由美趴在床垫上，下半身逐渐放松，苗条的骨骼从显得更加纤细的锁骨到肩头如同三角形船帆一样竖起来，突然睁开眼睛。翻转身子，亮晶晶的黑眼睛平静地看着我。

“原来是阿佐啊……一个陌生人抚摸自己的性器官，却没有紧张的感觉，我以为是在梦里自己摸着哩。”

真由美似乎还没有完全醒来，说话如同小女孩子的语调。但是，紧接着，她突然采取积极主动的攻势。我的身体回到藤椅上，她却坐起来，把小脑袋放在我的腹部上。我感觉到一种新鲜的羞耻，低声惊叫起来。她聚精会神地端详着我挺立起来的阴茎，整个脸颊和耳朵都压在我凹下去的下腹部上。脖子扭曲出几道折叠的线条，狭细的后背以及鼓出的腰部紧张地微微颤动。

真由美终于用手指接触我的阴茎。她的鼻子和紧闭的嘴唇几乎触碰到它，用一只手的指甲抚摸我的左腿内侧，小心翼翼地张开我的两腿。我立起左膝，终于整条大腿往外倒。真由美仿佛停止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

真由美两腿叉开到与肩膀一样的宽度，跪在我的面前。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她的阴毛好像被修整过，显出很滑稽的效果，规矩清洁干燥……我心想，她这样端详我的奇异的性器官完全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吗？但是，就我的感觉而言，这与色情没什么两样。

“真的，同时又是女人啊。”真由美如同发泄被抑制的感情，发出一声感叹，“那缝隙里溢出许多美丽的小水珠，就像天文望远镜拍摄的银河系尽头的幻灯片一样……”

我也看见泛着微光的湿气逐渐浓厚成网状，变成小小的球体。真由美依然趴着身子，转过红晕的脸，乌黑的眼睛眯成一

条细缝，说：

“这个老实吗？要是能干的话，来一次吧。阿佐，是你先摸我的啊。”

真由美翻身躺在被褥上，两个膝盖竖起，大腿往外倒，作出等待我的姿态。我回答她的要求。我的耳朵听见异乎寻常的激动亢奋的喘息，心脏剧烈跳动……

这一天的晚饭，我被邀请前往真由美家里，她把冈介绍给我。从我居住的山庄看过来，这座公共住宅像竖立在山丘顶上的小火柴盒，但转到西面一看，三家住户都是带有车库的独立住宅。从大门沿楼梯上去，除里面的照片冲洗室——他们告诉我，冈就是从这个屋子的窗户用望远镜观察我——库房、厕所外，二楼基本上是一间宽敞的房间。房间的一半作为冈的画室，摆着一排画架，角落里放着制作版画需要的压力机和大小比竖式钢琴薄一点的纸箱。东边是饭桌，南边是一张很大的双人床，覆盖着蓝色棉布床罩。

真由美很晚才来接我，我们各自拿着手电筒，绕到山丘后面。铁栏杆的扶手楼梯下面停着古董一样的雷诺老式汽车。上去以后，冈仍然看着黑暗窗户下面的煤气灶台，没有马上回头看我。当时，我还不知道冈就是主谋者，像孩子一样天真地站在饭桌旁边——屋子里没有沙发，地板上散乱着几个坐垫。后来我们或者围坐饭桌旁边或者坐在床上聊天——我对和正用我熟悉的那个粗腰搪瓷锅做饭的、真由美的伴侣见面感到害怕。

冈小心谨慎地关灭煤气，把炖牛舌火锅端在饭桌的垫子上，才对我点头打招呼。他戴着已经没有光泽的银丝边圆眼镜，脑袋正处在从少白头向与年龄相称的白发变化的过程，很像我在 K 伯父家见过的一个亚美尼亚后裔的美国历史学家。阿优说他们家的这位好朋友与美国一部旧影片中的经营钟表店

的美男子一模一样……

冈让真由美从冰箱里取出色拉，自己打开葡萄酒瓶盖。我对他们好几次给我送去热汤等东西表示感谢——真由美说这都是冈的手艺——然后三人一起吃晚饭。

吃饭的时候，冈只字未提自己所从事的画家或者摄影家的工作，倒是想引出真由美正在学习的艺术话题。但是，真由美刚刚从染色转到版画，还不想公开自己的作品，所以谈话也不畅快。真由美对自己作品耻于见人的心态也是异乎寻常，她和我交媾以后，匆匆忙忙回到家里，不仅仅帮助冈做饭，也是为了把画室里所有的版画作品都转向面对墙壁。

于是，话题转到冈正在阅读的那本画布书皮的书上。这个话题也是由真由美提起的，她的表情显得比和我单独待在一起时不高兴的样子，用带有几分挑衅性的语调说：

“我把冈正在看的书告诉阿佐了，还说冈喜欢说作者的坏话，或者说用这种方法看书吧……”

“我不是喜欢说作者的坏话，其实，那本书的作者以坦率的感觉、真实的心情描写上帝，这一点我是很喜欢的。但是，她毕竟是一个法国女知识分子，难免陷入独自的逻辑思维里，这是我很讨厌的。”

“前些日期，冈告诉我书上的一些话，我听了以后，不太明白。说是什么上帝的慈爱，后来一想，大概是反话吧……”真由美说。

“她说，”——冈和K伯父一样，用具有教育癖的人共同的那种急促的语调深入浅出地说，“不幸也是因上帝的慈爱而获得，在痛苦的中心依然闪耀着上帝的慈爱。当然，喜悦是与上帝接触的结果。接触上帝，感到愉快而喜悦，受到创伤而不幸……

“其实，我对她的逻辑思维感到讨厌的是下面部分。就是她说与上帝的接触最为重要，至于喜悦还是不幸，仅仅是形式划分的问题。难道真的仅仅是形式问题吗？因为同样与上帝接触，有的人获得无比的幸福，有的人却被推落不幸的无底深渊……而且，她还这么说：认识到上帝的存在，并不能慰藉、消除不幸的痛苦，也不能治愈被撕裂的灵魂！”

“如果上帝存在的标志就是痛苦，由痛苦本身予以佐证，那么她的说法是正确的。应该这么说，如果巨大的喜悦等同于对上帝的认识，感觉就不舒服。好像自己受骗的感觉。虽然现在我们没有必要认识上帝，要是想的话，可以在痛苦中认识，即使是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真由美说。

“对。”

“那么，喜欢哪一种形式，这不是成为问题吗？所以正如作者所说的，不就是形式问题吗？”

“真由美的逻辑思维也相当厉害。看来不能仅仅责难法国女知识分子啰……”

“你是说没有开化的日本女人偶然的思维吗？”真由美紧追不舍。

老实说，我对真由美机智聪明的辩术感到吃惊。因为她对性事极感兴趣，对我的复杂奇怪的构造不仅没有畏缩，反而勇敢地主动要求发生全面关系，这是她刚刚给予我的印象……

“我向真由美谈论上帝慈爱，”冈又对我说，“阿佐，我听真由美说，你也是每天都看关于基督教的上帝的书……你似乎是一边晒太阳，一边思考书里的内容。我对这样的读书方法表示赞成……”

“我是一个缺少教养的日本女人，而且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称为女人……”我说。冈低下脑袋（当然，真由美已经把我

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告诉冈，但是，那一天晚上，我没有更多的怀疑……)

“说到冈现在看的这本书，我认为只有一处说的是真话。”真由美插嘴说，“这句话是：学习的目的在于训练注意力，训练注意力是为了在祈祷时发挥作用。……父母亲从小就没有培养我读书的习惯，所以现在连一章都看不下来，一拿起书马上心不在焉。我切实感觉到自己有必要进行注意力的训练。

“冈还告诉我这样一句话……这也是在同一篇论文里，就是：认真吸取失败的教训，可以变得谦虚。是这句话吧？这也许才是学习的最好结果。我认为这也是真话。”

我不由得强烈怀念起教会。因为真由美说的这些话，龟井也都说过。虽然龟井没有直接使用“谦虚”这个词，但是在教会的一次“集中”后，他这样说道：

“我对教会集会时没有祈祷词表示过不满，但现在深切感觉到‘集中’本身的效力。只要坚持不懈进行下去，灵魂肯定会产生力量。阿佐，现在回头看去，我之所以在木材加工厂里发生那样的事故，就是因为灵魂的力量不足。什么叫灵魂的力量呢？就是注意力。我的注意力已经涣散。人到老年，手脚不听使唤。从外表看，笨手笨脚；从内心看，这是注意力的衰退。

“而且，发生事故以后，我并没有认真对待自己的失败。灵魂的力量已经衰弱，就是说，身心两方面都失去根基。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参加‘集中’，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灵魂的力量不仅得到恢复，还增加了新的力量。”

我把龟井的话与真由美的话联系在一起，于是更想详细了解冈的那本画布书皮的书里的内容。

“真由美概括得很好，”冈老调重弹对作者莫名其妙的反

感，“不过，文章表现出女性特有的含糊暧昧，她说通过翻译希腊语、解答几何问题所培养的注意力可以在祈祷时发挥作用，虽然这一点无可非议，但是谈到切实的保证方法时就……

“她说如果不作出相信的表示，就无法体验这种确切性。她承认这是一种矛盾，却又试图肯定这个矛盾。要是这样的话，她不是也不应该那么强烈地否定帕斯卡吗？就是在作出相信的表示的教育效果这个问题上……

“不论她的智慧多么优秀，但毕竟是女性，女性就无法避免这种含糊暧昧。就她而言，能够认识到这个矛盾关系，这是幸运。”

“你在这儿说还可以，要是女权主义者在场，那可饶不了你。”真由美说。

“我既不是轻视女性，也不是向全体女性挑战。”冈看着我和真由美，说，“可是，居然写这样的文章，阿佐你要是想看的话……”

我从冈手里接过画布书皮的书，真由美亲切地把那一段文字指给我看。真由美和冈的内容概括都是准确的。文章最后一句话“惟具有注意力的人才能拯救不幸者的苦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想起真由美端着热汤的锅站在雨水滴落的栎树和枹栎树的树枝之间聚精会神沉思般的、富有年轻活力的认真表情。文章讲述欧洲一个古老的传说。受伤的国王有一个圣杯，谁能够走到国王面前说出这样一句话，他就能得到这只治愈百病的圣杯——你有什么痛苦？

当时，真由美问过我这句话，虽然使我忘却片刻身体的发烧虚弱，但造成心里巨大的痛苦。这个痛苦至今还在持续着。

冈和真由美串通一气的阴谋立刻直言不讳地暴露出来。在冈的画室里吃晚饭以后的第二天，真由美照样到山庄里享受日光浴。她带来大约三十张我和她一起在山庄二楼晒太阳时被望远镜头拍摄的照片。其中还有一些我认识真由美之前躺在起居室南头或者阳台上的照片。我的单独照片里，有的非常清晰地暴露性器官的特征。还是真由美想得周到，她把两幅两性共存者题材的绘画复制品带来。真由美对我解释说，达利那幅素描姑娘＝小伙子和我的裸体以及长相都很相似，所以冈把我拍摄下来作为创作的主题。

真由美浅黑色的皮肤上仿佛沾着一层淡红色的粉末，与在冈面前发表自己独特的意见时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截然不同，一味担心我气恼发火——生气是理所当然的，我感觉到简直是愚蠢。真由美既具有无所畏惧的胆量，同时也赤裸裸地流露出——似乎幼小时受到的极度惊吓至今还残留心底——惊惧恐怖的表情，她经常垂下黑溜溜的眼睛痛苦沉思的习惯也许与小时候丧魂失魄的惊恐有关。有一次，她在阳光里午睡的时候，做噩梦。我把她摇醒。

“真可怕，梦见过去的事情。”她气喘吁吁地说，“……我是很不幸的，从灵魂上最坏的意义上说。冈的那本书也有这样的话：因为不幸，有时会流露出奴隶的性格……”

冈本来想把自己的阴谋向我和盘托出，但真由美认为为时太早，表示不同意。冈的理由是，既然一起吃过饭成为朋友，如果还继续隐瞒，就是对朋友的不诚实，万一由于什么原因暴露出来，那就会造成感情破裂，根本不可能修复。但是，真由美一眼就识破了冈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公开秘密的用心。下一步的阴谋，是他想在真由美和我的身边直接拍照……

这一天上午，真由美和冈争吵不休。最后冈打出一张王

牌，他说如果真由美不把那些照片和绘画带去给我看，并且把以前的一切事情都告诉我，就不允许真由美来见我。当真由美把冈的这个通告告诉我的时候，她气得眼圈发红，简直像一个奋起反抗的女奴隶。

“如果我以前是自己从观察到这边窗户的动静，向你确认的话，我想你不会说谎吧。我现在很愉快地享受和你的关系。即便瞒着我又在策划什么阴谋，也由他去吧。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色情的体验！”

我们照样和昨天那样，赤身露体紧挨着躺在床垫上，一边看照片一边聊天，虽然现在已经知道斜坡上公共住宅的细小矩形窗户正架着照相机的枪眼……

“虽然仅仅是为了色情……”真由美说完，咬着嘴唇。这时我才发现，她的嘴唇上有一道淡淡银线般闪亮的伤痕。

我觉得现在只有色情对自己最为重要，但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堕落。

“不论冈想把事情引到什么方向，我和真由美之间没有任何烦恼。只要是色情的事情，我什么都愿意做，因为现在没有别的事情让我入迷……”

“谢谢你，阿佐。但是我不会让冈把照片公开发表的。也许他会说如果日本不能印刷的话，可以拿到德国或者法国去，因为那边不检查……”

“你不用操心。反正我的人生毫无意义。不久以后悄然死去，留下来的只是在外国畅销的黄色下流照片。这样的人生，我也没有怨言。”

“这不是黄色下流照片啊。”真由美显示出另一种感情，说，“冈拍照片有他自己的原则主张，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水平的。”

“说我是一个下流模特儿就够了。一想到现在从那个窗口有一个高性能的能照出身体细微部分的照相机取景框正对着自己，老实说，我就异常兴奋激动……以前我的性器官被别人观看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自觉自愿地协助。这也是被色情激发起来的昂奋。不过，这个下流模特儿也把你卷进去，实在有点对不住你。”

没想到真由美流下泪水。但是，她没有像这个岁数的女人常有的那样，用泪水为自己哭泣的原因增加效果，而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力图动员全身的意志控制自己不使流泪变成啜泣或者呜咽。

我对真由美这种禁欲式的流泪也没有合适的处理方法，只好把照片放进信封里，然后又比较那两幅绘画复制品。真由美从作为藤椅座的箱子里抽出口纸，擦干泪水，虽然尖鼻子仍然发红，但恢复她那干涩的声音对我介绍这两幅画。

“这是一个名叫乔尔·皮塔·维特金的不知名画家的作品。好像利用男侍酒吧的年轻人拙劣地模仿波堤切利的《春》。我不喜欢这个画家。这是达利的作品，上面的人物既像小伙子也像姑娘，身体瘦小，肌肉比较发达，看上去感觉不错吧？乳房不大不小，很自然，腰部、屁股、大腿的线条也显得年轻……脸上没有化妆，冈说，略微低头的姿势很像阿佐。我也觉得是这样。”

我并不觉得画上的人物与自己相像，但是左手优雅地放在脑后，露出黑乎乎的腋毛般蓬松的头发，使用的色调我很喜欢。小伙子＝姑娘的站立画像的上半部分巧妙地勾勒出教堂的正面风景和吊灯。这使我想起森林里的教会的情景。

“啊，阿佐没有不高兴，这我就放心了。”真由美将眼泪收起来，也从紧张的情绪中解放出来，“我害怕你会大发雷

霆……我觉得你要是发起火来，一定很可怕……”

真由美毕竟是年轻人，情绪转变得也快。她马上摸着我的阴茎与达利的素描进行比较，手指按在我的女性器官上，仿佛抚摸图画上看似坚硬鼓起的睾丸。其实，在她把信封里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看之前，尽管我们内心的想法不同，但都已经赤身露体，做好昨天刚刚开始的那样互相爱抚的准备。

“阿佐，你还是不高兴了吧？”真由美的声音像挨母亲打的小孩子那样可怜，“这个也不硬起来，下面也不湿……”

“没有生气。”我说，“要是冈觉得用望远镜头照相机拍摄不满足，还想到我们身边直接拍摄的话，也没关系。如果现在他正在把镜头对着我们这边，你给他做个手势，让他过来。我对这种事无所谓。而且，真由美，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正是我的乐趣。”

“真的吗？那到我家里去吧。我想冈已经把三脚架、照明设备等都准备好了，正等着我们哩。他这个人啊，经常体验人生的失败，但总是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有时候露出一副悠闲自在的神情……”

的确，冈已经把摄影所需的器材安装在如同拳击比赛场那样四角形的大双人床四周——我不由得怀念曾经当过专业摄影师助手的阿田的言行举止。冈专心致志地拍摄我和真由美互相爱抚的场面。但是，他并没有参与——我暗中有所期望——我与真由美的性行为。坦率地说，这使我大失所望。因为我一心一意只想着让别人把自己拖进昏天黑地的性的泥潭里，自己也积极主动地栽进去。

但是，冈还是显示出参与进来的相当强烈的欲望。他光着上半身，露出年轻时经过锻炼的肌肉，穿着斜纹粗棉布裤子，用手从趴在真由美身上的我的背后战战兢兢似的摸着我的女性

器官。仅仅如此而已。

我心里很不满，甚至觉得这是对自己直接的侮辱。但是，我对自己成为冈的摄影模特儿本身感觉到一种无所畏惧地向泥潭勇往直前的兴奋激昂的情绪。如同我来到山庄时想起的中野重治描述的那一段话。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是纯意识的过程。只是我当时不顾一切地有意识地自我堕落下去的过程。

当我深夜寂寞独居山庄时，有时想起阿吉大哥，依然恼怒气愤。在我和他完成畸形的性关系以后，他曾经满含激动的泪水兴奋地说，我第一次使他一直梦想的独特形式的性关系成为可能：“我……一直……梦想着这样子交媾……以前一直、一直……英俊的男人和出色的女人……这样子……实现性三位一体……虽然我知道不可能实现……但是一直梦想……这个形式的交媾……”

正因为我具有特殊构造的性器官，才使阿吉大哥一直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于是我从自己的身上发现新的价值。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兴奋得心灵震颤。现在，“救世主”沉睡在我的身边，从满身疮痍的身体散发出亲切的热量。有一个为这位孤立无援的“救世主”而活着的机会等待着我。我作为他迫切需要的特殊人物而生存。这正是“变性”对我的预言！我打算以此作为我今后人生的基础。

仿佛是对当时的自己的复仇，我怀着满腔愤怒，极力把自己的肉体贬损到最卑猥下流的地方。我被阿吉大哥选择为实现——按照他的话说——三位一体的性关系，这才是如同那幅两性共存的画，是一种拙劣模仿堕落的重演。

我一边和真由美互相爱抚，一边脑子里回想着当阿吉大哥被人询问“燃烧的绿树”是否存在神而痛苦不堪地蹲下来的时候，自己为什么那样怒火中烧？而且，现在还必须承认，当时

的怒火至今尚未减弱，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性格。

每天晚上，我从冈的画室回来，独自躺在床上，有时也从另外的角度重新思考自己与阿吉大哥、教会、“公馆”的关系。但是，思考到最后，自己在礼拜堂所感受的愤怒和绝望又涌上心头、堵在胸口，强烈的情绪总是无法消退，陷入难以成眠的痛苦。

不过，再仔细一想，这种愤怒和绝望也是通过“燃烧的绿树”教会才认识的情绪，它只能与超越这个世界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这种如今无法否定的认识，我就不至于这样愤怒、绝望，乃至经受不眠的痛苦。我感觉到自己在“变性”前后体验各种各样特殊的痛苦，背负着巨大的不幸。正因为如此，在教会里面时的喜悦才是切切实实的东西。现在，我离开教会，重新认识自己内心的痛苦，觉得自己先前的体验实在算不了什么。这种情绪突然袭上心头，我被它的利爪尖齿所俘虏，深感切肤之痛。正如冈说的那个女作者写的那样：痛苦本身就是佐证。而自己是否甚至一直抓住这个佐证不放呢？即使不用这样做，也无法逃避痛苦，但我还是以自己的形式紧紧抓住痛苦的佐证不放……

从K伯父山庄前的坡道下到柏油路上，再往右拐，就是通往国立公园天然森林的道路。往东走，有一个休息室，立着一块画有介绍森林里鸟类的木牌。光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这里听到木牌上没有画出的另外三种鸟的叫声，阿优把这件事告诉过别墅山庄的管理人。几年以后，竖起一块新木牌，上面已经增加这三种鸟的图像。光的兴趣已经从鸟叫声转移到人创作的音乐，他知道以后，只是说一句：因为我以前经常听鸟叫声！

从休息室后面沿着扭曲的树根裸露地面的小路穿过天然森

林，可以到达海边。因为没有人给我指点——也许只有扎卡里才能承担这个角色——这个地方与四国不同的植物状况，除了群生的小交趾木外，那些树干上爬满大常春藤的阔叶树，我一个也叫不上名字。真由美和冈对树木不感兴趣。

我们沿山崖往城崎走去，有时候在突出的岩石宽阔的顶部歇息，海风吹拂，心旷神怡。有一次，真由美对我谈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从京都一路上沿途搭便车到这里旅行的女学生在他们家的画室里住过一段时间。但是带她来这儿散步时，她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起因是在礁石海边钓鱼的人随手扔在地上的尼龙绳钓丝和钓钩绞缠在她的凉鞋上，因为尼龙绳很结实，真由美帮忙也不容易取下来。而冈把地上的钓丝拣起来，开玩笑地缠在正弯着腰的女学生的身上。钓丝缠住她的长发，女学生想扯下来，冈又缠住她的手腕、手臂。当冈还要继续用钓丝缠绕时，真由美觉得事情不妙。只见女学生突然大声哭喊着一脚高一脚低没命地往岩石堆上跑去。真由美和冈怕她摔倒，便在后面追。但是，女学生冲着正从八幡野徒步旅行上来的一群人叫喊：“救命啊！救命啊！变态夫妇要监禁我！要杀害我！”徒步旅行者的领队带着无线电报话机，向伊东警察署报警。结果警察赶到现场，把事情闹大……

我眺望着一碧万顷的天空下，风平浪静的海面远处的大岛，心想——当然并非认真——如果我和他们发生什么纠纷，自己在这里被害，恐怕也无人知晓吧？看来在这里作案相当隐蔽。如果我面对这种毫无意义的死亡，恐怕也不会像他们的那个天真无邪的性伴侣——女学生那样大声哭喊吧？

但是，冈不但没有——像我虚构的那样——要加害我的意思，而且因为自己还没有和我发生过性行为——虽然真由美没有明说从机能上无法结合，但也没有掩饰隐瞒——似乎正在阴

谋考虑什么弥补的方法。然而，向我说明这个方案具体内容的依然是真由美。她还是眯缝着眼睛，仿佛这样可以缓和内心的紧张，对我说：

“冈有一个在法国留学时期的朋友，他和冈不一样，一本正经，学习勤奋，现在是一家大建筑公司的专务。其实就是他的家族共同创办的公司。他听到阿佐和我的事情后，非常羡慕……

“离这儿不到三十分钟的地方，不是有一家川奈饭店吗？这一段时间，一到周末，他就到那儿打高尔夫球，在饭店里订有房间，邀请我和你一起去住宿。阿佐住在山庄里，虽然不需要房租，但是吃饭等花销还是需要的嘛。如果住在饭店里，这些费用让建筑公司负担，也没有说不过去的理由。我也打算要一份同样的金额。”

我立即表示同意。我和真由美与这位建筑公司的头头进行所谓的 3P （三人）交媾，结果获得一笔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想像的巨额金钱。其实，直率地说，我这是和真由美联手一起卖淫。而冈一声不吭地负责接送我们两人。尽管他和这位建筑公司的头头是老朋友，别说四个人一起吃饭，都不敢在饭店大厅和他见面。当我们三个人在床上的时候，我想像冈会不会带着照相器材突然闯进来——即使不拍摄头头的面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也不会拒绝，但是冈始终没有出现。由于冈无法插足我与真由美之间的关系，大概为了获得这个损失的补偿，于是他又在盘算什么诡计。

真由美从一开始就优先考虑经济条件。对我来说，经济收入固然需要，但并没有视为特别重要的条件。我最迫切需要的是排遣。只有这样，我才能从颓废窒息的痛苦情绪中获得些许暂时忘记的慰藉。我与真由美的关系——冈作为在旁边的观察

者的作用是绝对需要的——加上第一次见面的建筑公司的专务，在这个经验丰富的老手的引导下，进行各种各样姿势复杂的行为，对于我的排遣十分有效。

当真由美说到《思想录》的时候，我马上从自己无法摆脱的沉闷抑郁的情绪联想到前阿吉大哥藏书中有一句关于“排遣”这个词如何翻译的批注。前阿吉大哥用铅笔在书页上这样写道：“刚刚开始学法语的阿K认为，译为‘解闷’是否更好一点？”

离开教会以后，只要能够达到排遣、解闷的目的，不论是什么事，我都毫不犹豫地投身进去。虽然达到目的，但也尝到了感冒发烧的滋味。在即将结束的时候，又开始与真由美的结合，随着性事方面的深入发展，甚至感觉到堕落的情绪与污辱的感受对于排遣、解闷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我的少年时期住在“公馆”里的时候，夜深人静，感到寂寞恐惧——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等待每隔一个小时敲打一声的挂钟的走动仿佛是永恒的漫长——于是用手一直捂着自己的性器官。与那个时候完全一样。在我的幼、少年时期，堕落的情绪、污辱的感受就已经初露端倪。

冈对这件事连一句解释的话都没说，一心一意地为我和真由美的卖淫行为提供服务。他开车穿过黑暗的森林，在宽阔的地面上驶过一小段路，在饭店车廊边停下来。我们看着他离开的侧面，在后面进来的车子的车灯映照下，显得异常沉重愁楚。真由美低声说：这样子可真受不了！

第二天，冈开车来接我们。我们回到画室后，都要睡一会儿觉。我和真由美淋浴以后，两个人搂抱在一起睡觉，冈则忙碌地又是拍照又是速写。我独自回到山庄，脸上一定充满与昨天晚上的冈的脸色相差无几的黯淡阴郁的表情。

冈开始创作与达利的那幅小伙子＝姑娘的画同样姿势的油画。他说仅仅依靠素描复制品还有一些无法解决的具体细致的问题，所以让我模仿素描上的人物姿势充当模特儿。现在想起来，我和真由美在川奈饭店的晚上，也可能冈在家里创作油画，等到第二天早晨接我们回来睡完一觉，就要求我做他的模特儿。在我当模特儿的时候，真由美也在一旁协助工作，平时她对冈的许多要求大都充耳不闻，现在却不辞辛苦地有求必应。我和真由美恢复疲劳以后，有时候对把冈一个人扔在家里不闻不问的做法产生些许罪过感。

我当模特儿的姿势是面对画家，右半身站立，眼睛俯视直轴的左脚，右脚往后略微弯曲，抬起左臂将从旁边垂到侧腰的鬈发挽起来。真由美根据冈已经大体完成轮廓的形状，把我头发解开。而且采取一些方法使我的女性器官具有睾丸那样鼓起的感觉，以及使阴茎斜指下方。

尽管真由美认真辛苦地按照冈的要求——例如上面所说的效果——工作，但冈还是觉得不满意——其实，我认为这是在画布上最难表现出来的创作效果之一——真由美不乐意地与他顶嘴。

“冈，你一个人待着心里厌烦，也不要这样故意刁难人啊。昨天晚上，你大概又是画油画，又是看你的那一本宝贝的书吧？也许又找到那个法国女作者的什么弱点了，或者什么地方使你感动了，总之，你表示过得很充实吗？”

“有一节说上帝不慰藉不幸的痛苦。”冈只得应战。

“那你怎么反驳的？”

“这是具体事实，不存在是否正确的问题。”冈还是不高兴的样子。

有一天，我在川奈饭店的明亮浴室里洗澡的时候，发现中

指指甲上的黑色斑点向前移动。大概由于高级香皂的渗透作用，似乎觉得很快就要变成淡黄色消退下去。我想起两个月以前K伯父对这块黑色斑点说的话，而且自己觉得这可能是一种什么证据，不由得心弦绷紧，忧心忡忡。

第三章　绞刑架的幽默

上面主要记述我与真由美的关系，其实与冈开始接触以后，我立刻明白他们的生活是以冈为核心运转的。现在回想在伊豆山庄的那一段生活，我觉得冈接二连三策划的所谓“阴谋”最终的目标只是为了完成他模仿达利的素描而创作的以我为模特儿的油画。

冈起初拍摄许多我和真由美的照片，一旦做好以我为模特儿创作油画的准备以后，就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去。我感觉到的所谓新的阴谋，其实也是为了完成已经着手的事业所必须的条件。正如我飘然来到伊豆一样，冈最害怕的是我飘然离去。所以，冈把我和真由美介绍给建筑公司的专务也是出于这种担心而作出的赤裸裸的安排。

不久，真由美重新开始学习版画——每周一次到箱根山间的一位草木染色权威的工作室学习染色——下午两点以后才能到我这儿来。我早晨醒来很早，所以只好一个人消磨上午这半天时光。

我重新阅读《奥古斯蒂努斯的“自白”讲义》，从“公馆”带出来的简明版《叶芝诗全集》也一直放在身边。山庄院子内

杂草荒芜，我也抽时间一点点收拾。建筑物里有的地方也已经破损，经常听见红啄木鸟的叫声，大概是被它啄坏的挡雨窗、板窗隔，还有楼下大概被小偷破坏的厨房后门，我从冈那里借来木工工具，全部修好。在“公馆”的工厂掌握的一些技术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但是，我逐渐对身体锻炼发生兴趣，并且很快入迷。起因是冈将我作为他创作油画的模特儿时说的一句话。冈平时和我说话好像总不正面看我。但是当他拿起照相机或者写生本的时候，完全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这个时候，他那一张宽下巴的四方脸以及油腻腻的头发覆盖在额头上的形象简直就是“在”的农民模样。

冈用铅笔不停地描绘我左手放在头顶上以及胸部、侧腹的线条，嘴里说道：

“阿佐，你的肩膀、手臂以及乳房的张力都带着线条优美的肌肉，这大概是你在小伙子时候锻炼的结果吧。但是，整个身体的肌肉就显得很模糊，我要描绘一个轮廓鲜明的形象，打算把你的形态突出出来。

“这个姿势之所以很漂亮，就是从腰骨之间往肚脐下面鼓出来的腹部与阴茎、阴毛产生强烈的对比。不过，阿佐，你的腹部开始沉积脂肪，这是个要注意的问题。”

“达利画的人物，腹部十分苗条平整，像月亮表面那样的感觉。”真由美也说，用手指在我的肚脐附近和耻骨之间画一道圆圈。

从此以后，我开始跑步游泳。脚脖子受的伤已经痊愈，便沿着国立公园的天然森林里新绿的樱树林阴道往东跑步。有时候真由美也和我一起跑，当跑下长长的斜坡往城崎方向跑去时，她在后面气喘吁吁，越拉越远。我照样往前跑，大约跑三

十分钟再沿原路返回，与一边俯视大海一边愁眉苦脸走过来的真由美会合。

但是，即使如此，真由美还是觉得运动量过大，受不了。不久，她决定在有游泳池的体育中心——修建在能看见大岛的地方——门口和我会合。对于我来说，跑步之后再去游泳，自然求之不得。温水游泳池平时人很多，下午较晚以后大家才离去，所以我的跑步也从傍晚开始，在游泳池关门之前一个小时进去，在用绳子拉起来的练习泳道游泳。

真由美也会游泳，但是和我一起只游过一次。她稍微跑一会儿步，然后淋浴冲一下身子，便在茶室里等我游泳。大概这么干坐着心里也不自在，便对我吹毛求疵，说那是体育部会员专用泳道，不许外人游泳的。的确，我游泳的这个泳道是为工作结束后来这里的观光汽车公司游泳部会员进行练习而准备的。

后来，真由美不再和我一起跑步，只是估计我游泳即将结束的时候到茶室来等我。一个星期六，我从游泳池出来寻找真由美，发现她不是一个人在等我，旁边坐着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三十多岁男子，看上去像是——与胡经理不同类型的——华侨实业家。真由美显得不好意思，但还是示意我进去。比起满脸笑容的这个男人（游佐），真由美显得并不很开心的样子，但是她还是把游佐介绍给我。游佐的父母亲是别墅山庄的创始人，他每周末都到这里来。他在外务省欧亚局任职，当然比总领事要晚得多，不过我没有提起总领事。

游佐戴着无框眼镜，嘴唇像西瓜的切口，但是看我的时候，眼睛射出一种强烈的亮光，使我感觉非同寻常。后来游佐告诉我，他是听说温水游泳池里有新混血儿这个传闻后才特地过来的。在游佐的父母亲家里干活的一个女佣是伊豆高原东头

的渔村姑娘，她从在观光汽车公司当导游员的朋友那里听到这个传言——我和观光汽车公司的游泳部会员共同使用一间更衣室，没有特别留心，结果被她们瞧见。这个传言引起游佐极其强烈的好奇心，于是跑到游泳池的茶室里观察，不意碰见老朋友真由美，而且没想到自己寻觅的目标竟是真由美的朋友。

第一次见面，游佐并没有流露出对我充满好奇的任何表现。真由美说他对我极感兴趣，而且说话做事单刀直入，对他今天的态度还觉得不可思议。总之，那一天的话题没有涉及到我和真由美。

就这样，我和游佐开始进行个人接触，真由美对他说，我现在住的是 K 先生的山庄。他一听，立刻接嘴说——就是那个 K 啊？我还着实唬过他一家伙哩。他听了以后，佩服得五体投地。——游佐说得有点得意忘形，充分暴露出是那种喜欢自我表现的人。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在外务省斡旋下成立的文化财团以增强国际交流作为目的，其中一项计划是把日本的短篇小说和诗歌翻译成法语出版，在精通法语的 N 首相参加在欧洲举行的最高首脑会谈时作为礼物带去。但是，由于以自愿服务者形式参加的作家和法国文学研究家提议组成的翻译班子的工作进度十分缓慢，根本无法如期完成任务。在一次财团招待各有关方面人士的晚餐会上，年轻的游佐说："拙诉"这个词——其实游佐是从他的上司那里听来的——出自中国典故。这句话把大家都给唬住了。

"翻译小说、诗歌的计划，没必要把吴国兵书搬出来吧……'我想像到 K 伯父当时显得滑稽悲哀的惊愕愤慨，不由得为他鸣不平。

"你也跟乡下人一样，语言过时……"游佐一口把我顶回

去，表现出毫不考虑的样子。于是，我怀念起总领事，心想总领事这样的外交官，在这种场合，大概不会引用《孙子兵法》里的词语……

第二天，我游完泳出来，依然看见真由美和游佐在茶室里谈话。大概先是游佐向真由美确认他从在父母亲的别墅里干活的女佣那里听来的传言吧。昨天回去的路上，为人坦率的真由美告诉我，去年夏天，也是在冈同意的情况下，她与游佐发生过关系。既然他们的关系如此密切，谈话的内容就会很自然地涉及性关系的细节。真由美这个人对这种事本来就满不在乎。当然，也有游佐一而再再而三刨根问底的因素。真由美把我的身体特殊构造以及她与我之间的关系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游佐，也许还谈到有时还有第三者一起参加娱乐的情况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能不认为，在真由美漫不经心的表情下面，潜藏着与冈的阴谋不同的、对新的性冒险的期待……

第二周的星期六，真由美难得和我一起跑三分之二的路程。一到体育中心，只见游佐在温水游泳池的淋浴室门口等着我们。他使劲劝我从游泳池早一点上来。真由美似乎和游佐同样的意见。我终于听从他们的意见，提前上来。游佐一直在等着我，把我和真由美带进茶室，然后羞涩地从外交官使用的公文小提包里取出与外交官公文很不相称的一本旧杂志。

游佐说这是在旧书店里发现的四十年前发行的月刊，纸面发黄，字迹发黑。他给我们看的是一篇我根本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一个老文学家与另外两个人的鼎谈。照片里戴着玳瑁边眼镜的这位老文学家除了头发剃光、大脑袋丑陋、坐姿难看外，好出风头的架式似乎与游佐差不多。杂志上新划的红线标出他说的这样一段话：我已经七十多岁，一生惟一没有试过的事情是被男扮女装的小伙子鸡奸，或者被姑娘使用假阴茎鸡奸。

我望着窗外，成排的黑乎乎的杨梅树和狭窄的海湾对面的山崖上丛生着整片的小交趾木，心想原来这个老妖怪把这件事看得这么重啊，一下子觉得十分扫兴。

但是，和我头碰头一起看这句话的真由美抬起她刚刚洗过头发的脑袋，乌黑湿润的眼睛看着我，洋洋得意地说：

“阿佐的形式比这个老头梦想的还要特殊。”

游佐并没有显示出兴奋激动的样子。真由美也没有装模作样，而是主动充当介绍人。

“要是游佐真想体验的话，由我张罗安排。不过，因为这是你的特殊要求，自然价格也很贵。”

我们与游佐发生关系的地方仍然是川奈饭店。建筑公司的专务是这里的常客，有时候他来得晚，就我和真由美两个人吃饭，餐厅经理对我们的态度殷勤热情，却透着轻蔑鄙视的心理。游佐看样子并非腰缠万贯，花钱也不是大手大脚，甚至提出三个人订一间房间。按说应该开两间房，之所以没有被饭店拒绝，据真由美观测，还是因为游佐的父亲在这家饭店吃得开的缘故。

外务省的工作不会不忙，可是游佐周末必来。在第三次的晚上，我们的话题转到意想不到的方向。我并没有主动提起 K 伯父，倒是游佐似乎还记得上次说的 K 伯父的事情。我们三个人赤身露体地躺在双人间的床铺上消磨时间。与建筑公司专务的时候不同，真由美没有直接参与交媾，但是在游佐第二次要求的时候，她帮助我再次兴奋挺立起来。或者她站在旁边观看，使处在令那个老妖怪羡慕不已的行为之中的游佐更加激昂亢奋。

游佐从冰箱里取出小瓶威士忌慢慢喝着、然后引用光作为

例子，对 K 伯父进行固执的批判。

“以前我说过的日法语翻译的计划，因为作为国家机关必须事先进行检查，于是我看过 K 的短篇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很有意思，不过坦率地说，译文是对原文的批判。译者把 K 的日语中暧昧含糊的地方都用法语重新进行正确的定义。因为即使日本的读者对原文中暧昧含糊的地方可以理解，法国读者却无法理解。我在里昂研修法语的时候，特地到高中去旁听，发现法国的教师和学生在上国语课时，非常注重正确的阅读解说，上课简直就像一场战斗。”

“K先生的文章表现什么地方暧昧含糊？我觉得他是想努力正确表达，才被那些评论家和新闻记者称为晦涩的拙文。”真由美说。

“要不要举例说明？”游佐信心十足地回答，“K 的短篇小说《人羊》被译为 *Tribu bêlante*。译者是 K 在东京大学读书时候的老师，他也上课，和法国教师关系还不错。花田在时事评论中还把他贬损一通，总之是一个圆滑世故的人物。不过，看他的译文，日语中暧昧含糊的地方，都采取解释性的翻译方法。

“尤其是身体的表现，K 对身体反应的描写很暧昧含糊，例如‘暧昧地低头’，译成法语是‘J’esquissai un vague signe de tête en manière d’excuse’。就是以 en manière d’excuse 地低头。这样翻译出来，意思还比较明确。‘我对他摇头’，译成‘J’essayai, de la tête, de lui faire comprendre mon impuissance’.就是让对方理解自己没有能力地摇头……这样翻译，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摇头了吧？”

“这就是 K 先生的暧昧吗？这就是日语的暧昧含糊吗？”真由美说。

“这就是使用意思暧昧含糊的日语的 K 的暧昧性。你瞧，我就可以用日语进行准确的定义……”

游佐低下无边眼镜后面的眼睛面含微笑。他的眼睛不是性格内向的人的自我防范，而是显示着事先已经构筑起铜墙铁壁，痛歼一切入侵者的意志。当然，他的法语具有张口就能举例说明的相当水平。我只能洗耳恭听，无法插嘴。

（关于这一点，后来我向 K 伯父核实，他说在巴黎举行该书法文版出版纪念会上， K 伯父在演讲时从自己作品的翻译中举出同样的例子加以说明。）

由于我们无动于衷，游佐口若悬河的雄辩似乎无的放矢，于是转换另一个角度，继续说道：

“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到欧洲进行演讲的评论家 E 教授把 K 的儿子称为‘可怜的儿子’。就是说，在那位海军提督后代这个高层次的人看来，觉得 K 在小说里描写自己的儿子实在庸俗粗鄙。要是说把自己的弱智孩子作为谋生的手段，那就更卑劣了。然而事实就是事实！而且还说这是人道主义，事先把别人批判的嘴封住。这也是我十分厌恶的。”

“我倒不这么认为。”对于我不识时务的反驳意见，游佐立即露出勃然变色的样子。

“要是写白痴的孩子的话，还不如让他写绞刑架的幽默哩，其实那才是日本人缺乏的东西！”

“可以说是黑色幽默吗？”真由美显出感兴趣的样子。

“噢，可以说是相类似吧。……说是一个小孩子在一起事故中失去双手双脚，但是在学校里，同学们照样和他一起玩棒球，他的母亲非常高兴。邻居跑去一看，发现他在球场上充当二垒……”

“如果这就是游佐的所谓幽默，我不认为是高尚的幽默。”

真由美耿直地表示自己的忧郁，“当然，开玩笑归开玩笑。如果真的要写进小说里的话，当然不是 K先生，应该从失去手脚的本人内心状态着手，挖掘出彻底自我客体化的精神，也许这样才能渗透出幽默感。用不着事先称什么绞刑架的幽默，而是真正的幽默……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恐怕作者必要经受心灵淌血的极度痛苦吧？”

“真没想到真由美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与平时的生活感觉大相径庭”游佐大失所望，连声调也变了。

我想起第一次见到真由美时她的表情。当时，她站在雨水滴落的栎树和枹枥树的之间，脸色充满真切的忧虑。胸前抱着盛有热汤的搪瓷锅，但在亲切态度的背后隐藏着冈居心叵测的阴谋，甚至她自己就是阴谋的策划者之一。然而，当时我只是听任于感激的情绪。那一天，真由美的表情的确显示出真实的感情，现在和她一起从事卖淫一样、不，就是地地道道的卖淫的行为，她仍然显示出真实……

第二天，真由美对我说：

“游佐昨天说的绞刑架的幽默那一番话，我简直忍无可忍。反正我又不是他的情妇，作弄他一家伙怎么样？”

这天下午，真由美和这个年轻的外交官一起打高尔夫球。我一个人跑步，游完泳后又跑一圈。因为不是和真由美一起跑步，路程和速度可以随心所欲。后来真由美告诉我，她和游佐一起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她对游佐说：

“你的胆子真够大的。阿佐和前些日子得艾滋病死去的一个法国导演谈过恋爱哩。我和阿佐在一起的时候，阿佐扮演男人的角色，他使用避孕套。可是你哩，直接接受阿佐的精液！”

我跑步经过山庄前面时，把速度放慢，看见游佐站在停放

在路旁的 BMW[1] 前面，双手抱在胸前，正与离他半远不远的、空着双手显得不习惯的真由美谈话。身穿高尔夫球服的游佐一看见我沿着天然森林的柏油路拐弯跑来，急忙朝我跑过来，高尔夫球鞋的钉子发出喀哧喀哧的声音。他几乎与我撞个满怀，紧紧抓住我的两只手腕，闪闪发亮的眼睛急溜溜转动着，先用舌头把嘴唇里面的大量唾液使劲压下去似的，然后开口说话，但唾沫还是随着吼叫声变成泡沫流出来。

“马上去做艾滋病检查！让真由美陪你去，明天上午就去伊东医院！”

真由美显出说得口干舌燥的疲惫样子，极不情愿地也走过来。说：

“这个人老是抱着他的那一套绞刑架的幽默不放，我是苦口婆心地相劝，他还是不相信。那就只好等几天吧，等阿佐的检查结果出来，要是阴性，大家就可以放心。要是阳性，他再去做血液检查。当然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检查结果是阴性上。”

“住嘴！你们这些淫妇。”游佐的如万圣节前夕的南瓜偶人般的大脑袋和眼睛绷足气力脸红脖子粗地叫喊起来，“你们难道不清楚自己干的卑鄙肮脏的勾当是一种犯罪吗？！变态的娼妓！”

我不由得赫然大怒，一反手甩掉他的双手，反过来抓住他的手臂，这大概只能说是我本能的自卫动作。接着，他试图反击，我用脑袋顶住他的脸部正中，使出自己在小伙子时期掌握的本领，略一攻击，对方立刻身体瘫倒下去，但是我依然抓住他的手臂，没让他的后脑勺撞在路边的石头上。

①意为：宝马牌汽车。

“阿佐，用不着对他这么狠！”真由美有点胆怯，“你的本事实在太高强，人家还以为你是男扮女装的 KGB[①] 哩！”

我把他们扔在一旁。自己沿着茂密的野草覆盖着的狭窄弯路登上斜坡，打算打开大门进去。但是手指抖动不停，钥匙插不进钥匙孔里，像近视眼那样把脑袋贴近钥匙孔，哆哆嗦嗦把钥匙插进去，发现自己的手指上沾着鲜血。而且我还一直闻到一股血腥味，原来鼻子和嘴唇之间也粘着鲜血。我明明知道这是别人的血，但还是伸出舌头舔掉。打开大门，我走到砖地的南头，透过鼓胀着红色芽苞的石榴树和淡黄色小花房已经枯萎的灯台树的树枝俯视着犹如深邃谷底般的柏油路，只见游佐仍然躺在地上，两脚忽伸忽缩，大概想站起来。真由美走到他身边，不知所措地蹲下来。

我俯视着他们，心头又一次产生厌恶的情绪，觉得把他的血都舔进自己的肚子里，连自己都变得龌龊肮脏，但同时又觉得自己无法拒绝这样做。为什么呢？按照我的不合逻辑的思维方式，因为正是我造成他流出这污脏的血液……游佐和真由美逐渐远去，我一直看得他们的身影变成米粒般大小。我想起锻冶，这与他病情严重时所说的症状完全一致。患晚期癌症的锻冶在发高烧期间依然没有停止思考，他思考的大概是确定个人视觉与他人视觉共同点的标准吧？——如果看似又远又小与看似又近又大的感觉的量不明确，就研究确定出测量这个量的方法。并且打算把这个量的单位称为 kaji。

我觉得现在“自己”这个个人无论在什么意义上说都没有以共同的标准与别人结合在一起。—— 我大声叫喊 Hallelu！那声音甚至使正蹲着如野鸭一样探着脑袋对坐在柏油路上的游佐

①苏联克格勃的缩写。

说话的真由美回头看我——游佐的脑袋被真由美的身子挡住，是否抬头看我不得而知。

我把一直敞开的大门上伸缩式挡雨窗关上，然后疾步从昏暗的楼梯登上二楼。我走进厨房，拧开水龙头，可是心想现在自己并不是要喝水。便从旁边的架子上取过一个罐装啤酒，打开以后正要喝，又觉得自己想喝的不是这个。于是从煤气灶下面的格子里找出波旁威士忌，倒进已经盛有啤酒的杯子里。啤酒泡沫消失，液体变成琥珀色。我端起杯子，一饮而尽。——Hallelu！

我知道自己刚才诉诸武力的行为很卑劣野蛮，但是没有后悔和自我厌恶的感觉。这个破口大骂自己“变态的娼妓！”、绝望得丧魂落魄的家伙的肥头大耳是何等地丑陋猥琐。但是，正是这个丑陋的脑袋把我的丑陋挤出来——我想起真由美引用冈的那本画布包装的书的“移植”这个词——我将这个把自己内心的丑陋移植到外面的肉块狠揍一顿。

虽然我觉得自己的行为没有价值，但是心头充满好久没有感受的暴力解放自我的昂奋情绪。“变性”以后，我为什么把自己限制在女性的范畴里呢？我觉得不可思议。“变性”以后，以前的那些一起游玩的伙伴不敢对我恶作剧，欺负我，就是因为我先前是一个以暴烈粗野出名的男人。

我望着窗外的槲树绿叶。树叶刚刚长出的时候，鲜嫩如红花，我把伸到玻璃窗外的嫩枝折下来，插在花瓶里，但很快枯萎。我觉得自己吐出来的气息里都带着浓郁的酒精味，感受着酒精在血液里迅速扩展的粗犷奔放的潜在力，同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正在出现异常变化的征兆。为了不使这种异常变化的征兆表面化，我记得当时想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打开房门，走进夕阳照射的起居室，躺在只有一半架在床框的床垫上。我特地

关上大门的挡雨窗，就是不愿意别人从外面窥视自己。我忍着头晕目眩，走到楼梯平台上，然后走下黑暗的楼梯，进入K伯父的工作间兼寝室，一头倒在床上，把叠放在地上的毛毯拉上来，体内立刻产生非同寻常的情绪的荡动。

这一阵子，我采取间歇练习法在游泳池里游泳，每到即将练习间歇的时候，就感觉到极大的痛苦，发出呻吟般的声音，甚至在水里都能听见。我发现自己呻吟叫喊的是Hallelu 我对谁叫喊？我为什么要这样叫喊？我不知道。然而，现在从明显呈现出肉体状态恶劣的身体深处不停地涌动奔发出来的叫喊也正是——Hallelu!

虽然昂奋振亢的情绪代替身体不适的感觉，却引起心神不安，无法入眠。于是我回忆真由美是怎么引用我刚才想起的“移植”这个特殊词汇，采取完全复原当时真由美讲述这个词的情景的方式。因为我觉得，这个词语里也许隐藏着现在对我至关紧要药方一样的智慧。

“冈的论战的假想敌人，我的理解，恐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法国女知识分子。在十分熟悉这位哲学家的人看来，也许我的想法显得很可笑。”真由美说。

当时已是深夜，我们在川奈饭店的套间里，各自随心所欲地趴在同一张大双人床上，权以啤酒和小吃充饥。这一周的星期六，建筑公司的专务就回东京去，住在成田机场的饭店里，第二天一早飞往曼谷出差。所以，他充分享受、心满意足之后，乘车离开饭店走了。

专务离开以后，由于发生一起不愉快的事，所以那一天的记忆特别清晰。六点过后，专务来到饭店，由于出差的安排，连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便立刻——按照总是从容不迫的真由美的说法——进入如胶似漆天翻地覆的状态。八点

半，他临走的时候，告诉主餐厅经理，我们准备九点钟前去餐厅吃饭。可是我们又是淋浴又是化妆——虽然只是简单化妆，还要穿戴比较正规的服装，到九点时才离开房间。严格地说，这是我们的过失。

在摆放着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开花热带植物的餐厅门口，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壮汉正等待我们。我们可怜兮兮地小跑过去，他却故意夸张地感叹说："你们晚了两分钟！厨房已经熄火了。"把我们拒之门外。真由美申辩几句，那个经理上下打量着我们的服装和化妆，语调粗暴地厉声驳斥。引得昏暗的餐厅里面的几桌客人和服务员惊讶地回头看着我们。

这个经理的意图首先是要客人遵守饭店的规定，不要给他们造成麻烦，在警告我们之后，再开恩允许我们吃饭。

"真由美，我们不吃了！"

我先往电梯走去。这时，餐厅经理把声音稍微缓和下来，说：

"因为××先生订的是九点的晚餐，所以应该严格遵守。这是饭店的规矩。不过，我现在让厨师重新点火。"

"没必要。你好好记住因为我们迟到两分钟就拒绝我们进餐厅这件事。"

我回头看了一眼经理那一张打高尔夫球被太阳晒黑的脸膛变得更加发紫、懊丧悔恨的表情，回到房间。

"阿佐发火的时候也真厉害。"真由美说。

是的。我来到伊豆山庄，不，决心离开森林出来以后，造成我脱离教会的动机的巨大愤怒一直积聚在心底，形成一块大疙瘩，却没有在平时的生活中爆发出来。就是说，我自暴自弃，自我堕落，不论什么样的屈辱都忍气吞声地接受……这个经理一直对我们显示歧视轻蔑的态度，拿两分钟故意刁难我

们。我对他第一次发火恐怕只是与真正的愤怒相距甚远的、微不足道的感情反应吧？

“冈把那本书扔在一边的时候，我也不时翻阅。因为没有别的书看，每隔几天，就看两三页，连续看下去。于是我才明白，写这本书的女哲学家花费很长时间思考书里的两三句话——并不是两三页——的内容，经过深思熟虑，一点一点慢慢地写。

“当然言简意赅。毕竟是哲学书籍，与小说不一样，不过又觉得与小说有相似之处。这是因为感觉到时间的流动。小说中的人物就是这样一点点地理解、发现事物的吧？小说就是这样展开故事情节的吧？好像并不是作者在创作之前就已经对整部小说的结构作出明确的安排。”

接着，真由美回忆哪一篇文章给予自己这样的感觉，她举例说：关于感觉存在于自己内心的、并希望予以净化的恶。如果这个恶存在于自己的外面，那就是痛苦和罪恶。

“我对身内之恶与身外之恶是这么认为的。我看电视新闻的时候，看到人们在受苦，有时我想，这也许就是恶的原因、或者甚至是神的恶造成的吧？尤其看到孩子受苦的场面……

“这位哲学家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感觉到内心的恶有时既不是痛苦也不是罪恶，有时既是痛苦也是罪恶。而造成两者共同根源的是同时的污脏和疼痛。这就是我们内心的恶，也是我们的丑陋……

“前两三天没看，今天早晨继续阅读。作者说有时真想把自己内心的恶和丑陋呕吐干净。看到这里，我突然觉得作者也像我停止阅读一样，大概也休息一天吧。歇息一口气，然后分析我们实际上如何被迫无奈地处理自己内心的恶的情况。其中谈到移植的过程。

“作者说，也许谁也不愿意这样，我们被关闭在恶里面，觉得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自己生存的地方。她的这种说法，你不觉得是她休息一天以后写出来的吗？接下去，作者又说：这才是可怕的苦恼。有时候被这种苦恼摧毁击垮，反而感觉不出苦恼本身。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就几乎完全失去拯救灵魂的希望……

“我即使写一封很重要的信，也不会花费很多时间。但是，她似乎花费大量时间体验现实，慢慢思考，尽心创作。我虽然不知道她的名字，没见过她的照片，甚至连她创作的原文也没看过，但仿佛觉得在她思考创作的时候，与她同住一起。”

苦恼的人。眯缝着眼睛继续寻找回忆的真由美的这句话给我一记强烈的刺激，使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蹲在礼拜堂里的阿吉大哥的形象。仿佛一手猛然抓着灼热的东西，慌忙揭掉粘贴在意识皮肤上的反应。但是，并不能如愿以偿。接着，又浮现出第一次来到“燃烧的绿树”教会时龟井的形象。他穿着防水登山服，一只衣袖空荡荡的，身体歪斜，走路蹒跚，煤灰熏黑似的脸上散发出一股酒气，一副含带着奇怪欲望的表情。然后，脑海里又出现在河边的超市里碰见的那个龟井的妻子，她满是皱纹的瓜子脸上圆睁着两只伤口一样的眼睛，凶光毕露地瞪着自己，把一盆污言秽语的脏水劈头盖脸泼过来……

他们都经受着苦恼。他们都是苦恼的人。但是，就龟井而言，他并不污脏。龟井的妻子虽然失去年轻时候的漂亮脸蛋，脸色黢黑，斑点明显，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但也不丑陋。只有我正陷入苦恼的污脏与痛苦的深渊里，所以显然最为丑陋……

现在回想起来，我为什么要把那个与其说是气愤、不如说是因为绝望而胡说八道的外务省年轻的官员痛揍一顿呢？就是

因为那家伙太丑陋。就像“公馆”里那尊细竹篾编的、一边舞蹈一边满嘴喷涂唾沫念经的空也和尚木雕像那样，游佐那家伙也是满嘴脏话，信口雌黄，说出这种话的本人也是丑陋的。一想起那小子长着浓密黑毛的屁股的感觉和热乎乎的直肠，实在令人呕吐。

但是，这种丑陋与其说是男人生来俱有，恐怕我是将自己内心的丑陋全部呕吐出来以后再“移植”过来的吧？而自己“移植”过来的丑陋与那样家伙的姿势、体重以及温热一起回到体内，才深刻理解这就是自己本身的丑陋。

我既然还没有对这个苦恼感觉麻木，就说明灵魂还有拯救的希望。但是，我不希望自己的灵魂受到拯救。我打算居住在苦恼里面……现在苦恼就像一床沉重的棉被盖在我身上。我又一次喊出 Hallelu! 而自己的耳朵也已经分不清痛苦的呻吟……

不过，我大概还是睡着了。早晨醒来的时候，身体异常疼痛，还想呕吐。来了月经，腰部像针扎一样从未有过的剧烈疼痛。我的胃翻江倒海，黏稠的东西吐在床边，散发着刺鼻的酒精味，肚子痛得直呻吟。但是，我依然下决心主动承受整个痛苦的过程——Hallelu!

我觉得，现在自己所感受的正是真由美所说的造成痛苦与罪恶两者共同根源的东西，即污脏与疼痛。确确实实的污脏！确确实实的疼痛！

这一天，我只能拖着脚步往返于厕所与床铺之间，几次呕吐以后的脱水状态也只能靠盥洗室的自来水补充。现在重蹈上一次高烧卧床、身衰力竭的覆辙。二楼的电话响了两次，而且响的时间很长。我住进山庄以后还从来没有人来过电话，尽管心想不会是幻听，但不想起来上楼接电话。

第二天——也许是第三天——早晨，有人从大门外打开挡

雨窗的声音把我惊醒。虽然腹痛和呕吐已经止住，但还是没有起床应对来人的气力，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半张床垫上，生怕掉进床框中间里。

不只一个人的脚步声往楼上走去，但立刻折下来。我的寝室响起敲门声。还没等我回答，K伯父借着背后大门的灯光探头进来观察室内的情况。他的身边站着冈，表情与平时截然不同。

“哎呀，好像身体不舒服吧？” K伯父不急不忙对我打招呼。

“……不过，已经顶过来了。”我回答，情不自禁地心头一阵酸楚，声音发颤。

“昨天有事给你打电话，只有声音，没人接，我以为电话线又遭雷击了……或许你到附近家串门去。就给冈打电话，冈说你们有来往，这一两天，好像没在家里。于是，就过来看看。”

“昨天还特别难受……今天大概可以起床了。”

“那我在楼上等，你不要急，慢慢来。” K伯父说，“你以前一直说已经和教会脱离关系了，不过教会出现新的情况，昨天打电话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

“阿佐，真由美离家以后一直没回来。”冈急切地说，“我寻找她的东西，发现有一封给你的信，我想你看了以后会明白的……我放在这里。”

两人又走上二楼。我看着凌乱不堪的起居室和餐厅，觉得不好意思。不过也只好如此，我下床到房门口取过真由美的信，回到床垫上，把信纸抽出来。

阿佐——现在才发现自己除了这个名字之外，对你一

无所知——因为不能扔下游佐不管，所以我和他一起走。我告诉他所谓法国导演的事情，压根儿就没这么回事。可是他还是不信。我想，他根本就不是绞刑架的幽默——这个词的汉字写法也是他教给我的——那种类型的人吧？实在荒唐可笑！

他还没完没了地坚持要把你叫出来去医院做血液检查。我告诉他：你要是再纠缠不休，她会把你揍死的，她可不是一般的人。这样游佐才不再无理取闹…

这种状态当然不能上班，我准备开着他的 BMW 送他回东京的公寓，让他向外务省请假休息一段时间，并且打算陪着他，免得发生更糟糕的事情。不管怎么说，这是我播下的种子。现在就当成他可能已经传染上令他胆战心惊的艾滋病，在经过可以从血液里检查出病毒的一定时间后，真的带他去医院检查血液。只要证明他一切正常，我才算尽到自己的责任。从这个的进攻型性格来看，以后还可能制造其他的麻烦。但是，我写出的绞刑架的幽默最终由我自己咽下这枚苦果！

昨天晚上，你的山庄的二楼也没有亮灯，便走过去——游佐服用冈的安眠药以后，在车里睡觉。我一直和他待在一起——只见大门的挡雨窗也关闭。我就像第一次到山庄去的时候一样，站在你的寝室窗户下面，想叫你，可是心里又犹豫着。一会儿，听见从你的寝室里传来叫喊的声音，低沉强劲的男人的声音，起先还以为你和哪一位我不认识的男士在一起。后来，我直觉到你是在祈祷，于是我认为自己没有资格站在窗下偷听，便回到车里。

如果我能够使游佐度过目前的严重状态，可能还会回到冈身边。如果那时你还住在这里的话——说实在的，我

觉得似乎不可能——请你把祈祷词教给我。

即使那时你已经离开，如果去的地方还是——你没有详细告诉我的——四国森林里的教会，我也想去寻找你。教会不至于把慕名而来的“迷途的羔羊”随便赶走吧？

（像是女学生写的信的结尾，不过，我无法继续写下去了，游佐在我的身边痛苦地扭动着身子，他马上就要醒来，大概又会要安眠药和威士忌。）

我现在最现实的思想，就是再也见不到你了。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再见。我打算把冈的那本画布书皮的书偷走。

虽然还觉得轻微头晕和巨大的体力消耗，但还是穿好衣服，走上二楼。K伯父和冈隔着餐桌斜对而坐，眼睛看着暴露在阳光里的床垫和藤椅。冈完全是一个把工作抛在一边的画家的样子，K伯父身穿黑色灯芯绒裤子、蓝色衬衫，袖子卷起。这两个人与其说是与年龄相适合的有正当职业的人，倒更像在家里干活的特殊技术的工匠。

我把真由美的信交给冈。冈迫不及待地看完，一边思索着一边把信装进信封里，放在桌子上——也像是放在K伯父面前的样子，但K伯父没有伸手——然后噘起留着唇须的上嘴唇，低下眼睛，无聊地浏览着自己的膝盖和臂肘旁边，口气坚决地说：

“那我就回画室等她和我联系。……而且K先生到这里来又是有急事……”

冈从椅子上站起来，向K伯父深鞠一躬，下楼而去。

“真由美也够难对付的。”K伯父装作不知道我与他们关系的样子，“其实她离家出走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我要告诉

你的是，阿吉大哥遭人暗算，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身负重伤。这是前些时候的事……

“地方报纸大肆报道，东京只刊登一条小消息，我没有注意。而且好像阿吉大哥说不要告诉我，言外之意，就是不想让你知道。

“简直是愚蠢透顶的事件。可是，袭击阿吉大哥的那些人说他们只有遵从自己党派信条的意志，完全是愚昧无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阿吉大哥带着迅去松山看牙，在医院停车场遭受三个人袭击。伊能三兄弟及时赶到现场，把阿吉大哥救出来。对方也有一个人受重伤。伊能三兄弟以防卫过当被警察审问。现在这些事都已经告一个段落，阿吉大哥也基本恢复健康。

“我想，如果由于这起极其愚蠢的袭击事件，阿吉大哥遇害的话……那么自己周围的世界就完全陷入恐怖与死寂的黑暗，教会的运动也将在愚昧无聊中终结。我是直接感受语言的力量，仿佛自己站在无可挽救的愚蠢至极的深渊边缘。”

“迅没事吧？”我极力使心情平静下来。

“迅也挨打了。被金属棍打的，锁骨折断。他想去救阿吉大哥，结果挨打。”K伯父少有地动了感情，声音沙涩。

我想起当年和阿吉大哥一起带着迅去由松山市和医师会共同管理的医疗中心看病的情景。在前往医院的途中，迅在电车里和阿吉大哥闹别扭，结果那一天也没有很好得到治疗，但是回来的路上，他主动把雨伞递给阿吉大哥和我。上一次我们去的是临时诊疗所，现在大概去的是新建的医疗中心吧？迅的一直就说是牙槽脓漏的牙齿已经发展到非治不可的地步了吗？

“事件发生之前，有的父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参加教会表示不满，前来质问；同时还发生一些可疑的动向，伊能三兄弟劝

阿吉大哥不要离开‘公馆’。但是，安佐说这个孩子无论在脑子聪明还是在牙齿不好方面都和光相似，现在需要紧急治疗牙齿，不过，要是没有阿吉大哥……或者阿佐陪着一起去，他好像特别害怕，不敢去。于是，阿吉大哥也没有得到伊能三兄弟的同意，自己开车带着迅走了。听说与医院联系预约治疗的美津后来都哭了，说是自己的责任。

“后来，阿吉大哥说想见安佐。安佐跑到医院——当时他还在住院——听说阿吉大哥让她说服阿佐回到教会来。

“这些事本来打电话就可以了，可是没打通。今天本来也可以打电话，我特地跑来，就是想对你说，其实未必一定要回去。泉把你离开礼拜堂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告诉我。她认为应该尊重你的选择，对你今后的生活方式怀着好意。就是说，她充分承认你离开教会以后的自由人生。

“如果你对阿吉大哥已经彻底绝望，即使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也不必重返教会。因为没有必要再给自己增加无谓的可悲的愚蠢。阿佐，不要感情过于脆弱，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其实，以自己为中心考虑判断问题，给别人造成的麻烦最少。根据我的人生经验，为人处世多少知道一点。”

我没有想到K伯父对我表现出个人感情的关怀。但是，坦率地说，这种关怀与其说令我感动，不如说使我困惑。当然，就K伯父的性格而言，他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继续说道：

“这是我的想法。另外，根据安佐告诉我的情况进行综合判断的话，大致是这样的：阿吉大哥心里当然希望你回去，其实这也是‘森林之会’成员大家的意见。好像这与教会开展的新的事业有关。

“阿吉大哥被袭击之前，他亲自参加制定教会今后开展的

新的事业的规划。现在，阿吉大哥住院治疗，就由伊能三兄弟负责落实各项规划的实施。但是，在‘森林之会’那些年轻人的眼里，他们是外面的人。‘森林之会’虽然不反对伊能三兄弟的领导，但是希望阿佐你回去代替阿吉大哥全面负责教会。

“除了教会的上述情况外，安佐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从广义上说，这也是对情况的分析判断。……她一直很尊重你离开教会的个人意愿，还让我在你的身体和精神都得到充分休息以后安排比较合适的工作。但是，现在她认为既然阿吉大哥身负重伤，你应该回教会去。她说，阿佐之所以和阿吉大哥结合在一起，就是因为在阿吉大哥的力量衰弱的时候，她可以发挥替代阿吉大哥进一步团结、发展年轻人的力量的作用……

“我说，要是这么说的话，在阿吉大哥显露出力不从心的时候，阿佐抛弃教会不是不应该吗？安佐回答说，不是这样的。的确，那个时候阿吉大哥显露出虚弱的一面，但是当时全体教会成员集结在一起护卫他，阿佐认为自己在教会里失去了作用。”

……天空白云飘散，明亮的阳光照在床垫上，显得格外宽大。我的目光落在床垫上，那本《奥古斯蒂努斯的“自白”讲义》掉在床垫这边的阴影里。K伯父说完以后，顺着我的视线看见床垫旁边的那本书。他是有书必看的人，正要起身去取，却发现是自己包的书皮的那本书，便不好意思地扭过身子，拿起冈放在桌子上的那封真由美给我的信。对K伯父刚才提出的问题，我无法立刻回答。我感觉到K伯父看信正是他给予我思考的时间。同时我希望K伯父通过这封信正确理解我和真由美目前陷入的与第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但是，K伯父看完信以后——这正是他的性格的典型体现——对其中鲜明叙述的与游佐的具体事情只字不提，却发表

完全抽象性的感想。

“真由美和你原来是这样无话不说的朋友啊……阿佐，你住在这里也没有忘记修炼灵魂。也许本来就应该这样……”

我决心回教会以后，打扫山庄实际上消耗了我的不少体力和精力。不仅我居住的K伯父的工作间兼寝室、餐厅和起居室，还把其他所有的房间全部打扫一遍。原先大概是光居住的日本式房间里还保留着装录音带的饼干盒。我抽出一个放在收录机里，原来是鸟叫的录音。K伯父在经常对我们提起的一所女子大学的宗教周演讲的时候说过，光在六岁以前只喜欢听鸟的叫声，对人的声音和音乐毫无兴趣。

我又翻看一遍饼干盒里的二十多盒录音带，果然全部都是鸟的叫声。这个家庭收集到二十多个小时的鸟叫声的录音带，而且好几年一直听着这些录音。我不由得感到一种残酷。我绝不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但这难道不是封闭式的怪异的家庭生活吗？

我一边听着山庄里的百鸟争鸣一边打扫卫生。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味促使我决心返回森林的谷间里去的这一场与K伯父的谈话。他这么说：

“从真由美的信中可以看出，她现在处境困难。你肯定也痛苦过。把你一个人扔在这里不闻不问，我也有责任。”

“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充分享受自由，这是我求之不得的。”

“冈和真由美是一对不错的邻居，可是我没有把他们介绍给你。”

“他们很关照我。特别是真由美，我这么说也许很可笑……现在她陷入困难处境，也是因为和我交往才造成的……”

“真由美现在面临的麻烦事，好像冈并没有抱怨你。其实

他这个人，有时候只原谅自己，对别人很不宽容。”K伯父突然想起别的事情似的说，“听说你给冈的油画当模特儿了？他说你非常漂亮。这么说，我也觉得你比以前更漂亮了，虽然身体还不舒服……”

K伯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我避开他的视线，望着外面槲树、枹枥树蓊郁翠绿的繁枝正逐渐覆盖暗绿色的杨梅树的风景。重返四国森林一旦成为现实的课题摆在自己面前，一直看似黑红色相片底片般、漠不关心的山庄周围的树木也开始觉得亲切可爱。

“当然你也考虑过阿吉大哥的教会的事情吧？”

“我没有考虑，那是阿吉大哥的教会。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我的脑子一直都在思考教会，但想的不是什么教会的组织、教会的总体工作……怎么说呢，并非实际的教会……而是由于创立教会在自己脑子里出现的一种超越自我的东西……，，

“你们的教会好像是一种自称超越的罕见的聚合体。”

“我一直采取无条件支持阿吉大哥的方针，即使在认识到自己无法继续与他一起行动以后还是如此。……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今后没有任何实质性东西的、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的教会……站在这样的教会里，从自己的世界开始与彼岸的东西进行接触……

“我对阿吉大哥失望生气，也觉得对他过于残酷。他站在空荡荡的教会里，甚至蹲下来，或许也是在等待彼岸的东西吧。”

“的确是这样……不过，你生气本身并没有错。”

“我想，阿吉大哥大概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超越自我的东西降临这空荡荡的教会，他能够非常顺利地接受。但是，我和

他不一样。我无法接受，或者说不想接受……自己的心里还存在不愿意与彼岸的东西发生关系的思想……所以，故意表现出对彼岸的东西不满意的样子，甚至采取更加令人怪异的行动。”

K伯父没有说话，但似乎改变了对我的兴趣。我自己也希望通过对K伯父的感情告白理清头绪。因为我的确发现那种怪异的思想在自己的心里蔓延，而且我还有意识地使它固定下来。我与真由美——冈也微妙地参与——发生那种关系，后来又发展到与建筑公司的专务以及游佐之间的关系，这绝不能否定我的性欲在其中所产生的作用。至少有一种想更充分了解自己奇异的性器官构造的功能的焦急欲望。就是说，这只是受欲望支配的一种形式吗？

但是，我希望通过自我堕落变态深渊的方式获得性欲的满足。与游佐的关系，更是露骨的表现。他把我视为一个通过鸡奸把艾滋病传染给别人的娼妓，而且还是半阴半阳的怪物。游佐的见解是正确的。我正希望自己变成彻头彻尾的这样一个人。对于这个绝望得暴跳如雷的家伙，我狠狠地教训一顿，正是自己这个怪物的自我表演的完成……我怀着这种怪异的心态，究竟想追求什么目标呢？难道是为了躲避迎面而来的、准备给予我恩宠的什么东西吗？

K伯父没有问我为什么突然沉默不语。我只是瞧着窗外淡绿色的风景。在K伯父眼里，这里的风景肯定与外来者的我所感受的不同。我听阿优说，K伯父第一个加入保护伊豆高原海角上的杨梅巨树的托拉斯。之所以在这里建造山庄，就是为了能够经常来看种在自己地面的坡道入口处的、与扁柏树缠绕在一起杨梅树。

过了很久，K伯父说：

“你离开教会，并不是因为对运动的开展方式与他们意见

相左，而是根本的思路不同。回去也好，不回去也好，关键是这一点应该得到‘森林之会’成员的理解。”

“我和阿吉大哥一起决定创立教会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自己通过‘变性’与阿吉大哥的结合，就是为了支持这个遭受贬斥伤害而痛苦的‘救世主’……自己以后也会一直坚持这个主张的……

（后来，我开始记述教会故事的时候，K伯父对我建议说：把你坚持的主张写进去，记述教会故事的窍门，就是不论什么事情，都要一直坚持己见。这个建议大概是这一天我们谈话的继续吧？)

“我对阿吉大哥说过，我发现阿吉大哥就是‘救世主’，并予以理解、接受……并且建议就我们两个人——一个‘救世主’和一个信仰他的人——创立教会。

“来到这里以后，我多次思考后来的发展变化，觉得不可思议。我自己提出以阿吉大哥为‘救世主’。但是，这个‘救世主’一直充当的是什么样的超越性东西与我们之间的媒介者呢？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虽然嘴里说发现、理解、接受阿吉大哥这个‘救世主’，但是可以说，我根本不想知道这个‘救世主’充当什么神的媒介。所以，实际上，我并没有对阿吉大哥进行认真的思考。只是由于自己‘变性’以后一直陷于苦恼沉闷之中，为了自己才不得不推出这个‘救世主’。

“上一次，因为看见阿吉大哥在教会全体成员面前根本谈不出对神的见解，而且不成体统地蹲在地上，一气之下，离开教会出走，这也是以我为中心的行为。我本来应该借用冈念给我听的书——就是真由美在信中说她拿去的那本书——中的一句话问阿吉大哥：你是如何痛苦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只是

凭着一时的怒气离开教会。”

我流下泪水。我坐在餐厅的椅子上，笔直地挺着脑袋——这种态度对姑娘来说，肯定是一种异常——泪水簌簌流淌。我想起当年接送光去养护学校的时期，K伯父总是坐在长沙发上看书，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就念给家里人听。有一次，他把南非女作家写的小说中的一段翻译给我们听：“这个女人因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觉得没有资格擦眼泪，于是任凭泪水在脸颊流淌。”我觉得K伯父此时此刻也和我一样想起这段话，也许觉得我正在模仿作品中那个可怜的女人，于是我感到羞耻……

又过好久，K伯父说：

“阿佐，你已经决定，要重返‘燃烧的绿树’教会吗？”

K伯父看着窗外被大海的晚霞映照得含带黑红色阴翳的树木，语调里流露出自我嘲弄和绝望的心情。

第四章　承担·背负·拯救

回四国的时候，我选择从羽田机场飞高知的航线。因为如果直飞松山，可能碰见熟人，这是我不乐意的。而且还考虑到前阿吉大哥从《神曲》中学习、后来普及到上山干活时选择道路的所谓“右转”、“左转”的因素。虽然阿吉大哥在总领事葬礼的时候指出这个方法犯了几何学上的低级错误，但是我从天真无邪的小孩子的时候开始，每次进森林都遵守这个方法。

回想起来，我离开教会住进伊豆山庄里的过程走的是左转的路线——即但丁的下地狱的道路。从谷间沿瓮川、真木川下去，穿过犬寄岭隧道到松山机场的路线，恰好是一个大左转。现在回去，如果按原路走，正如阿吉大哥所说的，是一个大右转。但是，我按照山村的习惯，走另一条右转的路线回森林里去。

其实，我也只能走这条路线。我在山庄里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到羽田机场才知道正赶上黄金周休息日，飞往松山的飞机已经满员，飞往高知的飞机也几乎满员，但可能还有空位，只好等待。当我在 JR 高知车站前面查看始发的公共汽车路线图时，才发现自己走了一个大右转弯。

公共汽车出发以后，我发现自己坐的真不是个好地方。坐在我后面的是两个短期大学的女学生，一路上说个没完，语调平板，显得有点怪，而且说话速度很快。大概各自戴着一根盒式磁带录音机的耳机线，一起合着音乐低声哼唱，然后发出压抑嗓门的哧哧笑声——我在小伙子的时候，听见与我同样年代的女孩子发出这样的笑声，就觉得十分下流低俗。我偶然瞟她们一眼，发现一个女学生的大眼睛戴着一圈一圈如漩涡状的深度眼镜，一张瓜子脸，几乎没有下巴。另一个女学生满脸粉刺，脸上几乎没有空余的位置。正如一个人是小姐另一个人是女佣的外表一样，她们也扮演着这种相互关系的角色。

“这个地方是土佐与伊予的交界处，可以听到两种方言。”公共汽车的喇叭向乘客介绍沿途情况。

“啊，我想听！一定很滑稽……”小姐模样的人说。

“你这个说法特可爱！”女佣模样的人附和着。

但是，她们的话都带着本地口音，而且语调平板。

汽车一直往西行驶，穿过几座城镇以后，进入北上的道路。逐渐出现的远方山脉上像是森林的风景吸引住我的目光，同时这两个又说又唱又笑的姑娘也闹得我心烦，妨碍我安静地观看景色。于是，我不时回头瞟她们一眼。一会儿，听见那个小姐说道：

“除了前面坐着令人不愉快的人之外，其他一切都很愉快。”

女佣模样的学生扭动身子扑哧扑哧笑起来：“说得大声一点，让她也听得见！”

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忍耐，听见后面说：“累了，睡觉吧。”我心里觉得轻松一点。那个小姐模样的学生说：

“两个人在这儿能睡觉吗？你别胡乱猜疑就行了！”

女佣模样的学生发出娇滴滴的抱怨声。

汽车驶过面河川上游的水库地区时，我终于决定中途下车。这个时候，我怀念起总领事。他如果看见女孩子不懂规矩的行为，大概会立刻讽刺一两句。当然她们要具有听懂讽刺含意的语言的能力。

汽车发动以后，正加速往前行驶的时候，那个小姐模样的学生打开玻璃窗，探出漂亮的螳螂一样的脑袋，对我招手。接着，一个纸袋急速滚到我的脚边。大概为了增加重量包在里面的喝剩一半的橘子汁铁罐把纸袋扯破，露出里面带着茶褐色污迹的生理用品。

我漫无目的地沿着面对山谷的路边护栏往前走，穿过道路，在巨大的朴树茂盛的树枝从山崖顶上伸展出来的崖下凹洼处停下来，把皮箱放在地上。我想起自己和阿吉大哥带着迅去牙科医疗中心的临时诊疗所看病的情景，阿吉大哥受到那个青年志愿者的牙科医生根本不让患者的父母亲说话的、傲慢的官僚态度的冷遇。阿吉大哥像孩子一样倍感委屈气恼，便带着迅到一家鳗鱼饭店吃午饭。这家店铺的墙上挂着中野重治的斗方，阿吉大哥便大声念着上面书写的文字：“我们活在屈辱里”。我见阿吉大哥像良家子弟一样受到伤害，便对迅说：“如果是和自己比较而言，那可不是这样。”

现在，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受到那两个女学生的侮辱。但是，她们单纯的卑劣行为难道不正是在我们森林里的土地外面形成巨大包围圈的那些人们的态度的赤裸裸表现吗？这难道不是外面的人们对我即将重返的阿吉大哥的教会所表示的态度的先兆吗？

“阿佐，你怎么啦？在这里发什么愣！”一个戴着新的安全帽的年轻人大步走过来。（一辆满载着工业材料的串列拖车从

我的身边驶过——车上装载的货物体积庞大，几乎占满整个道路，从我的胸前掠过——在前面停下来。我看见这个年轻人从高高的驾驶室上跳下来。）

年轻人摘下安全帽，我看清楚他是在建造礼拜堂时建筑工地负责人古泉。

“教会的第二期工程还没有开始吧？”

“还没有。不过，很快就要开始的。”古泉充满信心地说，“现在正在山里面的中津溪谷建一座观音像，恐怕会完全破坏自然公园的景观……后面车来了，上车走一段吧。你不是在这儿等真木町的人来接你吧？”

后面的车子已经鸣喇叭催促。古泉轻松地把我的皮箱扛在肩膀上往车子走去，我小跑着跟在他后面。我踩着虽然很高、上去以后才知道设计很合理的踏板坐进驾驶室里。司机的岁数较大，他以在工地上自然形成的方式对古泉略一点头，什么也没问，驾驶着巨船般的卡车往前走。

古泉在车里向我详细叙述现在的工作。他在建造礼拜堂时采用高压喷射微粒水泥的新工艺，达到比预期更好的效果。这一次同一个系统的公司要建造观音像，也准备采取这个新工艺，于是把原先的混凝土地基队全部拉过去。

“花田记者说不定又要写文章，那教堂至少不会是佛教样式吧，还有那观音像，现在看来，他们是一群诸教混杂的信仰者。”古泉苦笑着说。

我知道古泉和在礼拜堂建筑工地事务所工作的超市经营者的小姨子恋爱结婚。工程竣工以后，他带着新婚妻子回建筑公司的大阪分店。在礼拜堂举行总领事葬礼的时候，以前照料过荒先生的古泉带着妻子——她也顺便回家探亲——自费前来参加。现在，古泉转到子公司的工务店工作，参加建造观音像，

和妻子一起住在河边的家里，也参加教会的星期日集会。

既然古泉是这么热心的教会成员，应该很了解阿吉大哥遭受袭击以及我离开教会的情况，可是他只字不提。卡车在左拐进入工地的岔路地方的货场停下来，一看堆积如山的各种各样材料，就知道古泉负责的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

“你从高知那边的山岭过来，还没去红十字会医院探望吧？”古泉第一次谈到阿吉大哥，“这样的话，还是先回‘公馆’，向美津他们了解一下病情，也许更好。

“……坐摩托车翻山过去，行吗？我和工地联系一下，让他们替我把材料卸下来。我之所以这么抛头露面地在外面干，就是借助母公司的权威，给那些材料的承包公司施加压力。”

我生来第一次坐摩托车。古泉不是从拖车车厢，而是从我们刚才乘坐的大卡车驾驶室后面、挡风板下面的箱子形状的地方——这里搭着床铺，长途运输时可以轮流休息——比驾驶室的门还要高的出入口，在司机的帮助下小心翼翼地把新型本田马各纳摩托车推到地面上。

古泉把皮箱绑在我乘坐的座位后面，同时详细告诉我安全帽的使用方法。我紧紧抱着古泉，前往森林里的谷间。一路上两手的用力稍一放松，整个身体就像被弹起来似的心惊胆战，我深感自己在伊豆山庄的锻炼远远不够。

古泉不仅具有体育部会成员的顽强勇敢精神——他在建筑工地的指挥能力深受荒先生的信赖——而且用心也细致周到。我戴着安全帽，虽然护目镜的视野也相当广阔，但由于我第一次坐摩托车，未免心情紧张，不能充分观赏景色。所以行驶一个小时以后，在与从小田深山下来的道路的会合处——就是与平时从谷间出来的路线相反，虽然看不见河流，却可以眺望周围群山的地点——休息。

我摘下安全帽，刚才通过偏振塑料片感觉的日光昏暗的风景其实还残留着耀眼的余晖。远山轻笼着一层淡蓝色的烟霭，近处的山岭明显分成暗绿色的扁柏树、杉树林与开垦成耕地的两个部分，嫩芽吐绿的阔叶树林更加鲜明醒目。隔着溪流如屏风般耸立的斜坡上，新芽更显出生机勃勃的鲜艳。高坡上的扁柏树、杉树混生林的蓝色阴翳里也呈现出苦槠树、枹栎树新绿的明亮地方。山崖边上繁枝嫩叶伸展覆盖的榉树整个如同一把淡绿的花束。与光叶石楠树的暗绿色的闪亮交相辉映，使我心潮激动。这一带的植被与“公馆”周围完全一样。

我曾经沿着周围长满白色小花的“青草”——祖母每到这个季节就大量采集这种野草，晒干制成草药——小路一直走到谷间边上。栎树、柯树的厚厚落叶上积着硅藻，旁边湍急流水中群集着小桃花鱼。昏黑的对岸大岩石底部低飞着成群的虫子，斑鳟幼鱼不时跳出水面，像是在练习跳跃。白色的花瓣贴在地面上水平开放的大片胡蝶花上，飘落下鲜紫色的花瓣，有的漂浮在流水上，与淡黄色的竹叶一起流到我的脚边。抬头一看，淡绿色的槲树枝干上缠绕着山藤，垂挂着紫色的短小花房。

我跪在平坦的石头上，双手捧起清水洗脸——没带化妆品，却随时洗脸的习惯在“变性”后依然不改——然后走上柏油路。刚才还在欣赏盛开着紫花的桐树高枝的古泉对我说：

“像你这样的人，舍得下这些树木离开这里，肯定是下了巨大的决心！”

是的。我是离开这里的一草一木。然而，我对伊豆高原的树木又是何等冷淡啊。尽管从车站到山庄的一路上两侧盛开着樱花，尽管不仅有巨大的杨梅树，还有小交趾木群生的天然森林的植被独具一格。我为重返自己的土地感受到心灵震撼的喜

悦。我重新坐上摩托车，双手抱着古泉的腰部，任凭在路上疾驰。从河流上游沿河边进入县道，靠山岭一侧的柿子地里满眼是柔和的翠绿嫩叶，被割倒的树下杂草正逐渐变干。这风景更使我燃起对这里绿树青草的强烈感情。

摩托车从已经翻完地灌满水的“公馆”下面的水田和闪烁着金色亮泽的淡绿色麦地旁边驶过，一口气登上天洼堤坝边上。我看见郁郁苍苍的大扁柏树。白里泛青的礼拜堂映衬着背后常绿树木中圆柯树盛开的鲜花。前阿吉大哥在天洼人工湖周围的斜坡上种植很多山樱树，但也想像在五月初轻柔嫩绿的圆柯树绽放金黄色的花朵……

我眺望着礼拜堂及其背面的树林，古泉显示出即使我登上石子路他也等我的态度。但是，我现在没有登上石子路的心情。我听到阿吉大哥负伤的消息后，自然而然地产生回“公馆”的念头，但是我自己内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今我站在这里眺望礼拜堂，这与当时独自离开围在阿吉大哥身边的教会成员从窗户跳到人工湖岸边的自己又有什么两样呢？受伤的脚脖子早已痊愈，现在以如此野蛮的力量踩踏着混凝土的堤坝……

轻风吹拂，湖面微波荡漾，从大扁柏树岛屿方向飘来浓郁的红茶芳香。大扁柏树暗绿色的茂密枝叶里也萌生出鲜嫩的新芽，我仿佛看见阿吉大哥手拿红茶热壶站在树下。阿吉大哥平时的生活十分简朴，但由于从小在驻外使领馆养成的习惯，只有红茶必须喝上等茶。每次喝茶，泉说就像印度旧殖民地时代风格的饭店里那种盖热壶泡红茶的味道。

现在阿吉大哥的红茶香味从哪里飘来的呢？这完全是自己的心理作用，但是我视为宽恕的标志而深深地吸进去。……大扁柏树的左面是总领事的住所，东面是正方形的五颜六色的橘

子地。红茶香味正是从地里闪闪发亮的白花散发出来的。然而，我还是在古泉身边战栗般地期待着阿吉大哥对自己的宽恕。

这一天，我到达“公馆”以后，先去探望另一个负伤者迅。迅的家在通往大桥的拐角处的药店。自从这一带开设超市以后，河边的商店接连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只有这一家药店，因为女老板持有药剂师的资格，生意还能维持下去。尽管如此，出售的手纸、洗衣粉仍然无法与超市的价格抗衡。以前朝着三岔路口的两面橱窗总是摆着新到的儿童杂志，看着就让人感到舒服，现在则排列着被太阳晒得变形的“若本”纸箱。

我小时候乘公共汽车到真木町的电影院看电影，看到意大利农村的镜头，就立刻想到：啊！这个像药店的那个阿姨！迅的母亲还是那样发红的拳曲的头发、肿大的眼睛，没见过笑脸是什么模样的一副忧虑的面孔。她默不作声地听完我的前来探望伤者的愿望以后，便带我到房子后面挨近堤坝边扩建的迅的房间里。以前，在谷间的住户里，只有“公馆”才有孩子专门的房间。现在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像对锻冶这样的患者，还是把自己的屋子让给他居住。因此，对迅也是出于特殊的照顾——包括作出牺牲——给他盖了一间屋子。

我走进迅的屋子，榻榻米上放着床铺，枕边竖着一个小型分离式音响，他正在收听 FM 广播，音量开得很小。他和光一样，大概不知道接收信号灯不闪亮就有声音。除了音响外，屋子里没有别的家具，只有一杆旗子靠在新建材的墙壁上。这是锻冶制作的、插在教会农场扩展工地上的“破坏者”的旗子。

“迅，你受苦了。还痛吗？”我说。

“……我用旗子进行战斗！”迅回答。

“冈田医生说伤口已经好了，可以到外面去玩。可是他一

直睡觉，不愿意起床。”迅的母亲愁眉苦脸，转过头去，“他大概觉得阿吉大哥伤还没好，自己伤先好，对不起阿吉大哥吧？”

没等母亲的话说完，我发自内心地（甚至差不多热泪盈眶）赞扬他“好样的！”两个人的声音重叠在一起，也许迅没有听清楚。

通过美津的手机联系得知我已经回到“公馆”的伊能三兄弟从农场下来。他们满脸不悦，我起先以为对我愤然离开礼拜堂时根本无视当时在场的他们依然心存芥蒂。但是从他们的谈话中，才知道原来是对自己未能保护好阿吉大哥而愧疚殊深

新近竣工的医疗中心包括各种福利设施，地方城市边缘的这类建筑一般都设有大型停车场。其实，伊能三兄弟在阿吉大哥并不知道的情况下，一直暗中尾随保护。但是，阿吉大哥的车子进入停车场以后，他们失去了目标。要不是看见与袭击者勇敢战斗的迅手中的武器——“破坏者”的旗子，也许会更晚才赶到现场……

“有的摔跤选手采取螃蟹那样的低姿势进行作战……”爱似乎受到我的反应的鼓励，讲述当时的情况，“那三个家伙都采取这种低姿势进行攻击，第一拳就把阿吉大哥打倒，然后按照他们的方式，先毁膝盖，再弯腰狠揍。停车场里大多是小货车。要是没有看见那面旗子，阿吉大哥的脑袋瓜被砸烂，我们还找不着哩。”

“那些家伙凶得很！”育说，“可是，他们为什么要用金属棍打小孩子呢？难道这种残忍野蛮的行为就是革命吗？

“另外，听美津说，迅因为害怕去医院治疗，觉得自己没出息。就带着铁匠赠送给事务所的锻冶的遗物——那面‘破坏者’的旗子，说是这样可以增加自己的勇气。”

“阿吉大哥的两边膝盖被打折了，两只手臂抱着脑袋，结

果从臂肘到手腕被金属棍打得鲜血淋漓。那帮家伙下手真狠，阿吉大哥是遍体鳞伤。”英接着说，“但是，阿吉大哥依然拼命制止我们，不许我们把他们揍死。育满腔的恶气实在无处发泄，把旁边的一辆车子砸个稀巴烂因为是用夺过来的金属棍砸的，好像警察认为是他们干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把那帮家伙杀了才解恨哩。是嘛？阿佐。我们还在想这个问题哩。”

“最后还是没有干成。停车场的地面上流着一摊血，膝盖往下两条腿就泡在血水里，两只手抱着膝盖，像被烧死的尸体一样……这时候，阿吉大哥制止我们。我又一次觉得他真了不起，他不是普通的人！ Hallelu！这帮家伙是来杀自己的，把自己打成这样惨不忍睹，还仍然保护他们。”

泉在《比瞬间稍长》的号外中详细记述阿吉大哥当时的心态。听到阿吉大哥遭人暗算的消息后，泉立即从东京赶来探望。因为警察还没有向阿吉大哥询问情况，美津、龟井都不便主动和他交谈，但是泉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似的，一直陪伴在阿吉大哥的病床旁边，详细了解情况。虽然专门看护阿吉大哥的美津觉得这样做有点过分，但是阿吉大哥还是忍着痛苦叙述当时的情景。泉制作成小册子分发给大家。

……阿吉大哥这样对我说。（泉的小册子的文体始终没有变化）当我的两只膝盖被打折的时候，我发现使我心灵燃烧的一种东西。现在，每当我疼痛难耐，感觉到两条腿失去站立起来的力量时，我就对自己呼唤着——我的心灵不是在燃烧吗？

我发现使我心灵燃烧的是什么东西呢？我听到自己的右膝盖、然后是左膝盖被打折的声音。疼痛与声音一起传

递到体内。然而，我的脑子非常清醒。我离开森林的谷间向全世界传道的时候，不是用自己的双脚，而是坐着轮椅。关于这个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乘坐“木车”离开谷间的“公馆”的人，以前已经记述过！必须实现自己的承诺！

尽管浑身疼痛，我为这个发现而心灵燃烧！我遭受袭击，身负重伤，分泌出大量的肾上腺素。我的预言看似滑稽而残酷，但绝非毫无根据。

我大概是乘坐新式电动轮椅离开谷间的吧。我受到无法逃避的传道使命的驱使。这是我即将面对的、必定发生的事实。而且现在就已经作为离开谷间的“公馆”的一个人的故事被记述下来。

据老奶奶说，K伯父的中篇小说《亲自擦掉自己眼泪的日子）里描写的事件，就是以前阿吉大哥的父亲在“二·二六”与“五·一五”这两起政变之间所体验的灾难为素材。在小说里，通过以前阿吉大哥及其母亲为原型的两个人物之间互不交叉的对话详细叙述事件的经过。时间设定在太平洋战争结束的第二天。

（他受到村里的人尊敬和信赖。所以，当他乘坐木车从谷间出来造反的时候，村里没有一个人向警察派出所以及挖掘松节油的海军飞行预科练习生的军队报告。如果有人去报告一声，他即使和那些逃兵混在一起，企图骗人耳目，最终也会像装在木车上的肥猪一样被抓住的。因为他没有脚，无法奔跑逃命。

“母亲尖刻地冷嘲热讽：什么木车？其实就是放在锯断的圆木头上面的箱子。那滑稽的玩意儿！就是所谓的木车。箱子装在圆木上，吱嘎吱嘎拉着往前走。和那些逃

兵、地痞流氓混在一起，那个人把假军帽戴得很低，连耳朵都被捂住，身穿用巴豆树皮编织的衬衫，旧裤子的膝盖下面不知道为什么用带子系结着，脚穿草鞋。他也立刻像小猪一样被抓获。尽管挥舞着他的那一把宝贝刺刀！”）

起来造反的前阿吉大哥的父亲坐在铺着一层棉被的木车上，从他的膀胱癌流出的鲜血染红了棉被。他在松山的伊予银行总行前面被击毙。我坐着轮椅出去传道，最终肯定也是这种滑稽而残酷的结局。但是，如果这两起事件合并在一起可以编写出新的故事，不是可以将具有实质性的含意传给下一个时代吗？

保存在“公馆”里的退伍军人的木车与我乘坐离开谷间的轮椅原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森林里生活的人们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可以把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吧。K伯父经常把奥登的这句诗挂在嘴边：如果所有的温度计要成为一致的一行，那么这个土地上所有的人的想像力完全一致！因为这是超越个人想像力的、森林谷间的想像力！我接受老奶奶传授给我的土地传承的那些日子，其实就是接受这种想像力的教育。

因此，我在医疗中心停车场的水泥地上被打得鲜血淋漓——与造反的前阿吉大哥的父亲一样——痛苦挣扎的时候，灵魂的燃烧就不只是滑稽而残酷。这难道不是我为老奶奶的教育使自己扎根于这个土地的想像力、即自己也铭刻着在森林再生的佐证而感到满心喜悦吗？

与伊能三兄弟谈话以后，我和美津一起吃晚饭。扎卡里在东京的生产技术研究所埋头于新项目的研究，龟井和弓子一起去松山探视阿吉大哥。我很晚才重新回到库房二楼的住所，没

有立刻睡觉，从皮箱里拿出《奥古斯蒂努斯的“自白”讲义》，翻开阅读。在我划有红道的一段话——在前面的记录中已经引用——后面，这一段话也令我情绪激动。

> 你（上帝）受到赞美，你无上光荣，万物的怜悯之泉啊。我越发悲惨，你越发接近我。你的右手不断地把我从泥泞中拉出来，要将我洗得干干净净。然而我对此一无所知。于是，从肉欲快乐的深渊中呼唤我回来的，只有死亡和对即将到来的你的审判的恐惧，没有别的东西。它在于我的一切变化之中，决不离去我的心间。

我之所以觉得这一段话意味深长，是因为对“只有死亡和对即将到来的你的审判的恐惧”的赞美与现在阿吉大哥的受害联系在一起。我住伊豆的 K 伯父山庄里的时候，也想到过自己的死。那是走投无路时无可奈何的肉体与精神的毁灭。只有你（死）才是安息之处。既然如此，我并不想拒绝……

然而，我在听到阿吉大哥遭受袭击的时候，还是从心底里感到害怕。阿吉大哥还没有完成“救世主”的使命就这样死去，以后该怎么办？……这与阿吉大哥在教会成员面前蹲在地上的丑态不仅没有矛盾，应该说直接相关。如果阿吉大哥那天惨死于乱棍之下，大概会留下谁也无法填补的巨大真空吧……

我一边思考一边重读这一段文字，想到如果阿吉大哥壮志未酬身先死——虽然他对“即将到来的你的审判”毫不介意——教会将不得不面对只有死亡和对即将到来的你的审判的恐惧，我简直椎心泣血。下面的文章是这样的：

> 噢，曲折的道路哟。企图抛弃你（上帝）从而获得更

好的东西的傲慢不逊的灵魂哟，大概会招致灾难吧。无论俯仰横竖、辗转反侧，一切都是痛苦。于是，只有你才是安息之处。看哟，你在我们近旁，把我们从悲惨的彷徨中拯救出来，把我们安放在你的道路上，并且安慰我们说："跑吧！我背负着你们。我引导你们。我带领你们前往彼处。"

我从另一个角度同样感受到这一句引用《以赛亚书》的文字对我的震撼。因为我把"跑吧！我背负着你们"这句话与今天下午刚刚听到的阿吉大哥负伤的详细过程联系在一起。袭击者在造成阿吉大哥无法逃跑的情况下，集中攻击他的脑袋。但是，由于他们在打折阿吉大哥的膝盖时花的功夫太大，所以在正准备殴打头部的时刻，伊能三兄弟及时赶到。虽然阿吉大哥幸免一死，但是据德田医生说，两个膝盖复杂性骨折，治愈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我从"跑吧！我背负着你们"这句话里感觉到无法奔跑逃命的阿吉大哥的形象。于是，我想像着我背负阿吉大哥奔跑的景象。我突然想起来，便拿出留在库房里那本新译的《圣经》，翻开一看，没有"跑吧"这两个字，写着"我承担、背负、拯救"。

第二天早晨，我从真木町车站乘坐JR特快赶往松山，在胡经理的饭店大厅与总领事的遗孀——那神态姿势恰如其分——弓子、以及龟井汇合。他们先到饭店等着我，给我的感觉，似乎我刚从轻松愉快的小旅行回来一样。对于我离开礼拜堂以后如何生活、想些什么，毫无打听的意思。我走上前去，龟井上下打量一遍我的全身，嗬——！感叹一声。弓子像是注解这一声感叹似的说道：

“瘦了，而且被太阳晒黑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

没有更多的寒暄，我们三个人立刻开始商议。阿吉大哥已经从急救医院转移到红十字会医院，不仅两个膝盖被打折，而且腹部的内脏也被打成重伤。站是站不起来了，已经开始进行下半身的康复训练。昨天龟井和医生商量，主治医师说，现在还在便血，内脏恢复需要时间，只好继续住院慢慢治疗。但是阿吉大哥对无法确定出院日期心里着急。

“我觉得，自从发生这起事件以后，阿吉大哥对教会今后的活动方针有了新的想法。”龟井深感忧虑地说，“以前的做法是，我们热衷于扩大教会的成员，阿吉大哥只关注灵魂的问题。我认为，在教会这个组织里，虽然不是方济修道会的弗朗西斯科，但这样的做法对阿吉大哥是不合适的。阿佐，你觉得不是这样吗？

“但是，这一阵子，我每次来探望阿吉大哥，他总是鼓励我更加切实地努力加强教会活动。

“对于阿佐，K先生打电话来，说阿佐已经决定回‘公馆’。阿吉大哥立即指示，自己住院期间，由阿佐全面负责教会的工作。而且听他那口气，好像是说自己早已预料到工作肯定很繁忙，所以让你去外面休养身体增强体力。”

“阿佐，我到这里来，本来想住在阿吉大哥的病房里照顾他。可是一个身体健壮的男人一直陪着他，连专业护理人员都比不上他……就更没有我的份儿了。”弓子说。

“是不识寺的松男。阿吉大哥把他的青光眼病治好了……后来大发宏愿，你大概也知道他重进越前寺吧？完成住持修行后才回来的，所以一直在病房里陪伴着阿吉大哥。”

龟井和弓子乘坐胡经理安排的饭店接送客人的面包车前往森林里，我搭乘到红十字会医院下车。在护士室打听好病房。

我一推门，一个大汉坐在床边的入口，一见是我，立刻站起来，默默走过来。他剃着光头，身穿僧侣便衣，带着一种逼人的气势，走到走廊上，冷静而低声地对我说：

“是阿佐吧？阿吉大哥正在睡觉，咱们到外面谈吧。”

我们走到设有公用电话的电梯前面的休息处，松男的确具有继承不识寺住持的风度气质，他用比一般人清亮的声音说：

“阿吉大哥具有一种能量。”松男说话直截了当，“我在他身边，一直强烈感觉到这种能量！”

他的话如一股温泉流遍我的全身，使我心情平静沉稳下来。

“瞧我这一身打扮，要是谈论灵魂的力量之类基督教式的语言，大概又要受到那个新闻记者的攻击。不过，我坐在阿吉大哥床边，的的确确感觉到灵魂的力量。”

松男一身修行僧的打扮，手持一把色泽素雅的木刀——因为是在医院里，只好以杖代刀。我走到休息处时，立刻转身面对电梯和阿吉大哥病房方向，高度警惕地警卫着。是啊，谁也无法保证那些叛离阿吉大哥的旧战友，或者原先对立宗派的余党，总之是企图杀害阿吉大哥而未能得逞的革命党派别动队不会再来袭击。

在松男向我汇报阿吉大哥病情的时候，一个护士从我身边经过走进阿吉大哥的病房。不知道是服药或者量体温，总之大概要让阿吉大哥坐起来。于是，我们也赶紧回到病房。

阿吉大哥胡子拉碴，仰着已经进入壮年期的脸庞，看着护士，干巴巴地回答她的询问。我注视着打着石膏、体积几乎占满病床的两条腿，再一看他的脸，显然浮肿，说明内脏的确有问题，一副病人的神态。那一双状似杏子的、眼角上吊的眼睛，使我想起总领事在天洼住所度过他人生最后日子时的眼

睛。

“病人发烧，不要多说话，探视时间也不要太长。”年轻的护士嘱咐之后，走出去。但是她的语调态度比起祖母住院那个时候明显温和恳切，感觉到是出于对阿吉大哥自发的尊敬。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阿吉大哥也用杏子眼看着我。我突然觉得床单底下两条体积庞大的腿、两只缠着绷带的胳膊放在脑袋两旁的阿吉大哥这个形象仿佛就是“燃烧的绿树”教会的标志。虽然眼前没有绿色，但我感觉到他的身上充满与我回到谷间所看到的光耀辉亮的淡绿色森林一样朝气蓬勃的气息。我在松男感觉燃烧的绿树洋溢着灵魂力量的地方看到阿吉大哥这棵“绿树”……而且，我感觉到与死擦肩而过的阿吉大哥现在离死亡更远，他的灵魂离后悔也更远。我终于深深松了一口气，对他使劲点了好几次头。

“阿佐，你要注意教会年轻人的新动向。”阿吉大哥声音低微，语调平静，选择适当的语言，“我不是说要削弱他们的力量，但是一定要站在教会的立场上观察形势的变化。你不要说自己刚刚回来，对教会的情况还没有接上头……”

与阿吉大哥的重逢，就说这些话——而且由于我心头难过，一直默默听着，没有说话。

三天以后的星期天，我回到“公馆”后第一次去礼拜堂参加集会。我终于明白阿吉大哥在医院对我说的话的真正含意。他指的是伊能三兄弟以及他们周围的那些年轻人。在集会上，爱自然而然地——这已经成为集会的新惯例——站在香榧木传道讲台上，号召大家为阿吉大哥受重伤的内脏尽快恢复健康、康复训练获得成功而祈祷，进入“集中”。并且说我们大家尊重的伙伴重返教会，一起参加“集中”，感到十分高兴。爱为这一天的“集中”引用——教会逐渐收集的《福音书》语录

中、我以前在教会时就经常被引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玛长老的一段说教。

> 青年哟，不要忘记祈祷。每次祈祷，只要出于真诚，就会产生新的感情。这种感情包含着你未知的新思想，给予你新的激励。祈祷可以理解的正是教育。

在为阿吉大哥“集中”的时候，我想到自己在伊豆山庄时也思考过现在这里所表现的思想。这始于冈的那本画布书皮的书籍。真由美告诉我，这可以论述到为祈祷准备的教育产生什么作用的问题。我觉得自己的想法虽然与她相反，但两者交叉在一起。

阿吉大哥给我布置的任务是注意教会年轻人的新动向。实际上我能做到的，如果用阿吉大哥的话说，也就是站在教会的立场上观察形势的变化。于是，我把工作地点搬到礼拜堂大厅旁边的小屋子里，整理寄给教会、主要是阿吉大哥的邮件，把一直装放在纸袋里的材料剪下来，装进“即将就医者”的箱子里。

这一天，我正在整理材料，美津过来告诉我说K伯父往事务所打电话找我，十分钟后再来电话。于是我回到“公馆”。

“我因为校对的事，到出版社来。”K伯父解释没有让我回电话的原因，然后说道，“听美津说，好像你现在把主要精力放在教会上，而不是工厂和农场的工作。阿吉大哥挂念的大概就是这方面的事情吧。

“还有，冈打电话告诉我，那个整天提心吊胆的外务省小官僚的血液检查结果，什么事儿也没有。这样的话，一直当做护士一样使唤的真由美立刻从公寓被赶出来。大概她也觉得不

好意思吧。不过，那个小官僚即使不能厚着脸皮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要找一家公司企业什么的，还是不成问题。

“成问题的是真由美，她没有回到冈的身边，想通过与你有过一段接触交往的机遇，重新开始自己今后的人生。冈问真由美是不是去教会了，如果她参加教会，也不会硬拉她回去，只是想知道她的下落。”

“要是她和我联系，会马上告诉你的……”

“好吧。”K伯父继续说，“当然，阿吉大哥这次又面临巨大的考验。听说你觉得他正处在灵魂转换的关键时期。就是说，你是助他一臂之力啰?”

“阿吉大哥让我注意了解教会年轻人的情况，为他重返教会开展活动做准备。但是，实际上，以伊能三兄弟为首的一些人活动十分活跃，正在实施他们的行动计划。阿吉大哥当然知道这个情况……我的任务也许就是在他们活动期间看守教会。”

“阿吉大哥躺在病床上也不得不考虑教会的动向，也许这是他最辛苦的事情。”K伯父改变话题，“另外，上一次聊天说起来的那本书，就是被真由美拿走的书，我问冈，他说是西摩努·韦尔的 *Attente de Dieu*①的译本。虽然手头没有译本，但有两本原著，准备送给我一本。”

我在整理寄到教会来的邮件中，发现一个信封、受件人写法都与众不同的邮件，打开一看，是花田记者寄来的杂文集。书里夹着在废复印纸背面印刷有“本书第×页出现贵公司以及您的大名”字样的纸条。原来是有关总领事葬礼以及音乐会的报刊文章。那一天刚好安佐、龟井、扎卡里都在我的事务所里，我把这本书给他们看。

①意为：等待上帝

“阿 K说，把自己写的文章——虽然不是全部——寄给对方，这一点还是公平的。这种东西接连不断地寄来，也真叫人佩服。就我的有限经验而言，从这些类似PTA意见的文章来看，这种做法纯粹是施虐淫狂。”安佐说。

“这个记者虽然生性卑鄙，但还是具有逻辑性。”刚好有事过来的美津插话说。大概还残留着批判阿吉大哥的痛苦记忆，她没有点名道姓，说出花田的名字。

“要是这样的文章也有逻辑性的话，文字处理机再发达一点，还会写更多。”亀井说。

“……诸教混杂，这是什么意思？”第一次看到这篇报道的扎卡里一本正经地问，“把我们的教会称为诸教混杂，是这么回事吗？

“我认为，许多宗教都具有共同点。但是，并不因为自己信仰的宗教与别的宗教具有共同点，就一起信仰别的宗教。即使明白一切宗教的本质只有一个，也只能把全部精力倾注在自己信仰的宗教上。我们教会的《福音书》虽然是各种语录的集粹，大家通过这些进行‘集中’，但把我们的教会诬蔑为诸教混杂，这是虚无荒诞的言论。”

“他以前写的大量通讯报道，以及最近的杂文，都没有经过深刻的思考。他是一个幸运的大记者。这一篇对谈，对方夸奖他具有日本人所缺少的坚韧性。其实这是他与生俱来和后天养成的残酷无情，我觉得这倒是日本男人的特性。

“大概由于扎卡里毕竟与日本人不一样，具有本质上的逻辑性，在刚才关于诸教混杂的看法上也表现出来。”亀井说。

“哪里啊，亀井，我刚才说的是西摩努·韦尔的哥哥、一个了不起的数学家在BBC制作的纪录片上说的话呀。”扎卡里说。

我从扎卡里的嘴里听到 K 伯父刚刚告诉我的韦尔——书还没有收到——的名字，不由得感到吃惊。这天晚上，我和“森林之会”的成员以及教会新成员一共三十多人在地板间一起吃晚饭，坐在扎卡里身边。他又重复今天白天的话题。

“我认识一位教授，是数学家安得烈·韦尔的高足，在普林斯顿大学教课。”扎卡里显得十分怀念的表情，“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是学音乐还是学数学。有一次，在自以为解答正确的试卷空白处写上这样一段话：

“西摩努·韦尔说：‘孩子做算术的加法练习，如果出现错误。这个错误往往表现出孩子的人格特征。解答正确的时候，他的计算方法中根本表现不出孩子的人格特征。’真是这样的吗？正确答案的优秀计算方法不是正好表现本人的积极人格特征吗？

“那位教授因为与安得烈的关系而出名，大概总是被这类试卷所困扰。所以他对我的问题只字不答，给我的试卷评分 C 退回来！这促使我转到朱里亚特。”

“扎卡里这么年轻就读过法国现代哲学的书籍吗？”

“当时，美国人都在读西摩努·韦尔的书，还分成两派，一派主要读她的政治性论文，另一派喜欢她后期的书简……现在我去丸善书店看建筑杂志的时候，只要发现新颖装帧的平装书，就拿过来翻看，也寻找自己年轻时候失败的根源吧。”

“恐怕未定是失败吧？扎卡里喜欢音乐，但现在又回到数学，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建筑并非数学……”

K 伯父替我从冈那里打听到那本画布书皮的书名，我告诉扎卡里以后，他回东京去生产技术研究所的时候，立刻给我买到该书的英译本。同时我也收到 K 伯父通过快递公司寄来的原著。K 伯父寄来的书里，夹着他写着注意事项的卡片——这

些卡片总是放在起居室的桌子上：

……这样说也许是为我没有时间上街寻找译本辩解，但其实阅读具有思想性、或者接近于信仰思考的书籍，恐怕只能是原著吧？说起来也许是隔靴搔痒，有时觉得必须充分理解掌握的地方，却因为翻译的暧昧含糊而伤透脑筋。由于日语与法语结构的差异，原著的重要部分在翻译时前后位置调动，于是经常出现在附录里。

如果不懂原文，最好将日语译本与其他语种的译本进行比较阅读。因为可以将原文相对比，就比较容易自由理解。其实就是如何使用自己的语言重新掌握原文，也就是对原文的接受性问题。有的人——不敢说学者，但至少是研究者——不经过大脑和心灵，只是利用嘴唇捕捉反射性的语言，囫囵吞枣——恐怕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懂得原文中真正重要的含意。

阿吉大哥的法语水平相当好，不懂的地方，可以向他请教。而且他正在身体恢复的过程，大概也觉得无聊吧。虽然与通过实际的教会活动重新树立的宗教观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但结合自己的灵魂进行思考，这是一本非常合适的书籍。不论阿吉大哥对自己灵魂的思考进展到什么程度——安佐说每次前往探病时都有感觉，但总是持批评态度。她还是老样子——我认为你把韦尔作为一个原点进行对话是有益的……

K伯父送给我的书是“费耶尔版”的 *Attente de Dieu*，扎

卡里买来的是“佩列里阿图书馆版”的 *Waiting for God*[①]。每次到松山探望阿吉大哥，我都要去书店寻找冈原先持有的那本日语译本，但始终没有找到。

阿吉大哥住院期间，扎卡里成为我在“公馆”里的专职教师。他买来两本韦尔的英译本，重新阅读，认为比较重要的几章，在我的那一本书上做※记号。我按照他指定的章节阅读，然后相互探讨。我们学习、探讨的基本方针是尽量避免引入宗教性的思路。他还把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挑出来让我看，同时向我讲解原著与英译本之间令人兴趣盎然的翻译差异。

例如对《关于对渴望热爱上帝的学校的正确教育方法的考察》这篇文章——我听冈和真由美说，这篇文章强调的是注意力——扎卡里这样理解：

“关于光是怎么出现在大地上这个世界各地都有的传说，爱斯基摩人的民间故事是这样说的：乌鸦在永恒的黑夜中找不到食物，便希望光亮，于是光照耀在大地上……‘如果具有切实的欲望，而且真正是对光的欲望，只有这种欲望才会产生光。在具有注意力的努力时，就会产生切实的欲望。如果没有别的任何引诱，所欲望的才真正是光。在我们经过几年的注意力的努力依然感觉不到任何成果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正确对应这些努力的光会喷薄而出充满灵魂。’

“这样的段落写得很美！从‘光’这个字可以联想到K先生的家庭。在那个家庭里，不仅可以欣赏光创作的音乐，而且发现光本身的存在也会在瞬间照耀整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自然而然地具备对光的注意力。

“另外一段，就是《对上帝的热爱与不幸》这篇文章中也

①意为：等待上帝。

有关于光的小故事吧？这则小故事还是使我想到了光。当然，对‘人绝对无法逃脱对上帝的服从’这个命题，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这完全是读者的自由。但是，下面的部分，我觉得难以抵抗作者思维的魅力。

“‘我们感觉到在某种情况下没有服从上帝的时候，这纯粹只是我们暂时性地停止服从的欲望。……当植物在所有各点都是同等的情况下，有时在光明与黑暗之中就不能同样生长。这并不是植物在其自身的生长过程中进行某种控制或者选择。就我们而言，我们是如同可以选择自己处在光明还是黑暗之中的植物。’”

扎卡里一边翻译一边在原文上划道，我亲切地想起以前在成城学园前与养护学校之间接送光的时候他那瞬间的表情。虽然只是“光”这个字引起我的回忆，但我确实感觉到光才真正是在光的照耀下茁壮成长的植物。而我自己，经过在伊豆山庄的各种体验以后，假如再碰到光在仙川商店街行走，野蛮的桐朋学园——光的弟弟、妹妹也曾经在这所学校读书——的学生骑着自行车——后面还带人——横冲直撞过来的时候，恐怕不会像以前那样自然而然地伸开手臂把天真纯洁的光的肩膀抱在自己怀里吧……

扎卡里指导我读书，有时也会引起争论。对这个部分的理解就是这样。

“我认为自己也有确实的欲望。恐怕只能如此，别无他法吧？不是可以暂时性地停止这种欲望吗？

“但是，我并不希望最后光喷薄而出充满灵魂。要是这样的话，坦率地说，会使我为难。如果也以植物为例的话，我只希望一直在黑暗中调动自己的注意力。西摩努·韦尔本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我说。

“如果你刚才的话指的是韦尔没有接受洗礼，其实情况有点不一样。犹太人家庭的姑娘要是接受天主教的洗礼，那可不得了。”

扎卡里说话的语气相当强烈，但他发觉这一点，立刻改变话题。

“刚才念的第二篇文章，在题目的‘不幸’上面有一个注解吧？译者说，法语原文是 malheur，但是英语里没有合适的词语。无论是 unhappiness，还是稍好一点的 afflicton，都传递不出 malheur 的不可避免性、毁灭的语感……日语把这个词译为‘不幸’，大概也不太如意吧？”

“只好理解为不可避免的毁灭。这样的体验，我想在使用日语生活的人们当中也会有的……”

“别的不用说，阿佐你就是挨打的钉子。‘钉子的尖头将无限的冲击传递给对准的一点’。我觉得你就是钉子的尖头。”

后来，我独自阅读这一段下面的文字，对自己的发言深感羞愧，陷入强烈的自我厌恶。“极度的不幸虽然意味着肉体的痛苦、灵魂的苦恼、社会的剥夺，但这一切同时又是钉子。它的尖头对准灵魂的中心、具有通过整个时空正在扩展一切必然性的头部。”

因为有事必须和阿吉大哥商量，我决定去一趟松山。恰好龟井也说要去见阿吉大哥谈事，于是我们一起搭乘古泉的便车去松山。

古泉打算把礼拜堂的入口改成斜坡式，通往堤坝和石子路的道路都改造成可以走轮椅。他带着这个方案去请示阿吉大哥。设计图纸已经通过扎卡里交给荒先生审定。

古泉的新婚妻子的母亲在超市的收银台旁边对我说过，礼拜堂的建造水平在建筑杂志上介绍博得高度好评，古泉回到总

公司后，本来安排去东北大学当助教，但是考虑到他个人继续参加教会活动的愿望，便调到建造观音像的同一系统的工务店工作。古泉是一个研究人员，他对圆筒型大厅的音响效果进行过精密细致的计算，虽然没有反对将入口扩建为可以走轮椅的斜坡型，但对改建持慎重态度。另一方面，龟井认为，阿吉大哥表现出恢复健康后会比以前更加积极开展活动的欲望，主张为将来行驶大型电动轮椅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龟井这次去松山，带着特殊轮椅的方案，打算与阿吉大哥谈妥后，立即去大阪，向轮椅生产公司定做。工厂负责人带领一批技术熟练的工人已经在"公馆"里把从灶间到休息室里面的阿吉大哥寝室——一直保留着锻冶病房的原样摆设，现在刚好派上用场——这一段路程进行改造，以便于走轮椅；厕所也正在改建。

龟井向阿吉大哥汇报实施这些工程所需费用的筹措情况。现在工厂和农场的具体工作分别由美津和阿田负责，龟井实行监督。开发新项目的时候，初期阶段大多由龟井提供个人资产作为保证，现在教会的工厂生产虽然保持平稳状态，但农场的发展十分迅速。教会的新成员在附近的建筑工地等公司工作——当时经济不景气刚刚开始，不知道后来会长期持续下去——他们把自己的收入捐献给教会，从此建立起捐款制度。这个方案是伊能三兄弟提出来的，当时阿吉大哥对这种做法并不积极。在阿吉大哥遭受袭击以后，由于要求出外工作的教会成员的压力，也就成为既成事实。

在红十字会医院的病房里，龟井和古泉先和阿吉大哥商量事情，然后出去到电梯前面的休息室——松男出去吃饭——轮到我和阿吉大哥谈话。我向他详细汇报伊能三兄弟一边密切关注阿吉大哥身体恢复情况一边加紧开展活动的情况，和阿吉大

哥商量我今后采取什么样的方针。

“上个星期，伊能三兄弟来看望我，也向我汇报一些情况。”阿吉大哥说，“至于今后怎么开展活动，我让他们按照程序向你汇报……我想，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你给我守住教会。”

“我也想这样。”

“只要你同意，我一个人躺在这里，也不会与教会中断联系，迷失方向。”

接着，尽管阿吉大哥仍在发烧，脸色青黑如烟熏，但依然热心和我谈起灵魂修炼的话题。我从他的谈话中也感觉到安佐所说的阿吉大哥的心理变化。我现在让扎卡里讲解韦尔的英文版著作，同时把“费耶尔版”的 *Attente de Dieu* 送到阿吉大哥的病房。他用缠着绷带如击剑护腕般的右手从枕边把书取过来，翻到需要的那一页，说道：

“我觉得这一段话很有意思，‘无论在神话或者民间故事的伟大象征里，还是在《福音书》的寓言里，寻找人的总是上帝。’下面的 *Quaerens me sedisti lassus*①文章，虽然我也能看懂‘寻找’、‘疲倦’等一些单词，但是不懂拉丁文，现在总领事不在了，还是看不明白整体内容。大概是《福音书》里法国知识分子喜欢的一段话吧，这样的文库版，却没有注解……

“还有，下面部分是这么写的。‘《福音书》里没有任何由人着手研究的问题。人如果没有受到某种压力，或者强行命令，就不会做出这种举动。’然后是新嫁娘和奴隶如何等待丈夫和主人，田地里的珍珠之类的寓言……

①意为：你寻找我的途中，你疲倦地坐下。引自中世纪颂歌（上帝的愤怒）第 10段（共 20段），莫扎特等作曲家曾为此颂歌谱曲。——译者注

“‘呼唤上帝，断绝一切杂念，惟此才能获得拯救。追求拯救的态度，与其他任何行为的形式毫不相似。希腊语用“休坡摩内”这个词汇表达，但是，译为“帕提恩西亚”，这是不恰当的。那是等待、或者小心谨慎地忠实地一动不动的意思。不知道持续多长时间，但总是保持平静。’

“我看到‘帕提恩西亚’这个译词，便想起K伯父的小说。光的出生，对他的心灵产生巨大的震动。那部仿佛为了努力使自己从这种痛苦中摆脱出来而创作的小说《个人的体验》的结尾部分，受到三岛由纪夫的批判。这似乎已经成为定论，评论家现在不再去重新研究这个部分吧？

“这座住院部的护士长喜欢看K伯父的小说，我从她那里借来这部小说。就放在这儿，你翻到最后一段。

“‘然后，鸟想翻开被遣送回国的德尔契夫赠送给他的、在扉页上题写着“希望”一词的那本巴尔干半岛小国的辞典，首先查一查“忍耐”这个词。’……保加利亚语的‘忍耐’是与‘休坡摩内’还是与‘帕提恩西亚’相近？保加利亚语接近俄语，所以恐怕还是与希腊语的‘休坡摩内’相近吧？

“K伯父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才二十八九岁，我认为当时他没有深刻考虑‘忍耐’、等待的真正含意。然而，通过后来与光在一起的三十年生活，使他充分理解了‘休坡摩内’的含意吧？人生……还有文学，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东西。”

“祖母在红十字会医院住院的时候，病房里就有一张大概是以前哪个病人拿进来的、矮得很不合适的长沙发。现在，我坐在上面，窗户显得很高，只能看见浮现在阴沉沉天空里的街道上槐树的树梢。季节变迁，满是灰尘的树叶正在枯干。在K伯父将‘忍耐’这个词写进小说结尾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并不是通过新经验领悟老经验的含意。正如经验是循环的一样，只有当新老重合时，才发现它的整体含意。”阿吉大哥说。

我有时看着窗外，陷入沉思，但是阿吉大哥的话十分抽象，如同自言自语，我一时难以理解。我把视线收回来，看着躺在病床上的阿吉大哥，力图捕捉他的话语含意。我突然感到震惊，从我坐着的低矮长沙发看上去，躺在高高的病床上、手里拿着书放在胸前休息的阿吉大哥的颧骨、鼻子、额头和泛着黯淡亮光的脸部使我想起躺在棺木里的总领事的遗容。不仅形态，尤其质感……

“我正在把迅从车上抱下来的时候，遭到那三个人的袭击。一个人冷不防往我正使劲踩地的大腿上狠力一棍，身体一下子栽倒地上。接着，两个人用金属棍猛打两边的膝盖，另外一个人望风。膝盖被打折以后，我跑不了，然后他们就对准我的脑袋。我当时想到，自己手无寸铁、无力反抗，这回肯定要送命。

“但是，迅举着旗子和他们厮打起来。他们中的一个人只好出来对付迅。对着我的脑袋最凶狠往死里打的一个人用毛巾蒙着脸，但是我对他有印象。我两手使劲抱着脑袋。这时，伊能三兄弟看见迅挥舞的旗子，立刻跑过来。接着，双方就像橄榄球比赛一样，混战一场。很快，那个望风的和殴打迅的两个人先撒腿逃命，金属棍也扔在地上，最后一个人也夺路逃跑，但惊慌之中，一脚绊在停车场边的三角架路标上，摔倒在地。爱和英拾起金属棍追上去，对准他狠揍……

“我觉得干掉那家伙没什么意思，也不愿意这样做，便想制止他们。但是，膝盖不用说，整个腰部以下都是软绵绵的，而且痛得撕心裂肺，我只好一边嗷嗷乱叫，一边极力想站起

来。这时，育意识到我的意图，立即制止爱和英。

“我瘫在地上，稍微平静下来，心想一个无谓的生的生者终于没有成为一个无谓的死的死者……同时立刻想到依然握着旗子倒在地上的迅。但是，我立刻失去知觉，被送到急救医院，经过各种抢救措施，在我仿佛从痛苦的噩梦中刚刚醒来的时候，就像刚才所说的，老经验循环与新经验重合的时候，其核心含意才会显现出来。

“……我进第一所大学的一年级的时候，也和另外两个人——三人一组的流氓团伙早已有之——一起偷袭福生美军基地旁边的一座日本人住宅楼。我只是望风，没有直接下手杀人。我一直就这么认为的。但是，如果在进入住宅楼的时候临阵脱逃，另外一个人只好下来望风，真正动手的只剩下头头一个人。那一次并没有杀死对方，只是把他的两个膝盖和两只手腕打折。仿佛是报应，现在自己就活在这种痛苦之中……”

阿吉大哥在谈话的间歇处总是加强语调，转过脸，俯视着我，但似乎并不是观察我的反应。我突然觉得阿吉大哥的表情与蹲在礼拜堂里的时候几乎一样，不由得心头郁闷，但是，他的脸色虽然憔悴，眼睛却充满力量。炯炯有神。我简直无法理解从青黑色的面孔中心放射出来的光辉耀眼的力量，甚至感觉到一种怪异。于是，我终于明白，自己怀着“承担、背负、拯救”阿吉大哥而返回“公馆”重新开始教会工作的愿望完全是自以为是的想法。

虽然阿吉大哥被打得遍体鳞伤，情绪也有所混乱，但是他令人惊异地迅速成长，已经成为我无法“承担”的“大人”，毫无办法“背负、拯救”……

第五章　五百个兄弟齐声歌唱

我临走的时候，阿吉大哥说扎卡里向你讲解英译本，最好还是和原著对照，便将“费耶尔版”的 *Attente de Dieu* 递给我。他的态度与 K 伯父写在卡片上的态度一样。

我一个人翻阅“佩列里阿图书馆版”的 *Waiting for God* 时，曾经寻找过真由美告诉我的那个段落，想知道那个人对持有圣杯的受伤的国王是怎么说的。那句话是“What are you going through?[①]”我问扎卡里这句口语感觉的话是什么意思，结果还是和真由美告诉我的内容一样。但是，从语言本身的字面很难获得实感。这句话的法语译文是“Quel est ton tourment?”我在大学的教养课选修的第二外语是法语，所以能够理解它的意思。

古泉留在医院替松男值班，由松男开车，先把龟井送到机场，再把我送回“公馆”。他回不识寺也就一两天，因为后天古泉必须去建造观音像的工地，松男还得回医院看护阿吉大哥。

①意为：你过得怎么样？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翻看着阿吉大哥给我的那本书。书里有不少黑色铅笔划的道。这不是 K 伯父划的道道，而是阿吉大哥用他不方便的手划出来的，看了令人心痛。刚才他躺在床上对我说的那段话也划出来，还有一大段划有框框，凭我的法语水平自然一窍不通，只好回“公馆”以后对照英译本。

一路上我没有说话。车子驶过市街，走上通往犬寄岭隧道的道路上不久，松男开始和我聊天。以前我和松男说话不多——虽然知道阿吉大哥用手指、手掌的功能给他治病——所以这位不识寺的下一任住持大概自我介绍为什么这么热心参加教会活动。

“我第二次去福井，是把老奶奶的父亲留给寺院的挂轴等东西转移到 K 先生的家里。这是现在的住持的主意。他说这些东西的所有权本来属于老奶奶，但是现在‘公馆’里没有人对书法感兴趣。阿佐，你别见怪，包括你在内。另外，住持注意到我的心愿，就让我和 K 先生好好商量。

“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使 K 先生感兴趣的东西，总之把挂轴、匾额之类的东西统统送到成城，在 K 先生家里住一个晚上。当天晚上，把自己心里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 K 先生。他似乎已经从安佐那里大致知道不识寺住持的继承问题。现在我已经取得住持资格，也结了婚，虽然还没有孩子，做好了继承住持的一切准备。可是不久，我的视力下降，眼睛模糊。有事进积骨堂，里面地方窄小，每次都要碰得鼻青脸肿。结果，在小学当保育教员的老婆也跟体育老师私奔了。这件事当地人没有不知道的。

“我身心疲惫憔悴，想请求阿吉大哥用手指直接触摸我的眼球。因为我认为眼睛的异常不仅仅起因于身体的毛病。后来，我骑着自行车飞快地猛力往一棵七叶树上撞——现在住在

河边的人们还把那儿称为‘不识寺的松男撞坏眼睛的地方’——结果眼睛受到重伤。这样才接受阿吉大哥的治疗。父亲说阿吉大哥治好我身体和心灵的疾病。这句话说到点子上。

“我把这些情况详细告诉K先生，他似乎也早已知道阿吉大哥运用手指放射出的类似激光的东西治愈我的青光眼的奇迹。不过，他还是对我接受阿吉大哥特异功能治疗前后自己的心情变化发生兴趣。我觉得与K先生的谈话很有收获，也因此发愿再一次去福井修行……

“我飞车撞击七叶树后，倒在地上，被一辆运送农产品去农会的卡车救起来。前后经过大约五个小时吧。从天色阴沉的傍晚到大雪纷飞的半夜。莫名其妙地骑着自行车往树上狠撞以后，我的视界如死者一样一片漆黑，受伤的那一只眼睛自然什么也看不见，没有受伤的另一只眼睛也无法睁开。疼痛难忍，在黑洞洞里感到极度恐惧，不由得大声叫喊，挣扎闹腾。

“在这种情况下，阿吉大哥用手指的激光给我治病。一刹那，黢黑的世界突然充满光明，我看见诊疗所窗外八角金盘的叶子。树叶上积着白雪，仿佛燃烧着彩虹的晕光。肉体的痛苦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心灵的痛苦也烟消云散，荡然无存！

“我很想去永平寺修行，为了再一次体会当时的那种感觉。即使去不了永平寺，也想通过坐禅来体会。我已经明白其中的原理。这就是：从我这个个体有一条路通往整个宇宙。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已经像电流一样从这条路上跑过来。然而，我对这条路还是一无所知！

“只有实际的感觉。这就是从阿吉大哥的手指放射出激光，在瞬间解除可怕的痛苦，使我欣喜若狂。于是，我立即感悟到，有一条道路把自己与整个宇宙连接起来。有了这条道路，才有我的生存。

“而且，我明白，当我还在黑暗的深渊经受痛苦折磨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站在路旁。否则，在痛苦消除、闻到雪离子味道的那个瞬间，道路就不会充满我的心中。这样看来，包裹着我四周的暗夜在以眼睛疼痛的形式显现出来之前就已经存在我的心中。正因为心里存在这个黑夜，我才遭受视力下降，眼睛模糊，伤痕累累的痛苦。甘受铁棍滋味的傻瓜与被老婆抛弃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于是，我觉得暗夜显现出来的首先是道路。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阿吉大哥。他这样回答我：你已经具有在越前寺院修行的体验，如果重修一遍，积累新的体验，肯定会领悟得更加透彻深刻。那时再回到教会里来，对还没有正确理解佛教的教会成员一定大有用场……

“我把自己的思想袒露给阿吉大哥以后，得到他这样的鼓励。

“K先生说，‘暗夜’的说法很有意思。松男，有一首道元十分喜欢的偈语，不知道为什么，老奶奶的父亲抄写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你刚才送来的其中一块匾额。于是，K先生让夫人把包袱皮重新打开。找到那块匾额，他念道：‘夜深月白下沧溟’。解释说‘沧溟’就是大海，这里既有暗夜也有月光。

“他说，刚好手头还有涉及这则偈语的书籍。便走上二楼，从书斋的书架上找到一个既是天主教司祭也坐禅修行的学者写的两本书送给我。K先生对我和他商量的问题只字不答，后来也只是一味劝酒。老实说，我很失望。回到福井以后，我立刻把这两本书连同衣服之类的东西通过快递公司送到谷间的寺院。

“后来，我又回到森林里，也不知道自己在福井的修行有多少成果。有一次突然想起来，把K先生送的书找出来看，

发现答案就在里面！眼睛受伤后接受阿吉大哥治疗时感觉的那条将处于黑暗之中的自己与整个宇宙联系在一起的道路就明明白白写在书里！

K先生向别人推荐书籍的时候，大概是让对方马上阅读，理会自己想传递的思想吧。因为自己就是这个习惯。

“那本书论证老奶奶的父亲书写的那一段偈语，说是道元还是很小的时候，在比睿山就开始对暗夜产生巨大的怀疑，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中国，结果发现那里也是暗夜，而且更深。书中还写到基督教的十字架圣约翰说过‘灵魂的暗夜’这句话。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其实正想阅读这样的书。

“经过这样的体验，我觉得现在的阿吉大哥不是正坠落到暗夜里吗？我思想中的暗夜是一种逃脱出来以后又会立刻掉进去的暗夜。它既不是道元的暗夜，也不是十字架圣约翰的暗夜。但是，我感觉到，只要阿吉大哥从这次的暗夜中摆脱出来，他会变得更加深刻更加坚强……阿佐，我之所以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你，其实是因为我在看护病房的时候，听到阿吉大哥和你的谈话，觉得你听了阿吉大哥的话以后，大概很伤心‘..…”

纯粹属于偶然，我很快又碰见松男说的十字架圣约翰这个名字。回到“公馆”以后，将阿吉大哥还给我的那本“费耶尔版”*Attente de Dieu* 中用铅笔划道的部分与英译本对照，并且顺便阅读前后文，发现出现十字架圣约翰的名字。我把英译本中的这一段抄在卡片上，发现译文的文体与阿吉大哥在病床上口译的语调完全一样。

“他们绝不向上帝回头。在一片黑暗中，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呢？上帝使他们的脸朝着正确的方向。但是，上帝并不向他们长时间地显示自己。他们的工作只是一动不动、目不斜

视、侧耳倾听、耐心等待，也不知道自己在等待着什么……在长时间等待上帝之后，即使上帝允许光——哪怕是不确切的——的直观、或者光的形式显现出来，那也只是瞬间。他们又必须重新安静耐心、小心翼翼、一动不动。只有在他们的欲望实在无法克制的时候，才能发出声音呼唤。”

下一段的文字是：“如果上帝不能证实其真实存在，就无法相信灵魂的存在。”韦尔说：在这个时候，或者将别的什么东西称为上帝，或者将对上帝的信仰变成一种抽象的语言。接着，文章出现我从不识寺的松男那里刚刚听来的圣人名字。

“这个时候，不信仰状态就变成十字架的圣约翰称为的暗夜。信仰只是语言，而没有贯彻灵魂。现在这样的时代，可以说不信仰等同于十字架的圣约翰所说的暗夜。如果不信仰者热爱上帝，如果他不知道哪里有面包，却像因饥饿而叫唤哭泣的小孩子那样……”

这些文字铭刻在我的内心深处。阿吉大哥用铅笔将原著的这些部分圈围起来，这难道不是证明一直陪伴他的松男的观察的正确吗？经过这样的体验，我觉得现在的阿吉大哥不是正坠落到暗夜里吗？我思想中的暗夜是一种逃脱出来以后又会立刻掉进去的暗夜。

我似乎是在松男的话语诱使下阅读前面这一段文章的。我想，我自己也处于暗夜之中，但好像有一个东西用双掌把我的脸转向正确的方向。否则，我就无法面对表情憔悴、两眼却充满强烈力量的阿吉大哥。阿吉大哥把重任交给我，我能否承受得了，这沉重的包袱压得我摇摇晃晃，步履蹒跚。我对松男的

这一番表白几乎无言以对，默默地坐在副驾驶座上。

扎卡里将礼拜堂部分改造的设计图拿到东京的生产技术研究所请荒先生最后审定后回到“公馆”。我在听取他的汇报后，向他请教十字架的圣约翰的问题。

扎卡里先是一惊，接着用猜测的语气说：

“哦，十字架的圣约翰……那位圣人在去世之前，脚上溃疡，十分痛苦。你是不是把这个与阿吉大哥的膝盖负伤联系在一起？”

“不，即使把他与阿吉大哥联系在一起，也不是联系两个人的负伤……包括你刚才说的情况，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只是韦尔的书里出现这个名字，所以想了解他的情况。”

“你不知道我引用他的诗创作的一首流行歌曲的唱片吗？名叫 *Noche Oscura*① 对了，这首诗是用西班牙语写的，我觉得很有性感，还亲自演唱。要是广播电台的听众经常点播这首歌曲，卡尔梅尔修道院的那些修女们就写信抗议。在此之前，说老实话，我对十字架的圣约翰本人，还有这首诗的评论，也是一无所知。”

“*Noche Oscura*……从拉丁音乐的曲名推测，就是‘暗夜’的意思吗？扎卡里是怎么发现这首诗的？”

“完全是偶然。我起先对诗歌并不感兴趣，而是喜欢绘画。说起来，事情是这样的。我的父亲向 K 先生借了一笔钱。怎么归还？K 先生制定一个规划。当时我还在上大学，我就在大学的合作社等地方替 K 先生购买他需要的书籍，再给他送去。

① 意为：暗夜。

这样尽可能抵充该支付的利息。当时 K 先生正热心阅读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作品，主要购买研究她的评论书籍。其中有一本书，书名已经忘记了，扉页画是一幅耶稣受难图，是十字架的圣约翰绘画的。从十字架的右上方高处俯视的角度描绘耶稣像，被钉在钉子上流血的肉体非常逼真。详细一看，本来是耶稣被捆吊在十字架上，却好像耶稣使用浑身的力量把十字架支撑起来的感觉。对耶稣的特殊幻象与奥康纳的幻象是共通的。

“我没有看文章，只是非常喜欢这幅扉页画，在书送给 K 先生之前，把扉页裁下来…… 后来，我想，描绘这幅奇妙磔刑的圣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于是第一次接触到（暗夜）这首诗。此时，我已经沉浸在诗句异常甘美的感觉里……

“这个名叫十字架的圣约翰的圣人，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显得过分……如果说韦尔受到他的影响，我可以理解。我以前没有注意这方面……”

“这本有耶稣受难图和《暗夜》诗的书能找到吗？”

“英文版的时常能看见。我下一次去东京的时候，还是到丸善书店找找看。其实，我把 K 先生购买的书的扉页裁下来，心里一直很过意不去。要是能为你找到一本新版的书，也算是对‘公馆’家族的赔偿吧。”

中学校长单独来到礼拜堂的事务所。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因为中学合唱队被选拔为县代表队参加全国音乐比赛，即将集体住宿，强化训练。指导合唱队的是真木高中的前音乐教师、后来辞职专心参加教会活动的荻野。礼拜堂的大厅有高级钢琴，校长前来询问能不能借礼拜堂进行总排练？校长说，由于在这座圆筒型大厅里举办过多次音乐会，才带动中学出现合唱热。只要能在这里练习，即使比赛拿不上名次，孩子们也感到满足。我们也觉得高兴，同意校长的要求。事情谈妥以后，

校长心里一块石头落地，用一种虽然语调显得嘟囔，却沉稳大方的态度说：

“秋天要开运动会……都有障碍跑这个项目，可是从四五年前起，把名称改为‘翻山越野’。这一次，那些组织读书会的‘妈妈小组’提出要把名称改回来，说不要玩弄辞藻，要维护优美的日本语……‘障碍跑’这个词是不是优美的词汇，那是感觉的问题，我不便说什么。当然，也有的母亲有文化，说不是因为‘障害[①]跑’有‘害’，其实这个‘害’字原先是‘碍’，它本身并没有不好的意思……”

“既然对‘碍’字没有反感，电线杆上的‘碍子[②]’又白又滑，不是给人中性的感觉吗？”荻野说。

“‘碍子’这个词是从外国话翻译过来的吧？”校长问扎卡里。

“电线杆上的那个白色东西，英语叫 insulator，就是绝缘子嘛。噢，作为语言来说，属于中性。这个单词的语源是 insula 就是岛屿，与其他土地没有连接在一起。比如说‘身体障碍者’这个称呼，也许有人很反感，难道他们就要像岛屿那样与集体隔离开吗？”

“‘碍子’的‘碍’原先是石字旁加‘疑’，是“礙”字。因为这个字给人的感觉不是很好。”校长说，“所以判断‘碍子’属于中性感觉，恐怕缺少有力的证据。不过，用‘碍子’表现又白又滑的绝缘子，产生新的语感，这种感觉倒是恰到好处。暑假结束时的 PTA会上，就让大家谈论这个话题吧……”

中学校长正要结束谈话，松男居心叵测地开口说道：

① 障害，日语“障碍”的汉字为“障害”。——译者注

② 碍子，即绝缘子、电瓷。——译者注

“校长刚才说的‘碍’字，训读为‘SAERU’吧？我向老奶奶学习汉字的训读方法。这块土地上流传着‘破坏者’的传说。把这两个联系在一起，方言里还保留着‘干碍’这个词，老奶奶用起来得心应手，自然得体。

“我小时候，也到‘公馆’来，听老奶奶说‘破坏者’的传说，后来不单单我，还有几个人也没有继续听下去，结果阿吉大哥成为传承人。我现在还记得老奶奶讲述‘破坏者’传说起源时候说的话。她说创设者一行从大海进入河流，然后沿着小水流进入森林深处。途中，他们被大岩石，或者说是又黑又硬的大土块挡住去路。K先生的小说里也有描写。‘破坏者’用炸药炸开大岩石，开辟土地……

“老奶奶讲到这个地方时，唱起来‘大岩石，成干碍’。我一下子没听懂，她就把这个字写在地炉的炭灰上教给我们。

“那个时候，我们总是这样听老奶奶讲述传说。前阿吉大哥早晨晚起，一个人在地板间洗物槽旁边吃过早饭才进来。他对老奶奶说：‘干碍’这个词很好。《神曲》开头说，但丁想爬上山坡，被凶猛的野兽挡住去路。这一句也可以译为‘受到野兽的干碍，。[①]”

“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我第二次去福井的寺院修行。虽然我基础很差，学习成绩也不理想，这是我一直后悔不已的，但是我阅读K先生送给我的书，发现‘干碍’这个词也是理解道元思想的关键词。

“‘佛道乃于人人之脚跟底下。干碍于道，方自明了；干碍

① 山川的日文翻译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爬上荒凉的山坡，没有爬得多么高，前面忽然有一只敏捷的、五色斑斓的豹，正拦住我的去路，我几次想回头逃避他。”以上中文为王维克译。——译者注

于悟，本人圆成。’意思大概是说自己被佛道挡住，无法逃脱；自己被感悟捕捉，无法回避吧？把这一段文字与等候但丁的三头野兽进行比较，其含意更加清楚。”

“‘干碍于道’这个说法，简直不可思议。”扎卡里感叹地说。

扎卡里陷入沉思。虽然他是音乐方面的权威，但是在日本文化以及东方传统学领域，荻野总是好为人师。

“所谓‘道’，就是整个宇宙的道德律。感悟就是个人在内心对道的感应。‘干碍于道’这个说法，不合道理……我觉得应该倒过来说啊……”

我在成城学园前的K伯父家里第一次见到扎卡里时，他说自己昨天去能登考察过日本民俗的一种形式——“竹竿”。我实在觉得想法怪异。他还说参观了曹洞宗的祖院总持寺。看来对禅并非一无所知。在荻野说话的时候，扎卡里和松男都没有反驳，只是眯缝着眼睛静静地等待他的声音停歇下来。

接着，松男直接问扎卡里：

“我在永平寺并没有专门学习道元思想。我的修行，尤其第二次，只是更加深了对自己的失望……完全是为了尽快结束修行、回到阿吉大哥身边才努力修行。恐怕可以说是奇异的诸教混杂吧。

“回到不识寺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阅读K先生送给我的书，可是这时发生了袭击阿吉大哥的事件。此后我一直在医院里陪伴阿吉大哥，有充分的时间思考问题，终于理出比较清晰的思路。其中一条，我认为阿吉大哥的信仰中有的正面临于道。而且这个‘道’变成可怕的野兽纠缠着他……干碍着他，使他进退维谷，束手无策。

“还有一条。虽然阿吉大哥这样‘干碍于道’，但是他迎难

而上，勇敢面对现实。他的两条腿被打折，正是‘道’对他‘干碍’的结果。然而，阿吉大哥不屈不挠，即使双脚不能走路，也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进，表现出凛然大气。”

“……但丁被豹、狮子、狼包围，其实就是被它们截断退路。如此‘干碍于道’，他还是攀登这第一座山坡，所以应该说这是净化灵魂的旅行。”扎卡里说。

“这有意思。扎卡里。这么说，其实用不着特地下地狱，只要往垂直方向攀登就行了吧。”荻野无所顾忌地随声附和。

“不过，《神曲》并不是《地狱》第一篇就终结的……”中学校长表示异议。他说话从容不迫，与安佐有相似之处。

K伯父把矢内原忠雄的著作送给我的时候，说他与前阿吉大哥就但丁交谈过意见，并且写进自己的小说里，书里出现奥古斯蒂努斯的名字。我回“公馆”以后，还到前阿吉大哥的书库查找过。果然发现K伯父在小说里引用的那本书——K伯父有一个读书习惯，他从前阿吉大哥那里借来的书，总要把其中的一些文字抄写、翻译在卡片上，夹在书里。

首先引用K伯父卡片上的翻译段落。这是一位名叫弗雷切罗的学者的著作 *Dante——the poetics of conversion*①。

> 皈依、死亡与自我的再生是在真正的自白与老一套的虚伪自白之间细致清晰地表明截然不同的体验。在这部作品里，登上山坡的尝试、失败的旅行与事先描写的成功的旅行之间的不同，就在于以坠落卑贱、巡游地狱表现的自我的死亡。奥古斯蒂努斯为了描述他在罗马期间的痛苦，也简短涉及到同样的考验：

①意为：《但丁——转变的诗学》。

“瞧吧，我一到罗马，迎接我的是疾病的鞭笞。我对你、对我、对所有的人们，都背负着我犯下的全部罪恶。同时，还背负着加在“我们的一切在于亚当都是死亡”这副原罪枷锁之上的许多沉重的罪恶，差一点就要坠落地狱。……所以，正因为（那时）我认为耶稣的肉体之死是虚假的，才相信我的灵魂之死的真实。正因为耶稣的肉体之死是真实的，我不相信，所以我的灵魂之生才是虚假的。”

“下地狱”不论在《自白》里是一种比喻，还是在但丁的诗歌里是戏剧性的现实描写，都是通往真实之旅的第一步。按照基督教的修辞方式，这是破坏死亡时候的生的颠倒价值，产生在正统的生中重新改造死的效果。在但丁的作品里，第一篇的攀登炼狱之山之前不可思议的前兆，如山顶的亮光、山坡本身、登山的尝试，都表现出价值的颠倒。尽管这种风景在第二篇里相似于与更锐利的焦点联系在一起的风景，但所有的方向都是颠倒的。感觉向上，实际向下；感觉超越，实际后退。正如柏拉图在《政治家》的神话般颠倒的世界里所表现的否定价值的世界那样，序幕的方向颠倒象征着精神的扭曲。奥古斯蒂努斯在第七卷叙述自己皈依之前的精神世界，称之为“异域世界”。这显然暗示着柏拉图的神话。但丁没有使用这句话，但是他在叙述精神条件的时候，借用奥古斯蒂努斯地形学的几处细节。

我想到自己在伊豆高原这个“异域世界”里的生活。虽然书里没有出现这句话的拉丁文原文，但是我从《奥古斯蒂努斯的“自白”讲义》中读到在罗马受苦那一段：瞧吧，我一到罗

马，迎接我的是疾病的鞭笞。

前阿吉大哥的书库里，与弗雷切罗的书摆放在一起的，还有K伯父引用过的渡边义雄翻译的《自白》。前阿吉大哥从小就是K伯父的好朋友，而且视K伯父为自己的弟弟。也许这本书也是他借给K伯父的。我想补充弗雷切罗没有引用的部分，顺便往下看，发现有这样一段文字：“但是，我终于成长为连自己都羞愧难忍的一个人，嘲笑你的药方。你不允许我那样双重死亡。”

这个地方有一个注解：所谓“双重死亡”，指的是肉体与精神的死亡。然而，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的鲜明形象是：首先是身体——精神成为一体死去，这是成长为连自己都羞愧难忍的一个两性人、更准确地说是半阴半阳的我——作为男人的身体——精神与作为女人的身体——精神相继坏死那样——死亡的光景……

我想起在游佐的妄想中生存的、患艾滋病的自己的形象。使他狂热陶醉于色情亢奋的——但马上变成对死神阴影极端恐惧的另一种亢奋——是被男扮女装的小伙子鸡奸……或者被套着假阴茎的姑娘鸡奸。如果我真的像真由美突发奇想的绞刑架的幽默那样，是一个艾滋病患者，那是多么怪异危险的卖淫呀。而且，我不就是这么一个与现实大不一样的、其实就是那样的人吗？

回到“公馆”，为整理教会的记录翻阅地方报纸的时候，在社会版上发现一则消息。说是东京六本木的一家接待女装男性——即男性同性恋者——的酒吧里，一个年轻的男店员传染上艾滋病，他绝望之余，持刀刺伤当事人。这个小伙子原籍松山，曾是自卫队队员，想利用休假的时间去大阪游玩，在机场被同性恋者盯上。把他介绍到酒吧的同性恋者曾经男扮女装在

新闻媒体上抛头露面。后来，小伙子发现自己传染上艾滋病，就持刀把他刺伤。这个同性恋者专门给此类酒吧物色合适的人物，拉人下水。

我离开谷间出去时，在机场也遇到这么一个人，主动和我打招呼。如果 K 伯父没有向我提供伊豆高原山庄的住处，说不定也会通过他给我的名片去找他。我在川奈饭店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卖淫，那么，我也就会陷入那个前自卫队队员在六本木酒吧那样的圈套。以阴阳人作为诱饵，我大概会成为那家酒吧可怜可悲的“明星”吧。在川奈饭店里，即使对方备有避孕套，但只要不说使用，我也不用，他也不用，自己就可能重蹈那个前自卫队队员的覆辙。那么，成长为连自己都羞愧难忍的一个两性人、更准确地说是半阴半阳的我——作为男人的身体——精神与作为女人的身体——精神相继坏死那样死去，肯定是无法逃避的自然命运……

看完这则报道，我不由得自言自语：“不要忘记，这样的人正在自己无法明确表示信仰对象的‘燃烧的绿树’教会里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受到想把教会推向前进的阿吉大哥强大力量的吸引。尽管双膝打折、内脏重伤、精神陷入从未有过的巨大绝望（当时我这么认为），然而他的眼睛依然充满力量……现在的阿吉大哥与抱着脑袋蹲在圆筒型大厅里面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我的主要工作是事务性材料的整理，所以对别人的工作只是观察，不过，正如前面所说，“燃烧的绿树”教会已经开始着手制定新的事业规划。根据收藏在“即将就医者的记录”里的材料来看，这项新规划由伊能三兄弟主持制定，他们半是开玩笑地称之为“世界传道大进军”的实地排练。当时向教会成员发行有几种传单和小册子，内容也大多宣传这个计划。其中

有一份是扎卡里手绘后大量复印的乐谱 *Great day* ，旁边还画有漫画式的插图，一个细长条男人举着上书“世界传道大进军”的旗子，张着大嘴放声歌唱：“伟大的日子，正义者的大进军，伟大的日子，神修建犹太的墙壁。”

袭击事件发生之前，在阿吉大哥主持的集会上就开始酝酿这个“世界传道大进军”的实地排练计划。但进人制定阶段以后，伊能三兄弟采取积极推进的态度。我回到教会以后，这个计划以农场为中心正在具体落实。在阿吉大哥以戏剧性的方式重返教会之前，实际上是伊能三兄弟领导实施这个计划的各项内容。

扎卡里在实施规划中起到特殊的作用，他热心创作进行曲。教会成员和支持者们集体从河边以及以木蜡生产繁荣一时的旧町地域库房式住宅的街道走过时，都列队行进，严肃不言，而如果是在周围一片绿色的森林地带或者田地里，或者是在中途休息的地方，多达五百人的教会成员就一齐放声歌唱。虽然扎卡里的合唱音乐创作大获成功，但因为自己是外国人，对规划的其他进展情况采取回避的态度。这使我怀念起与他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年夏天他所显示的年轻活跃、强加于人的态度。

扎卡里开着本田车离开东京的 K 伯父家前往四国的路上，在连车带人一起乘轮渡横渡濑户内海的时候，他问我：

“濑户大桥的建设完全破坏环境，为什么你们全学联不开展反对斗争呢？”

虽然建设濑户大桥与祖母所说的森林神话、当地历史密切相关，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冲击，然而，当时我的回答支支吾吾，不得要领。因为我觉得自己对祖母传承的理解不深不透，不应该由我向扎卡里谈论这个事情。

前面已经说过，祖母的父亲还是书法家。 K 伯父曾经为纪念祖母的父亲而举办的书法展写过一篇关于“公馆”以及乡土传承故事的文章，刊登在小册子上，说“破坏者”的信奉者能够将他的力量推广普及的范围只限于自己的足迹所到之处。 K 伯父还以铭介及其血缘关系的童子分别领导的明治维新前后两次暴动为例，指出暴动的队伍徒步走到河边，又徒步返回。

“破坏者”率领的开拓者们经过大海航行进入河口，由于海船无法在较浅的河里行驶，便建造平底舟，最后又编造木筏，沿真木川、瓮川溯流而上。在被大岩石挡住去路的地方，便用船木制造爬橇，拉着往上走。这大概是“海民”变成“山民”的仪式吧。这些在森林里开拓新世界的垦荒者们，当他们从山上再走向河边的时候，就不需要任何舟船木筏了。

幕府末期，脱离土佐藩后、沿四国山脉来到真木町一侧的坂本龙马在旧町地域建造舟船，直奔长滨。长滨一带的农民长期饱受压迫剥削，简直一把火就能点燃暴动，可是他们为什么对龙马那么冷淡呢？因为乘坐舟船从森林里出去的龙马已经变成一个怪人。

当大家听到建设濑户大桥的规划时——这个项目大规模地扩大从森林往外行走的范围——无论在“在”，还是在谷间，都引起巨大的轰动——当时，连我这个一天到晚只知道玩耍的孩子都深有感受。

扎卡里对伊能三兄弟的规划采取慎重的态度。教会的另一个实力派人物龟井从一开始就完全同意伊能三兄弟的行动方针，老实说，这出乎我的意外。至少在我离开教会之前，龟井一直积极参与教会的管理。他总是提出许多具体方案，在建造礼拜堂的时候，他始终在建筑工地的第一线，令人觉得他把自己的资产捐献出来只是附带的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增加了龟

井在教会的存在分量。谁都感觉到亀井是阿吉大哥最重要的后盾。

我从礼拜堂的长方形玻璃门跳到人工湖岸边以后，教会成员一时不知所措，茫然若失。也是这个亀井—— 还有泉 ——鼓励他们。亀井大声朗诵《路加福音》中的一段话：“他在路上与我们说话，向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燃烧吗？”他还说：在总领事的葬礼上，大家在阿吉大哥的引导下，祈祷“无法慰藉的灵魂哟，随我们来吧”的时候，另外，当我们听到“吉列亚蒂有慰藉的药”歌声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燃烧得更加旺盛炽烈吗？

在批判阿吉大哥的大会上，首当其冲、大放厥词的亀井现在讲的这一番话能否对蹲在礼拜堂里痛苦不堪的阿吉大哥起到解脱的作用呢？但至少点燃教会成员心灵的烈焰，让大家高声歌唱。只有一个人，就是我，没有响应加入到他们行列之中齐声歌唱的号召。然而，甚至是我，在伊豆的山庄阅读《奥古斯蒂努斯的“自白”讲义》的时候，即使能够努力避开对亀井不自觉的回想，也无法拒绝“我们的心像火一样燃烧”的语言的召唤……

这次我回到教会以后，发现亀井采取完全听从伊能三兄弟领导的态度，所以对他们的规划无条件地支持。还是与以前一样对教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却准确深刻观察教会动向的安佐告诉我这样一件事：

“他们准备这个周末出去开展进军活动。我看了泉寄来的《比瞬间持续稍长》的特号，上面刊载有美津写的消息报道。好像不仅仅松山、宇和岛，连九州都有人参加。你现在对这种进军不闻不问吗？登记参加者的名字以及保证住宿两个晚上所需的野营地这些事情，都是由亀井负责吧？

“我想，能够制止伊能三兄弟这种独断专行的行为的，只有你和龟井两个人。可是你们，包括阿佐你在内，好像对伊能三兄弟没有提出半点异议。

“我不知道伊能三兄弟对这次行动有什么具体安排，但方针是由他们决定的。而且，龟井、扎卡里连这种活动缺少经验之类的话都不说，只是努力做好分配给自己的工作。要是这样的话，即使有他们参加，整个活动不也是很不正常吗？

“阿佐，我对你有点不放心。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曾经离开过——尽管时间不长——教会，现在对伊能三兄弟的规划就不便开口呢？……伊能三兄弟不是自主管理农场吗？其实它的核心是通过武斗训练建立自己的禁卫队。这不是从支撑教会的竖向组织‘森林之会’中分离出去吗？”

安佐的敏锐疑虑不仅佐证我对扎卡里、龟井的异常表现的感觉，而且也告诉我同样的倾向在自己身上也有所表现。

伊能三兄弟计划“世界传道大进军”的实地排练时，其目的似乎只是组织教会成员走出森林到外面举行游行。不久，在为大规模的正式进军进行预备练习的前夜召开的动员会时，伊能三兄弟中的爱介绍了阿吉大哥的信件，也只是谈论进军的意义，没有涉及目的地。阿吉大哥的信是这样写的：

> 在“燃烧的绿树”教会的第一批成员进行各种尝试编写我们教会的《福音书》的时候，大概都会记住这样一段话。这段话现在还收录在我们用复印件钉缀起来的《福音书（草稿）》里。
>
> 这段话似乎不像《福音书》的语录，倒更像 K 先生小说中的一段文字。前阿吉大哥做完癌症手术以后， K 伯父前去医院探望。前阿吉大哥不顾一直在身边照顾自己的

小雪的着急担心，长时间地向 K 伯父谈论《神曲 ·天堂篇》的写作方法的特色。接下来就是这段文字。

“不，如果不谈这个，就等于什么也没说，”阿吉大哥固执地说，“自己做的梦并不是 Paradiso 本身的梦，而是天洼人工湖的梦。湖水涨满，小舟泛动。要是小艇的话，已有准备……梦里乘坐的是小舟，根据我的信号，爆炸堤坝。这正是河下游的反对派所害怕的。于是，自己也和黢黑的湖水一样成为洪水冲出去。这黑色的直线，即自己人生的实体，就是对全世界所有的人的批判，与爱完全相反的批判……这么一想，我仿佛理解在一起，便从梦中醒来。……醒来以后，含意的明确逐渐变得模糊暧昧。”

现在我对上面所说的前阿吉大哥的梦境深感兴趣。天洼人工湖的梦。湖水涨满，小舟泛动……这难道不正如寓言那样与我们在天洼基本完成礼拜堂的建设相互照应吗？

我们在礼拜堂为总领事举行葬礼，举办音乐会，而且每个星期天都举行“集中”集会，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我们“燃烧的绿树”教会的团结，就好像教会内部湖水涨满，小舟泛动一样。

那么，在这以后将会发生什么呢？梦里乘坐的是小舟，根据我的信号，爆炸堤坝。于是，自己也和黢黑的湖水一样成为洪水冲出去。这次我们发起进军活动，即使不过是即将举行的大进军的演习，即使显然不是造成爆炸堤坝那样的戏剧性事件，但不是可以从中发现寓言般的含意吗？

我深刻理解前阿吉大哥在梦醒之后的启示。虽然他说醒来以后，含意的明确逐渐变得模糊暧昧，但我认为这意味着梦本身具有真正的独特性。

顺便说到，“公馆”的老奶奶去世的时候——现在“在”和谷间的人们都说老奶奶回到森林里来了，以这样的方式怀念她。当时——特地回来参加葬礼的 K 先生和总领事曾就伊东静雄的诗歌《鶯》进行过讨论。我在一旁听见。其中有两句是：“不能说（我的灵魂）／（我的灵魂）记忆着。”

无论是天上，还是森林的高坡，超越人的世界降临的东西奏响我们灵魂的乐器。我的灵魂记忆着。似乎可以说，这就是灵魂的创造。现在想起来，对于梦，这难道不是更加真实吗？

我的灵魂不会创造具有真正独创性的东西。但是，梦从高处降临，将我的灵魂如乐器般奏响。我的灵魂记忆这歌声。起初具有明确的含意，但理解的东西逐渐稀薄模糊。然而，正是在这个影响里，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切梦想的力量不都是这样作用的吗？

当前阿吉大哥对梦明确理解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含义：于是，自己也和黢黑的湖水一样成为洪水冲出去。这黑色的直线，即自己人生的实体，就是对全世界所有的人的批判，与爱完全相反的批判……

前阿吉大哥说“与爱完全相反的批判”，这个“爱”，应该是他一辈子阅读的《神曲》结尾“但是我的欲望和意志，像车轮转运一样，这都由于那爱的调节，是爱也，动太阳而移群星”中的 l’amor。整个宇宙由于爱的力量向右旋转，而前阿吉大哥成为人生实体的洪水冲出去的黑色直线即使确实可以看见它的笔直，实际上却绕着极大的圆周向左旋转。

我认为，前阿吉大哥的梦是一部非常壮美的构想。为

什么呢？因为前阿吉大哥的右转上山左转下山的解释有错，本来打算左转，结果变成一直右转。如果前阿吉大哥的梦想得以实现，也许会围绕着运转太阳和所有的星辰的爱右转。

上面已经说过，我们教会这第一次走出谷间的游行是即将举行的大进军的预备演习。既然是一次排练，我原先设想这次计划的立足点可以考虑成为愉快的野外演出活动，或者大规模的郊游。但是，后来我受伤住院，伊能三兄弟便代替我把这个计划具体落实下来。他们制定出我实际上已经无法完全把握的行动规划，并且准备付诸实施。我无能为力。只能努力尽快恢复健康，算是对教会大进军的响应。我希望经过这次考验，成为一个新人重返教会。

爱念完阿吉大哥的信以后，默默地环视大家。一阵甚至带着悲鸣般的叫喊声从圆筒型大厅里响起，变成强壮有力的合唱，汇聚成一句话： Rejoice!

接着，育向大家说明整体规划。旁边站着英，胸前挂着画板，配合他的说明。育说，这次活动时间充裕，要使教会成员和支持者的心情轻松愉快，不会产生受到教会这个团体管制的感觉。

行走的终点是佐田岬半岛根方的阿川原子能发电站。地图上的直线距离约四十公里——我们森林里的教会离原子能发电站竟然这么近——开车需要两个小时。这次打算行走三天，就是说，野营两个晚上。

第一天晚上在往西流淌的真木川转向西北流入伊予滩的分岔处御灵市民公园和河边搭帐篷野营。这儿过去曾经是农民暴动摆阵作战之地。第二天，离河边南下，排成单列穿过夜昼隧

道。如果空气不好，别动队翻山而过。这部分由“森林之会”指挥。过山以后，双方会合，往西行进。到达突出到宇和海里的日本水獭岛的森林宿营地，在那里过第二夜。第二天早晨北上，上午抵达阿川。在那里进行“集中”、中午解散。

关于两个晚上的宿营地问题，已经分别取得当地政府的同意。在与地方政府协商的时候，明确表示不会提出对阿川原子能发电站任何批判性的主张。两个晚上都在宿营地举行以“燃烧的绿树”教会合唱团为主的音乐会，不举行语言性的集会。

然后，英说明这次活动的具体细节安排。如：由古泉借来的三辆大卡车搬运宿营必需的器材；女性以及小孩如行走劳累可在跟随后面的汽车上休息，准备有大约一百张椅子；医务组乘坐农场的货车一路同行——由曾在县卫生班工作过的安佐负责；根据安佐的意见，通过昼夜隧道时，每三人准备一个小型氧气罐。此外还说明吃饭与厕所的问题。

最后，爱站起来，对动员会进行总结发言。他说：

“参加者明天早晨八点在礼拜堂进行‘集中’，然后出发。登记参加活动的教会成员不到二百人，这个大厅完全容纳得下。

“进入旧町地域以后，到御灵宿营地，这一路上，会不断有外面的人参加。这些人中有不少参加过教会的音乐会。就是说，我们原先的做法是：他们寄来要求参加这项活动的明信片后，我们与以前要求获得音乐会入场券寄来的明信片进行核对，按名单回信答复。

“但是，有不少人对这种做法提出不同意见，所以我们取消了对教会外参加者的限制。这样，参加者就不全部是教会的支持者，经常在阿川原子能发电站周围举行抗议集会的那些

人，松山、伊予滩地区开展反对原子能发电站活动的那些人，都有可能参加我们的这次活动。

“对于这些人来说，我们的行进目标是阿川原子能发电站，这自然成为他们参加我们活动的目的。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行动才具有最根本的目标。因为这次活动是为即将举行的大进军做准备。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二百个教会成员齐心协力，目标一致。”

在礼拜堂的动员大会结束以后，以伊能三兄弟为核心的实行委员会到“公馆”继续磋商。现在已经感觉到活动的参加者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心情，问题是如何有效得到当地组织引导他们。大概只有我一个人虽然参加刚才的集会，却不参加明天的活动。我在大厅里查看门窗是否关严、准备熄灯的时候，安佐一脸不好意思地——平时从未如此——走过来，对我说：

“你听到刚才说让我负责医务班参加明天的活动，不觉得吃惊吗？因为最近你对包括龟井在内的态度都表示不满。不是我辩解，其实提出让我组织医务班的是阿吉大哥。不过，我还是想把自己直接向伊能三兄弟表态同意的过程告诉你……

“昨天我也到‘公馆’去过，那边的人说你一直在礼拜堂的事务所里，我本来打算过来，可是我发现到处都有一些陌生的年轻人在监视着。每经过一个关键地方，都要一一说明什么事情，于是觉得麻烦，中途就回去了。

“我也对自己这种‘嫌麻烦’的情绪进行分析。虽然心里觉得麻烦，行动上却还要参加，这是很矛盾的。能不能让我详细告诉你？”

于是，我们走进事务所。安佐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好像她决心要倾诉的心里话是关于这本书的事情。

“为总领事举行葬礼和举办音乐会的时候，你在内部工作，可能没有注意到，教会的这些年轻人又肯干又能干，十分卖力。很多人从‘在’、旧町地域、还有更远的地方开车过来，中学特地把校园腾出来让他们停车。因为前一天下雨，学校操场土软，结果留下横七竖八的车印。这些年轻人从当天傍晚到深夜把整个操场平整干净。

“这些人主要是‘森林之会’的成员，我看着他们一个个长大，都是我非常熟悉亲切的人。可是最近我发现在第一线拼命干活的人都是在农场经过武斗训练的年轻人，那姿势好像是哪一个国家的士兵。

“当然，我并不是否定训练的成果，如果能够建立一支坚强的警卫力量，大概阿吉大哥再也不会遭到那种可怕愚蠢的袭击。要是这样的组织，也就用不着担心。根据我在保健妇女组织里工作的经验体会，不论采取多么严密的自卫措施，有的事情还会重演。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一切都无可挽救。

“就在我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阿吉大哥找我谈话。于是，我改变原先的方针，参加这次行进活动。

“还有一个，记得以前和你谈过……不过现在还想告诉你。我对你说过我是一个现时今不吃香的马列主义者吧？我还说这是根据真木町的大伯父家的孝子的临终嘱托……

“那个时候，‘公馆’里还有阿K编辑的孝子的遗稿以及追悼她的文章集《茱萸树的教导》。可是现在你到书库里查找过，一本也没有吧？于是，今天我给阿K打电话把教会这次行动的事情告诉他的时候，让他给你寄来一本。他问：是阿佐想看阿孝写的关于西摩努·韦尔的文章吗？我让他把情况解释清楚，然后自己重读一遍阿孝的读书笔记。果然发现她写有关于韦尔的文章。阿孝是我国对韦尔的著作比较有所关注时期的

优秀女大学生。然而，我阅读阿孝的文章，觉得她的话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阿孝在她的读书笔记里抄录一些韦尔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我问阿K，他说已经译成日文，而且大概还是自己翻译的……阿K在驹场上学的时候，阿孝是东京理科大学的学生。阿K不仅让阿孝给自己做饭，而且还让她当自己的性朋友。要是阿孝要求阿K帮着把文章译出来，他大概是很愿意的吧。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注意自己的文体。这段话是这样的：

> 认识基督教对学习的思考方法的关键，就是承认注意力形成祈祷。这对于灵魂来说，就是尽最大可能把一切注意力朝向上帝。祈祷的本质与注意力的本质密切相关。心灵的火热无济于事。

“你来看，引用的文章最后一句是阿孝划的道。从读书笔记的注解看，当时她还没有被党开除。而且，这个时期她所在的研究室内，反代代木[①]的活动家是多数派。在这种情况下，阿孝很认真地阅读韦尔的文章：心灵的火热无济于事。

“我对龟井在教会上仿佛使出最后手段似的说‘我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燃烧吗？’表示怀疑。其实，我想告诉年轻人，在从事社会活动的时候，不要凭借心灵燃烧、感情火热之类的情绪，需要的正是其反面。所以，在这种心情的郁积之中，阿吉大哥让我负责医务班，说实在话，我起初很不高兴。

“于是，我对我的丈夫发牢骚，他是个相当滑头的中学校长。他说：那你就一起参加活动，等大家的情绪高涨起来的时

①代代木，指日共。——译者注

候，你再给他们泼冷水。不这样做，光是提出批评，比上一次他们批判阿吉大哥时我的白费精力还不如……”

安佐还谈到西摩努·韦尔的另一段文章。

“阿孝的读书笔记里还引用别的段落。这可以说真切地表现出她的性格，或者生活方式，也就是实际的智慧。

“‘这（不幸）与单纯的痛苦完全不同。它攫取灵魂，将只能属于它的标志、奴隶的标志镌刻在心底。’还有一段话：‘不幸的另一个效果，就是使灵魂变成共犯，一点点地注入涣散颓唐的毒药。’

“阿孝被卷入学运的内讧，被她认为未必是敌人的对立面的年轻人打伤脑袋。从此遭受病痛的折磨，又由于药物的副作用，身体变得非常肥胖，死去的时候简直像一个满头白发的婴儿。我去探望她，她发出胆怯害怕的尖叫声，一个劲儿地叫喊着：‘我不能见人！我不能见人！您是谁？您到底是谁啊？’……她在脑袋还清晰活动的时候，就预料在不久的将来自己会经受不幸。

“我接受这样的人的遗嘱委托，阿佐，我这个人即使变得多么滑稽可笑，即使一天到晚劳累奔波，你也不会大惊小怪吧？”

这一天，安佐并不像平时那样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对自己冷嘲热讽。事务所白木的横梁上只挂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灯泡，在灯光的映照下，她的眼睛下面和嘴唇旁边浮现出显眼的皱纹，表情甚至显得悲痛。

对于孝子，我只知道真木町高中传说她是才媛中的才媛，其他的一无所知。但是在成城学园前K伯父的家里，我听阿优回忆过她的往事，心情颇为感动。

据阿优说，他们还把当时光的主治医介绍给孝子，改服另

外的抗癫痫药——虽然效果未能持续——但给予她很大的希望，精神也振奋起来。对刚刚发生的“浅间山庄事件”积极发表见解。她说想在关西地区开展救援活动，救助以私设刑堂拷打致死被追究杀人责任的女性领导人以及在山间武斗训练中遇害的女大学生，即与这起事件有关的所有女性。如果现在的药能使自己的病早日好转，打算立即着手……

于是，阿优问她：“阿孝，要说救援活动，救援还活着的人可以理解，那些被杀的人，怎么救援呢？”

孝子这样回答阿优的问题：

“被杀的人里面，事实证明，也有的人一贯正确，绝对正确，包括她们所追求的革命运动落到使她们只能捐躯的境地。她们作为人，甚至是美丽的。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坚持原则的马列主义者，就应该可以证明吧？只要我的身体允许，想为此做一些工作。”

感情里，她对孝子的回忆大概是认识到她才是把自己与安佐联系在一起的角色吧。虽然阿优不会把自己的这种想法说出来，但是，我在礼拜堂寂静安宁的气氛中感觉到孝子的遗嘱对这两个女人是何等的重要。

出发之前，在礼拜堂进行“集中”的时候，我在“公馆”的事务所里，没有参加。活动期间的教会一切事务由我负责。队伍秩序井然地从“公馆”下面已经插完秧的水田和旱地之间经过，穿过山岭的红松林，再下山往河边街道走去。

队伍离开的时候，刚好胡经理打来电话，所以我没能看见他们出发的光景。胡经理打算在饭店的特色餐厅里举办面向年轻人的夏天菜肴节，希望全部使用“燃烧的绿树”教会的农场生产的食品。从东京、大阪、神户过来的住宿客人里，有不少对特色餐厅情有独钟，其中很多人对农场感兴趣。胡经理想在

“夏天菜肴节”期间组织大家到农场参观，并且在礼拜堂观看合唱。他的这个计划已经通过弓子得到伊能三兄弟的积极支持。但是由于伊能三兄弟和弓子都参加行走活动，胡经理便将饭店方面的准备进展情况向我报告。

队伍的行进平静而迅速，我接完胡经理的电话，走到“公馆”西边的水渠的山口，透过辉映着朝阳亮光的树墙小叶子看过去，只见队尾正上坡逐渐消失在山岭的树林里。

我走到事务所正门外，推出自行车，一路追去。在与队伍经过的山岭隔着稀疏红松林的山路上俯视河边方向。队伍走进覆盖在扁柏树、杉树混生林下部的大竹丛后面，从眼界消失，一会儿又走出来。大轿车、卡车，还有工厂、农场的小型汽车沿着瓮川对岸的新县道缓缓往西行驶。眼前的这一幕光景，使我想起阿吉大哥在信里引用K伯父描写前阿吉大哥的小说中的、粘贴式《福音书》里那篇文章所说的“黝黑的洪水”的形象。

当天傍晚，我骑着自行车，给留守农场的三个年轻人送晚饭。听完他们的情况汇报，我顺着县道沿瓮川一直来到大桥下面，把自行车放在桥下，然后走下石阶，登上礼拜堂。礼拜堂没有安装煤气生火的地方，电源也已切断，一般来说，不必担心，但是，就我一个人留守“公馆”和礼拜堂，还是要巡逻一遍。我站在堤坝上，仰望这座灰白色的圆筒型建筑物，还是和从伊豆回来那一天一样，不敢一个人走上人工湖北岸那长长的石子路。虽然高高的天空还残留着淡蓝色的亮光，天洼岛上的那棵大扁柏树却已经苍郁阴翳，仿佛一片黑暗的森林。树根下的斜坡虽然青草嫩绿，却也没有柔和亲切的印象。我想起K伯父以这里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中——他本人曾在此地朗读——的一段，心情有点激动。在这荒凉狭窄的地方，《神曲·炼狱》

开头部分所说的，高尚的老人发出威胁的声音：去吧！跑上山去揩擦污秽，不然神不会见你们的。在那里舒服休息的人们是多么惊惶失措啊！我仿佛从中看到自己的身影。于是，我转过身，沿着堤坝旁边的小坡道走下去。

第二天，参加行进活动的三个人开着越野车回到农场，替换在农场留守的三个人，让他们参加行进活动的后半部分。回到农场的三个人带着饭盒，所以不需要给他们送饭。我觉得自己到农场去，似乎给那些干活的年轻人不舒服的感觉，想起来，的确好久没去农场联系办事了。

这一天，白天阳光明媚，到晚上薄云转阴，还有风。从小册子上看，日本水獭岛——伸入海口的半岛顶端的岛屿，是日本水獭这种法定保护的天然纪念物的栖息地——的森林宿营地设备良好齐全，可以挡风遮雨。

九点多，电话铃突然响起。我吃了一惊。原来是中学校长打来的。他显得忧心忡忡，说是刚才地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播放宿营地的集会情况，还有音乐演唱的场面，秩序井然，但是播音员的解说，使人感觉到明天向阿川原子能发电站的进军要举行反对派集会的样子。这样的话，原子能发电站方面不是要采取自卫措施吗？他说：

“……大多数参加者在队伍解散以后沿着叫做‘旋律线’的公路向佐田岬方向徒步旅行。要求迫切的人，而且不能超过三十名，在有关人员带领下可以参观原子能发电站。这是我与阿川接待中心联系谈妥的……如果搞突然袭击，举行反对集会，原子能发电站就可能在接待中心前面关闭大门。因为那条路也是原子能发电站的私有地。

“伊能三兄弟的如意算盘是，采取分批战术，让二三百人进入原子能发电站，在里面一起进行祈祷……‘集中’。也可

以说是甘地式的非暴力抵抗方式吧。但是，昨天和今天晚上参加集会的人非常多，电视新闻的统计数字比活动组织者的估计保守，即使如此，还是说超过五百人。安佐来电话说，现在实行委员会正在商量，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只好请阿吉大哥出来指挥，收拾局面。你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现在这种情况，只好静观，密切注视情况的变化。”

第二天早晨八点，安佐打来电话。

“大体情况你大概从我的先生那里也知道了。现在根本谈不上参观原子能发电站的问题。伊能三兄弟二比一分成两派：强硬派和软弱派。我也参加到软弱派里，三更半夜跑到松山和阿吉大哥商量。

“阿吉大哥正在接受康复治疗，从这一点来说，当然应该继续住院。可是他决定明天早晨出院。龟井特殊定做的轮椅也已经运到。他说如果阿吉大哥与教会成员重新见面时能够成功地显示出他的能量威力，这次行进活动就完全回到教会的轨道上来……

“这么多人向阿川行进，如果变成自发的示威游行，人数是出发时候的两倍，而且沿途还不断有人参加。说不定原子能发电站方面会请求政府出动防暴警察。这样的话，示威游行的人大多是一般群众，双方发生冲突，被强行驱散，那事情就闹大了。

“如果阿吉大哥把活动限制在教会集会的范畴之内，大概会受到以举行反对原子能发电站的示威游行为目的而参加活动的那些人的批评。我觉得，从活动的最初计划来看，作为教会集会是妥当的。

“现在这么热闹，阿佐你不来看一看吗？这是那次事件（我理解为她指的是我离开教会的事件，心头有点紧张。）以

后，阿吉大哥第一次在教会成员面前亮相的机会啊。”

我表示同意去。安佐立刻提出早已想好的具体方案。她大概是和龟井、扎卡里商量以后给我打的电话。但是，她并不是采取单方面指示的方式，而是介绍情况，由我判断。这是安佐一贯的做法。

阿吉大哥十点出院。载着轮椅的车子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抵达阿川。示威游行必须事先提出申请，为了使这次没有报批的示威游行不被政府制止，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分成许多小组，从第二天晚上的宿营地出发，在进入半岛的山口附近聚合成看似松散的大群体。当然，先遣队的小组已经到达原子能发电站附近。首先把目标放在原子能发电站的接待中心，只要没有封锁道路阻止游行队伍，游行者就能在从接待中心到架设着铁丝网、戒备森严的原子能发电站入口之间的下坡道上连成一线。这一列游行者坐在道路一侧，在他们的注视下，阿吉大哥乘坐轮椅到达发电站入口……

九点，农场派车来接我，大约一个小时，穿过夜昼隧道，然后换乘在那里等候的扎卡里的摩托车。再跑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加入他们的队伍，准备迎接阿吉大哥。

我本来想车子在扎卡里的摩托车等待的对面车道的地方停下来，这样可以立即换乘，节约时间——这时才发现自己考虑不周——同时立刻感受到安佐的安排得当。我是第一次过夜昼隧道，又暗又长，充斥着汽车排出的尾气味道——虽然安佐发给大家小型氧气罐，但大概很后悔排着一列纵队在隧道边上的人行道上行走吧——我要是坐在摩托车后座抱着扎卡里的腰部穿越这个隧道肯定很辛苦。

扎卡里站在古泉的本田摩托车旁边，手里拿着自己和我的两顶头盔，似乎张望着即将回去的道路上情况的样子。我看到

这个个头不算高大的美国人时，突然觉得他已经老了，不由得一阵心酸。扎卡里鸡蛋形的脑袋从额头到头顶头发稀薄，只是被太阳晒得发黑的瘦削脸颊的鬓毛相当浓密。这个中年的混血儿是多么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啊！现在他依然为这个四国森林里的教会不辞劳苦，忘我献身……

车子从他的身旁驶过，然后停下来。我下车以后，扎卡里把一顶头盔递给我，立刻恢复在北轻井泽路上奔跑时充当植物教师那样的热情。他说刚才骑摩托车过来的时候，看见中央分离带上的两种植物，没有停车观察，后面的植物正吐出新芽，很美丽……

我抱着扎卡里的腰部，摩托车没走多远，就看见中央分离带上开满与“公馆”树墙一样的日本毛女贞的白花。又走一段路，扎卡里的身体摇晃一下——摩托车摇晃——他又告诉我看路边的花草。只见从小动物的胎儿般米黄色的柔软嫩叶中伸出恍若红花的新芽，我才明白，原来“要黐”就是七叶光楠……因为这种植物喜欢海风，扎卡里大概想在气候条件更好的礼拜堂前面石子路旁边种植吧。

刚才上路之前，扎卡里不仅告诉我沿途的植物情况，还谈了行进活动发生的新变化。他说的内容与安佐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没有重复的地方，这说明安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扎卡里也在场。扎卡里不愧是能够详细制作森林地形图的人，他对整个活动的把握十分准确。

“从真木川沿肱川走到御灵平原往西，眼前出现一座山坡，穿过这山坡的夜昼隧道，再往西走……如果从宇和海沿岸的平原北上，来到佐田岬半岛的地方，登上顶部，远处是伊予滩。那一带与丰后水渠一侧不同，濑户内海风平浪静。佐田岬半岛就伸展在这两个地形之间。”

在我们北上的时候，阿吉大哥沿伊予滩从松山下来。我们走的是右转的路线，他走的是左转的路线，在阿川会合。即使游行参加者没有被强行驱散，“集中”以后退出来的路线也是回到阿吉大哥前来的这一条道路上。这条路通往东北方向的肱川河口，当年“破坏者”带领开拓者乘船就是从那里溯流而上进入森林的。不过，现在我们是坐车行驶……

所以，这次“燃烧的绿树”教会的行进方向自始至终都是右转。经过净化灵魂的道路到达佐田岬半岛，再经过净化灵魂的道路回到森林里。最初的计划是，到达阿川原子能发电站以后顺原路回来。由于阿吉大哥的参加，使行进路线在右转的过程中终结。

我们的摩托车行驶到佐田岬半岛山口一带时，看见少数人结成的小组接连不断地在道路上行走着，像朝拜寺庙的巡礼——因为这个地方是四国的顶端，这些人的确很像巡回拜庙的香客，脚步不紧不慢，却坚定有力，朝着明确的方向。每一组之间保持着不远的距离，就是说，这是一队宽松连接起来的行列。

我们的摩托车超过两辆大轿车。坐在前面一辆大轿车里的安佐使劲向我们招手，虽然她的表情显得不大高兴。坐在她后面、戴着一副大墨镜的弓子也是精疲力竭的样子。

在等候交通信号灯的时候，扎卡里显然精神奋发，他说：

“这是萨帕塔方式。阿佐，你年轻，大概不知道。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非常着迷。马隆·布兰多主演的《革命家萨帕塔》，斯坦贝克写的剧本……

“萨帕塔是墨西哥革命家，他在未婚妻的家门口被捕，脖子上缠着绳子。许许多多穿着白色衣服的农民，接连不断地从田野、从山间、从低洼湿地的茂密灌木丛中跑出来，跟在他后

面。他们不怕警察的制止，行走在萨帕塔的前后左右，前呼后拥，人数越来越多，形成庞大的队伍。警察终于把萨帕塔脖子上的绳子割断，将他释放……

“这次行进活动，从整体上看，像是长途远足。但是阿吉大哥到达阿川，提出参观原子能发电站的要求一旦被拒绝以后，就由他主持在道路上进行‘集中’。这样，参加者就自然而然地团结在阿吉大哥的周围。这就是萨帕塔方式。我想在可以眺望两边大海的半岛高地上观看这个景象。《革命家萨帕塔》是黑白电影，这里的场景却极富魅力：在绿色环绕中，两边的大海呈现出微妙差异的蓝色，淡蓝色的天空烟霭朦胧，令人心旷神怡……”

从宇和海边驶上一个小丘陵，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背靠伊予滩的接待中心的庞大建筑物。有几条道路通到它的门口，我们教会农场的小卡车、运货车停在路边。扎卡里把摩托车停在一辆运货车后面。出乎我们的意外，接待中心并没有封锁道路。我们下车，向原子能发电站走去。先遣队中一部分人为了确保后卫的位置，坐在离接待中心下面大约一百米的道路边上休息。龟井也在里面，他看见我们，悠然自得地举起一只胳膊打招呼。道路对面是与大海相连的山崖，弯弯曲曲的栏杆一直延伸到下面，那里有几栋正在工作或者正在施工的、外表涂着不同颜色的原子能发电站的建筑物。

我和扎卡里坐到龟井为我们腾出来的地方。这时，一辆汽车——扎卡里称之为RV，于是教会的所有成员都将它作为车子的固有名称——从我们刚刚经过的接待中心下面驶进来。“森林之会”的年轻人从这辆构造特殊的坚固结实的茶绿色RV里把轮椅抬下来。

同时，阿田抱着阿吉大哥，在美津的扶助下从车子前面下

来，往轮椅走去。没有看见伊能三兄弟，大概他们在指挥部里吧。

阿吉大哥的轮椅朝着坐在阔叶树茂密的枝叶伸展的道路旁边的我们前面过来。每当下坡轮椅加快速度的时候，阿吉大哥就操纵制动杆熟练地控制速度。阿吉大哥的身体笔直挺立，纹丝不动，轮椅迅速从我们面前经过。由于走在轮椅两侧护卫的年轻人遮挡视线，他的苍白的侧面从我的眼前一晃而过。这些年轻人大概是在轮椅下坡速度过快、机械无法控制的时候保护阿吉大哥。

“阿佐，我好久没有看到阿吉大哥这样气宇轩昂端然危坐的姿势了。”龟井毕竟在山里干过活，他利用柏油路与水渠的高低地势，平稳地坐在地面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多次说过，我不是基督教徒。不过，我还是想起《哥林多前书》里的一段话：‘按照《圣经》的说法，基督为我们的罪恶死去，又按照《圣经》说法，他被埋葬，在第三天复活。他向彼得显现，又向十二个使徒显现。以后他又一次向五百多个跟从他的人显现。’”

龟井的膝盖上放着扁平的背囊，背囊上放着重译的新版《圣经》。他一只手灵巧地翻动书页，找到需要引用的那一段。龟井对行进过程中人数不断增加显得洋洋得意的样子。我并不赞成他的这种态度。

“阿吉大哥并没有为我们的罪恶死去。”我反驳说。

“我认为，阿吉大哥即使在松山医疗中心的停车场被打死以后埋葬，他也会以某种形式在这里显现。既然如此，我希望为我们的罪恶死去的阿吉大哥首先向‘森林之会’的弟子们显现，然后向这五百多个兄弟同时显现。”

刚才从 RV 上把轮椅抬下来时特别卖力干活的那个头戴棒

球帽的大个子小伙子跑到我们面前，说：

“十分钟以后，阿吉大哥到达原子能发电站门口。刚好是正午。到时候，参加行进的全体成员‘集中’三分钟。”

“你这个命令是不是通过几个人同时传达到所有参加者里？”

“是的。不过，队尾可能会慢一点……‘集中’这个词是阿吉大哥事先规定的。”小伙子用在教会进入“集中”前担任传道的人那样的语调说，“让我们眼前这个制造灾难与毁灭的机器停止运转吧！”

还不到十分钟的时候，一辆车身上有着接待中心标志的车子急速下坡而去。正午，在蓝色的大海与绿色的山岭之间，出现与刚才的寂静完全不同的彻底的沉默。关于“集中”以及之后阿吉大哥的样子，与阿田一起站在轮椅旁边的美津所写的记录收藏在“即将就医者的记录”箱子里。

> 巨大的彻底的寂静。一座平顶圆筒型及其背后两座人字型屋顶、正在运转和正在建造的原子能反应堆设施——我觉得是我们教会礼拜堂的翻版——远处风平浪静的大海，笼罩着这一切的平静耀眼的天空。
>
> 我从这宁静中感觉到比所有行进参加者一起“集中”时的无声状态更沉寂的东西。阿吉大哥苍白的皮肤变得更加僵硬，失去血色，看上去异常痛苦。这似乎是他身负重伤以后成为后遗症的癫痫病的第一次发作，虽然我还无法确认。
>
> 经过与原子能发电站方面的谈判，终于决定和平撤离。撤退时间的最后期限是十二点三十分，时间还相当充裕，但是大概害怕“集中”的寂静所显示的某种气氛，发

电站已经关闭铁丝网大门，里面的人与车子停在我们旁边的发电站的人互相密切联系。阿吉大哥的癫痫病发作刚刚过去，肯定身心非常痛苦，可是在原子能发电站方面还没有表示催促撤离的意思之前，他就对阿田点头示意。当时，由于癫痫病发作，阿吉大哥无法自己操作轮椅的装置，于是我们推着轮椅离开。如同揭下粘贴的胶布一样，排成一列静坐的队伍像一条行进的皮带卷回去。

当阿吉大哥坐着轮椅回到 RV 的时候，坐在一号大轿车里的负责人伊能三兄弟之一的爱前来汇报：就在行进参加者全体成员进行“集中”的正午时刻，阿川原子能发电站的一号和二号原子能反应堆——三号还没有开始运转——好像同时发生故障，我们使制造灾难与毁灭的机器停止了运转！

我和阿田都高兴得忘乎所以，互相紧紧握手。但是，阿吉大哥勉强用蚊子般微弱的声音发出命令：在行进参加者回到教会之前，不要发表这个消息。并通知育和英。

这条消息成了松山电视台的独家新闻，这个记者是教会的支持者，是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在一号大轿车指挥总部的伊能三兄弟。记者想就这条消息采访阿吉大哥的见解。但是阿吉大哥和伊能三兄弟都表示无可奉告，于是电视台在下午六点的新闻中播放不识寺的松男关于行进队伍在最后阶段采取另外行动的谈话。我们回到“公馆”以后，才看到这条电视新闻。

一个西方记者向松男提出挑衅性的问题：“你的非暴力抵抗对现在从你们头顶上飞过的美国侦察机所装载的原子弹（氢弹）不是无济于事吗？”对此，松男回答说：“甘地不是这样的。”于是，新闻记者都笑起来。但是，美国

侦察机装载的核武器，不论意外事故也好，还是故意投掷也好，我们除了祈祷它们不要爆炸之外，人类还有什么更有效的方法吗？而祈祷难道是无济于事的吗？

第六章　七十岁的两性人

正午“集中”之后，大队人马沿着右转的路线如同划一个圆圈回到森林里。与此同时，有一部分人——并非从松山、宇和岛、濑户大桥对面、或者丰后水渠对面前来参加行进活动的那些人——开始出发在日本全国进行传道大旅行。他们的领头人就是不识寺的松男。松男对伊能三兄弟说，既然阿吉大哥已经出院，无须自己陪伴，于是想出去传道。伊能三兄弟也就同意了他的要求。不言而喻，松男的举动有其强烈的动机……他把自己率领的这些人命名为“‘救世主’巡礼团”。

这个巡礼团除了松男、由阿吉大哥的手掌功能治愈心脏病的登——该巡礼团的最小成员——及其母亲寿惠子之外，还有几个年轻人。松男并不是一个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的领导者，这些人的参加应该说是出于自愿。但是，松男没有把他具有的“破坏者”传承的知识教导给年轻人，所以巡礼团从一开始就没有那种在自己的足迹所能涉及的广大土地内进行传道的斯多噶哲学。

松男的巡礼团跟随阿吉大哥带头的行进队伍走到肱川河口，然后从长滨开始独立行动。起先他们在港口转来转去，似

乎想寻找一条合适的渔船，顺便搭乘去九州。一直追赶着行进队伍的电视台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没有听从指挥总部的指示，答应记者的采访。作为回报，那个记者与当地方方面面都很熟悉，便与渔业工会商量，让他们免费乘坐从佐世保过来的一条渔船前往九州。

登带着迅给他的那面锻冶制作的旗子。总领事生前看到这面旗子时，说像是迪比费的画。他用彩色蜡笔反复涂抹出幼稚的“破坏者”的图像。如果这幅画的作者锻冶还活着，并且参加巡礼团的话，大概会主张按照“破坏者”的传承进行徒步传道。

在行进活动开始的一个星期以前，登的母亲曾到礼拜堂旁边的事务所。她告诉我，很多人在“公馆”的事务所里正忙着为行进活动做准备，伊能三兄弟在农场进行警备实地演习。事实上，这一切都收到很好的实际效果，保证了在两处宿营地举行的集会顺利进行，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而且在行进参加者排成一列纵队一直到原子能发电站入口处，虽然由阿吉大哥出面带领大家“集中”，其实是不露声色的指挥总部在发挥作用。

登的母亲进事务所不但从来不敲门，而且也不打招呼。那一天她穿着 T 恤，里面也不戴乳罩，仿佛浑身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精力却十分充沛地说：

“阿佐，我对行进活动的安排有不同意见。既然决定走到佐田岬半岛，中途还要住宿两个晚上！我和登本来打算鼓足干劲，连走两天……登在那么冷的天气里，还围绕着大扁柏树岛屿游了一圈。只有那样强行锻炼自己的身体，才能做什么事情都如愿以偿。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阿佐，我们在‘公馆’做准备的人里面还有别的人愿意快速行军的。于是，我们这些人就提出不与大队人马一起行

动，宁可露宿野地，也想先行。但是他们回答说，这样管理就乱套了，不好办。阿佐，这就是说，大家在统一管理下慢慢行进，也是显示教会力量的一个方法啰。我在宇和岛的‘泰源’当招待员的时候，学习过日本舞蹈，也知道所谓管理就是力量的显示嘛。不过，行进毕竟和日本舞蹈不一样啊！

“还有，阿佐，到达目的地以后，宣布解散，大家各自乘坐公共汽车或者电车回去。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就鸟兽散！这是我最不理解的地方。如果是真正的传道，就没有目的地什么的！只要还剩一口气，就应该努力往前走！要是想显示教会力量的话，这才是真正的本事！”

“我没有参与制定这个行进活动的规划，所以不好说什么……不过，你对教会的事情还真是热心。”我支支吾吾地说。

“我们以前对教会的事情并不关心。登的心脏病治好以后，我甚至对登说，以后最好不要接近阿吉大哥。

“可是，我看到那一次登在那么冷的湖水里拼命游泳，一下子醒悟过来！登的病是阿吉大哥给治好的，登是想让我看看治愈的情况才游泳的……我制止他，但是他坚持要下水。我看他游泳的样子，心里十分激动。所以，我们去向阿吉大哥道歉。其实，阿佐，当时我们并没有真正醒悟。你还记得吗？那时我们说这是阿吉大哥治愈功能的标志。

“登的心脏病完全康复，而且还能在那么冷的湖水里游泳，满不在乎，这的确是阿吉大哥治愈功能的作用！但是，登下水游泳并不是为了证实阿吉大哥的这种能量，他是想向自己、向大家、也向阿吉大哥显示阿吉大哥就是‘救世主’的意志。游完泳以后，他的身体在阿吉大哥的手掌抚摸下，浑身冒热气。我看到登兴高采烈的样子，才真正醒悟过来！

“我们和登一起打算走遍日本全国，宣扬阿吉大哥就是

‘救世主’的主张！我想站在街头，大声叫喊、歌唱：‘救世主’已经降临，赶快改悔吧！不是有这样的歌吗？扎卡里已经教给大家，连我们都学会了。合唱团唱这支歌的时候，你还没回来吧？”

（后来我问扎卡里，他说是教伊能三兄弟的女友们唱《好色鬼》中骑士长的最后通牒那一段。）

寿惠子被太阳晒黑的、如淤血般黑暗的面孔很近地盯着我。我突然从她的脸上发现先前没有注意到的鲜明的女性感觉。“在”的女人在十四、五岁以前跟男孩子差不多，以后一下子变成——按照弓子的话说——淫猥轻狂的女人。在妙龄青春时期很快结婚，三年过后，皮肤被太阳晒成干燥粗糙，像四十多岁的女人。但是，在别人的眼睛看不到——即没有被太阳晒着的部分——皮肤丰满滋润，依然香艳性感。年过五十而不衰。我作为一个女人为当地社会所接纳，在夏天和她们一起干活的时候，看到她们细腻白嫩的皮肤，曾数次惊讶不已。

巡礼团的带头人松男在行进活动的前一天晚上和安佐谈完话以后，到礼拜堂的事务所来。当时事务所里就我一个人，他对我说自己对“燃烧的绿树”教会和阿吉大哥深有感情，并且决心采取独自行动。

现在想起来，阿吉大哥不在教会里的时候，教会成员好像都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尤其随着伊能三兄弟领导下制定的行动规划付诸实施的过程中，那些预料教会没有人能够统领这个计划的人们……

上面所说的寿惠子就是其中的一人。另外，我在第二天把松男说的话追记下来，内容是这样的：

“阿吉大哥大概会提早出院，我先把行李搬回来，把从前阿吉大哥书库里借出来的书放在‘公馆’的事务所里。阿吉大

哥看着我整理书籍的时候，我说想看关于十字架的圣约翰的书，他说应该有这样的书，把这些书还回去的时候，顺便让阿佐从书库里找出来。明天早晨出发之前，我到事务所来取，能事先给我找出来吗？英文版的也行，我慢慢看。你给我一本吧。

“……今天一天，我一边整理行李一边和阿吉大哥聊这个话题，心情很愉快。想到就要结束和阿吉大哥在一起的医院生活，感慨无量……以后还会时常想起来的，尽管不会有清晰完整的脉络……

“阿吉大哥把我从眼睛的痛苦中拯救出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我怎么也忘不了。因为眼睛是突然看见光明，而且那亮光就像雪崩一样。我在一片亮光里看着阿吉大哥的脸，拼命地凝视着他。我仿佛觉得那张脸既是阿吉大哥的脸，又是当年领导农民暴动后消失在森林里的童子的脸！

“后来又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且这次身负重伤。但是，我现在仍然从他的脸上看见童子的面影。这说明阿吉大哥从本质上依然年轻。他作为教会的领导，以后还会继续给予我们许多指导，但是我认为他会永远保持这童子般的形象。

“……阿佐，我觉得阿吉大哥命中注定是一个要遭受残酷折磨的人。他在艰苦卓绝的磨炼中放射光芒，当然，这与成熟又是另外一码事。

“那么，我现在是这样考虑的……如果有人说我这是痛苦的逃避，也许正是如此。不管怎么说，我是想与阿吉大哥之间保持一定的具体距离，以便给予他成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也积累经验，加强思考，准备与成长成熟的阿吉大哥在教会里重逢——即使那个时候他还在成熟的入口处，显示出成熟的标志。就是说，我看着现在的阿吉大哥，心里难受，想暂

时回避一下这种心情。

“我希望阿佐理解，我暂时离开教会和阿吉大哥是出于刚才所说的这种考虑！目前这还只是我的梦想。好吧，那本书就拜托你了。”

那天晚上，以美津和阿田为核心的“森林之会”的成员在“公馆”的灶间开会，一直开到很晚——伊能三兄弟在他们的根据地农场进行准备——我到事务所旁边的前阿吉大哥的书库里，为松男找那本书。我拿着书从书库出来的时候，看见几个身着伊能三兄弟的禁卫队服装、并非“森林之会”成员的慓悍小伙子笔直地站在通往灶间的走廊上。

后来阿吉大哥告诉我，松男陪同阿吉大哥的时候，曾谈过自己在“燃烧的绿树”教会里的现状的苦恼。当行进活动的规划在伊能三兄弟的领导下付诸实施的时候，松男似乎愿意将自己的构思与他们接轨。尤其龟井定做的特殊轮椅运到以后，松男的态度表现得更加明显。阿吉大哥在医生指导进行康复锻炼——为此特地从红十字会医院转到私人医院——松男一直陪伴协助，认真学习掌握轮椅的使用方法。看来他从一开始就打算推着阿吉大哥走在行进队伍的前头。

行进活动的具体安排都是由教会的年轻人——主要是伊能三兄弟的禁卫队——逐一落实。然而，松男对阿吉大哥说，自己比他们更确切深刻理解行进活动的意义。

因为他认为在教会成员中，大概只有他一个人一直思考道的问题。而且对通往宇宙之道的深入思考与在现实道路上行走这两件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松尾芭蕉就是典型的例子。

松男在饱尝暗无天日的黑夜痛苦的折磨以后，获得阿吉大哥手掌、手指特异功能的拯救。然而，他是否一直把这件事作为灵魂的修炼来理解把握呢？他与阿吉大哥在现实的道路上一

起行走，不正是他将自己的灵魂从暗夜里解脱出来的机会吗？尽管他承认自己的思考是以我为核心，但在为身负重伤的阿吉大哥准备的轮椅运到以后，对于松男来说，不正是绝好的时机吗？所以，松男参加行进活动以后，感到不满意是很自然的。

听说巡礼团到达九州这个消息以后不久，留守在下泽家里的寿惠子的丈夫正在采割野生的款冬准备出售给超市——由于经济萧条，连外出打工的地方都没找到——两个“在”的家庭主妇恰好从森林道路走过，便搭话说：

“你的妻子和不识寺的继承人一起出去旅行了吧？连孩子都带走。一定很辛苦吧？”

寿惠子的丈夫回答说：“我们一直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活……所以，想休息一阵子，这不是很好吗？”

收到不识寺的松男寄来的第一份巡礼团报告的那一天，正是阿吉大哥传道的日子。他的轮椅从缓缓的斜坡驶上讲坛，把这份报告向大家公开。

> 我们第一步踏上九州最西部的土地。船长很健谈，一路上，他回忆说，大约五十年前，自己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看到从东南亚以及中国回来的日本人在这里上岸，都在他们身上喷洒 DDT——实在是野蛮的消毒——他们拖儿带女，背着沉重的行李，往火车站走去。这些归国者有的带着亲属的骨灰回来。于是，我们向他打听埋葬有两千多具遗骨的釜公共墓地的地点，巡礼团的路线就从那里开始。
>
> 现在这块墓地由日莲宗的寺院管理，不过也有机会与为准备举行法事前来参拜的净土真宗的僧侣交谈，并且带我们参观资料馆。我们还听说，当天下午，佛教各派、神

道、基督教等各方面在市内举行为战败死亡者的和平祈祷法事。为了对登进行教育，我们在近郊的市街——有模仿名叫坦波斯住宅的荷兰风格的建筑物——参观以后，立刻前往佛教会馆。在参加共同法事的时候，我以“燃烧的绿树”教会代表的名义在登记簿上签名，请予以谅解。

法事首先由神官朗读祝词，接着由天主教神父传道，然后人数最多的各派僧侣一起诵读般若心经。整个法事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气氛庄重肃穆，我深受感动。法事结束时，由市民献花。这种气氛也感染给每个献花的市民。

佐世保佛教联合会的一位年轻负责人看到我们对法事如此衷心感动，便主动和我们交谈，了解到我们今天是登上九州土地的第一天，晚饭、住宿等问题还没有明确目标。他机智灵活，主动提议说共同法事结束后要举行会餐，请我们也参加。会餐是简单的酒会，人数不会算得太紧。而且今天晚上可以住在他的寺院里。但是，希望我们在酒会上作为来宾发表讲话。于是，我作为“燃烧的绿树”教会巡礼团代表进行了第一次传道。主要内容如下：

我们今天从长滨乘船来到佐世保。我们是“燃烧的绿树”教会巡礼传道的成员。我们踏上日本列岛西边的土地以后，就在釜墓地遇到一位僧侣，由他带领参观了资料馆，使我们一开始就感受到生动的意义。

战争期间，六百万日本人到海外去。战败以后，他们回来了。还有埋葬在这里的二千个死者也一起回来。这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他们在佐世保上岸以后，就分散到日本全国四面八方。资料馆里陈列着许多照片，有的年轻的母亲虽然还是站在街头无处归宿，但脸上流露出安心平静的表情，当然还有神色疲惫辛劳的人们的照片。所以，

我认为，佐世保可以说是战后在日本全国各地重新开拓新生活的起点。

我们思考和平，并不仅仅为幸存者、以及今后继续活下去的人们而思考。我觉得，为死去的人们而思考，才真正是对和平的思考。渡边一夫（关于这位学者，我是从我的村子出生的一位小说家那里得到的知识）在战后不久就译出法国诗人让·塔迪厄的一首诗歌，其中这样写道：“既然对死者，无法哀叹／那么对幸存者，又哀叹谁？哀叹什么呢？”

战后初期，对这样的情绪最能理解。而理解最深刻的，难道不就是每天、每天迎接带着死者的遗骨回来的归国者、并且让他们死去的亲属得以葬身的佐世保的人们吗？难道不就是踏上佐世保土地的那些归国者吗？那张照片上的年轻母亲也许刚刚埋葬完自己亲属的遗骨，才流露出安心的表情。

我们的教会是以“与死者共生吧”作为祈祷词的一个团体。诸位的共同法事之所以大获成功，就是因为以祈祷世界和平作为根本的理念。我想说，我们赞同你们的主张，“与死者共生吧”与你们的祈祷完全联结在一起。

在佐世保登陆的归国者以此为起点沿着无数的道路奔向四面八方。从明天起，我们将沿着其中的一条路开始巡礼。我们一直认真思考宇宙与个体完全连接起来的道路问题。我们的巡礼旅行能够以佐世保这个特殊的土地作为起点，具有深远的意义。我感谢佐世保给予我们的缘分。

在宴席上，也有许多人向我询问巡礼的事情，有的是神官，有的是神父，还有几位和我一样的曹洞宗僧侣。我每次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巡礼团的成员就站在我的身

边，表情严肃，脸色苍白，生怕我敷衍了事地回答。所以，对于我来说，实在不容易回答。但是，向我提问的人，不论是神道，还是基督教，或者是佛教，他们都显示出极其认真的反应态度。虽然大家的信仰不同，但能够共同举办法事，圆满完成任务。所以，你们之中就不存在那种冷嘲热讽地说“你们的信仰不就是诸教混杂吗？”之类没有教养的冷酷性。

大概我多喝了几杯酒，说话啰嗦，而且往往跑题。于是，寿惠子终于忍耐不住（注：我刚才说脸色苍白站在我身边的巡礼团成员，指的就是她），伸出那一张满脸忧愁的脑袋，滔滔不绝地谈起“燃烧的绿树”教会的巡礼原理。

“我们出来传道，就是传播弘扬我们所信任的‘救世主’！我们并不是宣扬他的教导，而是弘扬他本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条理清晰地解释‘救世主’的教导。

“今天在座的有的信基督教，有的信佛教，有神父，更有许多僧侣，而且，据我看，不是还有一些像学者那样精通教义，心底却不相信信仰的牧师吗？反过来，有的人虽然不能把教义说得头头是道，但只要一提到‘救世主’，就刻骨铭心崇拜得五体投地。

“我有一个患心脏病的孩子，现在也带出来一起巡礼。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孩子想出来巡礼，我这个做母亲的和他一起出来……登，你不要什么东西都往盘子里拣，先别吃了，过来见见大家！把你的事情给大伙儿说一说！这个孩子现在这么健康，其实不知道受了多少苦。使他身体恢复健康的，既不是松山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生，也不是圣玛利亚医院的医生，而是阿吉大哥手指和手掌的功能！

“然而，我的思想是多么浅薄可耻，一旦登的疾病治愈以后，我就认为以后和阿吉大哥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衷心地表示忏悔！但是，登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我对他说，既然病已经治好，就和阿吉大哥没有关系了，不要老到他那里去，要不和别的孩子玩耍，人都会变怪的。登是一个老实的孩子，他表面上没有反对，但流露出不幸痛苦的神情！不久，也许他无法忍受内心的苦恼，为了向全村的人显示阿吉大哥的治愈能力，在寒冷的季节里，跳进我们那里最大的湖里，围着湖中岛游了一圈。看到这个场面，我恍然大悟，是自己错了！而且，后来阿吉大哥遭到坏蛋的袭击，差一点被杀死！那时，我深感问心有愧，罪孽深重，在惭愧中大彻大悟，决心一定要弥补过失！

“然而，我们把阿吉大哥称为‘救世主’，有人会嘲笑我们：现在这个世上、这块土地上还有‘救世主’吗？我可以讲一个小时候听母亲告诉我的一件事。我们村子里有一个‘森林怪异’的传说。战争期间疏散到村子里来的一位天文学家对我的母亲——当时她还很小——说，咱们一起到森林里调查那个怪异的东西吧。

“当时和母亲一起玩耍的男孩子们都嘲笑说：什么怪异的东西？瞎说！……母亲反驳说：你们不亲自调查，怎么能确定有没有呢？我们在学校学过，土星除了那个著名的环之外，还有十一颗卫星。自然大人都相信……同样，没有经过实际调查，我们能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吗？这比土星有十一颗卫星的证据更加含糊暧昧。我们对阿吉大哥经过实际调查，才坚信他是‘救世主’！

“我们出来巡礼，目的就是为了宣扬这个‘救世主’。感谢你们的盛情款待，而且还给予我发表谈话的机会。请

大家见谅，登，你过来，向大家行个礼。‘救世主’使这个孩子完全恢复了健康。你能把你的全身让大家看一看吗？”

阿吉大哥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把巡礼团的来信内容告诉大家，然后以令人感觉到一种坚定的单刀直入的新态度开始出院以后的第一次传道。

“松男、登、登的母亲寿惠子、敏纪、荻野，还有‘森林之会’的五个人组成这个巡礼团。也许有的人不知道敏纪，她原先和阿美一起在杂志社工作，而且还是阿美的顶头上司。她来教会本来是想把阿美要回去，结果自己反而被留下来。松男的眼睛还没有全好，这么小的文字恐怕不能用文字处理机打印出来吧？包括寿惠子的讲话，大概都是用从教会带去的 DAT 录音下来，再整理成文字的。我觉得文字忠实于讲话的内容。

“我不反对松男的‘救世主’巡礼团使用‘燃烧的绿树’教会的名义进行传道。他们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印象宣扬教会。他们甚至可以说这个巡礼团就是教会。同时，也就是说，伊能三兄弟也可以说经过他们改造的农场就是教会，也可以说长期坚持下来的‘森林之会’就是教会。包括上述组织的所有成员，今天在座的人都是教会，甚至可以说每个人，我，自己，就是教会。这就是我们‘燃烧的绿树’教会的本质。

“那么，我是否也同意巡礼团的寿惠子再次提出的我是‘救世主’的主张呢？巡礼团从日本列岛的最西边东上，他们一路上将宣传我是‘救世主’。我是否认为他们具有这种权利呢？我想，恐怕这尤其是教会的新成员——新成员占整个人数的一大半——都要询问我的问题吧？

“教会的老成员应该都还记得，在这座礼拜堂斜对面的西

边堤坝上我曾受到批判。当时攻击我的话中，有这么一句我一直无法忘记：在这个森林里的土地——全世界也罕见的小宇宙上，‘救世主’拯救了锻冶吗？手指和手掌的磁力能拯救病人吗？这不是明摆着不能拯救吗？

（“登的病被治愈了，松男从无法忍受的疼痛中解脱出来，巡礼团里实际上得到拯救的成员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进行传道。我们的批判是错误的！”坐在大厅第一排的龟井站起来大声说，然后动静很大地坐下来。）

“不，龟井，我认为批判并没有错。当时我对自己是否具有治愈功能也没有把握。正是这种含含糊糊的情况下，我用手掌和手指给锻冶治病，结果锻冶死去。另一方面，登恢复了健康，松男也比较及时得以治疗。然而，尽管他们的疾病已经治愈，我对自己的治愈功能依然含糊不清。但是，对于登和松男以被治愈者的坚定信念进行传道，我不想提出保留意见。我使登和松男恢复健康而受到崇敬，我没有治好锻冶的病而受到批判。这就是我，我愿意这样‘集中’、祈祷。

“受到批判以后，我陷入焦头烂额的困境。虽然这种状态已经过去，但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森林之会’的成员重新回来，龟井、伊能三兄弟参加教会，教会不仅恢复原状，而且增强了势力，甚至还建起了礼拜堂。然而，我仍然陷在内外交困的境地。

“而且，这种内外交困的状况日益恶化。当大家在这座礼拜堂让我以‘救世主’的身份传道时，我的心态就完全表面化。我只能如此，不成体统的举止完全暴露在大家面前。尽管你们用安慰癫痫病发作的患者那样的方式把我委琐的丑态掩盖起来……

“然而，现在的我不是那个时候的样子，而是坐在轮椅上。

之所以能够挺着笔直的腰板说话，是因为从这次令大家痛心的袭击事件中获得体验。我这次遭受袭击，身心痛苦，留下了后遗症。但是，我感觉到，我超越了没有这起事件就无法超越的一种境界。由于那时我丑态百出，致使阿佐暂时离开教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现在，她又回来了。正是这起袭击事件的体验在我的内心深化过程中获得的力量，使我能够呼唤她重返教会。

（我远离教会主要成员，坐在靠近事务所的大厅后排的左边角落里。大家听到阿吉大哥这句话后，都喜形于色地回头看我。我对这种情绪性的场面并无好感。）

“我在停车场受到暴徒袭击时，立即想到自己以前还经历过一次同样的体验，而且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将来还会再一次经受同样的体验。这样，如同提起烤肉串的铁钎子一样，一头穿着以前，一头穿着以后，即过去与将来的时间，而凸出浮现在正中间的是现在的体验，整体状态十分清晰。

“过去我也曾经是一名袭击队队员，参与杀害一个人。别人的鲜血污染我这个杀人者的灵魂，污痕如今犹在。我是否因此感觉到自己已经有过一次体验呢？我认为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把在未来的人生中绝不做伤害别人的行为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而铭刻在心。而且我感觉到将来还有一次同样的体验。

“我反复思考，在经过批判以后，对自己得出这样的看法：前阿吉大哥遇害的事件是后来者、也就是我现在站在这里——漂浮着前阿吉大哥遗体的天洼堤坝上——的前兆。如果我作为新阿吉大哥被打死，那大概更是我的后来者，即更新的阿吉大哥来临的确切前兆吧……

“我虽然被殴打，但没有死。通过这次体验，我坚信自己

在遭受批判以后，我的人生只是为了替补更新的阿吉大哥降临之前的空白的替补角色。这个替补也是超越人的某种什么或者某种东西的替补。在某个时期里，我作为替补人为与某种什么、某种东西的信息进行联系而工作，一直到比我更新的新阿吉大哥降临为止。这个新新阿吉大哥也是某种什么、某种东西的替补，他大概也是为比他更新的阿吉大哥的降临而工作的替补人吧。而且，那个新新新的阿吉大哥……

“最后，替补人成为真正人的时刻终于来临。这是某种什么、某种东西本身来临的日子。所谓真正人，就是‘救世主’。当真正人降临的时候，以前所有的替补人都与真正人重叠在一起。所谓‘救世主’，只能是这种惟一的综合体。我作为一个替补人，为了这一天的来临，将积极努力地工作。当我的两个膝盖被打折，倒在地上的时候，我一边几次挣扎着试图站起来，一边思考这个问题。

“在‘破坏者’的旗帜指引下前进的巡礼团称我为‘救世主’，我认为这没有错。因为虽然现在我是替补人，在真正人降临成为‘救世主’的时候，我也会与无数的替补人一起被称为‘救世主’。于是，我成为‘救世主’本身……

“泉说的爬山者借宿在喜马拉雅山村子时看见的那个小孩子坐在土墙环绕的孟加拉菩提树荫下，他大概也是一个替补人吧。在这个行星上，到处都镌刻着替补人各自的纵向谱系。而在世界的某一点，当真正人出现在替补人纵向谱系上的时候，也就是‘救世主’诞生的时候，那就是将全世界所有的纵向谱系横向贯穿起来的‘救世主’诞生的日子。

“那么，从前阿吉大哥到我、再从我到新的阿吉大哥，这种替补人的纵向谱系在村子里的存在是否具有特殊的含义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这个行星上存在着无数最终导致‘救

世主’本身出现的替补人纵向谱系，那么即使失去其中的一个谱系，大概对整体不会产生影响。但是，就某一块土地而言，是否存在这种纵向谱系，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是绝对不一样的。

“老奶奶的传承告诉我们，森林里的这块土地是被选择的小宇宙。我相信老奶奶的教育。在这样的土地上存在一个最终导致‘救世主’出现的纵向谱系，应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森林里的人们的共同感觉吧。‘燃烧的绿树’教会就是以具有这种共同感觉的人们为核心创立起来的。

（“你就是‘救世主’。你不是为填补空白而生存的替补人。虽然我对你的填补空白的人最终也被称为‘救世主’的思想感到兴奋。”美津激动得声音颤抖，“在我们行进活动的最后阶段，你参加进来，和大家一起‘集中’、祈祷的时候，两台原子能发电机就同时发生故障！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原子能发电机发生故障恐怕是偶然的一致吧。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偶然性积累起来，肯定会导致停止所有原子能发电站运转的必然性方向，而且是在不远的将来。另外，既然‘救世主’的出现超越时空，那么替补人从一开始就可以在任何场所、任何时间说自己是真正人、是‘救世主’。

“诸位，我根据在医疗中心停车场被殴打成膝盖、手腕骨折，内脏出血的体验认识，为纪念自己坚定开展新行动的意志而进行传道……我已经从负伤中站立起来，坐在大家赠送的轮椅上，现在解释今天的传道。请向我刚才所说的内容‘集中’、祈祷吧。谢谢各位。”

礼拜堂里鸦雀无声。因为大厅面向人工湖的窗户有几扇敞开着，在县道上行驶的长途运输卡车的声音从北面斜坡反响过来，还能听见从天洼大扁柏树茂密交错的枯枝与绿叶中穿过的

风声。鸟也在鸣叫。坐在我旁边的扎卡里——至少在这种状态下无法“集中”——又向坐在他身边的伊能三兄弟的女友们低声说道：

“是小布谷鸟。”

“是杜鹃。”一个姑娘纠正他。

我的紧张心情松弛下来。扎卡里素称“博学家”，他的错误在于他是说英语长大的，把 little cuckoo 直译成日语。接着，扎卡里准确说出从湖面上传来的两种不同的鸟声，使这三个女声小合唱的姑娘沉默下来。

“那是蒿雀、白颊鸟，都与 bunting（鹀）一类。”

……我觉得“集中”的时间好像太长，而且四周越发寂静，便抬头看着阿吉大哥。只见他倾斜着身体坐在香榧木传道台——讲台的脚已被锯短——旁边的轮椅上，两手抓着扶手，瞪着茫然而凶光毕露的眼睛。苍白的脸色带着奇妙的茶色，显示出难以接近的强悍——虽然充满威严，但第一次流露出罪犯、而且是强暴犯的表情。

阿吉大哥的癫痫病正在轻度发作。据龟井说，阿吉大哥住院期间，受到袭击头部负伤曾引起几次癫痫病发作，脑波的检查还没有结束就匆匆忙忙出院。……围坐在讲台第一排的教会负责人谁也不敢动一动。大厅里坐得满满的教会成员像凝固一样注视着同样凝固的阿吉大哥……

扎卡里用手指头轻轻敲击两下我的膝盖。他长期与癫痫病共存，具有丰富的经验，虽然知道阿吉大哥现在的病情并不严重，刚刚开始，而且很快就会过去，但还是让我镇静地到身边去照顾他。如果阿吉大哥病情严重，具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扎卡里大概会亲自出来处理。

我从由于教会成员增加而椅子摆得很挤的狭窄通道走到讲

台，他已经认出我，便闭上眼睛。温暖的眼球的颤动传递到他的手指上。他想把手转到背后操作轮椅退下讲台，但是轮椅没有动。阿吉大哥的表情依然严峻僵硬，我跪在他的大腿旁边，寻找制动杆。阿吉大哥棱角鲜明而柔软的手指摸动着，在比自己预想的稍高的地方抓到操作杆。

在教会成员的注视下，轮椅往事务所走去。我觉得教会成员前一次转身背对癫痫病发作的亚历山大大帝、围成一个圆形等待恢复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教会成员这一次全部面对癫痫病发作的领导人像“集中”一样注目凝视的做法不也是正确的吗？现在的阿吉大哥呈现出来的大概是与丑态完全不同的表情。

这一天，我推着阿吉大哥的轮椅回到事务所。这成为新的惯例。实际上轮椅安装有电动马达，阿吉大哥可以自己操作，但是我还是在轮椅后面装模作样地摆出推轮椅的样子。美津告诉我，伊能三兄弟对此相当不满，而且对松男等人没有经过行进活动指挥总部的许可就组织巡礼团的做法也感到不愉快。正是松男估计伊能三兄弟不会同意，才没有和他们商量。

美津的话并没有使我吃惊。其实，在我离开教会之前，就已经感觉到“公馆”里以阿吉大哥为核心的松散的集会与农场里以伊能三兄弟为核心的紧密的团伙之间存在着分歧。在我离开教会的这一段日子里，分歧急剧加深。美津——中间加入阿田——把这些情况详细告诉我。根据她的叙述，伊能三兄弟在农场制定的规划大致是这样的：

一、他们准备向教会提出新的活动方针。把阿吉大哥作为“救世主”推到前面，形成教会的对外形象。教会积极开展传道※活动，把传道从本地推向日本全国，乃至全世界※※。

※那么，正在进行传道活动的松男巡礼团为什么与伊能三

兄弟形成对立？这成为一个复杂的微妙问题。

※※作为第一个步骤，在与扎卡里有关的大学里创立教会，打下在美国传道的基础。

二、为此，阿吉大哥必须通过制定教义和传道实践进一步明确“救世主”的态度。教会为了明确拥戴阿吉大哥“救世主”、深刻理解教义，积极开展传道活动，首先必须进一步加强组织※※※内部的团结。

※※※这种组织的模式已经在农场形成，可以推广到整个教会。

三、“森林之会”一直发挥着阿吉大哥的禁卫队的作用。教会的负责人，如龟井、德田医生、泉等都是通过“森林之会”与阿吉大哥建立联系渠道，而且，本地的教会成员几乎都受到“森林之会”的影响。

但是，为了教会今后的发展，伊能三兄弟在农场形成的组织母体与“森林之会”必须实行统一。最好的方法是取消没有会规、没有指挥系统、组织松散的“森林之会”，合并到教会惟一的团体里去。

四、伊能三兄弟以及农场骨干的活动只能增强、不会削弱阿吉大哥的权威，阿吉大哥在遭受袭击时的态度使伊能三兄弟重新认识到阿吉大哥作为“救世主”的权威性。因此，应该无可置疑地坚决地突出阿吉大哥的“救世主”地位，重新调整教会的内部组织，加强团结，正式对外开展传道活动。

对此，美津还发表了个人的见解。

“当伊能三兄弟发现在医疗中心的停车场遭受袭击的阿吉大哥的时候，阿吉大哥的膝盖已经被——用那些中年人暴力团散发的传单上的语言说——‘歼灭’。在阿吉大哥无法动弹的情况下——用那些家伙的话说——‘先揪下苍蝇的翅膀’，然

后用金属棍击碎‘苍蝇’的脑袋。

“这时，伊能三兄弟赶到，用扎卡里训练的摔打方法与对方搏斗。下面的情况与我们以前听到的有点不同。育夺过对方的金属棍，打算‘完全消灭’其中一个人的时候，阿吉大哥身体笔直地坐在折断的膝盖上。

“育受到阿吉大哥的严厉制止，但是他心里害怕。担心如果不置对方于死地，会给自己留下祸根，因此十分后悔。

“爱和英看到阿吉大哥的裤子被鲜血灌满如口袋一样，却依然像投降似的举起鲜血淋漓的双手制止他们，觉得他的确是如自己传道所说的那样的人。他在传道中不是说过珍惜他人的生命胜于自己吗？”

美津低声啜泣。从她对痛心阿吉大哥的丰富泪水里也可以感觉到她为自己能献身于阿吉大哥这样的人所感受的无比幸福。我觉得这是 Hallelu！的泪水。

“伊能三兄弟重新加强教会的组织，是真心为了拥戴阿吉大哥为‘救世主’。阿吉大哥的神圣性越是发挥出来，受到外界的压力肯定越大。为了反抗这种压力，必须巩固教会的团结，加强教会成员的锻炼。

“于是，伊能三兄弟首先想把阿吉大哥身边的人撤换下来，以农场禁卫队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取而代之……发生的袭击事件成为他们最好的借口。

“然而，阿吉大哥在集会上癫痫病发作，是你推着他的轮椅离开会场的。这样，你不就成为阿吉大哥的第一秘书了吗？教会成员都这样认为……这是你重返教会核心领导层的一次公开亮相。由于你的做法实在很得体，伊能三兄弟觉得对他们是一次打击。”

阿田也听得热泪盈眶，他就伊能三兄弟与松男的对立情况

作了这样的补充：

“松男相信阿吉大哥是‘救世主’，本来就是出于自己的体验。就是说，他信仰笃深，但并不急于匆匆忙忙地制定教义，想按照自己的想法编写。我觉得他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才组织‘救世主’巡礼团到全国各地传道的吧……

“登的母亲也是信仰阿吉大哥手指、手掌的特异功能才参加这个巡礼团的吧。这一点与被阿吉大哥的手掌治好眼睛的松男有共同之处。但是，伊能三兄弟不主张利用阿吉大哥的治愈功能开展教会活动，希望阿吉大哥在灵魂这个更高层次上进行指导，专心致志于整个教会的灵魂问题。他们的把阿吉大哥推到前头的路线就是出于这个目的。然而，登的母亲觉得这种做法与自己的想法大相径庭。

“于是，松男一组织巡礼团，她就积极参加。另一方面，新近加入农场的那些人大多认为松男他们把阿吉大哥视为祈祷的‘巫师’，能够以巡礼团的方式把他们赶走，实在大快人心。”

在收到巡礼团第一封信以后的第四周，收到松男的第二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包括对伊能三兄弟态度的思想。

> 我以前看过南方熊楠写给土宜法龙的几封信，知道“萃点”这个词。信里还画有图，用一、二、三、四的数字标注……— 的说明是“各种事理萃点”。但是，印刷成书的图版不清晰，图中的一就十分模糊，无法确定。此事一直挂在心里。
>
> 现在巡礼团在和歌山。我们传道的地方与熊楠所说的我国珍稀植物最多、并曾经为保护植被而战的神岛隔海相望。由于这个缘故，我想到熊楠。在不识寺的前第三代住

持与三岛神社宫司联手反对神社合祀，保护寺院与神社后面的一大片森林的时候，熊楠是这个运动的先驱者，受到人们的敬仰。大概出于这个原因，寺院里还保存这位学者的书。

自己在书里无法辨别的图画，如果在现在的话，他肯定利用电脑努力描绘立体结构图。“然而，奇怪的是，这个世间宇宙，正如可以说天即是理一样（理即道理），如图所示（图只能是平面图，应视为除长宽之外，还有厚度的立体图），前后左右上下，任何一方都透彻着事理，构成宇宙。其数无穷，所以任取一处详细探索时，都能发现任何东西，构成任何东西。”

熊楠把这个容易把握道理的各种道集中的场所称为“萃点”。这个“萃点”未必视为只是一个场所，而是许多道理集束的场所，应视为除长宽之外，还有厚度的立体。

我把“燃烧的绿树”教会视为这个的“萃点”，是一个各种道理聚合的场所。我们的教会成员各自努力通过道探索追求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的理。起点与终点因人而异，各得其所。但是，这些道——其数无穷——都构成集中于教会的一个场所。站在这个场所，不仅明白自己经历的道的原理，而且也可以共有其他人经历的道的原理。直率地说，难道不是阿吉大哥的道与我的道、还有与阿佐的道互相交叉着构成一个场所吗？如果异端者的道也横穿这个“萃点”的场所……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道与阿吉大哥的道、阿佐的道为什么必须自始至终重叠在一起呢？听说现在的“燃烧的绿树”教会出现一种将所有的教会成员以及支持者的道自始至终完全统一起来的动向，我们“救世主”巡礼团反对

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做法。

看来松男在巡礼期间，一路上不断读书，以修炼自己的灵魂。他的学习体会通过“救世主”巡礼团汇报逐渐明确。这些汇报是巡礼团在传道各地通过“早七点至晚十一点营业的超市”里的传真机传送过来的——看来他们没有住宿在有这种设施的饭店里——除了正文之外，还附有一张纸，上面写着负责起草汇报文章并发送的敏纪的牢骚话。

敏纪先用DAT把松男的口述录音下来，然后在小学或者地区公民馆、或者寺院大殿之类的住宿地把录音整理成文章。要是草稿比预定日期晚三四天才整理出来，松男就会大发脾气。有时候还会这样传道一番：“你说明天早晨就能交稿，甚至还说今天晚上能写好。可是一直没有按时完成，你还满不在乎的样子！你居然这么蔑视我，这也是我平时缺少威严的缘故。但是，这完全表现出你本质上的恶劣。十字架的圣约翰说过：因为是容易低级的义务，就缺乏认真完成的心情，这种诱导来自不好的内心。”

新闻记者型学识渊博的敏纪终于反唇相讥：“你对圣人的语录随意引用，其实我当学生的时候就读过这本书。作者不是说基督的治病救人、起死回生是他的使命中最贫乏俗气，几乎是低级的部分吗？阿吉大哥把你从眼睛的疼痛中解脱出来，你就相信他是‘救世主’……即使把二者生拉硬扯在一起，只要每次反复热心地宣传，听众也会相信的……”

但是，与敏纪的预料相反，松男立刻显得垂头丧气，带着异常阴翳的语调说：

“你看过的这本书的确我也看过，还记得其中写到对十字架的圣约翰表示恐惧的部分吗？那种恐惧是，明明知道自己没

有那种价值，还依然思考上帝，而且害怕由于自己错误的思考方式而玷污了上帝……因此低级的部分才远离上帝……

“我对阿吉大哥思想里的神怀有同样的恐惧感。害怕自己只是迷恋阿吉大哥的低级部分，所以想在与他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自我思考，也许这就是我出来巡礼的原因吧。”

我和美津轮流看着传真的时候，恰好扎卡里也在旁边。他说：

“西摩努·韦尔对教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虽然敏纪大发牢骚，其实可以看出，他与松男的关系非同寻常。绝不是什么低级部分。而且，不知道自己是否意识到，登的母亲紧紧抓住低层次部分。这实在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巡礼团哦！”

自从我给阿吉大哥推轮椅以后，工作一下子繁忙起来。我回到教会以后，不再从事自己一直负责的工厂、农场的事务性工作，也不参与对新增加的教会成员的管理，只专心于教会资料的整理与礼拜堂的维护。这些工作可以慢慢进行，我觉得自己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和思考，虽然前来事务所探访的人络绎不绝……

但是，从那次集会的第二天开始，我必须每天陪伴着阿吉大哥。阿吉大哥的主要活动是星期日早晨的“集中”，还有每周一次在礼拜堂举行的集会。集会开始之前，我和协助传道准备的美津待在阿吉大哥身旁。然后一起去礼拜堂，最好还要参加阿吉大哥与领导层举行的各种会议。这与以前只参加集会完全不同。

而且，阿吉大哥接待教会以外的客人日益增加。由于礼拜堂作为音乐厅向本地的中小学、真木高中开放，成为他们的音乐教室，就得与町政府交涉。另外，农场迅速发展，新规划层出不穷。阿吉大哥作为教会各项事业的总负责人，日理万机，

必须处理各种事情。我伴随着阿吉大哥的轮椅，深切感觉到“燃烧的绿树”教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另一方面，农场在龟井的管理下，按照当地的标准，已经发展成为中等规模的事业实体。随着农场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经营的多样化，已经形成一套灵活有效的管理机制。这主要因为通过与胡经理的饭店签订合同，改善了产品流通的渠道，同时龟井也培养出一批经营管理的年轻骨干。龟井原先经营木材加工以及山林，即使有一定的业绩，但其家业毕竟是长期经营树林，现在一个人把农场管理得井井有条，日新月异，制定新的发展方针，肯定付出辛勤的努力。

积极协助龟井在农场开拓新事业的是泉。泉还为事业的持续发展筹措到一笔可观的资金。泡沫经济时代早已过去，泉原先为举办音乐会进行募捐的方式也越来越困难。但是，泉提出支持她在东京举办音乐会与支持年轻人出于信仰在各地开展的活动是两码事的论点，说服几家虽然是老交情，但难以轻易回答的公司出资支援。

结果，教会的农场收到捐献的帐篷，可以搭建容纳大约一百人的小规模舞台。帐篷设备在早晨到达农场以后，下午，泉坐着胡经理开的奔特雷来到“公馆”。龟井在教会等候，然后他和阿吉大哥坐着 RV 由我开车一起前往农场。在工厂车库前面，泉从奔特雷下来，也坐进 RV 里面。她有话要对阿吉大哥说。

泉拿出小报二分之一大小的传单一样的报纸，面带愠色。这张小报好像是不定期刊物，报头、发行处似乎都是临时性的。泉本想向发行处提抗议，让事务所的人按照报纸上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结果没有人接。报纸整版刊登点名道姓攻击阿吉大哥的文章，而且还把“公馆”的住址公布出来。

“这不是革命党公开宣言以阿吉大哥作为攻击的目标吗？”泉抹着指甲油的手指指着有关部分，说，“它是这么写的：阿吉大哥坦白自己是杀人者。他参与杀人的事件导致我们的同志牺牲。对杀人者必须进行革命的报复。反革命的流氓宗教团伙、伪装成前国家主义团体的右翼对我们的攻击进行捣乱。但是，我们的攻击获得成功，对方的两个膝盖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再也无法站立起来。我们预先警告，今后还要把攻击处罚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文章这样写，是不是包含报警的意图？即使阿吉大哥参与什么行为，那也是他十八九岁时候的罪行，已经失去时效……

“阿吉大哥在教会的传道内容这么快就泄露出去，而且被用作恶毒攻击的材料，我觉得非常不愉快。神父也好，牧师也好，不都要为信徒的忏悔内容保密吗？那么，教会成员难道就没有对阿吉大哥在传道时坦陈的内容保密的义务吗？”

“……你说到教会成员，但是，新参加农场的人里面有的只崇拜伊能三兄弟的规划和指导能力，对阿吉大哥的教导知之甚少。”龟井回答说，“伊能三兄弟也很敏感，他们打算使用泉筹集来的帐篷，首先在农场举行帐篷集会，让阿吉大哥给大家传道，然后当然到近郊、市、町举行传道集会。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最近，伊能三兄弟总表现出农场活动优先于教会活动的意图，但是，从根本上看，他们还是由衷地敬佩阿吉大哥，所以才有这样的想法。我虽然对他们的做法有意见，但还是准备予以配合。”

“我也是这样。老胡在饭店经营特色餐厅获得成功以后，现在打算在与饭店并行的银天街上开设一家更加简便的餐馆，

并且设立农场火腿销售专柜。这是因为他百分之百地相信伊能三兄弟的能力。

“还有，老胡想让弓子出任餐厅经理。我也觉得弓子十分胜任这个工作，大概还会有外国客人。但是，自从总领事去世以后，弓子一点儿也不像‘快乐的寡妇’的样子，而且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宗教信仰的心理。当然这也是阿吉大哥感化的结果……她回答说，现在毫无梳妆打扮接待客人的情绪。”

“弓子虽然没有接受餐厅的职务，但是为扩大农场规模辛勤工作。”当车子驶进农场门口时，龟井一边像是找人似的眼睛四处搜寻一边说，“我不是捐款，而是利益投资农场工作人员托儿所等设施，现在根本离不开弓子。那两个肚子里怀着真木雄孩子的女学生也在里面，还一直坚持让她们学习。她们生下来的孩子就放在托儿所里，而且还准备接受夫妻俩都在农场工作的孩子……”

RV驶过原先农场的边界，上坡登上小山顶。南面是通往旧町地域的平缓地面，有广场，东面尽头还并排建有五幢仓库式的预制板建筑。在广场中间的草坪上，支起如伊斯兰建筑物的装饰般的绿黄相间图案的高高帐篷。奔特雷已经停在帐篷前面。我把车子缓缓驶到奔特雷旁边停下来。

从最西头的建筑物、用钢丝索交叉成十字加固的窗户探着弓子围着佩斯利涡旋花纹头巾的脑袋，使劲朝我们这边挥手。我觉得她似乎并不是向我们打招呼，而是招呼那两个并排站在广场草坪边上眺望着帐篷、整个身体如圆球一样挺着大肚子的小孕妇回去。这两个少女即将临产，正如她们年轻，她们也轻率。弓子是担心她们出于对帐篷里的好奇心会跑进去而事先制止。最后，少女恋恋不舍地一边回头看着帐篷一边回到建筑物里。弓子也没有出来和我们打招呼。

如同两个彩碗重叠在一起，帐篷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在葡萄园、小麦地、蓝天的背景映衬下，像儿童画一样单纯明快。泉为了保护眼睛，戴上墨镜，然后下车，站在草坪上，也是一副纯稚的洋洋自得的表情，面对胡经理。伊能三兄弟及其三个女友一起出来迎接。

“农场有两个原先在唐十郎帐篷剧场工作的年轻人，这是在他们的指导下搭建起来的，非常成功，实在让人惊讶。”爱快活地说。

“这草坪很漂亮嘛。是不是农场的年轻人成立足球队了？”泉说。

“不，不！从松山过来的路边上竖有高尔夫球场的广告牌吧？这是和那个公司签订的合同，为他们种植草皮。”育说。

“龟井一直反对在这一带开发高尔夫球场，所以似乎对卖草皮也不同意。”英说。

“好像是格言什么的说过，高尔夫球场完成后就不能变回原野。”龟井从容不迫地说，“如果说我不同意的话，是不同意把我出售的土地上开发成高尔夫球场。但是，正如阿吉大哥安慰我所说的话，因为经济不景气才使那个计划流产。”

“为了农场的利益，以后把那块土地买回来，以便完全消除龟井良心上的疙瘩。”爱意气轩昂地说。

“虽然我和育、英对农场的经营并没有这么乐观……”龟井说。

“胡经理说，只要肉类加工的产量提高，运送食品的汽车就会络绎不绝，不仅松山机场，还准备在长崎机场设立商店。我觉得这个规划不是没有现实性。”爱说。

“比起自己的饭店，现在老胡更关心‘燃烧的绿树’农场吧？这也是对教会本身的关心……老胡常说他们的家族在香港

祖祖辈辈是不可知论者，至少你是信仰笃深的人吧？”泉说。

“我最初担任广岛饭店经理的时候，卡特·博内卡前来住宿（K先生带他参观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医院），我拿起原先在丸善书店买的一本袖珍书请他签名。他还在书里画一幅漫画，写道‘崇拜耶稣的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者有两种，其中一种是有的东西无法以自己的逻辑进行推理。”

“呼唤霍雷肖的那个可怜的王子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吧？”泉说。

爱与泉兴致勃勃地你一言我一语交谈。英和育却以一种实质上的竞争意识走到轮椅两边，一起向阿吉大哥致意——伊能三兄弟都是高个子，农场的生活更造就他们强壮的体格。两个人恭敬礼貌地弯着身子……

“农场的全体成员都已经集中在帐篷里。可以说是阅兵吧，请你坐着轮椅到台上讲话，行吗？有台阶的地方都铺成斜面。”

阿吉大哥还没有作出明确的反应。木板在草坪上空架出一条通道的那一端是帐篷人口，爱已经像卷窗帘似的撩开半边门帘等候着。接着，一个女友也在相对的一侧撩起门帘。帐篷里面比外面显得阴郁，人群拥挤，仿佛涌出一股压迫感。年轻人身体笔直、整整齐齐地紧密排列，鸦雀无声，一动不动地面对正面的舞台，没有一个人回头。

阿吉大哥回头，脸色阴沉，抬眼看着我。我摇摇头，后退一步，说：

“我不愿意看阅兵……”

“你要不去，我替你去。这个安排很有意思。”泉满不在乎地说，“都是穿着浅蓝色的制服吧？”

“先给大家制做夏天的制服，模仿蒂罗尔款式上衣，麻混纺面料。模仿得也不像。”龟井不好意思地说。

龟井对轮椅的构造使用十分精通，告诉泉如何操作调整方向杆。在伊能三兄弟的引导下，泉推着阿吉大哥坐着的轮椅跟随其后，胡经理走在她旁边。龟井表情遗憾地瞥我一眼，匆匆消失在帐篷里面，留下单臂的衣袖窝上去的纤弱背影。伊能三兄弟的三个女友像以前在谷间电影院举行的白天演出那样，认真地放下几重门帘。从帐篷里传出暴风雨般狂热得近于残酷的沉重掌声……

第二天下午，我陪着阿吉大哥去真木町政府，回来的时候在车库前面正要下车，突然发现工厂的窗户与窗户之间的木板墙上贴着一张广告。坐着轮椅从 RV 上下来的阿吉大哥更是不得不正面看着这张广告。

这张广告其实是放大复印的周刊杂志封面，上面是一个额发垂下、长发过肩覆盖半边胸脯的大约七十岁的老头全身照片。像印第安老战士那样表情阴沉严峻，警惕尖锐，双膝微曲，显得太长的上身笔直挺起，裸体站立。另一边没有被头发覆盖的胸脯比较明亮，显现出女性丰满的乳房。大腿之间赤裸裸露出那个东西，清晰细腻。大概是曾经名噪一时的男妓如今人老“色衰”的照片吧。

我注视着照片上的老人垂下的右臂，手掌边儿轻轻触碰着屁股下面，上下胳膊青筋暴露，肌肉发达，心想这就是四十五年以后的自己形象。从伊豆山庄开始的锻炼现在还在继续，身上的肌肉逐渐恢复。阿吉大哥已经失去壮年人的行动能力，我觉得自己必须为他弥补这个不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准备向过去的小伙子时代“返祖”。我已经不再化妆。尽管我比粗糙扩大复印的广告上这个男人年轻，大概也同样是一张充满苦涩阴沉而不屈倔强的印第安人的面孔。

“告诉阿田，如果别的地方还有这样的广告，统统揭下

来。”阿吉大哥低头看着工厂外墙与轮椅蹬脚之间、阳光暗淡的地面，说，“另外，叫农场的爱马上过来……”

我把轮椅推进阿吉大哥的起居室——锻冶死去的那个房间，阿吉大哥原封不动地住在里面——屋子里已经摆好美津做的晚饭。我照例回到库房单独吃饭。这时，伊能三兄弟的育和英到库房来。他们站在土间里叫我，我下去走到楼梯的中间。他们向我解释事情的经过，说是爱被阿吉大哥叫去谈话，回到农场后对张贴广告的“犯人”（不止一人）进行处罚。这些人都是搭建帐篷的骨干，由于出色完成任务，洋洋得意。昨天是第一次在帐篷里举行集会，却遭到你的抵制，所以心里有气。于是就从在新宿打工时认识的一个剧团朋友拍摄的、在摄影杂志获奖的一组照片中选择一幅，扩大复印十张张贴出去。

“说实在话，阿佐推着阿吉大哥的轮椅，重新成为他身边的头号人物，我们对此感到不满。虽然是你和阿吉大哥共同创立这个教会，但是现在教会作为一个团体组织纳入新的体制，我们有另外的考虑……我们正在物色一些人组成一个小组，一切言行严格遵守《福音书》的规定，在阿吉大哥身边伺候他。但是，这当然不是全盘否定你在教会的作用…

“张贴广告的那些人，出于他们卑微的心态，大概以为那样贬损你，会使我们高兴吧。他们知道我们想把给阿吉大哥推轮椅的角色重新要回来……爱说自己实在窝囊，欲哭无泪……,,

我听着育和英支支吾吾的说话——一个人说的时候，另一个人以表情和些微的动作表示附和——然后，我回答说：

“我是接到阿吉大哥的传话以后才从伊豆重返教会的，只是做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并没有要求阿吉大哥解释我离开这里时产生的疑问。

“其实，我心里还没有完全回归教会的感觉。就是处于一种悬在半空的状态。所以，即使使用那种手段表示整个教会对我的拒绝，也未必不妥。”

育和英就像趴在地上的狗挠着前爪站起来那样骨碌骨碌转动着眼睛，默不作声。

第七章　灵魂的暗夜

红绿竖条纹相间的帐篷图案是扎卡里委托生产技术研究所里专门研究色彩的年轻同事设计的。据说是“燃烧的绿树”的隐喻表现。顶部上方似清真寺的尖塔，但底部呈长方形。因此也曾经硬是搭建在天洼南岸沿旧石墙的石子路里面的空地上——拟建造教会其他设施的地方。

现在帐篷的位置与礼拜堂相邻，在伊能三兄弟的提议下，两边共同举行集会。除了星期日在礼拜堂举行“集中”以外，一般在星期四傍晚另外举行集会。虽然不是像扎卡里指导的定期音乐会那样向教会以外的人开放，但礼拜堂和帐篷里都挤满了人。据美津统计，有近三百人参加。以“森林之会”为主的旧成员一般都住在“在”和谷间，现在的大部分教会成员都分散居住在农场新建的预制板生活楼、人烟稀少的“在”村落以及被撤消的旧小学校舍里。

像安佐那样自然而然地为教会工作的特殊成员以及住在河边、旧町地域的支持者中，不少人那一天因为拥挤，进不了礼拜堂和帐篷，只好回去。帐篷里被新参加者居多的农场成员挤满，那种气氛连阿田这些“森林之会”的成员都难以接近。

这是第一次在礼拜堂和帐篷同时举行扩大集会。这个新策划准备成为固定的形式，也采取必要的措施。首先是负责管理音响设备的中里在帐篷里安装大型录像屏幕，实况转播阿吉大哥在礼拜堂的传道以及伊能三兄弟的女友等人的合唱。

其次，准备三百份由农场生产的火腿扒三明治与蔬菜色拉搭配的饭盒——上一次的行进活动就已经这样供给。装饭盒的纸箱上还有对英国古版画很了解的弓子绘制的“雨树果”标志——令人想起总领事称赞她漂亮的书写文字具有木版画效果。原先打算绘制“绿树果”标志，经胡经理查询，知道已经被注册商标，只好变更为“雨树果”。但这个也与K伯父的小说名称重复，便通过安佐征求他同意。K伯父很爽快地回答说：

“这两种构思不是很相似吗？雨树与燃烧的树木有刚好相反的感觉，没有形而上的定向。很适合做饭盒的标志嘛。”

“雨树果”饭盒也开始进入市场，在市面上销售。这是农场产品中面向大众的最一般的商品。后来，农场发生纵火事件，损失最严重的是生产这种饭盒的工厂，警察推断是同行的嫉妒心态的犯罪，进行调查，又引起他们的气愤。

伊能三兄弟为阿吉大哥下一个阶段的传道设计出新的方案。将帐篷装在最近新购的大卡车上开到各市、町，在车上支起帐篷——可以在厨房设施齐全的汽车上制作三明治饭盒提供给大家——阿吉大哥在傍晚向一般群众进行传道。这种传道集会是伊能三兄弟继行进之后考虑的教会活动的新形式。但每次与附近的地方自治体商量，都以担心警卫出现问题为由，拒绝借用公会堂、学校体育馆等设施，所以才想出这个办法。

最近，“救世主”巡礼团中有三个人回到谷间。他们都是居住在“在”的年轻人，并不是中途逃脱，相反地，这是松男的精心安排。由于每天巡礼旅行本身的体力劳动，按照今后的

经济规划，准备扩大巡礼团规模，在主要成员留在若狭湾附近期间，派这三个人回来联系工作。

他们带回来“救世主”巡礼团的正式汇报。阿吉大哥在集会开始的时候向大家宣读。

> “救世主”巡礼团环绕纪州一周。冈田医生经过长期研究在乡土历史会上发表说：“破坏者”的祖根在纪伊半岛。假设称为“破坏者”部族的一群人可能是绕过南海道来到伊予的吧？我们对此表示敬意，但经过实地调查，没有收获。
>
> 然后，巡礼团前往名古屋，接着又来到福井。由宗教者联合会这个团体——他们的口号是：“炸掉原子能发电站！”——的介绍，我们与在若狭湾沿岸的“原发银座”一直坚忍不拔地开展反对运动的当地团体取得联系。我们在广岛的时候参加过宗教者联合会的集会。主持人在集会一开始就发表演讲说：“让我们深深地缅怀自古至今的一切生物，尤其是遭受原子弹轰炸惨祸的人们、切尔诺贝利的牺牲者、以及由于原子弹、氢弹、原子能发电站等开发核能中受伤现在依然与疾病斗争的人们。我们衷心祝愿他们很好地生活下去。请祈祷者以各自的方式怀念他们吧！”他的话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
>
>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行动方针是否得到通过全国性网络开展活动的宗教者联合会的评价。现在我们在传道中碰见的反对原子能发电站的各地团体基本上都对我们持批判态度，即使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也几乎带着挑衅的情绪向我们提问。
>
> 他们都喜欢看一家大报社发行的、以政经为主的周刊

杂志上刊载的花田记者的连载文章，嘲笑教会和阿吉大哥——连K先生都被牵连点名——是一群没有清晰逻辑思维头脑的原教旨主义者，也知道教会举行过行进活动。就是说，大报社的记者在故意把我们教会的人歪曲成夜郎自大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平时不看周刊杂志，所以没有看过那些连载文章。根据这些冷嘲热讽的提问者所提的问题，可以大致推测出他们的观点：

一、如果教会的祈祷奏效（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尽管阿川原子能发电站比切尔诺贝利的规模要小得多，但一旦发生爆炸，不仅行进团全体参加者遭受灭顶之灾，包括他们家乡在内的广大地区都要受到污染。既然明知如此，难道还要继续真心地祈祷盼望这种事态发生吗？

二、如果仍然继续真心祈祷，那么就与原教旨主义者（听说他洋洋得意地注解说，就是为使基督提早重新降临而盼望国家之间爆发核战争者）没什么两样。K一边撰文批判美国的原教旨主义者，一边却对我国的原教旨主义者暗送秋波。人们常说这是K的处世术（此处引用K的著作中的一些段落。略去。）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K现在更加堕落，依靠国家权力，为分裂反原子能发电站的力量而效劳。

我们巡礼团被邀请到敦贺的反原子能发电站活动家事务所进行交谈，我们仍然坚持一贯的主张。我们祈祷只能造成人类毁灭的原子能发电站早日终止运转。为此，我们倾注全身心的力量进行“集中”。在前一次的行进活动中，我们并没有祈祷发生比切尔诺贝利小规模的爆炸。那是不

可能的。实际上只是发生一点事故，原子能发电站暂时停止运转，对发电机组进行检查。这是原子能发电站方面也承认的。

而且，我们并没有说这是我们“集中”、祈祷的成果。只是认为如果阿川原子能发电站就此永远停止运转，那该多好啊。如果不是机器，而是原子能发电站的工程师以及电力公司领导层的心灵能够理解、接受我们的祈祷（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至少不是不可能的），并对原子能发电站本身进行根本性的反思，不就有可能使国家作出放弃核能的决断吗？

这就是我们的逻辑。“燃烧的绿树”教会没有制定统一的教义，尊重教会成员以各自自由的心态进行修炼。比起祈祷这个词语，我们更以“集中”这个词语作为自己的核心。将此与教养至上的原教旨主义者教会相提并论的人不是只能显示出自身的没有教养吗？我们是来自这个自由的教会的、更加自由的巡礼团。

双方交谈的结果，决定由当地团体与我们巡礼团共同向美滨原子能发电站进行“集中”行进。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对我们表示理解，但其中有的人终于憋不住问我们：“你们为什么称为‘救世主’巡礼团？”于是，巡礼团中的一个女成员现身说法地说明我们的信条。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充分想像其景其情。与宗教者联合会不同，具有各种知识成分的成员组织的团体出乎意外地对我们的教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之中有的人甚至计划在这次共同活动以后到森林里面想亲眼看一看教会的情况。

现在，我向教会提出一个重要的要求。我让在巡礼中经过教育磨炼的三名成员回去，希望教会派出三～五名新

成员补充进来。巡礼团今后如何旅行，由这三个人向教会具体汇报。我们坚信“燃烧的绿树”教会不断发展壮大。

阿吉大哥念完松男的信后，又进行这样的传道：

“愿意作为新成员参加巡礼团的人，向美津报名。从巡礼团回来的三个人也参加商量，如果报名者超过五名，希望以互选的方法决定人选。

“新近参加教会的女性成员，主要住在‘在’的小学分校过着集体生活，还有的人住在农场生活区。但是，她们中有的家属向教会提出抗议。最近连续就有几起，而且，大家都知道，不久前还有一些人想组织什么归还被‘燃烧的绿树’教会夺走的女儿之母亲会。（从远处传来明显的笑声。礼拜堂里总觉得有人转身的动静，大概许多人都本能地注意观察这种动静来自何处。后来才听说，由于中里的设计安装，在帐篷里的人既可以通过录像屏幕看见阿吉大哥传道，又能够通过扩音器听见声音。中里在听众前面摆放集音话筒，把帐篷听众的反应反馈给礼拜堂。）

“我不想干预大家对各自亲属的态度。但是，我认为，你们没有必要把彼此强调对亲属的失和感作为向我们的教会跳跃的踏板。当你觉得自己被所有的人抛弃的时候，其实往往家庭成员在对立的状态下都被抛弃。因此，你自己必须思考如何重新建立家庭的亲和力。就是说，还有一些方法可以使自己不至于成为被抛弃者。我绝对没有号召大家抛弃家庭、参加教会的意思。

“但是，如果因为你决心参加教会而不得不与家庭产生对立，只能脱离与家庭的一切关系才能来到这里，我们教会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你。尤其是伊能三兄弟为了接受这些新成员，正

在农场生活区新建宿舍——他们开玩笑地称为难民收容所。

“另外，我想谈一谈关于教会的行进活动和在阿川原子能发电站上面的斜坡上举行‘集中’的成果。我们认为，原子能发电站是导致全人类规模毁灭的活动。我们祈祷唤醒人类的智慧，为了整个地球的生存，停止运转、并且销毁原子能发电站。因为我们除了‘集中’和祈祷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我认为，我们的‘集中’在世界中并不是孤立的。

“我们采用粘贴方式编辑的《福音书（草稿）》里收录有总领事视为外交官理想形象的乔治·凯南的语录。凯南在晚年主张全面销毁核武器。虽然他的主张与我国负责任的外交官总领事的意见未必完全一致，但总领事把这本书送给K伯父。K伯父把其中这一段译成日文。

“‘我们就此谈论的文明不能仅仅保存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并非文明的所有者，只是保管者。那是比我们无比巨大的、重要的某种东西。那是整体，我们只是部分。并不是我们完成，而是其他人完成。我们没有创造。我们只是继承。我们只是被赋予，而且与这样的默认义务一起被赋予：慈善、保存、发展、希望予以改良、至少不能损坏、完好无缺地交给我们的后来者。’

“接着，凯南说：如果再次使用核武器，就是对上帝的怪物般大规模的诬蔑。那么，如果原子能发电站发生大事故，其造成的惨祸与使用核武器相匹敌。然而，这样的设施现在还在运转，这是任何人都不可否定的事实。正是那些信誓旦旦保证说我国的原子能发电站绝对不会发生大事故的人一直使设施在不停地运转。

“我们要对这些人说：即使是认为不会发生、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故，一旦发生，那就是对神的怪物般大规模的诬蔑。

你愿意与他们建造的设施共同生活吗？

“我们忘记对神的诬蔑。也许我们各自称为神的对象非常分散。但是，如果把不愿意诬蔑的对象都一律称为神，我们就置身于一个神的面前。我们的教会一直没有对神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然而现在，我们不是可以第一次对互相确认的神下一个定义吗？

“我认为，这才是行进活动的成果。那一天，在我们‘集中’的时候，两台正在工作的原子能发电机同时发生故障——尽管是小故障——这大概只能说是偶然的吧。但是，通过那次行进活动，我们获得确认神的方法决不是偶然。

“我们的教会对神的定义采取慎重的态度。慎重到甚至神经质。我都想逃避给神下定义的责任。但是，无须逃避，我们不是被逼迫得不得不给自己教会的神下定义吗？我们不是受到‘干碍’吗？

“如果这样的话，我不会害怕接受教会已经获得的神的定义。正因为我们的教会今后还会面临危机，我们的神的定义更应该以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

“现在，让礼拜堂和通过电线连接在一起的帐篷里的所有成员一起‘集中’吧！让我们将凯南的不赞成对上帝的怪物般大规模的诬蔑作为祈祷词吧！”

河边的超市、大桥拐角处的药店前面，总有三三两两的人在嘀嘀咕咕，不时引起一阵哄笑。虽然是无风不起浪，并非捕风捉影，但目的不过是寻开心。传播的内容是松男与登的母亲的关系。据说以前松男就经常趁她的丈夫外出打工的时候和她偷情，现在一起巡礼，肆无忌惮。——不过，无奈神灵监视着！而且松男对自己组织的巡礼团的方针坚定格守，两个人不会撇下其他人单独住在一起。

在保证绝对不能使用火的条件下借助一间空仓库住宿的一天晚上，大家休息以后，松男和寿惠子两个人的确离开过仓库。但是，他们很快就回来。除了“集中”之外，巡礼团之间都不用客气的语言说话。所以一个年轻人逗弄他们说：“这么短时间嫌不够吧。”松男没有理睬，寿惠子不管登就在旁边，瞪着眼睛说：“性爱的深度，跟时间没关系。你没看电视里的鲑鱼产卵啊！”

另一个年轻人看到松男很珍惜一本英语书，就编出这样的笑话：这本书里有一首诗，描写半夜溜出去与情人幽会。松男先是和寿惠子一起朗读这首诗，然后开始鲑鱼产卵……

当这些流言蜚语在“在”和谷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有一天，寿惠子的丈夫在礼拜堂入口处斜坡旁等着阿吉大哥。他说：“阿吉大哥，我不是教会的人，所以就在外面说。昨天一个自称东京报社总社记者的代理人从松山来找我，说是阿吉大哥的教会让我的老婆孩子参加巡礼团，是破坏别人的家庭。如果想告的话，可以帮我找律师，还要写特别报道。

“我不愿意被别人利用，给教会添麻烦，所以先来给阿吉大哥说一声。登的心脏病是你给治好的，而且寿惠子原先因为阿吉大哥治好登的病，现在又因为热心教会和巡礼团，活得很带劲，我应该感谢你！要不是你治好登的病，要是没有批判大会和袭击教会事件（寿惠子说，阿吉大哥在松山负伤，就是对教会的袭击），要是没有巡礼团，真不知道她这一辈子该怎么过。大概也就是在我外出打工的时候看家，有空就去收拾一下湿地里的款冬，也就这么消磨日子吧。

“不识寺的松男是我的新制中学的同级生，学习优秀，为人正派。我听说松男在巡礼团里教登读书，就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寿惠子的丈夫虽说是“在”的一家之主，却显得格外纤弱，简直令人怀疑还能长期出外到京阪神一带在土木工程工地干活。阿吉大哥去他的家给登治完病以后，寿惠子送阿吉大哥到杉树林，身上穿着一件迪斯尼乐园的T恤衫。现在这件T恤衫皱巴巴地穿在他身上，看来他的身体比妻子还弱小。然而，那一天大概喝了酒，他抬起脏兮兮的脑袋，说话意气昂然。

松男带着一本英语书的事是从巡礼团回来的三个年轻人传播开来的。因为里面有一首描写夜深人静之际与情人偷偷幽会的诗歌，于是附会出松男与寿惠子半夜约会的笑话。如果说到松男带在身边的那本英语书，我想起来那首诗是十字架的圣约翰的《暗夜》。这本英语书是我从前阿吉大哥的书库里找出来给他的。而且我还收到松男在巡礼途中写的一封信，其中谈到一路上一点点阅读十字架的圣约翰作品的进展情况，与流传的风言风语截然相反。

松男的信在正文之前先抄录自己翻译的《暗夜》中的三段，我觉得这封信是松男从旅途送给我的礼物。

> 从广袤延伸的《暗夜》中想翻译《灵魂的暗夜》抄录在自己的笔记里。因为已经译有几首诗。译诗想请你过目。这是我写给你的私人信函，不是巡礼团的汇报，所以千万不可在《比瞬间持续稍长》上发表。我只是挑自己会译的诗节，而且深知译文之拙劣……“啊，真正的喜悦哟”那几句，用我们的国语应该怎么译才比较合适呢？
>
> “那喜悦之夜，／悄悄地，不让任何人看见。／我什么也没看／也没有任何光线的引导／惟有我的心在燃烧。”
>
> “我忘我地，／把脸伏在所爱的人的身上。／一切都已

经结束。我走出自我，／心劳留在后面／忘记 一切，在盛开的百合花之间。”

“暗夜，／燃烧着对爱逼迫的憧憬 /——啊，真正的喜悦哟／我避人耳目悄悄离去的／家是多么宁静。”

我翻阅参考西班牙语与英语对译的译本，辛苦奋斗，成为年轻人的笑柄。荻野实在看不下去，他的音乐大学的同级生在九州的卡尔梅尔修道院，说要想办法给我搞到一本那儿的译本。可是，即使我拿到译本，我担心自己欣赏不了诗歌独特的美感。

然而，诗歌的哪怕一个形容词与一个名词的组合都令我这样的人心绪激动。这是无法否认的。 una noche oscura，one dark night，暗夜。

一路行走，在傍晚进入一个昏暗的地方，然而胸间炽烈燃烧着希望。正因为如此，才觉得黑暗渗透心底。身在这种漆黑一团之中，绝非寻常。这莫非开始发生什么事情而无法制止吗？

我对第一节诗歌本来就不甚理解，至于后面诗节所表现的官能性与灵魂的喜悦，这种感觉离自己更远。但是，毫无疑义，暗夜的前方或者深处存在着丰饶而深邃的东西。在衷心等待的时候，自己的全部存在被注定方向，却依然还在暗夜之中……

可以说这是与诗歌毫无关系的——毋宁说与诗歌反向的——我的妄想。我有时想，难道就是这样在夜的黑暗中等待的状态终结自己吗？甚至阿吉大哥不也是如此吗？有时候不小心说漏了嘴，引起巡礼团成员的众口谴责。但是，我相信自己的这个想法并不卑劣，也没有贬低阿吉大哥的意思……我对 una noche oscura，one dark night 的感觉

就是这样。

就是说，是 una noche oscura，one dark night 这个词语“干碍”我吧。虽然现在还不明白是痛苦恐惧的 una noche oscura，one dark night 本身的“干碍”呢，还是某种甘美得穿透心灵难以忍受的东西的“干碍”……

我的内心世界的东西就先谈到这儿。我有一个想法，打算逐步扩大巡礼团的规模。这就是我希望教会增加派遣新成员的原因。巡礼团所需的费用可以自筹资金。巡礼团出发的时候，我夸口说日本经济开始好转，然而依然很不景气。不过在小城市还是可以找到工作的，虽然不像外国劳工那样容易受到雇佣，三 K 活[①]倒随时都有。

寿惠子干体力活十分卖力，比我们男的毫不逊色。在高中不仅教音乐，还具有营养士资格，教授家庭科课程的荻野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很受工地食堂欢迎的炊事员。在休息日还指导大家唱卡拉 OK，提高巡礼团的歌唱水平，让我刮目相看。

对于年轻的教会成员来说，巡礼团的确是一所接受教育的学校。我想，这从回去的三个人身上发生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来。另外，我相信，登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阿吉大哥的重要助手——也许会进而继续成为辅佐比他年少的新的阿吉大哥“救世主”的力量。

我的实在是诸教混杂的思绪进一步深入到感觉之夜与灵魂之夜的深处，一直前进，在夜深月白下沧溟，即夜色虽深、却月光普照万顷大海的、充满喜悦的明朗之夜亲切深情地缅怀未来。

①指脏活、苦活、危险的活。——译者注

“燃烧的绿树”教会的传道和音乐会第一次在谷间以外的地方向社会公开举行。地方报纸甚至刊登预告日期的消息。然而，报纸刊登的消息也比较含糊，大多数读者恐怕对会场还是不甚了了，给人留下不可思议的印象。帐篷搭建在松山市郊区的医疗中心停车场——即阿吉大哥遭到袭击的地方。教会向有关部门保证：下午五点十分过后开始搭建帐篷，三十分钟后开场。音乐会从六点到九点，十点帐篷拆除完毕。

冈田医生与县、市的医师会进行交涉，达成同意使用停车场作为会场的协议。冈田医生交涉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患者迅以及陪伴人阿吉大哥与医疗中心正式预约看病，获得使用停车场的许可，可是就在该停车场遭到袭击，这说明停车场的警卫工作出现问题。因为袭击者预先把车子埋伏在停车场里。作为受害者的教会为了洗刷因袭击事件受到社会误解的偏见，有权举办和平音乐会。这对刚刚建好大楼、迁入此地的医疗中心来说，不也是与当地搞好关系的一个机会吗？

当天，我们乘坐教会的 RV 来到医疗中心停车场的时候，会场已经开放。在帐篷四角的灯光照射下，红绿相间的竖条纹令人心情激动，仿佛是小型马戏团的演出那样亲切。月亮高挂天空，夏天的云彩迅速飘动，望上去显得黯黑。搭建帐篷的停车场旁边，市内有名的书店、录像带租借店等都设摊摆点，对面的快餐店也还在营业。这一带国道除了长途卡车外，来往车辆本来就不多，书店也好，麦当劳也好，几乎没有客人。灯光照不到的帐篷后面，还有昏暗的店铺前面的停车场上，都分散站着一些穿制服的身体挺直的年轻人，格外显眼。两辆警车分开停在附近，警察们似乎无所事事的样子。

阿吉大哥和我在穿制服的年轻人的警卫下来到帐篷的舞台

入口处。可以感觉到帐篷里面已经挤满了人。美津立刻过来汇报情况。

“摆放一百二十张折叠式椅子，全部坐满。还有很多人在外面排队，因为和松山东警察署事先达成协议，所以只好请他们回去。可是，帐篷周围还有不少人不肯走。农场的禁卫队的形象使人有点害怕，十分钟前已经下令撤走。之后他们在帐篷内担任警戒任务。”

穿着时髦的运动鞋和制服的年轻人站在垂挂门帘的地方，我推着轮椅沿木板斜坡走向舞台。与此同时，灯光照射在椅子摆到舞台紧前面、密密麻麻挨坐一起的听众席上。聚光灯照射在我们的脚下。两个年轻人分站轮椅两旁，然后从我的手里接过轮椅。我便走到舞台边上为我准备的椅子旁坐下。美津和阿田站在我们身后。舞台的昏暗角落里摆放的高级键盘乐器——大概是扎卡里在音乐会时使用的——泛着黯淡的微光。他和伊能三兄弟的女友等合唱队成员还在汽车里等待。

阿吉大哥对着事先调整好位置的扩音器进行简短的传道。他坐在轮椅上被推到灯光聚集的舞台前面，环视着听众席，然后开始传道。当进入传道主题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从容地看着台下的听众。大家都穿着与听其他的音乐会一样的普通服装，但是其中大半是对阿吉大哥显然怀着浓厚好奇心、目不转睛盯着舞台的三十多岁的女性，此外还有一些老人和孩子。最后一排与帐篷之间笔直站立着一些身穿制服——蒂罗尔服装的角扣似的五个钮扣一直扣到喉咙处——的年轻人。

“大家大概都知道，我就在帐篷搭建的这个地方遭受袭击。当我的两只膝盖被殴打得从此再也站不起来的时候，我想些什么呢？这起事件在座的孩子们听起来也许很可怕。但是，孩子很快就会长大，成为大人。一旦成为大人，有时就会不得不遇

到这样可怕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想，原来人就是伤害别人的人。但丁的《神曲》里有这样一句话：‘残忍的灵魂，把自己从肉体里放走。’这是指自杀者以暴力自我伤害。这么一想，也许不需要别人这个条件。人是伤害别人的。我决心做一个不伤害别人的人。

“K先生是出生于教会所在的那一片土地的小说家，与弱智的儿子共同生活了三十年。他写道，自己的孩子从幼儿到壮年一直体现着天真纯朴。而‘天真’这个词是对‘伤害’含义的拉丁语 noceo 这个词冠以否定的 in 构成的。现在自己对此深有理解。

“今年年初，K先生与一位佛教学者 N博士进行电视对谈。K先生回答几个诱导讯问式的问题后， N博士说：梵语中所有‘教诲’含义的词源 ahims （就是在‘伤害’一词冠以否定的接头语构成的。

“在举行音乐会之前，我想对大家说的就是这些话。”

聚光灯熄灭，轮椅后退，仿佛被不太浓的昏暗吸进去。并没有响起掌声。键盘乐器搬到舞台上，扎卡里手拿椅子跟在后面登场。如同舞台经验丰富的演奏家，露骨地显示出对观众视而不见的表情，确认好电源，然后抬起头。他的头发垂到高高的额头上，从眼圈到嘴唇充满力量。聚光灯重新亮起，照射出穿白色衣服的三个姑娘的登场。接着，响起节奏强烈的歌声：

“吉列亚蒂，那是一剂镇痛的药，是一剂使我伤痕累累的破碎心灵完全恢复的灵丹妙药。吉列亚蒂有慰藉的药。

“我感觉自己失去勇气的时候，我认为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时候，然而，正是这个时候，神灵复苏我的灵魂。……回到家乡后请告诉乡亲四邻，‘他为拯救我们大家而死去。’啊，吉

列亚蒂的药方可以治愈我的疾病…… ”

这天晚上的音乐会，刚刚唱完熟悉的黑人灵歌第一部，扎卡里立即开始弹奏《平均律键盘乐总曲集》第一卷中的曲目。他交替使用键盘乐器的小提琴和羽管键琴，先是演奏我只能说出是西西里舞的鸣奏曲，然后转换成风琴的声响，演奏《主啊，人所盼望的喜悦哟》。这些都是扎卡里根据巴赫原作进行改编。我又一次感受到他高超娴熟的演奏技术。

扎卡里率领流行歌曲乐队成为明星之前，在朱利亚特音乐学院读书时，就获得优厚条件的奖学金。 K伯父，如果没有这一笔奖学金，扎卡里的父亲高安没有经济能力供给他上大学。在那天的音乐会上，扎卡里还以爵士乐的节奏演奏我模模糊糊记的是恰空舞曲的《无伴奏小提琴组曲》第二首。当伊能三兄弟的女友等组成的合唱团满满站在舞台的后半部分合唱的时候，扎卡里出场给他们伴奏。

然后，扎卡里回到键盘乐器的风琴声响，演奏《马太受难曲》中最后导入合唱的序奏部分。坐在最前排的一个短发垂额的四十岁左右的白脸男人与一个看似比他年长几岁的女人的脑袋往前一摇，相互一笑。我不由得把眼睛转向扎卡里。他也已经注意到这两个人的态度，脸上浮现出令人心颤的残酷冷笑。我无意间看见与我认识之前的扎卡里的内心世界。

“在悲伤的泪水里，亲人哟，与你分离。／我的心向着你哭泣。噢，亲爱的救世主哟。／温柔地、温柔地，躺在这里，／好好地休息你这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身体。／温柔地、温柔地躺在这里。／啊，对你的坟墓祝福的耶稣哟。／如罪人，如哭得精疲力竭的人，／在你的隐居里发现慰藉吧。／并且让疲倦的灵魂得到休息。／休息吧，宁静地休息吧，／让慈父的上帝抱在怀里。”（后来，我又一次听到他们用英语合唱这首歌曲时，铭刻

心中，便将歌词翻译出来。）

音乐会的演出结束时间不能拖延。扎卡里不仅对听众要求再来一个的叫好置之不理，而且连合唱队的姑娘们向观众谢幕的时间都不得，迫不及待地要她们从舞台后面的出口退场。扎卡里以前曾和姑娘们的住在松山的双亲一起在胡经理的饭店里吃过晚饭，当时教会与姑娘们的父母亲的关系十分融洽。但是，这一天，姑娘们的亲朋好友已经准备好很多花束，却未能献给她们，也没有赞美她们的机会。

姑娘们和合唱团的其他成员一起从帐篷旁边又暗又窄的通道、在身穿制服的年轻人的保卫下回到汽车里。接着，我和美津也回到 RV 里。阿吉大哥在传道结束后就先回到车里休息。他在车里亲自接到晚上八点农场发生纵火事件的电话报告。

RV 向谷间驶去。轮椅用皮带和金属器件固定在车里，阿吉大哥和我并排坐在轮椅旁边的座位上，后面坐着美津和龟井。开车的阿田面对前方，把除了阿吉大哥之外谁还都不知道的这起事件告诉我们。

“农场那边，夸张一点说，就是被纵火洗劫。三明治工厂和托儿所的厨房有一部分被烧毁，火势不是很大。”

“那两个女子呢？”

“弓子把她们带到外面。农场那边没有人受伤。只是有一些乌鸡被吓死……这是爱骑摩托回去查看的结果，大概情况可靠。”

阿吉大哥深深靠在背垫上，盯看着车子离开市街后国道沿线的拉面馆——在整个四国地区经营的连锁店——的灯饰以及废旧汽车上亮出的卡拉 OK 的霓虹灯。

“农场的禁卫队全部派到音乐会场担任警卫，八点正是音乐会热闹的时间。这是经过精心周密策划的犯罪。”龟井一边

思索一边说，“可是，他们为什么要选中三明治工厂和托儿所呢？如果不破坏家畜栏舍和生产火腿的机器，这种做法不是没有什么意义吗？”

“那两个孕妇由弓子保护着带到安全地方，现在是平安无事。但是万一摔跤什么的，造成的后果就无法挽救。”美津情绪激动地说，“那帮家伙看到明天的报纸，大概会残忍地冷笑吧。即使如此，这也不会构成伤害罪吧？”

“放火本身就是严重犯罪。如果警方打算认真查的话……”

“警察大概会借这个理由进入农场吧？”坐在最后排、一直负责把轮椅搬上搬下的两个来自农场的年轻人中的一个人插话说。

除了身穿同样制服的他的同伴之外，他的话引起车里所有人的注意。现在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来，伊能三兄弟派来的年轻人不仅仅是单纯干体力活的，也具有智能方面的要素。

此后，谁也没有说话。车子沿着五十六号国道开始上坡驶往犬寄岭隧道的时候，隔着又宽又深的山谷，对面暗绿色的橘子园和仿佛映照出满天繁星的塑料大棚格外显眼，人们似乎都被这大自然的气氛吸引过去。

从松山郊外回农场的一路上，阿吉大哥一直沉默不语。车子驶到坡路一半路程的时候，看见路边停着几辆町村合并以前的老式以及现在真木町消防署的新式救火车。从农场入口处到生活区，停着不少警车，数量之多，大出意外，也使我们对刚才的谈话有了真切的感受。

第二天一大早，阿吉大哥就去消防署和警察署。当然，他本来就安排今天去町政府商量事情，而且报社和地方电视台也等着采访他。另外，他还必须和教会、农场的负责人研究问题。阿吉大哥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从在松山郊外举行音乐会

回来的路上就开始陪伴阿吉大哥左右的那两个来自农场的年轻人一直积极主动地帮忙推轮椅。我陪着阿吉大哥会同消防署工作人员、警察在被烧的三明治工厂和准备盖托儿所的生活区实地调查以后，把轮椅交给这两个年轻人，自己回到礼拜堂的事务所。

我下午一直在事务所里整理材料和信件。将近傍晚的时候，美津来通知说，在礼拜堂的所有教会成员举行紧急集会。一墙之隔的大厅里传来大家进去落坐的声响。接着，阿田从RV上打来电话，说五分钟后车子到达天洼堤坝底下，让我立即前去把阿吉大哥的轮椅抬上石子路推进大厅里。在阿吉大哥参加教会的正式集会的时候，必须由我陪同。

阿吉大哥面部浮肿，脸色青黑，呈现出出院以后从未有过的疲惫。我走到轮椅旁边，他依然低着脑袋。阿田说龟井和伊能三兄弟已经先进大厅里去了。我推着轮椅经过通道走上讲台，然后转动方向。这时才发现教会成员今天的座位与平时不一样，明显分为两部分。讲台前面第一排坐着可以称为“公馆”的朋友的一些人，他们的后面和西边坐着“森林之会”的年轻人，从台上看下去，显然势单力薄。大厅的东边坐着伊能三兄弟为核心的农场负责人，周围是一群如同禁卫队的农场年轻骨干。其他农场成员坐在后面，一直横挤到“森林之会”座位的后面。

而且，引人注目的是，龟井坐在从台上看下去最右边的最后面，与关系很好的同代朋友以及“森林之会”的年轻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明显流露出与农场的负责人单独对抗的表情神态。在我刚刚把阿吉大哥的轮椅制动器固定好立起身子的时候，龟井已经站起来要求发言。他全身充满力量，空荡荡的一只袖子摇晃着，另一只手紧紧抓着一个似乎就要被捏坏的纸制

工艺品的东西。

“我手里拿着用图画纸制作的长方体和拱形的东西，在座的各位大概没见过吧？（他似乎根本不在乎纸制品可能会掉在坐在前面椅子的人身上，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另外几种纸制品。龟井一边挥动着一边情绪激昂地发表意见。这使我想起从DAT录音带里听见的他在批判大会上精力充沛、诡计多端的演说。）

“这是我们教会打算继礼拜堂之后建造的建筑物的几个模型。有的是从荒先生的工作室里的天洼整体地形构造模型上取下来的。这不是小孩子的淘气。我知道，这是伊能三兄弟的禁卫队干的好事！故意唆使这些家伙破坏教会建设规划的核心人物就在今天的会场上！

“伊能三兄弟为首的农场派，现在若无其事地坐在这里的这些人（也包括唱歌的三个姑娘！你们不是不知道热心教你们歌唱的老师扎卡里对这个建筑规划是多么充满自豪！）……自以为石子路周围布满穿制服的卫士，可以随时以武力压制教会。然而正是你们全盘否定了教会建设的根本规划。如果说礼拜堂已经建造起来，你们不敢破坏，这只是说明你们还缺少破坏的彻底性。荒先生设计出天洼南岸建筑群的构想。这里不是写得明明白白吗？至少伊能三兄弟应该看过的啊！

“在‘四国山谷的森林’里，出生在这个山谷里的人们临死的时候，灵魂将从森林树木的根部升上天空……森林具有使人归来的力量。这就是场地的力量……K构想出外流——生、归来——死的‘生死场’的假设地形……

“荒先生还写到K在小说里描写的一个‘世界模式’，但是，他没有称之为K先生的模式。这不就是我们通过教会构筑的‘世界模式’吗？难道不就是这个‘世界模式’才使教会

规划具体化的吗？我把祖祖辈辈的家产投资进去，就是为了实现这个规划，众所周知，尽管这件事成为当地的大笑话，也使自己的家庭分崩离析，然而，我还是心甘情愿地这样做（这实在是 Rejoice!）一心一意促成实现，不就是因为有‘燃烧的绿树’教会这个实体的存在吗?!”

龟井突然停住，仿佛脖子缩下去一样两肩耸起，低下脑袋，开始呜咽起来，木讷里含带着这一带旧家族的森林地主残存的威严。大厅鸦雀无声。

育和英分别挨坐在爱两旁，探出身体一样认真倾听龟井的发言，却一直垂着脑袋。这三个人给予我一个先前未有的新印象——自然，这是经过他们缓慢变化的结果。虽然他们还残留着第一次来到“公馆”时运动家型的良家子弟的痕迹，如今更多的是具有巨大实力般的自信和从容，但又毫无青年会议所成员那种虚胖臃肿的迟钝……

显然，他们早已预料到龟井会在今天的集会上发难，事先做好准备，胸有成竹。龟井发言以后，会场沉默片刻，爱站起来，说：

“我们也认为荒先生的建筑规划十分出色。扎卡里说这个规划是世界级的。大概也是事实。我们丝毫没有否定现在这座礼拜堂的意思。发言请不要情绪化地夸夸其谈。如果有人来这里放火，我们肯定会以实力保卫这座建筑物的。

“作为现实的课题，我们想提出以下的建议。现在农场的产品产量丰富、品种多样。但是，也有容易受到别人破坏的弱点，例如在火腿生产过程中加入有害物质，破坏蔬菜栽培温室的温度调节设备。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经营将立即陷入困境。完全依靠我们供应材料的胡经理的特色餐厅以及直销餐馆就要关门停业。如果食用在机场商店买到的火腿后出现中

毒现象，那就很难恢复信誉。

“实际上，现在就有人钻过自卫警备的防卫系统潜入农场。三明治工厂的损失还不算大，总领事夫人准备建造的托儿所设施的厨房整个烧毁。临产的两个孕妇虽然紧急住院，但她们受到很大的精神刺激。这些恬不知耻地干出如此惨无人道行径的家伙，就是我们的敌人！

“警察真的那么可信吗？我们表示十分怀疑。昨天晚上，接到火警的报告后，我立即返回农场，警察勘查现场的时候我也在场。警察对消防队甚至连问都不问是否那两个女子做饭忘记关灭煤气，一口咬定是厨房起的火，是有人放火，而且断言是革命党派干的。这完全是我的猜测，包括袭击阿吉大哥的事件，难道不是警察故意放纵对方活动吗？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警察就是为了寻找侦查农场内部组织的借口。

“警察已经开始对农场所有成员进行身份调查。今天早晨，我们向真木町警察署和町政府提出抗议的时候，龟井却以教会的名义表示同意，而且把事务所的教会成员名单提供给他们。

“农场成员中还有人说，龟井巴不得警察介入调查。事务所试图通过协助警察调查这次小火灾事件，把农场所有成员的履历表等材料搞到手，以便加强教会的管理体制……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测，在这里不准备讯问这个问题。

“我们一直主张农场自卫的必要性。我们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在农场劳动时间之外，进行自卫的武斗训练。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自警团。然而，即使成立了这个组织——也因为那一天晚上都调去负责音乐会的警卫工作——还是没有能够防止敌人潜入放火。对方已经取得第一次成功，不知道他们以后还会采取什么样的升级行为。他们是信仰犯。当农场成员劳累一天疲惫酣睡的时候，如果有人对宿舍放火，那会怎么样？这次

虽然是小火灾，但我们深感农场消防用水的不便。

“不能把农场搬到地势低洼的地方。但是，既然存在这么多的危险，应该考虑把农场生活区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一部分住在‘在’的教会成员，他们的房子分散孤立，更处在遭受袭击危险之中。哪怕是临时性的木板房，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现在的帐篷也能够派上用场。我们建议建造可以住得下所有教会成员的宿舍。这是一个可以警备的封闭性的场所。因此，我们认为，天洼是最理想的地方。这就是新构想的出发点。这座礼拜堂的旁边就是大片土地。另外，在天洼北岸不是也可以盖二十栋小别墅式的宿舍吗？就像总领事的住所那样。而且水源充足，如果下水道利用天洼人工湖的湖水，肯定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我们破坏荒先生的建筑规划模型的行为的确很野蛮。但是，只有那样，才能迅速对天洼人工湖周围的地形进行调查，尽快实现我们建设临时宿舍的构想。这次放火事件使我们陷入困境。但是，把建筑规划从天洼周边的地形图里撤除下来，不是可以使我们一直被束缚的想像力得以自由驰骋发挥吗？

“我们是在这种想法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还没等我们发言，龟井就进行那样情绪性的演说。这难道是正当的行为吗？

“我们并没有主张对今后的发展方向、尤其对是否赞同在天洼盖临时宿舍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因为现在显然农场成员占多数。我们主张：在我们阐述意见后，由阿吉大哥决断。”

我期盼龟井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恐怕老教会成员都这样希望的吧？龟井站起来，两只肩膀不平衡地摇晃着，准备发言。集会开始以后弓子才进来，坐在入口处的农场年轻人把自己的椅子让给她。她的额头下半部分还水平地残留着太阳晒黑

的痕迹。这时，弓子悠然自在、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要求发言。虽然没有被选出来主持会议，但坐在最前排的德田医生用手势制止龟井。

“我作为这一起放火受害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向大家汇报。我一生中没有经历过这么可怕的事情。我在越南的时候，西方国家的大使馆接连失窃，于是总领事在院子里练习手枪射击。那个时候虽然也提心吊胆，但是有丈夫在身边保护自己，而且又有必要的武器。

“我不顾自己身处危险之中，尽力保护那两个孕妇。我领着她们从着火的厨房旁门逃出去，但是，如果暴徒手持造成阿吉大哥身负重伤那样的金属棍在暗处伏击我们，那将是什么结果呢？从体力和技术上都没有战斗力的人们没有任何方法保护自己免遭暴徒的残害。

“我在欧洲的时候，去保加利亚旅行，在索菲亚附近的里拉修道院的经历使我感动万分。当我们进入深山，即将到达修道院的时候，看见一座厚厚的墙壁上开凿有枪眼、如城堡一样的建筑物。然而，一进入门内，修道僧的建筑以及巡礼者的住宿设施都建造得十分漂亮。

“我认为，我们的教会也应该建造这样一座外墙坚固的城堡，许许多多的人在城堡里安居乐业。这座城堡以钢筋混凝土坚固外墙的圆筒型礼拜堂为核心最为合适。它的外围是人工湖，将起到多么重要的防卫作用啊！

“我认为，应该先建造一些临时建筑，将全部教会成员搬迁进去，以消除恐怖活动的危险，然后以礼拜堂为核心，在天洼一带建造一座城堡。这个设计方案再请荒先生设计不是很好吗？

“荒先生原先根据 K 先生在小说里所描写的‘世界模式’.

就是这个土地从古代、中世纪开始积累的传说进行设计。但是，现在这块土地上正在形成以教会农场的年轻人为核心的新的世界观。我想，荒先生也要吸收在这块土地上创造新世界的年轻人的思想，改变以往的‘世界模式’的设计方案。”

德田医生站起来，面对讲台，他语调缓慢而大声的发言显然是为了让全大厅的人都能听得见他的建议。

“我建议由阿吉大哥、农场方面的伊能三兄弟、龟井方面，加上阿田和‘森林之会’中推选一个年轻人组成委员会。我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担任主席。研究刚才的提案，双方尽可能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再向全体大会提出来。先由大家议论，最后请阿吉大哥决断。……这样行不行？龟井、伊能三兄弟……先到阿佐的事务所协商二十分钟。”

弓子没有被提名参加委员会，不过她并不在乎，对扎卡里说：

“你去弹奏最近编排的那个曲目啊。今天一大早……实际上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大家绷着紧张的神经，累死人了。弹奏音乐让心情轻松一下。”

扎卡里对刚才讨论的问题自然也不会有轻松的心情，虽然沉稳的举止表情中透出忧郁担心，但还是坐到钢琴前面，像事先早有安排似的，为伊能三兄弟的女友的三重唱伴奏。姑娘们没有倚仗伊能三兄弟不仅在农场、也在整个教会的发言权越发重要的权势而骄矜傲慢，今天的歌声却显得有气无力，感情平静，音量单薄。也许是大厅里挤满二百五十多人的缘故吧。因为人们沿着圆形的墙壁排成两行三行，这本身就起到吸音板的作用。

这一天的三重唱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根据收集在光创作曲目CD里的长笛变奏曲《毕业》曲谱配以K伯父小说里引用的歌

词的合唱。长笛变奏部分运用爵士乐中狂叫的方法演唱。

今天就算结束
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轻风吹动着辛夷
这就是毕业。再见
等到两人重逢，
认得我吗？还是认得你？

音乐演唱结束的时候，事务所里的协商还在继续。于是，美津在礼拜堂向大家公布应“救世主”巡礼团的请求向松男派遣五名新成员的名单。他们都在礼拜堂里，并排坐在一起，全部都是“森林之会”的成员。虽然没有人表示异议，但可以明显感觉出农场成员对这五个人的介绍态度极其冷淡。我心里有点担心，“森林之会”派出如此精明能干的五个骨干，这样不是相对增强农场方面的力量吗？

在事务所协商的七个人终于回到礼拜堂，德田医生向阿吉大哥汇报说，委员会对刚才两种对立的意见进行协商，达成妥协意见——其实就是爱的提案。于是，阿吉大哥对着礼拜堂的全体成员说：“我同意这个方案，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绝大多数人都默默举手，但站在后面和礼拜堂外面的那些年轻人吼出震天动地的声音：“没有！”

育把早已准备好的图纸挂在钢琴后面的黑板上，向大家介绍说，要把从原先打算搭建帐篷的礼拜堂旁边到通往南面森林深处的斜坡这一大块地上的树木砍掉，然后进行平整。这项工作准备明天一早就开始。其范围从礼拜堂到“西冈犬被蝮蛇咬的地方”。

大家听到这个地名都忍俊不禁。这时，脸色苍白——不只是残留着刚才演奏的激昂情绪——的扎卡里要求发言。

“我没有听说要平整斜坡。这涉及改变天洼整体地形的问题，特别应该与荒先生协商后再决定吧？”

“北岸要建造二十栋预制板宿舍楼，地形不得不进行更大规模的变更哩。”英从一旁探着身子，肩膀几乎挨着育的肩膀，指着图纸，带着强调既定方案的语气回答，“即使如此，也就深入树林子二三十米，有什么必要非跑到东京去商量不可呢？”

“我只是希望教会不至于陷入自己搞起来以后自己又收拾不了的那个那个……Regenerative feedback。”扎卡里情绪激动，一时来不及置换成日语“增值的反馈”。

然而，圆筒型礼拜堂大厅里十分安静，甚至连“森林之会”都没有反应。以前安佐也说过同样的话，那时扎卡里却认为教会不会出现这种可能性，引用（坎蒂德）中的话说：先耕种自己的地吧。想起来，现在教会农场的成员正是利用这句话作为自己的主张。

最近寄给伊能三兄弟——包括农场其他年轻人——的邮件都直接送到农场。威胁性的信件，乃至事先通知攻击日期的信件似乎从前些日子也经常收到。但是，我们都一无所知。伊能三兄弟对他们训练的自警团的防卫能力充满自信，这些信件只在农场负责人之间商量处理，从来没有向“公馆”事务所汇报。

据“公馆”事务所与农场之间的联系人美津说，伊能三兄弟考虑到阿吉大哥刚刚遭受袭击，所以对恐吓信是否只是单纯的恶作剧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但是，对农场放火是现实发生的事件，因此将以前所有此类信件重新审理一遍，发现有的信件甚至暗示要火烧整个教会。伊能三兄弟并非感觉迟钝。其

实，在行进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我也觉察到农场向“公馆”派来了自警团。

这个阶段，农场和“公馆”在如何开展教会活动的问题上，也许已经把总部与下层组织的关系颠倒过来。从我离开教会以后的那段时期开始，“森林之会”的老成员都对这种变化忧心忡忡。因此，也许只有我不了解农场发生的新情况。长期住院的阿吉大哥大概和我也差不多。

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候，东京来了一个人把教会与农场的力量对比、尤其农场内部情况准确详细地告诉我和阿吉大哥。这个人就是泉。她在主办夏季音乐节的繁忙日程中为此事特地抽时间从东京跑过来。

泉从机场打来电话，说自己不打算直接去“公馆”，让我把阿吉大哥送到“脖颈底下”。于是，我们按照她的意见，开着 RV 去接她。开着奔特雷送她到“脖颈底下”的胡经理说去看看火烧以后的农场，大家约定一个小时以后还在这个地方会合。然后，我们的车子开进森林的坡道上去。

泉起先似乎不愿意“森林之会”的任何人听到有关情况，她没想到不是我，而是阿田开着 RV过来，露出谈话不方便的表情。但是，阿田用皮革把活扳手卷裹起来放进手头箱里，他没有打算从保卫阿吉大哥的位置离开的意思。伊能三兄弟自警团的小卡车就停在从县道通往农场的便道旁边，不仅监视外来车辆，对 RV 的动静也注意观察。

我们把 RV 停在曾经是在总领事斡旋下阿吉大哥与龟井秘密见面达成谅解的地方——两条树林道路交叉的、可以眺望景色的森林高处——这一段历史仿佛已经成为令人怀念的昔日的故事。我们把阿吉大哥的轮椅搬到刚刚割过青草还残留着浓郁气味的小草原上，泉坐在阿吉大哥身边，像春天郊游那样轻松

随意地交谈。这就是她的生活方式。

“总领事是曾经到上面的红松林里，一边哼唱着《布拉邦贵人的合唱》，一边采松蘑吗？真可笑。”泉回忆起这些道听途说的传闻，这足以使对瓦格纳一窍不通的阿田瞠目结舌。

泉转入正题，她提供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泉年轻时期的一个朋友——也是总领事的朋友——今年从外务省退休后转到企业工作。因为久未见面，想趁此机会吃一顿饭。泉心想既然要见面，索性让他帮着了解一下阿吉大哥遭受袭击和农场被烧事件的情况。因为他是与警察厅关系很深的外交官。

这位外交官朋友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袭击阿吉大哥的犯人还没有确定，但是某一个政党对此事发表声明，大概正是他们干的。该党的大部分党员都已三十过半、四十多岁，如同电影里的巴斯克地区反政府活动家那样，很快就会变成老革命家集团。但是，就像那些革命家还对不时从法国潜回国内进行恐怖活动乐此不疲一样——现在，佛朗哥政权早已烟消云散，自然又是另一种情况，但以前的景象就像电影里表现的格雷戈里·佩克那样——这个政党对与自己对立的党派中还在继续公开活动的阿吉大哥自然耿耿于怀，务必除去而后快。这就是所谓的“星期日灭鼠”行动。时不时派遣别动队制造恐怖事件。我觉得，农场放火也是他们干的。这是传递一个信息，表示自己针对阿吉大哥的行动还要继续下去——或者是他们团伙之间互相确认的信息。

警察在处理纵火案的问题上，对农场的组织结构更感兴趣。农场负责人似乎正利用这起事件，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势力。他们如何把持教会上层领导今后的方针，其动向尤其令人关注。农场还在继续对二百多个年轻人进行武斗训练。而袭击阿吉大哥的革命政党一方，现在能够派遣出来活动的人还不及

农场武装集团的十分之一。

“还有一个情况，了解内幕的朋友知道胡经理也是我的朋友，对我暗示他与农场负责人的关系很深。老胡的确在香港的背景十分复杂，是一员干将……但是，他会率领伊能三兄弟手下的二百多人参加香港独立的战争吗？我觉得另一个在台湾活动的人说的话倒有点道理……”

虽然正是盛夏，但太阳没有照射过来，景色优美的草地上轻风送爽。泉说到这个程度，阿吉大哥却一直阴沉着脸——从听到农场被人放火的报告那一个晚上开始——默不作声。如同布拉邦贵人那样，低着脑袋沉浸在阴暗的沉默里。

仿佛受到阿吉大哥的情绪的感染，泉也变得忧郁沉闷，转入具体的话题。

“我教授伊能三兄弟的女友音乐，其中一个人的母亲到东京来找过我。农场发生放火事件，作为母亲，担心女儿的安全是理所当然的。她打过电话，想让女儿回去，但是电话没有给接过去，那天晚上刚好发生放火事件，女儿参加演出，所以没有和女儿直接通话……

“后来听说这个母亲和另外两个女友的母亲一起来到这里，但是农场告诉她们说这三个人不在农场。于是她们到河边的超市打听，打算去正在建造教会集体住宅的天洼，却在人工湖的堤坝下面被挡了回去……

“据我的那位朋友说，警察调查放火事件的时候，确认过这三个姑娘的身份，而且给她们家里打电话。这恐怕更使家里人对她们担惊受怕吧。

“我刚才等你们过来的时候，也看见通往农场去的道路上布置有警卫。所以，我觉得那三个母亲的胆战心惊并非无缘无故。”

泉告诉我们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这些问题并不是阿吉大哥就能当场回答的。虽然泉的感受性十分敏锐，但由于阿吉大哥没有搭话，一时似乎不好接续下去。不过，泉还是思维敏捷，她回头望着背后红松林的高处，改变话题，说道：

“老鹰把老奶奶的灵魂交给你的那个‘十叠铺’就在上面吗？”

“不，在下面。斜左面的半山腰有一块向谷间突出的岩石吧？从这里看过去，就像相扑的摔跤场地。在那儿。”阿吉大哥回答。

“并不很高啊。那个小山岭的那边就是‘公馆’吧？天洼的礼拜堂、色彩鲜艳的帐篷都能看得见。而这边的河流对岸，那个平缓的山脊就是农场吧？听说一直往那一头扩张，从这里就看不见啰……”

泉背靠在低垂着无数果实如青色铃铛般的枸杞老树上，伸出左手臂——她是左撇子——如音乐指挥一样指点着。如果说她那柔和灵活的手指如同一支激光枪，那射出的光线大概会把这个土地的“符号化地点”连接成单纯的几何图形。那完全是狭小而整齐的空间。

“那只老鹰是从哪里飞下来袭击你的？”

“它在那块岩石上面与像屏风那样将河下游的谷间围裹起来的山岭之间盘旋。”

“这么说，老鹰锐利的眼睛已经盯上阿吉大哥手中准备放回草丛或者竹丛里的野鼠啰。……啊，这个枸杞可以摘吗？我想做枸杞酒。”

“当然可以。这个斜坡是祖母留下来的土地，不卖出去的。”我说，“一直到上面的松树山坡。”

“怪不得总领事想采松蘑。他在贝·地区大学城自制啤酒，

回国以后说要遵守本国的法律，把那一套工具硬是给了我。”

我和阿田帮着泉把垂挂在细茎上的无数枸杞果实捋下来，大家度过一段平静愉快的时光。太阳从云间探出脑袋，不仅天洼那边的红绿相间的帐篷，坐落在更远处的树林尽头的、稳重庄严的礼拜堂角锥形的顶部上反射着阳光的圆形钢化玻璃也历历在目。只有阿吉大哥愁眉苦脸，背对我们。一种思绪突然强烈袭上我的心头，如果现在还有老鹰之类的东西俯视着阿吉大哥企图袭击他，当然不会是在长期活动中精疲力竭的革命党，而恐怕是高居于阳光镶边的云端之上的人物吧？

我们在草地上心情舒畅地游玩以后，阿田先扛着空轮椅放回到 RV 里——刚才是阿田和我一起抬着坐在轮椅上的阿吉大哥从树林的道路下来的——他大概打算返回来再和我一起把阿吉大哥抬到车里。但是，我一个人伸出双手从大腿和后背将坐在草地上的阿吉大哥抱起来，跟在阿田后面向 RV 走去。

“自从阿吉大哥坐轮椅以后，阿佐完全像男人那样干活……简直就是教会的守护圣人赫里斯托福罗斯，扛着‘救世主’的男子汉。不过，我这个比喻是不是有失礼貌？对不起，对不起。哈哈哈……”

然而，我觉得，这次郊游对于阿吉大哥和我们的教会来说是最后的心情愉悦的休息。

第八章　分裂

伊能三兄弟的提案在教会的紧急集会上获得通过以后，以意想不到的快速着手进行。也许在他们使用地形图向我们说明方案的时候，就已经完成整个规划，并进入实际准备阶段。集会的第二天，住在农场生活区和分散居住在“在”的教会成员全部回到天洼，临时住进搭建在与礼拜堂毗邻的——在森林的斜坡上毫不留情地平整出来的一片地方——帐篷里。我回到“公馆”的事务所，原先使用的礼拜堂大厅旁边的事务所成为新规划实施总部。

虽然龟井在集会上对这个规划提出强硬的反对意见，但他是伊能三兄弟实现建筑规划所不可缺少的内外交涉人物。他在礼拜堂总部、“公馆”事务所、真木町政府之间奔波忙碌，勤勤恳恳地工作。龟井还把天洼的新情况及时地传递给“公馆”。

“伊能三兄弟对建筑的事情相当内行。”龟井有时候尽管流露出疲惫劳苦的表情，但还是发出由衷的赞叹，“他们在农场好像每天都是天黑以后才吃晚饭，匆匆忙忙吃过晚饭，一起讨论研究问题，已经养成这样的生活习惯。

“二十栋宿舍楼所需的预制板等材料似乎早在六月初就已

经向古泉的公司订货。不然的话，虽说全国经济不景气，也不可能一切都这么快就运到。而且人手充足。地基大概差不多了吧？”

亀井负责与町政府的联系交涉，他在这方面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行家，充分发挥自己的出色本领。因为教会与外界的紧张关系日益剧烈，反对者甚多。除了亀井，没有其他人能够与町政府、町民进行交涉，顺利圆满地处理解决这些问题。

由于伊能三兄弟的女友的父母亲向警察和新闻媒体表示要从教会把女儿夺回来的意志，使教会出现非常紧迫的紧张空气。据（晓新报）爱媛版和另外两种地方报纸的报道，他们还向被关闭在教会里的年轻人的家属广泛发出呼吁，成立了一个团体。

不久，这个团体的父亲们聚集在“公馆”长条屋前面吵吵嚷嚷，要求与阿吉大哥见面。他们先是去农场交涉，但是布置在县道与农场通道的岔道口上的自警团告诉他们说，农场里只有火腿加工厂和家畜饲养班的人，没有一个女性。于是，父亲们转向正在建造集体住宅的天洼方向走去。来到堤坝底下的自警团检查所前面——因为再往前便是“公馆”的私有土地，竖立着“禁止入内”的牌子是合法的——警卫向父亲们详细询问他们的女儿的名字，转告里面，结果里面传出话来，说本人都不愿意与自己的父亲见面。

于是，父亲们返回到河边，在看似本地信息中心的超市里打听到教会的领导人阿吉大哥住在“公馆”里。当时，恰好阿吉大哥和我、美津在事务所里看建筑材料的账单。虽然阿吉大哥有意与这些父亲见面，但是驻“公馆”的自警团成员还是把他们赶走了。

后来，我们从电视报道中看到，由于父亲们与女儿的见面

被教会禁卫队拒绝，教祖也没有出来对话交涉，于是他们召开报告会和团体成立以后的第一次见面会。并且从会场一直游行到胡经理的饭店前面，高呼口号，要求饭店的特色餐厅停止使用“燃烧的绿树”教会的制品，关闭银天街餐馆和特设专卖柜台。

这一周的星期五，伊能三兄弟在礼拜堂举行农场全体成员的集会。伊能三兄弟以前就一直举行以他们为主导的农场成员集会，而且地点也改到礼拜堂，所以这一次也没有什么异常。然而，伊能三兄弟的目的是想利用这一次集会为开端，让阿吉大哥在后天星期日的集会上按照他们的意图进行传道。集会的录音带于星期六早晨送到“公馆”，要求当天晚饭后在“公馆”与阿吉大哥商量。

负责“公馆”事务所与农场之间联络工作的美津在每个星期三早晨都看到伊能三兄弟举行演讲——其形式是：由一个人演讲或者两个人对谈，这时，其他的兄弟站在旁边。这些演讲的主要目的是向全体农场成员传达阿吉大哥传达的内容——因为礼拜堂无法容纳所有的农场成员。原先举行集会的时候，伊能三兄弟经常迟到，甚至根本不参加，但自从礼拜堂建成以后，他们积极参加。

据美津说，他们的演讲充满着与原先的灶间集会和现在的礼拜堂集会截然不同的独特的昂扬振奋的情绪。阿吉大哥和美津、阿田、龟井、我一起在地板间听伊能三兄弟的演讲录音。果然感觉出美津所说的那种气氛。

发表演讲的是爱。他在归纳阿吉大哥传达内容时，十分强调胡经理这个重要因素。爱似乎想说一起参加集会的胡经理是怎么理解阿吉大哥传达内容的。

“我经常说，育和英并没有记笔记，却能够对阿吉大哥的

传达内容记得清清楚楚。我这个人，脑子不好使，粗心大意，每次什么演讲非听不可的时候，总做好打瞌睡的准备（愉快的笑声）。由于我总是这样，于是只好依靠旁边的朋友。通过私下的交流传达，第三者似的理解演讲的内容。虽然经常问一些使对方莫名其妙的问题（更活跃的笑声）。我今天要谈的就是以这种方式理解的内容。这一次与我进行私下交流传达的是胡经理（会场出现像是事先安排好的热烈的反应）。

“那么，我为什么觉得胡经理尤其可以信赖呢？坦率地说，是因为阿吉大哥的传道里具有让我心动的地方。不过，前面的部分我没有听到。因为那个时候我不在现场。所以这部分的内容是从胡经理这里听到的。

“胡经理这样告诉我：阿吉大哥为了参加我们的行进活动从松山医院出院的时候进行了传道。地点就在医院的谈话室里，好像只有少数有关人员参加。胡经理是医院院长的朋友，又要为泉录音，所以也参加了。

“在那次传道中，阿吉大哥谈到‘联系’。他说，以前一直受到荒先生的‘与死者共生吧’的教导的引导，经过这次考验，可以加入自己的具体内容。阿吉大哥遭受袭击后，不仅两只膝盖失去功能，头部也负了伤。最近轻度癫痫病重新发作，似乎与头部负伤有关。虽然癫痫病只是轻度发作，但发作以后浑身倦怠疲惫，非常严重。这虽然是我身体内部对生命的感触，但医生也没有否定。

“后来，胡经理和医院院长单独谈话的时候，院长对阿吉大哥的传道深受感动，说是像他这样的人，对生命的把握具有特殊的感觉，虽然自己作为医学方面的专家无法进行积极的论证，但事实上的确存在。

“阿吉大哥在传道中明确表示自己的生命不会很长。坐在

前排地上的护士们都伤心地哭起来。但是，这不是脆弱缠绵的感伤情绪，而是爽快地接受现实的无可奈何的哭泣，所以立即收起泪水。这个时候，胡经理也觉得阿吉大哥说的似乎是真心话。

“自己的生命不会很长，但这是相对的问题。尤其是我，因为与自己这个死者共生，已经感觉到与自己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存在。我通过与自己的后来者的联系，将进入自己在行列中最合适的位置。这是以‘与死者共生吧’的教导作为人生根本思想的人们的行列，就是我们称为‘燃烧的绿树’的教会……

“阿吉大哥出院以后，大家都知道，有两个护士参加我们的农场。阿吉大哥的传道对她们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当然还有阿吉大哥在医院里为恢复健康进行的顽强锻炼使她们深受感动。虽然胡经理的朋友、那位医院院长对这件事十分为难，但听说并没有生气，好像说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在医院内部的感染。昨天阿吉大哥的传道是在医院里的传道的继续。也许他是为了确认自己身体里面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当然，这种教会传道的态度是否妥当又是另外的问题。（我们听完录音以后，爱过来商量的时候，直接要求阿吉大哥对此作出说明，可以说明显表现出他的不满情绪。）

“阿吉大哥对集中在礼拜堂里的教会成员传道的时候，让他们回忆在总领事的葬礼上引用的荒先生的那句教导‘与死者共生吧’。他说：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可以理解为一种遗嘱，让大家回忆不久以后即将死去的自己，并与后来者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话，自己也就与最后终归来临的‘救世主’联系在一起。我力图完成的事情，而且实际上也多少已经实现的工作，就是模仿包括前阿吉大哥在内的所有先驱者的事业。相

信‘救世主’必将降临森林里的这块土地上，在他还没有到来之前，自己只是把代理人之间联系在一起。就像棒球比赛关键时刻的中继投手那样，尽自己的可能联系起来。

“在自己死后，希望推举出下一个‘救世主’候补者，再继续联下去。只要这种联系不中断，自己就可以最终与‘救世主’联系在一起。与许许多多的先驱者一起，同时在某一天……我有这样的预感。预感到我们很久很久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永恒的梦想将很快在这块土地上实现……这不仅是我身体内部的感觉，更是我灵魂内部的感觉……

“胡经理对阿吉大哥这一段传道尤其感动。但是，我的感觉不太一样。现在谈一谈我的看法。的确，我们喜欢阿吉大哥这个人本质上的坚强纯粹的品格。这大概是他的天生性格，同时也是历经磨难、思考灵魂过程中练就出来的。所以，在现在，我们想说阿吉大哥是我们的‘救世主’。

“阿吉大哥说把不伤害别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原则。育、英、还有我，都知道这是他的真实思想。当他的两个膝盖被袭击队用金属棍打断的时候，他忍受着无比巨大的疼痛支撑着坐起来，却要保护残忍伤害自己的那些家伙。这是因为他以不伤害别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原则！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要把这样的人称为‘救世主’！（全场狂风暴雨般响起“赞成！”的叫喊声。）

“现在，有人要对教会进行破坏结构的攻击。我们辛辛苦苦地发展农场。这是确保希望加入教会的人劳动、生活的场所。更重要的是，我们想把农场建设成使教会具有保持独立的实力、不屈服于外来压力的根本保证。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拥有进行这种实战的力量！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向我们发起攻击。在周刊杂志上连篇累牍写小文章的家伙、用金

属棍殴打动武的暴徒，他们是一伙以没完没了的攻击为乐事的无耻之徒。除此之外，再就是放火。而且最近还扬言什么要把农场女性成员夺回到她们父母身边。实在是明火执仗，气焰嚣张，

“当然，如果一部分女性和她们的男朋友想一起离开农场，我们绝不制止，在对教会实力实施警察权力之前。如果是因为好玩而参加教会，不论男女，我倒希望他们趁此机会退出为好。与现在的农场生活区、‘在’的民房以及旧学校里的生活相比，今后在天洼基地里的集体生活会更加严格！

“我们想以此加强团结。我们肩负着重大的使命。我们深深地知道这一切，因此，我们要向阿吉大哥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沉重的沉默里洋溢着一股巨大的力量。）

“我请求阿吉大哥——他通过自己身体的内部感觉和灵魂的内部感觉肯定明白——公开……其实更重要的是向自己宣布：自己就是‘救世主’！（地动山摇的叫喊声里掺杂着“赞成！”的欢呼声。）

“阿吉大哥不是说自己与‘救世主’联系在一起吗？为什么不承认自己就是‘救世主’呢？我们一来到这个地方，就听说‘燃烧的绿树’教会是由‘救世主’阿吉大哥和信奉他为‘救世主’的第一个人共同创立的。

“我想以农场全体成员的名义向阿吉大哥提出这个请求。（“赞成！”）如果没有‘救世主’阿吉大哥，我们就无法抵抗洪水猛兽般蜂拥而至的攻击。（“赞成！赞成！”压倒一切的掌声。）”

教会成员好久没有这样以阿吉大哥为核心集合在灶间的地板间里。现在只要和农场一起举行统一集会，就要准备三百个人的饭盒，但今天在这里集合的大致与阿吉大哥遭受批判之前

的规模差不多。另外，一群年轻人担任集会的警卫工作——尽管“公馆”周围布置有农场的自警团——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可以立即投入战斗。他们站在地板间的边上，摆出随时准备冲下土间的姿势。他们在“森林之会”中也都是最早的熟人。轮椅上的阿吉大哥坐在“风箱”下面，教会的负责人们坐在四周。他们是龟井、德田医生、扎卡里、全面负责管理礼拜堂音响设备的中里、在町政府工作的林、对教会建筑规划的变更不得不关心的古泉……虽然不是教会成员、却每次在出现危机的紧急时刻都不可缺少的“顾问”安佐，另外还有在各种集会张罗具体事物的阿田和美津。

当听见越野车来到工厂车库前面的响声时，阿田出去迎接。过了好久，伊能三兄弟才从灶间的便门进来，弓子和他们一起过来——她从便门进出的时候都注意保持稳重从容的举止风度——而且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天的集会由胡经理护送前来。

“临产的那两个孕妇和伊能三兄弟的女友们在一起。据她们去探听的情况说，农场的年轻姑娘正在石子路集合开会。”弓子向阿吉大哥报告说，“她们几乎都接到父母亲的联系，要她们回家。放火事件发生以后，连以前一直没有在教会成员花名册里登记的那些姑娘，也不知道哪儿来的一股勇气，都回答警察的讯问调查。结果这些信息立即反馈给她们的父母亲。”

“事务所的传真机一直都在收传真，内容都是催促她们回去。”美津一边把刚刚到来的人安排在阿吉大哥正面位置上（隔着地炉）一边回答弓子，“伊能三兄弟的女友中的一个人的母亲……找泉商量过。她好像是负责人，通过传真呼吁大家把女儿夺回去的文章就是她起草的。许多人在文章里还添写自己家庭的具体情况。”

“这么说，教会年轻女成员的名单也交给新闻界了？包括她们的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德田医生不满地说，“当然是警察交出去的。他们这么干究竟是什么意图？他们认定这小小的教会已经成为反国家的势力吗？”

“如果有十个这样的教会，而且建立起横向联系，这力量绝不可低估。”胡经理加重语气说。德田医生从他的话语里感觉到与自己想法的差异，把继续想说的话咽下去。

“如果家里人要这些年轻的姑娘回去，我觉得可以暂时解除集体住宿的规定嘛。现在住在天洼礼拜堂和帐篷里共同生活的姑娘更应该这样。合唱队的三个姑娘抵抗的意志非常坚决，即使是她们，为什么不可以让她们回松山的家里做父母亲的工作呢？我不相信她们说服不了父母亲。”安佐说。

“安佐，事情并不像你说得那么简单。”弓子严厉反驳。

“要是这样的话，包括这个问题，今天好好研究一下。我是个观察员，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安佐冷静地回答。

当然，用不着由安佐主持会议，紧接着胡经理早有准备似的迫不及待发言。胡经理和弓子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大概喝了点葡萄酒什么的吧——因为最近他根本不在与教会有关的地方喝酒，所以这一点就觉得不太正常——我在松山饭店第一次见到他，那还是在批判阿吉大哥之前，他的头发像一顶扁平的圆帽子，脸孔白皙，富有光泽，充满理智性的精悍，给我一种近似西欧人的印象。但是，现在他油腻腻的额头总带着一种脏兮兮的醉态，如同我在 K 伯父家里看过的照片上鲁迅年轻时候的朋友那样渗透着苦涩疲惫的神情。

“阿吉大哥，像我这样的香港人，在日本，还从来没有和伊能三兄弟那样不仅充满热情、而且具有丰富的工作能力、聪明才智的年轻人打交道！现在我与他们保持着我这个岁数还从

来没有体验过的关系。

“在我看来，伊能三兄弟及其同伴们完全是特殊的日本人。他们把自己与你、阿吉大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你又与真正的‘救世主’联系在一起……

“这样，我也很自然地想和你联系在一起。经过泉的介绍，我第一次来教会的农场参观，当时就对教会发生兴趣。于是，我来到日本以后第一次和农场的年轻人产生联系。既然与那些年轻人联系在一起，就想与阿吉大哥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与‘救世主’联系在一起。我是热切盼望，甚至可以说是日夜祈祷。

“就是说，阿吉大哥，如果你断绝与包括伊能三兄弟在内的农场年轻人的关系，我与‘救世主’联系在一起的希望也就彻底破灭。阿吉大哥，如果你真的这样做，那么你在传道时对我们的期待，至少在我身上会完全流产。

“阿吉大哥，我从小就这么想。自己死后，这个世界在别人的手里继续存在下去，这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死亡的恐惧与愤怒是同样的东西。这种思想一直埋藏在心底，现在想起来，我带着实际感觉进行思考。如果‘燃烧的绿树’教会在我、以及和我联系在一起的年轻人之间死去，那么对别人而言的继续存在又意味着什么呢？所谓‘联系’，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

“阿吉大哥什么时候说过要和伊能三兄弟断绝关系？”美津反驳说，但是她显然缺乏穿透阴郁的担心那样的自信。

“阿吉大哥不打算建造保加利亚修道院式的那种戒备森严、自我保卫、严格布道的教会吧？”弓子说。

“今天大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包括这些意见在内，我们想听听教会领导人阿吉大哥的想法。”爱说。

“就像刚才老胡所说的，现在农场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担心，所以才召开今天这样的讨论会……老实说，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和弓子也交谈过。”育和英相继补充。

“我也和老胡一样，想谈一谈个人的想法。随着讨论的深入，我认为阿吉大哥和伊能三兄弟有必要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在此之前，先发表我这个差不多是外围的人的看法。”弓子说，“总领事去世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认真思考过。他作为外交官一直想采取比较独立的行动，也曾经尝试过。但是，最终的结果，他为这个国家，或者说为各个时期的保守党政权辛勤劳苦，白白浪费了自己的一生。

“于是，我决心在自己的余生里采取与总领事完全相反的生活态度。当然不是与国家对抗。虽然这种结果对自己无关痛痒……我是想从国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加入一个独立自主的团体，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总领事独自隐居在天洼北岸，他去世以后，我感觉彻骨的冰冷，因为实际上自己只是可有可无的存在。所以，我必须从国家的立场转到自主独立者之中，独自自由自在地工作！可有可无的存在，完全丧失人生意义。”

弓子说完以后，会场还没有出现阿吉大哥与伊能三兄弟可以进入直接对话的气氛。空气里似乎存在着一种沉重的东西。在这个时候，能够态度坦诚、对刚才所有的发言者做到面面俱到、圆通灵活地打开局面的人物非安佐莫属。

“老胡的发言，虽然与个人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我深受感动。因为我的表姐死得很惨，但是在与别人的联系这个问题上，我和你的想法完全一致……如果我的表姐现在还活着，那将会是什么样的呢？我对弓子的发言表示同感……她既是考古学研究者，又是反代代木的社会活动家，总之，她是一个具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气质的人。

“那么，伊能三兄弟已经表明他们对今天讨论会的方针。他们让阿吉大哥听的录音带我也听过。阿吉大哥大概不会完全赞同吧？但是，伊能三兄弟想说服阿吉大哥同意他们的要求，并且希望阿吉大哥在统一集会上发表鼓舞农场年轻人士气的讲话。是这样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讨论会的程序，我认为不可急急忙忙要阿吉大哥表态，还是先听一听其他人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老胡和弓子的发言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都听了他们的想法。

“现在，我想听一听德田先生坦率的意见。因为你可以对教会的现状进行客观分析。前不久你对我的丈夫说的那一番话，能再说一遍吗？最好提出比较明显的结论……”

德田医生似乎早有准备，他说：

“从对外活动这个方面来看，‘燃烧的绿树’教会难道不是已经分裂了吗？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就是说，一方是——不言而喻——由伊能三兄弟发展起来的农场。你们进一步加强农场的组织体系，并且向整个教会扩张，企图成为一个具有战斗性的强硬的集团。因为‘燃烧的绿树’教会本身也希望具有这种凝聚力。

“而另一方是——也是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人——松男及时地迅速组织出去的‘救世主’巡礼团。他们是与农场格格不入的集团。他们不主张固定在一块土地上创立教会，以确保存在的基础。他们倾向于主张抛弃赖以生存的一切，在旅途上开展传道活动。

“双方分别站在两个对立的极端，今后会更加显著地表现出各自的方向性。那么，‘燃烧的绿树’教会成员恐怕就必须被迫对其中的一方作出自己的选择。实际上，这种选择现在不是已经开始了吗？如何认识这两个对立的极端？支持哪一方？

如果可能的话，如何统一起来？这当然都是阿吉大哥的决断……

“从近处来看，农场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无论是人数，还是各种物质力量，以及严密的组织体系，都是如此。但是，巡礼团的松男也绝不是吃素的，虽然还不能与伊格内修斯·德·洛约拉相比，但可以说是历经艰苦磨难的、狂热的信仰主义者，是小规模的巡礼团领导人最合适的人选。不能排除在不久的将来巡礼团会卷土重来。巡礼团的所有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一点非常厉害。实际上，就他们能够传道对不经过农场的‘救世主’的信仰。”

“我是从巡礼团回来的……听德田先生的这一番话，好像是巡礼团首先从教会分裂出去的。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一路上到处传道，心里一直挂念着教会。无论是行走还是住宿，我们谈论的几乎都是阿吉大哥。正因为这里有根据地，我们才可能出外巡礼……

“我们不是分裂出去，像断线风筝一样随风乱飘……实际上，我们一部分人回到教会，教会又派遣另一些新成员参加巡礼团。”

“我认为，根据地的想法是错误的。”阿吉大哥第一次开口。他斩钉截铁的语气甚至使得从巡礼团回来的年轻人不由自主地脸色苍白，“我希望松男以他独自的方式领导巡礼团。不然的话，巡礼团很可能半途而废。”

“阿吉大哥不同意根据地这个说法。”德田医生接着说，“但是，实际上，这里难道不就是根据地吗？巡礼团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里作为自己的依靠呢？是否可以说教会根据地本身对正在加剧的分裂束手无策呢？”

“我们从来没有认为农场是从教会的根据地中自主独立出

来的自由团体。”爱说，‘如果说由于农场成为一个庞大的组织，给人从教会中分离出来的感觉，那绝非我们的本意。

“这一点我们进行自我批评。现在，我们准备以天洼作为新基地，把农场的全体成员都集中到那里过集体生活。这正是以教会根据地作为核心，重新改组农场的整个组织体系。我们即使承认德田先生所说的两个对立的极端，但是，就农场这一方而言，将坚持在教会范畴里这个方向……”

“不，不是这样的。”阿吉大哥本意上并非驳斥爱，但从听者的感觉来说，他的语调口气以强烈的意志力量把对方顶回去，“现在的农场不能说在教会的范畴里面。我以前也说过，农场已经超过了我认为适合于教会的适当规模。”

“简单地说，你是希望缩小农场规模吗？”育问。“这不是让从今天在这里的集合中发现人生价值的人们解散吗？”

“我认为，解散以后，大家各自修炼自己的灵魂是最合适的。”阿吉大哥说。

“我们不同意这个意见。”英说，“要是那样的话，首先是老胡的愿望彻底破灭。你说各自修炼灵魂，我们这样的人，一个人能做什么呢？解散以后，单独的一个人怎么坚持自己的信仰呢？如果我不听你的传道，不在集会上‘集中’，很快就会忘记祈祷的……”

“巡礼团在‘集中’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念着森林里的教会。这是松男说的……如果农场成员真的解散，又会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组成我们巡礼团这样类似的组织。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根据地，不是连依靠想念的地方都没有吗？”

“不，不是根据地。”阿吉大哥寻找另外的表达方式，但显然流露出这几天连续疲惫的神色。

“……如果说为了避免教会分裂，重新考虑农场的规模，

用比较长远的眼光来看，我表示赞成。”美津说，“农场成员在帐篷举行的集会，我也参加过几次……怎么说呢？觉得杂乱无章。”

“但是，很有气势。”爱说。

“你这么依靠气势吗？我觉得，现在正有必要把这种杂乱无序而气势旺盛的团体改造成为真正具有实力的、团结一致的组织。必须这样处理目前教会所面临的危机。在这一点上，育、英、弓子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美津说。

“别把我除外啊。”爱流露出明显的气恼，“如果你认为把农场多余的东西统统扔掉，就能够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精干的团体。那么，我说过，这必须由阿吉大哥站在前头，直接组织一个新团体。如果没有这样的新思路，只是单纯地缩小规模，这不是受到外界歇斯底里般的压迫而步步后退吗？怎么能够产生你所说的真正团结一致的组织呢？”

美津被爱说得哑口无言。这时，弓子发言道：

“现在的农场成员虽然各种各样，但他们都是富有朝气的年轻人。有的情况是首先小伙子有意参加农场，姑娘随后而来，不管怎么说，这种现象在我国还不多见。我害怕阿吉大哥以抛弃这样的年轻人的方式放弃农场。

“也许这样的话不该由我来说，但是，我的害怕情绪不是毫无根据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与阿吉大哥天生的性格——虽然还不能说是弱点——有关。阿吉大哥原先就下决心修炼自己的灵魂，所以看来他是一个内向型的人。他不是那种类型的人：能够把各种各样复杂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建设一个具有坚固永久农场设施的教会。

“关于这一点，当然我只是听说，与前阿吉大哥截然不同。前阿吉大哥为开创根据地而埋头苦干。他的根据地规划的失

败，完全是因为那一场不幸的意外事故……”

这时，从工厂车库前面传来一阵急速驶来的汽车急刹车的声音，紧接着，站在灶间的两个年轻人立即探头出去察看，这使弓子的话不得不中断。这两个年轻人在松山的音乐会以后一直跟随在阿吉大哥身边搬抬轮椅，显然，他们是农场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现在，他们已经无所顾忌，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伊能三兄弟使个眼色，默默站在土间，等着三个人从地板间下来。他们被太阳晒黑的面孔紧张地绷起来如一块木板，但是对在场的其他人完全视而不见。

伊能三兄弟听着年轻人低声报告以后，先是三人嘀咕商量，然后爱以精力充沛的声音对阿吉大哥——不如说对所有在场的人——沉着平静地说：

“合唱团的……就是我们的三个女友刚才被从外面潜入的什么人带走了，但马上又把她们要了回来（当然是在尊重她们意愿的基础上）……问题是农场的人把被雇佣前来夺人的对方几个人打伤了。没想到警察一直在附近监视着，于是把对方打成轻伤的人被警察带走了。这好像也是他承认是自己动的手，同意被警察带走……不管怎么说，这事给阿吉大哥添了麻烦。”

伊能三兄弟的三个女友的父母亲为了夺回自己的女儿，虽然是紧急策划准备，但似乎也采取一些加强性的措施。而姑娘们则住在礼拜堂里，用等身高的幕布隔出一块女性居住的场地。因此，可以说，她们被保护在教会的中心区域。不仅在堤坝出入口处设置一个检查站，在从“公馆”下面洼地到河边的中间地段、容易观察四周动静的山岭上又设置一个检查站。而且在环绕天洼南面的森林外围往东南方向迂回的县道拐角处的大桥下面也设置一个检查站。就是说，从三个方面把守着她们的安全。另外，进入谷间的所有车辆在通往农场的丁字路口都

受到自警团密切严格的监视。

然而，天洼南面大桥的检查站上面、在修建县道时加固的瓮川对岸的堤坝围出来一块小公园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着三辆可疑的小车。离河下游大约一百米的地方停着一辆真木町警察署的巡逻警车。

三个姑娘刚刚商量完准备建造在礼拜堂旁边的女厕所和女淋浴室——这是最近分配给她们的新工作——的具体事情，这时，一个原先是荻野在真木町高中指导的音乐部成员、后来也在音乐会上帮忙的旧町地域的女人——后来才知道，她的丈夫在真木町警察署工作——前来向她们转告“扎卡里的口信”。说是扎卡里出发回东京之前有话要和她们说，在那边等着。那么，扎卡里为什么不亲自到礼拜堂来呢？姑娘们推测，大概因为扎卡里倾注满腔热情设计的地形学方案和荒先生的建筑规划被打入冷宫而心里不满吧。

于是，三个姑娘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从帐篷前面的人群中穿过，登上堤坝边上的台阶，向扎卡里正在等待自己的大桥下面的小公园走去。这一段时间，扎卡里不仅对自己的地形学方案和建筑规划被肆意篡改大为恼火，而且对三个姑娘的态度变化也很有意见。原来姑娘们不像以前那样专心致志于合唱团的事情，而是在巩固农场的运动——这是伊能三兄弟新体制的口号——中，主动要求把自己编入饲养家畜班或者温室栽培蔬菜班。由于她们的要求没有被接受，所以致力于改善教会女成员的生活条件的工作。

在瓮川堤坝上的小公园里的三辆小车旁边等待她们的不是扎卡里，而是潜伏着十二条身强力壮的汉子。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姑娘们强行拖进车里。但是，他们停在小公园里的车子出去时只能往河的上游行驶，调头时却颇费时间——因为刚

好对面过来几辆长途运输的大型卡车——而这一起劫人事件早已被教会成员发现，立即通知农场下面的自警团，紧急出动越野车把他们截住。于是，姑娘们重新回到农场。

当时双方发生磨擦，对方上来十个人，农场自警团的三个年轻人奋力搏斗——虽然越野车里还有司机等几个人，但他们都袖手旁观。另外，他们还发现警察在百米之外观察事态的发展。农场的武斗训练在扎卡里之后，由伊能三兄弟的晚辈、具有空手道段位的几个人接手，形成完整的训练体系。从松山来的这些人都是受雇的暴力团成员，他们被农场自警团三个人打得落花流水，趴倒在车里车外，看来付给他们的雇佣费和医疗费不会太少。电视台和报纸在报道的时候都没有涉及暴力团，后来 K 伯父的弟弟、我从小就很熟悉的忠伯父——他长期在松山东警察署担任暴力犯罪的刑警——通过安佐把详情告诉教会。

正如爱听到发生事件的报告时所预感的那样，这起事件对阿吉大哥、教会以及农场都造成严重的影响。阿吉大哥首当其冲，处在峰头浪尖上。他不听我们的劝阻，主动在真木町的旅馆举行记者招待会。

因为阿吉大哥乘坐 RV 前往真木町都是由农场派来的那两个人照顾，所以我不了解两个半小时的会见记者的全部情况。本来预定记者招待会只开三十分钟，伊能三兄弟按照预先安排，一到时间就打算结束会见，那两个年轻人要把阿吉大哥的轮椅推下去，但是阿吉大哥自己用手把持着制动器，不许他们动作，继续回答记者的提问。

我和美津、阿田、龟井在“公馆”的事务所从电视上收看还不到十分钟的记者会见特辑报道。据开车的阿田说，电视报道的是后半部分的内容，所以阿吉大哥的表情显得十分疲惫。

电视报道中的双方问答是这样的：

“不仅这三个人，还有很多年轻的女性监禁在你的教会里，不许她们与家人联系。这是事实吗？”

“这三个人一直在教会的合唱团工作。我认为，她们参加教会的农场以后，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工作得十分愉快。我没有发现她们被监禁的迹象。

“至于她们与家庭的联系，如果说教会成员之间没有经常关照的话，即使这也是出于本人的意愿，这一点应该迅速改进。所有教会成员与外界的联系都是自由的。他们临时回家，或者一直留在家里，都是自由的。”

“这一次是根据家属的意愿把她们叫回去，而且她们都已经上了车，你们居然派人打伤十个人，使用暴力把姑娘们夺回去。是这样的吧？”

“是的。”

“既然你承认这一点，难道不应该立即把姑娘们送回她们的保护人身边吗？”

“按照惯例，这必须根据本人的意愿。她们都已经是成人年龄。另外，这样也就向姑娘们明确传达了家属要求她们回去的强烈愿望。”

“如果你说话不回避责任的话，实际上对姑娘们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农场负责人与你之间在想法或者事实认识上存在一些分歧，你没有和他们交换意见吗？”

“我们一直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对话，下一个星期日准备召开教会与农场的统一集会。”

“能够让我们新闻记者参加吗？”

“我倒没什么。”

“也许农场的负责人和你的想法不一样。不过，只要警卫

没有问题，我们想报道集会的情况。

“在阿川原子能发电站前面的集会上，听说你祈祷的时候，发电机就发生事故。这是事实吗？”

“我们希望所有的原子能发电站停止运转。因此，参加行进活动的全体成员都进行了祈祷，这是事实。我们称之为‘集中’……我不知道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但是，阿川原子能发电站出现故障一时停止运转也是事实。”

“如果那次事故引起更大规模的连锁爆炸反应，不仅原子能发电站所在的町——他们都是免费供电——而且更大范围的市民都将被辐射致死，甚至半个四国、半个九州受到强度污染，你会觉得怎么样？”

“什么叫觉得怎么样……”

“你是否高兴看见这样的结果？”

“我承认原子能发电站有可能发生这样的重大事故。但是，我们并没有祈祷发生这种事故。我们只是祈祷原子能发电站停止运转。如果真的发生那样重大事故的话，首先死去的应该是我们。什么高兴不高兴，我们还有那个时间吗？”

“教会今后还继续指导大家祈祷原子能发电站发生事故吗？”

“我号召大家一起祈祷日本全国的原子能发电站停止运转。我们教会的‘救世主’巡礼团正在若狭与不是教会的人一起开展这样的祈祷行动。”

“如果在原子能发电站密集的地方发生重大事故，恐怕日本海沿岸的整个地区都要被污染，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们认为这是教会的胜利吗？就像美国的某种原教旨主义者那样。”

“你相信我们巡礼团的祈祷与同时发生的重大事故具有因果关系吗？”

“今天的会见内容也将在福井电视台播放。你不觉得居住在若狭原子能发电站周边的市民对其他地方的人去那里祈祷发生杀害他们的事故而怒不可遏的情绪吗？你认为教会的巡礼团有这种权利吗？”

“若狭市民认为我们教会的祈祷与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原子能发电站的事故具有因果关系吗？未必是这样的关系嘛。”

“既然对效果都没有自信，为什么还要派出巡礼团去祈祷呢？”

“我不知道什么叫‘有自信的效果’，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祈祷。”

“你是‘救世主’吗？”

“目前我大概还不是‘救世主’吧。但是，我希望自己成为与即将降临的‘救世主’联系在一起的人。有不愿意自己与‘救世主’联系在一起的人吗？难道你不——希——望——自己——成为——与‘救世主’联系在一起的——人——吗？”

阿吉大哥说话开始断断续续，如电池即将没电的老式录音机放出来的声音，与其说是答记者问，不如说像是自问自答。接着，像映照出人的面孔的盘子里的浓汤平静而迅速凝固一样，阿吉大哥变成人造品似的表情。不仅精疲力竭，而且表现出经受着无形的创伤的痛苦折磨的样子，没有靠在轮椅后背上、挺立的上身一点点朝着远离摄像机的方向倾斜过去……

我一下子从电视机前面站起来。我知道阿吉大哥的癫痫病已经发作。但是，电视屏幕上出现一个身体内外的所有功能都停止运转似的阿吉大哥定格镜头以后，画面切换，立刻出现伊能三兄弟的女友中一个人的父母亲的镜头。母亲看似四十尚未过半，风韵犹存，透出在地方城市殷实家庭过着优裕生活的印象；而父亲已经五十多岁，愁眉苦脸，大概心底依然残存着自

己所雇佣的那些男人的背景……

“我们的孩子干的活就像是唱歌的活广告……说是其他苦力活可以不做。那么，大多数人都从事很辛苦的劳动，即使到外面干活，听说全部收入都要上交给教会。另外，农场里还有两个怀孕的中学生，现在已经到了无法流产的地步。教祖说以不伤害别人作为教会的根本宗旨。但是，我们提出请求，他们还是不把女儿还给我们。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去把孩子接回来，却十个人被他们打伤。

“想到自己的孩子会受到多么残酷的报复，我们想说的话都不敢说。我的丈夫就什么话也没说。这个教会祈祷整个原子能发电站变成原子弹，把半个四国、三分之一的九州摧毁。对这样可怕的宗教，我们能够容忍吗？那个深山僻岭狭小的谷间（我们也去那里听过女儿出场演唱的音乐会，表明上像是基督教，其实隐藏着恐怖的宗教内幕）里，聚集着三百个年轻人进行武斗训练。这和整个町被他们占领有什么两样！警察也说管不了他们。我们通过新闻媒体的力量请大家帮助把我们可怜的孩子们解救出来吧！”

特辑报道的最后部分出现蓊郁茂密的阔叶树林和葱茏葳蕤的杉树、扁柏树混生林环绕的礼拜堂以及帐篷的远景。由于拍摄角度的关系，人工湖岛屿上的大扁柏树没有出现树干，只有翠绿的枝叶交叉叠错，看上去像一棵新树。根据电视的解说，教会区域内不仅设置了检查站，而且自警团加强巡逻，禁止摄制人员进去，所以只能用望远镜头拍摄。还说：教会成员摆出固守城池、阻挡警察介入的架式，他们还能抗拒多久呢？

松山民间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新闻节目在日本海沿岸地区播出以后，松男从美滨用传真发来巡礼团对这个节目的感想。

即使“救世主”巡礼团进行如阿吉大哥所说的那种没有自信的效果的祈祷，也要努力坚持下去。据报纸上说，教会成员使用暴力把同事夺回去。由于受到这起事件的影响，虽然在与我们共同工作的当地“草根式”反原子能发电站网络中引起他们的反感，但我认为阿吉大哥的说法具有说服力。

这并不是说没有负面情况。虽然有大量拍摄渲染的因素，但是，通往农场的丁字路口以及新县道的大桥下面等处的情景仿佛是宣布了戒严令，因为连天洼基地也不许进去拍摄。“燃烧的绿树”教会应该是没有固定仪式没有祈祷词的自由的场所。然而，出现的教会的一些镜头尤其被从京都过来参加工作的嬉皮士式的“草根”派反感地称为军队式。

从电视上也可以看出阿吉大哥的健康恢复情况不很理想，现在他身处麻烦的事件漩涡之中。我们都非常挂念。电视报道的结尾部分，我们觉得阿吉大哥如在灵魂的暗夜里，而且疲惫不堪、满身创伤……

“救世主”巡礼团现在向着阿吉大哥，并祝愿他身体健康，进入长时间的“集中”。

星期天早晨，几个脸色紧张的年轻人把阿吉大哥的轮椅从堤坝抬到石子路上，我跟在他们后面。一上石子路，突然感觉到空中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红绿相间的竖条纹帐篷下，拉着一条条绳子，上面挂晒着大多是女性的五颜六色的内衣裤，一直伸到湖边。其中还有——我以前一直没有注意到——婴儿和小孩的衣裳。大概是带着孩子参加教会的年轻夫妇增加的缘故吧。其实，弓子的托儿所已经开始工作。我推着轮椅从这些

在风中飘动的衣服底下穿过，向礼拜堂走去。农场成员正忙着把帐篷里面的卧具搬出来放在旁边，以便腾出帐篷作集会的会场。看着这一切，仿佛一所林间学校或者夏天宿营地一样，充满勃勃生机。气温从早晨就很高，帐篷下面的窗户全部敞开，灿烂的阳光从天窗照射进来。

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干活的年轻人、甚至三三两两站在人工湖岸边休息的人们——包括那些小孩子——对从他们旁边经过的阿吉大哥视而不见，不理不睬！而阿吉大哥也是脑袋瓜有气无力地低垂在宽阔的肩膀之间，似乎对周围毫无兴趣——因为好久没有理发，头发一直伸长到脖颈，从脏兮兮的脖颈散发出一股老人那样的气味。

教会成员在礼拜堂里迎接阿吉大哥的气氛似乎与以前也不一样——回想起来，最近一段时期，似乎一点一点地发生这种变化。沿着礼拜堂圆筒型的墙壁都堆着卧具，传道讲台后面也堆得很多，但是因为礼拜堂比帐篷早整理，所以大体上已经摆好椅子。按说教会成员应该对身心疲惫、表情痛苦的阿吉大哥满怀关爱的感情，但是似乎他们都与阿吉大哥保持一定的距离，谁也不打招呼。

我对协助搬抬轮椅的那两个农场的年轻人说还有点时间，就把阿吉大哥推进事务所里。我把轮椅推到临湖的窗边，自己整理信函。有不少不用打开就知道是捣乱威胁的信件，有的里面装着剃须刀片，所以开封时要格外小心。从湖面上传来蒿雀的鸣叫——这一侧的岸边只有乌鸦的叫声——阿吉大哥侧耳倾听，阳光淡淡地映照在他侧面的头顶上。我努力回忆总领事的头发的样子，关键部分总是模模糊糊，耳边却响起他引用叶芝诗句的声音。“如同凶猛的野兽，那个时辰终于来临／是向着伯利恒摆出诞生的姿势吗？”

我并不是倾听默不作声的阿吉大哥内心的声音，而是从他坐在轮椅上那种异常的姿势联想到叶芝的诗歌。其实，且不论帐篷内外的那些农场成员，连礼拜堂里的教会老成员今天似乎都对阿吉大哥格外冷淡，这恐怕是对阿吉大哥的态度不得已的反应吧？

时间一到，我又把阿吉大哥推进礼拜堂，在讲台后面转动方向，使他面对大家。这时，负责向帐篷转播图像信号的中里要求把轮椅推到摄像机中心拍摄的位置上。阿吉大哥等我调整好位置，退到旁边的椅子上以后，将一直低垂的脑袋抬起来，笔直挺立着，开始传道。

“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后，我一直考虑（我环视会场，没有发现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现在，我打算退出农场和礼拜堂。农场的全部权利交给伊能三兄弟。这个农场是由我创办起来的，当时规模非常小，现在新来的人大概想像不出来。经过伊能三兄弟的努力，农场扩大到先前无法比拟的规模，而且进行有效的彻底管理，对劳动力的组织使用也十分出色。尤其第二次扩大规模以后，通过农场产品销售获得的累积利润购买土地，因此，我认为，把农场的权利交给现在的农场劳动者是理所当然的。

“另外，我想把礼拜堂完全交给龟井。这座建筑物本来就是用龟井的个人财产盖起来的。我这样做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关于土地，整个天洼区域是前阿吉大哥的私有地。其实，想起来，没有一样东西原本就属于我。我从农场和教会退出来，也就是意味着我与发展到如此规模的教会脱离关系。请大家同意我的要求。”

礼拜堂圆筒型的空间刚才还洋溢着充实的感觉，感觉的前端像是一下子凹塌下去似的沉默下来。旁边的帐篷似乎也同样

陷入沉默之中。在这一侧湖岸的沉默里，传来北岸杜鹃与蒿雀此起彼伏的鸣叫声。

爱站起来，可以看出他以浑身的力量拼命抑制着愤怒，同时也显露出富有教养的人心底惊皇失措的直率表情。

“……我说的是具体小事，合唱团的三个姑娘表示她们不仅仅是唱歌，更想参加劳动，为农场组织的巩固而努力工作。由于一直没有直接参加劳动，在信仰方面还存在不够彻底的地方，所以被自己的父母亲所利用。她们深感后悔，痛哭反省。但是，我们对她们的音乐活动在教会产生的作用予以评价……

“老胡也说，他明明知道这样做会危及自己在饭店连锁经营中的地位，但还是与农场同心协力，一起奋斗。他是出于什么样的思想呢？他已经直接向阿吉大哥披露过。阿吉大哥，你难道为了自己，就要把包括这些人在内的所有教会成员统统抛弃吗？即使是为了修炼自己的灵魂……”

“你这么说，我也只能回答说：没有办法。”

“你打算把教会缩小到原先在‘公馆’灶间举行集会那样的规模吗？变成没有任何实力、只进行‘集中’的团体吗？”爱忍耐不住焦躁的情绪，气急败坏地说。

“我是这么想。”

“为什么要这么想呢？你创立的教会不断发展壮大，我们不是已经具有这么强大的实力吗？你难道是屈服于外界的压迫，连实力的基础都要放弃吗？为什么这样懦弱胆怯呢？”

“我既不是屈服于外界的压迫，也不是懦弱胆怯，我是想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使教会回到最初的轨道上来。我甚至觉得，这座礼拜堂都应该摧毁。建造这么大的礼拜堂本身就是错误。”

爱依然站立着。龟井也站起来发言。

“阿吉大哥，这是我第一次对你这样，我从内心反对你。甚至在批判大会上，我都没有现在这样强烈反对过你。我站在伊能三兄弟一边。你是最后一个从老奶奶那里完整地继承当地神话、传说的人，但是如果你装腔作势冒充成‘破坏者’，那简直滑稽可笑！”

“如果用政教分离这个说法，也许有点文不对题，但是我语言贫乏，找不到合适的词汇。”美津也发言，“农场的组织不断巩固，生产规模日益发展，成为具有战斗力的团体……这是可以做到的！与此同时，不是也应该加强规范教会的祈祷方式吗？现在，教会连完整的《福音书》和祈祷词都没有！我认为，阿吉大哥可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这个方面，专心致志于‘集中’。阿吉大哥成为联结真正的教会与农场的轴心！为什么不能采取这种形式呢？”

“不，这是不可能的。”阿吉大哥做出一个动作，仿佛从喉咙里吐出愤怒与悲叹的结块，“我无法承认这样的教会和农场。我创立的教会、以及小规模的农场，都只是为了修炼自己的灵魂。直截了当地说，我是想回到最初的教会形态里去。”

我没有站起来，也没有开口说话。但是，我坐在阿吉大哥的轮椅背后，翻江倒海般思绪起伏。我不能再一次抛弃这个极度疲惫、遍体鳞伤、痛苦万状的阿吉大哥，离他而去！不论出现什么结果，我都回到与他共同创立的“燃烧的绿树”教会里去！

阿吉大哥把自己的说话转变成在这座礼拜堂里的最后传道。

“我必须进行自我批评，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半途而废。这是因为我对灵魂的思考还没有真正成熟的缘故。我认为，‘燃烧的绿树’教会现在已不复存在。

“扩大农场、建造礼拜堂，都是错误的。真正想修炼灵魂的人，并不是加入滔滔的流水，而应该像一滴水渗透地下那样，每个人在各自的地方，祈祷自己与‘救世主’联系在一起。正如泉在喜马拉雅山麓所见到的那个少年，大家各自坐在自己的树下。‘救世主’与这样孤立的祈祷者联系的时候，才能显示出一些真实的轮廓。

（明明知道阿吉大哥正在传道，胡经理还是憋不住提问：“你不承认我所说的那种与别人的联系方式吗？”）

“我怀疑那恰好是一种相反的联系方式。至少现在应该先拒绝使用。

（“为什么？”）

“你看一看在座的人们的总体联系方式吧。

（“在座的不都是很正常，不，罕见的优秀人才吗？你要抑制发展，把大家要求发展的势头一刀砍掉啊！这与对日本经济迅速增长害怕不安、又没有良方妙药的那些家伙提出重返五十年代又有什么不同？他们的想法能够实现吗？”）

“我的重返最初的小教会的设想不是能够实现吗？不管怎么说，我只能这样做。

（从“救世主”巡礼团回来的一个年轻人——他原先住在“在”，从来没有在集会上发过言——不知所措地说：“那巡礼团怎么办？正因为这里存在着教会，巡礼团才能够继续传道。虽然说根据地的想法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连教会本身都不存在，巡礼团变成什么东西？……就像前往距离几个光年遥远的星际旅行的途中，地球突然毁灭一样……阿吉大哥一边同意派遣五个新成员参加巡礼团，一边还要这样做，这不是置巡礼团于死地吗？教会缩小以后，还继续派遣巡礼团吗？”）

“你的话给予我非常重要的启发。我从这块土地上取消

‘燃烧的绿树’教会，这就明确表示已经不存在根据地，然后我本人参加松男的巡礼团。我想通过这种方式重返一心一意修炼灵魂的人生状态中去。既然是我派遣巡礼团，我当然必须把‘燃烧的绿树’教会不复存在的情况通知他们……

（“‘森林之会’该怎么办？”平时除了向大家报告具体事务性工作之外同样没有在集会上发过言的阿田说。但是，阿吉大哥没有马上回答。阿田似乎也在忍耐着继续讯问的心情。不仅“森林之会”的成员，农场的年轻人似乎也对阿田谦让地沉默不语，等待着阿吉大哥的回答。

阿田仍然穿着在东京当摄影家助手时的竖领衬衫，但是衣服的线条已经消失，整体轮廓变得模糊，肥大的裤子把裤袋口抽缩上去。被太阳晒得又黑又干的面孔如同“在”的农民那样，模样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这一阵子，他是最操心的一个人。现在，阿田在被逼迫得走投无路发出救命的叫喊一样提出讯问以后站立在那里。他等待着阿吉大哥的回答。这等待的时间无疑是属于阿田的，但同时大家似乎都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回答。由于等待的时间太长，龟井终于下决心先站起来发言。

“阿田，现在事情不是已经非常明白了吗？阿吉大哥不会改变他的决心。阿吉大哥创立‘燃烧的绿树’教会，但是，与其说他创立一个团体，不如说是为了修炼每个人的灵魂。我也明白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我才参加教会。虽然阿吉大哥也配合规模不断扩大的教会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现在他为了单独重新深入思考，决心离开这里。我认为，这是阿吉大哥一次重大的决定。在这个时候，包括我在内，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难道像可怜的弃儿那样苦苦哀求吗？这不是高尚的举止。虽然我知道阿田的讯问代表着‘森林之会’大多数人的心情……

“……半年以前，在阿吉大哥陷入困境的时候，阿佐对他

心灰意冷，离开教会。那个时候，我们不就是在这里看着阿佐离去的吗？谁也没有把她追回来……现在回头去看，我们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坦率地说，在没有听到阿吉大哥发言之前，我也考虑过有没有别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既然阿吉大哥要对教会进行这样彻底的改组。我们不是也就爱莫能助了吗？

“我认为，现在阿吉大哥说专心修炼灵魂是出于真心。其实我们集中在这里也都是为了修炼灵魂。不过，这是做不到的。其实也许正是因为过于专心才发生现在的问题。就我而言，如果一天到晚只专注于修炼灵魂，别说农场，这礼拜堂就没法管理。还有帐篷，因为现在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生活。

“大家都说，这三四天里，河面上一只乌鸦都没有。觉得很奇怪，其实乌鸦都转移到天洼的帐篷和礼拜堂周围来了。这么多人居住在这里，每天会产生多少垃圾！这里发生的变化甚至会对长期栖息在谷间的乌鸦生态产生影响。

“另外，泉打电话对我说：虽然理解阿吉大哥的苦恼，但是他必须想方设法打开目前困难的局面。如果打算尽力的话，就不能像会见记者时所说的那样，首先必须维护农场的生产与流通体系，增强抵抗各种中伤诽谤的能力。因为今后对农场产品的造谣诬蔑肯定有增无减，无奇不有。

“泉说：‘光是靠费拉蓬特神父也无法管理佐西玛长老的修道院吧？其实，我已经通过安佐向 K 先生了解清楚。既有从精神苦恼的民众手里接受一定募捐的佐西玛长老那样的人，也有一直坚持苦行的费拉蓬特神父那样的人。那位神父苦行信仰的地方是在养蜂场后面。就是说，修道院里面也经营养蜂产业。’

“现在的阿吉大哥可以说是费拉蓬特神父式的修行。那么，

留在教会和农场里的人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的教会里没有佐西玛长老。只能依靠站在教会的教义入口处的我们自己齐心协力维护教会。在这个紧急危难的时刻，让我们顽强奋力拼搏吧！”

拥挤在礼拜堂里的大多数人都认真倾听龟井的发言，帐篷那一边也十分安静。但是，在龟井发言的时候一直站立着的阿田趁他的发言告一段落的时候，还是用一筹莫展的声调再次问道：

“那么，‘森林之会’该怎么办呢？”)

“我首先回‘公馆’去，我在‘公馆’做的事情与以礼拜堂为核心的教会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在‘公馆’做事，那是他们的自由。我会很快离开这里参加巡礼团的旅行。由于个人家庭的情况无法离开这里的人恐怕大多是‘森林之会’的早期成员。在我参加巡礼团离开这里以后，如果他们还想继续在‘公馆’集会，完全可以自由使用。

“但是，‘森林之会’的成员里面，也有以龟井为首的一部分人打算继续维持礼拜堂的教会，大概还有人转向在伊能三兄弟领导下为农场的发展而尽力。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吧。我现在只想一心一意修炼灵魂，无法与你们共同前进。

“另外，如果我在这里把自己的心态坦诚地告诉大家，也许会引起更大的混乱。我现在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逼迫得走投无路。我被一种只能使用‘神’这个字来形容的巨大力量追逼得无处遁逃。不过，我目前还不会被对方抓住。而理由简单得近于滑稽。因为我写着这样一句话：许多人终被抓住而哭泣。我觉得，我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哭泣。也许因为无法与幸福的眼泪区分开来，自己更没有这样的资格。如果可能的话，我在自己终于被抓住的时候，想笑。无意中笑起来……然而，这肯

定更难。

“请大家原谅。我被追逼到这个地步、或者说我好不容易走到这个地步，只是一心一意想修炼自己的灵魂。请大家予以谅解。”

阿吉大哥疲劳困顿地仰坐在轮椅上，呈现出内脏疾病发作的明显征兆。我站起来，走到他旁边，弯腰在他萎缩的两只膝盖上面，解除制动杆。当我的身体立起来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的美津站起来走过来。我害怕她表现出脆弱感伤的情绪，不过她雀斑明显的薄皮脸蛋泛着苍白的亮泽，保持年近三十的女人应有的自我控制，平静沉稳地对我说话。也许她的目的是说给无精打采地低垂着脑袋的阿吉大哥听的。而事实上她的态度已经起到防止别人叫她的实际效果。

“阿佐，我原先在东京一家以年轻人为对象的杂志担任编辑，主要工作是翻译从国外空运进来的杂志里面觉得有意思的文章，逐渐对一个名叫夏尔特尔的宗教团体感兴趣。K先生写过布莱克的新时代，但是夏尔特尔与这个毫无关系，是一种年轻人的信仰。

“后来，我开始注意阿吉大哥的农场，把它视为日本的夏尔特尔。当时‘燃烧的绿树’教会还没有创立。不过，我有一种直觉……认为这个小夏尔特尔拥有自己的生产手段，可以保障年轻人认真创造自己的新生活方式，是一种崭新的形式。

“所以，我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后来创立的‘燃烧的绿树’教会，而是伊能三兄弟对农场的改革。现在阿吉大哥决心从包括农场在内的这么大规模的整个教会退出来，我无法跟随他……即使这样会被与阿吉大哥一起从小农场开始经营的那些人视为叛变……

“请原谅我、还有和我一样留在农场里的人。我打算协助

龟井把教会维持下去。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合唱 Rejoice !为 你送行，但是我们都想把自己的灵魂委托给即将离开这里的阿吉大哥和你。谢谢你了。”

我推动轮椅，阿吉大哥的身体摇晃着，仰起的下巴碰到胸前，然后整个脑袋向右歪斜。他的癫痫病又轻度发作，但是在这种场合实在无可奈何。我推着轮椅离开礼拜堂，快到石子路的帐篷前面的时候，大约二十多人围着阿吉大哥，但是其中教会的负责人只有阿田一个人。

我们离开礼拜堂和帐篷，一路上都拥挤着人群，但大家出奇地安静。湖面上又传来蒿雀、杜鹃、布谷鸟的叫声。还有在天洼大扁柏树中呜呜的风声。当轮椅从堤坝下去往 RV 走去的时候，并排在塑料桶旁边默不作声的大群乌鸦突然一齐抬起脑袋。

终　章　伟大的日子，正义者的大进军

月光从厚墙包围的库房正面的采光窗照射进来。圆月当空，万顷碧辉。遭受批判后精疲力竭、伤痕累累的阿吉大哥与我性结合——超越肉体范畴的结合，但只能通过肉体这个媒介才能超越——的那天夜晚也是这样的晴朗皓月。这一天，阿田开着RV把我们送回“公馆”。阿吉大哥、我和其他脱离教会的伙伴们在灶间的地板间一起吃午饭。谁也没有说话，但充满着重整旗鼓、另起炉灶的不屈气氛。饭后，我们把阿吉大哥抬到寝室的床铺上——床铺两侧都摆着书，他躺着伸手就能取到。下午我和阿田一直在事务所整理东西。

一个姑娘前来叫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准备移交的事务所材料才整理一半。我说让阿吉大哥先吃，姑娘回答说他正在睡觉。一会儿，美津和今天晚上就从工厂二楼搬到礼拜堂里去的龟井一起从天洼那边过来，帮助我们整理材料，于是大大加快了工作速度。

美津告诉我——她已经不再流露出多余的感情成分——我们离开以后，伊能三兄弟的女友拥在一起哭泣，龟井、弓子、胡经理都板着面孔，垂头丧气的样子。教会转向以农场为核心

而大获全胜的伊能三兄弟表现得最为沮丧泄气。这时，在帐篷前面玩耍的一个小孩子掉进人工湖里，那么多年轻人在场，行动却磨磨蹭蹭，幸亏没有发生大事……

材料整理完毕，美津也要从“公馆”搬到礼拜堂去，阿田帮她收拾东西，便和她一起出去。我去看阿吉大哥，他还在睡觉。姑娘们用布巾盖着食盒放在地板间里。我吃过晚饭，就势躺在没有生火的地炉旁边小睡。这时，身上的呼机响起来。阿吉大哥已经醒来，而且精神也完全恢复。不过他没有食欲，不想吃饭。他说想去库房睡觉。我也希望和他两个人在一起……

又高又宽的库房门槛两侧铺着工厂做的楔子状木板，我把阿吉大哥的轮椅推进去。轮椅放在土间里，然后把阿吉大哥抱上二楼，觉得他从肩膀到胸部比前些日子又小了一圈。大概由于我从伊豆开始一直坚持的身体锻炼以及制动轮椅需要相当的体力增强了臂力的缘故，觉得阿吉大哥的身体格外轻。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自己不是纤弱温柔的“女性男人”，一举一动都像巴御前式武勇的“男性女人”。

“阿佐，月亮真美啊。”阿吉大哥说，“你刚刚把我抱上二楼（其实快一个小时了），真对不起。我想去天洼。”

“你事先在礼拜堂说过吗？对龟井或者伊能三兄弟……”

“我简直和小孩子一样，想到天洼人工湖里的大扁柏树岛上去。早晨，从堤坝出发，乘坐新的小船，就是弓子订购的那一艘，看见它系在岸边，我觉得很满意，还说自己没有机会乘坐吧……我还有一个想法……”

“……月色这么亮，我看不要紧吧？去看看吧。”

我把穿着衬衫、裤子一直躺在夏天被子上的阿吉大哥抱起来，走下楼梯，放在轮椅上。我的心情像照顾一个充满孩子气的孩子的母亲那样喜悦，而且这是一个为孩子需要付出体力时

也无须父亲的母亲……

我把轮椅推到停在车库前面的 RV 旁边，把阿吉大哥抱到车子里——这时，我看见阿吉大哥立刻从车子的纳物格里取出一盒火柴装进半袖衬衫的胸前口袋里——我转到车子前面，准备坐进驾驶座，只见阿田从工厂外面的铁楼梯上下来。明亮的月光照出他老鼠一样的尖下巴上的胡须。我等着他过来，告诉他阿吉大哥想出去看一看。阿田像是预先安排好的日程似的自己开车。

“……怎么不在灶间的地板间睡觉？把被子铺在‘风箱’下面，风能吹进来，很凉快。”我问。

“那么一座又大又旧的住宅，一个人睡觉害怕。”阿田一边看着月光映照的道路前方一边说出这么一句出乎意外的天真的话。

不过，阿田说完这句话以后，不再开口。车子沿着道路来到山岭前面的山路时，拐了一个近于调头的急转弯，然后顺着平缓的坡道下去，顺着“公馆”下面的道路往天洼驶去。阿田握着方向盘，脸色忧郁阴沉，一直沉默不语。不言而喻，这是因为阿田对阿吉大哥的心情拘谨紧张。刚才龟井、美津在事务所帮我整理材料的时候，也是提心吊胆，害怕什么人会推着阿吉大哥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车子停在堤坝下面亮着常明灯的检查站——今天晚上检查站里没有人——前面，我下车以后，抱着阿吉大哥登上堤坝尽头的坡道。阿田先跑上堤坝，从北岸的弓子家周围正在建造预制板楼房的斜坡脚下把小船牵过来。月光明亮，我们的行动都用不着摸黑，连礼拜堂、帐篷也没有亮灯。阿田紧紧抓着小船的尾部，保持平稳。我把阿吉大哥放在小船后座上，自己坐到前面，把两只桨放进水里。阿田留在岸上，因为如果自警团巡

逻过来，便于向他们解释。不过，正如检查站里空无一人一样，石子路一带根本看不到自警团巡逻的人影。

刚才抱着阿吉大哥踩着夏天茂盛的野草上坡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现在划着小船，觉得虫子鸣叫的声音从人工湖北岸排山倒海般蜂拥而来。我让阿吉大哥用力抓住船舷，使劲撑着桨把船底从水底软泥滑上小岛岸边的草地。我的鞋子脱在堤坝上。便赤脚踩在温乎乎的湖水里，站稳以后，抱着阿吉大哥上岛，把他放在一块平坦的草坪上。

这个地方在K伯父的小说里描写成这样的场面：在令人怀念的年头的永远循环的时间里，K伯父与前阿吉大哥一起并排躺在草坪上，看着小雪和安佐、光和阿优沐浴着金灿灿的春光采撷青草。这也是小雪和安佐——主要是安佐承担这份重体力活——把由于大雨涨水后浮出湖面的前阿吉大哥的尸体拖上岸的地方。当时，人工湖北岸和西岸里三层外三层挤满看热闹的人群，我还是小孩子，也挤在人群里观看，看着脚边翻腾涌动的、浸泡过尸体的黑乎乎的湖水，心里害怕。

我帮着把阿吉大哥萎缩的双脚放好，扶正他的身体，使他平稳地坐在草坪上的时候，突然觉得许许多多小东西在头顶上拥动着。我大吃一惊，抬头一看，只见树叶很少、树干错综复杂的空间里垂挂着一串黢黑的东西——一群乌鸦。而且它们都死死地盯着我们，在阳光映照下水波闪亮一样的小脑袋不停地转动着。听美津说，原先住在农场的那些人搬到天洼居住以后，为了处理大量垃圾，就在“西冈犬被蝮蛇咬的地方”的杉泽费力辛苦地——因为有地下水流出——挖了一个大坑填埋。但是，每天垃圾装进袋子里放到外面几个固定的地点，还没有拉走之前，这些乌鸦就飞过从垃圾中觅食。有时候把垃圾啄得乱七八糟，散乱四处。于是改用塑料桶的办法。然而，乌鸦尝

到了甜头，正如龟井所说，它们把老巢从河边搬到大扁柏树岛屿上。

“没想到有这么多乌鸦。”阿吉大哥说。他似乎发现自己暗中策划的事情受到干扰。

“你想做什么？”

“我想把大扁柏树的枯枝点燃…… 大概不至于把整棵树烧毁。”

“你是想真实演出‘燃烧的绿树’这场戏？”

“你要是这么说，就算是这样吧。”阿吉大哥的语调显得很天真，“我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破坏礼拜堂，不如点燃这棵大树，想看看燃烧干枯的半边的样子。”

“既然阿吉大哥这么想，那就干吧。”

我这么一说，阿吉大哥仰起脸膛，疲倦的脸色在月光下异常苍白。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火柴。我往天洼大扁柏树的平缓斜坡上走去。从挺直伸长的大树上垂下一条条开衩的干枯的粗大树枝，树枝上停着一只只保持一定间隔的转动脑袋的乌鸦。突然乌鸦发出强劲的拍打翅膀的声音，飞到上面同样是光秃秃的树枝上。我把从坚韧强硬的树枝上伸展出来的细枯枝折下来，并与松萝合在一起，划火柴点燃。火苗一下子窜上去，但立刻减弱下去。乌鸦继续往更高的树枝飞去。我一次又一次地把枯枝和松萝收集在一起点燃。火苗逐渐向较粗树枝交错的地方舔过去，有时候燃起一些火光。不过，亮度强过月光的火光燃烧的时间实在太短。很快，烟味一下子使我最初的亢奋情绪平静下来，对玩火的心情变得冷淡。我回到细短的身影拖在洒满月光的草坪上的阿吉大哥身边。

“站立的树点不着，当然要是山火烧起来又是另一码事。”我辩解说。

“……不是点着了吗？大扁柏树下面好像有一堆枯树丛，火苗窜到里面，啪地一下子火亮起来。

“从堤坝看，从礼拜堂看，都看不见这棵树的树干吧？好像树叶茂密的细枝一直交叠到树梢。可是从这里看上去，树干的构造裸露得一清二楚。大概是这边刮北风的缘故吧？”

我也坐在草坪上望着巨大的伸展上去的树干。明月挂在树梢顶上，在晶莹辉耀的皎月周围飘浮着涟漪般的薄云……

突然，我听到劈里啪啦的声音，回头一看，赤红的光亮映入眼帘。从大扁柏树下面的粗大树枝间喷吐出细小的火苗聚合在一起。我闻到一股与刚才燃烧枯枝时不同的、具有挥发质的气味。火焰在树叶茂密的树木表层逐渐扩大。不仅乌鸦，一直深藏大扁柏树里的无数小鸟惊飞起来。有的鸟一头钻过火焰顶端，掉进湖里。火焰映照出绿色的葱茏树叶，白烟在树叶上缭绕。我们感觉到火焰的热量。

“阿吉大哥，还是赶快回去吧。虽然火星不会飞到湖的北岸，要是粗大的燃烧的树枝掉下来，很危险。”

熊熊燃烧的大扁柏树使月光变得朦胧模糊。我抱着阿吉大哥回到小船上，逃离现场。阿吉大哥虽然没有反抗，但一直仰着头观看燃烧的绿树。我把船尾当做船头逆向划桨，以便让阿吉大哥能够一直看见岛上燃烧的大树。大扁柏树在我的身后发出细小的瀑布那样的扑哧声，火光映红小船两侧荡动的湖波。从礼拜堂和帐篷拥出许多人，有的人跑到堤坝上。阿田把跑在前头的人制止住。我奋力划桨，带着和那些小鸟一样胆战心惊的心情回到阿田等候着的堤坝上。我甚至不敢回头看一眼燃烧的大树。我只是凝视着映照在阿吉大哥——他目不转睛地眺望着岛屿——那整个杏子形的眼睛里赤红燃烧的熊熊火光。耳朵里灌满雪糁骤降般火焰的声响。

……在回“公馆”的路上，阿吉大哥像是想起刚才阿田与我的对话似的，说自己想在灶间的地板间度过出发旅行前的最后一夜。回去以后，阿田从后面的休息室把卧具搬出来，然后打开水渠一侧的高高突出在石阶上面的窗户。“风箱”的烟囱里面风声呼呼鸣叫，清凉的空气吹送进灶间。他等我从里面把正门旁边的便门插上门闩以后，转到事务所正面，一一检查门窗是否全部关好。阿田在工厂二楼睡觉，也是出于自己有责任警卫阿吉大哥的考虑。

月光照射在外凸窗的格棂上，我们并排躺在各自的被子里，听着“风箱”呼叫的风声，休息疲倦的身体。刚才躺在库房楼上的时候，都穿着白天的衣服。因为在阿吉大哥心里，晚上还有事情等着他去做，不知何故，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现在我们穿着阿田拿来的浴衣。这本来是祖母为在“公馆”的田地里干活的人在过节时准备的衣服。战后，由于时代的变迁，到前阿吉大哥那个时候，“公馆”就不再雇佣佃农。这些衣服存在“公馆”里，便给住宿的客人作睡衣。

阿吉大哥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活动大腿内侧以上的身体，他的姿势显得舒适轻松。西斜的月光穿过蚊香袅绕的轻烟变成一条宽阔的白带，黑暗空间里更显得黢黑的交错横梁隐约可见。阿吉大哥与刚才去天洼之前的情绪大不一样，谈兴甚浓。说话的口气不像传道，而是充满着怀旧的亲切感。我们并排躺卧的枕边是地炉，这大概勾起阿吉大哥对祖母的怀念。他回忆起祖母总是端端正正坐在地炉旁边的样子。

“老奶奶开始向我传授当地的传承故事的时候，有一次下雨天，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破坏者’炸开堵塞前方的大岩石，或者说是黑色的坚硬土块，为他们进入这里开辟道路的那一天，下着倾盆大雨，而且一直下个不停。

“当时，我想到自己在夜雨的拂晓参加袭击队的事情……之所以时间不是选择在三更半夜，而是拂晓，是考虑到第一次参加的人在完成任务后容易单独逃脱。我站在与大家约定会面的地点，淋着雨水，心里犹豫不定……

“正是严冬时节，整个晚上都是阴天（因为睡不着，一直醒着，所以知道），天刚发白，又下起了雨。我穿着雨衣，雨帽罩在头上（我觉得手里拿着雨伞，不便参加袭击），站在霖霖雨水里，全身淋湿，仿佛现在全世界都在下雨的感觉。不论走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在下雨；不论回到历史的任何一个时刻，也都在下雨……

“当我听到老奶奶说‘破坏者’及其同伙被五十天的大雨围困的故事时，立刻感觉到：啊！那就是那个拂晓的大雨。这是我第一次把老奶奶讲述的神话传承与自己的世界交叠在一起。在我真正专心致志地倾听老奶奶的传承以后，我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无论是‘破坏者’，还是龟井铭介，或者童子，他们都只是政治领袖或者产业领袖，但绝非信仰领袖。‘破坏者’几乎和神一样，可是他没有说过一句神的话。

“前阿吉大哥的根据地运动也与信仰无缘，即使他熟读但丁……所以，我虽然接受老奶奶的教育，但是在灵魂的修炼方面，没有现成的规范，必须自己去摸索。这样，我被大家称为‘救世主’，尽管起初半是开玩笑，就在我自己都觉得吃惊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成为如此强大的教会的领导人！

“我现在觉得自己一筹莫展，详细一想，在我参加袭击队站在拂晓的雨水里等候同伙的时候，觉得全世界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刻都浸泡在雨水之中，那时心里就已经产生同样的感觉。我对病中的锻冶讲述大番枫树的红叶，告诉他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的道理。然而，那一天拂晓的雨水使我更加切实地

感受到比瞬间持续稍长的时间。

“另外，‘破坏者’主张通过走路把自己的思想尽可能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从这个传承故事来看，这似乎可以视为‘破坏者’信仰的源泉……不过，在建造濑户大桥的构想发表的时候，当地人不是又惊惶失措吗？

“阴历十月亥日有举行丰收节的风俗。这在当地变成‘破坏者’的故事。扎卡里在当地采风，收集到最哀婉动听、甚至觉得优美的童谣这样唱道：‘“破——坏——者——”这个人，第一打碎岩石，第二开拓森林，第三开凿水渠……第十破坏一切，然后回到森林高处。’他把这首童谣改编成三重唱，让伊能三兄弟的女友演唱。

“由于濑户大桥的规划对大家都是现实的问题，这首歌也就在大人里面流传开来。你当时在谷间吧？也是住在‘公馆’里……建设大桥的构想发表的那一天晚上，听说谷间和‘在’的男人们都赤脚集中到‘公馆’里。是这样的吧？每年丰收节以后，有的人把当年过节后扔掉的稻草束收藏一年。他们把这些小心收藏的稻草束拿到‘公馆’里，在灶间的土间里使劲敲打，然后再回去……

“松男出身于不识寺——谷间和‘在’的灵魂归宿地——的家族，他的求道巡礼具有特殊的含意。虽然说丰收节在这里只是模仿在‘十叠铺’奔跑的‘破坏者’的脚步声，不过我还是想听听松男的看法。”

……阿吉大哥这样长长地自言自语的当间，我们还没有忘记——好久没有的——性生活。我如同呵护、鼓励一个幼儿，而阿吉大哥没有丧失这个功能。他还回忆起发现我的性技巧熟练时惊讶而愉快情形……

《晓新报》的花田记者光荣退休以后，担任该报的顾问。

他在文章中把阿吉大哥和我、阿田以及“森林之会”的十五个人离开“公馆”上路旅行称为“一大群濒临灭亡的老鼠仓皇逃亡的转移”。使用“一大群”这种说法，无疑是直截了当的讽刺。另外，他谈到“世界传道大进军”的时候，同样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花田记者写道：出发的时候，他们高唱“伟大的日子，正义者的大进军，伟大的日子，神修建犹太的墙壁。”但是，这一点他与后来的行进混淆在一起。这大概因为当时花田记者对自己长期坚持攻击“燃烧的绿树”教会创下赫赫战功的手中这一支巨笔过于自信，没有认真调查的缘故吧，或者也许认为自己作为社会部大记者的生涯已经结束。《晓新报》社会部的一个年轻记者采访K伯父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心里话：你别传出去，编辑部对他写的东西觉得头疼。

我们静悄悄地出发。阿吉大哥的轮椅搬进RV里去的时候，甚至令我想起祖母最后住院时的情景。最近没有看见冈田医生和不识寺的住持——听说住持又回到一直由松男继承的檀越那里工作——这两个人，他们前来给祖母送行时垂头丧气的模样，与我对祖母——她对我总是板着脸——的印象一样，成为我对逝去的时代的亲切回忆……

退出教会的那些人中，有的经过与家庭磋商以后，表示要参加巡礼团。他们一大早便集中到“公馆”。把越野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准备把他们的行李装进车里的时候，一群山雀飞到工厂后面的树丛里觅食。这一天早晨，我没有听见白头翁在电线杆顶端敲击金属器件的铛铛声，觉得有点遗憾。由于参加农场的人急速增加，不乏各种能人，其中有一个曾在夏威夷高中留过学，是打弹子的能手。他听美津说白头翁妨碍阿吉大哥睡觉，第二天早晨就把白头翁打死了。我在事后才知道这件事，所以期望听见那种声音，应该是别的白头翁的工作。不过，敲

击金属器件发出铛铛的声音，恐怕是那一只特殊的白头翁——这在当地白头翁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发明的娱乐吧。

九点以前，阿田从今天就要关闭的事务所里给昨天晚上要求参加巡礼团而至今未到的人的家里打电话，结果有五个人由于家属不同意只好取消参加的决定。于是，我们把阿吉大哥抬进 RV 里。今年格外多的知了一片噪耳的声音，车库前面的柏油路面在夏天的阳光里已经渗出发白的汗珠。这时，迅在母亲的陪同下从水渠那边的石阶上来。这个药店女老板阴翳若淡蓝色的眼睛依然充满忧郁地呆滞在空中，她说不知道迅从哪里听来的，听说阿吉大哥要去巡礼，自己非参加不可，怎么劝都不行，只好给他打点行李带到“公馆”来。

迅没有踩上踏板，却把身子探进车里，扭动着脸——这个表情与他的母亲很相似——对位置被皮带固定住面朝前方的阿吉大哥说：

“我的那面‘破坏者’的旗子借给巡礼团，我要他们还给我。不能让松男交给别人！”

“迅，我把那面‘破坏者’的旗子给你带回来。那是锻冶制作的重要的旗子。”

“这是锻冶他父亲送给我的！我要举着这面旗子参加战斗！”

“说得对。你就是举着这面旗子战斗，救了我。我告诉松男，一定带回来还给你。”

“不能交给别人！”

“他会交给我的。迅……或者让阿佐带回来给你。”

“阿佐是‘女性男人’……”

“你怎么说这么讨厌的话！（要是祖母的话，大概会说“不懂规矩”。）”迅的母亲在我面前显得惊慌狼狈。

“我要战斗！”

“是嘛。不过，迅，你还是留在母亲身边。上一次受伤，很痛苦吧。像我这样，要是你的两条腿也被打折，就不能举着旗子前进啊。”

不管阿吉大哥是否说服了迅，我们把他留下，准备出发。RV里坐着不少扎卡里指导的合唱团成员，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和迅搭话。车里残留着阿吉大哥与迅对话的气氛。

他们埋伏在犬寄岭隧道的那一头等待我们。隧道那一边是创立“燃烧的绿树”教会所属的地区，穿过隧道以后，便进入他们的地界。他们似乎下定决心绝不让我们进入他们的区域。当车子开始上坡驶向犬寄岭的时候，两辆摩托车在我们的RV和越野车后面紧紧跟随，有时超越到前面，有时在我们的车子旁边倾斜着慢慢行驶，让我们先行，然后远远地跟在后面。就在我心想大概不是故意跟踪而稍微宽心的时候，前方已经看见隧道的入口，摩托车又迅速追上来，超在我们前头。他们确认RV里我们围坐在阿吉大哥周围，越野车里没有自警团保护以后，把我们一行人赤手空拳毫无防备的情况报告给埋伏在隧道那一边的人们。

他们是成立不久的“夺回子女之会”的成员。这个组织向各个成员分发居住在松山市内外的父母亲互相紧急联系的电话名单。还规定如果需要紧急动员的时候，大家开着自己的车子互相通知相应的会员。根据住在谷间的他们的支持者的通报，知道阿吉大哥等人定于今天出发，于是他们集结在犬寄岭隧道出口，要和阿吉大哥直接谈判。

“夺回子女之会”之所以行动如此迅速，大概是考虑到“耶稣的方舟”的那种情况。他们不知道教会里的“森林之会”老成员与农场的新成员已经分裂，听说自己在教会里的子女要

和教祖一起到全国各地巡回传道，害怕从此失踪，觉得发生紧急危机，所以急速出动拦截。

因为我们车子都拉着窗帘，更使他们坚信无疑。RV和越野车在犬寄岭隧道出口被他们拦住，让我们停靠在紧挨着深谷的路边。但是，我们没有打开车门，与他们对峙着。这时，他们——大约三十多人——大声叫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

我们没有任何反应。他们开始气恼，一边叫喊着“出来！你们出来！‘救世主’出来！”一边摇晃RV车身。这时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子女没在车里。几个人站在车头前面，防止车子紧急发动，大部分人排在道路一侧，用力推动车子。阿田拼命抓着制动杆，但是如果与外面推车的力量互为动势，连车带人肯定要被掀到谷底。也许会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车子倒在护栏上，我们紧紧抓住座位上的东西，没有被甩出去。我们开始感到惊慌不安。

这时，阿吉大哥利用他从上半身到大腿都被皮带固定住的便利条件，采取沉着冷静的措施。他打开安装在车棚上的扩音器的电源开关，伸手把麦克风取下来，用平静的声音开始对外面的人们发话。

“我是‘燃烧的绿树’教会的‘救世主’。请你们停止推摇车子。我出去。我是‘燃烧的绿树’教会的‘救世主’……我们的车子要回到道路中间，这样有一个空间，我的轮椅才能抬下去。请推车的人离开车道。”

人们停止推摇车子，从RV旁边后退。阿田把车子往车道中间挪动。我心里忐忑不安。但是从驾驶座下来的阿田以及阿吉大哥没有丝毫容我犹豫胆怯的惧怕神色。我把阿吉大哥抱到轮椅上，打开车门，一股热浪席卷而来。我准备使用辅助装置把轮椅放下去。就在装置开始起动的时候，身后突然有人尖声

痛哭。但是，潮水般蜂拥而上的“夺回子女之会”的浑身汗水淋漓的人们站立在阿吉大哥旁边盯视着。

阿吉大哥没有理睬他们。我把轮椅从辅助装置上推到地面，他对我做出一个害羞似的告别的动作，然后自己握着轮椅的发动机操作杆，开始往车道左侧迅速奔去。人们见状，有的惊慌地追赶上去。

但是，阿吉大哥在 RV 前面把轮椅停下来。身体向后扭转过来，以异常威严的神情对追赶上去的人摇了摇头。然后操纵着轮椅继续往前走，在距离 RV 大约十米的地方又停下来，接着想调头。就在这时，一辆大卡车紧挨着轮椅旁边驶过。吓得我魂飞魄散，闭上眼睛。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刚才一直没有注意的另一群人正往阿吉大哥身上扔石头。

这群人从停在对面车道上的一辆带车篷的轻型卡车里跳下来，都是手巾蒙面的男人，从手里的超市购物袋里掏出石子向阿吉大哥投掷。从体型、动作上看显然是中年人的四五个人几乎每掷皆中——其中一个人第一次投掷时，由于用力过猛，趔趄摔倒。

但是，阿吉大哥依然挺直身体，双臂伸到身后支撑着轮椅，仿佛轮椅是自己最重要的依靠。从阿吉大哥的脸部和肩头有两三次飞溅出血星，他在脑袋和身体前方使劲张开双手，如一对翅膀。接着，一块石头击中头部，他一下子溃倒下去。轮椅在身体重力的作用下，后退五六米，然后整个翻转过来。阿吉大哥如打碎的西瓜一样的脸膛仰躺在轮椅背上。

石头还没有完全停止下来，我们车里所有的人、“夺回子女之会”的人们都一齐拥向阿吉大哥的轮椅。但是，人们立刻知道，已经无可救药。我以前见过医生用喀哧喀哧粗暴的动作对已经停止心脏跳动的患者进行心脏起搏。那实在是医生与患

者死去活来的搏斗。今天，我只看见阿吉大哥同时扮演着医生与患者两个角色的无以复加的永恒痛苦。

阿田没等举行阿吉大哥的葬礼就离开教会，我想大概是因为他看见过无法弥补的徒然的痛苦。因为这种痛苦与我当时也感觉到教会“集中”之外的积累的虚无联结在一起。

※

我开始记录这些文字的时候，就这样写道：我把阿吉大哥的奇异的受难以及如何战胜苦难置于故事的核心。另外，由于一部分内容涉及自己，所以也想叙述我最后是如何获得自由。

坦率地说，我的故事是否表现出阿吉大哥战胜苦难的过程了呢？少年时期，由于偶然的机会，他参加革命党派，遭到敌对宗派集团的石头投掷，最后在出发参加巡礼团的这一天被打死。据前来采访教会后来的变化的新闻记者说，由于国际冷战构造的终焉，那些革命党的活动大势已去，气息奄奄。革命党成员也许把歼灭阿吉大哥作为对自己半生投入的革命斗争的总结。

“对于革命党来说，阿吉大哥真是那么重要的对手吗？”我百思不得其解。

“不是重要的对手。他们的最后一战就是要歼灭‘救世主’，然后把自己的余生交给国家政权。这次革命党的领导人全体出动，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投掷石头。在大街上投掷石头是他们青春的标志，想想看，哪一块石头造成对方的致命伤，根本无法查出来……”

那一群以如此出色的方式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总结的中年人集团，大概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日本的市民社会里吧？虽然他

们大概可以说是反时代的行为！

那么，我们对完成更加反时代之死的阿吉大哥一直保持敬仰之心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阿吉大哥之死促使教会、农场、巡礼团恢复了统一，而且以阿吉大哥在最后的传道中所追求的真正教会的形式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建设成为每一个成员都像一滴水渗透地下那样单独进行“集中”的松散的教会。带领巡礼团回到谷间的松男为阿吉大哥举行葬礼，并且确定今后的教会方针。

教会决定把礼拜堂和天洼南岸的土地捐献给谷间中学。龟井忙碌奔走，说服町政府同意接受。由于考虑到将来中学生人数的减少，决定创办生涯教育中心，这样荒先生的总体构思又重新受到重视，扎卡里也重新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这一切建筑规划成为町政府的事业，政府通过了下一个年度的四亿日元的财政预算。

这一切新动向与教会在当地停止公开活动的过程同步进行。伊能三兄弟解散农场后离开这里。他们在声明——写在笔记本里，像是个人笔记，写好后交给美津——里表明自己的想法。其中谈到在肉类加工设备处理之前的管理计划问题，记载龟井和胡经理经过协商达成的几条协议。在此之后，记述他们的感想。

我们把身心疲惫、伤痕累累的阿吉大哥逼到那种地步。然而，即使如此，我们对他的敬爱之心有增无减。我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教会——农场的人数虽然表面上急速膨胀，实际上非常脆弱。显而易见，只要新闻媒体和受害者家属继续保持围攻的态势，马上就有人逃脱、造反。这很可能成为雪崩现象。那么，首先是畜牧方面一蹶

不振，如果考虑到为建造住宅从银行的贷款金额，恐怕不仅对胡经理的特色餐厅，而且对整个饭店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进攻就是最大的防守！我们除了发动总攻击之外，别无他路可走。但是，没想到阿吉大哥在这个时候表示要脱离教会，这使我们懊悔不已。

然而，阿吉大哥在那样身心疲惫、伤痕累累的情况下，依然表示要专心致志地修炼灵魂。他处在这样的崭新阶段上，怎么不令我们深感敬佩呢？正如松男所说，他是在“灵魂的暗夜”里继续前进的人。自己不就是为了修炼灵魂才决心投奔到他这里来的吗？（爱）

当阿吉大哥表明将抛弃自己建造的礼拜堂和大部分教会成员离去的时候，我们感到不满和遗恨。如果没有阿吉大哥，由我们单独经营农场，农场将变成一片废墟。我们本来并不喜欢农场。我们不喜欢那些牛羊猪鸡！我们心中燃烧着被抛弃的忿怨怒火，所以只考虑自己的事情。

然而，我们知道，从礼拜堂出去的阿吉大哥能够具体地预见到自己不远的未来。这就是在酷暑的尘埃弥漫的道路上，坐在轮椅上孤立无援地被人打死。而且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仍然坚定地自我站在折断的膝盖上，成为攻击者的目标，犹如明确地告诉对方，受害者正是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挺立着身躯承受一切痛苦和灾难……

把阿吉大哥逼迫、或者说推举到这个地步的正是信奉阿吉大哥为“救世主”的我们。既然两千年以前就有同样的模式，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残酷，我们只能是生活在罪恶之中。而替我们弥补罪恶的正是阿吉大哥。Hallelu　我们今后惟一能够做到的，正如阿吉大哥在

最后的传道中所说的，就是祈祷自己像一滴水那样渗透地底下。前一天，当我们半夜三更被叫起来，看见天洼的大扁柏树熊熊燃烧的火光映照水面的时候，从那无比的恐惧和美丽中，我们预感到了一切……（育、英）

伊能三兄弟和他们的信奉者大举撤离农场以后，龟井、我、美津、并不直接参加农场劳动的弓子、还有两个婴儿留在农场里，缩小规模，继续维持。只留下一小块耕地，其他的斜坡改为——阿吉大哥和总领事最后去欧洲游行时所见到的那样——种植牧草，放养少量的家畜。农地主要种植小麦和蔬菜。安佐的丈夫已经退休，他是种菜能手，安佐当他的助手。我们共同规划力所能及的管理规模，由他进行实地指导。不久，夫妇俩经常星期日到农场来一起劳动。

安佐除了义务参加农场劳动外，她还单独从事一项活动。这件事即使在对教会没有好感的人看来，也认为是恶劣无耻的行为。她发起救援杀害阿吉大哥的那五个凶手的运动！

安佐认为，在阿吉大哥遭受袭击的时候，RV周围站立着“夺回子女之会”的抗议者，如果阿吉大哥把轮椅驶进这些人群里，即使攻击者的石头再猛烈，也不至于被砸死。他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为了不使那些抗议者牵连进去，为了使自己受攻击的目标更加显眼，特地把轮椅驶离RV。这表现出阿吉大哥对死的决心。然而，检察当局根本无视这一点，这是不公平的。安佐非常尊重阿吉大哥关于如何把握自己之死和他人之死的思想。安佐去拘留所与这几个人见面，她说这些中年革命党成员的思想非常落伍，但是作为个人，都是十分优秀的人物。甚至想像如果阿孝还活着的话，肯定会和他们一起策划什么阴谋。

K伯父在我从“公馆”搬到农场的生活区居住的时候，觉得“公馆”已经破旧，就说也把前阿吉大哥的藏书搬到礼拜堂去，等中学校里的生涯教育中心建好以后，捐赠给中心的图书馆，自己负担所需的费用。他还亲自监督藏书装箱，连同总领事的藏书，K伯父自己也捐赠相当数量的书籍——大概是一种怪癖，他不捐赠自己的著作。

事情办完以后，K伯父到农场来。我请他到从生活区翻过一个山脊的对面斜坡散步。那边早已播完草种，现在应该是风吹牧草绿浪起伏的时候。而且我也要把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他，就是我已经怀孕了。K伯父在谈论如此严肃重大的问题时，先说自己在生活和事业上的失败，以便与我过于沉重的话题保持平衡。他的确是一个怪人。

“分娩和养育这两件最难的事情，既有德田医生，又有弓子的托儿所——现在托儿所里已经有两名婴儿——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还有一件事，和你既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我应音乐家T的约请，而且‘救世主’这个称呼也使我很兴奋，最近写了一部歌剧梗概。

“内容大概是说每十年在某个地方的祭典仪式里，一个孩子被选为‘救世主’。如果安佐听到这个情节，也许会说这是我剽窃科克托的戏剧——我曾经给前阿吉大哥和她讲解过科克托的作品……被选为‘救世主’的孩子的母亲千方百计不让孩子担任这个角色。因为一旦被选上‘救世主’，实际上有义务必须成为十年以后举行的祭典仪式的核心人物，而在这十年里，必须历经受雇佣式的危险考验。母亲为此担心，所以想把儿子撤下来。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但是，母亲的这个要求不仅办不到，她本人也要和儿子一起经受考验。另外，她的儿子能看见某种东西、某种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终于在祭典仪式的

那一天，儿子看见一种超越万物的东西的显现，而且在一场看似偶然事故中被杀死。第二天，母亲在广场宣布：‘救世主’已被杀死。你们选出一个新‘救世主’的候补者吧。但是，这一次要完全改变以往的做法，因为决定性的时刻即将来临。最终自己成为新‘救世主’，继承儿子所看见的‘东西’。因此，想和大家一起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决定性时刻……

“故事梗概就是这样，不过，剧本在T那儿没有通过，被他退了回来。刚才听了你的话，我觉得你的实际体验最合适这部歌剧的内容。我在孩子的母亲成为‘救世主’这个情节设计上绞尽脑汁，其实你的情况最顺理成章。下一个‘救世主’的母亲如果是经历过‘变性’这一道难关的人更为理想！”

“我听总领事说过，好像你正在构思一部名叫《不死的人》的歌剧。”

“不是听阿吉大哥说的吗？……对了，T约请我创作以后，我很兴奋，积极构思故事情节。这时，总领事和阿吉大哥从欧洲旅行回来，到我那里去过。

“阿吉大哥说，他听老奶奶讲述传承故事，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破坏者’什么时候都活着，以为他死了，却又回来，若无其事地生活着。于是，我把歌剧的情节构想告诉阿吉大哥。打算让一直被大家认为‘不死的人’这个人物死去，而以描写遭遇这个可怕的历史瞬间的可怜的人们作为作品的主题……

“总领事——他的思维比我敏捷——立刻说道：耶稣复活与‘不死的人’不一样。耶稣原本应该是死去的人本身对人类史才有意义。”

“我没有想过‘不死的人’，但是我希望和阿吉大哥的灵魂相见。他在祖母临死前曾经癫痫病大发作，然后想向祖母询问临死体验的感受。我当时对他的做法表示不满……”

“还是在这里与总领事久别重逢的时候，就是老奶奶去世的时候……我不是谈论过小时候喜欢的伊东静雄的诗歌《鶯》吗？‘不能说（我的灵魂）／然而（我的灵魂）记忆着。’就是说，我小时候就想过，有一种超越自己的（共同灵魂），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都属于这个（共同灵魂）。这样力图使自己对他人之死不悲哀、对自己之死不恐惧……”

“这是错误的吗？”

“伊东静雄是这么解释的。但是我还有点恋恋不舍。

“……另外，前些日子送给你的那本西摩努·韦尔的书，她的朋友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在纳粹占领下的法国，韦尔参加抵抗运动。与朋友分别的时候，朋友说：再见，或者在这个世界，或者在那个世界。韦尔充满幽默地一本正经回答说：已经不能在那个世界见面了。据这位农民哲学家型的朋友的解释是，‘在这个世界上各自形成的“经验的自我”的界线如果在永恒的生命中只有一个的时候，将完全消失。’大概就是这样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无论如何也要生下阿吉大哥的孩子。”我意志坚决地说。

在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我想引用松男在阿吉大哥葬礼——“燃烧的绿树”教会在礼拜堂举行的最后一次活动——上传道中说的一段话。另外，我眺望着那一天月夜与阿吉大哥一起乘坐小船去天洼的岛上点火燃烧后满身焦黑伤痕累累的大扁柏树，写下教会成员在石子路上行进的情况。

“不言而喻，我是禅宗的和尚。但是，阿吉大哥的葬礼不是用佛教的方式，而是按照教会的仪式进行。这也不是基督教的仪式。然而，我下面要说的话，你们也许会觉得与基督教接近。我在巡礼的途中，大大得益于道元的教导，不过，禅毕竟

与这样的传道格格不入。

“你的生命比我的生命更宝贵。阿吉大哥这样主张、这样实践，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预言。这里有当时向阿吉大哥表示抗议而迫使他停车的‘夺回子女之会’的那些人拍摄的照片。躺倒在轮椅上的阿吉大哥的姿势使我想起十字架的圣约翰所描绘的耶稣。全身流淌着鲜血的耶稣充满扭曲自己身体的巨大力量，仿佛支撑起钉着自己身体的沉重的十字架。明确地说，能够以粗大的钉子将自己鲜血淋漓地钉在业已倾斜的沉重十字架上，支撑着它免于倒下的只能是胸脯、手臂粗壮的男人。

“这幅画从正面右上方的视角描绘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有人论述道，人类能够从这个视角认识耶稣，需要时间；只有时间成熟的时候，人类才能从这个视角描绘耶稣的肖像。

“包括这些认识在内，我还是无法理解耶稣基督。然而，我理解阿吉大哥以那样的姿态勇敢迎接死亡的含意。他终于以那样的方式把握自己、表现自己——包括肉体和灵魂——实现‘自己替别人去死’的死亡方式。在完成对阿吉大哥死亡方式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不是也拥有在‘燃烧的绿树’教会里得以提高的时间吗？

“那么，我们一起行进吧！高唱（伟大的日子》。‘燃烧的绿树’教会合唱团最后一次显示坚强的力量为我们先导吧！

“我们行进吧！如前阿吉大哥所说的那样，如洪水一样冲出去，变成一条黑色的直线！但是，我们并没有与爱完全相反，而是对全世界所有人们充满爱情的批判！

“把行进的终点定在哪里好呢？自我解散！大家都是单独一个人，或者如诺亚方舟的野兽那样两个人一组，向着各自的目标，分头前进吧！在各自到达的场所，如一滴水珠渗入地下去吧！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再见吧！同志们。我暂时先回

不识寺，我还要和在座的大部分本地人在一个严肃的机会再次见面。到那个时候，我保证以佛教的仪式举行葬礼。”

“Rejoice！”

教会成员在合唱团发自内心的歌声里从礼拜堂出发，向石子路走去。从帐篷里有的人身背家财手携幼儿、有的人如诺亚方舟的形式两个人牵着手秩序井然地加入行进的行列。三百多人高唱着从熟悉的黑人灵歌中为“世界传道大进军”选择的歌曲，从石子路沿堤坝下坡向着“公馆”下面行进——如同圆月之夜在建设模式的“幽灵之路”上的行进，遵照着“与死者共生吧”的教导

> 伟大的日子，正义者的大进军，伟大的日子，神修建犹太的墙壁。/车子来到山顶，按照神的指示停下。今天是节日，是神解放人们的日子。

> 身穿胸铠，手持利剑。勇敢地向世界前进！我们当中没有胆怯的懦夫，全都是善良勇敢的男子汉。

我们的行进是否如歌里所唱的那样威武雄壮，观者的评论不尽相同。但是，我按照 K伯父教给我的写作方法，坚持认为行进正如歌中那样的雄伟壮观。我以这个原理为支柱，试图分析这块森林环绕的地域。从谷间外流的行列在这块土地所表现的“世界模式”里应该沿着生的斜坡。我的耳边回荡着所有的人们面向未来的高声呼喊。

“Rejoice！”